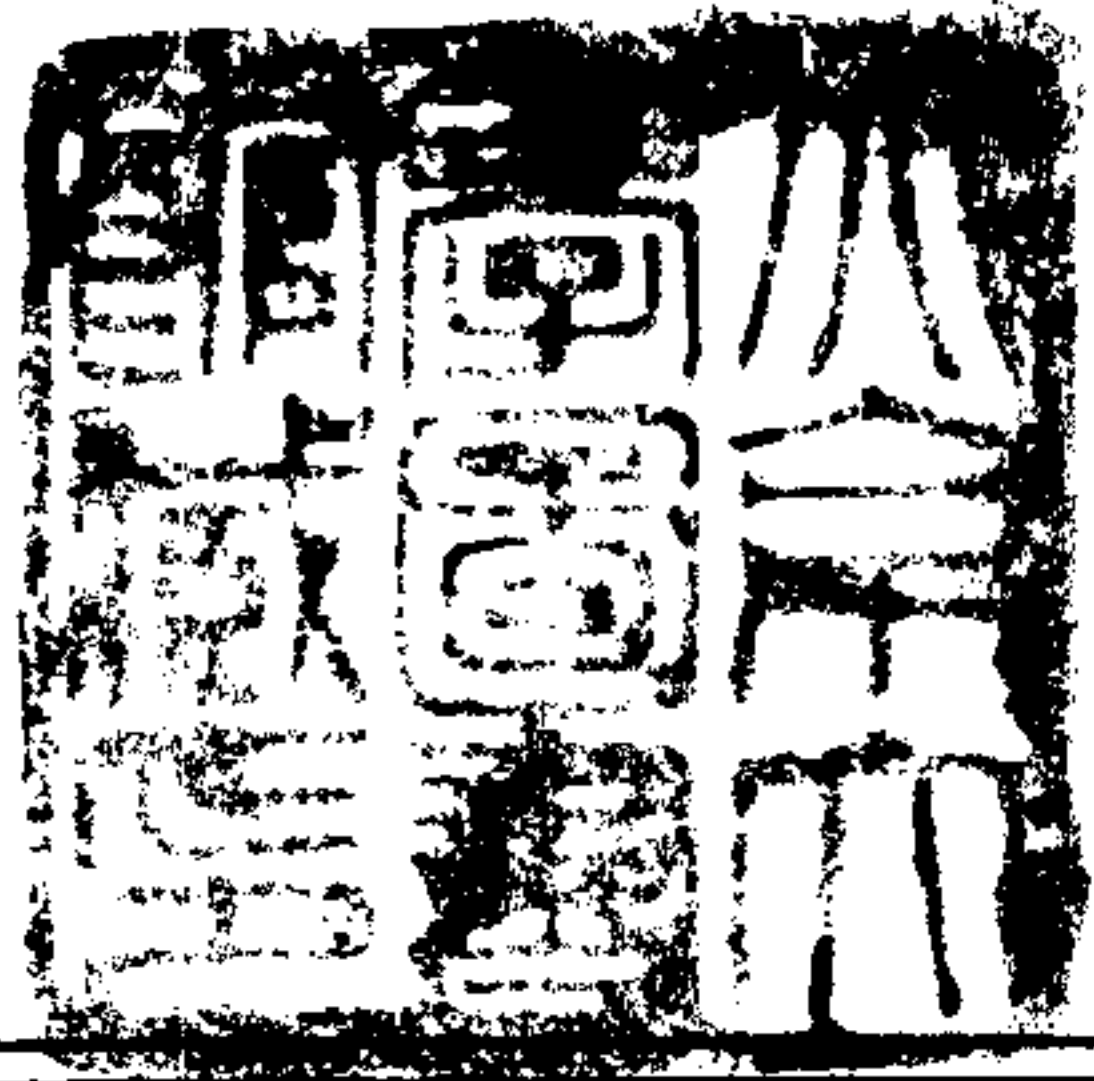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三・史部・別史類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四十二卷 [清]邵遠平撰.....

2281/03

續弘簡錄

仁和邵戒山學士輯

元史類編

繼善堂藏板

自序

古人之著作已傳矣不必定無瑕類之可議後之人起而發訂之以成一家言則亦為功於古人此學者事也祖宗之志事有待矣或限於時勢之未可為得後之人起而繼續之以完未竟之緒庶幾慰望於祖宗此子孫責也吾祖弘毅先生弘簡錄一書前接夾深鄭氏通志肇自李唐迄於趙宋而遼金附載之至於元史則以為昭代所修未敢議及而期於克肖象賢之子孫叙述之末倦倦於此遠自少時受讀即有志續成焉自祖錄重校錢行後每乘其餘閒肆力探討先取本史為梗槩而廣蒐諸家之纂輯以

自序

正其事之舛迕辭之繁複人之乖錯義之駁雜而於有關治道有裨心學者增其缺略潤飾大觀都門退食常日手一編挾訛鉤要歸里以來益復杜門潛心甚至積瘁成癆宛轉床蓐間慮不得竣事以卒始志故每力疾編摩逾深策勉屏酬酢之煩窮日夜之力自草創以至授簡中間稿凡四易較之幼時習制舉業暑雨寒燈鑽研故紙弗輟為更苦然一人耳目心思之用所及容有未周雖極詳究盡善而半生精力已與筆墨俱憊則有所不足於前人而妄參其見者未必不為後人所不足也昔賢謂不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又謂真能讀盡天下書者自知古人不

可輕議三復斯言著書之不易易良可知矣考元史一百五十八卷明洪武初奉敕監修則有宋潛溪輩若而人萃衆著作之手尚有差謬况材識誦短而欲以一人之智力求免於後世之譏彈詎不惑哉宋王荆公以歐陽文忠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屬蔣子瞻足成之子瞻固辭不肯苟意以網羅數百年放佚舊聞其中不能無小得失正畏人之掇拾其後耳遠不敏萬不及古人特以吾祖之望於後人者甚切雖不敢自許象賢而夙深繼續之志竊幸是編得觀成於有生之年而無貽不及卒業之憾也用是付諸剞劂藏於家以示後起者冀世有述焉若曰有功古

自序
人而可問之世則益凜乎稱不敢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日講官起居注提督江西學政內陞光祿寺少卿纂修
實錄會典平定方略大一統志明史諸書浙西邵遠平謹識

引用書目

元	聖武親征記	秘書監志	成宗大德二年修
	掖庭記	國朝典章	英宗至治二年修
	經世大典	文宗天曆二年修	太常集禮
	湛然居士集	耶律楚材中州集	元好問
	魯齋文集	許衡	紀行錄
	國學事蹟	考歲畧	俱耶律有尚
	燕居叢談	張都	西使記
	陵川文集	郝經	牧庵文集
	松雪齋集	趙孟頫	雪樓集
	遂昌山樵錄	鄭元祐	還山遺稿
	靜修集	劉因	草廬集
續弘簡錄	癸辛雜志	馬審	黑達事畧
	養蒙集	張伯淳	黟南集
	石田集	馬祖常	清河集
	道園學古錄	虞集	安雅堂集
	觀光集	陳孚	至治集
	研北雜志	陸友仁	清容居士集
	野齋文集	李謙	圭齋文集
	學古編	吾衍	梅邊集
	困學齋雜抄	鮮于樞	湖山類彙
	秋宜集	揭傒斯	樵川集
	五峯集	李季光	天慵集
	丹墀獨對	吳禱	稗史集傳

理學正宗	趙若信	石鼓文音訓考	潘道
烏臺筆補		中堂事記	
玉堂嘉話		秋澗集	俱王傑
金臺集	葛選祿 趙賢	秋聲集	黃鎮成
名臣事畧		元文類	俱蕙天爵
名臣言行錄	沈秋田	玉笥生遺藁	張憲
近光集	周伯琦	梧溪集	王逢
東山集	趙訪	環谷集	汪克寬
鐵匡集	楊維禎	海巢集	丁鶴年
石初集	周震震	皇元風雅	蔣易
南村較耕錄		書史會要	俱陶宗儀
圖繪寶鑑	夏文彥	真鳳凰土記	周達觀
續弘簡錄			
明			
大政紀	雷禮	太祖實錄	胡廣等
大方通鑑	李廷機	玉堂鑑綱	葉向高
歷代建元考	鍾淵映	續資治綱目	商輅
續資治通鑑	薛應旂	續紀事本末	陳邦瞻
續文獻通考	王沂	大學衍義補	丘濬
宋史新編	柯維騏	元史節要	張美和
元史纂	梁孟敬	元小史	楊循吉
名山藏	何喬遠	史料	王世貞
名臣奏議	張溥	函史上下編	鄧元錫
潛溪集	宋濂	郁離子集	劉基
王忠文公集	王禕	金文靖公北征錄	金幼孜
周官別偽	舒芬	剪勝野聞	徐貞卿

分省人物考	過庭訓	兩浙名賢錄	徐象梅
水東日記	葉盛	清溪暇筆	姚福
百川書目	高儒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漕河圖志	王夔	職方圖考	陳組綬
草木子	葉世奇	天都載	馬大壯
楚紀	廖道南	滇史	蕭葛元聲
高麗史	鄭麟趾	西域考	汪應蛟
平夏錄	黃標	十二代詩選	曹學佺
升庵外集	楊慎	李氏藏書	李贄
星槎勝覽	張芹	炎微紀聞	田汝成
元詩類選	曾應珪	本草綱目	李時珍
法書苑	周越	元人百種	臧晉叔
續弘簡錄			
國朝			
大清一統志	康熙十二年	孝經衍義	康熙二十九年
二十一史緯	陳永錫	本末紀要	林子鄭
宋元經解	成德	理學宗傳	孫奇逢
敦行錄	張鳳閣	性理大中	應搗謙
列朝詩選		羣雄事畧	俱錢謙益
歷代經義攷		日下舊聞	俱朱彝尊
畿輔人物志	孫承澤	山海經廣注	吳任臣
鴻雪錄	屈大均	西河文集	毛奇齡
皇會新編	茹鉉	方輿紀要	顧祖禹
古今治平畧	蔡方炳	正字通	廖文英
安南使事紀	李仙根	使琉球雜錄	汪楫
說畧箋	黃宗憲	元詩選	顧嗣立

凡例

一是編義取續錄發凡起例祖法昭然辭無可贊但元史本文既不分類又不依時先後倒置不得其解今特窮波討源如理勢絲務求有緒覽者須先觀本史方知是編之苦心至史貴詳明故自正文而外間採羣書或補其闕畧或辨其異同做大唐六典杜氏通典格並用夾行小註不敢臆鑿一語惟是杜門息交討論有關正恐挂一漏萬有心者諒之

一祖錄帝紀特稱天王蓋謂承天御極始應稱帝自外追尊上諡義無並列亦以寓漢王典獻禮無並尊之意是編於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止稱世紀睿宗裕宗顯宗並入系屬明

續弘備錄

凡例

宗寧宗止於附見不得槩列帝紀以示尊無二上之義

一舊史苦於無文惟本紀尤為率畧蓋緣憲宗以前史官未備實錄無稽故皆年不備時時不備月授受之際中多曠歲世祖以後或紀詳於傳志詳於紀因仍疎忽文亦未能雅馴蓋宋史本紀不載詔令乃襲新唐書之失爾茲編仍準兩漢故事凡國朝典章經世大典及續通鑑綱目紀事本末元文類等書所有詔誥制冊之文與諸帝嘉言善行無不補載至古史以事分見各志故本紀可畧茲編不用志表凡天文地理曆律制度皆按年入紀令人一覽而盡故於本紀獨詳

一祖錄首重宰輔次列功臣明政本所繫國運所關也然宰輔

一官舊史雖有年表亦多脫漏且與紀傳或相舛錯難以為憑今自參知政事而上一日入省即以類從惟有據事直書其中賢否自判至功臣一例必繫從龍關土克復收京始在茲類其他不敢濫厠蓋宰輔但從其官功臣必序其績也惜賢相如和禮霍孫元勳如赤老溫皆未立傳無從蒐補再降將如呂文煥范文虎夏貴等盡獻荆襄淮西諸地始成南北混一之圖其有功於元不小特為補傳不沒其實

一侍從臺諫必取其文章華國直節鳴朝方與斯目然既列其人必詳其事如郝經之東師議班師議立政議袁桷之國學議歐陽玄之治河記馬祖常之建白一十五事陳天祥之彈

續弘備錄

凡例

二

文陳祐之三大計李元禮之諫幸五臺山陳思謙之銓政四弊陳祖仁之三上太子書皆炳炳烺烺可傳可誦他如布衣趙天麟縣佐鄭介夫本非諫官然其金鏡太平二策磊落數萬言豈非元代絕大文字並加詳載用成鉅觀

一從來修史撰非一手各不相謀重複矛盾在所不免元史於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月成書順帝既無實錄遣使採訪郡縣又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為期太促紕繆故多如列傳第一百二十卷既載速不台而一百二十二卷又作雪不台第一百三十一卷既載完者都而一百三十三卷又有完者拔都第一百五十卷既載石抹也先而一百五十二卷又作

石抹阿辛再如第一百二十三卷直脫兒傳既載從子忽刺
出後又有忽刺出傳第一百三十二卷杭忽思傳既載其子
阿塔赤後又有阿塔赤傳音字雖殊家世事跡分明無兩間
有既立傳而重見他傳者悉加刪正至海運爲元時創舉而
朱清張瑄無傳則海道不詳今從諸書摘補庶官之末而先
志以圖並詳其歷年起運之數以備考證
一舊史后妃雖有傳而甚畧宗室世系諸王公主止有表而無
傳此中脫誤不知凡幾今從全史內以類相次撮合成篇有
諸家所傳互異者並附參考然亦僅存梗概聞見實屬無徵
誠恐自蹈前車取譏後乘重加增訂尚以俟之高明

續弘簡錄

凡例

三

一古史但稱儒林至宋始立道學傳蓋惟有宋諸儒刻意倡明
道學方可不愧斯名若後此相沿仍襲竊恐實有未副今止
稱儒學不名道學蓋儒之爲義至大正不必以道學鳴高也
至舊史所載寥寥數行疎畧殊甚今皆搜其生平著作盡爲
編入而又補熊禾以下十八人大傳俾六經源流諸史本末
無不備具足爲考古者金鑑覽是數篇方知弘而且簡
一自古文人鏤心嘔思或尚論今古或發爲詩誦或留情翰墨
不分窮達無非冀垂身後之名而元史無藝文志遂使百年
才士抱恨九京今自一統志下及稗乘諸書以至家藏抄本
無不羅致特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補其闕軼第惜其人出

處多有未詳然較之藝文志不無少加文采矣

一自古忠臣義士或開疆陷敵裹革沙場或時際艱危致身殉
國此在天澤之誼固然更有里巷細民閩中弱質慨然捐軀
赴難者此乾坤正氣所鍾綱常名教所繫凡有聞見何忍湮
沒不彰而元史所載十不得五今特遍加搜采以補舊史之
失彼既不惜一死我敢斯此一書乎靈其有知庶幾無憾
一終元之世創立功德使司所謂帝師國師者僭擬無度累朝
錢粟之耗費綱紀之廢弛莫不由此故特詳著其始末以爲
防微杜漸之戒其他如叛臣宦官較之往代絕少而庖厨匠
作等役雖蒙不次之榮榮列方技之內至元之亡實亡於羣

續弘簡錄

凡例

四

一古史於外國止序一代之叛服事宏其從前緣起皆不詳載
史體空然所以防重複也但一代自爲一傳考古者恒苦繙
閱爲勞今於各域皆上稽歷代貫穿成篇且以補祖錄之所
未載至元太祖先收西域然後國富兵強世祖先定大理然
後順流南伐此有元開國進取中原之大關鍵何可缺而不
詳卽如吉利吉思至元初設官分理八百媳婦元貞時屢次
喪師亦宜附錄以補闕文

一元人名氏率多雷同其大者有九伯顏一為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為世祖時江西左丞一為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為武宗時駙馬一為文宗時左丞相一為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為順帝時右丞相封秦王一為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為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歡一為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為太宗侍臣一為憲宗時札刺兒部人一為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為駙馬术安傅一為武臣苦徹子一為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為丞相哈刺哈孫子一為叛王合丹孫一為仁宗時西臺中丞一為泰定時治書侍御史一為文宗初湖廣平章一為順帝時僉樞密院殉難膠州十五脫脫一為烈祖曾孫一為

續弘簡錄

凡例

五

憲宗時皇族一為蔑里乞部長一為世祖時千戶一為功臣劉國傑子一為功臣木華黎元孫一為康里國族一為仁宗初遼王一為仁宗時雲南王一為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為泰定時中書叅議一為順帝時右丞相監修三史一為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為至正中知樞密院事一為至正中萍鄉州同知殉國難覽者最易瞋目特表識之以免混淆
一史家建國紀元務從其實徐無黨於五代史論之詳矣元初國號未建止稱蒙古開平未立止稱龍岡上都未定止稱開平至如大都之名始自至元而後其先止稱燕京劉秉忠未復服改名應曰僧子聰太平未拜相賜名應曰賀惟一程鉅

夫未避諱以字行應曰程文海此定例也再如女真在宋仁宗時因避遼主宗真諱故少加二點後竟訛曰女直回鶻本名回紇至唐元和中始稱回鶻今以俗音相近直曰回回此皆國號所關不得不為釐正至如刺皆讀喇合皆讀哈阿則本音與倭竝用其地名人名字以音通間多互用今槩從畫一以便循覽幸余少習國書畧知音義故也

一列史皆有論贊以寓抑揚獨宋濂元史以不作論贊為準春秋之法不知後世之史皆本史漢紀傳非本春秋編年也若夫勝國之史皆與本朝相接豈獨元史為然而顧用是避忌哉今依祖錄體制各附冊語稍存斷案之義但以卷帙繁冗

續弘簡錄

凡例

六

獨手經營不免蕪陋兩失博雅君子斬有以正之
一編成於康熙癸酉之秋進呈於己卯之春得旨是書既係爾所自著准留此從容省覽欽此越二日蒙恩親賜御書蓬觀二大字扁額識以寶璽蓋蓬觀二字出自漢書為天祿石渠之領袖微臣得邀異數誠稽古之至榮也及大駕回宮即宣付南書房自慚雕蟲小技襲取陳言仰荷聖明不棄且示褒嘉乃敢出而問世

遠平敬識

進呈元史類編表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邵遠平稽首頓首上言

康熙三十有八年歲在己卯春二月恭遇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巡行淮屬閱視河工浙省臣民感恩深厚

交章懇請廼蒙

俞旨省方至浙臣得再覲

天顏竊念臣祖邵經邦係明嘉靖年進士官刑部員外郎疏劾

首相張璉議禮干進廷杖謫戍一生苦心講學著有歷史

弘簡錄二百五十四卷久經刊刻臣職在史官雖越草茅

不敢廢職續成元史四十二卷幸值

聖明在上不棄通言謹奉表恭

續弘簡錄

表

進者伏以

聖世右文河洛啟圖書之秘

宸衷好古星辰聯奎壁之輝

闡聖學於經筵蒐討不忘典故

表鴻文於藝苑徵求下及遺書謹竭葵忱用申芹獻竊惟國

有史宥所以考正是非學尚居稽端在昭垂法戒廣求文

獻考子姒而鮮明徵精取事詞涉山川以訪故老計書上

夫太史足備網羅復壁出自民間均資漁獵然而歷朝作

手互有異同暨乎諸庫藏書或分紀志人盡矜夫著述代

各有其專家龍門上遡古初祇承先業孟堅續成國史亦

襲前文表秦楚之際於漢年成晉隋之書於唐世莫不遐

叅衆說博采羣言殫一人之心思垂奕禩之典則史稱南

北延壽作而沈魏所撰不行代閱梁周廬陵出而居正之

本尋廢至唐書之分二部起自至和迨宋史之有新編踵

於興化如車之有輔並昭示於後來若流之遡源且羽翼

夫前哲然非上塵乎乙夜莫慰下志於三餘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實意勤民

虛心稽古

聖不自聖體乾健而效法兩儀

安益思安所無逸而慮周四海

軫河流之未莫櫛風沐雨不殊虞代時巡

續弘簡錄

表

念稽事之維艱問俗省方直邁夏時休豫

深仁普及東南再邀雲日之臨

大澤鴻敷童叟共遂瞻依之望此誠三謨二典無以颺其休

千載一逢而適躬其盛者也伏念臣祖邵經邦性耽講學

志切懷忠釋褐勝朝服官比部當盛年強仕之日際興獻

議禮之時疏觸柄臣杖戍海嶠謫居三十七載著書數十

萬言曾續鄭樵通志之餘撰成學史弘簡一錄李唐趙宋

厥有編年五代遼金並登載記臣猥以林居閒隙草成元

史類編溯纂輯於當年但聞春開局而秋竣事較得失於

列代惟恐昔嚴謹而後錄疎序次紕繆或多緣無實錄郡

邑諮詢未確互有傳疑乃即宋濂之成書研尋虎豕竊仿

杜氏之通典旁注蟲魚大義循夫正文定例沿乎祖式不敢妄加臆說致滋訛偽之愆惟思雜摭羣書畧補見聞之闕稿凡五易舛複皆刪歲越數更寒暑不輟獨是學兼二至始足論著於蘭臺且須美擅三長或可發揮於石室臣才慚刻鵠技比雕蟲三入詞林未識金根之字四叨館職謬追玉局之塵思報國祇有文章勉延先緒愧讀書但存糟粕聊續遺編何幸剞劂之方成正遇
鑿輿之適屆伏願
不遺葑菲
下及芻蕘

親燕陋之陳言無供採擇

續弘簡錄

表

三

恢合弘之大度曲賜優容本非扶風繼述之才徒糜歲月願比百藥續承之志用切編摩匪敢傳示於藝林或冀刷名夫野乘更望

恩推異代憫臣祖之孤忠儻邀

寵賁九原褒雲章於一字則施由格外方知兩世之苦心過出非常不獨一家之私感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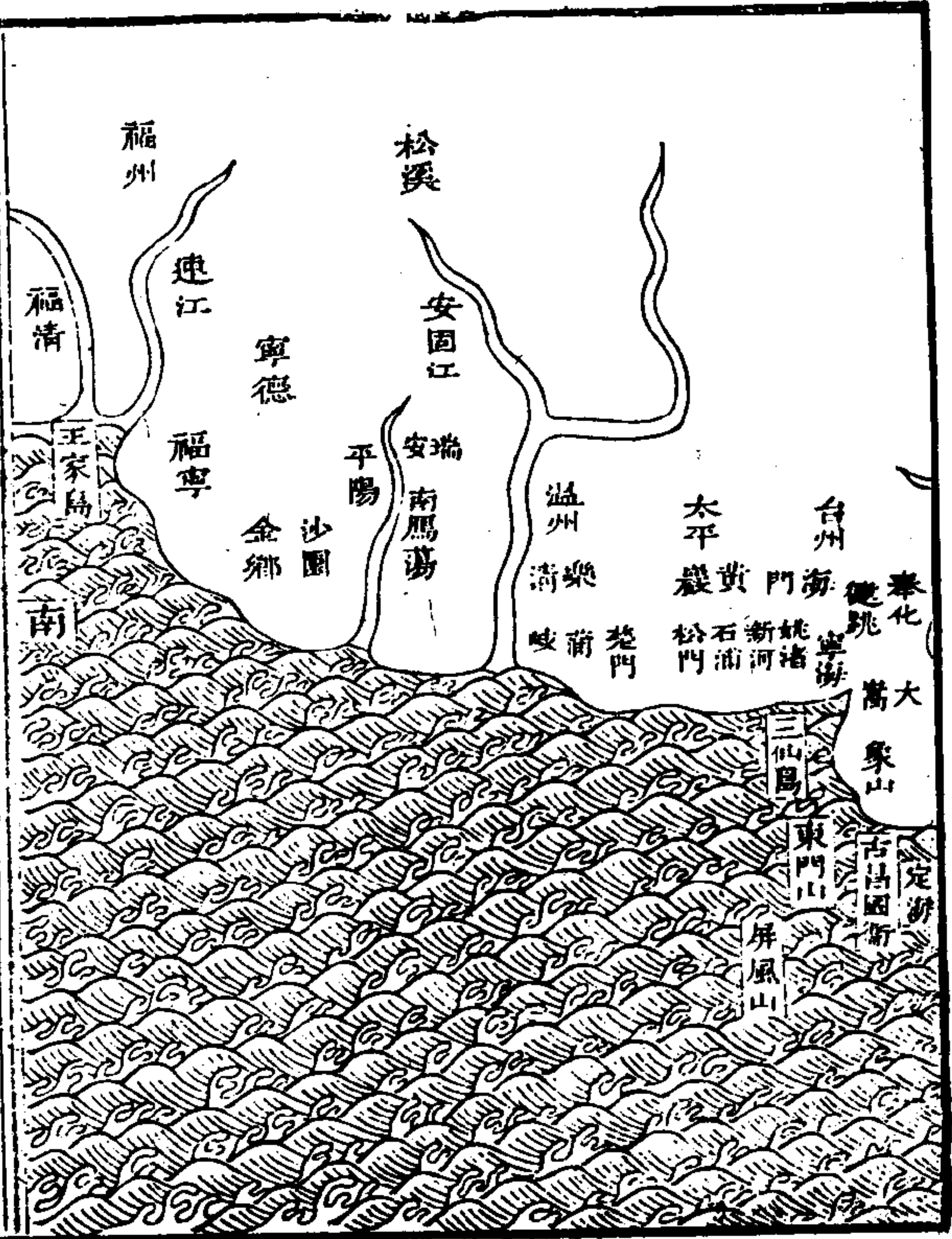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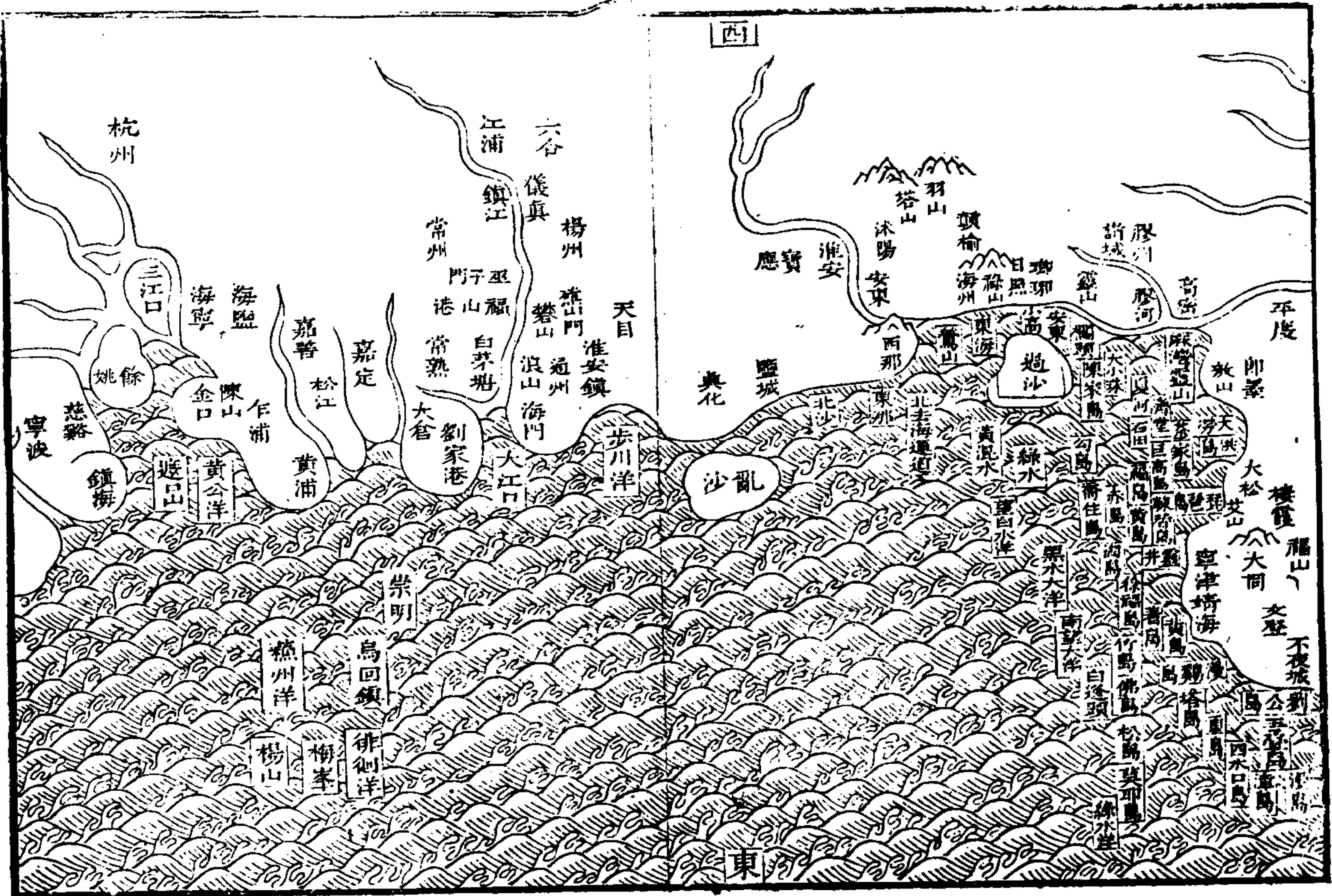
聞

聞

朔漠圖考

按元太祖即位于斡難河在大漠東北太宗即位于和林在大漠之西其地有哈刺和林河故名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自太祖定河北即建都於此為會同之所太宗七年始築城作萬安宮城周五里九年治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里明年營圖蕪湖迎駕殿去和林城三十里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司自世祖遷都燕京改設和林宣慰司成宗大德中始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置總管府仁宗皇慶初改嶺北行省更名和寧路嘗以勳舊王公領之為一代巨鎮自此北行三千里名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再行千里至大澤云





丘濬曰自古漕運從入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道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為意外之慮當此成平無事之秋宜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瀕海一帶及蕪松常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塞滯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舟必用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急轉帆以尾為首縱其所如多設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即閩廣之綱運亦可無往不利矣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總目

卷之一

世紀一

太祖 在位二十二年

世紀二

太宗 在位一十三年

世紀三

定宗 在位三年

世紀四

憲宗 在位九年

卷之二

天王

續弘簡錄

世祖皇帝

建元中統四至元三十一 凡在位三十五年

卷之三

世祖皇帝

起至元十六年終三十一年

卷之四

成宗皇帝

改元元貞二大德十一 凡在位一十三年

卷之五

武宗皇帝

改元至大在位四年

卷之六

仁宗皇帝

改元皇慶二延祐七 凡在位九年

卷之七

英宗皇帝

改元至治在位三年

卷之八

卷之九

泰定皇帝

改元泰定四致和一 凡在位五年 附明宗在位半年

文宗皇帝

改元天曆二至順三 凡在位五年 附寧宗在位一月

卷之十

順帝

改元元統二至元六至正二十八 凡在位三十六年

卷之十一

宰輔一

耶律楚材

子鑄孫希亮 粘合重山 子南合 鎮海 子勃古思

楊惟中

趙璧

史天澤 子格

廉希憲

父布魯海 牙弟希賢 商挺 子琬 瑯 趙良弼

卷之十二

宰輔二

姚樞

朱子貞

劉秉忠 弟秉恕

張文謙

附高天錫 張德輝

安童 子兀都帶

董文炳

子士元 士選 張雄飛 子師野

石天麟

卷之十三

宰輔三

阿合馬

附秦長卿 王著 盧世榮

桑哥 附幹羅思 要來木

馬紹

何榮祖

阿魯渾薩理 子岳柱

葉李

附李淦 不忽木 附海藍伯 完澤 附士薛 父燕真

張九思

附高簡

卷之十四

宰輔四

徹里

會祖太赤 母蒲察氏

千盧

祖忽都思 父和尙玉耳 鐵哥 父幹脫赤 叔那摩

梁德珪 尚文 何璋 父伯祥

哈刺哈孫 會祖啓 阿沙不花 父牙牙 子伯家諾

康里脫脫 李孟 子獻 劉正

吳元珪 察罕 父伯德那 鐵木迭兒

張思明 拜住 母性烈氏

卷之十五

宰輔五

趙世延 子伯忽 賀勝 父仁傑 蕭拜住 附韓若愚

張珪 子景武 敬儼 叔祖鉉 王結 祖遜勤

燕鐵木兒 子唐其勢 附任速哥 伯顏

脫脫 父馬札兒台 太平 子也先忽都 賈魯

卷之十六

續弘簡錄

宰輔六

徹里帖木兒 附阿 許有壬 妻趙氏 鐵木兒 增識

阿魯圖 別兒怯不花 父阿忽台 蓋苗

呂思誠 母馮氏 朶爾直班 祖碩德 益苗

朶兒只 太不花 烏古孫良禎

紐的該 成遵 哈麻 弟雪雪

搠思監 也速 慶童

丁好禮 附郭麻 朴賽青不花

卷之十七

功臣一 開國

木華黎 子李魯 孫增思 速渾察 斡突魯

博爾木 孫玉昔帖 博爾忽 會孫月赤察兒 從孫增察兒

木赤台 子怯台 畏答兒 會孫博羅 札八兒火者

察罕 子木花里 石抹也先 子查刺 石抹明安

按竺邈 子國寶 闊潤不花 史天倪 子樞 權

從弟天祥 附王守道 肖乃台 子抹兀答 吾也兒

董俊 張柔 移刺捏兒 子買奴 孫元臣

卷之十八

功臣二 歸降

耶律留奇 子薛闊 曷思麥里 郭寶玉 子德海 孫侃

石天應 從子佐中 嚴實 子忠濟 忠寬 劉黑馬 父伯林 子元振 元禮

劉整 子孩 汪世顯 子德臣 良臣 忠臣

楊大淵 兄子文仲 李忽蘭吉 父節 管如德 父景模

續弘簡錄

補呂文煥

從弟文福 從子師夔 夏貴 附陳奕

卷之十九

功臣三 平宋

兀良合台 子阿木伯顏 附孟祺 阿里海牙

阿刺罕 祖撥徹 父也佛子 增出 妻明理氏 懷都 祖阿木魯

完者都 忙兀台 隋世昌 父寶

李庭 朱國寶 父存器 阿增海

張禧 父仁義 子弘綱 張弘範 兄弘畧 弟弘正 李恒 父惟中

李德輝 附呂或

卷之二十

功臣四 平諸城

土土哈 子牀兀兒 洪福源 父大宜 子茶丘 君祥

峻都 子百家奴

來阿八赤 附樊彬 張玉 背都兒

史弼 會祖彬

高興 亦黑迷失

劉國傑 子脫歡

賽典赤瞻思丁 子納速刺丁 忽辛

愛魯 父昔里鈐部

信苴日 也罕的斤

怯烈 阿禮海牙

答失拔都魯

察罕帖木兒 卜顏鐵木兒

卷之二十一

侍從一

郝經 附苟宗道

寶駝 李冶

王鶚 附潤潤

王磐 徐世隆

孟攀鱗

高智耀 子睿 趙與熹 伯祖師淵

宋術 李謙

夾谷之奇

續弘簡錄

王思廉

卷之二十二

侍從二

王暉 父天鐸

閻復 王構 父公淵 子士熙 士點

程文海 唐仁祖 祖古直

王利用

劉賡 祖肅

暢師文 父訥 袁桷

王約 劉敏中

尚野

字木魯 子遠

曹元用 陳頴

張起巖

宋本 弟發 謝端

嚶嚶 兄同回

李好文 附劉開 歸陽 附吳所

卷之二十三

臺諫一

姚天福

高鳴 陳思濟

魏初 從祖璠

劉宣 張孔孫

崔彧 崔斌

相威

亦力撒合

陳天祥 兄祐 子夔 申屠致遠

董文用 弟文忠

郭貫 郝天挺 子佑

卷之二十四

臺諫二

楊桓 李元禮

尉遲德誠

王克敬

趙師魯 秦起宗 父順

陳思謙

鎮咬兒哈的迷失 高祖增本 祖阿台

曹伯啟

脫歡 張養浩

馬祖常 曾祖月合 乃

月魯帖木兒 楊朶兒只 子不花

續弘簡錄

瞻思

自當 附敬迪 遼魯會

崔敬

李稷 王思誠

亦憐真班

張禎 陳祖仁 附李國鳳

卷之二十五

直諫三 附載

趙天麟 鄭介夫

黃如徵

卷之二十六

庶官一 文臣

速哥 子忽蘭

王樞 李邦瑞

劉敏

王珍 子文幹 張晉亨 兄顯 子好古

王玉汝

張昉 撒吉思

馬亨

楊湜 石抹明里 祖易魯

賈昔刺 孫虎林赤 曾孫禿堅不花 鐵翅

背班 劉好禮 謝仲溫 父睦歡

焦德裕 父用 張庭珍 弟庭瑞 張立道

梁會 趙炳 子仁榮 張惠

禿忽魯 朶兒赤 父幹札實 燕公楠

昂吉兒 也先不花 郝彬

謝讓 立智理威 拜降 母徐氏

奕赫抵雅爾丁 吳鼎 王伯勝 兄伯順

答里麻 廉惠山海牙

卷之二十七

庶官二 循吏

張榮 趙天錫 子責亨 王義

王玉 子榮 邱順 王善

杜豐 賈居貞 烏古孫澤

譚澄 姜或 許楫

胡祗通 程思廉 雷鷹

上天璋 袁裕 張礎

脫烈海牙 耶律伯堅 段直

臧夢解 附陸厚 田滋 許維禎

王都中 父積翁 子珍 劉德溫 諳都刺 于文傳 祖宗顯

楊景行 韓鏞 于文傳 祖宗顯

林典祖 觀音奴 白景亮

王良 盧琦 附王大中 鄒伯顏

劉乘直 附張寬 許義夫

卷之二十八

庶官三 武職

耶律阿海 子捏兒哥 孫買哥 塔塔統阿 子力渾迷

抄思 妻張氏 子別的因 何實 郝和尚拔都

田雄 石抹孛迭兒 劉亨安 兄世英 弟德行

趙瑄 子秉溫 李守賢 子毅 王珣 子榮祖

純只海 妻禮喜伯 李進 石抹按只

忙哥撒兒 孫伯答 劉通 子復亨 岳存

苦徹拔都兒 劉斌 子思敬 鄭溫

賈文備 父輔 謁只里 脫歡

直脫兒 從子忽刺 石高山 奧魯赤 祖朔魯罕 父忒木台

劉哈刺拔都魯 囊加歹 劉恩

王國昌 子通 羅璧 補朱清 張瑄 楊賽因不花

劉哈刺不花 達禮麻失理

烈祖宣懿皇后 太祖光獻皇后

太宗昭慈皇后 定宗欽淑皇后

憲宗貞節皇后 附也速后 世祖順聖皇后 附喃必后

成宗靜懿皇后 附十魯罕后 武宗惠聖皇后 附妃亦乞烈 氏 唐兀氏

仁宗慈聖皇后 英宗懿聖皇后

泰定帝八不罕皇后 附明宗八不沙后 妃罕祿魯氏

文宗十答失里皇后 附憲宗答里也忒迷失后

順帝答納失里皇后 附伯顏忽都后 奇氏后

公主

烈祖女帖木倫 駙馬李禿 子鎮兒哈 孫札忽兒臣

太祖女火臣別吉 駙馬李禿 野立安敦 志的斤

阿刺海別吉 駙馬李禿 太宗女唆兒哈罕 附特薛爾

定宗女葉里迷失 駙馬君不花 子囊家台

巴巴哈兒 駙馬火赤哈兒的斤 憲宗女伯雅魯罕 駙馬忽降

皇子拖雷女也速不花 駙馬獨木干 附錫國

世祖女兀魯真 駙馬李花 囊加真 駙馬幹羅陳

月烈 駙馬愛不花 忽都魯揭里迷失 駙馬王世

太子真金女忽答迭迷失 駙馬木忽難 于木安

忙哥台 駙馬脫鐵木兒 喃哥不刺 駙馬蠻子台

成宗女亦里海牙 駙馬阿失 愛牙失里 駙馬瀾里吉思

皇孫答刺麻八刺女祥哥刺吉 駙馬期阿不刺 于阿里

仁宗女瀾瀾倫 駙馬脫羅禾 明宗女不答昔里 附安妥輝

魯倫 普顏可里美思 烟合牙 月魯 拜塔沙等

卷之三十一

系屬

納真 附海都 敦必買奴 上始祖系 朮只哈兒 帖木兒

哈赤溫 孫合丹 朵列納 幹赤斤 元孫 別里古台 于罕禿忽

孫瓜都 上烈祖系 顏木赤 子拔都 察合台 會孫禿刺

元孫阿刺忒納失里 拖雷 妣唆魯忽帖尼 子旭烈兀

元孫脫列帖木兒 兀魯赤 潤烈堅 于忽察 孫牙忽都

潤端 孫亦憐真 潤出 于失烈門 合失 孫察入兒 篤哇

合丹 附按只帶 臧里 會孫禿滿 元孫太平 上太宗系

玉龍答失 孫徹微禿 昔里吉 子見火帖木兒 孫徹里帖木兒 上憲宗系

真金 妣伯堅也性赤 忙哥刺 子阿難答 按攤不花

南木合 忽哥赤 子也先 愛牙赤

與魯赤 孫老的罕 潤潤出 脫歡 子老章 寬徹普化

帖木兒 不花 孫和 甘麻刺 妣普顏怯里迷失 子松山

答刺麻八刺 妣答吉 于阿木哥 德壽 成宗系

兀都思不花 仁宗系 阿速吉八 入的麻 上泰定帝系

阿刺忒納答刺 燕帖古思 太平訥 上文宗系

愛猷識理達臘 買的里八刺 上順帝系

卷之三十一

儒學一

趙復 許衡 附耶律有尚 李俊民

張特立 李昶 父世嗣 劉因 附安熙

張頴 附孔思聰 金履祥 蕭剡 附韓擇 侯均

同恕 附第五居仁 董朴

卷之三十二

儒學二

吳澄 孫當 胡長孺 兄之綱 熊朋來 于太古

胡一桂 父方平 胡炳文 父斗元 陳櫟

黃澤 許謙 吳師道

程端學 兄端禮 武恪

卷之三十三

儒學三

郭守敬 祖榮 王恂 父良 賔 楊恭懿

齊履謙

杜瑛

卷之三十四

儒學四 補遺

熊禾

胡三省

馬端臨 上朱三臣

李簡

俞琰

熊良輔

董真卿 父鼎

張理

王天與

陳師凱 附王充表

黃鎮成

朱公遷

趙坊

李廉

教繼公 附倪鼎

陳浩 父大猷

丘葵 附呂椿

倪士毅 附汪克寬

卷之三十五

文翰一

楊奐

楊果

牟應龍 父燾

續弘簡錄

鄭淵孫 弟陶孫

危復之 附何中

陸文圭 附梁益

姚燧

趙孟頫 妻管氏 奕

陳孚 附馮子振

韓性

鄧文原

戴表元

李之紹

貫雲石 海涯

楊載 附楊剛中 李桓

元明善

虞集 父汲 弟榮

范梈

揭傒斯 子汝 孫雲

周仁榮 父敬孫 附孟夢恂

宇文公諒

李洞

曹鑑

黃潛

柳貫

吳萊

歐陽玄

陳旅 附程文 陳釋會

劉詵 附龍仁夫 劉岳申

李季光

孫轍 附吳定翁 盧摯

杜本

張樞

蕪天爵

貢師泰 父奎

周伯琦 父應極 子宗仁

張翥

朱震亨

李杲 附張元素

卷之三十六

文翰二 補遺

黃超然 附陳應澗 王壘翁 附謝仲直 錢義方 丁易東 附陶元幹

王申子 任士林 附趙采 魏新之 徐之祥

丘富國 附鄭儀孫 雷思齊 保八

吳鄴 劉整 附陳宏 朱知常

劉霖 附陳謨 朱隱老 周鼎

楊琚 附夏奉亨 劉瑾 朱倬

馬道貫 周聞孫 俞元燮

邵光祖 黃景昌 俞臯

魯震 劉彭壽 父淵 黃清老

鍾律 熊復 曹元博

續弘簡錄

單庚金 附俞冀 吳儀 毛應龍

戴良齊 史季敷 附趙有桂 雷光霆

陳深 程龍 附程直方 程煥

吳廷 聞人夢吉 陳剛

陳樵 附石一鰲 牟楷 馮翼翁 附彭參

潘迪 薛玄 程時登

林起宗 附程復心 陳普 附韓性同 史伯璿 附詹遊傳

景星 曾貫 上經學 陰幼遇 兄幼達

劉辰翁 子尚友 史蒙卿 宋无

白珽 劉應龜 元淮

袁易 附郭麟孫 龔秀 徐鈞 胡助

姚應鳳 謝暉 方道殷

吾衍	仇遠	呂徽之
薩都刺	周權	王景賢
陳泰	朱文寔	于欽
王炎午	楊士弘 <small>附萬白 辛敬 鄭大同</small>	
吳正道	史公珽 <small>附鄭奕夫</small>	陳大倫
李康	黃玠	葛選祿 迺賢
丁鶴年 <small>父職馬祿</small>	沙刺班	楊少愚 <small>附陳清隱</small>
王立中	何失	翟炳 <small>附王鼎 賈竹</small>
程以臨	王元杰	王逢
黃庚	蒲道源	謝宗可
岑安卿	洪希文 <small>父德章</small>	孟昉
劉友益	趙居信	鄭元祐
續弘簡錄		
胡天游	周寔震 <small>父以道</small>	紇石烈希元
潘音	郭鈺	舒頤
楊維禎	李祁 <small>附王禮</small>	戴良
李延興 <small>父士瞻</small>	王冕	張憲
周之翰	李存	甘復 <small>附甘彥初 張可立</small>
顧德輝 <small>附唐元</small>	張樞	錢維善 <small>附陸居仁</small>
張昱	陶宗儀 <small>上文學</small>	李旬金
金應桂	龔開	鮮于樞 <small>附邊武 吳里</small>
柯九思	杜敬	周梟
劉致	宣昭	班惟志
周馳	周砥 <small>附馬治</small>	朱季子 <small>附袁哀</small>
盛熙明	申屠澈 <small>附應在等</small>	李衍 <small>子士行</small>

陶復初 <small>從子宗選</small>	王振鵬 <small>附衛九鼎</small>	陳仲仁
王淵	高克恭	錢選 <small>附沈孟堅</small>
蘓大年	倪瓚 <small>附陳栢</small>	黃公望 <small>附張中</small>
王蒙 <small>附陳汝言</small>	吳鎮	華光仁老 <small>附朱德潤 等</small>
關漢卿 <small>附馬致遠 等</small>	夏文彥	麥宗 <small>上藝學</small>
卷之三十七		
旌德一 <small>忠節</small>		
石珪 <small>子天祿</small>	李伯溫 <small>附守正 守忠</small>	耶律忒末 <small>子天祐</small>
攸典哥	任志 <small>子存</small>	梨直膺魯華 <small>子徽吉 思上華</small>
抄兒 <small>子抄海 孫別帖</small>	杭忽思 <small>妻外麻思 子阿槍赤</small>	阿散真 <small>弟提古來</small>
虛祿滿 <small>從弟度刺</small>	鄭義 <small>弟德溫 江</small>	札忽帶 <small>祖字罕 父忽都</small>
張萬家奴 <small>子保童</small>	月里麻思 <small>附唐慶</small>	楊傑只哥
續弘簡錄		
趙阿哥潘	趙匣刺	伯八兒 <small>子八刺 不蘭奚</small>
鞏彥暉	合刺普華 <small>父岳瑛 帖木爾</small>	綦公直 <small>子忙古台</small>
劉天孚	蕭景茂	周鏗 <small>附謝一魯</small>
聶炳 <small>附明安達爾</small>	俞述祖	丑間 <small>妻侯氏 附馬三</small>
闕文興 <small>妻王麗麗</small>	野峻台	李羅帖木兒 <small>兄子馬 哈失力</small>
卜理牙致 <small>附上都</small>	星吉 <small>從子伯不華</small>	潮海 <small>附黃紹 胡斗 元 黃雲</small>
李黼 <small>兄冕 從子秉昭</small>	魏中立 <small>附于大本</small>	泰不花 <small>附李輔德 赤蓋</small>
樊執敬 <small>僕田也先</small>	桂完澤 <small>附金德</small>	王簡 <small>妻潘氏 子相</small>
陳君用	彭庭堅	劉濬 <small>子健</small>
汪澤民	劉昉 <small>孫弟嘉孫與 子碩 子仲哥</small>	
王士元 <small>子致微</small>	卞琛 <small>從子小 附李仲亨</small>	
卷之三十八		

張義婦 李伍妻 丁氏 鄭伯文妻 太原白氏

王氏 趙美妻 朱錦哥 趙彬妻 貴哥 羅五十三妻

李智貞 鄭全妻 劉氏 孟叔餘妻 蔡三五 陳端才妻

范妙元 附趙玉兒 姚氏 附官勝娘 衣氏 孟志剛妻

張氏女 附高氏婦 王氏 惠士元妻 蘇氏 武用妻

張氏 湯輝妻 禹淑靜 吳守正妻 袁氏孤女

童氏 俞士淵妻 徐彩鸞 李景文妻 李氏 丁尚賢妻

周婦毛氏 李順兒 朱氏 黃仲起妻 附

妾馮氏 弟妻 蔡王氏 焦士廉妻 陳淑真 附夏婉常

柴氏 陳閻夫妻 呂孀婦 附呂劉氏 劉氏 齊關妻

也先忽都 附安玉 齊氏 王履謙妻 蕭氏 劉公翼妻

安正同 附李氏 金氏 徐程妻 潘妙圓 附王蔡氏

劉氏二女 婢鄭奴 曹氏 于同祖妻 申氏 李弘益妻

羅妙安 鄭琪妻 周烈女 徐氏 伏恒妻

劉翠哥 李仲義妻 柯節婦 卜顏的斤 觀音友妻

李賽兒 王士明妻 陶宗媛 杜思綱妻 劉氏 張訥妻 附華

劉氏 安志道妻 宋氏 王宗仁妻 趙氏 宋謙妻

卷之四十

旌德四 補遺 董成夫 侯彥直

鄭鼎 董成夫 侯彥直 毛鐸 附福興可

布景龍 羅郭佐 子震敦 孫元珪 劉鷓

張懷德 刁代 劉鷓 韓心淵 附周宏

李純 董文彥 王翁 附桑兒直班 高文鼎 附解子元 梁曾甫 附孔駟

買住 附張鳳儀 鄧可賢 子一源 張恒

張友明 附游弘道 王成平 陳元善 妻郭氏

葉景仁 附李鉉 馬哈麻 陳端孫 妻孫氏 羅良

張進九 趙觀光 潘伯修 劉良 附劉添

周誠德 附劉公寬 王銓 鄒世開

楊椿 妻王氏 李棠卿 胡存道 附堵簡 陳謙 兄訓

劉受二 弟清八 林夢正 夏璿

普元理 湯自愿 汪伯正 附胡振祖

汪日新 附程擇 許晉 子如璋 劉元謨 附張良材

楊居仁 脫脫 熊義山

張昇 附鄧椿 周冕 附劉通 許則祖

舒泰 張遠 附劉天祐 陳無吝

蕭生 黃復圭 黃翊

楊本巖 子節 羅明遠 附羅次炳 彭繼凱 附袁明東

蕭同善 附彭敬叔 陳新 附孔會心 趙資 附完者都

馮文舉 妻馬氏 附樊理翰 向景仁 父紹榮 弟庭芳 王繼志 附東良會

劉以忠 附潘炎 神保 附高傳 傑列篋

邢飛翰 張仲仁 子順禮 附姜碩 張名德 附釋家訥

脫歡 張輔 梅實 附朱春 齊郁 附于德文 張俊

也兒吉尼 附陳瑜 鄧祖勝 附趙元隆 張士謙 附僧住 楊惠

吳訥 驢兒達德 附梁王母妻等

朱公選 孫德謙 蔡子英

葉蘭 陳有定 子宗海 附謝英輔 尹克仁

田喜 <small>附 繆倫</small>	祖浩然	陳斗龍
胡景清 <small>附 顏應祐</small>	趙應祥	周古象 <small>妻 蒙古氏</small>
夏永慶	唐毅	朱良吉
過宗一 <small>附 潘應定</small>	廖人俊 <small>附 陳孝童</small>	袁清吉
許敬觀	沈右	秦君昭
顧德玉	王一山 <small>附 沈崇</small>	顧仲庸
葉公政 <small>上 孝義</small>	安康夫人 <small>附 安定夫人</small>	馬氏 <small>楊居寬妻</small>
程鵬舉妻	戴復古妻	韓希孟 <small>賈瓊之妻</small>
徐君寶妻	王烈婦	韓貞女
胡妙端	阿禧主 <small>段功妻</small>	脫脫懷氏 <small>燕帖木兒妻</small>
傅氏 <small>章瑜妻</small>	張春兒 <small>李青妻</small>	秦筆妻
吳妙寧	周美 <small>孔胥妻</small>	張貞 <small>周曹妻</small>
續弘簡錄	何婦賀氏	費元秀 <small>朱道存妻</small>
吳良正 <small>童師妻</small>	楊節婦	趙烈婦 <small>陸燾妻</small>
劉冀之 <small>曹泰妻</small>	李氏 <small>彭九萬妻</small>	俞氏 <small>黃元珪妻</small>
謝燭	李哥	朶那 <small>上列女</small>
徐倡婦	李哥	
卷之四十一		
雜行	王文統	鐵失
李璽	禿堅 <small>附 祿余</small>	阿魯輝帖木兒
囊加台	擴廓帖木兒 <small>逆 上 叛</small>	李邦寧
字羅帖木兒	荃先帖木兒 <small>上 官</small>	八思巴 <small>附 磨巴</small>
汗不花	楊璉真 <small>附 必蘭</small>	丘處機 <small>附 神志誠</small>
楊璉真 <small>附 納識里</small>	伽璉真	蕭輔道 <small>附 李居壽</small>
張宗演 <small>附 張留孫</small>	鄒希誠 <small>附 張志清</small>	蕭輔道 <small>上 釋道</small>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總目

田忠良	張康	靳德進 <small>父 祥</small>
愛薛	許國祥 <small>子 辰</small>	孫威 <small>子 拱</small>
阿老瓦丁 <small>附 亦思</small>	阿尼哥 <small>附 劉元</small>	迦魯納答思 <small>上方 技</small>
補 韓林兒 <small>附 劉福通</small>	徐壽輝 <small>附 明玉珍</small>	陳友諒 <small>父 普才</small>
張士誠 <small>弟 士德</small>	方國珍 <small>兄 國璋</small>	弟 國瑛 <small>上 羣盜</small>
附載	日本 <small>附 蝦夷</small>	安南 <small>附 老揭</small>
高麗 <small>附 新羅</small>	瓜哇 <small>附 葛郎</small>	琉求 <small>附 三嶼</small>
占城 <small>附 眞臘</small>	補 八百媳婦 <small>附 車里</small>	西域 <small>樓蘭 且彌</small>
緬 附 金齒	補 八百媳婦 <small>附 車里</small>	西域 <small>樓蘭 且彌</small>
蒲類 <small>且末</small>	補 八百媳婦 <small>附 車里</small>	西域 <small>樓蘭 且彌</small>
龜茲 <small>姑墨</small>	補 八百媳婦 <small>附 車里</small>	西域 <small>樓蘭 且彌</small>
皮山 <small>渠勒</small>	補 八百媳婦 <small>附 車里</small>	西域 <small>樓蘭 且彌</small>
依耐 <small>蒲犁</small>	補 八百媳婦 <small>附 車里</small>	西域 <small>樓蘭 且彌</small>
續弘簡錄	朱俱波 <small>女 國</small>	安息 <small>烏 弋 山 離</small>
朱俱波	護密多	媽塞 <small>謝 鳳</small>
挹婁	奄蔡	栗特 <small>石 五 識 匿</small>
波斯	勃律	推瑟德
判汗	大秦	德僊
斡德那	天竺	印度
乞石迷	烏菴	骨咄
報達	天房	密乞兒
大理 <small>附 烏蠻</small>	白蠻	富浪
大理 <small>附 烏蠻</small>	九溪十八洞	盧鹿
吉利吉思 <small>附 昂可刺</small>	烏斯	拔哈納
吉利吉思	烏斯	謙州
吉利吉思	烏斯	益蘭州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

世紀一

太祖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十一世祖曰脛奔咿哩健妻曰阿蘭果火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而下化金色神人趨臥榻遂驚覺有娠生子曰孛端叉兒大方通鑑云阿蘭夜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合撒赤孛端叉兒其季也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

疑阿蘭獨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當有大貴者歷四世曰海都家為押刺伊兒部所破止海都存其季父納真率八刺忽怯谷

諸民共立為君長海都既立轉攻押刺伊兒部役屬之形勢寔大列營帳于八刺合黑河上跨河為梁以便往來由是隣部歸

者漸眾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族曰哈答吉日散只兒曰吉狎

又謂之札卽刺氏彼此不相統屬傳五世曰也速該并吞諸部

勢愈盛也速該歿世祖至元三年追諡為烈祖神元皇帝是為

元之始祖初烈祖攻塔塔兒部獲其長鐵木真還次跌里溫盤

陀山而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

名曰鐵木真志武功也及烈祖崩帝方幼時蒙古部有泰赤烏

有札木合又有克烈乃蠻諸部唯泰赤烏強眾多歸之而札木

合部者與帝麾下聖武親征記云時帝麾下別居薩里川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

泉舉眾來掠劫只馬聖武親征記云時帝麾下別居薩里川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

詳馬中射殺之札木合以是為隙遂與泰赤烏合謀以眾三

萬來攻帝與母月倫分部人為十三翼大戰破走之泰赤烏地

廣民眾無紀律諸部多苦其非法見帝寬仁謀曰鐵木真太子

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我主也多相率慕義來降是時西

北諸國皆附金會塔塔兒叛金帝自斡難河帥眾會金師擊殺

其渠長金主以功授帝為察兀禿魯猶言拍克烈部長名脫里

者史稱汪受金爵為王親征記云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

與戰于納刺禿失圖之野獲大珠金銀綳車各一初脫里多戮

辱兄弟其叔父菊兒攻之僅百餘騎來奔烈祖親將兵逐菊兒

奪還其部眾脫里德之遂請盟稱按答猶言交好之友既而脫里之弟

叛歸乃蠻其部長為發兵伐克烈復奪其眾脫里走中道糧絕

困乏甚帝以其與烈祖交也親迎撫勞之為伐蔑里乞部取其

資財田禾遺之脫里見部眾稍集遂不告於帝自率兵再攻蔑

里乞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會乃蠻卜魯欲可

汗通鑑及親征記皆作盃不服帝復與脫里合兵攻之時札木

合起兵援乃蠻見乃蠻敗欲帝與脫里有隙乃言於脫里曰我

於君為白翎雀他人如鴻雁耳白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

則南飛就暖謂帝心不可保也脫里聞之疑乃移部眾於別所

征記云上與脫里征盃祿可汗至黑辛八石之野敵遣也的

不魯領百騎為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驕驕墜擒之

上與乃蠻將遇于拜答刺邊只見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是夜

脫里移去此輩無乃異志乎亦解移衆于哈薩兀里河上見

脫里乃蠻乘其不備而襲之脫里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將

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不道掠我人民其子亦刺合將兵

我雪恥乎上釋前憾遂遣博兒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將

往救大敗其眾盡奪所掠還之脫里謝曰曩以困乏來歸未幾

帝與脫里議昏各不成札木合復乘間謂脫里子亦刺合曰鐵

木真太子嘗通信乃蠻將不利於君父子君能加兵我當陰為

助亦刺合數言於其父脫里信之歲癸丑按下文遂舉兵來侵

帝擊敗之親征記云牧人乞失力夜馳告上止軍阿蘭塞急移

忽刺河上魯哈二山來上移軍合關只之野整兵出戰屢敗之

脫里子亦刺合來衝陣射中其頰上將兵四千六百騎分兩隊

行駐軍遣使責脫里曰君為菊兒所逐困迫來歸吾父卽攻菊

兒

兒

兒

兒

兒

兒敗之于河西收其土地人民以與君其功一也君為乃蠻所
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卜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
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使兄弟往殺之其功二也君貧餒無依
我歷取各部羊馬資財盡以奉君其功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
里乞大獲而還未嘗纖毫分我及君為乃蠻所傾我遣四將奪
還爾人民重立爾國家其功四也我征朶魯班等五部如海東
驚禽之於鴻雁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其功五也今乃易恩
為讐忍加兵於我哉遂整兵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
誓眾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君同甘苦苟踰此言有如河水
凡與飲者謂同飲渾河水時脫里勢強眾頗危懼與戰于哈蘭
真沙陀之地脫里敗走路逢乃蠻將為所殺克烈部由是遂滅
帝大獵振凱歸時乃蠻卜魯欲可汗弟太陽可汗心忌帝遣使

民豈有二王邪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刺忽思執
其使來告帝與約同攻乃蠻歲甲子大會于帖麥該川群臣以
方春馬瘦為言皇弟幹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乃蠻欲奪
我弧矢是小我也彼恃其強大攻其不備可克也帝悅遂進兵
太陽可汗合諸部兵來拒營于沆海山欲誘帝深入然後戰而
擒之其將火力速八赤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回馬尾人背不使
敵見今為遷延計得非怯乎太陽可汗怒即躍馬索戰時札木
合部長將援乃蠻見帝軍整懼先遁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
殺太陽可汗諸部軍皆潰餘眾悉降先是蒙古居烏桓之北與
乃蠻回鶻接壤世修貢于遼金號微弱至是滅克烈降乃蠻兼
收朶魯班塔塔兒哈答吉散只兒四部駸駸乎稱雄矣歲乙丑

帝伐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而還按元世皆稱于為罕其
謂一音究與卜魯欲罕太陽罕同一王字即漢史所稱可汗是
也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名而冠
以克烈部以
正因此之失

元年丙寅十二月帝大會諸部長建九旂白旗即皇帝位於幹
難河之源在遼東三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可汗實宋寧宗

開禧二年金主璟泰和六年也帝既即位復發兵征乃蠻擒卜
魯欲可汗會太陽可汗子屈出律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奔也兒
的石河上乃蠻部遂滅時金主惡蒙古強多殺其宗親帝陰欲
復讐乃決計伐金首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謂曰國內
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如車之有輔身之有臂也汝等宜
體此勿替初心

二年丁卯秋再征西夏克幹羅孩城
續弘簡錄 卷一

三年戊辰帝至自西夏夏避暑龍庭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時
幹亦刺等部降因用為向導攻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
屈出律奔契丹

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歸即唐之高昌 親征記云畏吾兒
乞脫脫子火都赤刺溫馬札兒禿薩干四人取脫脫首奔入
畏吾亦都護拒之與戰于斡河遣使來告尋貢珍寶方物帝入
河西屢敗夏師進薄中興府夏主李安全納女請和

五年庚午春帝遣將遮別一作哲伯襲金烏沙堡遂畧地而東初帝
未建號時尚稱藩于金會進歲幣金主使衛王永濟原名允濟
諱收受貢于靜州帝見其庸懦不為禮及金主璟殂永濟嗣位

有詔至使者令下拜帝問新君為誰使者曰衛王帝不顧而唾
即乘馬北去永濟聞之怒欲俟帝入貢圖之帝覺遂與金絕數
侵掠其西北部

六年辛未春帝居怯綠連河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蘭來降二月帝自將南伐取金大水濼豐利等縣金主懼遣使乞和不許續綱目云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金主曰近見蒙古陣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盾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恤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懼生邊隙四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破大水濼以進金主恐始釋買住而遣使金復築烏沙堡秋七月命遮別攻拔之綱目云金主命平政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北至烏沙堡未設備蒙古兵奄至拔其堡及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金兵八月帝敗金師于宣平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之會河間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通遮別遂入關薄燕京金衛卒殊死戰帝引却乃襲群牧監驅其馬而還遣皇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分徇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下之是冬屯軍金之北境夏主李安全卒族子遵項立改元光定

七年壬申春正月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諸境自號都元續弘備錄帥遣使來附帝破桓撫奉聖等州師次野狐嶺金將紇石烈完顏九斤等率兵號四十萬來援與戰于權兒嘴大敗之綱目資

俱作上秋圍金西京今大帝中流矢遂撤圍親征記云所克德復收冬十二月遮別克金東京今奉八年癸酉秋七月帝克宣德德興二府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左監軍高琪戰敗之乘銳至古北口金兵退保居庸帝留可忒薄利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師于五回嶺拔

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反自南口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可忒薄利軍合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承濟迎立昇王珣改元貞祐時帝兵東過平灤南至青滄由臨潢涉遼河西南至忻代皆為所有而帝欲留中都今順天府以困金乃分軍屯其城北號北軍陽綴之而陰發兵三道命皇子木赤等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

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掠平陽太原關皇弟哈撒兒等為左軍遵海而東破灤薊掠遼西之北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由中道破雄漢青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綱目云時金都民上城為兵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兩河山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凡破九十餘郡東數千里城郭丘墟唯燕京通順真定青沃大名東平德鄆海州十一城未下是冬帝復至燕京三道兵還合屯大口以逼中都十二月師徇觀州金刺史高守約死之

九年甲戌春三月復與北軍合圍燕京諸將請乘勝破燕而帝欲遺孤城不取俾力守以困之遣使謂金主曰今山東河北諸境悉為我取所存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不忍迫人于險我今還軍汝當稿師以弭諸將之怒金主復請和許以故主承濟女及金緡童男女為獻帝遣使如金逆女既成昏北還金丞相完

續弘備錄顏福與送帝出居庸至野麻池而返夏五月金主遷都于汴命平章完顏承輝及左丞抹撚盡忠輔太子守忠留中都帝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也復興師南伐所過州郡皆下金彰德知府黃樞九住懷州節度使朱辰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溫順州勸農使王晦懿州節度使高閭山皆死之六月金虜軍反衆推斫答為帥遣使乞降凡音查遼東軍也帝方怒

金南遷遂遣石抹明安援斫答合兵圍中都秋七月金主并召太子守忠之汴冬十月命木華黎征遼東錦州張鯨殺其節度使自稱臨海王遣使來附始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撒沒哈領之統金降民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副元帥蒲察七斤自通州以其師降二月木華黎由大定府進兵北京在遼東舊大寧城金元帥寅答虎

以城降遂逼與中府元帥石天應相繼降以上通鑑綱目金主

遣兵救燕至霸州大潰守將史天倪率所部降夏四月張鯨謀

叛被殺鯨弟致復據錦州僭號漢興皇帝改元興龍綱目云自稱漢王

五月金燕京留守完顏承暉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石抹明

安入城焚宮室火月餘不息蓋圍中都三年而克之續文獻通考云初平

燕京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時帝方避暑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輦其

府庫之實北去秋七月金遣使求和帝謂撒沒哈曰譬如圍場

中獐鹿吾已盡取之矣獨餘一兔舍之何害撒沒哈言不可因

遣人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封為河南

王當罷兵金主不從授史天倪右副都元帥賜金虎符命南征

金虎符者符跌為伏虎形首為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為定制八月天倪取平州

金經畧使乞住降木華黎遣史進道等攻廣寧府降之冬十月

續弘簡錄卷一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十

月耶律留哥來朝是年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十一年丙子春帝還廬胸河行宮夏取金曹州及霍山諸隘秋

遣撒里知兀解等帥師由西夏趨關中遂越潼關拔汝州等郡

直抵汴京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綱目云蒙古主駐軍

將萬騎自西夏走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

州過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直趨汴京金主急召

花帳軍于山東冬十月蒲鮮萬奴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木華

黎克錦州殺張致遼西平續資治通鑑長編云張致降金命行北京路

出降木華黎殺之師狗延安金經畧使奧敦醜和尚死之入潼關節度

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十二年丁丑秋八月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封魯國王統

領番漢諸軍謂曰太行以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

大駕所建九旂旗諭諸將曰太師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

也始置行省于燕雲以圖中原於是木華黎得專征齊晉南攻

遂城蠡州下之冬克大名府東定益都臨淄登萊等州師取沔

城潞密二州金守將任福都統馬甫節度使完顏寓皆死之

十三年戊寅秋八月兵出紫荆口獲金將張柔授河北都元帥

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汾霍等州金

監軍烏古論德升納合蒲刺都叅議王良臣節度使完顏訛出

虎元帥劉仲亨皆死之行尚書省李華自殺帝既定燕都求遼

宗室得耶律楚材一見偉之即留侍左右是年伐西夏圍興州

夏主李遵頊奔西涼

十四年己卯春張柔取祈陽曲陽等城深冀以北鎮定以東悉

望風來附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刺城擒其

長哈只兒秋木華黎克尙嵐吉隰等州進屠絳州金節度使伯

德崧哥判官郭秀縣令喬天翼皆死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湛然居

尋斯干城在西域西戎梭里秋克幹脫羅兒城木華黎畧地至

蒲城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命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

事仙副之東平嚴實籍彰德大名磁洺等三府六州戶三十萬

來降木華黎攻東平不克留實守之撤圍趨洺州分徇河北諸

地金泰定軍節度使完顏畏可死之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十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木赤攻養吉

千八兒真等城並下之夏四月駐師鐵門關綱鑑大全云在撒

馬兒國碣石城西金遣使烏古孫仲端奉書求和請稱帝為兄不允金東平行省

忙古棄城遁嚴實入守之宋亦遣苟夢玉來鐵門請和六月宋

遼水忠義統轄石珪以衆降秋帝攻班勒統等城皇子术赤察合台窩濶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冬十月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木華黎由東勝渡河而西夏主懼遣哈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克葭州取綏德進攻延安不下遂移師取鄜州金節度使六斤女奚列資祿都監紇石烈鶴壽蒲察婁室皆死之十一月宋安撫使張林以京東諸郡降命林行山東東路元帥府事是歲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帝以楚材遠天人委之必無負也

十七年壬午春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還經木刺蕤因大掠之渡撈撈關河由也里等城來與帝會合兵攻拔塔里寒寨木華黎軍克乾涇邠原等州攻鳳翔不下夏西域主札蘭丁出續弘備錄

奔與滅里可汗合帝自將擊之擒滅里札蘭丁遁去秋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見帝于回鶻國帝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當罷兵汝主不從今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弗失爲河南王可也仲端承命去木華黎狗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降取牛心寨知吉州楊貞盡室墜崖死冬取河中府以石天應爲兵馬都提控守之尋爲金兵所襲殺

十八年癸未春三月木華黎卒于聞喜夏帝避暑八魯彎川木赤等以兵來會遂定西域初置達魯花赤謂言掌也監治郡縣冬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改元正大是年夏主李遵頊傳國于子德旺改元乾定大將速不台擊欽察大掠西番邊鄙而還十九年甲申夏宋總管彭義斌侵河北史天倪敗走之帝至東印度國用端見遂班師綱目云進薄回國其王逃海嶼不旬日庚死進次所都國鐵門關大掠始還

秋八月宋寧宗崩無子以榮王子昀嗣位是爲理宗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帝還行宮觀征記云自出師至此凡七年二月武仙以真

定叛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擊走之遂復真定宋彭義斌以兵應仙天澤擊斬之冬十月武仙襲據真定天澤奔棗城

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自將伐西夏取黑水等城夏定甘肅州秋克西涼府撈羅河羅諸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

等邑史天澤夜赴真定合兵攻武仙仙走西山抱犢岩九月宋京東路總管李全執張林郡王帶孫圍全于益都冬十一月帝

攻靈州五星聚見於西南駐師鹽州川十二月李全以青州降授全山東淮南行省通鑑綱目皆作下年事是歲皇子窩濶台及察罕之

師圍金南京今開封府夏主德旺卒從子覲立

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帥師渡河下積石州三

月破臨洮府及洮河西寧二州金節度使完顏愛申總管陀滿

胡土門知州陳寅皆死之遣國王幹陳那顏那顏國拔信都府

夏四月帝次龍德取德順等州六月金遣使求和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遠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

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夏主李覲降執之以歸遂滅夏通考云以西夏舊樂帝次清水縣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已丑崩于薩里

川哈老徒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

限大河難以遠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定能許我則下兵唐

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

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後卒如帝言壽六十六葬起輦谷

陵谷在漠北不加築爲世祖至元二年追謚聖武皇帝武宗至大

二年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陵諸帝皆從葬于此

二年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陵諸帝皆從葬于此

二年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陵諸帝皆從葬于此

戊子爲宋理宗紹定元年金主守緒正大五年四太子拖雷監國春三月師入大昌原及金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戰敗績金使完顏麻斤出來弔喪

冊曰天造鴻圖艱難開創渾河啟源用端呈像芟夏賊金電掃莫抗櫛沐廿年驅指四將止殺一言皇猷彌廣

世紀二

太宗皇帝諱窩濶台太祖第三子母光獻皇后弘吉刺氏初太祖有六子長朮赤次察合台三即帝四拖雷五曰兀魯赤六曰濶列堅當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畧地之功居多太祖遺命以帝嗣位時帝不在左右及計至始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已丑夏帝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母弟拖雷來見秋八月

諸王百官畢會乃遵遺詔即位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西有和林河故

續弘簡錄卷一名自太祖定河北即建都于始從耶律楚材議立朝儀俾皇族此爲會同之所後改和寧路

尊屬各就列拜金遣使來歸謂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間吾豈能一日忘也則何爲哉遂議伐金救蒙古民有馬百

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特牛一羊百者輸粉羊一著爲令冬十二月大將赤老溫帥師圍慶陽金移刺蒲阿救之圍遂解始定

算賦中原以戶計西域人以丁計蒙古以馬牛羊計各出賦調始置倉廩立驛傳印度木刺斃二國主來朝西域伊思八刺納

城部長來降以史天澤統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漢軍劉黑馬統平陽宣德等路漢軍俱爲萬戶初得中原號其民爲漢軍凡二十丁出一

辛年二十以上者充之二年庚寅春正月定諸路稅法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

取一通考云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價銀十兩遣兵圍京兆拔其城秋七月帝

自將入陝西命太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取天成等堡砦六十餘所遂渡河趨鳳翔冬十一月立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陽真定東平北京平州濟南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詔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師攻潼關蘭關不克十二月拔天勝寨及韓城蒲城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鳳翔並下洛陽河中諸城李全攻宋揚州敗死全將國安用從全妻楊妙真走山東來歸命全子瓊襲山東行省授安用爲都元帥夏五月帝將合南北軍攻汴命拖雷

先趨寶雞遣行人速不罕詣宋假道淮東以擣河南從太祖命也至沔州宋統制張宣誘殺之秋八月帝幸雲中始立中書省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粘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改

侍從官名冬十月帝圍河中府拔之金僉樞密院草火訛可被擒死拖雷聞宋殺使者即移師伐宋破興元入大散關直趨饒

續弘簡錄卷一風關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

四年壬辰春正月帝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會拖雷已渡漢江遣使來告即詔諸軍進發入鄭州次新鄭拖雷及金師戰

于鈞州之三峰山金師大潰張翥題金臺集云三峯之役金師引矢東不能施我師一鼓殲之帝親至三峰攻克鈞州獲金將完顏合達完顏

陳和尚殺之乃使與師言曰汝所恃惟黃河與合達爲長城耳今我殺合達據黃河不降何待遂下商虢嵩汝等州金盡撤秦

藍諸關兵援汴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師遂長驅入陝金行省徒單兀典死之三月命速不台圍南京金主遣弟曹王訛可入

質請和帝北還仍留速不台守河南以攻金國安用叛歸金金封爲兗王秋七月遣行人唐慶至金諭降金殺之和議遂絕金

主棄汴如河北金河解元帥趙偉襲殺陝州行省以城降九月
太弟拖雷斃于師帝還龍庭冬十二月如太祖行宮後累朝皆設衛士給事使宣撫王楸至宋議共伐金宋遣鄒伸之報謝帝
如在位時 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五年癸巳春正月金主濟河次蒲城與史天澤戰于衛州白公

廟大敗金主奔歸德金西面元帥崔立殺留守等以南京降二

月命皇子貴由及諸王按赤帶討蒲鮮萬奴于遼東夏四月速

不台進至青城崔立執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

王守純等五百餘人至軍中速不台殺二王及其族屬而送后

妃等于和林送入汴城並取崔立婢妾寶玉以出六月金主奔

蔡州命增察兒率師圍蔡詔求孔子後以五十一世孫元措襲

封衍聖公括中州戶得七十三萬師克洛陽金中京今河南府留守

續弘簡錄 卷一 強伸死之是秋蒲鮮萬奴就擒冬十一月宋遣荆鄂都統孟珙

帥師二萬運糧三十萬石來會伐金取唐州守將烏古論黑漢

戰死城遂降十二月諸軍與宋軍合攻蔡救修孔子廟及渾天

儀潛溪集云太宗即位之五年新建園子學于燕京御製宣論二通并賜宣聖王命提舉學事者司之徐州軍

降金行省丞相完顏賽不死之國安用自殺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得位於內族子承麟遂自經內族即宗室金避世

宗父宗堯 蔡州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以陳蔡東南地分屬

宋各引師歸命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夏五月帝在達蘭達葩之

地大會諸王百僚設條令曰凡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請出入

宮禁各有從者男女止以十人為朋毋得相襍軍中凡十八置

甲長聽其指麾專擅者論罪其甲長以事來宮中即置權攝一

人諸公事非當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論死諸

千戶越萬戶前行者以木鏃射之百戶甲長諸軍有犯其罪同

不遵者罷斥今後來會諸軍甲內數不足即於近翼抽補諸人

或居室或在軍母敢喧呼凡來會用善馬五十疋為一羈守者

五人飼羸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乞烈思謂禁外繫馬所也盜馬一二匹者

即論死諸人馬不應絆於乞烈思者輒沒與畜虎豹人諸婦人

製質孫燕服不如法質孫猶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宴則服之及精粗上下制雖不同必上賜而後敢服

妬者乘以騾牛狗部中論罪即斂財為更娶秋七月以胡土虎

那顏為中州斷事官遣達海緝上征蜀宋圖復三京遣淮東制

置使趙葵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速不台聞宋來爭河南還

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灌宋軍多溺死秋八月引兵至洛

陽趙葵等棄汴走冬十二月再使王楸詣宋責敗盟宋復遣鄒

伸之報謝 續弘簡錄 卷一 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萬安宮城周五里命諸王拔都及皇子

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皇子濶端征秦鞏皇子曲出及胡土虎

伐宋諸王口溫不花取江淮張柔畧漢口冬十月曲出拔宋棗

陽軍遂徇襄鄧入郢十一月濶端攻石門金鞏昌總帥汪世顯

降遂入沔州宋知州高稼死之

八年丙申春正月月初行交鈔法以萬錠為額夏六月括中原戶

口命大臣忽都虎領之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初太祖銳意圖中原所得城邑

悉分與將士至 帝欲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諸州戶分賜諸

王貴戚耶律楚材言非便乃各置官收其租頌之遂定賦法每

二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給受賜諸王貴戚家上

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五升商稅三十

取一為永額通考云今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無丁歲科粟又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

從楚材言立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編集經史名儒士
梁陟充長官王萬慶趙著副之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且令大
臣子孫執經聽講秋七月濶端率汪世顯等取蜀斬宋統制曹
友聞于陽平關遂入成都招降利州潼川諸路宋守臣劉銳趙
汝鼎死之冬十月皇子曲出薨張柔攻郢州拔荆門軍宋襄陽
將王旻李伯淵焚其城以降得民戶四萬七千有奇財粟三十
萬軍器二十四庫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師至江陵宋統制李
復明死之

九年丁酉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久赤蠻進圍斡羅思茂
怯思部皆降夏四月築掃隣城作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秋八
月命劉中楊奐試取諸路儒生被俘爲奴者亦就試其主匿弗
遣者死分經義詞賦論爲三科凡得士四千三十人復其家方大

續弘簡錄 卷一
通鑑云選汰僧道試經冬宗王口溫不花入淮西下光州遂別
攻斬州降隨州畧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是年始制軍符驛
券給諸王百司印

十年戊戌夏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復取襄樊五
月築圍蘇湖城作迎駕殿去和林三十餘里秋八月以諸路旱蝗免今
年田租仍停徵舊未輸者從行省楊惟中請建太極書院及周
敦頤祠于燕京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子配由是
河朔知有道學通考云以衍聖公孔元措言收錄金太常故臣
及禮冊樂器得金掌樂許政及樂工翟則等九

制登歌樂
十二年始命
十一年己亥夏濶端軍至自西川秋七月游顯自宋逃歸八月
元帥增海將兵入蜀宋制置使丁黼陳隆之死之遂取漢中簡
眉閬蓬等州遂寧重慶順慶等府尋引還

十二年庚子春正月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詔班師
命張柔等八萬戶分道伐宋冬十二月以回鶻人與都刺合蠻
提領諸路稅課所放諸王大臣俘獲男女爲民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帝獵于揭揭察哈之澤有疾赦天下罪囚
命牙老瓦赤行省事于燕京專領漢民公事冬十一月丁亥帝
大獵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山進酒歡飲極夜乃罷遲明崩于
行殿壽五十六葬起輦谷追謚英文皇帝廟號太宗

壬寅六皇后稱制之元年春正月蒙古將耶律末哥也可那顏
自京兆取道商房入蜀攻瀘州二月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
隱輝州秋七月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等州冬十月入
通州屠其民而去

癸卯六皇后稱制之二年春正月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夏五
月熒惑犯房秋后命張柔總兵戍杞
甲辰六皇后稱制之三年大王按只台以領濟南軍元帥孟德
爲萬戶命攻濠泗蕪黃等州夏五月耶律楚材卒
乙巳六皇后稱制之四年后命馬步軍都元帥察罕會張柔侵

掠淮西攻壽州拔之進攻泗州盱眙及揚州宋制置使趙葵請
和乃還遣阿母罕將兵征高麗克威州平鹵城
冊曰嗣業恢基續緒立制五載滅金十路命使定賦崇儒
用昌厥世仁厚恭儉時稱平治

世紀三
定宗皇帝諱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以丙寅
年生帝太宗常命從諸王伐金西征阿速境及殲蒲鮮萬奴皆
有功初太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嗣位失烈門者太宗第四子

曲出之子也及崩議所立后不遵遺詔自臨朝稱制者幾五年乃召諸王百官會答蘭答八思之地議立帝久不決諸王將謀亂會雷雨大作行帳水深數尺遂各散去

元年丙午為宋理宗淳祐六年秋七月帝即位于汪吉速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母后冬權萬戶史權等耀兵淮南克虎頭關寨進圍黃州

二年丁未春張柔攻泗州秋八月命野里知吉帶率柳思蠻部兵西征詔蒙古戶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魯魯言勇也九月取太宗宿衛之半以野曲門答兒領之冬十月括人戶

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橫相乙兒之地大方通鑑作胡壽四十三葬起輦谷追諡簡平皇帝廟號定宗夏四月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復抱太孫失烈門臨朝稱制

續弘簡錄 卷一 世紀三 已酉皇后稱制之元年

庚戌皇后稱制之二年時法度無統加以連歲大旱河水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或于西番回鶻索珠璣海東取鷹鷄驛騎絡繹內外離心政無可紀按太祖之後拖雷監國者一年太

世紀四

憲宗皇帝諱蒙哥太祖之孫四太子拖雷長子也母曰亦怯烈氏以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太宗嘗撫為子拖雷薨乃命歸藩邸屢從征伐立奇功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暨沒輒出俗勇猛青日赤髮帝帥師攻破之其渠長八赤蠻逃海島帝亟進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帝喜曰

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甫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復征幹羅思部至野烈贊城躬自搏戰破之素為諸軍畏服定宗崩至是三歲無君中外人心咸屬意于帝諸王拔都莫哥阿里不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拔都首先推戴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八刺在坐爭曰失烈門皇孫也先帝嘗言其可君天下今故在而議他屬將置之何地莫哥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拔都固亦遵先帝遺言也初帝之幼也太宗雅愛之嘗命坐膝上撫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他日用特按豹皇孫失烈門在側曰以特按豹則續將何恃太宗以為有仁心亦曰是可以為君至是二人各舉以為言八刺語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聰明睿知人所共知拔都之言良是議遂定

元年辛亥為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夏六月帝即位于斡難河秋七月命皇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金蓮川趙璧

等詣燕京撫諭軍民以忙哥撒兒為斷事官孛魯合為大必閣赤掌宜發號令內外傳奏事晃兀兒留守和林阿藍答兒副之

牙老瓦赤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賽典赤匿魯馬丁佐之訥懷塔刺海麻速忽等充別夫八里等處行省事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省事遣茶寒葉了千統兵攻兩淮帶答兒取四川和里解伐吐番誅不附已持兩端者數人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盡收諸王濫發牌印詔旨宣命大方通鑑云凡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諸王馳驛許乘三馬遠行亦不過四不得擅招民戶諸官屬不得借朝

觀私斂民財民糧遠者許輸近倉罷築和林城追尊皇考拖雷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以僧海雲掌釋教事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

二年壬子春正月皇太后亦怯烈氏崩二月遣兵攻隨郢安復諸州夏帝駐和林以諸王欲立失烈門者多後言乃分遷合丹于別失八里地蔑里于於葉兒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別兒哥于曲兒只地脫脫于葉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擴端所居之西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秋七月詔以中州封同姓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禿兒花撒丘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八月八日祭天于日月山始用冕旒及登歌樂通考云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冠冕法及羅羅斯本盧鹿蠻後訛為羅羅或作羅羅阿伯阿魯諸國盡降之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續弘簡錄

卷一

七

世紀四

諸彝之未附者自引軍還入觀于獵所十一月城光化軍是歲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軍帝求大臣可以固封疆嫻將略者擢史樞征行萬戶配以真定相衛懷孟諸軍駐唐鄧張柔移鎮亳州史權屯鄧州以逼宋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西起唐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宋統制甘閏城紫金山汪德臣襲據其城五年乙卯春定漢民科差包銀額徵四兩以半輸銀半折絲絹顏料等物夏兀良合台自吐番進攻合刺章即烏魯察罕章即白及羅羅斯本盧鹿蠻後訛為羅羅或作羅羅阿伯阿魯諸國盡降之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續弘簡錄

卷一

三

世紀四

八年戊午春正月朔帝幸也里本朶哈之地受朝賀二月元帥
 紐璘取成都及彭漢懷綿等州宋將楊大淵降宗王旭烈兀討
 平回鶻哈里發乞石迷諸國擒其主來獻捷又西渡海收富浪
 國轉戰萬里帝以旭烈兀留鎮西域詔數宋據殺而絕河津四
 行人之罪帝自將伐宋由西蜀以入命忽必烈攻鄂州擒察兒
 攻荆山以分宋兵力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帝至東
 勝河適冰合覆以土遂濟遣參知政事劉太平括興元戶口夏
 四月駐師六盤山時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進帝由隴州趨散
 關諸王莫哥由洋州擣米倉關萬戶孛里義由潼關入沔州以
 明安答兒為太傅守京兆五月皇子阿速帶因獵傷民稼帝讓
 之撻其近侍數人傳諭士卒有拔民一草者即斬以徇秋七月
 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下九月帝駐漢中冬十月次利
 續弘簡錄 卷一 主 紀四
 州渡嘉陵江至白水造浮梁以濟抵劍門取苦竹隘宋守將楊
 立張實死之至高峰進圍長寧山十一月帝督軍先攻鵝頂堡
 宋守將王佐徐昕施擇善皆戰死長獲龍州運山青居隆州大
 良石泉諸隘俱下敕諸軍毋得俘掠諸王莫哥擒察兒並畧地
 還引軍來會李璫攻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宋軍幾盡
 九年己未春正月乙巳朔帝駐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問諸王駙
 馬百官曰今在宋境暑雨且至汝等其若之何札刺亦兒部人
 脫歡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阿兒刺部
 人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往居焉帝善之進次釣魚山時宋合
 遣降人晉國寶招諭知州王堅堅殺之降將楊大淵請攻合
 州兀良合台帥師還破橫山徇內地由象州入靜江府連破湖
 南辰沅遂圍潭州二月帝命大將渾都海守六盤乞台不花守

青居山自引兵由忠涪渡雞爪灘至石子山督戰合州城下會
 師圍之凡五閱月不克夏六月帝不豫秋七月留精兵三千守
 合州餘悉遣攻重慶癸亥帝崩于釣魚山壽五十二或云為飛
 矢所中諸王大臣奉檉北還追諡桓肅皇帝廟號憲宗
 冊曰天象知祥衆心戴主遐闢西南深入中土未究厥勳
 亦振乃武友弟因心終昌時緒

續弘簡錄卷之一終

卷一

主

紀四

天王一

世祖皇帝諱忽必烈太祖之孫皇子拖雷第四子憲宗同母弟也。以乙亥八月乙卯生及長仁明英睿思大有為於天下歲辛夷憲宗即位諸弟惟帝最長且賢故盡屬以軍國庶事南駐瓜忽都之地亦曰金蓮川于是徵姚樞于燕門待以賓禮初太宗立軍儲所于新衛收山東河北丁糧後惟計直取銀帛帝請於憲宗築五倉于河上始令民入粟宋兵時侵南境帝請置經畧司于汴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繕城以備宋兵壬子夏奉命征雲南癸丑受京兆分地遣將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

續弘簡錄 卷二 十一

入粟轉漕嘉陵更立京兆宣撫司以廉希憲楊惟中為使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設交鈔提舉司印鈔以佐經用其法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之直並從絲例秋出師臨洮次忒刺分三道以進帝由中道至滿陀城過大渡河經山谷行二千餘里抵金沙江乘革囊以濟摩娑蠻主迎降在大理北四百餘里冬師至白蠻打郭寨其下堅壁拒守攻拔之不戮一人進次三甸白蠻送款軍薄大理城時大理主段興智微弱國事皆決于高泰祥祥率眾遁去帝命大將野古追斬之分兵取附都鄯烏爨等部進入吐番渠長峻火脫懼出降遂班師甲寅冬至自大理入覲憲宗受命駐桓撫間建城龍岡初憲宗分漢地封宗屬而雅愛帝欲重之權命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帝已得關中至是憲宗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于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會有讒帝深

得中土心者憲宗疑之命阿藍答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河南陝西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大開告訐帝用姚樞計盡遣妃主歸朝自見憲宗于六盤山相持各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遂罷鈞考局而帝所置諸司亦廢憲宗將分道伐宋命帝征鄂州戊午冬自龍岡啟行己未秋次汝南戒諸將毋妄殺命楊惟中郝經宣撫江淮八月入大勝關宋戍兵皆遁進次黃陂九月駐師江北宋相賈似道統兵來援適親王莫哥遣使以憲宗函問至且請北歸繫人望帝曰吾奉命南征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東為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洲宋以大舟扼江渡軍容頗盛帝遣兵夜具舟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謂未可渡帝不從令揚旗伐鼓進天為開霽與宋師接戰者三殺獲萬餘人逕達南岸屯兵圍鄂州似

續弘簡錄 卷二 十二

道懼密遣宋京如師願稱臣納幣請和帝不許攻益急俄聞先朝諸臣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帝弟阿里不哥輒乘傳調兵去龍岡僅百餘里會似道再遣京至約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帝從郝經廉希憲議許之十一月大軍北還輟耕錄云世皇軍次黃河苦乏舟夜夢老

燕京近郊縱新僉民兵人心大悅

中統元年庚申宋理宗景定元年春三月戊辰朔日食車駕至龍岡新城親王合丹莫哥塔察兒等率東西二道宗王來會與諸大臣皆勸進辛卯帝即位大方廣云促鑄寶篆夏四月戊戌朔初定官制以王文統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初太祖簡以諸事官曰札魯忽赤任至重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做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

等官帝乃大新制作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馬者曰御史臺其大內則有寺監院司衙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使司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皆以蒙古人為之長而漢人南人副焉一代官制漸備 辛丑以即位詔天下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年於茲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遠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弗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圖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

續弘簡錄 卷二 世祖一

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賢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執政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於戲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列祖之徽誕告多方與民更始丁未以郝經為國信使何源劉人傑副之使宋議和且徵前約丙辰置急遞舖僉舖兵一晝夜行四百里以速軍機乙丑徵諸道兵六千五百人入宿衛 此在內設立禁軍之始較耕錄言分番直宿衛也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番夜凡上之起居飲食服御諸政令怯薛之長總焉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居才任使貴盛雖極一旦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自此日漸增設一朝有一朝之怯薛歲賜鈔帛以億萬計國費大耗于此又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

以是力便捷者府上賞監臨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起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若上都則自泥河兒伏先至者賜銀一百八十兩直抵御前俯立互市于穎州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五月戊辰朔建元中統詔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繼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日建號中統元年惟秉籙握符之始必立綱陳紀為先故內設都省以總權綱外置諸司以平庶政仍以典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於戲建極體元必因時而著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凡在臣民各宜遵守甲午以阿里不哥反赦天下詔曰我國家列祖肇基先

續弘簡錄 卷二 世祖一

皇繼統惟圖日闢于疆宇未免歲耀于兵威事有當為時難違已朕獲承丕祚已降德音念士卒暴露者久之而人民離散者多矣干戈載戢田里俾安不期同氣之中俄有闖墻之侮顧其冲幼敢啟茲謀皆被姦讒相濟以惡彼既階於禍亂此當應以師徒朕惟父母兄弟之親宗廟社稷之重遣使敦諭至於再三怙惡執迷會無少革以致神人共怒殺伐用章重念兵方弭而復徵民甫休而再擾危疑未釋反側難安望誤恐及於無辜拘囚或生于不測非朕本意蓋然傷心宜推浩蕩之恩普示哀矜之意於戲悛心或啓忍加管蔡之刑內難既平迓續成康之治咨爾臣庶體朕至懷詔頒新政一求直言曰朕自即位以來宵衣旰食孜孜求治然天下之大萬事之眾非一耳目所周知也自今凡政令之未便人情之未達朝廷得失軍民利害有上書

陳言者皆得實封自獻其在內者赴省聞奏在外者投宣撫司
申省轉奏即言不可採並弗加罪如其可用則優之遷賞以旌
忠直一理冤滯曰凡犯刑至死者如州府審問獄成即行處決
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牘繁冗須臾決斷萬一差
誤悔將何及人命至重朕實哀矜今後凡民間犯死刑及部曲
獲重罪鞫問得實先具情事始末奏聞待報然後寘諸法一均
賦役曰爰自包銀之法行積弊到今民力愈困朝廷立制本欲
利民而反以害民非法之弊乃人弊之也蓋由濫官汚吏貪緣
侵漁科歛則務求羨餘輸納則暗加折耗以致濫刑虐政暴斂
急徵吾民安得不重困耶舊弊苟不悉除新政何能得立今後
應科差發斟酌民力務各均平期于安靜俾吾民共享有生之
樂一撫軍士曰大軍每年征進行者有暴露之苦居者負輪輓
之勞加以管軍頭目不知存恤橫派科歛多致騷擾不安朕甚
憫焉今後禁約諸路管軍人等毋得循習舊弊凡軍前効力功
績顯著者速行遷賞例從優厚至于撫綏安養使大軍皆得休
息者朝廷別有區處一止貢獻曰開國以來庶事草創既無俸
祿以養廉故縱賄賂而為蠹凡事撒花等物無非取給於民名
為已財實皆官物取百散一長盜滋奸若不盡更為害非細始
自朕躬斷絕斯弊除外用進奉軍前克敵之物并幹脫等拜見
撒花等物並行禁止內外官吏視此為例典章乙未癸未入南
斗留五十餘日分漢地為十路置宣撫司賽典赤李德輝燕京
路宋子貞益都濟南路史天澤河南路楊果北京路張德輝平
陽太原路劉肅真定路姚樞東平路張文謙大名彰德路粘合
南合西京路廉希憲京兆路皆宣撫使定戶籍科差例分全科

及減半科納絲輸鈔有差凡儒人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
平陽京兆兩路兵七千人于延安守隘此在外設立徵諸路兵
三萬衛京師六月戊戌以李壇為江淮大都督阿里不哥使劉
太平霍魯懷入京兆謀為變廉希憲至捕誅之并誅乞帶不花
于東川明里火者于西川六盤守將渾都海起兵應阿里不哥
反秋七月癸酉以趙璧平章政事張啓元參知政事王鶚翰林
學士承旨史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使丁丑設祖宗神位
于中書省遣官致祭用登歌樂初祭享之禮制牲奠馬通以帝
蒙古巫祝致辭至是乃一變
自將討阿里不哥八月己酉立秦蜀行中書省以廉希憲為右
承行省事勅軍士所過毋擅撻辱官吏九月壬午初置拱衛儀
仗及祭器法服陝西行省丞相阿藍答兒自和林起兵至西涼
與渾都海軍合丙戌命諸王合丹哈必赤率師敗之于姑臧擒
斬之西土平冬十月癸丑初行中統寶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
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十一月戊子癸未與
真星順行太陰犯虜發粟賑益都濟南濱棣饑自是凡遇各路
府州縣及諸王
投下木旱荒饑輒發穀下木旱荒饑輒發十二月丙申帝至自和林乙巳以西僧八
思巴為帝師授玉印統釋教是歲立太常寺玉宸院儀鳳司符
寶局御酒庫升龍岡新城為開平府以吏戶禮為左三部兵刑
工為右三部各設尚書二員
二年辛酉春正月辛未夜東北赤氣照人大如席庚寅李壇擅
發兵修益都城塹二月丁酉太陰掩昴丙午車駕幸開平詔減
民間差發及軍站戶重科租稅罷守隘軍三月壬戌朔日食夏
四月丙午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乙卯命十路宣撫官勸農桑
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茂才異等可從政者列名上聞其

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是月躬祀天于桓州之西北灑馬鍾為禮皇族之外無得與五月乙丑遣崔明道李全義為詳問官詣宋問國信使所在庚辰諭使臣經過官給餼廩軍士毋輒入民家丁吏弛諸路山澤禁禁私殺馬牛越境私販馬者罪死命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河南軍民並聽節制置惠民藥局其法官給鈔本月營子錢備藥物仍擇良醫主之每局給銀五百錠為旋運本至元二十五年以曆失官本悉罷成宗大德間復置以姚樞為太子太師寶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六月癸巳諭各路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宿廟及聚飲理訟其中書院亦如例違者加罪丙申罷諸路拘收孛蘭奚括漏籍老幼等戶協濟編戶賦戊戌太陰犯角庚子定鹽酒稅法每鹽一引乙卯價銀七兩罷安邑貢蒲萄酒免衛輝懷孟賦稅償其所借芻粟庚申宋安

續弘備錄

卷二

七

世祖一

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母喪斯文以弼予治見河南志已丑命鍊師王道歸于真定築道觀賜名玉華自後每忌日享祭宗帝發諸道兵伐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共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遠絕侵擾之暴不已曲直之分灼然可見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大典問罪之師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毋替朕命八月壬辰賜故金補闕李大節諡貞肅修撰魏璠諡靖肅戊戌以賽典赤平章政事許衡為國子祭酒姚樞為大司農寶默仍翰林侍講學士庚子立勸農司以陳遠

續弘備錄

卷二

八

世祖一

撫劉整籍瀘州十五郡來降以整為夔路安撫使升真定鼓城縣為晉州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薑戶藤花戶還州縣出工局繡女懷孟提舉王允中引沁水鑿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賜名廣濟渠命耶律鑄為左丞相秋七月辛酉朔立軍儲都轉運司癸亥立翰林國史院勅修遼金二史以史天澤耶律鑄為監脩官採訪遺事命宋降將王青製神臂弓柱子弓教武衛軍習射諭河南管軍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場餘聽民耕乙丑遣官持香帛祀嶽瀆海鎮及后土凡十有九處分五道每歲代祀自此始辛巳詔許衡即其家教懷孟生徒制曰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諸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為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嚮風真堪正俗可令于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

崔斌等為使壬寅頒斗斛權衡丙午太白犯歲星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有司議寘法帝宥之聽榷場貿易九月庚申朔奉遷祖宗神主于聖安寺藏之瑞像殿戊辰徵儒人楊庸為教授教孔顏孟三氏子孫王鏞為太常少卿教習大樂辛未置和糴所于開平丙子諭諸王駙馬凡民間詞訟無得私自斷決田租輸沿河近倉官為轉漕毋勞民癸未改開元路隸北京免真定官民所貸官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冬十月庚寅朔帝自將討阿里不哥諸王台丹捨察兒從命平章趙璧尚書怯烈門各率蒙古漢軍駐燕京近郊太行一帶東至平灤西控關陝修立堡寨壬寅命亳州張柔歸德鄭澆睢州王文幹水軍解成張榮寔東平嚴忠嗣濟南張宏七萬戶及指揮使鄭江董文炳各率所部兵詣行在十一月壬戌與阿

里不哥過于昔木土腦兒之地諸王合丹捨察兒分兵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帝親率師躡其後阿里不哥北遁庚午太陰犯昴癸酉命怯烈門趙璧率諸軍從捨察兒北上分蒙古軍一出居庸關駐宣德德興府一出古北口駐興州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由檀順州駐朔河川以防之罷十路宣撫司止留開元路十二月辛卯癸亥犯虜壬辰犯鈞鈐甲午帝還師詔撤所在戍兵放民間新僉軍壬寅立異樣局達魯花赤掌御用織造立宮殿府專職管繕及御衣宮閣尚食尚藥諸局設控鶴軍五百四人以軍使領之按唐武后聖曆二年創置控鶴府久元二十年以控鶴一百三十五人隸府正司三十一是歲天下年增控鶴六十五人立衛候司領之兼管東宮儀從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有九

三年壬戌春正月辛未禁諸道戍兵及勢家縱畜牧犯桑棗禾稼癸酉以軍興人民勞苦停公私逋負母徵丙戌命備宮懸鐘

啓樂舞齋罷用樂工三百六十二人二月丁亥朔定中外官俸解醒語云并定期班凡執政大臣謂擊天班玉堂清署謝煥壁班言官法司謂劍鏑班親王謂瓊枝班功臣將帥謂豹首班外餘諸班隨班已丑李璫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遂入益都丙申郭守敬造寶山漏成徙至燕京甲辰詔發兵討李璫一會東平一會濱棣以諸王哈必赤總軍事已酉王文統坐與李璫通謀伏誅詔諭天下曰人臣無將垂千古之變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何期輔弼之僚迺蓄奸邪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統起由下列擢寘台司倚任不為不深待遇不為不厚與收成效以底不平詎知李璫之同謀潛使子堯之通耗邇者獲親書之數幅審其有反狀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誅以著滔天之惡於戲負國恩而謀大逆死有餘辜處相位而被極刑時或未喻咨爾有

衆所宜知悉壬子李璫據濟南三月己未栢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溫達失蠻等戶丁為兵徙弘州錦工繡女于京師壬申命戶部尚書劉肅專理鈔法免北京西京絲銀稅夏四月丙戌朔大軍圍濟南辛卯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甲辰太白晝見敕諸路管民官勸民開墾種植不得擅興不急之役妨奪農時乙卯詔軍民為李璫裔從者宥其罪命右丞相史天澤專征五月庚申築環城圍濟南禁軍行所在剽掠濁濱棣今歲田租之半東平十之三戊辰命大司農姚樞與尚書劉肅共商議中書省事六月乙酉朔劉遼河以東隸開元路徙婆娑府屯田軍于鴨綠江西以防海壬寅陝西行省言西京宣德太原匠軍困乏乞僉民往代帝曰軍籍已定豈宜更張可令貧富相資果甚貧者聽休息一歲秋七月戊午復蒙古軍站戶差賦農民包銀徵其

半停戶止令輸絲民當供賦之月毋徵私債甲戌李璫就擒磔于市甲申夜有白氣亘天八月己丑郭守敬請開玉泉水以通漕運王允中請開邢洛二州漳滏滹河達泉以溉民田並從之甲午以宣德州德興府銀冶付匠戶歲取銀及石絲丹粉輸官丙午立諸路醫學教授九月戊午以董文炳兼山東路經畧使收集益都舊軍充武衛軍戍南邊壬戌改邢州為順德府癸酉命阿木為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閩月申申朔免諸路軍戶他徭發粟三十萬賑濟南冬十月丙寅分東西兩川都元帥府為二賜高麗國王曆自是每歲皆賜庚午敕總帥汪惟正將戍青居軍還屯田利州乙亥分立中書左右部以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丁丑禁畿內畋獵諭質子軍人侍候將校之子弟充軍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鈞鈐辛丑日有背氣重者又曰禿魯花軍

疊三珥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寺金錄周天際于長春官自是
 作間遷河西民居應州官給牛種仍賜布人各二匹乙巳史天澤
 入見帝曰朕自知性不容物或乘怒欲有誅殺卿宜遲留俟覆
 奏方行戊申升撫州為龍興府建行官十二月甲寅封皇子真
 金為燕王守中書令丙辰立河南山東兩路統軍司自亳州至
 均州諸萬戶隸河南宿州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丁巳立十路
 宣慰司以總軍民立諸路轉運司掌權稅癸亥詔各路總管兼
 萬戶者止理民事勿預軍政其州縣官兼千百戶者仍其舊諸
 路管民總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縣及虜坊人匠諸務者悉罷
 之戊寅升太原臨泉縣為臨州是月即中書省奉祀祖宗神位
 備三獻官大禮使司徒攝祀事禮畢神主復藏瑞像殿
 四年癸亥春正月丙戌改諸路監權課稅所及清滄深鹽提領
 所為轉運司甲午立十路與魯總管府癸卯從阿合馬請興河
 南鐵冶設巡禁私鹽軍續文獻通考云以解州鹽引以廉希憲
 為中書平章政事姚樞為左丞商挺參知政事乙巳諭諸路漢
 軍與幹毋謀各萬戶管領其科徵差稅山東河南隸統軍司東
 西兩川隸征東元帥府陝西隸行戶部辛亥放濟南所俘民文
 而為奴者歸元籍二月壬子朔詔諸路官員子弟入質車駕幸
 開平發各衛軍千五百人扈從諸衛漢軍萬五千人駐山後蒙
 古軍三千人駐官山防守歲如制甲子以王德素充國信使致
 書于宋詰其稽留郝經之故括民間兵器匿者死三月己亥定
 諸路包銀准輸鈔其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聽折鈔凡當
 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戶輸絲十四觔漏籍老幼鈔絲減三之
 一癸卯初作太廟于燕京夏四月庚戌朔以漏籍附籍諸戶一

萬六千於各處起冶歲課鐵四百八十萬七千觔罷開元宣慰
 司以太祖所行事蹟付史館五月乙酉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
 王兼判院事戊子升開平為上都辛卯立平準庫以均物價通
 鈔法庚子升開平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從阿合馬請
 以歲入鐵鑄農具令民易粟輸官六月癸酉建帝堯廟于平陽
 賜田十五頃命線真為右丞相捨察兒為左丞相秋七月癸未
 禁諸投下毋擅勾攝燕京路州縣官吏諸路探馬赤毋擾民蒙
 古軍不得以民田為牧地戊戌弛沿邊軍器禁升燕京安次縣
 為東安州固安縣為固安州置榷場于樊城與宋通互市八月
 戊申朔置元帥府于大理升宣德州為府隸上都以滿萊登王
 州為總管府治淄州命昔撒昔總制鬼國大理兩路兵部郎中
 劉芳使大理至吐番遇害詔恤其家戊午以阿脫商挺行樞密
 院于成都凡成都順慶潼川元帥府並聽節制甲子以西涼經
 兵賑之鈔仍免租賦三年諭諸臣傳旨有疑者許覆奏壬申車
 駕至上都九月乙酉立漕運河渠司禁民間所市布帛疎薄
 狹短者宋主昀崩子禧嗣改元咸淳冬十二月丁未朔令益都
 元帥欽察統鳳翔青居平陽軍成虎嘯寨甲戌徵也里可溫達
 失蠻僧道等戶田租商稅是歲天下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
 百一十定民間絕戶財產並拘入官毋寡子幼者其母不得私
 鬻田宅放賤為良富家子弟父兄在者不得私借錢債典售家
 產人口違者斷追入官見典章
 至元元年甲子春正月丁丑朔高麗國王王禘遣使來賀自是
 至且告勅諸路宣慰使非奉詔無輒入覲諸王位下工匠已籍為
 民者並徵差賦癸卯築冷水河城分兵戍之二月辛亥選儒士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編修國史譯經書起館舍給俸贍之壬子修瓊花島在大內西

陽之疏雙塔漕渠丁卯太陰犯南斗祭酉車駕幸上都以西北諸

王欵附召諸路總管赴上都大朝會夏四月戊申以彰德洛磁

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澁鹽運不通命塞分渠以復水

勢辛亥太陰犯軒轅御女星戊午太白晝見五月乙亥遣郭守

敬行視西夏河渠庚辰勅劍州守將分軍守劍門關立寨人頭

山釋宋私商五十七人給糧遣歸丙戌太陰犯房巳亥犯昴以

粘合南合平章政事秋七月甲戌彗星出鬼柳昏見西北光燭

天長數十丈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北斗且見東北凡四十餘日

癸未改新鳳州為徽州以西番十八族部立安西州丁酉龍門

禹廟成庚子阿里不哥與親王玉龍答失阿速帶昔里吉等及

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思自歸上都帝曰諸王皆太祖之

裔釋不問惟誅不魯花等三人八月壬寅朔定京府州縣官放

假格天壽立春端陽立秋重陽冬至及七月望十月朔各給一

日元旦寒食各給三日又每月三次放假其初一初八

十五二十三并乙亥日並禁屠宰詔諸縣尹品秩雖小民生休戚繫焉往往任

用非人致使恩澤不能下逮民情不能上通培克侵凌為害非

細應選循良廉幹之人往任斯職專一撫字吾民以五事考課

為升殿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為上

選升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成者為中選依例遷轉四事

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俱見乙巳立諸路行中書省

以省官出領其事軍國重務無不統攝詔頒新立條格定官吏

員數分品從等秩給俸祿授公田計日月以考殿最禁擅用官

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

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孤寡勸農桑驗早澇平市價具盜

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其諸王使臣驛傳稅賦差發不得擅招

民戶不得以銀與非投下人為幹脫禁口傳敕旨及追呼省臣

官屬庚戌定諸站戶限田四頃免稅以供驛馬及祇應祭丑賜

僧子聰復姓劉易名秉忠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始定都于燕

改燕京為中都分立省部其大興府仍舊丁巳改元大赦詔曰

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慶基內難

未戢外兵未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賴天地之界矜暨祖宗之

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

星芒示微雨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

之令溥施在宥之仁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於

戲否往泰來廷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咨爾臣

民體朕至意戊午彗星消伏甲子復見于參車駕至自上都

是

續弘簡錄卷二二月臨幸八月始還元世冬十月庚戌有事于太廟奉安祖宗

諸帝率循無異皆不書典章云定諸盜罪不至死者均刺斷

神主戊辰改武衛軍為侍衛親軍分左右翼典章云定諸盜罪不至死者均刺斷

充警人十一月辛巳吉里迷國內附言東有骨嵬亦里于兩部歲

來侵疆詔發兵征骨嵬壬辰罷領中書左右部并入中書省仍

以阿合馬平章政事兼諸路都轉運使知太府監事十二月乙

巳定中外官儀從甲子太陰犯房詔宋人新附及北人陷沒來

歸者皆月給衣糧庚午罷各路輿魯官並各投下達魯花赤始

立州郡長吏遷轉法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是歲招集

析居放良還俗僧道編集人戶名怯憐口習諸色匠藝設總管

府領之二年乙丑春正月辛未朔日食祭酉徙鎮海百里入謙謙州諸

色匠戶于中都給銀萬五千兩為行費又徙奴懷忒木帶兒破

手人匠赴中都造船運糧乙酉籍河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
 種庚寅城西番匝答路癸巳入東乞兒部牙西來朝貢銀鼠皮
 二月辛丑朔併六部為四以麥木丁為吏禮部尚書馬亨為戶
 部尚書嚴忠範為兵刑部尚書別魯丁為工部尚書禁山東諸
 路私煎硝磺甲子定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
 鶻人充同知永如制典章云凡文案一同判行印信廉希憲商
 挺罷以寶合丁王晉代之諭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
 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于各路設三學講三
 禪會三月乙未罷南北互市括民間南貨官給其直骨鬼襲擊
 吉里迷部兵帝命出粟及弓甲給之免權上都商稅酒醋諸課
 夏閏五月癸卯升蔭縣為景州罷淘金總管府聽民採辦丁卯
 定四親王南京分地鄭州隸合丹鈞州隸明里睢州隸宇羅赤
 續弘簡錄卷十一 蔡州隸海都其他屬邑復還朝廷命趙璧行省南京廉希憲行
 省東平姚樞行省西京詔各路州府戶不滿千者量加併省凡
 投下者各附所隸州城其散府州郡戶少者不更設錄事司及
 司候司附郭縣止聽州府官兼領自是裁併州縣凡六月戊辰
 朔新得州土官向良內附令移戍通江徙山東統軍司于沂州
 丙子太陰犯心大星秋八月己卯諸省臣皆罷命安童為右丞
 相伯顏為左丞相阿朮帥師攻廬州安慶諸路未將范勝張林
 高興孟興戰死九月戊戌將有事于太廟命滌養犧牲取大樂
 工于東平預習儀禮庚子皇孫鐵穆耳生冬十月己卯享太廟
 尊皇祖為太祖追諡聖武皇帝皇祖妣為光獻皇后癸未勅統
 軍萬戶麾下所俘人口官贖為民其私越禁界被獲者許親屬
 完聚詔貧難軍或兩戶三戶合出正軍一名其丁單有力者許

募入應役十並月庚午改北京西夏二行省為宣慰司也丑續
 山犬玉海成置廣寒殿改諡皇考睿宗為景襄皇帝並皇妃尊
 諡為莊聖皇后升祔睿宗廟置宗王府扎魯忽赤十員掌諸王
 駙馬投下蒙古色目人應犯一切公事及漢人姦盜等罪
 三年丙寅春正月壬子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為使張惠副之
 張易同知司事二月丙寅復以廉希憲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
 丞阿里為右丞史天澤為樞密副使甲申製太常禮樂工冠服
 復立東京廣寧懿州開元恤品合懶摩娑等路宣撫司參知政
 事王晉侍中和哲斯轉運使王明坐隱匿鹽課伏誅夏四月丁
 卯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庚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正戶
 鎮海瀆土王日祀泰山于泰安州沂山于益都府立春日祀東
 海于萊州大淮于唐州三月南嶽鎮海瀆立夏日祀衡山于
 王日遙祭會稽山皆在河南府界立夏日祀南海于平陽府比
 州界六月中秋嶽鎮土王日祀嵩山于河南府霍山于平陽府比
 續弘簡錄卷十一 未 月西嶽鎮海瀆土王日祀華山于隴縣立秋日祀
 祭西嶽大河于河中府界十月北嶽鎮海瀆土王日祀恒山于
 西陽縣置至問于遼陽廣寧路立冬日祀祭北嶽鎮海瀆土王
 海于登州濟瀆于濟源縣既有江南乃罷遷祭五月丙午浚西
 夏中興漢延唐來等渠丙辰罷益都行省及息州安撫司六月
 丁卯封皇子南木合為北平王戊寅申嚴陝西河南竹禁初二
 有繫官竹制每歲以時砍伐易之民間至是始造竹引凡發賣皆給以引秋七月丙申以張德輝參
 議中書省事已未發西夏避亂民還本籍成都新民為豪家所
 庇者勒歸州縣追尊始祖也速該為烈祖神元皇帝妣月倫為
 宣懿皇后遣使諸路慮囚冬十月庚申朔降德興府為奉聖州
 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改名弘文院丁丑太廟成定為八室奉
 安神主于祔室烈祖暨懿宣后第一室太祖暨光獻后第二室
 太宗暨昭慈后第三室皇伯考木赤伯妣別土出迷失第四室
 皇伯考察合台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皇妣莊聖皇后

子孫入質壬申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羣山為武勝軍丁丑
 罷諸路女真契丹漢人為達魯花赤者夏五月辛亥朔以太醫
 院拱衛司教坊司及尚食尚果尚醞三局隸宣徽院秋七月癸
 丑初立御史臺命右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帖只為御史中
 丞帝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他人朕
 當爾主大德十一年升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
 二人後增二人復設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
 史二人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後又增蒙古
 色口人如漢人數內監察御史署無御史臺三字以為天子
 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可制也行臺則不然凡公文所書
 臺字並從士從口若戊辰罷諸路打捕鷹坊工匠洞冶總管府
 並聽轉運司兼領遺忙古帶率兵征建都蠻九月癸丑罷中都
 路和雇所立京師瀕河十倉丁巳阿木統兵圍樊城冬十月戊
 寅朔日食已卯敕中書省樞密院凡事與御史臺官同奏初設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九

起居注以翰林官兼充十二月戊寅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祭
 星于司天臺復置乾州奉天縣以好時永壽二縣省入是歲帝
 擊叛王海都于北庭追至阿力麻里之地去上都萬餘里海都
 遠遁帝令勿追典章云禁市毒藥如附子烏頭巴豆砒霜之類
 及不通醫理妄行鍼灸或與婦人墮胎成害人
 命者加等治罪并禁
 刑罰刑限以行孝者
 六年己巳春正月癸丑立四道提刑按察使司設副使僉事巡
 行各道曰山東東西道河東陝西道山北東西道河北河南道
 任滿聽御史臺考核典章云以一道鎮靜諸知大體
 所察得實民無冤獄者為稱職戊午命史
 天澤董師襄陽二月己丑頒蒙古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
 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
 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
 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書期于順言達意而止凡聖書

頒降俱用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丁酉敕官燭母彩繪鞍靴
 箭鏃不得以黃金為飾夏四月辛巳製玉璽大小十紐放傘丁
 貧乏軍為民禁成卒母踐屯田禾稼以真定等路蝗免代輸築
 城夫戶賦癸卯命董文炳率兵南征秋七月辛酉製太常寺祭
 服已巳立諸路蒙古字學設教授命職官子弟每路二人府州
 各一人民間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充生徒典章云
 臺部並用識蒙古字人立西蜀四川監榷茶場司通政云用
 員作必關赤譯寫文移八月己卯立金州招討司丙申命
 成都茶于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採賣者與私鹽同罪
 中書省采輯農桑事定列條目令按察使與州縣官相風土所
 宜頒行九月招諭淮蜀官民詔曰朕纂承丕基同仁一視罔間
 南北兩淮四川大江以南皆吾赤子即位之始未遑他務首遣
 國信使副講信修睦以通和好惟期投戈卷甲使兩地百姓息
 續弘簡錄 卷十二 九

肩咸遂安生樂業之願豈意宋人妄生邊釁是驅若國生靈置
 之鋒鏑而不恤也恐有無辜枉被殘擾今詔諭彼界官吏軍民
 人等及我國人或因小過逋亡或勢不獲已因而陷沒者當明
 知朕不欲用兵之本意爾等即轉禍為福其審圖之見大方
 通鑑
 午定民間貸錢雖踰限止償一本息冬十月己卯定朝儀服色
 壬午升高唐寇氏並為州庚子太陰犯辰星遣官慮囚救諸路
 鰥寡廢疾人官給廬舍薪米後皆
 不書十二月戊子築東安渾河堤
 己丑時享畢命國師作佛事于太廟七晝夜造木質金表牌位
 十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祐室前此太廟
 佛事之始析彰德懷孟衛輝為
 三路升林慮縣為林州改楨州為韓城縣併省馮翊等州縣十
 所始置義倉其法每社置倉令社長主之豐年
 每丁納米五斗歉歲就給社民
 七年庚午春正月丙午耶律鐸廉希憲罷立尚書省罷制國用

使司以忽都答兒爲中書左丞相許衡爲左丞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張易副之張惠李堯咨麥木丁並參知尚書省事已酉太陰犯畢改諸投下官隸中書省初制以中書省統山東西河九大都燕京皆隸焉謂之都省此外重地則置行中書省至是以諸王駙馬投下者併隸都省二月辛未朔以伯顏爲樞密副使甲戌築昭應宮于高粱河丙子帝御行宮觀劉秉忠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丁丑以歲饑罷築宮城壬辰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爲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官典章云兼管水利舉察勤惰仍委所在親民長官常爲提點年終通考農事成否類申司農司在滿視此爲殿最三月庚子朔日食改諸路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丙辰浚武縣御河夏四月壬午檀州隕黑霜二夕定諸路達魯花赤子弟蔭敘充散府諸州達魯花赤其散府諸州子弟充諸縣達魯花赤諸縣子弟充巡檢祭未定軍官品級萬戶總管千戶百戶總續弘簡錄 卷十一把以軍士爲差始給軍官俸已丑省終南縣入蓋屋復置真定路贊皇縣太原路樂平縣平灤路撫寧縣五月甲辰威州汝鳳川番族渠長來朝以合答平章政事丙辰免上都商稅惟市易莊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費六月庚辰敕戍軍還沿途立安樂堂饑者食之病者醫之死者藁葬官給其直丙申立籍田于中都東南郊秋七月辛丑設上林署乙丑以遼東開元總管府兼本路轉運司事八月戊辰朔阿木築環城以逼襄陽戊寅以拾察兒同知樞密院事帖只爲御史大夫辛巳置應昌府設官屬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係駙馬驛九月庚子汰僧道有家室者爲民丁巳太陰犯井丙寅括河西戶口定田稅冬十月庚午太白犯右執法癸酉定宗廟祝文書蒙古字牲牢用野豕時果勿市取之內園降輿中府爲州十一月壬寅焚惑

犯太微西垣上將立侍儀司掌朝會諸儀史天澤築萬山爲一字城自是襄樊道絕閏月丁卯朔禁繪段織日月龍虎及以龍犀飾馬鞍者壬辰立諸站都統領司總驛傳仍設脫脫禾孫盤詰往來奸僞十二月丙申朔改立大司農司增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命御史中丞李羅兼大司農卿以都水監隸之定歲祀制每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大稷于西南郊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雨師雷師于西南郊凡天子致祭者三日社稷曰先農曰宣聖其嶽鎮海瀆則使者奉壘書帥其處行禮稱代祀而有司常祀者五日宣聖曰三皇曰嶽鎮海瀆曰風壬寅降河南韶州爲澠池縣丁未金齒驃國三部長內附獻馴象三辛酉建大護國仁王寺于高良河更定僧尼服色是歲東京路旱南京河南等路蝗免絲銀十之三賑山東淄萊路饑者再續弘簡錄 卷十二八年辛未春正月丙寅太陰犯畢已卯諭南陽屯田人戶皆內地中產之民遠徙失業各仍還本籍南京諸郡民賦悉改輸米粟貯近地給襄陽軍遊元都蠻師鎮西方當當一作當發近畿民二萬八千人築宮城二月乙未朔定官民婚聘禮數者五百賞三品者四百貫四品者三百貫五品者二百貫六品者一百貫七品者八十貫八品者七十貫九品者六十貫十品者五十貫庶人上戶一百貫中戶五十貫下戶二十貫其筵宴職宦不過四味庶已亥罷諸路轉運司入總管府移陝蜀人不過三味貴賤有差行省于興元癸卯以趙璧爲中書右丞乙巳大理宣慰寶合丁王傅潤潤帶毒殺雲南王忽哥赤事覺伏誅戊申以治事日程論中外官吏已未敕軍官佩金銀符其民官工匠所佩者並拘入勿復給辛酉分歸德爲散府升申州爲南陽府濟州爲濟寧府三月乙丑增置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改河東陝西道爲陝西四川道山北東西道爲山北遼東道辛巳復立夏邑縣以

礪山併入省穀熟縣入睢陽乙酉許衡以老病乞解機務除集賢大學士兼祭酒如故設蒙古國子學選蒙古漢人官員子孫及俊秀者充生徒好學者兼習算法丁亥樊惑犯太微西垣上將已丑赦有司毋滯獄以致越訴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幽國夫人夫鞏德祿追封德育公夏四月壬寅撫寧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善加鞠養左右或疑之帝曰世間何幸生一好人母啓嫉心也戊午阿木與宋將范文虎戰于滹難敗之生擒百餘人五月乙丑以東道兵方圍襄陽分命秦蜀諸將各進兵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刺不花出瀘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宋師所至順流縱橫獲宋戰艦甚衆丙寅牢魚國來貢已卯命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六月甲午諭樞密院凡軍情徑奏不由尚書省有事開錢糧者仍與其議管民官所領錢穀並俟年終考較乙卯招集河西幹端昂吉呵等處居民秋七月壬戌朔設回鶻司天臺官屬丁卯命國王頭董哥行省北京有訴運山侍郎張大悅與宋交通者帝諭之曰宋人善用間計朕不輕信毋懷疑懼辛未置左右中三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掌宿衛扈從兼屯田事八月壬辰朔日食己未聖誕節始立內外仗及雲和署樂位東川統軍司攻拔銅欽寨宋總管李慶降以慶知梁山軍九月丙寅罷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省以也速答兒行四川省事于興元京兆等路直隸尚書省戊辰升成都德陽縣爲德州降虢州爲虢畧縣丙子太陰犯畢赦今歲享太廟毋用犧牛祭未弛四川茶鹽禁帝曰四川民力困敝自今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冬十一月辛酉朔令品官子孫三品以下七品以上年二十五上者當保直一年後分別敘用乙亥定元正朝會

聖節詔赦及百官宣救具公服迎拜丙子禁用金泰和律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聲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以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止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乃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狂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肇帝圖肆震天聲大恢土宇方輿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以瀉名在古制以當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乎續弘簡錄 卷二 帝 世祖一

休惟承尚不負于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按元建國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取大明曰咸寧門曰文明十日健德曰雲從曰順成曰安貞曰厚載皆取乾坤二卦之辭二月辛卯朔宣徽院請以關遺漏籍等戶淘金帝曰姑止毋重苦吾民也乙巳立新字學士于國史院掌翻譯文字省太常寺入翰林院宮殿府入少府監

九年壬申春正月甲子罷尚書省入中書省以阿合馬張易並平章政事張惠爲左丞李堯咨麥朮丁並參知政事罷給事中中書舍人檢正等官仍設左右司丁丑命西平王奧魯赤領忙古帶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軍同征建都蠻降新安州爲縣隸順天改諸路行尚書省仍爲行中書省分立京兆行省壬午改山東東路統軍司爲行樞密院移鳳州屯田于鹽白二州二月辛卯詔札魯忽赤乃太祖開國所制位列百司上其賜銀印

立左右司自後多稱也可札魯忽赤改中都為大都庚子復置

唐州秘陽縣戊申始祭先農于東郊如祭社儀三月甲戌焚民

間四教經免醫戶差徭阿木破焚城外郭夏五月戊午朔立和

林轉運司兼提舉交鈔祭亥遣拔都軍于怯鹿難之地開渠耕

田罷西番禿魯干諸處金銀礦戶為民乙酉太白犯畢距星建

官城東西華左右掖門六月壬辰減乞里吉思屯田租宋師救

襄陽阿木敗之龍尾洲宋統制張順張貴死之京師大雨壞墻

屋壓死者衆禁私鬻回鶻曆秋八月丙戌朔日食戊子立羣牧

所掌天閑及尚方鞍勒丁未降延州為延津縣與陽武同隸南

京九月定祀典神農高辛以上聖帝明王及三代開國主所在

官司三年一祭微子張良以上忠臣義士所在人民歲時致祭

見典丙寅括諸路正軍貼戶及同籍親戚奴僕丁年既長依權

要避役者並還為軍戊寅太陰犯御女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

忙兀刺為安西王賜京兆分地駐兵六盤山遣使持詔諭扮卜

忻都國戊戌以趙璧平章政事張易為樞密副使熒惑犯填星

已亥定每歲自七月至十一月終聽捕獵餘月有禁祭卯立會

同館以居降人及番喇官之來朝貢者百官志稱至元十三年始置今據紀文載此

十一月壬戌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丁卯太

陰犯畢已卯併中書省左右司為一回鶻獻巨石礮命送襄陽

軍前十二月乙酉朔宋將咎萬壽攻成都僉省嚴忠範戰失利

逮至京祭丑升拱衛司為拱衛直都指揮使司千戶所為大都

路兵馬司掌京城捕盜事通考云駝都邑民衆寡置馬步弓手夜巡邏禁人出入京師南北兩路兵馬司各至千人每百戶取中產者一人充資發官有綱運者流徙者至則執兵仗導從以轉授受外此則不敢役示專其捕盜職

十年癸酉春正月戊午立京師醫學名廣惠司癸亥南里海牙

取樊城宋將張漢英范天順牛富死之丁卯立秘書監掌歷代

圖籍并陰陽禁書選世家名臣子弟為監丞已卯置軍器丞盈

二庫分典弓矢甲冑遣使持金十萬兩市藥獅子國典章云定執事用禮

丁未宋安撫呂文煥以襄陽降召赴闕其熟券軍留襄陽屯田

生券軍分隸各萬戶翼三月丙寅帝御廣寒殿詔曰自古帝王

之治天下也莫不立后以正家建儲以定國朕自繼承大統即

命皇后弘吉刺氏正位中宮仰惟太祖之遺訓俯協諸王之僉

言乃立嫡家燕王真金為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朝臣懇奏冊

寶之禮宜即舉行已于三月日授皇后以玉冊玉寶授皇太子

以玉冊金寶從典禮也咨爾臣民各宜知悉見典壬申分金齒

國為兩路癸酉客星青白如粉絮起畢度五車北復自文昌貫

斗杓歷梗河至左攝提凡二十一日命耶律鐸平章軍國重事

張惠為右丞夏四月癸未朔呂文煥入朝授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襄漢大都督罷中興河南兩路行省命史天澤阿木阿里海

牙行荆湖樞密院事鎮襄陽合答劉整塔出董文炳行淮西樞

密院事守正陽為滅宋計丁酉敕南儒被人畧賢者官贖為民

辛丑罷四川行省入西川行院別置東川行院于重慶五月壬

子朔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槩行疎放限八月內如

期自至大都六月丁亥免大都南京兩路賦役以紓民力汰陝

西貧難軍甲午改資用庫為利用監閏月己巳罷東西兩川統

軍司秋七月辛巳許衡乞罷丙戌敕襄陽生券軍無妻子者赴

京老疾者遣還家庚寅省西涼府入永昌路是月霖雨享祭山

川嶽鎮海濱社稷宗廟八月庚戌朔高麗遣使賀聖誕節後每歲皆

至救諸路罪囚自至大都就獄者二十二人九月辛巳以合伯
平章政事甲申生券軍至大都詔釋其械俾從征日日本人各賜
鈔娶妻丙戌以王恂主國學增置生員設東宮官師府詹事以
次官屬已丑敕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冬十月庚申命合答
帶為御史大夫出御史臺職罰鈔賑貧民升襄陽府為路初建
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皇子與魯赤改建都擒其長下濟
等四人建都降立寧遠都護府大司農言畿內秋禾始收請禁
民覆耕恐妨芻牧帝以農事有益不許十二月己酉朔省陝州
號畧朱陽二縣入靈寶罷西夏世官是歲諸路蟲蝻災霖雨害
稼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免民代輸倉軍絲銀及
伐木夫戶稅負前朝官錢母徵

續弘簡錄

卷二

十一

寅初立軍官以功升散官格自龍虎上將軍以下至進義副尉

凡三十四階丙午免于闕采玉工差役阿里海牙阿朮入覲
言江南可下宋室可平帝命史天澤伯顏專征僉軍十萬人益
之二月戊申朔立儀鸞局掌宮門管鑰供帳燈燭甲寅太陰犯
井壬申起廉希憲為北京行省右丞三月庚寅移四川礪門兵
戍哈答城辛卯改荆湖淮西二行院為行省伯顏史天澤並為
左丞相阿朮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為右丞呂文煥參知政事行
省荆湖合答為左丞相劉整為左丞塔出董文炳參知政事行
省淮西癸巳改金州招討司為萬戶府遣使招諭八魯國夏四
月辛亥分陝西隴右諸州置提刑按察司治鞏昌癸丑初建東
宮李氏裁書并草木于云帝思創業艱難移沙漠
莎草於丹輝示子孫無忘草地謂之舊儉草辛未詔安慰
韓端鴉兒看合失合兒等城諭丞相合答先守沿江堡隘為使

傳往來之衛仍分兵掠荆南鴉山以綴宋之西兵六月庚申聲
罪伐宋詔統軍官曰爰自太祖以來彼宋與我使介交通殆非
一日彼此曲直之情亦所共知不必歷舉迨我憲宗御世朕以
藩服奉命南伐師次鄂渚彼賈似道再遣宋京請軍前請罷兵
息民願奉歲幣朕以國之大事宗親在上必須入計用報而還
即位之始追憶是言乃命郝經等持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古
者兵交使在其間惟和與戰宜嗣報音其何與於使哉而乃執
之卒不復命羈此一介行李於彼何益於此何損以致師出連
年邊境之間死傷相藉繫累相屬皆宋自禍其民耳襄陽被圍
五年旅拒王師義當不貸朕先有成命果能出降許以不死是
以既降之後朕不食言悉全其命與宋悔過或啓令圖而乃迷
執罔有悛心此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夫以天下為念爰及于

續弘簡錄

卷二

十一

與眾來降或別立功績者驗等第官資遷賞所附軍民爾等宜

嚴敕將士毋得妄行殺掠仍加賑給令得存濟其或負固弗從
及抗拒迎敵者俘戮何疑輟耕錄載世祖下江南徵買似道之
罪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
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眾堪嗟殘宋信任非人若賈似道者
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真克倖之賈充謀及
心效姦雄之續承君之寵如彼其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
清莫大之積承君之寵如彼其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
以總貨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關會而物
價益昂藉鄰里者伴食于廟堂任反側者喪師于邊徼恬視雷
星之召異聞水旱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命將悉由重賂用
天命而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
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已峻功頌德且自比于周
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乎石勒深懷禍患自肆奸邪合正兩
觀之誅可紆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知睿神武仁慈焚香
而渡江諸將列而混海宇振兵界地隨所向以布皇威一戰乘勝
破竹昭天順人信之助成風行草偃首迎我前牙後實先聲易如
寧燕人民下湯火思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身謹敬甲子分

遣忙古帶帥武衛軍南征秋七月乙未伯顏陛辭帝曰古之善
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宋主禔崩皇子
熈嗣收元德祐八月丁未從史天澤言以荆湖淮西各置行省
事權難一復改淮西行省爲行樞密院天澤至中途有疾而還
詔太原新兪軍遠戍兩川遣使分括廩粟給其家九月癸巳大
軍次鹽山距鄂州二十里宋兵當鄂夾漢城萬勝堡南岸戰艦
千艘鐵緝橫江逼我舟師不得下惟黃家灣有溪經鵝子山入
唐港可達江宋又築壩置堡其處駐兵固守伯顏督諸軍攻拔
其堡壘壩挽舟入溪出唐港整列而進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
壁陣乙丑伯顏督諸將破沙洋堡進次新城宋統制黃順縋城
降都統邊居誼自焚死趙文義戰死十一月乙酉師次復州宋
安撫翟貴降癸巳東川元帥楊文安拔宋雲安羅拱高陽城堡
續弘簡錄 卷二 五

江州錢真孫呂師夔知南康軍葉闡六安軍曹明並迎降己丑
選蒙古漢人有才者赴軍前爲新附州郡民官乙未遣尚書廉
希賢侍郎嚴忠範秘書監柴紫芝至宋已亥置雲南郡縣長及
規措所二月癸卯師次安慶宋知府事范文虎出降甲辰命博
魯歡爲淮南都元帥會各部兵于邳州立后土祠于臨汾伏義
女媧舜湯河瀆等廟于河中解州洪洞趙城丙午大軍次池州
宋統制張林以城降權州事趙卯發死之丁未禁無籍自効軍
俘掠新附軍民戊申詔諭江黃鄂岳漢陽安慶諸處歸附士民
軍匠僧道人等令農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緇黃各安已業如
鎮守官吏妄有騷擾許詣行省陳告庚申召降臣張晏然赴闕
帝曰朕省卿奏云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使者實非宋主之
罪儻蒙聖慈止罪擅命之臣庶令趙氏有祀卿言良是卿旣不
續弘簡錄 卷三 五

壬寅起閣南直大殿及東西殿增選樂工八百人隸教坊十二
月丙午軍次漢口宋軍守陽羅堡以扼中流伯顏用千戶馬福
計白漢口開壩引船會輪河趨沙蕪徑入大江乙卯阿里海牙
進軍青山磯破武磯堡己未伯顏次鄂州宋權守張晏然都統
程鵬飛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並以城降伯顏留阿
里海牙鎮鄂州規取荆湖而自與阿木將大軍水陸東下癸亥
增置歸德永城縣省長武縣入涇川良原縣入靈臺是歲諸路
野蚘等蟲災賑米粟凡十二萬餘石天下戶一百九十六萬七
千八百九十

十二年乙亥春正月甲戌師次黃州宋制置陳奕及其子知漣
州巖皆以州降乙亥東川副元帥張德潤拔禮義城宋安撫張
資死之癸未師次蘄州宋安撫管景模獻城丙戌次江州宋知

申朔朱鎮江統制石祖忠江陰軍食判李世修相繼納款乙亥
 分兵徇饒州宋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敕安西王忙兀刺
 分軍從西平王與魯赤征吐番丙子廉希賢等至建康傳旨令
 諸將各守營壘無妄侵掠已卯升平陰縣新鎮寨為肥城縣庚
 辰宋知寧國府顏紹卿知滁州王文虎以城降江東平得府二
 州五軍二縣四十三甲申置懷遠靈武二縣于中興路分處新
 民丙戌師至常州宋鈐轄戴之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廉希賢
 等至獨松關為宋人所殺丙申四川側布番官稅昔確州番官
 莊察等率四十三族詣行院款附庚子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
 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職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辛丑命阿木
 分兵取揚州玉堂綱鑑云有二星夏四月壬寅朔改西夏中興
 道按察司為隴右河西道丙午阿里海牙軍至江陵宋荆湖宣

續弘簡錄

卷一

三

世祖

撫朱禔孫制置使高達知荆門軍劉懋湖北提刑青陽夢炎李
 混俱出降遂入江陵分道招諭未下州郡峽歸澧等州常德府
 新舊城各守臣以次歸順辛酉宋郢復二州安撫趙孟翟貴五
 郡鎮撫呂文福並以城降癸亥阿木駐師瓜洲宋兵盡焚廬舍
 遷其民以去丙寅立尚牧監免京畿西京陝西今歲絲銀丁卯
 命李羅為御史大夫罷隨路巡行勸農官以按察司兼勸農事
 增副使僉事二員庚午師克沙市屠其城宋都統孟玘監鎮司
 馬夢求死之五月辛未朔阿里海牙還鄂州以廉希憲行省江
 陵庚辰遣高達安撫湖南帝曰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
 而去之未嘗留兵戍守以故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
 土地人民而已得地無民其誰與居今務保守城邑使百姓安
 心力農湖南州郡皆汝舊部山未歸者作何招懷新附者作何

安集汝必熟知其事聽汝為之辛巳宋辰隋均沅靖房六州守
 臣皆降荆南湖北平得府三州十一軍四縣五十七丁亥召伯
 顏赴闕壬辰宋統制劉師勇殿帥張彥王安節據常州推姚貴
 為守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星見鷄鶩皆歸宋嘉定安
 撫皆萬壽以城降賜名順命僉四川行院事戊午招諭宋四川
 制置使趙定應曰比者青陽夢炎赴闕而陳蜀省事宜奏請緩
 師令自納款姑從所請今遣招討使畢再興宣布大信若能順
 時達變可保富貴毋為塗炭生靈自貽後悔辛酉宋潼川安撫
 梅應春來降戊辰罷山東經畧司秋七月庚午朔阿木集行省
 諸翼萬戶兵船于瓜洲阿塔海董文炳集行院諸翼萬戶于西
 津渡宋沿江制置使趙潛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知泰州孫虎臣
 陳舟師于焦山南北阿木分遣水軍萬戶劉琛循江南岸東趨

續弘簡錄

卷二

三

世祖

夾灘繞山敵後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倚其右招討使劉國傑
 趨其左萬戶忽刺出擣其中堅張弘範自上流趨焦山北大戰
 乘風縱火焚其舟宋師大敗世傑虎臣走追至圖山獲黃鵠白
 鷓船數百艘宋自此不能軍癸酉太白犯井癸未分命伯顏趨
 臨安阿里海牙取湖南阿木攻淮南萬戶宋都帶李恒尚書呂
 師夔等取江西罷淮西行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省事辛卯
 太陰犯畢甲午進伯顏右丞相阿木左丞相詔僉雲南落落蒲
 納煥等皆軍萬人取察罕章未附種落增置燕南河北道提刑
 按察司八月癸卯伯顏陛辭帝曰若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氏
 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可持詔往諭已未升任城縣為
 濟州九月己巳太白犯少民庚午從阿合馬請以軍興國用不
 足復立都轉運司九諸路轉運司十一濫增課程已卯太白犯

太微西垣上將乙酉罷襄陽統軍司丙申命玉昔帖木兒爲御
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秘書省乾坤寶典諸書冬十
月戊戌朔享太廟牲仍用牛癸丑太陰犯畢十一月丁卯阿里
海牙圍潭州乙亥伯顏分兵三道趨臨安阿剌罕率步騎自建
康四安廣德出獨松關董文炳率舟師循海由澈浦至浙江伯
顏與阿塔海居節度諸軍期並會臨安已卯宋都帶次隆興
宋轉運判官劉槃降都統密佑不屈死江西諸郡相繼歸附得
府州六軍四縣五十六壬午伯顏屠常州宋守臣姚皆陳炤王
安節皆死之劉師勇奔平江改順天爲保定府乙酉阿剌罕克
廣德知軍令孤榮降丙戌太陰犯軒轅大星庚寅伯顏遣降人
游介實奉璽書副本至宋十二月戊戌填星犯亢辛丑董文炳
次許浦宋都統祈安以本軍降甲辰伯顏次平江宋都統王邦
續弘簡錄 卷二
傑知府潛說友通判王矩之迎降丁未改諸站提領司爲通政
院整飭諸驛戊申太陰犯畢宋主遣右史陸秀夫奉睿尊帝爲
伯父世守子姪禮請和伯顏不許丙寅阿剌罕次安吉宋安撫
趙與可以州降置四川馬湖路省重慶路隆化縣入南川瀘州
海山縣入昌黎復置華州鄭縣薊州平谷縣是月祀天始用香
酒脯糈行一獻禮通考云用呂文煥言始權江西茶是歲天下
戶四百七十六萬四千七十七
十三年丙子春正月丁卯朔阿里海牙克潭州宋安撫李芾知
衡州尹穀闔室自焚死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自殺參議楊
寔赴水死湖南平得府一州六軍二縣四十伯顏次嘉興宋安
撫劉漢傑出降董文炳至乍浦宋統制劉英以本軍降辛未文
炳至海鹽守臣王與賢胡全沈世隆皆降壬申立回易庫于諸

路寧市易幣帛諸物辛巳伯顏次崇德宋相陳宜中遣侍郎劉
庭瑞等來廷且約面議降事甲申伯顏至皋亭山董文炳阿剌
罕以兵來會宜中違約不至宋主遣使賫傳國璽及降表詣軍
前其辭曰大宋國主焜謹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焜
少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焜
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自知天命有歸避將焉往惟是世傳鎮
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太后命戒痛自貶削去帝號以兩浙
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
祈哀請命伏望聖慈矜全不忍焜三百年宗社遠至殞絕令趙
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以其表不稱臣仍書宋號不
受乙酉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宋陳宜中張世傑劉師勇等挾益
廣二王出嘉會門渡浙江遁去輟耕錄云伯顏駐軍皋亭山遣
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令居
續弘簡錄 卷二
民門首各貼奸投拜三字及闕益王廣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
守諸門時范文虎安營江浒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
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無何 丙戌宋主易稱臣降表至己丑遣
千戶囊加帶資璽北上二月丁酉日中有黑子相盪如鵝卵庚
子宋主焜率文武官詣祥曦殿望闕上表乞爲藩臣遣買餘慶
謝堂家鉉翁劉岳等充祈請使詣闕待命且命文天祥同行伯
顏承制以臨安爲大都督府命忙古帶范文虎入視事西浙平
得府八州六軍一縣八十一辛丑師克臨江軍宋知軍陳元桂
死之丁未慰諭臨安官吏軍民詔曰間者丞相伯顏上奏宋母
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賫璽綬奉表降附朕
惟自古降王必有入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
勿復妄生疑畏凡歸附以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
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

第三學寺監秘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州郡官吏勿得
 依殘宋故事擅自科歛所有山林河泊薪木花果魚蝦菱芡諸
 物聽民採取權免徵稅太常寺祭器樂具法服樂工鹵簿儀衛
 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書及典故文字戶口版籍盡數收取前
 代聖賢之後及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曆數並山林隱逸名
 士窮居不能自達者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名山大川寺廟或歷
 代名人遺跡不許侵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贍給且命
 伯顏入宋宮收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寶玩車輅輦乘塵仗等
 物戊午宋制置使夏貴以淮西降得府二州六軍四縣三十四
 三月戊辰禁江南及西番僧持軍器甲戌宋宗長福王與芮來
 軍中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乙亥伯顏發臨安北還留忙兀
 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畧浙閩丁丑阿剌罕
 續弘簡錄 卷二 宋 一
 等入宋宮宣詔趨宋主入覲宣讀至免繫頸牽羊之語宋太后
 全氏泣謂宋主曰荷天子聖慈活汝當望闕拜謝拜畢子母肩
 輿出宮唯太皇太后謝氏以疾暫留戊寅立淮西廬州總管萬
 戶府乙酉吉袁贛南四郡來歸閏月丙申置宣慰司于濟寧路
 主印造交鈔供江南軍儲立尚珍署收掌濟寧諸處子粒供酒
 材汪惟正畧地涪州克山寨谿洞二十三所甲子以郝禎參知
 政事夏四月乙丑朔省東川行樞密院及成都經畧司入西川
 行院已卯以侍衛親軍征戍久放令還家期以六月各赴軍五
 月乙未朔宋主暴至上都降封瀛國公西湖類稿云宋少帝三
 宮入燕世祖命宰相出
通州迎接黃羅張輓先燕三宮于會同館然以平宋遣官告天
 後十次開筵月支糧萬石日支食肉六千觔以平宋遣官告天
 地祖宗于上都之近郊自上年十二月于國陽麗正門東南七
 獻禮自後園有大典 宋益王昀稱帝于福州癸卯復沂莒膠密
禮皆即南郊告謝

寧海五州所括防城軍為民免其租徭二年乙巳阿朮遣兵攻
 拔泰州之新城丁未宋揚州都統姜才攻灣頭堡親軍千戶董
 士元戰死戊申改博州為東昌路升閬州為保寧府六月甲子
 朔以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縣尹孔洎兼權主祀事己巳置行
 戶部于大名造交鈔通江南貿易宋江西制置黃萬石以其軍
 來降辛未命阿里海牙征廣西罷兩浙大都督府建行尚書省
 於鄂州臨安壬申設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為之並帶相銜其
 已立行省者不更設宣慰司甲戌命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
 敬更造新曆復召許衡赴京商訂戊寅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
 國臣服傳記壬辰宋淮東制置使李庭芝留安撫朱煥守揚州
 與姜才率步騎東走泰州阿朮分道追及圍之秋七月乙巳朱
 煥以揚州降乙卯宋泰州守將孫良臣獻城李庭芝姜才被執
 續弘簡錄 卷二 宋 一
 不屈斬之師入真州宋守將苗再成死之通滁高郵諸州相繼
 來附淮東平得州十六縣三十三八月己巳敕漢軍都元帥李
 庭將侍衛軍征河西庚辰以銅爵一豆二獻于太廟敕常饌外
 益以野豕鹿羊葡萄酒宋太皇太后謝氏至燕降封壽春郡夫
 人九月壬辰朔改作太廟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
 主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氏癸卯以平宋大赦天
 下丙午敕常德府歲貢包茅丁未隳浚淮及襄漢荆湖諸城甲
 寅太白入南斗乙卯升吐番哈答城為寧遠府辛酉阿朮入覲
 奏得江淮及浙東西湖南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關一監
 一縣七百三十三冬十月戊子大軍分道取閩廣命阿剌罕董
 文炳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呂師夔李恒以騎兵出
 江西十一月戊申阿剌罕克處州宋秀王與樺觀察使李世達

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死旋破建寧府邵武軍
壬子賜龍答温軍有功者鈔帛宋主是航海趨潮州癸丑阿刺
罕軍至福州宋招捕使王積翁為內應府尹王剛中迎降乙卯
太陰犯填星救管民官及理財官由中書省銓調軍官由樞密
院定擬十二月辛酉朔熒惑掩鈞鈴丁卯改雲南羅甸甸為元
江府路滇志作羅甸戊辰宋提舉市舶使蒲壽庚以泉州降遂徇興
化軍宋知軍陳文龍被械死宋主是次惠州甲子門遣倪宙奉
表詣軍前請降壬申有告運使姜毅所言多不軌指毅妻子為
證帝曰妻子豈為證者耶置弗問庚寅詔諭新附府州軍縣官
吏軍民曰昔以萬戶千戶漁奪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歸
元籍州縣凡管軍將校及宋官吏向有以勢奪民田廬者俾各
還本主無主則以給附近民之無產者其田租商稅茶鹽酒醋
續弘簡錄 卷二
金銀鐵冶竹貨湖舶課程從實辦納故宋繁冗科差如聖節上
供經總制錢等百有餘條悉與除豁改瑞安府為温州隴州為
散府薊州復置豐閭縣升灤陰縣為灤州臨洮渭源堡為縣分
立東西二川行樞密院以合丹闡里吉思領東院攻合州不花
李德輝領西院攻重慶阿里海牙破靜江宋守帥馬瑩黃文政
張虎提刑鄧得遇俱死之廣西州郡皆下是歲東平濟南泰安
德州漣海清河平灤西京等州皆水旱缺食賑軍民站戶米二
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萬七千七百十二石鈔四千二
百八十八錠有奇天下戶一千五百七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
一西河類稿云宋降表命謝后名其詩曰侍
臣已寫降表臣妾命名謝道清是也
十四年丁丑春正月癸巳大軍進廣東宋循梅二州守臣劉興
錢榮之迎降新會令會逢龍東莞義民熊飛戰死丙申以江南

平百姓疲于軍供免今歲絲銀召天師三十六代孫張宗演至
京賜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還江南領諸路道教置江淮都轉
運鹽司及權茶轉運司通考云定茶引長短法以三分取一每
長引計茶九十斤丙辰阿刺罕破汀關宋汀守黃去疾監軍吳
收鈔四錢二分浚並降二月癸亥彗星出東北長四尺餘宋瑞州安撫姚文龍
張文顯來降其家屬為宋所害各賜鈔優之甲戌西川行院兵
至重慶營浮屠關宋都統趙安張珏降壬午陞江西諸城惟隆
興濱江仍舊丁亥宋知南恩州陳堯道僉判林叔虎涪州陽立
各以城降命字羅為樞密副使兼宣徽使領侍儀司事遣吳浚
至漳州說文天祥天祥斬之三月辛卯以廣西二十四郡歸附
復建行省于潭州置廣南西路宣撫司于靜江癸巳救行都水
監兼領漕運乙未宋建寧漳泉等郡守臣邱德傅李珪郭贊李
續弘簡錄 卷二
公度皆以城降壬寅克廣東肇慶府新封等州乙巳命中外官
所佩金銀符用色組繫于肩腋以免褻瀆著為令庚戌四川南
平軍都掌蠻羅計蠻及鳳凰中壠羅常高厓四峒與播州土官
楊邦憲思州土官田景賢相繼送款癸丑命汪惟正自東川移
鎮鞏昌廣南西路慶遠潯林昭賀藤梧融賓柳象豔廉容貴潯
悉平得府一州十四復設襄陽南漳二縣升崇明沙為州夏四
月甲子宋特磨道將軍農士貴安平州李惟屏來安州岑從毅
以所屬溪洞百四十七來附癸酉省各路轉運司入總管府設
鹽轉運司四置權場于礪門黎州與吐番貿易丙戌禁江南行
用銅錢五月癸巳京畿不雨嚴酒禁犯者籍其家癸卯立廣西
欽橫二州安撫司救江淮新附官三品以上各遣質子一人入
侍西番長阿立丁審占等三十一族來附辛亥河南山東饑弛

河泊禁乙卯選蒙古漢軍相參宿衛秋七月戊子朔罷大名濟
寧印鈔局丁酉敕自今非佩符使臣及軍情急速不聽乘傳癸
卯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南木合囚丞相安童魯諸王以叛使
通好海都海都不納遂率西道兵至和林北帝命伯顏往擊大
破之諸王忽魯帶率屬來歸與伯顏軍合乙巳宋張世傑復入
邵武軍丙午初立行御史臺于揚州統淮東 湖北浙東浙
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每道各增置提刑按察司仍總轄內臺
令彈劾行省宣慰管軍管屯諸色官吏非違初置行臺其秩如
內臺二十七年專
治江南之地號南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升大德初移
治陝西號西臺治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諸地其秩如南臺命
相威為御史大夫設行臺監察御史立行中書省于江西以塔
出為右丞呂文煥為左丞張榮實李恒也的迷失程鵬飛蒲壽
庚並參知政事帥師定閩廣于子權大都商稅八月戊午朔新
續弘簡錄 卷二 世祖一
建太廟于大都李恒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走至空坑得
脫裨將聲信力戰死招討使趙時賞被擒九月丙申廣南東路
廣連韶德慶惠潮南雄英德等郡皆平戊申也的迷失復破邵
武軍入福州宋主昱次廣州之淺灣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以
步卒出大庾嶺忙兀帶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
海合追宋二王冬十月丙辰朔日食甲申增海暑地至夔府毀
其城唆都破興化軍獲守帥陳瓚車裂之屠其民十一月戊子
文天祥與其徒趙孟潛復起兵行省發兵攻之孟潛被殺天祥
僅以身免執其妻子赴京師乙未定偽造寶鈔同情者並死改
稱宋曰亡宋行在曰杭州劉深攻宋主昱于淺灣張世傑退保
秀山十二月丁卯以大都物價翔踴發官廩萬石賑糶貧民庚
午梁山軍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城軍民來降乙亥導任河復

民田三千餘頃以耿仁參知政事是歲賑東平濟南等郡饑民
米三萬一千餘石粟二萬八千石鈔萬一百錠
十五年戊寅春正月辛卯遣阿老瓦丁將兵戡斡端城已亥禁
軍民畧賣良家子女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瑞應泉唐時用
紫箭茶進貢有司具牲幣祭之始得水事訖輒涸宋末曼加淡
治泉遂不出至是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因
賜今丙午萬戶禿滿答兒克瀘州宋安撫王世昌死之戊申降
封宋福王趙與芮平原郡公庚戌師入重慶宋涪州守將王明
及其子忠訓總管韓文廣張遇春皆死之二月戊午祀先農令
蒙古胄子代耕籍田癸亥升華亭縣為松江府復立河中府萬
泉縣辛未以蜀地多嵐瘴弛酒禁丁丑熒惑犯天街壬午唆都
攻湖州屠其民知州馬騫死之置太史院掌天文曆法以祭酒
許衡兼領三月乙酉命忙兀帶唆都蒲壽庚行省福州鎮撫瀕
續弘簡錄 卷二 世祖一
海諸郡合刺帶為汾海經署使帥舟師南征丁亥太陰犯太白
戊子犯熒惑甲午西川行院招降重慶等處得府三州六軍一
監一縣二十柵四十蠻驛司一並招宜勝土恢等城及石榴寨
相繼來降壬寅詔諸路歲比不登免今年田租絲銀乙巳楊文
安克成淳紹慶二府斬郡守鮮龍廣南宣慰使招降雷化高三
州宋主昱奔化之礪州尋歿廣王昺嗣立夏四月乙卯敕脩會
川縣盤古氏祠以時雨霑足弛酒禁民衰疾者官為醞釀量給
之戊午以江南土寇竊發遣官分道撫治檢覈錢穀察郡縣災
傷吏廉能者舉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罷丁丑雲南行省招
降臨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齒落落分地城
寨軍民三萬二千二百戶禿老蠻高州筠連等城寨十九所壬
午立行中書省于建康勅自今罷免之官宰執為宣慰慰為

路官路官爲州官以淮浙鹽課直隸行省宣慰官勿預改北京
行省爲宣慰司五月癸未朔定武官承襲制凡主兵官有功陞
秩者其原職不得令子孫復任惟陣亡者始得襲本職病故者
授官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具爲令通考云詔漢江總
把百戶有功升遷
者總把依千戶降等承襲百戶無進降職名則從本等甲午敕諸職官犯罪受宣者聞奏
受救者從行臺處治凡選法自一品至五品爲宣授以制命受
之六品以下爲敕授則中書牒署者
省劄者按察使處治其宣慰司案牘聽本道按察使磨刷一應
罪犯有司勅明俟按察使審覆依例彙奏自行省以下公務小
事七日中事十五日大事三十日爲限乙未改烏蒙路隸雲南
六月乙卯升西番李唐城爲州濟南府爲路降西涼府爲州宋
主昺徙居新會之崖山丁卯置甘州和羅提舉司以備軍餉賑
貧民甲戌汰江南冗官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覲言阿合馬所
續弘簡錄 卷二 聖 世祖一
立江西樞茶運司及諸路轉運提舉等官多至五百餘人帝顧
謂左右曰江南官吏太冗省臣姚樞董知而不言昂吉兒乃爲
朕言之近侍因奏阿里海牙屬吏張鼎其人亦參政矣帝卽命
罷斥傳旨省院臺及翰林院今爲行省宣慰及各路達魯花赤
佩金虎符者多謬濫可大加裁汰于是以隆興省併入福建仍
削各官所帶相銜罷樞茶管田司歸本道宣慰司漕運司歸行
省各路總管府計戶數多寡分上中下三等設官改江南總管
府爲散府者七爲州者一散府爲州者二乙亥敕諸司奏事必
登起居注戊寅全州西延溪洞猺蠻二十所內附已卯命張弘
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李恒副之由海道討宋餘衆秋七月壬
午朔宋湖南制置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崖山阿里海牙
追襲之二人皆戰死甲申增行臺監察御史四員江南湖北道

嶺南廣西道福建廣東道並設提刑按察司改京兆府爲安西
府太倉爲御廩資成庫爲尚用監併皮貨局入總管府丙申復
建行省于贛州轄福建江西廣東諸省八月壬子朔追毀宋故
官所受告身壬戌漳州安撫使沈世隆守建寧降人郭贊持張
世傑僞檄至世隆執斬之行省謂世隆擅殺官籍其家帝曰世
隆何罪命還其貲仍授本路管民總管甲戌以川蜀山寨猺洞
旣平其渠州禮義等城仍留兵鎮守餘悉撤毀已卯立提刑按
察司于畏吾兒分地辛巳升洛磁爲廣平府路諭行省唆都蒲
壽庚曰東南島嶼諸國向有慕義之心可因番舶諸人宣布德
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俾各從所願續資治云
廣南色紅大如其中條裂爲五
既墜地聲如鼓一時頭乃止九月壬午朔省東西川二行院
其成都潼川重慶利州設四宣慰司戊子分揀諸路所括軍爲
續弘簡錄 卷二 聖 世祖一
民冬十月己巳張弘範統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將
步騎由梅嶺襲廣州時廣南諸郡相繼復爲宋陷庚午徙河南
北道按察司治南京十一月丁亥以辰沅靖鎮遠等郡蠻獠接
壤民不安業命塔海程鵬飛並爲荆湖北道宣慰使置司常德
路壬辰阿里海牙畧地至瓊州宋安撫使趙與珞冉安國黃之
傑皆死之己亥定已除官不之任者並削籍辛丑建寧人黃華
集鹽夫及畬民爲亂丁未移浙江行省治杭州立淮東宣慰司
于揚州閏月庚戌朔羅施鬼國王阿榨內附立羅甸軍民安撫
司辛亥太白熒惑填星聚于房甲寅置光祿寺領尚飲尚醢等
局癸亥李恒入廣州張弘範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戶百萬十
二月己丑授西南番阿永都掌蠻得蘭紐並安撫使丙申從播
州安撫楊邦憲請以鼎山縣仍隸播州尋改播川縣壬寅張弘

範屯湖陽文天祥走五坡嶺遣前鋒張弘正追執之送大都
通鑑云天祥至燕丞相李羅召見欲使跪天祥仰首而言曰天
下事有與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
至此願早求死李羅曰且問盛古至今幾帝幾王孰與孰廢天
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李羅曰且問自古曾有人臣將
宗社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相賣國
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謂而為之必不遺已而賊臣
國者也予前辭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故也李羅曰
德祐幼君非汝耶棄爾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
也不幸失國當此社稷為重君為輕二王之立原為宗社計
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
宗者為忠李羅曰汝立二王成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
吾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
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藥之理惟盡吾心焉不
可為則天也何必多言李羅怒命囚于獄丙午禁玉泉山樵採漁弋戊申追封伯夷
 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加封程顥豫國公制曰朕惟三
 千之徒莫先顏氏瞻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
 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于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
 續弘簡錄 卷二 望 世 加 一
 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
 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章益綿道脉程
 頤洛國公制曰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傳
 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
 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
 封冊胙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夫矜式火龍
 黼黻匪徒侈其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見河南置屯田總管
藝文志
 府于開城路復臨淄臨胸清河為縣導肥河入于鄒淤陂盡為
 良田是歲會諸王于大都分賜宋寶玉器幣
 冊曰南北混同天開一統惟斷惟謀蹴金蹶宋臨安之亡
 獨慨諸臣坐視傾覆誰殉以身不如金末節士嶙峋
 續弘簡錄卷二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天王一

至元十六年己卯春正月甲寅移贛州省治還隆興辛酉宋合
 州安撫王立降詔殺立既而赦之名入覲仍其故官自是東川
 州縣皆下壬戌分川蜀為四道以成都等路為川西道廣元等
 路為川北道重慶等路為川南道順慶等路為川東道並立宣
 慰司甲戌張弘範李恒兵至崖山張世傑走宋主昺及其官屬
 俱蹈海死宋亡前後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二月
 戊寅朔升深州為路遣使訪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獲其書
 以獻癸未增置前後二衛都指揮司共為五衛建司天臺于大
 都製銅儀象圭表銅表高四十二尺又于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
 續弘簡錄 卷三 一
 設監候官癸卯敕大都河間山東鹽運司並兼酒醋商稅甲辰
 發嘉定新軍屯田脫里北之地命嘉定新附州郡及田楊二家
 諸貴官子俱充質子入侍乙巳立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志
十九年增詔河南西京北京各路課程聽宣慰司兼領圖太祖太宗
 睿宗御容于翰林院命院官春秋致祭三月戊申朔詔大兵渡
 江以來農民不無騷動今已安集務宜教本力田各正官以時
 勸課如無成效者糾察見典章遣郭守敬由上都大都歷河南府
 抵南海測驗晷景丙寅敕中書省凡掾史文移稽緩一二日者
 杖三日者死甲戌授八番龍文求為臥龍番龍延三為大龍番
 龍方零為小龍番俱安撫使得洞寨一千六百二十六命太常
 寺定州郡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至元州縣社稷
 通禮夏四月癸巳命給事中兼起居注掌隨朝諸奏事復立江

西樞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司宣課提舉司通考云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各商中

癸卯填星犯鍵閉乙巳選南軍二萬人增宿衛五月丙辰置

漕海等州總管府募民屯田丙寅救僧司文移母輒入遞丁卯

升雲南寶山良渠二縣為州癸酉行省言賦北京西京車牛皆

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

則來歲田禾何由得種其止之六月丁丑朔發新附軍戍碭門

魚通黎雅甲申宋張世傑溺死海陵部將百五十八人詣瓊雷

二州降癸巳雲南都元帥愛魯將兵分定亦奚不薛抵金齒蒲

驃曲蠟緬國界招降忙木巨木禿等三百寨師還獻馴象十二

亦奚不薛者羅施鬼國別部也亦曰亦乞不薛令京朝諸官雇役開浚通州河癸卯以

阿合馬子忽辛為潭州行省左丞從子別都魯丁為河南宣慰

使秋七月戊申置東宮侍衛軍定江甯上中路置達魯花赤二

續弘簡錄卷三員下路一員應昌府如例設官已改朶哥麻思地之算木多

賊為鎮西府丙寅填星犯鍵閉癸酉遣中丞崔或訪求江南藝

術之人八月庚辰太陰犯房距星戊子海賊賀文達降括所掠

婦女還之民庚寅救沅州總管乞答合征取桐木籠犵狁伯洞

諸蠻海賊金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

溫何預焉特赦其罪詔每歲聖誕元辰禮儀費用名為已俸無

非科斂民財應一切停止典章云每遇聖誕元辰前期一月文

道場本日實明朝臣詣闕稱賀外官則率僚屬儒生耆老僧道

人等結綵香案呈舞百戲夾道祇迎就寺觀敘班舞蹈三呼畢

公宴而散其費皆督之甲下以為常丁酉以江南所獲碧玉爵及玷凡四十九事

納于太廟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甲辰定漢軍出征逃者死且

沒其家女真水達達軍不出征者隸民籍輸賦九月庚戌以忽

辛兼領杭州諸色人匠歲造緞段十萬匹置大護國仁王寺總

管府建聖壽萬安寺于京城已巳統軍唐兀帶麻陽達魯花赤

武伯不花劫掠辰沅新附民千餘口詔即軍中斬之冬十月乙

酉帝御香閣命大樂署令完顏椿等肄文武樂丙申太陰犯太

微西垣上將十一月丙午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事先啟

後聞戊申救諸路所捕盜初犯賊多者死再犯賊少者從輕論

罪有盜以舊鈔易官庫新鈔百四十錠者有司謂罪不應死帝

以其父執役巨家即論如法癸丑太陰犯熒惑已巳併教坊入

拱衛司十二月甲申祀太陽丁酉八里灰貢海青回鶻等所過

供食羊非自殺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飲食敢不隨

我朝乎禁勿與降歸州路為州升沔陽安陸各為府濟寧安西

慶遠建寧漳惠梧柳象包賓橫容潯諸府州並為路

十七年庚辰春正月丙辰定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

續弘簡錄卷三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定諸路差稅新

增者即上報隱漏者加罪不必履畝清丈動搖百姓戊辰放荆

南江廣所俘男婦三萬二千餘人為民置福建行省于福州尋

移泉州改德慶路為總管府二月乙亥命和禮霍孫將兵與高

和尚同赴北邊時有言高和尚善秘術能役鬼為兵故有是役已丑瀘州安撫梅應春

前為宋制置張瑄所殺其子國賓詣闕訟寃帝命以瑄界國賓

俾復父讐瑄聞之自經死三月乙卯立都功德使司掌帝師所

統僧徒并吐番軍民事賜國師掌教所印辛未立畏吾境內交

鈔提舉司柳林營田提舉司給月脫古思八部屯田牛具陝西

轉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夏四月壬申

朔升宣德龍門鎮為宣德縣隆興楊門站為懷安縣丁亥立杭

州金玉總管府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山東諸郡霜真定路蟲

皆損桑五月甲辰作行宮于察罕腦兒之北丙午升沙州為路并括戶丁以富戶餘田分戍軍耕種六月辛未朔新曆成詔曰自古有國牧民之君必以欽天授時為立治之本黃帝堯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為斯官者皆世守其業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聖之術每置閏于歲終古法蓋殫廢矣由兩漢而下立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因仍沿襲以迄于今夫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前命太史院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其度數之真積年日法皆所不取庶幾脗合天運而永終無弊比者新曆告成賜名授時曆頒行天下布告遐邇咸使聞知見典章壬申安西王薨罷王相府壬辰頒鈔法于江淮廢宋舊錢并括銅器戊戌阿合馬矯殺江淮平章阿里伯續弘簡錄卷三 四 世祖二

右丞燕帖木兒崔斌等秋七月戊申太陰掩房距星巳酉太陰犯南斗徙泉州行省治隆興戊午阿合馬薦郝禎耿仁並為中書左丞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屯田漣海乙丑罷江南財賦總管府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割建康民二萬戶種秫歲輸釀米三萬石巳巳遣中使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帛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茅山設醮八月庚午朔改蒙古侍衛總管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丙子太陰犯心東星丁丑峻都請招三佛齊等國不允是月許衡致仕姚樞卒九月甲子太陰掩右執法并犯歲星丁卯羅施鬼國主阿察阿里降召入覲冬十月丁丑遣湖南兵萬人伐亦奚不薛降其民亦奚不薛稱疾遣從子入朝帝曰彼不稟命輒以職授從子無人臣禮宜令亦奚不薛出始罷兵壬午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巳丑以都

實為招討使往西域窮河源按河源古無所見自漢使張騫道趨于闐瀉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闐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皆推本二家其說近誕元潘昂霄以都實使還得其詳撰河源志謂源在吐番朵甘思西鄯有泉百餘泓如散渙非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名大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奔流奔騰近五七里滙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關也里木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入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此而南至濁即及濁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世言黃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云都實受命自河州起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城傳形勢來上帝悅命往營丙申定在官者任事一月始給俸初製象輦以備巡幸十一月巳亥朔置泉府司掌御用及太后太子諸王出納事戊申敕疏通鈔法凡賞賚多給幣課稅多收鈔是月廉希憲卒十二月戊寅加奉使木剌囊國速刺蠻為招討使壬辰福建陳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據漳州反元帥完者都擊之走入畚洞甲午重續弘簡錄卷三 五 世祖二

建太廟成奉遷神主于祔室迎太祖睿宗二金主入新廟行大享禮置北庭都護府掌畏吾兒之居漢地者阿木卒于軍改雷廉封化高五州為路徙峽州路于江北舊治復置鄯縣隸鞏昌是歲置榨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通考云除長引專用短引每茶一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是年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及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一年五斗第二二年七斗五升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一石五斗第七年一石八斗第八年一石九斗第九年一石十斗第十年一石十斗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凡輸納之期初限十月十八年辛巳春正月丁未敕江南州郡官蒙古回鶻人兼用丙辰改符寶局為典瑞監收天下諸司印二月乙亥發刑徒減死者為軍征海外立上都留守司升敘州為路隸安西省移潭州省治鄂州湖南宣慰司治潭州丙戌發肅州軍民穿渠溉田乙未皇后弘吉刺氏崩皇太子真金自獵所奔至三月巳亥立登

聞鼓院有宛者許拋鼓以聞是月許衡卒夏五月癸卯禁西北
邊回鶴人越境為商丙辰歲星犯右執法庚申分烏蒙路隸雲
南順慶路隸川東詔括契丹戶嚴鬻人禁安西軍站凡和雇和
買與民均役秋七月甲午朔置和中所于甘州以儲兵糧癸卯
太陰犯房距星庚戌松州知州僕散禿哥前後射虎萬計賜號
萬虎將軍八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奸吏
弭盜賊整軍旅獎忠義六事下廷臣議行丙寅熒惑犯諸侯西
第三星壬辰海南諸國貢犀象閏月癸巳朔熒惑犯司怪南第
二星庚戌太陰犯昴丁巳命播州每歲親貢方物壬戌兩淮轉
運使阿刺瓦丁坐盜官鈔伏誅詔給怯薛及糧拘其所占田為
屯田九月癸酉定市船商貨已經泉州抽分者他處止令輸稅
通考云立市船司于泉州慶元上海徵浦每歲招集船商于外
番博易珠翠香料等物回帆依例抽解後聽自貨賣官為十分
續弘簡錄卷三
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時客船自泉福販土產物者所徵亦與
番貨等上海市舶提控王楠以為言於是定以雙抽為番貨單
抽為甲中太陰犯軒轅大星冬十月乙未以皇后祔享太廟乙
巳命安西王府協濟戶及南山隘口軍于延安鳳翔六盤等處
屯田丁未置河西織毛段匠提舉司巳酉命張易等察校道藏
諸書惟留道德經餘悉焚毀庚戌詔諭于不昔國來附壬子置
各省蒙古提舉學校官擢管軍千戶程文海為集賢直學士兼
秘書少監和禮霍孫守司徒改諸路屯田字蘭奚總管府為農
政院十一月癸亥朔詔諭探馬赤令歸附探馬赤譯言
衆部族也甲子賊
首陳弔眼伏誅桂龍降流之邊地甲戌太陰犯五車次南星丁
丑犯鬼丁亥太陰掩心東星十二月甲午命瓮吉刺帶為右丞
相阿合馬為左丞相丙午太陰犯軒轅大星癸丑免益都淄萊
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備直免福州路十八年以前逋

賦是歲揚州火通泰二州饑發粟二萬石賑之
十九年壬午春正月壬戌朔諸王撒里蠻誘執叛王昔里吉遣
使馳報丁卯增兩浙鹽價每引鈔四貫通考云用姚元之請命
江南稅糧依宋舊制折
雜物雜物二月辛卯朔饒州總管姚文龍言江南財賦歲可辦鈔
五十萬錠詔以文龍為江西道宣慰使兼措置茶法通考云用
姚仁言江
南全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折之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
十四萬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益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
甲午給甘州逃軍五千人自願挈家還戍者鈔一萬六百二十
錠每口布一疋驢一頭乙巳立廣東提刑按察司及鐵冶總管
府改羅羅斯宣慰司隸雲南浙東宣慰司治溫州分軍戍江南
自歸州及江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癸丑大良坪元帥蒲元
圭遣子入朝三月壬午益都千戶王著擊殺阿合馬于闕門捕
著及其黨高和尚併樞密副使張易皆醢于市夏四月丁酉瓮
續弘簡錄卷三
吉刺帶罷命和禮霍孫為右丞相戊戌立回易庫倒換金銀昏
鈔帝以諸王公主分地所設達魯花赤例不遷調百姓苦之敕
任滿依常調選代壬寅敕于灤河造官車以給歲用毋派取民
甲辰帝悟阿合馬之姦逮其子忽辛赴揚州鞠問始鉤考諸處
平準庫汰倉庫官察所占民田還其主戊申敕凡文書俟奏可
始用御寶刊行蒙古畏吾字所譯通鑑庚戌設懷孟路河渠使
副官壬子制民間貸錢息以三分為率定內外官三年考滿叙
升未滿者不得超越命雲南諸路各建學祀宣聖五月己未朔
戮阿合馬尸窮治其黨黜省部濫設官七百十四人罷南京西
京宣慰司盡拘諸位下所給印已已遺浙西宣慰同知劉宣等
理算各省鹽茶及財賦府出納之數籍阿合馬妻子親屬奴婢
財產并逮其黨耿仁別都魯丁至大都誅之癸未以麥木丁為

中書右丞張雄飛參知政事乙酉令逃軍黥其面仍使從軍六月巳丑朔日食癸丑罷司徒府及農政院丁巳亦奚不薛千戶宋添富順元總管阿里降秋七月戊午朔日食詔于揚州岳州各立行樞密院辛酉割阿合馬黨郝顏棺戮其尸壬戌禁諸位下差軍護送私營錢貨蒙古軍守江南者令更番還家壬申立馬湖路總管府戊寅議建阿失答不速皇城用木十二萬道遠難致照察罕腦兒地築土為墻乙酉閣婆國貢金佛塔九月丁巳朔定歲貢額上路總管府三年兩貢儒吏各一人下路總管府二年一貢儒吏遞進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中書省掾史有關於院臺令史內選取院臺令史於六部令史內選取六部令史以歲貢儒吏補充見典章通考云各路司吏有闕取所屬衙門人吏委本路長官同儒學官考試以習行移算術詩書論孟內通一經者為中選然後補充按察司書吏有闕存州司吏內勾補諸歲貢吏當該官司于見役續弘簡錄

卷三
人內公選以儒吏兼通者為上才識明敏吏事熟嫻者次之月日雖多才能無取者不許呈貢戊午誅阿合馬第三子阿散四子忻都剝其皮以狗弁誅其從子宰奴丁庚申罷漣海州屯田以游顯行省揚州領浙江漕運辛酉海外南番俱藍國主遣使奉表進寶貨及黑猿一那旺國主忙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四人奉表蘇木都速國主土漢八的亦遣使二人蘇木達國相臣那里八合刺攤赤以事在俱藍問詔代其主打古兒奉表進指環印花綺段及錦衾二十合寓俱藍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奉表進七寶項牌藥物又管領木速蠻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闕前番唯俱藍最遠去泉州十萬里招討使楊庭璧三往招之乃壬戌敕官吏受賄及侵盜倉庫輕者杖決重者死言官緘默與受賄人一體論罪乙丑括雲南所產金置打金洞達魯花赤其稅賦用金為則壬午釐正選法置黑簿籍阿合馬黨人之

名冬十月丁亥朔復以印律鑄為左丞相札散平章政事丙申立詹事院置左右詹事各一員設京畿江淮兩都漕運司歲令江淮運糧至中灤京畿接運至大都通考云初立京畿都漕運漕運司于河西務乃止領在京諸倉出納糧斛及新運糧提舉司站運饋運公事其在河西務者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等處饋運癸卯分禁中出納為三庫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內藏金銀質孫衣段隸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以宦者掌其鑰乙巳遣使招降法里耶阿魯乾伯等國庚戌以四川民少止留成都廣元順慶重慶夔府五路餘悉裁去詔兩廣福建雲南地遠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奏用乙卯誅阿合馬長子忽辛次子抹速忽于揚州十一月戊午置利用庫于上都甲子召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壬申設沿河巡軍有勢家為商賈阻遏民船者沒其家甲戌釋續弘簡錄

卷三
九世祖二
天下重囚除大逆外令充征海軍丙子四川大盤洞主向臭友等來朝十二月庚寅以張文謙為樞密副使乙未給瀛國公趙鼎衣糧發遣上都殺宋丞相文天祥于燕京續資治通鑑長編云趙鼎嘗言欲用之積翁請釋為黃冠留夢炎不可曰使天祥復出號召江南將置吾輩于何地事遂寢劉岳申文信公傳云天祥初至燕城中十餘日得疾去械繫頸自是囚兵馬司者四年就戮于燕南城柴市趙鼎傳云天祥至柴市問曰孰南向或有指之者即南向再拜死世祖歎曰好男子不肯為吾用殺之誠可惜是後連日陰晦宮中白晝或乘燭適張真人入朝世祖問之對曰此始殺文丞相所致乃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令王積翁書神主西樞柴市設壇祀之丞相李羅初行奠禮在殿旋地起卷主入雲中李羅等改書前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壽二年京景物畧云江南十義士昇公墓葬都城小南門外大德二年為陷引至葬處碑刻信公二字送以歸廬陵癸卯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仍參用蒙古人員罷湖廣金銀鐵冶提舉司隸各路總管府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尋辭歸是歲始命上海總

管羅壁暨千戶朱清張瑄造海船六十艘由海道運糧四萬六千石至大都

二十年癸未春正月己未立弘吉刺氏為皇后是為喃必皇后乙丑定

匿名書告事重者死輕者流遠方論管民官凡遇災傷過時不

報及按察使不即行視者加罪丁卯伐船材于烈燬都山乾山

起運民夫八千人已巳太陰犯軒轅御女庚午徙平灤造船廠

於陽河就近運木庚辰太陰入南斗壬午改鞏昌按察司為河

西隴北道廣東按察司為海北廣東道廣西按察司為廣西海

北道福建按察司為福建閩海道二月戊子定川廣戍軍三年

一更仍廩其家屬立武成王廟于樞密院西以孫武子以下十

人從祀庚寅太陰掩昴庚子省四川東西北三道宣慰司及潼

川萬戶府新軍總管府威灌茂等州安撫司是夜太白犯昴辛

丑定軍官選格萬戶千戶鎮撫自奏准日始三年為滿通行遷

轉百戶以下不拘此例官吏贓罪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

不敘百貫以上者死乙巳太陰犯心甲寅降太醫院為尚醫監

立江南四省官醫提舉司三月丁巳罷河西行御史臺立鞏昌

等處行工部罷福建市舶總管府併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免

福建歸附後未徵苗稅通考云忙古帶言船商皆以金銀易香木于是下令禁之惟鐵不禁已未

放五臺山及南城造寺夫四萬人是夜歲星犯鍵閉庚申太陰

犯井壬戌犯鬼乙丑罷淮安淘金官惟計戶取金立雲南提刑

按察司給西川福建兩廣之任官驛已巳歲星犯房癸酉掩房

廣州民林桂方偽號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壬午省

福建道宣慰司復立行省于漳州夏四月丙戌立別失八里和

州等處宣慰司己亥太陰犯房壬寅犯南斗庚戌四川右丞也

得蘭紐遂班師辛亥麥木丁等檢覈萬億庫以罪繫者多請付

之五月戊午縱平灤造船軍歸耕撥大都軍代之丙寅太陰掩

心東星丙子諭雲南重囚先令便宜處決者自今恐濫及無辜

仍令待報戊寅從御史中丞崔或言罷採民間室女頒行宋文

思院小口斛立海西遼東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真水達達部已

卯詔江南漕糧于濟州新開神山河及海道兩路兼運時上年

分職本以為民邇年諸物增價俸祿不足養廉以致侵漁百端

公私交困自今內外官吏俸給以十分為差添支五分以示體

恤臣下至意見典章辛亥四川行省討平九溪十八洞蠻析其地

為州縣隸順元路以向世雄為義巴洞安撫大使秋七月癸丑

朔克征骨鬼軍賦丙辰太白犯井癸亥太陰犯南斗乙丑太白

犯井丙寅開雲南驛路分亦奚不薛地為三立宣慰司及總管

府丁卯熒惑犯司怪丙子省江南十道宣慰司官四十七員定

上都商稅六十分取一立總教院及務農司八月癸未以明理

察平章軍國重事立懷來淘金所丙午太白犯軒轅丁未歲星

犯鈞鈐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九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少

女戊午太陰犯斗象山賊尤宗祖聚眾掠海上阿刺帶往招之

降其徒萬人海道以寧丙寅徙舊城市肆局院稅務入大都止

四十分徵一己巳太白犯右執法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壬

申太陰掩井癸酉熒惑犯鬼甲戌太陰犯鬼熒惑犯積尸氣太

白犯左執法冬十月甲午以札散為樞密副使詔五衛軍十八

為率以七人三人分為三番每十月放七人者還家正月復役
 正月放三人者還家四月復役更替休息丙申太陰犯昴庚子
 建寧降賊黃華復叛聚眾十萬號頭陀軍犯崇安浦城諸邑壬
 寅耶律鑄罷戊申立和林平準庫罷中興管課及北京鹽鐵提
 舉司十一月癸丑命各省印造授時曆初各省曆日皆取給京
 師以道遠不時至令荆
 南四川等省所用者隆興印之雲設大都城門尉戊寅太白歲星
 相犯十二月壬辰以中書參議溫迪罕禿魯花廉貧不附權勢
 賜鈔百錠辛丑徙新附官仕內地甲辰太陰掩熒惑丙午罷雲
 南金箔規措所定質子令凡大官子弟遣赴京師是歲以新開
 河運船多損壞仍事海運通考云先用王積翁議廣開新河然
 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
 于是罷新河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
 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解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改北平都護府
 為大理寺給布萬匹賑女真饑民

續弘簡錄 卷三 三

二十一年甲申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群臣上尊號曰憲天
 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朝賀如正旦儀大赦天下詔曰惟
 我祖宗創業垂統區宇之廣眾所悉知其御下也為善而有功
 者必賞為惡而有罪者必罰此列聖相承之定制也比者公卿
 耆舊詣闕拜章謂朕壽祉方隆奉進冊寶請上尊號屬茲大慶
 宜布寬條茲用播告中外所有雜犯重典以下盡從釋免凡爾
 有眾自今以始各務惟新無替朕命見典甲子罷諸路理算官
 江浙平章忙忽帶進真珠百斤丙寅立安豐芍陂兩屯戶于淮
 南發軍士二千人耕之丁卯建都金齒西南築十二部皆降先
 建
都為編所制
 今猶被故降立江淮荆湖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治建康鄂州撫
 州成都丙子建寧賊首黃華自殺丁丑諸路按察使陞辭帝曰
 卿等到官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利隨之徇利必失其

名而身命且不可保尚其慎之二月諭各路堤堰令總管府并
 州縣長官常行驗視遇有損壞即便修築毋致浚沒民田聽各
 道按察使不時糾察貧民情願復業者給付原產仍免一切逋
 課私債三年後方許取索俱見
 典章壬辰邕州民黃大成為亂梧韶
 衡諸州起應之甲午罷新開河役移其軍及水手各萬人海
 運丁未徙江南樂工八百家于京師戊申移江淮行省治杭州
 浙西宣慰司治平江省黃州宣慰司入淮西道立法輪竿于大
 內萬壽山高百尺遷宋宗室及其大臣之家屬于內地三月丁
 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丞相安童亦至丁卯太廟正
 殿成奉安神主至元十八年依太常寺議定太廟新
 殿建前廟後廢廟分七室至是始成夏四月從
 御史李昂言有父兄居憲臺而子姪為按察使或父兄為按察
 使而子姪在別道為官者並令迴避軍官毋受民詞押運毋帶
 私貨管民官自三月停訟十月始行和買諸物止從出產處所
 隨時給值不得強其所無重累百姓俱見
 典章乙酉省泉府司入戶
 部立大都留守司及總管府置西川延安鳳翔興元宣課司已
 亥涿州巨馬河決籍江南鹽徒軍戊申命開元路造船百艘付
 狗國戍軍五月己酉立二千戶總欽察康里子弟願為國宣勞
 者已未蠲江南田賦十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盡免徵縱江
 南匠戶之無藝業者十九萬為民庚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
 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顯明曆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
 者加罪閏月己卯改西南番安撫司為總管府給西川蒙古軍
 鈔使耕汧江曠土四項以下免輸稅丙戌遷揚州行臺于杭州
 罷群牧皮貨局所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暑景日月交
 食曆法甲子遣軍六千人淘金雙城移和林屯田軍于五條河

續弘簡錄 卷三 三

食曆法甲子遣軍六千人淘金雙城移和林屯田軍于五條河

秋七月丁丑朔立行福司革軍官所帶相銜八月丁未雲南華帖白水江鹽井三處土老蠻叛殺諸王及行省使者定軍官格例以河西回鶻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同蒙古人女真契丹同漢人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真生長漢地者同漢人已酉遣無籍軍舊從征者還家勿許持弓矢放福建畚軍並收其軍器散其部長於近處爲督民官甲戌以建都女子沙智立站有功管萬戶事詔議貢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四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除陽發衛皆令試舉則九月甲申京師地震立福建鹽課市舶都轉運司通考云設市舶都轉運使于泉州二州官自具船給人得其三凡權勢家皆不得出已費入番爲買犯者併江淮福建爲一省癸巳太白犯南斗甲辰海南貢白虎獅子孔雀冬十續弘簡錄

卷三
丙午發鈔常平倉與民和糴典章云以今歲秋成爲始凡收年減價出糴已酉敕管軍萬戶爲行省宣慰使者毋兼管軍事仍爲萬戶者毋兼治民政辛酉敕宋有手號軍死則以兄弟及子繼之免文其手十一月庚子太陰犯心辛丑和禮霍孫麥木丁張雄飛溫迪罕皆罷復命安童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參知政事敕中書省整治鈔法定金銀價禁私自回易癸卯海外南巫里別里刺理倫大力等四國各奉表來貢命司農司自襄陽至東海募民開荒免其租六年并一切雜役十二月甲辰朔立常平鹽局癸亥從盧世榮言禁民間釀酒官自酤賣初民開酒聽自造每米一石官取鈔一貫至是出官鈔五萬錠立權酤法每石取鈔一貫丙寅荆湖行省招降龍昌寧龍延萬等奉羊馬白氊來貢癸酉御史中丞崔彥言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帝怒削彥官命翰

林集賢院名諸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是歲西僧楊真伽發宋帝后諸陵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宋太皇太后謝氏卒于燕征東招討使聶古帶言海道艱阻罷征骨鬼兵二十二年乙酉春正月戊寅弛民間買賣金銀及江淮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聽民貿易官止收稅庚辰毀宋郊天臺建佛寺戊子增遣軍士二千人屯田芍陂歲收米四萬餘石後屯戶四千餘人得米數十萬斛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伏誅移五條河屯軍于兀失蠻札失蠻之地癸巳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以所屬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隸內臺辛丑命禮部領會同館壬寅造大樽于殿以木爲質銀內金外鏤雲龍高一丈七寸二月詔考課官吏從前責以五事因無激勸之方徒示虛文致鮮實効自今每歲終考課以五事備具著有成績者爲中考第一考加妻封號二考令子弟承蔭三考封贈祖父母父母其品格不及封贈者量遷官階有政績殊異者不次優擢凡封贈一品爵國公母妻並國夫人二品爵郡公母妻並郡夫人三品爵郡侯四品爵郡伯母妻並郡君正五品爲縣子從五品爲縣男母妻並縣君下此者止用散官六品母妻曰恭人七品母妻曰宜人見典章乙巳增濟州漕船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漕米百萬石于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每舟用四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爲上中下三萬戶府人故夫數增多宿州蘄縣真定沂郟益都高郵汾海七翼爲上萬戶棗陽十字路邳州鄆州杭州懷州孟州真州八翼爲中萬戶常州鎮江穎州廬州亳州安慶江陰水軍益都新軍湖州淮安壽春揚州泰州弩手保甲處州上都新軍黃州安豐松江鎮江水軍建康二

十二翼為下萬戶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為三十七翼翼設
 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員隸所在行院丙午割荆湖所隸
 八番羅甸歸西川析嵐管為二州辛亥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
 討平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丙辰罷膠
 萊所鑿新河壬戌太陰犯心升御帶庫為章佩監戊辰復立行
 御史臺于江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之中諸路按察司職掌仍舊
 從盧世榮請立規措所回買江南民田拘收天下銅器增置真
 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諸道宣慰司兼都轉運司嚴
 治課程復命兪吉刺帶為左丞相忽都魯平章政事罷融州總
 管府為州三月禁民間不得織造銷金段疋倡優市井諸婦不
 得妄用金飾釵釧等物違者沒官見典丙子遣太史監候往占
 城測日晷癸未改甘州行省為宣慰司隸寧夏行省庚子詔依
 續弘簡錄 卷三 庚子 世祖一
 舊制每鹽一引四百斤價銀十兩折鈔為二十貫夏四月庚戌
 監察御史陳天祥劾盧世榮罪惡詔同赴上都面質世榮悉款
 服癸亥以麥木丁不附世榮命與安童同治省事五月甲戌以
 郭佑叅知政事戊寅詔甘州每地一項輸稅三石壬午發軍千
 人修阿失鹽場倉以忻都為賜里玉招討使戒毋與兵遠畧甲
 申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以南命親王出鎮戊子
 改昇江烏定朶里滅該等府為路雲南省臣脫帖木兒陳蠲逋
 賦徵侵隱戊要隘明黜陟罷轉運給親王賦豪戶除重稅決盜
 賊增驛馬取質子定俸祿教農桑優學校郵死事捕逃亡十六
 事下中書省議行庚寅復徙行臺于杭州行院于建康六月庚
 午詔減商稅罷牙行輟耕錄云牙行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者唐人書互作牙故因訛耳省市舶
 司入轉運司帝諭安童曰國家大事汝蒙古人未知朕左右無

復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
 貽朕羞秋七月壬申造溫石浴室及更衣殿甲戌敕秘書監修
 地理志戊寅分甘州新附軍屯田亦集乃路甲申析濶里吉思
 所平大小十谿洞為郡縣丁亥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言
 山寨降者五百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是皆
 招降者也因言兵荒後未嘗存恤其民州縣官復無之任者以
 故盜賊各據一方互相攻殺人民漸耗宜令良吏急往撫之帝
 可其奏八月庚子給鈔萬二千四百錠為本取息贍甘肅屯軍
 辛丑命有司祭斗三日己未復立泉府司九月立竹課提舉司
 于衛州凡係官竹園以時採賣設府州司縣弓手祇候公使人
 等免其差稅令眾戶計額均輸見典戊辰罷權酷聽民自造民
 間仍用銅器乙亥以江北諸課程聽杭鄂二省節制道途迂遠
 續弘簡錄 卷三 庚子 世祖一
 改直隸中書省丙戌速木都刺馬答二國遣使入貢西崖門渠
 長阿者等百餘戶來降冬十月己亥發鈔五千錠和糴于應昌
 復分河間山東鹽課轉運司為二丙辰遣兵戊合刺章即烏其
 部長之子令入質京師千百戶子留質雲南王所復置四川嘉
 定路及敘州宣撫司烏蒙土官阿蒙叛討擒之并其妻子伏誅
 十一月己巳朔給宋鹽軍千餘人衣糧使屯田自贍乙未盧世
 榮伏誅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宋時私販軍並從征海外十二
 月丁未皇太子真金薨諡曰明孝太子己未丹太廟楹辛酉分
 立集賢院掌提調學校徵求隱逸名集賢良凡國子監道教陰
 陽祭祀占卜等事皆隸之初與翰林國史院同署至是分置兩院甲子敕工匠官
 毋遷轉是歲命哈喇哈孫為大宗正復改大理寺為大都護府
 始行賑糶法于京城設三舖發倉粟減其直糶之歲以為常以

大都供應繁苦悉免軍民地稅

二十三年丙戌春正月戊辰朔以皇太子故罷朝賀禁賞金銀
銅錢越海互市壬午太陰犯軒轅太民癸未罷鞏昌二十四城
拘權所歸有司癸巳升隆興武寧縣為寧州福州長溪縣為福
寧州降鎮巢府為巢州敘州為縣丙申設諸路推官審理刑獄
上路二員中路一員二月己亥禁用私斛斗秤尺乙巳罷山北
遼東道宣慰司立東京等處行中書省治咸平丙午太陰犯井
丁未定按察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巡行分治十月還司癸丑
復置隰州大寧縣戊午併江南行樞密院四處入行省罷醫江
南學田癸亥太史院上郭守敬所撰授時曆經及李謙曆議命
宣付翰林國史院丙寅名曲阜教授陳儼京兆蕭軒蜀人虞應
龍修地理志儼對不至三月己巳遣直學士程文海偕行臺官
續弘簡錄 卷三 世祖二
博采江南人才備臺察用太陰犯婁甲戌省雲和署入教坊司
立欽察衛親軍都指揮司乙亥命麥木丁仍中書右丞與郭佑
並領錢穀楊居寬典銓選丙子定行臺以八月巡行郡縣至次
年四月中還務期遍歷癸巳歲星犯壘壁陣夏四月庚子置燕
南河東山東各道宣慰司濟南太原為諸王分地令各委官一
人同治敕江南諸路財賦並隸中書省甲辰徙杭州行臺治建
康統淮東西湖南北浙東西江東西八道按察司庚戌始制諭
法己未以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初有旨凡
為盜者殺毋釋省臣疑太過帝曰朕以漢入徇私用金泰和律
斷事致盜賊滋眾故有是旨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
五月己巳癸惑犯太微西垣上將徙江東按察司治宣州庚辰
歲星犯壘壁陣乙酉癸惑犯太微右執法六月丙申朔太白犯

御女乙巳復立大司農司仍以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戊申

括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民馬悉入官辛酉封楊邦憲
妻田氏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事秋七月己巳立營田總管
府覈江南官田之為強豪所據者復尚醞監隸光祿寺置中尚
監庚午徙江淮行省于揚州立洪澤南北三屯于淮南路之白
水塘黃家疇壬午總制院使桑哥具省臣姓名上奏丞相覓吉
刺帶平章阿必失合忽都魯一時皆罷癸巳定省院臺部官屬
中書省除中書令外左右丞相二員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
一員叅知政事二員行中書省除罷置丞相外平章政事二員
左右丞各一員叅知政事僉行省事並二員樞密院除樞密使
外同知院事一員樞密院副使僉樞密院事並二員院判一員
御史臺御史大夫一員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並二員行臺
續弘簡錄 卷三 世祖二
同內臺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各二員其餘並聽省臣酌
汰詔諭中外曰惟我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
未暇舉行迨朕圖大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公議
法前代之鴻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紀自疆土極照臨
之遠致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常敕有司澄汰
意必舊制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
壅上聞苟尚蹈匪彝時惟予各其清冗職用復前規於戲官不
必備惟其人格守已成之憲爾尚克勤于乃事永肩圖報之心
見典 八月己亥罷淮東宣慰司以黃蘄壽昌隸湖廣行省安慶
六安光州隸淮西宣慰司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罷德平定昌
二路置德昌軍民總管府九月乙丑朔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
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阿兒曰來

來曰忽闕亦解曰蘇木都刺凡十國各遣子弟來朝甲申太陰
犯天關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執法徒制西按察司治杭州
戊戌太陰犯建星壬寅太白犯左執法辛亥太陰犯東井河決
開封祥符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甲寅太白犯進
賢壬戌徙甘州戍軍屯田亦里黑之地馬法國進鞍勒穆甲十
一月乙丑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運糧萬戶免徵覆舟糧戊辰
太白犯亢巳卯太陰犯井辛巳歲星犯壘壁陣禁禽獸孕時毋
畋獵十二月戊戌太白犯東咸丙午罷大有署丁未太陰犯井
丁巳犯氏戊午詔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宣慰司在內地者設
官四員江南者六員是歲大司農上諸路學校凡二萬一百六
十六所植桑棗雜樹二千三百九萬四千六百餘株蘇湖饑賑
米二十萬石

續弘簡錄

卷三

三

世祖二

二十四年丁亥春正月乙丑俱藍國遣使來朝甲戌太陰犯東
井乙酉犯房丁亥復收江浙省為江淮行省辛卯立上林署二
月庚子太陰犯天關辛丑犯東井以麥木丁平章政事范文虎
為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戊午敕諸王圍里鐵木兒節制諸
軍乃顏遣使徵東道兵諭里鐵木兒母輒發閏月癸亥太陰
犯辰星定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平陽堯帝祠乙丑復分立尚書
省以總制院使桑哥及鐵木兒並平章政事阿魯渾薩理為右
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忻都並參知政事惟行省事與中書共議
餘聽尚書省從便奏請辛未定國子監祭酒一員司業二員擇
素有德望者居之建國子學設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
十人蒙古漢人各半仍隸集賢院綱目云初太宗設總教國子
之官迨至元初以許衡為祭
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僅十餘人衡去教益廢且學舍未建師
生寓居民室至是始設監官建國學以取律有尚為祭酒增廣

弟于員通考云令江南諸路縣學內各立小學選老成之士
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並立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者曰教
授命于禮部及行省宜慰者曰學正學錄教諭山長路設教諭
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中上州設教授下州設學正縣設教諭
書院設山長各一員設各省儒學提舉二員統諸路府州縣學甲申太陰
犯牽牛乙酉改淄萊路為般陽路罷江南竹木柴薪魚牙諸稅
復改各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庚寅法司以諸路罪
囚過多請遣官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
隸淘金三月甲午更造至元寶鈔詔曰鈔法之行二十餘載官
吏奉法不虔以致物重鈔輕公私俱誦比者廷臣奏請謂法弊
必更古之道也朕思嘉之其造至元寶鈔頒天下中統鈔通行
如故以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凡錢一千文為
錢千文其法自一貫至
五十文凡十有一等子母相權官民通用務在新者無冗舊
者無廢上不虧國下不損民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

續弘簡錄

卷三

三

世祖二

準朕不食言故茲詔示見典丙申太陰犯東井乙卯遼東饑弛
太子河漁禁丙辰降重慶路定遠州為縣命都水監開汶泗水
遠京師汴河溢役夫修故堤夏四月癸酉太陰犯氏甲戌犯房
諸王乃顏反五月巳亥移濟南宣慰司治益都燕南按察司治
大名南京按察司治南陽太原按察司治西京壬寅戶工兩部
各增尚書二員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以軍行
免北京今歲絲銀經過郡邑各賑鈔六月庚申朔百官獻馬給
衛士壬戌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率所部
遁行在兩陣遣前軍敗之壬申帝駐蹕于大利幹魯脫之地獲
乃顏輜重千餘秋七月癸巳乃顏敗走追執之其黨悉平丁酉
弘州匠官以犬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弘州戊戌太
陰犯南斗辛丑犯牽牛壬寅熒惑犯輿鬼庚戌雲南金齒渠長

打奔等兄弟內附壬子太陰犯司怪癸丑日暈連環白虹貫之
罷乃顏分地所署官移北京道按察司治蒙州以河西瓜沙等
州立開鄜屯田八月癸亥太白犯亢乙丑車駕還上都置江南
四省交鈔提舉司已已謫從叛諸王軍前自効後亦集乃路河
渠丙子填星犯壘壁陣已卯太陰犯天關辛巳犯東井甲申太
白犯房丁亥立豐瞻昌國濟民三署女人國貢海人九月丁酉
熒惑犯長垣庚子太白犯天江乙巳太陰犯畢戊申咸平懿州
北京以乃顏叛民廢耕作告饑賑糧五萬石辛亥熒惑犯太微
西垣上將壬子太白犯南斗冬十月戊午朔日食壬戌太陰犯
牽牛大星丙子桑哥檢覈中書錢穀矯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
寬乙酉羅北甸土官火者阿禾及維摩合刺孫之子並內附是
夜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壬辰太白犯壘壁陣月暈金土二星
續弘簡錄 卷三 三十一

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萬戶府為四遂罷東平河運
二十五年戊子春正月庚寅祭日于司天臺辛卯毀中統鈔板
戊戌弛遼陽漁獵禁勿捕天鵝殺鹿羔癸卯海都犯邊命諸王
朮伯統兵北征乙巳太陰犯角戊申犯房辛亥省器益局入諸
路金玉人匠總管府癸丑設江南行大司農司及淮東西兩道
勸農營田使舉察勤惰歲具有司勸課實蹟為殿最通考云御
者帖木兒奏江南諸道行臺于紹興路開設近因道梗湖南北
廣東西海北江西福建諸處凡有文書北至南臺風信不便徑
申內臺未委事情虛實宜于福建置分臺給印五月壬戌省遼
信傳湖南諸道文書由外臺以達內臺從之
東海西道按察司入北京江南湖北道按察司入荆南改南京
為汴梁路北京為武平路西京為大同路東京為遼陽路中興
為寧夏府路以江西茶運司兼榷酒醋稅徵葛洪山隱士劉彥
深赴京已卯以江南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戶稅至七
續弘簡錄 卷三 三十二

戊子諸王察合子濶濶帶叛樞密副使土土哈執之以來丙申
兀馬兒來獻璞玉已亥遣官分道鉤考中統鈔本升雲南北勝
施州為北勝府戊申太白犯畢孟州烏河川雨雹大如拳癸丑
遷四川省治重慶宣慰司治成都河決汴梁太康通許皆被害
六月辛酉定各御史任滿驗所言事大小多寡為升降甲戌太
白犯井改西南番總管府為永寧路丁丑太陰犯歲星發兵千
五百人詣漠北浚井秋七月甲申朔復葺興靈二州倉轉米備
賑壬辰改會同館為四寶庫儲待所為提舉司己亥癸惑犯氏
庚子太白犯鬼乙巳太陰掩畢保定路野蠶蠶絲可為帛八月
丙辰癸惑犯房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癸酉以河間鹽運司兼
管順德廣平棊陽三鐵冶庚辰分萬億庫為寶源賦源綺源廣
源四庫九月癸未朔癸惑犯天江乙未罷檀州淘金戶諸王篤
續弘簡錄 卷三 五十四 世祖二

哇犯邊庚子太陰犯畢鬼國建都皆遣使來貢營五庫于禁中
以貯幣帛癸卯癸惑犯南斗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庚戌集
賢院新編本草成冬十月庚申從桑哥請置徵理司遣省院臺
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錢穀給兵
以衛其行甲子置虎賁司尋改武衛司丙寅置湖廣溪洞蠻獠
四總管府統州縣洞百六十所用漢人為達魯花赤雜土人治
之丙子敕造鐵羅圈甲及長甲給北征軍遣瀛國公趙鼎學佛
于吐番已卯免儒戶雜徭學田所入羨餘收貯集賢院以給多
才藝者十一月丁亥以何榮祖叅知政事禁有分地之家私役
富民為柴米戶及賦外雜徭已亥立桑哥輔政碑甲辰改總制
院為宣政院掌釋教遇吐番有事則分院往鎮因唐制吐番來朝見于宣政殿
故十二月丁巳海都兵犯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辛酉太陰

犯畢甲子犯井甲戌犯亢癸惑犯壘壁陣丙子也速不花以昔
列門叛甘肅行省約諸王八八拜答罕駙馬昌吉合兵討之皆
自縛請罪獨昔列門西走追執之歸于京師是歲置醴源倉罷
安和署以光祿寺直隸都省升滄州軍營城為滄溟縣大司農
上墾地三千五百七十頃積義糧三十一萬五千餘石

二十六年己丑春正月丙戌京師地震發兵塞沙陀間鐵烈兒
河辛卯行泉府使沙不丁上市船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
百兩帝命貯之以待貧者辛丑立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掌修
治城隍及京師內外工役分侍衛軍萬人隸之是夜太陰犯氏
癸卯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循州賊鍾明亮寇贛南掠寧都
據秀嶺與廣東董賢舉台州楊鎮龍柳世英相應戊申徙廣州
按察司治韶州以荆南按察司所統遼遠割三路入淮西二路
續弘簡錄 卷三 五十五 世祖二

入江西從壽張尹韓仲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西
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達御河二月辛
亥朔置延禧崇福二司徒江淮行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
為淮東道治揚州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專運番餼貢物
及商販奇貨丁卯命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鎮和林統有漠
北諸路置知院自此始諸王合丹寇開元己巳立左右翼屯田萬戶府
統軍二千于霸州河間耕田甲戌命鞏昌總帥汪惟和將部軍
萬人北征三月庚辰朔日食詔亡宋係官田土歸附以來被權

豪影占及指熟作荒詭名避役者許自首官從前應收子粒概
行免徵仍令佃種見典章立雲南屯田以供軍儲元初用兵遇堅城大敵必屯田
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
苟破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和林陝西四川則因地之宜
而始為之至于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蠻
腹心地又制兵屯旅控扼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

原之地而雲南屯事又與中原不同其田皆以雙計云

甲午太陰犯亢乙未新鑄渾天儀成以黃金為飾癸卯金齒人塞完以其民二十餘萬戶來歸夏

四月戊午禁民挾弓矢犯者籍為兵省江淮屯田打捕提舉司

七惟存徐邳海州揚州兩淮淮安高郵昭信安豐鎮巢蕪黃魚

網石湫十二所庚午沙河決發民築堤障之甲戌置制東江東

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十萬疋福建參政

魏天祐執宋江東制置使謝枋得至燕不屈死大方通鑑載枋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通臣只欠一死其所以不致天祐書云

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既已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大元

不事二君此天不殺一忠臣義士其所以不為官者忠臣

舜下齊之死不仕者正欲使天下後世知大元之量能使謝

其不愛慮亦大節死如歸也今蒙參政拘管道院日勞吏卒監守

元何損殺一謝某或其為大宋忠臣于大元何益特恐前候大

宋後設大元諸公自無面目立于天地耳某母喪未葬只當哀

續弘簡錄 卷三 三

經入君門倘大元有命惟存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

狀作萬言書獻之一聽進退并未速死以愧世之為臣不忠者

天祐諫之日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日程

嬰孫杵臼二人皆忠于一存孤一死節論定於十五年之

前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蓋棺論定於十五年之

知死不得北行在途惟如蔬果積數月困甚至燕南四日卒于

五月庚辰發武衛親軍濟河西務漕渠及口溫腦兒河壬辰

太白犯鬼發大同宣德民築倉於昂兀刺之地丙申以季陽益

都潘萊三萬戶軍久戍廣東疫死者眾令二年一更賊首鍾明

亮率眾降令赴闕江淮省臣逗留不遣丁酉復徙行御史臺于

揚州制西按察司于蘇州以忻都為尚書省左丞張天祐為中

書省參知政事已亥設回鶻國子學罷承盈庫以上供幣帛入

太府監辛丑御河溢入會通渠漂東昌民廬改莊浪路隸安西

省省流江縣入渠州青山猫蠻三十三寨內附六月戊申朔詔

雲南地遠六品以下官許本省選辟復立雲南按察司西番進

黑豹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合丹兵于托吾兒河丙寅海都犯邊

和林宣慰使怯伯起兵應之乃顏餘黨金家奴並入寇甲戌西

南葵中下爛土洞四百一十寨四川山齊蠻民四寨相繼來降

立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所籍宋太后貨產隸中宮秋七月戊寅

朔帝親征海都辛巳安山渠成長百五十里建輝三十賜名會

通河戊子太白經天辛卯太白犯牛發和林所屯乞兒思等

軍北征賦百官家製戰襖乙未太陰犯歲星癸卯沙河溢鐵燈

杆堤決八月辛未歲星晝見癸酉升四川金竹寨為府徙制東

道按察司治婺州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

九月戊寅歲星犯井丙戌罷濟州泗汶漕運司乙未太陰犯畢

丙申災惑犯太微西垣上將冬十月癸丑太陰犯牛宿距星甲

寅災惑犯右執法乙卯改八番羅甸隸湖廣丙辰禁內外官受

續弘簡錄 卷三 三

人饋酒食違者籍其家貲之半閏月戊寅車駕還大都庚辰赦

商販有中統料鈔者聽易至元鈔行用丙戌西南彝生番心桻

等八族內附鍾明亮復反詔雄諸賊響應江淮省合兵討之獲

賊首董賢舉丘應祥歸京師丁亥辰星犯房已丑太陰犯畢災

惑犯進賢丙申婺州賊葉萬五寇武義縣庚子取石于泗濱作

誓以補官縣之樂辛丑羅斛女人二國遣使來貢十一月丙午

兩漳州賊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命赴闕丁巳改播

州為播南路升平恩鎮為丘縣戊辰太陰犯亢十二月辛巳括

天下馬一二品官許乘馬五三品三四五品二六品以下皆一

條悉拘入官乙酉太白犯南斗命司天臺祭熒惑丁亥封皇子

濶濶出為寧遠王甲午以汪惟能為征西元帥將所部軍入漠

北其先戍漠兵母令還翼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

給所費歲為例駕幸大聖壽萬安寺置旃檀佛像是歲紹興安
西甘州大水兩淮雨雹大都路霖雨害稼東平蝗各蠲租減糶
如例伯顏遣使告邊民饑詔賜網罟取魚自給

二十七年庚寅春正月庚戌太白犯牛癸丑太陰犯井救從臣
子弟入國子學乙卯造祀天幄殿丙寅改儲待司為軍儲所復
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丁卯癸亥犯房巳巳改西南

番總管府為永寧路降臨淮府為盱眙縣二月乙亥朔立全羅
道萬戶府戊寅太陰犯畢辛巳括河間昔寶赤戶口較耕錄云昔寶赤鷹

房之號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鵝者賞黃金一錠頭鵝未
致闕下庚寅太陰犯亢辛卯發虎賁更休士赴上都修城乙未

改雲南蒙憐蒙萊二甸俱為路羅羅斯貢雨璉三月壬子癸亥
續弘簡錄 卷三 天 世祖二

犯鉤鈴巳未放福建獵戶沙魚皮戶為民發雲州民夫鑿銀洞
庚申罷行司農司及各道勸農營田司增按察司僉事二員總

勸農事徙四川省仍治成都立江南營田提舉司掌僧寺貲產
置金竹府大監等四十二砦蠻彝長官甲子楊震龍餘眾掠浙

東討賊者多俘良民救行臺棟放夏四月癸酉朔發六衛漢軍
萬人伐木修城丙子太陰犯井壬辰癸亥守氏十餘日遣使詣

馬八兒國訪求方伎士五月戊申鍾明亮復叛寇贛州戊午罷
江西行院移省治吉州罷奉宸庫復立安和署乙丑太陰犯填

星巳巳立雲南行御史臺及銀場官庚午括天下陰陽戶口仍
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藝者歲貢各一人六月壬申朔升閩鹽州

為柏興府降普樂州為閩鹽縣金州為金縣河溢太康沒民田
三十二萬餘畝免其租甲戌桑州總管黃布蓬那州長羅光塞

安郡州長閉光過率蠻民萬餘戶內附丙子繕寫金字藏經成
凡糜金三千二百餘兩巳丑癸亥犯房丁酉定宗實錄成秋七

月丙午禁平地忙安倉釀酒犯者死癸丑江淮平章沙不丁言
倉庫官侵盜公帑請依宋法黥而斷其腕帝曰此回鶻法也不
允戊午貴州蠻作亂劫順元路免大都歲賦絲及酒醋課辛

酉癸亥犯天江丙寅雲南關力白衣甸渠長內附八月辛未朔
日食併廣東道真陽浚光二縣為英德州丁亥復徙川南道宣

慰司于重慶癸巳地大震武平地陷黑沙水涌出屋塌死者七
千二百餘人壞民居無算遣平章鐵木兒往視九月癸卯歲星

犯鬼乙巳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諸王關里鐵木兒與合丹戰
于瓦法大破之丁未御河決高唐沒民田命有司塞之戊申鐵

木兒至武平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者轉海運
續弘簡錄 卷三 天 世祖二

米萬石賑之金竹知府搔驢招降竹古弄古魯花等三十餘寨
詔立縣設長官總把參用土人丁卯命江淮省鈎考行教坊司

所總江南樂工租賦通考云和羅西京糧其價每十兩已上增一兩冬十月壬申封皇

孫甘麻刺為梁王出鎮雲南丁丑江陰寧國大水民流移者四
十五萬戶尚書省入告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

五十八萬二千餘石辛巳太白犯斗乙酉梁洞梁宮朝吳曲洞
吳湯暖等二十族內附巳丑新作太廟登歌宮縣樂罷昔寶赤

歲取鴈鴛于成都十一月戊申太陰掩填星詔瀾東盜賊竊發
復立三萬戶一戍沿海一戍溫處一戍紹興婺州其揚州建康

鎮江三城雄跨大江置七萬戶杭州庫藏所在置四萬戶并瀕
海要害處各增戰船分兵演習水戰庚戌罷雲南會川路采碧
甸子辛酉太陰掩左執法壬戌太宗實錄成癸亥河決祥符義

唐灣陳穎二州皆被患甲子徙河北河南道按察司治許州乙丑易水溢漂沒雄莫任丘新安田廬命有司築堤障之丁卯降南雄州為保昌縣韶州為曲江縣十二月戊寅免大都平灤保定河間歷年逋租十三萬五百餘石辛卯太陰犯亢乙未摘蒙古軍萬人戍雙城及婆娑府以防合丹兵已亥降溧陽路為縣湖廣省上宣課珠九萬五百一十五兩青田賊劉甲乙集眾萬人寇溫州是歲河北十七郡蝗江西霖雨瀕河水溢各蠲賑如例發粟六萬二千石賑通州河西務流民

二十八年辛卯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填星聚于奎癸卯傭民運米十萬石致上都糶賑丁巳遣貴由赤四百人北征辛酉罷江淮漕運司專事海運升安慶府為路降無為和州二路及六安軍為州巢州及懷遠軍為縣免江淮積逋糧三百一十萬六千餘石鈔千一百五十錠絲綿六千八百餘斤壬戌桑哥以罪

罷二月辛未徙萬億庫金銀入禁中富寧庫癸酉改福建行省為宣慰司隸江西詔行臺勿聽行省節度丙子罷徵理司丁丑命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已卯立雲南金齒曲靖二宣慰司管軍萬戶府辛巳以桑哥沮抑臺綱數筆撻御史命省臺官論定其罪帝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侍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罷臺臣之久任者癸未太陰犯左執法甲申太白犯昴乙酉立江淮湖廣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江淮治建康湖廣治鄂州江西治贛州四川治成都丙戌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副使以下各分臨所部其章云不得苛細生事賄下大體違者罰同不職以何榮祖為尚書右丞賀勝參知政事丁亥建周廬于宮城南

分居宿衛士癸巳踏桑哥輔政碑籍其家三月己亥朔加嶽瀆四海封號詔曰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內民物阜康時惟神庥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景貺可加上東嶽齊天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太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玄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江瀆廣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博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仍各遣官詣祠致告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典見丁未太陰犯御女已酉犯右執法庚戌犯太微東垣上相乙卯太白犯五車辛酉建紫微殿壬戌南丹州莫國麟入覲授安撫使禁江淮富家賄充府縣卒史隱庇差賦累及貧民夏四月甲戌以地震故免武平今歲徭役乙未歲星犯輿鬼上都饑斗

米銀四兩禁宰北羊弛杭州西湖禽魚禁五月戊戌以廉希恕為湖廣右丞陳仲達不類于思王信並同知海北海南道事將兵征黎蠻立左右兩江宣慰司都元帥府壬寅太陰犯少民辛亥罷大都燒鈔庫及江南歲輸木棉下桑哥于獄誅其妻黨湖廣平章要束木燕南宣慰司八吉由癸丑罷尚書省政事悉由中書甲寅太陰犯牛丁巳建白堦二各高丈二尺以居咒師桑四的性吉等七人右丞何榮祖進所撰至元新格帝命鈔版頒行已未以門答占復為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通考云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出給由帖俾民通曉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六月丁卯朔立黃平元帥府改隸播州乙酉洗國王洞主市備什王弟同來朝辛卯太陰犯畢拘汴梁逃人男女配偶成家給農具耕種禁蒙古人往回鶻地為商秋七月丙申朔置建都金冶令

旁近民煉金輸官已亥太白犯井戌申罷江南諸省買銀提舉
 司招集亡宋涅手軍得八萬三千人立萬戶千百戶領之丁巳
 桑哥伏誅其弟鞏昌宣慰使答麻刺答思懼罪自殺募民耕江
 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為永業已未降江陰路為州宜
 興府為縣分華亭之上海為縣壬戌弛畿內秋耕禁八月乙丑
 朔平陽地震壞民舍萬八百二十六區丙寅太白犯輿鬼巳巳
 罷江西行泉府司大都甲匠總管府廣州人匠提舉司丙子太
 陰犯牽牛癸未歲星犯軒轅大星戊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及歲
 星遣使詣雲南捕黑虎吐喃番邦進金書寶塔及黑獅子癸巳
 太陰掩熒惑命工部造飛車九月辛丑立行宣政院治杭州庚
 戌太白犯右執法丙辰熒惑犯左執法戊午太白犯熒惑辛酉
 歲星犯少民命尚衣局織無縫衣通考云詔路府州縣除達魯
 花赤外長官並選用漢人佐

續弘簡錄 卷三
 漢人參用 冬十月乙丑朔羅斛國王上金表貢黃金象齒丹頂
 鶴五色鸚鵡翠毛犀角篤縵龍腦等物癸未罷各省行樞密院
 入行省丙戌太陰犯軒轅大星并御女丁亥洞蠻爛土立定雲
 府升陳蒙洞及合江俱為州中書省定蠻洞歲進馬五十及兩
 種佩刀丹砂雌雄黃諸物率二歲一上帝曰從其所為勿加過
 管巳丑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癸巳免衛輝種仙茅戶徭役十
 一月甲辰太白犯房丙午熒惑犯亢丁未太陰犯畢甲寅犯歲
 星乙卯新添葛蠻洞官阿汾青貴來貢立葛蠻軍民安撫司戊
 午金齒國遣阿腮入覲庚申熒惑犯氏辛酉徵太子贊善劉因
 不起增置望雲銀冶十二月乙丑籍探馬赤六萬戶成丁者為
 兵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詔免其
 租壬申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甲戌罷諸路鈎考錢穀取歷

年逋負文牘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加罪庚辰太陰犯御女
 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治杭州癸未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
 八番洞官吳金叔等以部民二萬有奇內附巳丑熒惑犯房庚
 寅犯鈎鈐改營田提舉司為規運提點所辛卯詔釋天下囚非
 殺人者戶部上天下戶數內郡一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
 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游食者四十二
 萬九千一百一十八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
 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通考云詔頒農桑雜
 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碑于田
 創書某社某人于上社長以時勸戒不率者籍其姓名以授提
 點官大書所犯于門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充本社夫役
 又每丁課種桑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如數各
 社多種首種以防饑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牧鵝鴨蒔蓮藕菱
 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

續弘簡錄 卷三
 二十九壬辰春正月甲午朔日食左右有珥上有抱氣免朝
 賀巳亥復置都水監以郭守敬兼領監事遣官分視黃河堤堰
 庚子改八番羅甸為普定府隸雲南罷福建銀鐵提舉司禁商
 賈私以金銀航海甲辰詔江南學田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
 外以廩師生之無告者貢士莊田仍令核數入官丙午罷河南
 宣慰司以汴梁襄陽河南南陽歸德隸河南省復割湖廣之德
 安漢陽信陽隸荆湖北道蕪黃隸淮西道并淮東道三宣慰司
 咸隸河南省其荆湖北道舊領辰沅澧靖歸常德者直隸湖廣
 省戊申太陰犯歲星及軒轅左角巳酉罷四賓庫仍置會同館
 立織造段疋提舉司改陳蒙爛土軍民安撫司隸八番都元帥
 以上人為使二月甲子朔金竹蠻長貢馬羶各二十七詔減所
 部貢馬賜新附黑蠻衣襖遣回命進所產丹砂雄黃之精者已

已除問刑官鞭背法太陰犯畢庚午桑州生貓羅甸國古州等
峒蠻籍所部民十一萬九千三百餘戶來獻乙亥立總管高麗
女真漢軍萬戶府已丑歲星犯軒轅大星遣諸王之從逆者于
各邊俾從軍自効三月丁未治桑哥黨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
巨濟皆伏誅命省臺定賊罪十三等在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
管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管一百七不在法者八自一貫至二
十貫管四十七起至三百貫以上管一百七罪入死者以聞元制
答杖俱以七為計已酉以鐵哥平章政事阿里為右丞梁德珪
益每十減為七也參知政事併亦奚不薛及八番羅甸二宣慰司都元帥府為一
仍令亦奚不薛隸湖廣羅甸還隸雲南夏四月丙子太陰犯氏
已卯弛甘肅太原酒禁仍權酤辛卯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
以蜀士充之五月丁未詔雪楊居寬郭佑冤給還家產改思州
續弘簡錄 卷三
安撫司為軍民宣撫司隸湖廣罷東平路河道提舉司入都水
監六月戊辰詔聽僧食鹽不輸課壬申鐵旗城後察昔折乙烈
率部曲三千餘戶來附甲戌置司籍庫以儲物之籍入者壬午
以瓊州新附洞寨置會同定安二縣已丑太白犯歲星典章云
軍人立社禁採生祭閏月辛卯朔罷福建歲造象齒鑿帶戊申
鬼及製造異樣器物癸亥犯狗國辛亥廣西上思州土官黃勝許陷忠州遣程鵬飛
將兵擊之勝許敗走入交趾甲寅右江岑從毅降以其子斗榮
襲鎮安路總管廣南副使賽甫丁以風聞三十餘事許告省官
帝惡其傷政體捕惡黨下吏如法秋七月庚申朔遣使檢覈竄
名鷹房受糧者辛未太陰犯牛庚辰定雲南福建兩廣州縣官
聽省臺銓選具姓名上聞給授宣敕八月丁酉辰星犯右執法
已亥太白犯房乙巳歲星犯右執法丙午用郭守敬言浚通州

至大都漕河役軍匠二萬人又鑿六渠灌昌平諸水戊午福建
參政魏天祐私發民夫鍊銀坐贓逮治赦廉訪司在燕南者還
治真定河南者還治汴梁九月丁卯茆雍十圍安化光蘭州洞
蠻內附即其地立定遠府設官如例癸酉廢新得州置通江縣
復漢州綿竹縣徙瓜沙二州民于甘肅畫地使耕寧夏半藝紅
花詔令盡種穀麥辛巳太白犯南斗罷雲南行臺徙置西川設
雲南廉訪司丁亥置烏思藏納里速古兒孫等三路宣慰司冬
十月戊子朔召福建廉訪知事張師道赴闕授翰林直學士庚
寅浚浙西河道導水入海癸巳詔歲終各行省詣闕奏事令行
臺同赴而奏一歲舉刺之數丙申四川洞蠻向思聰等來朝信
合納帖音國遣使入覲廣東進暹國所上金冊乙巳太陰犯井
丁未犯鬼癸丑罷懷孟竹課乙卯太陰犯氏諸王明里鐵木兒
續弘簡錄 卷三
附海都叛詔伯顏討之率眾來降十一月詔父子嗣續人倫大
本同宗繼紹氣脉感通非我族類神不歆享凡有撫養諸弟從
孫為子及螟蛉他姓者並行禁治老人年八十以上者准免一
子徭役俾得侍養見典章壬戌太陰犯壘壁陣已卯犯太微東垣
上相癸未命關津議察姦宄丙戌提省溪錦州銅人諸洞渠長
楊秀朝木忽魯甸土官阿魯等入覲十二月庚寅改封皇孫梁
王甘麻刺為晉王鎮北邊立金齒木來府癸巳罷福建及寧國
路銀冶庚子太陰犯井甲辰犯太微西垣上將勅都水監修治
保定沙塘河堤堰是歲真定河間益都各屬州縣蟲食桑盡無
蠶兩浙饑免民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三十年癸巳春正月壬戌遣使招諭漆頭金齒蠻丙寅太陰犯
畢詔汰冗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計六百六十九員丁

卯罷雲南延慶司遙授洛波卜兒二蠻長為知州捏怯烈女真
 數百人以漁自給帝曰與其勤于水曷若力于田其給牛具令
 屯耕以食庚午驗洞蠻長楊總國等來朝甲戌升蔡州為散府
 分和林漢軍屯田杭海罷諸路魚鹽局丙子西番一甸蠻長三
 人來覲各授蠻彝軍民官丁丑太陰犯氏庚辰歲星犯左執法
 丞相安童卒新置社稷壇成高五丈方廣如之社東稷西社用
 白石為主飾以五方色土稷不用主四周皆黃土壇南各植松
 一株北墉瘞坎墮垣悉倣古制別為齋廬門廡三十三楹二月
 已丑減江浙海運米四十萬石免大都公賦壬辰太陰犯畢丙
 申却江淮福建所進鷹鷂仍禁軍官無從禽擾民丁酉回鶻獻
 答納珠邀價數萬帝曰珠何為哉當留是錢以賙貧者發海運
 米十萬石給遼陽戍兵乙巳熒惑犯天街丁未以新附洞蠻吳
 續弘備錄 卷三 庚申 世祖二

動蕙為潭溪軍民官庚戌太陰犯牛辛亥發總帥汪惟和所部
 軍征土番陝西四川兵征西番復立雲南行御史臺救江南豪
 右庇匿盜賊為首者誅餘徙之內地癸丑太白犯壘壁陣三月
 庚申以札散知樞密院事甲子海都入寇括天下馬十萬匹已
 巳立行大司農司辛未太陰犯氏夏四月已亥定上海澈浦慶
 元廣東泉州市舶司物貨皆三十取一併温州舶司入慶元杭
 州舶司入稅務通考云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
 州舶司入稅務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于回帆之日皆前
 以計抽解之所待物至先封其塔以次抽分尋又癸丑太白
 犯填星甲寅授光州光龍等十二人邦崖王文顯等二十八人
 金竹馬麟等十六人大龍番禿盧忽等五十四人永順路彭世
 疆等九十人安化州吳再榮等十三人師壁散毛洞勾答什王
 等四人各為蠻彝官賜書遣歸毀江南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五月丙辰朔定雲洞蠻來附丙寅浙西大水令富民募人疏決
 水道辛未定僧寺邸舍並收商稅丁丑散上都工匠三千戶俾
 就食大都六月丙戌選河西質子軍赴皇孫阿難答所出征已
 丑歲星犯左執法庚寅以雲南且當仍屬西番宣慰司改淮西
 斬黃等路隸河南江北行省丙申太陰犯斗乙巳以皇太子寶
 授皇孫鐵穆耳總兵北邊召丞相伯顏還已酉濬太湖秋七月
 已未免福建歲輸皮貨及泉州織作紵絲甲子太陰犯建星壬
 申命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丁丑新開通州漕河成賜名通惠
 河以只兒合忽所汰乞兒吉思戶屯田合思合之地辛巳太陰
 犯鬼八月丙戌括所在荒田令放良漏籍等戶屯種甲午辰星
 犯太微西垣上將甲辰太陰犯畢丁未立鎮守黎蠻海北海南
 屯田萬戶府戊申太陰犯鬼九月癸丑朔立海北海南博易提
 續弘備錄 卷三 壬辰 世祖二

舉司稅如市舶例丁卯太陰犯畢出御史臺贓罰鈔五萬錠給
 衛士之貧者冬十月癸未朔皇太子祔于太廟戊子修汴梁堤
 已丑遣兵部侍郎忽魯禿花等使閩藍可兒納答信合納帖音
 三國仍賜信合納帖音渠長三珠虎符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
 斗魁光芒尺許凡一月乃滅丙申熒惑犯亢己亥太陰犯天關
 辛丑犯井甲辰詔赦天下庚戌造象蹄掌甲辛亥禁江南州郡
 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平民略賣者十一月壬子朔立
 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治雷州庚申以金齒木朶甸戶口增
 立下路總管府給其長雙珠虎符乙丑太陰犯畢丁卯犯井庚
 午犯鬼丙子熒惑犯鉤鈴戊寅歲星犯亢免江南都作院軍匠
 出征已卯召河南行省平章伯顏入中書省平章政事十二月
 壬辰以張九思為左丞乙未太陰犯井是歲天下路一百六十

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十五安

撫司一寨十一鎮撫所一堡一各甸部管軍民官七十三長官

司五十一錄事司百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處

真定深州靜安大水登州大興蝗易州雨雹如雞卵各蠲賑有

差通考云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賣茶必令賣引引之外

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

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知樞密院伯顏

至自軍中庚午帝大漸癸酉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

十乙亥葬起輦谷夏五月戊午上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廟號世祖國語曰薛禪皇帝

冊曰遂闢雄圖混一中外德威所指無遠弗届建號立制

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施用旋敗英明克斷用無祇悔

續弘簡錄 卷三 天 世祖二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天王二

戊宗皇帝諱鐵穆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母曰弘吉刺

氏以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帝二十二年太子薨二十五年世

祖命帝討叛王合丹削平遼左諸部三十年受皇太子寶撫軍

北邊明年甲午春正月世祖崩諸王大臣遣使計軍中夏四月

壬午帝至上都左右部諸王畢會先是御史中丞崔或得玉璽

于故臣之家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

之帝母元妃群臣咸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天意

屬于皇太孫也至是手授帝甲午帝即位百官朝于大安閣詔

曰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光熙前

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以來文物典章大備臨御三十五年

溥海內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畧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

疆之祚我昭考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舛望顧惟

眇質仰荷先皇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

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官僚之舊

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帝夙昔付託之意合

辭推戴情切意堅朕勉徇所請于四月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

下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勳

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按元文類作王構撰張伯淳養蒙集亦載之追尊

皇考曰皇帝尊母元妃曰皇太后庚子遣攝太尉兀都帶為大

行皇帝請諡于南郊志作甲辰日事此告天請諡之始定諸王駙馬賜與依往

年大會例賜金一者加四為五銀一者加二為三戊申太白晝

見已酉雲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縣來上上路二下路十一下
 州四十九中縣一下縣五十授金齒土官阿魯為孟定路總管
 五月庚戌朔太白犯輿鬼壬子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于司天
 臺紫微星于雲僊臺戊午上大行皇帝尊諡冊曰繼志述事非
 盡孝無以致其誠表行誅功非定諡無以稱其實肆邦葵之具
 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膺錄受圖體元立統蚤從藩邸
 茂著徽稱為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畧則遠役用眾智獨斷于衷
 總攬萬幾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教
 化後刑名本末相循悉皆有序在御迨踰于三紀推尊合冠于
 百王若夫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無非好生之心保小
 以仁特示包荒之量擴盛猷之鴻邕沛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
 漸亨戡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稜開渙號而方
 續弘簡錄 卷四 二 續

維定乾旋坤轉不足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比其捷至于嘉言
 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
 制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鉞時則
 親巡犀甲雕弧止于不用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蓋文
 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是用升崇吉祔揆卜剛辰謹奉冊
 寶上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伏惟睿靈俯垂昭
 鑒思皇多祐申錫無疆見元文類 王構撰并上世祖后尊諡曰昭睿順
 聖皇后又上皇考尊諡冊曰周武膺符首建文王之號晉武踐
 祚遂正文考之稱比擬未必盡同迨崇蓋有獎典顧惟寡昧嗣
 續基圖天付有家動欲繩其祖武者若作室今曷致其孝思欽
 惟皇考皇帝元德溫恭聖功果育顯諸神而藏用膏其施而未
 光當夫預國政親軍旅之時無非審治體得民情之事弭兵日

本廣先皇柔遠之仁立教天庠示聖代崇儒之意身衛斯文于
 不朽人被其惠而莫知誠以鋤奸去惡而為明匪徒視膳問安
 之為孝乃有其德而無其位獨豐于功而裔于年感十載霜露
 之懷永言維則紹一統乾坤之業有開必先思貽令名允為首
 議謹奉冊寶上尊諡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有嚴吉享用
 薦徽稱伏惟神靈歆其昭格見養蒙集 張伯淳撰四川散毛洞主單順來
 貢升其洞為府已巳改皇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為隆福宮詹事
 院為徽政院乙亥命札散知樞密院事加御史大夫月兒魯太
 師知樞密院伯顏太傅樞密副使月赤察兒太保戊寅立捕鹽
 人賞格六月庚辰朔日食庚寅減雲南歲貢馬復以鐵木兒平
 章政事甘肅饑禁釀酒乙未以加上尊諡詔天下免所在本年
 包銀俸鈔及內郡地稅江淮以南夏稅之半已亥封乳母楊氏
 續弘簡錄 卷四 三 續

為趙國安翼夫人何氏為冀國夫人辛丑禮宋使家鉉翁遣還
鉉翁充祈請使至燕安置河間 至是年踰八十乃賜衣遣歸甲辰詔脩世祖實錄丙午太
 陰犯井秋七月己未立保定路之博野泰安州之新泰平陽路
 之武鄉芮城陵川蒲縣改侍衛都指揮使為隆福宮左右都威
 衛使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按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于至元
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感盡焚
中國道藏關儒道二教為外學貶孔子為中賢尊桑門為正道
及考元史止于是年焚毀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
宗即位即詔崇奉孔子則當時或有施戊辰罷肇州宣慰司入
 行如博論所云者故因所疑而識之
 遼東道減八番等處所設官二百一十六員按八番新附時稱
百二十四員及遣官覈實止
十六萬五千餘戶故減其半癸酉以不忽木段貞並平章政事
 詔諭暹國王敢木丁來朝或有故則令其子弟及陪臣入質命
 太師月兒魯將兵守北邊八月庚辰太白晝見戊子初祀社稷
 用堂上樂歲以為常已丑遣范文虎監浚通惠河立新河運糧

千戶所戊申太陰犯畢太白犯軒轅九月丁巳太白經天丙寅
太陰掩填星辛未犯軒轅乙亥犯平道遣禿古鐵木爾等使閣
藍冬十月辛巳詔凡蠲免田租令佃戶應輸田主者亦如所蠲
之數毋得私收壬午太白犯左執法癸巳太陰掩填星乙未犯
井金齒孟愛何渠長遣子來朝即其地立軍民總管府辛丑詔
京畿糧儲充足歲海運米百萬石者今減十之七帝諭省臣曰
中書職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淹滯桑哥雖
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
事者笞之乙巳遣南巫里速木荅刺繼沒刺牙毳陽使者各還
國初征瓜哇時嘗留海師至是弛海禁始遣還十一月丁未朔
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宮上玉冊玉寶已酉太陰犯亢壬子罷江
淮湖廣江西行樞密院併入行省庚申太陰犯畢令河西僧人
續弘簡錄 卷四 四 成宗

壬申立北庭及曲先塔林二都元帥府癸酉歲星犯東咸罷瓜
沙二州屯田二月丁丑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請老厚賜遣之
壬午罷江南茶稅增鈔三千錠入江西歲額典章云今有司勸
茶戶種茶以時採
摘仍禁放
牧損壞癸未熒惑犯太陰戊子思州田曷刺不花雲南彘卜
木四川洞主查間王金齒帶梅混冬等來覲壬辰太陰犯平道
癸卯犯歲星勅廉訪司官令省臺同選三月乙巳朔發鈔五萬
錠市馬給貧乏軍庚戌太陰犯填星壬子禁來朝官歛所屬俸
錢戊午罷福建徽州銀場提舉司以東作方殷停諸不急營造
壬戌地震太陰犯房丙寅增置蒙古學正以各道廉訪司領之
夏四月勅上都大都揚州從前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
國仁王寺酒店湖泊出辦錢物仍聽官收分給毋許僧道私設
人員見典章庚寅太陰犯東咸癸巳遣烏撒同知牙那木假兵部
續弘簡錄 卷四 五 成宗

撫二司為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治靜江仍分司邕州
 癸亥立蒙古軍都元帥府于西川徑隸樞密院庚午立西域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勅凡上封事者命書省發視然後上聞秋
 七月乙亥准江南地稅輸鈔丁丑太陰犯亢巳卯詔舉中外儒
 吏兼通者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
 公罪舉者定職官坐職經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倉庫官吏盜
 所守錢糧一貫以下笞十貫杖二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
 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賊以至元鈔為則典
云官員因事受財枉法者不叙不枉法者殿罷三年方聽
 告叙再犯者終身不叙凡遇公私罪犯上司不得擅斷決甲申
 歲星犯房八月巳酉太陰犯牛壬子犯壘壁陣巳巳以駙馬那
 懷知樞密院事九月乙亥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
 七人巳卯運米十萬石于權場故廩以備北塞省寧夏行省入
 續弘備錄 卷四 六 歲宗

甘肅甲午太陰犯軒轅戊戌犯平道冬十月癸卯有事于太廟
 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舉行朕將躬祀之命獻官迎導入廟
 奉世祖裕宗冊寶納諸各室先祔廟時以綬代玉冊
 至是始造成故並納之甲寅勅自
 今監察御史廉訪使有所按覈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
 慰使同鞠宣慰司官與行省同鞠辛酉辰星犯房壬戌犯鍵閉
通考云江西省臣言銀治歲課萬一千兩而
 未嘗及數民不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為額戊辰太白晝見太
 陰犯房十一月甲戌太白經天立江浙金銀洞冶轉運司乙酉
 太陰犯井丁亥犯鬼戌戌升江西寧都會昌二縣為州十二月
 丙辰太陰犯軒轅甲子犯天江丁卯禁諸王駙馬輒召有司官
 吏減海運工費鈔一貫每石計六貫五百文著為令是月立皇
 后伯岳吾氏初命都縣通祀三皇如釋奠宣聖禮伏羲以勾芒
 氏配神農以祝融氏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俞跗以下載于醫

書者十人從祀兩廡有司春秋行事以醫師主之通考云元貞
 內有三皇并歷代名醫像東有神機堂內置銅人鍼灸圖二十
 有四凡五臟旁注為溪谷所會各為數以導其源委又刻鍼灸
 經于石其碑之題篆則宋仁
 宗御書至元間自汴移此是歲帝以京師米貴益廣賑糶法
 設肆三十所發米七萬石糶之後增至四十萬石每為豪強巧
 取乃命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時值三之一
 二年丙申春正月巳卯上思州叛賊黃勝許攻剽木口思光寨
 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勝許復入交趾壬午太陰犯輿鬼丙戌
 太白晝見安西王傅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
 朕諭以世祖定制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有耶賦
 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丁亥
 太陰犯平道庚寅犯鈞鈴命禿赤為御史大夫乙未回紇不刺
 罕獻獅豹藥物二月巳亥朔自六盤山至黃河立屯田置軍萬
 續弘備錄 卷四 七 歲宗

人辛丑立中御府丙午禁軍將擅易侍衛軍蒙古軍以家奴代
 役者罷職仍令其奴別入兵籍畀以本主資產之半軍卒擅更
 代及逃歸者死丁未太陰犯井括蒙古戶漸丁充行伍孩幼稍
 長之丁
 也三月壬申以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還太原
 平陽路蒲萄園為民業罷四川馬湖路所進獨本葱蒜西有言
 晉王甘麻刺及太師月兒魯有異圖者樞密院鞠之無驗帝命
 言晉王者死言太師者謫從軍乙酉太陰犯鈞鈴夏五月戊辰
 朔免兩都徭役甲戌詔民間馬牛百取其一羊不滿百者亦取
 之惟色目人及數方取丁丑太陰犯平道庚辰土番叛掠階州
 遣兵討之庚寅禁諸王駙馬招戶令有分地功臣戶與民均納
 供需諸諸徒役者限一年放歸毋杖六月乙巳太白犯天關以
 調兵妨農免廣西今年田租丁巳太白犯填星癸亥太陰犯井

秋七月癸酉定茶鹽轉運司印鈔提舉司運糧漕運司官以三年為代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准給驛歸壬午填星犯井太白犯與鬼續資治云勅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審已丑命行臺御史鈎校隨省理問所案牘諸提調錢穀官所部有遺欠者勿遷叙八月丁酉朔禁船商毋賣金銀過海諸使海外者不得為商立肇州屯田萬戶府庚子太陰犯亢太白犯軒轅癸卯太陰犯天江乙巳立捕盜賞格凡告捕強盜一名者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罪人無可徵者官給乙卯太陰犯天街太白犯上將龍輿路隕霜殺禾九月戊辰太白犯左執法壬申太陰掩南斗甲戌罷民間鹽鐵爐竈命沿海巡禁私鹽定浙東福建湖廣兩稅法秋稅止輸糧夏稅則雜以木棉布絹絲綿土物丁丑太陰犯壘壁陣甲申雲南乞藍部長荅刺率諸蠻續弘簡錄卷四八成宗來降以其地為雲遠路已丑太陰犯軒轅河決杞封丘祥符寧陵襄邑五縣贛州賊劉六十聚眾萬餘建偽號江西左丞董士選討平之冬十一月丁卯蠻洞荅馬刺一本王遣其子進象十六丁丑太陰犯月星及天街庚辰犯井丁亥犯上相增明年海運糧為六十萬石調芍陂屯田軍萬人修大都城戊子太陰犯平道壬辰犯天江省雲南栢興府入德昌路十二月戊戌立徹里軍民總管府本古產里寰宇記作車里復置蒙棣剛等甸軍民官癸卯定諸王朝會賜與太祖位金各千兩銀七萬五千兩世祖位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千兩餘各有差丁未太陰犯井乙卯犯進賢復司天臺觀星戶增置侍御史二員釋在京繫囚百人

大德元年丁酉春正月辛卯以王慶端為中書右丞張斯立叅知政事建五福太乙神壇時通考云建南郊二月丙申蒙陽甸長遣弟

阿不刺來獻方物即其地立通西軍民府升全州為全寧府濟寧寧陽鎮為縣改隸州巡檢司為河曲縣戊午暹國羅斛羅羅斯各遣使來朝己未改福建省為福建平海等處行省徙治泉州城福建歲織段三千疋其車渠帶工別立提舉司掌之庚申以改元赦天下詔曰朕荷天地之洪禧承祖宗之丕祚仰遵成憲庶格和平比者藥木忽兒兀魯思不花朶兒朶懷等去逆效順率眾內附畢會宗親釋其罪戾適星芒之垂象豈天意之微予宜推一視之仁誕布更新之政可改元貞三年為大德元年於戲側躬修行咸摠奉若之誠革故從新聿底雍熙之治咨爾臣庶體朕至懷見典三月戊辰熒惑犯井庚午以也先鐵木兒平章政事梁德珪一名暗都刺為右丞八都馬辛為左丞癸酉太陰掩軒轅大星甲戌詔併各省鎮守軍福建併為五十三所江浙併為二百二十七所江西併為六十四所丁丑封諸王鐵木兒不花為鎮西武靖王丁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庚寅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親往祈祝御史李元禮諫止之不聽夏四月癸巳朔日食丙申勅御史臺不立選惟監察御史首領官聽御史臺自擇各道廉訪使必選用蒙古人或色目世臣子孫其次叅以色目漢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近侍傳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俟奏明後任行臺御史秩滿有劾績者或入內臺或聽中書省遷調廉訪使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往代未歷有司者先授以牧民官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令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一應擬除悉依舊制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夫三萬塞之戊辰追收諸位下為商者制書驛券定強盜姦傷事主者首從悉誅不則止誅首盜餘各刺配

再犯者並誅癸酉太白犯鬼積尸氣乙亥太陰犯房丁丑禁民間捕鷺鷹鶴貴州葛蠻及平伐九寨平珠六洞內附各立長官司上思州賊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帝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其悔罪自至則當復官其子命賜衣遣之甲午賜湖廣叅政崔良知鹽課鈔千錠旌其廉貧乙未太白晝見丙辰詔僧道犯姦盜重情者聽有司專決免亦奚不薛歲貢馬及雨雹秋七月定在外慶賀行禮以守土官為班首武職雖品大者不得攙越見典庚午太陰犯房辛未罷蒙古軍萬戶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帥府定奉使外邦者假以會同館使副職銜不給制命丁亥免上都酒課三年河決杞縣蒲口命河北廉訪使尚文相視八月丁巳祆星出奎諭諸王自今出獵悉自供億給衛士牧馬外郡者糧毋仰食于民九月辛酉朔祆星復犯奎丙寅罷括兩淮民續弘備錄卷四

田已丑省南丹州安撫司改立慶遠南丹溪洞軍民安撫司詔邊遠官已優升品級而託故不赴者奪其官冬十月存恤諸郡被災之家詔曰比者各路水旱疊見損害田禾疫氣漸染人多死亡今被災人戶應納稅糧損及五分以上者全行蠲免雖被災例不及免者以十分為率量減三分其餘諸處普免二分病死之家或止存老幼單弱別無得力之人者並免三年差稅貧窮不能自存者官為養濟江南新科夏稅今年悉與蠲免已納在官者准作來歲正賦見典辛丑減上都商稅歲額為三千錠戊午太白經天增吏部尚書一員十一月壬戌禁權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據鑛炭山場并私奪民田其獻田者加罪罷保定紫荊關鐵冶提舉司還其戶八百為民戊辰增太廟牲用馬戊子太白經天溫州妖人陳空崖坐禪設法偽稱羅平國正治元年

平陽州官捕擒之十二月戊戌禁外郡戍卒封樁錢軍官不以時給反出已錢貸之徵其倍息者福建平章高興言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可勞民則勿取壬寅朝洞蠻內附立長官司二甲辰太白經天丙午太陰犯軒轅欽察都指揮使床兀兒攻破巴隣之地還擊游都軍敗走之甲寅太陰犯心閏月壬戌太陰犯壘壁陣詔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丙子太白犯建星淮東饑弛湖泊禁仍聽正月捕獵是歲順德等路旱樂壽交河疫死者六千五百餘人和州歷陽縣江漲漂沒民居萬八千五百家衡州鄱縣山崩水溢並蠲租賑糧三萬餘石

二年戊戌春正月壬辰禁諸王駙馬受投獻公私土田乙巳出糧十萬石賑北邊新附貧民罷土番礮門安撫司運司改立礮門魚通黎雅長沙西寧遠軍民宣撫司以翰林王惲闔復王構趙與熙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集賢王顥宋渤盧肇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楊麟皆省德舊臣清貧守職特賜鈔二千一百餘錠是月特祭太廟用馬一牛一羊鹿野豕天鵝各七餘如舊是為特祭之始將奠牲盤酌馬酒漢家古太祝升諸第一座呼帝后神諱致祝語以次列室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南樞星門外名曰撒飯二月辛酉歲星熒惑太白聚于危乙丑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以張九思梁德珪何榮祖並平章政事楊炎龍為右丞以歲入不敷罷中外土木之役后妃諸王所需非有旨勿給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歲辦金悉責有司辛未太陰犯左執法丙子犯心癸未禁諸王駙馬母擅祀嶽瀆其從者毋假控鶴佩帶擾民三月丁亥朔加封東鎮沂山為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德永靖王北鎮

鑿巫閭山為貞德廣寧王歲與嶽瀆同祀夏五月辛卯罷海南黎兵萬戶府以黎蠻屯田府事入瓊州安撫司壬辰命中書省遣官監雲南四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等處六品以下選戊戌太陰犯心巳酉立致用院六月庚申罷江南門攤稅江南在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牙下湖廣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增課五萬錠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並徵湖湘重羅其害御史以爲言帝命罷之禁諸王擅發令旨其越例開讀者併所遣使拘執以聞壬戌太陰犯角置奉宸庫秋七月癸巳太陰犯心汴梁河決遣尚書那懷御史劉廢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八月壬戌太陰犯箕九月辛丑太陰犯五車南星癸卯太陰犯五諸侯巳酉犯左執法庚戌立吉贛汀三州屯田命廣海左都萬戶府于鳳翔戊寅太陰犯角距星令御史臺稽察樞密院續弘簡錄 卷四 十一 成宗案牘十一月丙申罷雲南行御史臺為陝西行臺移治京兆置雲南肅政廉訪司巳亥太陰犯輿鬼辛丑辰星犯牽牛壬寅太陰犯右執法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括諸路馬除牝孕携駒者巳未填星犯輿鬼乙丑太白犯歲星太陰犯熒惑庚午填星入輿鬼太陰犯上將詔逃軍復業者免役三年給陣亡軍妻子衣糧甲戌彗出子孫星下巳卯太陰犯南斗辛巳定諸稅錢三十取一歲額之上勿增是歲甘肅沙州鼠傷稼江浙水大都檀州兩屯山東河南淮揚燕南山北蝗各蠲租如例賑糧十五萬餘石釋在京囚二百一十九人三年巳亥春正月癸未朔下存恤軍民詔曰朕自即位以來重念屯戍征進軍士久服勞苦管軍官與魯官務加休息不得妄有科配前詔已嘗及之今樞密院奏江南平定之後軍馬別無

調度所司不知撫養致使軍前告退者多起補之間官吏因而作弊應嚴行禁治如有違犯酌輕重降黜至于張官置吏本以為民小吏祿食不敷以致掊取為害令中書省各添給俸米餼寡孤獨除照常給賑外自後每名添中統鈔一兩遇天壽節加支二兩者為令見典章丙戌太陰犯太白巳丑中書省臣以星變各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故事豈可一一倣之耶卿等但擇賢者任之自可挽回天意庚寅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之三增各路惠民藥局癸巳封藥木忽兒為定遠王命哈刺哈孫為左丞相丁酉太陰犯太微西垣上將戊戌犯右執法乙巳太白經天二月癸丑朔罷四川福建行省陝西行臺江東荆南淮西三道宣慰司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帥府及陝西漢中道廉訪司巳巳熒惑犯五諸侯壬申封吳續弘簡錄 卷四 十一 成宗大夫伍員為忠孝威惠顯聖王三月甲午命何榮祖定律令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戊戌熒惑犯輿鬼詔軍官受賊重者落職輕者降散官或決罰就職停俸期年許令自効夏四月巳未太陰犯上將丙寅填星犯輿鬼太陰犯心庚午嚴捕淮浙私鹽驗所獲遷賞自通州至兩淮設巡防捕盜司十有九所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放諸寺佃戶五十餘萬為民丙申太陰犯南斗海南速古臺速龍探奔奚里諸番以虎象及抄羅木舟來貢巳亥太白犯畢禁海商以人馬兵仗往諸番貿易六月癸丑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戊午以福建州縣官類多色目南人命以漢人參用禁福建民冒稱權豪佃戶規免門役庚申太陰掩房丁卯熒惑犯右執法壬申歲星書見秋七月巳卯朔太白犯井丁未太陰犯輿鬼淮揚屬

縣蝗為鴛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鴛八月己酉朔太史奏日食不應丁巳太陰犯箕戊辰太白犯軒轅大星已巳太陰犯五車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光燭地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有聲如雷癸巳罷括宋手號軍乙未太陰犯昴距星丁酉太白犯左執法置河東山西鐵冶提舉司冬十月壬子授皇后冊寶甲寅復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丙子太陰犯房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渠牐堰凡七十八所乙酉太白犯房丁酉浚浙西太湖及澱山湖十二月己酉徙鎮巢萬戶戊沅靖毗陽萬戶戊辰州均州萬戶戊常德癸酉論中書省貨財出納自今無券記者勿與以阿魯渾薩理平章政事是歲命皇姪海山即武宗代寧遠王闊闊出鎮漠北賜馬二萬二千九百匹四年庚子春正月丙申嚴京師惡徒之禁犯者黥刺拘役癸卯續弘簡錄 卷四 十四 歲宗

復淮東漕渠二月丁未朔日食丙辰皇太后崩明日祔葬先陵戊午太陰犯軒轅乙亥立烏撒烏蒙等郡置維摩州夏五月癸未諭平章阿魯渾薩理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升之勿令輒去甲午太陰犯壘壁陣辛丑太白犯輿鬼太陰犯昴復置延慶司六月丙辰加月赤察兒太師完澤太傅丁巳太白犯填星甲子勅各省非奉命毋擅役軍吊吉兒燕八等國來朝秋七月甲戌朔上皇太后尊諡曰裕聖皇后升祔裕宗廟辛卯癸惑犯井封乳母韓氏為燕冀國順育夫人石抹氏為冀國夫人八月癸卯朔更定陰叙格正一品子為正五從五品子為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秩癸丑太陰犯井甲子辰星犯靈臺上星閏月庚辰癸惑犯輿鬼以賀仁傑平章政事九月戊午太白犯斗壬戌太陰犯輿鬼升英德州

為路置廣東鹽課提舉司甲子太白犯斗改中御府為中政院掌中宮財賦營造事冬十一月壬寅朔免上都大都龍興明年絲銀附近牧地免稅糧十之三徒罪各減一半杖以下釋之併遼陽省所轄狗站牛站為一較耕錄云高麗以北名別失八里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因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請人性站有狗分例若越城之必醫其主者至死乃已十二月癸酉定江北墾荒者四年起科初制三年起科恐貧民力不逮故展限一年庚寅癸惑犯軒轅癸巳太陰犯房是歲建康平江湖北浙東饑寧國太平旱賑粟三十四萬九千三百石五年辛丑春正月己酉太陰犯五車壬子犯輿鬼積尸氣奉安皇妣裕聖皇后御容于護國仁王寺勅官吏犯賊及盜官錢事覺雖遇赦免亦加降黜小吏犯賊者並罷不叙典章云禁止遊街刑法辛續弘簡錄 卷四 十五 歲宗

酉太陰犯心罷檀景兩州採金鐵冶及福建織繡提舉司二月己卯太陰犯輿鬼丁亥詔廉訪司官非親喪遷葬及以病在告者不得離職軍民官或以地遠職早已除不赴任者奪職勿叙己亥永寧路總管雄控曲靖路宣慰使忽林失來朝三月戊申太陰犯御女戊午馬來忽等海島遣使來貢丁卯癸惑犯填星巳巳癸惑填星相合夏四月壬申太陰犯東井癸巳禁和林釀酒其諸王駙馬許自釀飲民間無釀具而儲酒者勿問五月癸丑太陰犯南斗乙卯癸惑犯右執法商州隕霜殺麥丙辰河南妖賊醜斯等伏誅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死之丁卯太白犯井六月甲申歲星犯司怪癸巳太白犯輿鬼歲星犯井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大雨雹丙午歲星犯井丁未命監察御史審覆宗正府罪囚檢刷宣政院案牘辛亥

太陰犯壘壁陣癸丑浙西積雨傷民田命役夫二千人疏導河道庚申辰星犯太白叛王合丹之孫脫歡自北來歸以暗伯阿忽台並知樞密院事八月諭行中書省宣慰廉訪二司列置諸路之上本以弭盜賊脩政事糾不法撫良民也近年于此畧而不問自今各脩乃職凡在所屬常加檢察期于政成民安諸路鎮靜而止有不稱任者省臺錄其實跡奏示黜罰其嶽鎮海濱名山大川風師雨師雷神各正官齋戒致祀有不敬者聽廉訪使糾彈見典庚辰遣官分道慮囚累年不決者具疑狀申省臺詳夫行星于東井歷紫微天市垣至九月乙丑凡四十六日而滅壬辰太陰犯軒轅御女乙未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將冬十月丙寅朔畿內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戊寅武定路上官群則獻方物癸未太陰犯東井改鄂州爲武昌路丁亥定續弘簡錄卷四軍官既受命而不時赴及差竣不即還者准民官例違限六月選人代之被代者期年始叙辛卯夜有流星大如杯光燭地自北起近東分爲二星沒于危宿十一月己亥歲星犯東井降容象橫賓路爲州升昭州爲平樂府省泌縣入唐州丁未設肆三十六所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戊申太陰犯昴彘人藍頰率丹陽三十六洞來降立長信寺領大幹耳朶怯隣口諸事湛然居後新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幹耳朶十二月甲戌歲星犯司怪辛卯太陰犯南斗定凡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是歲海都與篤哇大舉入寇皇姪海山躬督五軍破之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走死江湖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眞州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賑米八萬七千餘石六年壬寅春正月癸卯詔千百戶等自軍中先事而逃者罪死

敗而後逃者杖罷之沒入其子女乙巳晉王甘麻刺薨庚戌江南僧石祖進告朱清張瑄不法十事下御史臺按問帝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耶臺臣言富民多乞護持聖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爲便帝命速行毋越三日并諭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臺與內外宣政院同鞫凡寺觀積置田土及民以施入爲名者並除邊遠征戍外凡遇祖父母父母喪俱准終制蒙古色目人各從本俗有願守制者聽壬戌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將二月庚午太陰犯昴西南彘叛遣也速帶兒劉國傑次第討平之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發通州倉粟賑貧民三月丁酉以旱溢爲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甚免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續弘簡錄卷四經賑恤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及諸路散游門攤課程盡賜蠲免壬寅太陰犯輿鬼癸卯歲星犯井甲寅太陰犯鉤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刺哈孫攝事北攝祀天夏四月乙丑朔太白犯東井丁卯曲赦雲南諸部蠻獫狁戊寅太陰犯心戊子修盧溝上流石徑山河堤庚寅太白犯輿鬼五月乙巳給貧乏漢軍地及五丁者一項四丁者二項三丁者三項其孤寡者存恤六年逃散者招諭復業戊申太廟寢殿災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推策下中書議罪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將甲子建文宣王廟于京師時京師未有孔廟國學寓于他所左乙亥太陰犯斗秋七月癸巳朔熒惑丞相哈刺哈孫奏始建之填星辰星聚于井庚子太陰犯心戊午犯熒惑辛酉以忽都不丁爲中書右丞八月乙丑熒惑犯歲星己巳犯輿鬼辛巳太陰

犯昂壬午太白犯軒轅九月丙午熒惑犯軒轅隆興民譎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誅為首三人癸丑太陰犯輿鬼丁巳太白犯右執法冬十月甲子徙浙東宣慰司治慶元鎮過海道置大通路黃花嶺屯田罷軍儲所立屯儲軍民萬戶府壬午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十一月辛卯填星犯左執法乙未辰星犯房癸卯太陰犯昂巳酉犯軒轅辛亥命合蒼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庚申朔熒惑犯填星辛酉雲南地震戊辰又震禁使臣枉道馳驛乙巳歲星犯輿鬼乙亥太陰犯輿鬼庚辰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癸未太陰犯房是歲賑浙江饒州糧二十九萬一千石給京師貧民鈔十一萬七千錠有奇初太宗正所定刑獄俱任蒙古必閣赤掌橐其中枉誤甚多至是始令譯史立漢文卷委蒙古漢御史各一員閱視審覆然後待報革諸衙門濫設貼書

續弘簡錄

卷四

太宗

七年癸卯春正月戊戌太陰犯昂甲辰犯軒轅巳酉弛饑荒所在山澤河泊禁乙卯誅朱清張瑄盡拘其海船軍器丁巳令樞密院選軍士習農業者教軍前屯種二月辛未以木八刺沙阿老瓦丁並中書平章政事尚文為左丞朶朶董士珍參知政事壬申詔樞密院宗正府自今政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遷調官員諸司不得擅奏雖經特旨用者于例未允亦聽覆奏戊寅太陰犯心帝語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措斂于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羨增作正數罷江南都水府田司通考云詔和林軍六年更成仍給鈔以周其乏三月巳丑朔定凡子孫或因貧困或信師巫說誘擅發祖父墳墓移棄尸骸貨賣地者與惡逆同罪見典章庚寅遣使宣撫循行天下以郝天挺等十三人

充七道使並給銀印江浙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出金珠重賂之脫脫以問帝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黃金五十兩壬辰以大都比歲不登罷修建僧寺工役乙未中書平章伯顏梁德珪段貞阿魯渾薩理右丞八都馬辛左丞月古不花參政迷而火者張斯立等皆以受朱清張瑄賂罷甲辰增給京朝官祿米外任官無職田者亦驗俸量給戊申大一統志成夏四月癸亥太陰犯東井徵陳天祥張孔孫為集賢大學士郭筠昭文館大學士皆同議中書省事丙寅太陰犯軒轅乙亥歲星犯輿鬼太陰犯南斗劉國傑敗宋隆濟于墨特川擒斬之甲申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丁亥歲星犯輿鬼五月巳丑開上都大都酒禁壬辰辰星犯東井濬上都灤河甲寅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吏縱獵擾民山東隕霜殺

續弘簡錄

卷四

太宗

麥閏月戊午朔日食壬戌禁犯曲阜林廟戊辰太陰犯心丞相完澤卒六月巳丑發蒙古軍萬人分鎮瓜沙二州隘口仍立屯田以供軍癸卯詔凡軍官子弟年及二十者與民官子孫同保直一年方許襲職萬戶于樞密院千戶于行省百戶于本萬戶乙巳罷四川宣慰司復立行省修甘肅阿合潭曲尤濠伴通漕運秋七月壬戌禁僧人以修建寺宇為名賣諸王令旨乘傳擾驛丙寅命哈刺哈孫為右丞相阿忽台為左丞相戊寅歲星犯軒轅巳卯太陰犯井詔朝臣三品以下年七十者各升散官一等致仕乙酉熒惑犯房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者眾摧圮宮觀千四百餘區遣使分道賑濟癸巳太白犯氏甲午熒惑犯東咸太陰犯牽牛乙巳歲星犯軒轅辛亥熒惑犯天江九月丙寅太白晝見以太原平陽

地震禁諸王所部擾民仍減歲飼馬之半辛未熒惑犯南斗罷
僧官有妻者甲戌太陰犯東井乙亥太白犯南斗都城火命樞
密院增巡防兵壬午辰星犯氏冬十月丁亥太白經天戊子以
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癸巳以行省官久任多與
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命只爾合忽知樞密院事給大
都文宣王廟洒掃戶五乙未發雲南叛寇餘黨來京師庚子改
平灤為永平路升普定府為路以故知府容直妻適姑為總管
真志云容直効順賊未平而沒 辛丑太陰犯東井庚戌翰林國
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辛亥增蒙古國子
生百員十一月甲寅朔改順元路隸湖廣升全寧府為路己未
太白經天辛酉雨木冰丙寅填星犯進賢戊辰太陰犯井己卯
犯東咸十二月甲申朔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乙酉
續弘簡錄 卷四 壬戌 熒惑
許貧民釀酒丙戌太白經天熒惑犯壘壁陣詔蒙古軍居山東
河南者免遠戍甘肅丙申太陰犯東井辛丑犯明堂丁未犯天
江庚戌彗星見約盈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奉使宣撫奏罷
七道賊汚官吏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一百七
十六事賊罰鈔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
八年甲辰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曰去歲地震平陽太
原為甚一切差發稅糧自大德八年為始與免三年隆興延安
上都大同懷孟衛輝彰德真定河南安西等路被災人戶與免
二年大都保定河間等路亦免一年江南佃戶承種田土者私
租太重以致小民困窮今普減十分之二著為例至國家財物
自有常制比者諸人妄獻田土戶計山場窰冶增添課程無非
徼名貪利生事害民嗣後悉皆禁治其軍站民匠各戶往往托

名僧道影蔽差徭自今有願出家者必本戶丁多差役不闕及
有昆仲侍養父母許赴原籍官司陳告勘實方准剃度違者斷
罪歸俗 見典 乙丑復置遂平新蔡真陽太和沈丘頰上柘城城
父鄉舞陽十縣丙寅以塔思不花為中書右丞趙仁榮參知政
事辛巳禁諸王駙馬往遼東捕海東鵲者毋給驛癸未增築河
防自榮澤至睢州凡十有八所是月平陽地再震已修民居復
壞二月丙戌增廣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降莊
浪路為州省隴干縣入德順州甲午詔父子兄弟有才者許並
居風憲丙申分軍屯田于薛出合出谷甲辰世祖實錄成進金
書節文一冊三月乙丑彗星始滅凡見七十四日戊辰詔諸王
駙馬分地所置達魯花赤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遷代軍官擅
離所部者悉遣還翼軍人不告所部私歸者杖之軍民逃奴有
續弘簡錄 卷四 壬戌 熒惑
獲者即付其主誘匿者論罪仍追逃奴鈔充獲者賞夏四月丙
戌詔諸路畏吾兒合迷里自相訟者歸都護府與民交訟者聽
有司專決丁未分教國子生于上都五月癸未 應作 朔日食辛
酉濬吳江松江海口復租戶萬五千人免其租人十五石設行
都水監董其程復良田百餘里汝寧妖人李曹廬妄言得天書
惑眾伏誅秋九月庚申復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迷而火者等
官御史杜肯構中丞何通上章諫不報以阿里為中書平章政
事張祐脫歡並參知政事癸酉諸王察八兒篤哇遣使來附賜
幣六百匹湖州颶風起海溢民溺死者眾改封皇姪海山為懷
寧王冬十一月壬子詔內郡江南人凡為盜黥三次者謫戍遼
陽諸色及高麗人三次免黥謫戍湖廣盜禁驍馬者初犯謫戍
再犯者死丁卯復免天下僧道租戊辰以鐵古迭兒為御史大

夫壬申增海漕米為百七十萬石十二月庚子復立益都淘金
總管府辛丑封諸王出伯為威武西寧王通考云是年冬始定
國子生蒙古色目漢
人三歲各
貢一人

九年乙巳春正月丁巳太陰犯天關甲子犯明堂巳巳犯東咸
定考試教官法初充學錄教諭試詞賦二韻小賦并二韻經義
論論孟義明經解題各一道學正升教授試詞賦全賦一道經
義各從所業大義一道明經解題二道見典
章二月丁酉封諸王

完澤為衛安王藥木忽兒為威定王庚子議行郊祀禮元初代
之禮皆用國俗郊祀未嘗舉行至是哈剌哈孫言祭天尤國
之大事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廷議謂周禮冬至圓丘
祭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分
祭合祭之說茫無定見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其方澤之
禮當俟再議按周禮壇三成近增至四成宜去其一以合陽
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兩已地以就陽
位其器用陶匏席用葵藿漢唐而後
多陳玉帛宜取古今制損益行之辛丑令御史臺翰林集賢
續弘簡錄 卷四

院六部于五品以上各舉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行臺宣慰
廉訪司各舉五人通考云詔求山林間有
德行文學識治道者免大都上都龍興差

稅內郡包銀俸鈔一年建大天壽萬寧寺詔致仕官止一子應
承廕者並免保直家貧者給半俸終身三月丁未朔諭仲春巳
後農民力作其較有司慎毋生事煩擾或有小罪即與疎決勿
禁繫以妨農時見典
章甲寅熒惑犯氏戊午歲星犯左執法以高

興平章政事仍樞密副使夏四月庚辰太陰犯井乙酉大同路
地震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
湧水盡黑漂出松栢朽木遣使賑之巳丑東川路蠻官阿葵來
獻方物壬辰太白犯井五月丁未大都早遣使持香禱雨戊申

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卿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戊午立衍
慶司癸亥歲星掩左執法以地震改平陽為晉寧太原為冀寧

並獨今年商稅省鬱林縣入貴州六月丙子朔立皇子德壽為
皇太子詔赦天下賜高年帛親年七十別無以次侍丁者許就
近遷除外任官五品以下並減一資致仕官褒加一秩諸罪囚
淹繫疑不能決者釋之流竄遠方之人量移內地甲午潼川江
溢漂民居溺死者眾秋七月乙巳朔升太府監為太府院丙午

熒惑犯氏辛亥築郊壇于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
丞太祝奉禮協律等官癸丑以黑水新城為靖安路甲寅太白
經天壬戌命故皇兄荅刺麻八刺妃弘吉刺氏及兄子愛育黎
拔力八達即仁
宗出居懷州丁卯熒惑犯房復以段貞八都馬辛

並平章政事合刺蠻子為右丞迷而火者為左丞也先伯參知
政事沔陽玉沙江陳州西華河皆溢八月辛巳太陰犯東咸汰
亭可孫兀員掌治芻
粟者增曲阜林廟洒掃戶以尚珍署田五十頃
續弘簡錄 卷四

供歲祀乙未熒惑犯天江九月丁巳熒惑犯斗冬十月丙戌太
白經天復芍陂洪澤屯田及兩淮官地為豪右占據者悉令輸
租巳丑命兩廣以南軍與土人同成是月帝不豫中官秉政十

一月丁未發鈔萬錠于雲南令與貝通考
作賦參用其貝非出本土
者同偽鈔論通考云按雲南賦以一為庄四
庄為手四手為苗四苗為案庚戌歲星太白填

星聚于亢癸丑歲星犯亢丙寅歲星晝見庚午祀昊天上帝于
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武舞曰定
功通考云新建郊壇其迎送神曰天成之曲初獻莫玉幣日欽
成之曲酌獻曰明成之曲登降曰隆成之曲亞終酌獻日和
豆曰寧成之曲以哈刺哈孫阿忽台鐵古迭兒為三獻官省祖

宗配位壬申太白經天十二月丙子太白犯西咸地震庚寅熒
惑犯壘壁陣皇太子德壽薨巳亥辰星犯建星是歲河間益都
般陽諸屬隕霜殺桑二百四十餘萬本

十年丙午春正月壬寅朔高麗王王距遣使來朝自世祖末年高麗朝正使不時至是甲辰訪莊聖順聖裕聖三皇后儀範以備紀錄庚戌濬真揚等州漕河令鹽商每引輸鈔二貫為備工費丁巳太白犯建星戊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時有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禁近侍毋輒驛名外郡官丁卯營國子學于文宣王廟西閏月癸酉太白犯牽牛己丑犯壘壁陣甲午以鐵哥閣里阿散並平章政事張問杜思敬月吉不花並為中書左丞劉源參知政事二月丙辰封孛羅為鎮寧王戊午太陰犯氏三月戊寅歲星犯亢崆古王遣使來貢夏四月庚子朔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來獻者給以賞辛酉填星犯亢壬戌曲靖羅雄州渠長阿邦龍少結諸蠻為寇平章也速帶兒捕斬之甲子倭商有慶

續弘簡錄

卷四

丙辰 成宗

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五月詔江南平定之後悉為吾民比聞營利之徒以人為市因而強畧良人及借乞養過房名色公然販鬻奸偽非一朕甚憫之自後南北往來販人客旅並行禁止經過關津盤詰得實強畧者以強盜例科斷和誘者次之至軍中所得子女出征軍官同管民官從實分揀如係良民速令完聚果係賊屬聽本管萬戶千戶出具印照如敢擅掠平民律同強盜其有欲將驅口轉行貨賣者須赴所在官司給到公據違者俱各斷罪見典章癸未定西番僧往還者給以舟車母令馳驛乙酉以塔魯忽台塔刺海並知樞密院事六月癸丑太陰犯羅堰上星己未歲星犯亢壬戌復立淮西道廉訪司秋七月庚辰太陰犯牽牛辛巳釋諸路罪囚常赦所不原者不與八月壬寅歲星犯氏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開成路地大震壞王

宮及官民廬舍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丁巳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用太牢登歌樂製法服三襲命翰林院定樂名樂章通考云命江浙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翰林譯樂章命樂工習之降送神日擬安之曲初獻盥洗升殿降殿望卷皆同安之曲奠幣日明安之曲奉俎日豐安之曲酌獻日成安之曲蓋舊曲也奠取而詳定之耳九月己巳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壬午犯左執法冬十月甲辰太白犯斗青山叛蠻紅犴獠等來附辛亥太陰犯畢甲寅犯井十一月辛未歲星犯房壬申太陰犯虛甲戌熒惑犯亢戊子犯氏辛卯太陰犯熒惑十二月壬寅太白晝見乙巳歲星犯東咸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丙辰遣宣政院使沙的禱于太廟戊午太陰犯氏是歲晉寧冀寧地震不止大同暴風雨沙道州江溢山裂平江海嘯壤民居出鈔萬三千六百錠糧八萬七千餘石賑之

續弘簡錄

卷四

丙辰 成宗

十一年丁未春正月丙辰應作寅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殿年四十二乙亥葬起輦谷是年九月乙丑加上尊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國語曰完澤篤皇帝
冊曰蒙業以治垂拱用成忽思奮武啓靈南征末嬰寢疾壺柄迺萌賴斯賢輔鎮側弭傾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天王三

武宗皇帝諱海山世祖皇太子真金第二子答刺麻八剌之長子成宗兄子也母弘吉刺氏答刺麻八剌子二長即帝次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仁宗帝以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成宗大德三年以寧遠王濶濶出總兵北邊息於備禦命帝即軍中代之四年八月與叛王海都戰敗之于濶別列之地五年八月又與戰于迭怯里古及合刺合塔之野師失利帝親出督戰大破之授諸王駙馬軍以出明日復戰陣少卻海都乘之帝揮戈力戰突出敵陣後海都不得志旋走死八年十月封帝懷寧王賜金印置王傳官割瑞州六萬五千戶為食邑歲給五戶絲直鈔

續弘簡錄 卷五 武宗

二千六百錠幣帛各千匹十年七月自脫忽思罔之地踰按台山追叛王斡羅思獲其妻孥輜重執叛王也孫禿阿及駙馬伯顏等軍于也里的失之地受諸王禿滿明里帖木兒阿魯灰等降海都子察八兒逃于篤哇部盡俘獲其家屬營帳冬駐按台山降王禿曲滅復叛與戰敗之北邊悉平成宗晚年立子德壽為皇太子皇后伯岳吾氏一作伯忌氏帝兄弟乃出帝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帝母元妃弘吉刺氏居懷州無何德壽卒成宗寢疾無子后恐帝立修前怨召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入朝陰屬意安西十一年正月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與明里帖木兒謀奉后垂簾聽政援立安西王潛遣師斷帝歸路母令入時帝居北邊適遣康里脫脫入京計事丞相哈剌哈孫急令還報且恐帝遠內難將作先遣

使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暫監國至則定計誅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并執阿難答明里帖木兒歸上都遣使迎帝三月帝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畢會皆曰今阿難答等煽惑中宮陰蓄異志恐變生不測乃合辭勸進帝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再議會帝母元妃惑于日者言欲帝讓位于其弟帝問之謂康里脫脫曰我捍禦邊陲勤勞者十年且倫序居長術數之言茫然難信設我所為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遽乖祖宗之法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懼罪故為是奸謀動搖大本耳汝疾往察事機歸報我于是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床兀兒由東道各以勁旅萬人從脫脫馳至大都入道帝言帝母愕然曰修短之說出自術家今宗王大臣議已定太

續弘簡錄

卷五

武宗

子不速來何為復遣脫脫往促帝行至旺兀察都之地帝與中望見之趨使同載脫脫具白母妃言且道安西謀變太弟監國始末帝大感悟五月乙丑至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侍母元妃來會左右部諸王畢至乃廢成后出居東安州尋與阿難答明里帖木兒並賜死甲申帝即位于上都詔曰昔我太祖以武功定天下世祖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行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載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遠聞官車晏駕廼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于再三問者姦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誠意益

聖朕勉徇輿情於五月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以更始可大赦天下免上都大都龍興差稅三年江南諸路民糧十分免三雲南八番諸甸差發全免各軍站工匠鹽場鐵冶等戶合納稅糧樂免三分被災山場湖泊課程權且停罷鐵冶許諸人煽辦蠲積逋恤鰥寡免儒戶差役命

續弘簡錄

卷五

三

武宗

隆昌之祚咨爾多方體朕至意俱見典章甲午建行宮于旺兀察都立宮闕為中都丁酉詔諸王朝會賜與悉如大德所增之數已亥以都指揮使馬謀沙角紙屢勝遙授平章政事癸卯復置詹事院及皇太子家令府正延慶三司典寶典膳二署甲辰以慈刺合兒鐵木兒不花並知樞密院事丙午太陰犯南斗杓星戊申特授孛蘭奚床兀兒並平章政事怯里木丁為中書右丞丙辰敕銓調軍官聽樞密院公議餘人勿得冒請軍官父子兄弟許其相襲革外任官所帶相銜已未改封寧遠王濶濶出為寧王秋七月癸亥朔封諸王禿剌為越王甲子遣大臣以即位告謝南郊及太廟社稷此即位告謝之始通考云遣御史大夫即由及節節翰林撰樂章丙寅以阿保功授明里大司徒封其妻梅仙順國夫人遣使詣西域取佛鉢舍利令天下僧誦藏經為

續弘簡錄

卷五

四

武宗

我皇元見典敕中書省庶政非公議者勿奏壬午熒惑犯南斗

給和林省鈔二千錠歲收息以充公用仍以網罟賜貧民以郝

天挺李羅答失並為中書左丞敕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

自選官他司悉從中書銓注近臣不得輒奏富家願出粟賑貸

者授以官庚寅置延福司八月甲午停內降旨授官乙未以烏

伯都刺參知政事甲辰出納蘭不刺所儲糧萬石賑旁近民已

酉增置詹事院參議斷事官辛亥中書右丞李羅鐵木兒以國

字譯孝經進帝曰此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庶民皆當由是而

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冀寧路地震九月

甲子帝至大都名臣奏議云武宗初即位上都即遷狩三不刺

下巡狩不以時無以慰民望宜早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

辰然於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還大都

壬申上皇考尊諡冊曰顯親所以為子追遠所以厚民矧必百

續弘簡錄 卷五 五 武宗

世祀而位弗隆為天子父而養弗逮是宜稱秩以達純誠欽惟

皇考淵穆有容神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于兩宮宜君宜王

膺具瞻于四海當璧之祥未卜棄躋之跡已遙興言欲報之恩

昊天罔極對越有成之命夙夜惟寅昭哉立德之升聖矣生知

之異衍莫衍于昌後嗣而有天下孝莫孝于配前烈而茂本支

念茲繼體之初益切中心之慕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昭聖

衍孝皇帝廟號順宗伏惟明明降鑒序于祖宗攸躋攸寧永錫

昌祚見元文類上大行皇帝尊諡冊曰臣聞稱天以誅表名實

之至公法日而名庶形容之可擬維帝王之有諡蓋今古之變

章欽惟大行皇帝稟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當裕考龍升之後

承世皇燕翼之謀武威肅鎮于遐荒文德誕敷于華夏業業謹

盈成之戒愉愉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燬弭而苗頌格造

直指之使皇澤宣而民瘼除九族行敦睦之風萬國洽隆平之

治爰酌奉常之典用昭告祔之文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欽

文廣孝皇帝廟號成宗伏惟睿靈在天孚鑒逮下茂膺典冊錫

羨邦家見元文類又上成宗后失憐答里弘吉烈氏尊諡耐成

宗室定耐廟之次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

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時哈喇哈孫言

弟後帝從其議癸酉太白犯右執法甲戌改太常寺為太常

禮儀院上乘寺為衛尉院置皇子位典牧監典幄署典樂司丙

子奪諸王公主駙馬及諸人賜田還官并停一切賜予丁丑定

省臣官數依舊制為十二員右丞相塔刺海左丞相塔思不花

平章牀兀兒乞台普濟如故以阿沙不花塔失海牙平章政事

李羅答失劉正為右丞郝天挺也先鐵木兒為左丞于璋烏伯

續弘簡錄 卷五 六 武宗

都刺參知政事其班朝諸司冗員並從察汰乙卯太白犯左執

法甲申議立尚書省分理財用命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任省

事俾自舉官屬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事

敗併入中書頃為綜理財用又復立之勢必增置有司濫設官

吏無益帝曰卿言良是但此三臣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典章

惟在尋還羅冬十月乙未升典寶署為監典瑞利用二監為院

乙巳太白犯亢甲寅太陰犯明堂丙辰以買奴知樞密院事敕

行省平章總督軍馬得佩虎符其左丞等所佩者悉追納十一

月癸亥封諸王牙忽都為楚王丙寅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宮上

玉冊玉寶丁卯太白犯房乙亥禁軍站鷹坊控鶴等戶母冒占

眼田肯免徭役丙子太陰犯東斗乙酉犯亢庚寅賜太師月赤

察兒江南田時賜田悉奪還官帝以月赤察兒詔皇太后軍民

積有勲勞非餘人比故加特賜

人匠等戶賦役並隸徽政院辛卯辰星犯歲星十二月壬辰朔

救金虎符及金銀符非山中書省勿給舊制金銀虎符與瑞院則仍歸典瑞院後出入多不山中書下至商人結托近侍奉命請濫給以致有出無歸自後除官及奉使應給者必由中書命留守司以來歲正月十五日起燈山于大明殿後延春閣前丁

巳以歲歉命宣政院省佛事罷工役庚申以收元赦天下詔曰

仰惟祖宗應天撫運肇啓疆宇華夏一統罔不率從逮朕嗣服

丕圖績膺景命遵承詒訓恪守洪規永思創業之艱未知攸濟

重念萬幾之統在予一人故自即位以來溥從寬大量能授官

俾勤乃職夙夜以永康兆民為急務間者歲比不登流民未復

官吏並緣侵漁上下有乖和氣是以責任股肱耳目大臣思所

以盡瘁贊勸嘉猷朝夕入告朕命惟允庶事克諧樂與率土之

民共享治安之效邇寧遠肅頓不遑與可改大德十二年為至

續弘簡錄 卷五 七 武宗

大元年誕布惟新之令式孚永固之休於戲建元立極既正始

於王春經世裕民尚仰承於台輔庶幾中外同底和平是歲江

浙饑民艱漕粟令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山海道達京師

杭州一郡歲釀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至是有禁

至大元年戊申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賊官吏止

徵賦罷職癸亥發六衛軍萬八千五百人供旺忽察都建宮工

役甲子授阿沙不花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丙寅罷行都水監

辛未帝欲以中衛親軍隸皇太子辭曰世祖立五衛以應五方

夫一不可乃摘各翼漢軍萬人別立一衛為東宮衛兵立衛率

府甲戌禁進海東青鵝者托言驛騎不敷擅括民馬戊子改徽

政院人匠總管府為繕珍司升中尚監為院尚舍監為寺己丑

國王出伯進玉六百餘觔賜金銀鈔厚答之罷河西采玉夫遣

使巡行詣道共議弭盜方畧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

不獲者官吏連坐二月癸巳改應坊為仁虞院以右丞相脫脫

等為院使丙申立尚服院設尚冠尚衣尚鞞尚沐尚輦尚飾六

率御隸之更立甄用監隸徽政院驥用資武二庫隸府正司壬

寅改詹事院使為詹事副詹事為少詹事院判為詹事丞三月

乙丑大陰犯井以和林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于官

非久計分賑鈔二百萬錠罷其廩給就令屯田丁卯為皇太后

建興聖宮復立白雲宗攝所成寅以脫脫木兒平章政事己卯

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寶錄封阿沙不花康國公三寶

奴渤國公教化魏國公曲出應國公加鐵木迭兒也兒吉尼並

右丞相遣米楫等使蘓魯國夏五月丙寅降英德路為州丙子

禁白蓮社毀其祠還其人隸民籍甲申立大同廣武康里三侍

續弘簡錄 卷五 八 武宗

衛親軍都指揮司六月己丑加三寶奴錄軍國重事曲出太子

太保脫脫太尉大慈都平章軍國重事丁酉隴西寧遠縣地震

烏撒烏蒙三日之中地大震者六封藥木忽兒為定王乃蠻帶

為壽王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秋

七月庚申有流星起自勾陳南行回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而

滅救以金銀歲入數少自今毋問何人以金銀奏請及託人轉

奏者皆抵罪壬戌禁鷹房于大同龍興諸地縱獵擾民築呼鷹

臺於鄯州澤中鴻雪錄云南海子本元之飛放泊元制大都入

宣德府捕兔有禁以天鵝鷓鴣仙鶴鴉鴉私賣者即以其家婦

子給捕獲之人有于禁地圍獵為奴婢首出者斷奴婢為良民

十三員今署事多至三十二員非制敕罷塔思帶等十一人乙酉以參虎人徹兒怯思為監察御史八月以命相詔天下曰中書政本也軍國之務小大由之朕自即位以來屬精求治爰立輔相以總中書期年于茲大効未著豈選用之未當與何萬幾之猶繁而羣生之寡遂也今特命左丞相塔思不花為中書右丞相太保乞台普濟為中書左丞相統百官平庶政便者舉行弊者革去一新條理大小機務並聽中書省區處諸王貴戚不得阻撓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不由中書議者毋隔越聞奏外任官非奉朝命毋擅離職赴都營求私事各省水旱饑荒已嘗遣使分賑其至大元年差發夏稅並行蠲免大江以北百姓供億繁勞包銀俸鈔輸納實為偏重自大德十一年為始悉予除豁諸站赤消乏逃亡者應速僉補管站頭目有私自典買站

續弘簡錄 卷五 九 武宗

戶親屬男女者勒令完聚價不追償見典章戊申立中都萬億庫置寧夏河渠司九月丙辰中書省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秦安濟寧真定大水江浙饑疫癘大作臣等不才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舊害事有由來非爾所致爾等但當慎其所行壬戌泉州大賈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赦江浙省驛致京庚辰諸王禿滿進所藏太宗玉璽進封陽翟王癸未太陰犯熒惑遣使諭薛迷思干部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甲午以阿沙不花知樞密院事罷大都推酷辛丑太白犯南斗癸卯發湖廣米十萬石貯揚州江西海漕米五萬石貯朱汪利津二倉濟山東饑甲辰加鐵木兒不花錄軍國重事禿忽魯也速脫孛花並知樞密院事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承旨改護國仁王寺昭應規運總管府為會福院十一月庚申太白晝見增官吏俸以至

元鈔給之停其祿米歲省米四十萬石吏員以九十月出身如舊制詔免被災田租凡佃戶止輸田主十分之四丁卯中書省言銓選錢穀他司乞毋干預帝曰已降制書令諸人勿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遺忘持內降文記及傳旨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已已命脫脫為左丞相也兒吉尼為御史大夫大慈都為太子詹事以國用不給汰宣徽太府利用等院遣使覈天下屯田凡一百二十餘所令同行省宣慰官親履其地具籍以聞癸未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役閏月丙申罷江南進沙糖遼陽進雕豹止富民輸粟授官例乙巳詔虎符國之信器驛券使臣所需凡西域買人名求珍異請給者槩行追收丁未罷順德廣平鐵冶提舉司立汴梁之項城中都之開寧縣敕河西僧戶準先朝定制從軍輸稅一與民同甲

續弘簡錄 卷五 十 武宗

寅故丞相哈刺哈孫卒典章云敕民間厚葬有用金銀寶玉器玩者以不孝治罪十二月庚申封和郎撒為隴王降龍興為源州升蔚州為蔚昌府省河東宣慰司以大同路隸中都留守司冀寧晉寧二路直隸中書省甲戌賜御史臺及監察御史宴服命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召吳澄為國子監丞是歲月赤察兒進攻叛王子察八兒諸部相率來降漠北平江浙饑賑米五十三萬五千石鈔十五萬四千錠麵四萬劬又流民百三十三萬九百五十戶賑米五十三萬六千石鈔十九萬七千錠鹽折直為引五千令行省行臺遣官臨視益都水民饑采草根以食免今歲差徭仍以本路稅課及發朱汪利津兩倉粟賑之二年己酉春正月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帝尊號冊曰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下八紘

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修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孽威董之而不讐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驚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寇乘命卽行其視萬里莽闡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紀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煖寒推食飢饑洗洗汔汔士氣日作睿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徂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用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繫繫降口百萬致茲救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觀天光者願顯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洽

續弘簡錄

卷五

十一 武宗

聖之不基永言置器之難恒切履水之慎適者皇太子率中外臣庶僉謂撫軍十載遐裔悉平當寧九重成規具舉若稽舊典合進徽稱登朕躬所克當惟祖武之顯式已于正月七日御大明殿受尊號越五日躬詣太室恭謝訖爰念卽位以來恒以賑災恤民爲務而恩澤猶未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之不至與今特命中書省遴選內外官僚專以撫治爲事簡汰冗員擢節浮費一新政理斯稱朕意於戲薦鴻名而嚴寶冊既俯徇於輿情肆大賚以濟黎元其博加於實惠尚賴宗親近輔羣辟庶司勉効忠勤同躋康乂論大司農司總挈天下農政設學校以養人材積義糧以備凶歲滋養栽植興舉水利賞勤罰惰期于敦本抑末管民官依時勸課廉訪使年終考其殿最類申大司農司以定黜陟務崇實效毋事虛文俱見癸亥罷行泉府院

續弘簡錄

卷五

十一 武宗

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璜黃流薦祿太室還蹕龍輿徘徊太祖龍旂九旂勸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

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

文宣王上立勞於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

虞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有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

掛一漏萬非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

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

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見牧菴文集乙未越王

禿刺有罪賜死乙巳追奪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内降璽書

不由中書而下翰林院頒給有于田土戶口銓選獄訟害民妨

政者凡六百三百餘道二月大赦詔曰朕荷三靈之隆眷承列

六月癸亥遣官督捕蝗其章云蝗不食豆苗動民多種豌豆或取騰雪煮馬骨放水冷浴諸種子生苗

不食禁諸賜田者馳驛徵租庚午選大都隸儒籍者四十戶充

文廟樂工甲戌以宿衛士多漢人南人投充避役濫請衣糧赦

遵舊制止存蒙古色目之有閭閻者餘並革去乙亥宣政院奏

免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租稅帝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一體奏免非制依舊徵之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封丘壬辰松潘疊宕威茂等處安撫司管內西番禿魯卜降胡漢民四種雜處遣官往蛇谷隴迷招降其八部得萬七千戶改設宣撫司治茂州徙松州軍鎮其地乙未復置龍南安遠二縣隸頴州己亥樂實請更鈔法圖新鈔式以進且與保八謀立尚書省帝命與乞台普濟塔思不花脫虎脫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若立尚書省必使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力薦乞台普濟脫虎脫等任其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遠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帝不從八月癸酉復立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罷郝彬參續弘簡錄

卷五
志作延祐年開事今依本紀載此 詔修甘肅城城中多積金粟以給諸王軍馬復立瓜沙州屯田已卯三寶奴言中書省尚有逋欠錢糧應追理者宜存斷事官十人餘皆併入尚書省至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用官六十四員其中有品秩未相當或從未歷仕者乞弗拘例帝皆從之且敕天下敢有阻撓尚書省事者罪勿追九月庚辰朔頒尚書省條畫於天下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者責成悠久之道今路州司縣親民正官定以九年為滿歲考治功以示黜陟有撫字盡心百姓安阜鈔法流通政事卓越者不次旌擢其不盡職而有私犯者懲以重罪至風教所行有關人心世道令所司表率敦勸以復淳古如有子証父奴証主及妻妾弟姪干名犯義者一切究治其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養賢才為政之要莫先于此諸正

官當躬親勉勵各得其才以備選舉凡在學儒生課講不輟者與免雜泛差役官府大小公事已立有限程民間詞訟尤當用心平允比來往往背公徇私變亂是非逗遛不決以致民怨莫伸今後各務依理處斷毋得淹延歲月官僚執見不同者許各出所見申聞上司詳勘違者監察御史廉訪使糾治見典章 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既登大寶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墮亦既更張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復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迺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驗時估給價諸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廣收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出糶以遏沸湧

續弘簡錄
卷五
西 武宗 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並禁之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內盡數赴庫倒換茶鹽酒醋商稅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一釐定為一十三等以便民用元鈔法至是凡三變大抵鈔又五倍於至元未及期年仁宗即位罷壬午江南行臺劾銀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 平章教化詭言家貧冒受賜物折鈔二萬錠且其人素無一善可稱命奪魏國公爵癸未從尚書省言省部諸務皆聽便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吏得輕重任情自太祖以來所頒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編為定制癸巳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令丞相脫虎脫兼領以冀寧大同保定真定當五臺山建寺所須直取於民免今年田租己亥罷中統鈔以至大銀鈔為母至元鈔為子仍撥至元鈔本百萬

錠以給國用立資國院于大都泉貨監于諸省設提舉司十九
于產銅之地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
通寶者每一文準至大錢十文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通
用今始行錢法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從尚書省言
三官內降之旨仍舊準行儻於大事有害則令復奏中書政務
蓋歸尚書省聽其任人惟宜救散官仍委中書海外占八國來
貢白而象伽藍木遣使分往不憐八孫八昔占八諸國甲辰立
度支院掌芻粟奪江南賜田千二百三十頃得租五十萬石充
官用禁貴戚家養豹冬十月庚戌朔大赦詔曰朕自臨御以來
下詔萬方其所以撫安元元者亦已至矣而前歲江浙饑疫今
年蝗旱相仍民或盡死幸生者流離道路雖嘗遣使分道賑濟
恐未能徧夫既罹是天刑輕觸憲網者必衆有司槩以重法繩
續弘簡錄 卷五
之朕實憫焉其自十月日昧爽以前中外罪囚大辟以下已未
發覺並從釋免流民轉徙無常有司加意存恤遺骸暴露者官
為收瘞親民官不得取借部下錢債違者計贓論罪見典章命皇
太子兼尚書令丙辰從樂實言質江南富民子為軍有歲收糧
五萬石以上者每石輸二升於官半備凶年半養衛士辛酉弛
酒禁立酒課提舉司癸亥以布里牙敦為御史大夫乙丑皇太
后有疾釋天下重囚壬申太陰犯左執法加知樞密院事禿忽
魯左丞相丁丑命阿散為尚書左丞相伯都平章政事忽都不
丁為右丞鐵里脫歡賈鈞並中書參知政事戊寅御史臺言常
平倉本以益民然歲比不登立之必反害民至大銀鈔初行時
日繁碎民猶未曉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民間拘銅器甚急弗
便又歲凶乏食不宜遽弛酒禁不報發御史臺賊鈔萬錠贖出

東饑改昔寶赤八刺合孫總管府為奉時院十一月庚辰朔以
散木帶為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己亥太陰犯右執法庚子
犯上相發至大鈔二千錠于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和糴得糧百
萬石丙午諸王孛蘭奚以私怨殺人當死帝曰國族也杖之流
北鄙從軍丁未擇衛士子弟充國子學生十二月乙卯帝親饗
太廟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諡曰法天啓運光獻皇后曰翼聖
本傳作至元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莊聖皇后曰顯懿執事者
二年上諡人升散階一等賜太廟禮樂戶鈔帛有差通考云始製先農樂
之武昌婦劉氏訴三寶奴奪其所進亡宋玉璽夜光珠下省臺
雜問得喬瑜誣捏狀帝命斬喬瑜杖劉氏庚申太陰犯參壬戌
陽曲縣地震定內外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諡若動戚大臣特旨
賜諡者不在此例通考云至元初頒農桑雜令是年准西廉訪
續弘簡錄 卷五
戶地一十畝中戶地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
時收採桑權依法種植帝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
三年庚戌春正月癸未汰中書省官吏自客省使而下一百八
十一員聽尚書省遷敘通考作三百員乙酉徵李孟入見謂宰臣曰此
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特授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丁亥白
虹貫日己丑以紐隣參議尚書省事辛卯立皇后弘吉刺氏遣
脫虎脫攝太尉持節授玉冊玉寶癸巳立中瑞司掌皇后寶司
禮監管巫覡甲午太陰犯右執法乙未制諸色課程自大德十
一年較定舊額新增總為正額折至元鈔作數以至大三年為
始概辦餘止十分為率增及三分以上為下酬五分以上為中
酬七分以上為上酬九分者為最不及三分者為殿稅課官萬
錠之上設正同副提舉各一員千錠之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
二員五百錠以上半之百錠以上不設提領丙申復立廣平順

德路鐵冶部提舉司湖廣乖西帶蠻阿馬等入寇乙巳省溫密院官存知樞密院七員同知院事二員副使二員僉事二員同僉院事一員增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二員省通政院官六員止存十二員二月辛亥熒惑犯月星已未浚會通河增大都警巡院分治四隅壬戌太陰犯左執法丁卯從尚書省言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毀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錢相權通行壬申以樂實為尚書左丞相駙馬都尉封齊國公乙亥太白犯月星三月已卯朔定收支數目各以零就整至元鈔以釐為二至大銀鈔以毫為止斛以合為止權以分為止度以寸為止其絲忽微塵抄撮圭粒等數並行削去以省繁文見典章庚寅太陰犯氏壬辰立典聖宮章慶司以江浙財賦府及瑞州營民司並隸焉丙申太陰犯南斗丁未太白犯井夏四月已酉四川

續弘簡錄

卷五

七

武宗

容米洞官田墨糾眾為亂遣承順安撫使梓材往招之戊辰太白書見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為崇祥監丙子增國子生為三百員封諸王完者為衛王六月丁未朔以韓赤為中書左丞忽都不丁為右丞己酉立上都中都及雲州銀冶提舉司庚戌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乙卯太陰犯氏丁巳諭脫虎脫三寶奴總治百司庶務並從尚書省奏行壬申遣使諸道慮囚秋七月戊寅太陰犯右執法己卯犯上相封皇伯晉王長女寶答失憐為韓國長公主庚寅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政績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定黜陟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官河民船八月丁未以忽刺出釐日並為御史大夫甲寅白虹貫日九月已卯平伐蠻長不老丁遣使來降即其地立安撫司辛巳太

續弘簡錄

卷五

六

武宗

陰犯建星辛卯犯天廩壬辰司徒劉夔乘驛至江南省親二年不歸詔削籍庚子帝諭尚書省曰去歲中書省奏諸司官遵大德十年定制濫者汰之今員冗如故有不以聞而徑之任者有不奏而擅令之任者並逮捕之朕不輕釋冬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丙午太白犯左執法定今歲冬至祀圓丘尊太祖配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配朝日夕月于春秋二仲舉行其太廟祠祭故用瓦尊者以銀代之戊申帝朝典聖宮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典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癸丑熒惑犯亢甲寅諭中外民戶託名諸王妃主規避徭役者俾充驛卒及築城夫郡縣官失察者罷職丁巳詔減官人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不給帝曰比見後宮飲饌與朕無異有是理耶其使宣徽使覈實減之辛酉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大都上都中都較他郡供給煩擾與免至大三年秋稅其餘至大二年以前民欠錢糧悉從蠲免內外不急之役截日停罷民間雜差先儘游食之徒次從工賈末技其力田之家勿奪農時官民田土各有所屬諸人勿得陳獻民官公罪許罰贖杖徒以下並原宥從三寶奴言省部官自今晨集暮退怠者不俟奏聞便宜加罪其到任一再月即辭病者杖罷不敘發鈔二百錠規運取息以供尚書省膳丁卯封諸王木八刺子買住韓為充王雲南省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赴都有旨詰問以皇太后故貸免令復職以丞相帖古迭兒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十一月甲戌朔太白犯亢辛巳封三寶奴楚國公加脫虎脫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壬午改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為隆禧院丁亥太陰犯畢戊子以益都寧海諸處連歲饑罷鷹坊圍獵容米洞田墨來降授

沙寨千戶城中都丙申有事于南郊以太祖皇帝配享昊天

帝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通考云令大樂署製配位及親祀曲譜舞節翰林院撰樂章已亥

尚書省以武衛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段叔仁等圖不軌誣服

並棄市十二月甲辰朔立崇輝署隸宣政院戊申冀寧路地震

是歲襄陽峽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間死者

三千四百餘人計口賑糧兩月死者給以槨

四年辛亥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大赦庚辰崩于玉德殿壽三

十一壬午葬起輦谷夏五月上尊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

宗國語曰曲律皇帝閏七月丙午祔于太廟

冊曰北藩入嗣三官協和慨然創治爵溢賞阿貳省亂政

令教繁訛有爲何禪變政已多

續弘簡錄

卷五

十九 武宗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六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天王四

仁宗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至元二十二年三

月丙子生于儒州通考云是夜太史奏文昌明文運將興大德九年冬十月成宗

有疾中官秉政命帝同母元妃出居懷州所過供帳華侈悉令

撤去飭扈從毋擾民大感悅十一年春正月成宗崩時武宗

爲懷寧王總兵北邊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成后伯岳吾氏

稱制且欲立安西王阿難荅議未決右丞相哈剌孫知其謀

恐內難作急遣使迎帝帝從李孟言即日奉母元妃發懷州至

衛輝抵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卻不受帝曰

昔漢光武爲寇兵所逼嘗食豆粥麥飯大丈夫不歷辛苦庸知

續弘簡錄

卷六

仁宗

稼穡艱難卽取食之賜叟帛行次邯鄲諭守令曰吾慮衛士不

法胥吏科歛爲民困命王傅沿途巡察二月辛亥至大都與母

元妃入哭盡哀仍出居舊邸朝夕入奠時哈剌孫稱疾守宮

門夜遣人啓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

三月丙寅帝率衛士入內陽召阿難荅計事至則執之且責阿

忽台等變亂祖宗家法鞫問辭伏及其黨八都馬辛賽典赤伯

顏等皆伏誅諸王濶濶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

祖之孫宜早正天位帝曰王何出此言彼惡人潛結宮壺構亂

邢家故誅之以彰國法豈欲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正位

爲宜乃遣使迎武宗于北邊五月乙丑帝與母元妃會武宗于

上都甲申武宗卽位尊元妃爲皇太后六月癸巳朔立帝爲皇

太子以安西平江吉州三路爲分地約以次傳已子先是帝在

懷州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及既為太子雅重儒學遣使旁求
 經籍裝潢成帙識以玉刻印章時有進大學行義者命詹事王
 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與圖象孝經列女
 傳並刊行以賜臣下至大二年立尚書省詔太子兼尚書令詹
 事院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
 焉若此者後勿復聞通考作皇慶元年事有近侍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
 吾服御不喜飾珠璣以生民膏血不可輕耗也汝等當以恭儉
 愛人相規詎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淮東宣慰使撒
 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頂及寶帶卻之戒諭如初四年春正月庚
 辰武宗崩帝入臨壬午即罷尚書省以丞相脫虎脫樂實平章
 三寶奴右丞保八參政王鼎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命右丞相
 塔思不花知樞密院事鐵木兒不花等參鞠並棄市其黨孛羅
 續弘簡錄 卷六 仁宗
 鐵木兒不花吉思馬兒忙哥帖木兒等杖流海南戊子罷城
 中都以司徒蕭珍督城工害民奪其符印還中都所占民田名
 世祖朝諸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少傅李謙少保張闡史作
 考通 右丞陳天祥尚文劉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賓
 客蕭對參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侍御趙君信廉訪使程鉅
 夫乘傳詣闕同議庶政乙未禁百官役軍人造作及守護私第
 丁酉召鐵木迭兒為右丞相完澤李孟並平章政事敕中書凡
 傳言非親奉者勿行戊戌以塔思不花為御史大夫論曰凡大
 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己亥改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庚子停
 各處管轄罷廣武康里衛萬戶等官辛丑以塔失鐵木兒知樞
 密院事壬寅禁鷹坊馳逐擾民經世大典序錄云國制自御位
 及一天下又設捕魚戶俾致解食以薦宗廟供天廚齒革羽毛
 以備用而立制加詳地有禁取有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天子

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之度曰飛放帝以二月定
 教不熟民困曰朕不飛放且教諸王背寶赤皆不聽出二月定
 諸職官子孫承廕試一經一史能通大義者免當保直不通者
 發還習學蒙古色目人願試者聽仍于應得品級量進一階致
 仕官有子承廕者准不次銓注俾得祿養其親見典乙巳改延
 慶司為都功德司罷運江南所印佛經禁宣政院違制度僧戊
 申命和林江浙行省依前設左丞相餘省惟置平章二員盡罷
 遙授職事辛亥禁諸王駙馬權豪擅據山場聽民樵採左遷康
 里脫脫為江浙左丞相甲子太陰犯填星命李孟領國子監學
 諭曰學校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以
 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勒
 還元籍罷各處僧官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省福建繡匠河南
 魚課兩提舉司及江南行通政行宣政二院丁卯敕西僧非奉
 續弘簡錄 卷六 仁宗
 聖書驛券及無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輒至京師戒黃河津吏
 險關禁止復改仁虞院為鷹坊總管府庚午定廣西靜江融州
 軍民官三載無過者民官減一資軍官升一階者為令三月庚
 辰召前樞密副使吳元珪左丞烏伯都刺至京師同諸老臣議
 事丙戌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罷五臺行工部庚寅帝即位時
 太后用陰陽家言欲帝即位隆福宮御 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
 史中丞張瑄言當御大明殿帝悟從之 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
 有削平內難之功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
 密使百揆幾務聽朕裁決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
 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
 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
 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

勤于三月日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皆放逐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凡路府州縣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有司開具事蹟次第加封開國以來劾節功臣所封食邑有司立祠致祭諸衙門及近侍人員毋隔越中書奏事諸上書陳言者量加旌擢風聞不許入告內外百司有清慎公勤政績昭著五事備具者聽監察御史廉訪使察舉其廢公營私貪污敗檢諸人陳告得實依律斷罪枉法贓滿者應授宣敕槩行追奪吏人犯賊終身不叙誣告者抵罪禁獄地土山場筭冶及中寶之人以絕僥倖商稅課程向有定制尚書併增爲額又立增酬殿年之令苟非峻剝吾民彼將焉取今後恢辦一遵舊制於戲凡我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清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同毋替朕命

續弘簡錄

卷六

四 七 宗

辛卯禁民間製銷金織金及成造金箔丁酉命月赤察兒依前太師加鐵哥太傅出太保敕至大中百司改升品級悉復至元舊制己亥寧夏地震帝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有所遵守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縉之微不言于朕母輒與人以烏伯都刺爲右丞李士英爲左丞察罕參知政事牀兀兒脫火赤鐵木兒不花也速也先鐵木兒月魯鐵木兒並知樞密院事封鐵木兒不花爲宜寧王賜大都高年帛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方就位大風起殿上燭盡滅燭臺底鐵鐫拔地尺許夏四月壬寅定四宿衛士歲賜鈔二十四萬二百五錠汰漢人高麗南人冒入者各還元籍丁未以張問爲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

朝舊人故命汝往民爲邦本無民何以爲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癸丑定路府州縣官俱三年爲滿甲寅太陰犯亢熒惑犯壘壁陣丁巳罷中政院辛酉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果才而賢勿限資格雖布衣亦用癸亥罷中都留守司復置龍興路總管府丁卯罷至大錢鈔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葺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成造銅器聽民自便尚書省已發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准赴行用庫倒換命中書省賑濟甘肅過川軍廢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頭陀諸司罷通政院以所

續弘簡錄

卷六

五 七 宗

掌站赤歸兵部帝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蹙然曰卿能盡力贊襄使兆民苟安庶幾天心克享至于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五月壬申以宦者鐵昔里爲利用監卿封乳母夫楊德榮雲國公丙子敕脩武宗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傳俾百司悉上事蹟庚辰改長信院爲寺置祥和署掌伶人癸未太陰犯氏戊子羅鬼蠻來獻方物六月癸卯敕宣政院凡西番軍務必移文樞密院同議乙巳命侍臣咨訪內外才堪佐國者悉以名聞丙午授內侍楊光祖譚振宗闕居仁並弘文館學士定翰林國史院官承旨五員學士侍讀侍講直學士各二員丁未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庚戌犯氏大同路民家產積類麒麟車載以獻左右皆爲瑞帝曰五穀豐

燕百姓安業乃為瑞也郤之敕諸司白事令殿中侍御史侍側
丙寅拘收泉府司元給諸商符命已巳衛王阿木哥入見帝諭
省臣曰朕與阿木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
二萬錠他勿援例帝覽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家
其翻譯刊行俾蒙古人誦習之秋七月辛未朔甘州地震癸巳
太陰掩畢丁酉犯鬼距星已亥置經正監掌蒙古軍牧地帝諭
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以文記傳旨中書今敢有犯者不待
奏聞直執付法曹究治詔御史臺選老成更事者為監察御史
閏月辛丑命祭酒劉廌請曲阜以太牢祀孔子甲辰立隆鎮衛
于居庸關已酉吐番寇禮店文州已未增國子生額為三百人
并增陪堂生二十八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通考云復立國子
授官六品色目人正七品漢人從七品試蒙古生
之法從寬色目生稍加密漢人則全用科場之制定軍官年七
續弘簡錄 卷六 六 七

十致仕子弟年二十以上聽承襲有託疾引年令幼弱子弟襲
職者除名不叙丙寅太陰犯軒轅黑水白水等蠻十二萬戶來
降復立通政院于上都領蒙古諸驛禁醫人非選試者毋輒行
醫藥九月已亥朔禁民彈射飛鳥殺馬牛羊當乳者庚戌命樞
密院大閱各省軍馬壬子改元詔曰朕賴天地祖宗之靈纂承
聖緒永惟治古之隆群生咸遂國以久寧朕夙興夜寐不敢怠
逸任賢使能興滯補闕庶其臻茲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朕
之志也踰年改元厥有常典其以至大五年為皇慶元年故茲
詔示癸丑月食乙卯太陰犯畢遣都水監往杭州取所造龍船
省臣諫止之冬十月戊辰朔繪武宗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
月四上祭辛卯罷諸王斷事官置群牧監掌典聖宮畜牧尚牧
所掌太官羊立汴梁平江田賦是舉司掌大承華普慶寺贖產

丙申太白犯壘壁陣十一月戊戌立乖西府隸播州以土官阿
馬知府事辛亥以諸王結黨誣入不沙為不軌詔竄卜里牙敦
于河南因忽乃于揚州納里于湖廣太那于江西班出兀那于
雲南甲寅太陰犯與鬼已未以合散平章政事張珪為樞密副
使十二月癸酉封宣政會福院使暗普為秦國公庚辰太白經
天甲申太陰犯太微西垣上將詔今歲不登春蒐勿令民供億
遣官監視焚至大鈔乙未中書省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
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借授國公丞相等
職諸司已裁而權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者千餘人
其中欺偽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
一切勿行是歲增京師米肆十所日平糶糧八百石浙西水免
漕糧四之一令江西湖廣補運京師通考云遣官至江浙議以
嘉興松江糧并江淮兩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皇慶元年壬子春正月庚戌封駙馬醜漢為安遠王出總北軍
癸丑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改封濟王朶列納為吳王壬戌進
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帝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省臣毋
得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
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當選中外方正博洽之士居之二月丁
卯朔徙大都路學周宣王石鼓于國子監辛未改安西為奉元
路古州為吉安路和林為和寧路龍興為興和路以和林行省
為嶺北行省壬午太陰犯亢三月丁酉朔癸亥犯東井罷諸王
大臣私第營繕已亥制以生日為天壽節壬寅太陰犯東井丁
未起塔失海牙為御史大夫置內正司及五臺寺濟民局庚申
汰控鶴軍還本籍甲子封諸王塔思不花為恩平王夏四月丙

子太白晝見壬午熒惑犯輿鬼癸未犯積屍氣封知樞密院木
刺忽為黃平王敕僧人田除世祖所賜者餘悉輸租庚寅太白
經天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五月丙申朔以合散綱目作
為左丞相張問察罕並平章政事壬寅禁諸王農時出獵丁未
建涼殿于籍山縣行宮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雨毛已巳太
陰犯天關丁亥詔罷封贈之典時禮部集議封贈等第秋七月
丙午升大司農司秩從一品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諸知
農事者用之戊午太陰犯東井八月丁卯以阿卜海牙許師敬
同參知政事戊辰太白犯軒轅辛未太陰犯填星壬午辰星犯
右執法置少府監隸大都留守司乙酉太白犯右執法赦左右
勿僥倖乞加官九月丁巳太陰犯亢冬十月雲南右丞筭只兒
威行罪國師請釋之帝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斥弗
續弘簡錄 卷六 八 七 宗

可以清中書之務丁亥回鶻以寶玉驚于官帝曰朕思此物何
足為寶唯善人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誠國家所宜寶也三月
下應入三月元庚子熒惑犯壘壁陣丙午立皇后弘吉刺氏丁
未有星孛于東井自去秋至今不雨大都隕霜雨沙丞相禿忽
魯以災變引咎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丙辰帝以亢旱遣官
分祀諸神仍于宮中焚香默禱甘雨大注夏四月壬午置中瑞
司甲申詔選賢士脩國史乙酉御史臺言富人貪緣特旨濫授
官爵徵政宣徽用人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為貧乏互奏恩賞西
僧作佛事累釋重囚外任官身犯罪章輒管內旨免罪諸王駙
馬寺觀土田每歲徵租民間擾害尤甚帝命悉革其弊以烏伯
都刺平章政事八刺脫因為右丞阿卜海牙為左丞禿魯花鐵
木兒參知政事六月己未朔京師地震丙寅復震命許思敬綱
續弘簡錄 卷六 九 七 宗

領國子學以監察御史檢察監學官考其殿最己卯定邊方遷
調官優加一等復起李孟為翰林學士承旨甲申建崇文閣于
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
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廟庭河決陳毫等州秋七月己丑朔
歲星犯東井辛卯太白晝見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權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乙未太白晝見庚子立長秋
寺掌武宗皇后宮政壬寅京師地震丙辰太白晝見丁巳太白
經天大方通鑑云江浙省臣以新安儒士程復心所改淮西三
路隸河南省八月戊午朔太白晝見崇明州海溢壬戌歲星犯
東井庚午以薛岳敬參知政事壬午太陰犯輿鬼九月癸巳以
完澤知樞密院事封御史大夫脫歡為安定王戊申建銀山寺
于鎮江勿徒寺旁坐冢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

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冬十月巳卯封布荅蔑里為安德王癸未復置蒙陰縣隸莒州十一月元本亦無月分甲辰始行科舉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

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

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典章云

日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月辛酉西域人可里馬丁上所編萬年曆海都篤哇屬戶內附

續弘簡錄 卷六 救所在給衣糧是歲保定真定河間民流亡不止命有司給糧

兩月仍免今歲田租 延祐元年甲寅春正月丁亥以劉正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

高助參知政事此用漢人預政之始前此漢人不庚子敕各省

平章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丁未改元 赦天下詔曰惟天惟祖宗眷祐有國朕自即位于今四年比者

陰陽失調星芒示儆豈朕躬修德之未至耶抑官吏未選而政

令之或乖耶思回天以名和氣側身修行實切深衷庸勅攸司

務共乃職爰布惟新之令誕敷濟眾之仁可改皇慶三年為延

祐元年於戲以實應天爰聿新于庶政用孚有眾同保合于太

禿忽魯能合散進右丞相監修國史高助改集賢學士三月壬

辰太陰掩熒惑巳亥白暈亘天連環貫日暹國遣使入貢癸卯

改南劔路曰延平劔浦縣曰南平丙午封阿魯禿為趙王禁奸

民官其子為閣宦謀避後役癸丑晉寧民侯氏昆弟五人並坐

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

俾養父母母絕其祀閏月辛酉太陰犯輿鬼罷咒僧月給俸遣

人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丙寅太陰

犯太微東垣上相省瀆陽舍光二縣入英德州夏四月甲申朔

大寧路地震太常官請立北郊帝謙遜未遑議遂輟丁酉命鐵

木迭兒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復立回鶻國子監以其文字便

自元至元二十六年始置回鶻國命公卿及富民子弟帝以資治

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擇其切要者譯寫以進五月

續弘簡錄 卷六 戊午辰星犯輿鬼丁卯禁諸王支屬擅取分地租賦

敕嶺北行 省遼陣沒遺骸六月戊子敕宦者勿得昇文階封上憐吉帶為

河南王輟耕錄云河南王上憐吉帶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探吏

月巳巳命鐵木迭兒為右丞相合散仍左丞相罷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冬十月乙未定吏人轉官以從七品為止在選者降等

注授坐贓者黥其面弛下番市船禁令江浙省給牒以往歸則

征稅如制丙申括淮民所佃閑田置沙瓜二州屯儲萬戶府庚

戌辰星犯東咸勅軍官應襲者試以武事而後任十一月乙卯

置保安軍于麻陽縣以禦獫狁戊辰以蕭拜住為中書右丞禿

忽魯禿失蠻並知樞密院事續資治通鑑綱目云命樞密院教練

遣平章

張問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限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于官

撤民舍發塚墓虛張項欽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極言其弊帝

命仍遵舊制十二月壬午禁諸王權勢之人增價鬻鹽壬辰定

官民車服等第惟蒙古及怯薛諸色人不禁亦不許服龍鳳文

甲午太陰犯輿鬼庚子浚揚州淮安運河復起李孟平章政事

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癸卯太陰犯房甲辰犯天江是歲地震

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壞官民廬舍死者三百四十人發廩糶

賑如例典章云定慶賀表箋服裏諸路仍馳驛赴都餘皆就便
附進其元禁字樣太繁除御名廟諱及凶惡等字外至
餘詳極化字
樣槩不避

二年乙卯春正月乙卯歲星犯輿鬼已未太白晝見癸亥太陰

犯軒轅丁卯犯進賢霖雨壞渾河隄沒民田發卒補之禁民煉

鐵乙亥遣使巡行天下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二月已

續弘簡錄 卷六

卯朔會試進士以中選舉人分二榜揭于省門之左右定例鄉
試舉人

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總計鄉試所取數會
試三月內取一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為試期
戊子太白晝見

癸巳太白經天庚子洞蠻吳干道寇辰沅丙午太白經天三月

乙卯廷試進士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賜護都

杏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每三歲一試通
考

云用趙孟頫元明善議貢試之法凡蒙古由科舉出身者授從
六品色目漢人進階一級歲貢八人上三人充部令史下四人
充書寫丙辰太陰色赤如赭庚午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全德泰

寧福慶皇太后夏四月戊寅朔日食辛巳賜進士恩榮宴于翰

林院庚子太陰犯輿鬼陣辛丑賜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從

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為府州教授餘並山長學正後勿為

例定諸王功臣分地以流官為遠魯花赤各位所辟為副遠魯

花赤乙巳立規運提照所及廣貯庫並隸壽福院五月戊申朔

復立陝西行御史臺統漢中隴北四川雲南四道為西臺其江

南行臺統建康湖東浙西海右湖北湖南廣西廣東海北閩海

十道為南臺淮東淮西山南三道向撥同山東東西道河東山

西道燕南河北道河河北河南道山北遼東道隸內臺定為二十

二道各設廉訪司辛酉太陰犯天江乙丑秦州成紀縣北山南

移至西河川明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

遣官驗視賑恤庚午太白晝見加官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乙亥日赤如赭六月甲申太白晝見太陰犯平道河決鄭州辛

丑以濟寧益都旱減宿衛士芻粟癸卯太白犯東井丙午辰星

犯輿鬼秋七月甲寅升陳州商水鎮為南充縣改只哈赤八刺

哈孫總管府為尚供府乙卯給阿速戶貧乏者農具于連怯烈

地屯田八月丙戌贛州蔡五九作亂陷汀州寧化縣以趙世延

續弘簡錄 卷六

為御史中丞命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庚子升遼陽之秦

州為秦寧路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伴讀四員立積分法月試上

等者為一分中等準半分積至八分者充高等歲終試貢壬寅

詔江浙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九月丁未張問以括

田道死民人下吏部鞠問詔免江浙江西河南白實田租二年

減汴梁路虛增糧二十二萬石已酉太陰犯房辛酉太白犯左

執法蔡五九眾潰伏誅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丁丑封

脫火赤為威寧郡王以郭貫參知政事鐵木兒脫知樞密院事

乙未授白雲宗主沈明仁榮祿大夫佩司空印加鐵木迭兒太

師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明年

二月庚寅乃滅辛未以星變赦天下甲戌封武宗子和世球為

周王即明宗出鎮雲南丞相合散等以星變乞罷帝曰此朕之愆

豈卿等所致其復乃戰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變可弭也是歲江南湖廣道奉使

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故以為言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

三年丙辰春三月辛亥加將作院使呂天麟大司徒改直沽為

海津鎮甲寅命蕭拜住護送和世球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官

屬壬申禁各省春時吹獵夏四月癸酉朔立殊祥院升印經提

舉司為廣福監救術輝昌平守臣脩殿比于唐狄仁傑祠庚子

以買問懲刺合兒並知樞密院事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五

月庚申以伯鐵木兒蕭拜住同平章政事阿卜海牙轉右丞郭

貫為左丞不花乞捨並參知政事庚午置遼陽金銀鐵冶提舉

司六月乙亥封孟軻父為邦國公母為邦國宣獻夫人通考云

釋奠先聖以顏會思孟配加封顏子充國復聖公曾封牀兀兒

子如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

句容郡王丙子融質柳州猛蠻叛丁丑敕大辟臨刑敢有橫加

封割者以重罪論凡鞫囚非強盜毋加酷刑河決汴梁秋七月

乙卯封王龍鐵木兒保恩王丙寅以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郭

貫為集賢大學士王毅為中書左丞置織佛像工匠提調所九

月庚戌升緝山為龍慶州以帝生是癸丑太白晝見已未冀寧

晉寧路地震丙寅太白經天冬十月辛未復以高昉參知政事

壬申調四川雲南軍五千人于烏蒙屯田壬午河南路地震甲

申太白犯斗庚寅敕五臺靈鷲寺置鐵冶提舉司丁酉禁民有

父在者不得私貸人錢十一月壬寅遣御史監治嶺北省鈎校

錢糧半年更代乙卯改澧州路為安定軍民府周王和世球行

至延安其臣脫忽魯及武宗舊臣教化等謀結陝西丞相阿思

罕發關中兵將分道入犯平章塔察兒襲殺阿思罕教化等事

敗和世球逃居漠北十二月丁亥立皇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

兼中書令樞密使以牀兀兒知樞密院事是歲集禧院使塔失

不花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承華事畧并繪幽風圖以進帝命置

東宮俾皇太子觀省

四年丁巳春正月大赦詔曰仰惟太祖聖訓有曰應天順人惟

以至誠久安長治宜遵正道重念列聖繼承不祚願予非德懼

弗克荷比者和世球年屬幼弱聽信儉人欲圖不軌構亂邦家

已為陝西行省行臺管軍官等將叛賊阿思罕教化徹里哥思

等斬首以徇其同謀協從者若盡加誅朕心有所不忍宜推浩

蕩之恩開以自新之路可大赦天下倘有懼罪逃匿賊中或潛

藏民間及嘯聚山谷者詔旨到日限一百日內許令自首與免

本罪限外不首復罪如初於戲赦過宥罪惟期反側之安發政

施仁聿底隆平之治咨爾有眾體朕至懷見典庚子帝謂省臣

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思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

以致然與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爾等宜勉力奉行輔朕不

逮務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乙卯諸王脫脫駐雲南

擾害軍民以按灰代之壬戌冀寧路地震閏月丙戌以立皇太

子詔天下曰朕荷上天之鴻禧纂列聖之不緒比承皇太后慈

訓若稽世祖成憲重念國本宜早建儲親王大臣僉言允同皇

子碩德八剌位居嫡長天錫仁孝可以主神器奉宗祧已于延

祐三年十二月日授以金寶立為皇太子因茲盛舉庸布新恩

於戲萬國以貞允屬元良之重四方其訓永垂燕翼之基凡爾

多方各宜知悉見典辛卯封別鐵木兒為汾陽王諸王孛羅為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續弘簡錄 卷六 七 宗

冀王加太常禮儀院使拜住大司徒特授近侍完者不花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三月丁卯朔升靖州為路乙酉太陰犯箕夏四月不雨時帝在御久猶居東宮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謝項之帝露香默禱于天夜分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為戊申荅合孫寇邊巢王朶列納敗之于和懷乙丑翰林學士劉廣進所譯大學衍義帝曰是書議論甚嘉令頒賜朝臣帝通達儒術兼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五月戊寅改太子衛率府為中翊府壬午黃州真州建寧等處流民群聚剽掠殺傷人及盜者如律餘並給糧遣歸己丑以赤因鐵木兒阿卜海牙並平章政事乞增為右丞高昉為左丞換住王續弘簡錄 卷六 仁宗 十六

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可得哉合散遂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族臣本西域人不厭人望敢辭帝命宣徽使伯荅沙為右丞相合散仍左丞相九月庚午太陰犯斗嶺北地震三日大都南城產嘉禾一莖十一穗冬十月甲午朔遣王桂致祭陝西嶽瀆賑秦州被災民戊午海外婆羅公民船漂至溫州救江浙省資遣還國十一月己卯省沂源縣入隴州壬辰諭諸宿衛入直各居班次非有旨不得上殿闕入禁中者坐罪報耕錄云有云都赤乃宿衛之至親以勞發回雖率輔奏事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譏其出入十二月丁酉復置廣州採珠都提舉司報耕錄云廣東采珠之入十二月中得珠越其額船上人挈出之葬于蛟龍之腹者不少有司各日為發戶仁宗登極特旨放免至是復行乙巳續弘簡錄 卷六 仁宗 十七

表副 遣王毅榮星于司天臺三晝夜壬申御史言比年名爵冒
 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禮部鑄三公印二十有六此輩無
 功家國乞賜裁罷詔以門閥勳業素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
 已卯德慶路地震六月辛卯從御史臺言罷張閻等經理民田
 虛增糧數止如舊輸稅癸巳加典瑞院使幹赤集賢大學士大
 司徒秋七月己未朔諸王不里牙敦之叛諸王也舍失列吉及
 衛士朶帶伯都坐持兩端詔流也舍江西失列吉湖廣朶帶衛
 州伯都潭州戊子省翁源縣入曲江加封楚三間大夫屈原忠
 節清烈公九月癸亥大司農買住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
 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散之民間松雪齋
 句嘉禧殿覽所進農桑圖問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趙孟
 頊作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楊叔謙上嘉賞久之賜
 文綺
 續弘簡錄 卷六 六 仁宗
 丁亥復立行宣政院于杭州置大禾福寺都總管府改中翊府
 為羽林親軍都指揮司統軍萬人隸東宮冬十一月壬戌增置
 大都南北兩兵馬指揮使色目漢人各二員丁卯追奪建康富
 民王訓等白身濫受宣敕丙子詔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
 古三書有益後學令江西行省錢梓以廣其傳癸未定江西茶
 課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
 課以二十五萬錠為額江准茶稅尋改江西其課自二萬四千
 錠漸增至十九萬錠至是從江西茶法忽魯丁言立裁引增
 課法歲額二十五萬錠後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蜀山谷
 之產不能充其半皆建殿于大禾福寺奉安順宗御容十二月
 壬辰特授集賢大學士脫列大司徒辛亥置重慶路江津巴縣
 屯田省成都歲漕米萬二千石是歲秦州秦安縣鞏昌隴西寧
 遠二縣皆山崩

六年己未春正月丁卯定邊軍官致仕還家者許給驛如民
 官例戊寅太陰犯心己卯廣東南恩州徭賊龍郎庚等為寇帝
 御嘉禧殿謂次宗正買間曰人命所繫至重其詳闕獄辭事無
 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官集議然後以聞又顧
 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
 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樂得其所
 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二月丁亥朔日食改釋奠于中丁
 祀社饗于中戊與章云釋奠用大成樂令各路府選習
 祀社饗于中戊古樂師教肄生徒不得仍用俳優歌曲丁酉雲
 南閣里愛俄永昌蒲蠻阿八刺等並為寇戊戌改陝西轉運鹽
 司為河東陝西都轉運司直隸省部己亥太陰犯靈臺三月辛
 酉命禿禿合為御史大夫帝曰此任至重以卿勤舊之裔故特
 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
 續弘簡錄 卷六 六 仁宗
 家聲矣己巳太陰犯明堂敕諸王駙馬宗姻諸事依舊制領於
 內八府官勿徑移文中書元制有內八府官掌諸王朝覲等事
 其制似侍中其進似門下故亦號宰
 相然特寵之以名耳輟錄云內八府宰相八員秩二品而不
 受宣命特中書照會之任而已寄位下翰林之稱隣諸府官
 其官院之公事亦不得與例以攝威勳貴子弟充之癸酉太陰
 犯日星甲戌犯心改懷孟路為懷慶封諸王月魯鐵木兒為恩
 王夏四月壬辰定土官病故子姪兄弟皆准承襲無則從本俗
 許以妻承夫職丙申令京官各運糧輸上都賑蒙古饑民庚子
 復起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
 事帝以太后故不聽左遷世延為四川行省平章與章云世延
 事帝以太后故不聽左遷世延為四川行省平章與章云世延
 事帝以太后故不聽左遷世延為四川行省平章與章云世延
 事帝以太后故不聽左遷世延為四川行省平章與章云世延
 犯房丙子犯壘壁陣六月戊子改繕珍司為徽儀司升莊浪巡
 檢司為縣己亥歲星犯東咸辛丑置河南田賦總管府隸內史

府戊申置勇敢署以角紙者隸之秋七月壬戌太陰犯心來安
土官岑世興叛據唐興州降詔招諭之甲戌皇姊大長公主祥
哥刺吉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怒命按問全寧守
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給朔方蒙古民驅馬牛羊俾牧
養蕃息以自贖丙子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八月甲申以欽察
張思明並參知政事乙酉熒惑犯輿鬼閏月丙辰辰星犯太微
垣右執法癸亥熒惑犯軒轅甲子太陰犯壘壁陣乙亥太白犯
東咸九月戊戌省永興縣入奉聖州置雲南縣隸雲內州以故
昌州寶山縣置寶昌州隸興和路敕諸司有受命不之官及避
繁劇証故去職者奪其宣敕癸卯浚鎮江練湖冬十月乙卯白
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証誘愚俗十萬人帝稔知
其奸下所司嚴鞠辛酉以鐵木兒不花爲御史大夫癸亥熒惑
續弘簡錄 卷六 辛 七宗
犯太微垣左執法乙丑太陰犯昴戊辰犯東井庚午太白晝見
辛未太陰犯軒轅十一月辛卯熒惑犯進賢庚子禁民匿蒙古
軍亡奴帝諭臺臣曰有國者以民爲本比聞百姓疾苦卿寬者
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使審察以聞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參
決國政追封宋儒周惇頤爲道國公通考云封惇頤爲道國公內黃侯從祀孔子丙寅太
陰犯軒轅壬申犯心以虞集爲翰林待制帝謂左右曰凡在儒
臣悉皆優用特虞伯生未顯擢耳癸酉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
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財帛
可不徧及耶敕上都大都冬夏設食于路以食饑者是歲伏羌
縣山崩揚州火燬官民解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七年庚申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齋居損膳輟朝賀辛卯白雲
宗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辭伏復遣

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事覺詔逮赴江浙併治其罪乙未
太陰犯明堂上星已亥帝不豫辛丑崩于光天宮壽三十六癸
卯葬起輦谷五月乙未加上尊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
國語曰普顏篤皇帝八月丙辰禱于太廟
冊曰立極電掃稗政悉除設科輟獵屏言利徒澹然無欲
十年罔渝是惟令主信史用書

續弘簡錄卷六終

續弘簡錄 卷六

辛 七宗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七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天王五

英宗皇帝諱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母莊懿慈聖皇后弘吉刺氏以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約以次傳已子和世球武宗崩仁宗立延祐初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請立帝帝入謁太后固辭曰臣幼無能且有兄和世球在宜立太后不許遂立為皇太子百司庶務令先啟後聞帝謂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當洗心滌慮恪勤乃職勿有墮壞以貽君父憂七年春正月戊戌仁宗不豫帝憂形于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辛丑

續弘簡錄

卷七

英宗

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地上日歎一粥癸卯太陰犯井甲辰鐵木迭兒以太后命拜右丞相二月壬子罷造永福寺召江浙左丞相黑驢平章中書省事戊午祭社稷每歲二仲月仍以上戊舉祭辛酉太陰犯軒轅御女王戊犯靈臺甲子從鐵木迭兒言逮四川平章趙世延赴京中書參議乞失監坐繫官罪當杖太后欲笞之帝曰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不可以示天下卒正其罪丙寅以趙世榮為中書平章政事木八刺為右丞張思明為左丞丁卯太陰犯日星白雲總攝沈明仁以不法正罪籍江南冒白雲僧者為民定京城環衛更番法准五衛漢軍例庚午太陰犯斗癸酉括崇祥院地冒以官地獻者追其直民地獻者歸其主丁丑鐵木迭兒奪前平章李孟所受秦國公制命什其先墓碑又矯太后旨殺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平

續弘簡錄

卷七

英宗

章蕭拜住並籍其家戊寅徽政院使失列門傳太后命請更朝官帝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不宜輕改俟予即位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請奪先帝所賜諸臣土田帝問賜者為誰對曰左丞相合散所得為多帝曰予嘗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在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合散奏而止今所言乃復私憾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耶遂出之為湖南宣慰使癸未奪西僧所授司徒國公制並銷其印三月戊子太陰犯酒旗上星熒惑犯進賢徵諸王駙馬流竄者各還分邑庚寅帝即位詔曰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世祖皇帝神機睿畧統一四海以聖繼聖迨我先皇至仁厚德涵濡群生君臨萬國十年于茲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本協謀宗親授予冊寶方春宮之與政遠昭考之賓天諸王貴戚元勳碩輔咸謂朕宜體先帝付託之重膺皇太后擁護之慈既深繫于人心詎可虛于神器合辭勸進誠意交孚乃于三月日卯皇帝位誕受維新之命庸推在宥之恩可大赦天下於戲尚念祖宗丕緒持守維艱萬幾之繁罔敢暇逸更賴遠近宗戚左右臣隣咸一乃心共輔予治詔免被災州郡絲銀五分江淮夏稅三分差發稅糧遺欠在民者普與蠲免各處站赤毋得泛濫給驛陣亡官軍常例存恤外再展一年兩廣雲南哨聚徒眾許赴官自首樂從寬宥其科舉貢試法並如舊制尊太后為太皇太后詔曰為治之端無加于立孝報本之義莫大乎尊親朕肇繼丕圖恪遵盛典欽惟皇太后仁明淵靜淑睿懿恭定大策于兩朝功施社稷著徽音于四海慶衍本支夙荷保慈撫予躬質思仰酌夫厚德宜首進以隆名謹上尊稱曰太皇太后其應

行典禮有司討論以聞俱見是夜太陰犯明堂壬辰救群臣超授散官者朝會毋越班次乙未日有暈若連環韓羅思內附賜鈔萬貫戊戌罷醫卜工匠任子定吏員秩止從七品如前制辛丑詔樞密院兼領左右衛率府左遷李孟為集賢侍講學士夏四月命造至元鈔五千萬貫中統鈔二百五十萬貫詔曰朕惟食貨生民之本權以泉幣貴在適時昔我世祖皇帝所立中統鈔廢罷雖久民間物價每以為準有司依舊印造與至元鈔子母並行凡官司出納百姓交易並計中統鈔數前尚書省所發新舊銅錢與民間宿藏者所在充溢雖畸零使用亦便于民然聖害鈔法深妨國計其至大銅錢詔書到日立赴各行用鈔庫依例倒換無致虧損歷代舊錢有司所發者與百姓宿藏既不可泯令截日住罷至權禁金銀本以權衡鈔法條令雖設其價續弘簡錄卷七

散居郡縣者歲輸包銀二兩戊寅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初登大位不聞汝等薦賢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也其還之五月己卯復置稱海五條河屯田權廣東番貨庚辰上都留守賀勝賜名賀伯顏坐便服迎詔棄市己丑敕中書省有內降旨除拜濫賜名爵者聽覆奏乃行左遷左丞相合散為嶺北平章命拜住為左丞相塔失海牙平章政事只兒哈郎叅知政事庚寅太陰犯心壬辰和林民閻海瘞殍死者三千餘人詔旌其門癸巳太陰犯天狗乙未加上大行皇帝尊諡冊曰觀其諡而知其德著王者之不稱禋于廟而誅于郊實邦家之盛典維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鍊欽惟大行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初大德之陟遐生內舉于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神器于幾危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英聲揚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試納于大麓以弗迷由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裕廟主鬯之道階奉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為月恒日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聖人博愛之仁至于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于庶獄必惻怛于宸衷肇設制科待天下之傑士特旌死節勵千古之忠魂臨御十年始終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諒多遺美屬升崇于吉祔用祇薦以鴻名上慰在天之靈下協造庭之請是諏剛日備舉緝儀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垂歆鑒流光有永錫美無疆見元文類丙申太白犯畢有告前丞相合散平章黑驢御史大夫脫忒哈撒政使失列門等與故要束木妻亦烈失八共謀廢立者拜住請鞠狀帝曰彼若借太

皇太后為詞奈何竟不問悉誅之頒示天下詔曰朕肇登大寶
 祇遙先猷仍圖任于舊人庶共新于治效豈期邪黨輒蘊私心
 邇者合散黑驢脫忒哈失列門亦烈失八等潛結詭謀撓亂國
 政既自作于弗靖固難道于嚴誅賀勝輕侮詔書殊乖臣禮不
 加懲創曷示等威今已各正國法籍沒其家於戲惟邦國之用
 刑以清群慝俾人臣之知戒勿蹈匪彝咨爾有衆體朕至懷見
 辛丑以鐵木兒脫平章政事壬寅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
 參歇費六月甲寅省樞政院及宮正章慶延福三司停廣東採
 珠丁巳以康里脫脫為御史大夫欽察鐵木兒不花並知樞密
 院事庚申太陰犯斗賜角觥者百二十人鈔各千貫女巫伯牙
 台鈔萬貫壬戌敕諸使至京者大事五日小事三日速遣還是
 夜月食既癸亥太陰犯壘壁陣乙丑新作太祖幄殿修寧夏欽
 續弘備錄 卷七 五 漢宗

察魯佛事給鈔二百一十二萬貫丁卯太白犯井辛未太陰犯
 昂丁丑改紅城中都威衛為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司復徽儀
 司為繕珍司秋七月壬午立普定路屯田運和寧糧于札昆倉
 以便邊軍甲申車駕將幸上都調左右翼軍赴北邊浚井丁亥
 太陰犯斗丙申初製袞冕戊戌熒惑犯房救中外希賞自請者
 勿予己亥太陰犯昂庚子以廉恂平章政事癸卯賜伶人鈔二
 萬五千貫酒人鈔十五萬貫回鶻太醫進藥日打里牙給鈔萬
 貫八月丁未朔嶺北省臣忻都以官錢犒軍坐免詔復其職丙
 辰附仁宗皇帝莊懿慈聖皇后于太廟通考云仁宗廟命廟
 正劉瓊等編運酌獻樂
 譜舞節翰林撰樂章曲曰欽成之曲按仁宗皇后本傳作至
 治二年崩附廟又有英宗即位尊為皇太后之文而本紀載此
 未如太白犯靈臺乙丑熒惑犯天江丁卯太白犯太微垣右執
 孰是法鐵木迭兒以私憾請殺趙世延不許帝幸涼亭謂近侍曰朕

素聞世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宮人官奴坐妾用
 日者請太皇太后禁星杖之壬申太陰犯軒轅御女九月甲申
 建壽安山佛寺給鈔千萬貫命拜住董其役禁五臺山樵採乙
 酉太陰犯壘壁陣丙戌熒惑犯斗壬辰土番利族阿俄等五種
 寇成谷溪蠻秦元吉寇循州癸巳太陰犯昂戊戌犯鬼巳亥太
 白犯亢以廩藏不充停諸王所部歲給甲辰雲南木邦路土官
 給邦西陽土官冉世昌各遣子入貢遣使占城真臘龍牙門索
 馴象冬十月庚戌太陰犯熒惑干斗辛亥犯井酉陽蠻儂洞蠻
 田謀遠為寇戊午帝諭太常禮儀院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
 宜與群臣集議典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
 所損其悉遵古禮以行癸亥太陰犯井丁卯為皇后作鹿頂殿
 于上都癸酉流諸王阿刺鐵木兒于雲南十一月丙子朔帝御
 廣弘備錄 卷七 六 漢宗

齊宮丁丑恭謝太廟備法駕至櫺星門駕止有司進輦不御步
 至大次服袞冕禮儀使請署祝帝正立書名及讀祝命高贊御
 名至仁宗室欽獻流涕左右莫不感動庚辰省永平之灤邑縣
 入石城禁京城諸寺邸舍匿商稅辛巳以親享太廟禮成受朝
 賀甲申敕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戊戌交趾蠻儂志德寇
 脫零那乞等六洞癸卯熒惑犯壘壁陣甲辰計京官俸鈔給米
 三分遣使閱實各省戍兵十二月乙巳朔以改元赦天下詔曰
 朕祇遙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
 祐七年十一月二日被服袞冕恭謝于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
 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發春秋
 之謹始可以明年為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五分大
 都上都與和三路差稅全免三年優復煮鹽煉鐵運糧等戶二

年開燕南山東河泊禁聽民採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有司
資給遣歸其子女典鬻于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使歲
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偉畫長策可濟世安民者
實封來上士有隱居行義不求聞達者有司具名以聞於戲奉
先思孝式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聿底錫民之福咨爾有衆體
予至懷丁未播州蠻蠻的羊龍等來降癸丑以天壽節預修醮
于龍虎山乙卯加上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
太皇太后尊號禮成詔曰朕惟聖人之德宜先報本孝子之至
莫大尊親式仰燕謀聿修鉅典欽惟太皇太后仁符乾運靜體
坤元鴻功擁護于三朝懿範儀型于四國非崇徽號曷稱予衷
已奉冊寶加上尊號曰徽文崇祐太皇太后於戲慶禮備成不
正彝倫之敘綸音誕布庸新孝治之風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續弘簡錄

卷七

七

英宗

是夜太陰掩昴翰林學士譚進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
踰此書命刊本頒賜群臣河南饑帝問其故群臣皆莫對帝曰
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委任非人致陰陽失和災害
薦至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戊午太陰犯井庚申犯鬼乙丑榮
星于回鶻司天監四十晝夜丙寅以潤徹伯知樞密院事丁卯
敕上書言事者得直達御前勿令省臣開視如細民訴訟仍加
禁止已已敕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初世祖用帝師入思巴言
于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
用泥金書梵字其上歲以二月啟建白傘蓋好事周遊皇
宮內外云與衆生被除不祥累朝相沿爲定制至是偶罷以只
兒哈郎爲中書右丞薛處敬叅知政事辛未拜住進鹵簿圖帝
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太多乃定大駕三千二百人法駕二
千五百人丹墀獨對云至大初會異初嘗著鹵簿圖并書武宗
賜官大樂署丞延祐中又進中道外仗圖英宗親祀
太室命丞相拜住取秘書所藏異初圖書而鹵簿大與太室
稱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悉致焉旗幟之繡繪者作于閩浙人

馬鐘甲被彩飾者作于癸酉帝聞賀勝母老憫之以所籍京兆
江西又詔留守造五輅田禮還其家是歲河決汴梁原武滹沱決文安大成等縣渾河
溢壞民田廬成紀縣暴雨山崩朽壤墳起覆沒畜產益津縣雨
黑霜害稼各蠲賑有差帝以科舉之外恐有遺賢詔曰北歲設
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丘園無從可致其有才
德超邁深明治道者所在官司具姓名俟廉訪使覆察奏聞以
備錄用見宋元通鑑

至治元年辛酉春正月丙戌定四孟月時享太廟帝服袞冕親
祭以左丞相拜住亞獻知樞密院事潤徹伯終獻禮成坐大次
謂群臣曰一歲惟四祀若使人代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
歲必親祀以終朕身通考云禮祀禮亦如之廷臣以祀事畢請赦帝曰恩
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命中書省陳便

續弘簡錄

卷七

八

英宗

宜事行之丁亥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參議省事張養浩上書
陳述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
當言人皆得言賜養浩金帛乙未太陰掩房甲辰辰星犯外屏
水金火土四星聚奎二月己酉作仁宗神御殿于普慶寺道近
臣卽趙孟頫家俾書孝經壬子夜金火土三星復聚奎丁巳監
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山佛
寺帝怒殺觀音保鎖咬兒杖珪謙亨竄之奴兒干地辛酉太白
犯熒惑癸亥太陰犯心甲子置承徽寺割宜興民四萬戶隸之
丁卯禁越省臺訴事三月丁丑太陰掩昴辛巳賜西番撒思加
地僧金銀數千兩裝裝二萬襲遺呪師朵兒只往牙濟班十二
國取佛經癸未製御服珠袈裟寶集寺金書西番波若經成置
大內香殿己丑大同路麒麟生辛丑以鐵失爲御史大夫鐵木
迭兒

也義子領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夏四月戊午太陰犯心庚申
犯斗造象駕金脊殿戊辰命宦者李羅台為太常署令太常官
言刑人難與大祭遂止五月戊寅太白犯鬼積尸氣太陰犯軒
轅庚辰犯明堂毀上都回鶴寺壬午從鐵木迭兒言遷武宗子
圖帖穆爾于瓊州即文宗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

者毋泄占候辛卯作行殿于縉山流杯池乙未命世家子弟成
童者入國學辛丑太常禮儀院進太廟制圖以今殿為廢別作
前殿十五間中三
間通為一室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期于來歲營之六月癸卯朔日食作金浮屠于上
都藏佛舍利已未太陰犯虛梁辛酉太白經天趙弘祚等以言
事勒歸禁妄言時政乙丑遣使往銓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
五省邊郡官選已巳以只兒哈郎平章政事秋七月辛巳蓋屋

僧圓明邵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作亂遣樞密判官章台督兵
續弘簡錄 卷七
捕誅之禁僧道度牒符籙癸巳太陰犯昴已亥奉仁宗及帝御
容於大聖壽萬安寺八月丁未太陰犯心已酉犯斗壬子熒惑
犯軒轅壬戌車駕自上都還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早還帝
曰兵以牛馬為先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不行者蓋欲馬得芻
牧民得刈穫一舉兩得何計乎寒敕翰林集賢官年七十者毋
致仕九月乙亥熒惑犯靈臺壬午犯太微西垣上將丁酉犯右
執法冬十月丙午史誤作甲午太白經天戊申熒惑犯太微垣左執
法癸丑以內郡水罷不急工役敕蒙古子女鬻于回鶻漢人奴
者官為收養禁中書掾曹毋泄機事已巳遣燕鐵木兒巡邊十
一月辛未熒惑犯進賢乙亥史誤作巳亥幸大護國仁王寺丙子太

陰犯虛梁戊寅群臣上尊號曰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
帝是夜辰星犯房辛巳命鐵失領左右阿速衛軍丙戌太陰犯

井已丑犯酒旗又犯軒轅辛卯犯明堂癸巳以營田司徵酒稅
擾民命有司兼權已亥太白犯西咸十二月辛丑立皇后亦啟
烈氏遣右丞相鐵木迭兒持節授玉冊玉寶甲辰熒惑犯亢戊
申帝以受尊號躬謝太廟行一獻禮賜與祭者帛普減內外官
吏一資庚戌太陰犯昴已未幸西僧灌頂寺封峻南藏卜為白
蘭王辛酉熒惑入氏甲子命帝師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千兩
銀四千兩幣鈔各鉅萬乙丑治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
置中瑞司領之是歲河南安豐江州水賑粟九萬八千石鈔二
萬五千貫霸州渾河溢被災民二萬三千三百戶雷州海溢壞
民田四千餘頃各免其租
二年壬戌春正月甲戌禁漢人持兵器出獵及習武藝丁丑帝
親享太廟始陳鹵簿賜導駕耆老帛是夜太陰犯昴戊寅敕有
續弘簡錄 卷七
司存卹孔氏子孫庚辰太白犯建星辛巳敕臺憲用人勿拘資
格癸未建行殿于柳林封塔察兒為蘭國公辛卯太陰犯心甲
午熒惑犯房丁酉太白犯牛二月已亥朔熒惑犯鍵閉星通考
云月
食典章云以天壽庚子罷上都歇山殿工辛丑以欽察買驢
節自朔至望禁屠宰節自朔至望禁屠宰並為中書平章政事王居仁參知政事丙午熒惑犯罰星戊申
太陰犯井庚戌熒惑犯東咸辛亥太陰犯酒旗及軒轅壬子太
白犯壘壁陣癸丑太陰犯明堂新作流杯池行殿通考云委嘉
湖二路體究
太湖入海故道疏濬之乙卯西僧亦思剌蠻展普有疾釋罪囚已未太陰
犯天江壬戌太白犯壘壁陣廣海郡邑曠官敕願仕者升秩二
等三月已巳令廉恂張養浩李朮魯神董理國學外郡學校命
御史臺翰林院國子監同議興舉敕四宿衛典聖宮及諸王部
勿用南人辛未禁捕駕鵝違者籍其家放京師營繕役卒四萬

餘人丁亥復置市舶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禁子女金銀絲帛下番已丑有暈貫日如連環給宗仁衛蒙古子女衣糧丁酉駙馬許納之子速怯訴父謀叛母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許命速誅之夏五月己巳修滹沱河堤丙子熒惑退犯東咸庚辰置營于永平收養蒙古子女四方藏匿者加罪甲中以只兒哈郎為御史大夫置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司以馬刺為使戊子禁民間集眾祈神并白蓮佛事閏月戊戌封諸葛忠武侯為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戊申以鐵木迭兒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壬子作紫檀殿王逢文集云至治間燕人史驪見善北巷蒙上愛幸上使酒無敢諫者一日御紫檀殿飲驪見歌聲歡曲有酒神仙之句上怒叱左右殺之後驪曰驪以酒也六月丁卯朔駕幸五臺山戒衛士毋踐民禾壬申熒惑犯心癸酉禁日者妄譚天象修渾河堤秋七月己亥熒惑犯天江續弘簡錄卷七

十月戊辰享太廟以國哀迎香去樂修廟工役未畢妨陳宮懸止用登歌丙子押濟思國遣使來貢南臺御史大夫脫脫請告未得旨輒去杖謫雲南庚辰太陰犯井建太祖神御殿于興教寺己丑熒惑犯壘壁陣命拜住為右丞相罷左相弗置獨任以政十一月甲午朔日食以立右丞相詔天下曰帝王之職在論相于以表正百司綱領庶績朕續承丕緒屬精圖治然而澤有所未洽政有所未舉豈委任之道有遺闕與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拜住為右丞相監修國史一新機務使邪正異途海寓又寧以復中統至元之治於戲朝廷既正著端本澄源之功風俗斯醇廣摩義漸仁之化見元文類詔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站戶貧乏鬻賣妻子者官為贖還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實之家以優農力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自當修飭以謹天戒癸卯地震甲辰太白犯壘壁陣罷樞密院乙巳熒惑犯壘壁陣戊申太陰掩井從御史李端言命臣下所奏事目及上之言動悉書起居注付史館己未太陰犯東咸庚申犯天江辛酉熒惑犯歲星宣德府地震震改八番軍民長官司二十有八為州縣十二月乙丑太白歲星熒惑聚于室太白犯壘壁陣丁卯復以張珪平章政事加司徒甲戌來安路總管岑世興葛蠻安撫使龍仁貴柔遠州洞蠻把者作亂命各行省分兵討之乙亥太陰掩井戊寅太白犯歲星庚辰以只兒哈郎知樞密院事速速為中書左丞馬刺參知政事癸未以宗仁衛蒙古子女多至萬人權停收養地河南陝西酒禁禁近侍奏取沒入官錢丙戌省雲南西沙縣入寧州己丑熒惑犯外屏太陰犯建星辛卯西僧灌頂

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為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請增尚食羊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額外多取百姓必致重困食亦何益其遵世祖舊制司徒劉夔同僉宣政院事夔加台坐妄獻地土冒取官錢伏誅鐵木迭兒子宜政使八刺吉思受夔冒獻御史大夫鐵失同受賂事聞帝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得私彼雖事朕久今既有罪當論如法即命誅之惟鐵失獲免是歲六月敕修大元聖政典章成分類六十卷又得鄱陽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皆鏤板以行

三年癸亥春正月癸巳朔暹國及八番洞長各來貢已亥敕行省平章政事仍賜金符兼總軍政軍官有罪重者以聞輕者就決壬寅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輸稅起吳元珪王約韓從益並商

續弘衛錄 卷七

主 庚宗

議中書省事徵趙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吳澄為翰林直學士是夜太陰犯鉞星癸卯犯井甲辰遣諸王忽刺出鎮雲南壬子靜江邕柳諸郡僚為寇泉州民留應總作亂命各行省遣兵捕之征東末吉地兀者戶以貂鼠水獺海狗皮來獻詔存卹三歲丁巳定封贈官等秩初武宗至大二年制以封贈非世祖初行其令罷之至是詔從新分立等第正從一品封贈三代爵國公勳正上柱國從柱國母妻並國夫人正從二品封贈二代正從四品至從五品封贈父母爵自郡公以下至縣男各有差正從六品封父母止用散官母妻並宜人下辛酉定內外官不次銓用者升職勿升階出趙世延于獄凡官民訴訟原告逃匿則釋待對者著為令二月癸亥朔定軍官襲職嫡長子孫幼者許令諸兄弟姪代攝是夜熒惑太白填星聚于胃丙寅仁宗寶錄成遣使往西番徵畜牧治郵傳戊辰天壽節

賓丹瓜哇二國來貢癸酉太白犯昴帝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

寧風雨不時豈朕行事有闕與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

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于兆姓萬物

豈無乖戾之事卿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辛巳

太陰犯東咸纂修大元通制成頒行天下一日斷例二日條格

百三十 丙戌雨土新造五輅成戊子史訛封鷹師不花為趙國

公辛卯以太子賓客伯都廉貧賜鈔十萬貫三月壬辰朔西番

參十郎諸族叛救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發兵討之戊申附太皇

太后于順宗廟室丙辰定鑿十匠官居喪不得去職年七十不

聽致仕子孫無蔭敘能紹其業者量材錄用徵逸士瞻思至見

帝于龍虎臺帝厚遇之以養親辭歸夏四月壬戌朔令天下諸

司飯僧誦經十萬部甲戌命張珪王士熙勉勵國子監學都功

續弘衛錄 卷七

主 庚宗

十南 庚宗

德使濶兒魯至京師釋罪囚大辟者三十一人杖者六十九人

放籠禽十萬令有司償其直已卯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

欽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高下出田若干五月辛卯降開成路為州增置安

慶瀾山縣雲南寧遠州慶元嶧山縣設大理路白鹽城及中慶

路權稅官戊戌太白經天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千

七百株辛丑命鐵失獨署御史大夫事癸卯太陰犯房戊申監

察御史蓋繼元宋翼極言鐵木迭兒奸惡帝命毀所立碑仍追

奪官爵沒其家貲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

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

朕焉敢頃刻忘之是夜太白犯畢戊午奉元行宮正殿災上都

利用監庫火帝曰世皇始建宮室垂數十年至朕而燬皆朕不

德所致也有欽察衛戍卒累功當賞以官帝曰名爵豈賞人之

具耶其賜鈔三千貫六月戊辰贈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

夫阿來追封定襄王諡忠愍癸酉太廟新建前殿成以東西二

間為夾室壁以紅泥南向為門命太常纂修累朝儀禮癸未填

星犯畢乙酉諸王怯伯數寇邊至是遣使來降帝曰非欲彼土

地人民但使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于勞役幸矣今既來降當

厚其賜以安之通考云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

湖漚蓄潦水若運河水淺開放練湖一寸可添河水一尺乞加修治以通運漕制可

道歲運糧二十萬石而京倉充滿故也併免江淮增科糧已酉

封諸王忽都鐵木兒為威遠王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帝曰言

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且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

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卿等不能

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汲引耶八月癸亥車駕駐南坡

續弘簡錄 卷七 十五 英宗

御史大夫鐵失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大司農失秃兒前中

書平章赤斤鐵木兒前雲南平章完者及鐵木迭兒子鎮南典

瑞院使脫火赤樞密副使阿散僉書樞密事章台衛士禿滿及

諸王按梯不花字羅月魯不花曲律不花兀魯思不花等以阿

速衛兵為外應弒帝于行幄及右丞相拜住時帝年二十一從

葬諸帝陵泰定元年二月加上尊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

宗國語曰格堅皇帝五月附于太廟

冊曰三載承乾庶務銳始大饗躬親致哀盡禮剛過鮮終

肘腋禍起不察幾先勵精徒爾

賈公簡錄卷七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天王六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世祖嫡曾孫晉王甘麻刺長子英宗

叔也初太子真金生三子長曰甘麻刺次曰答刺麻八刺三即

成宗答刺麻八刺先薨世祖封甘麻刺為晉王出鎮北邊至元

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帝于晉邸世祖崩甘麻刺奔赴上都

諸王大臣皆以晉王為冢孫義當立甘麻刺乃遜位于弟而自

願歸藩成宗之得立由晉王之讓也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封

仍鎮北邊武仁二帝之立咸與翊戴有盟書賜南康路六萬五

千戶為食邑英宗即位告饑賑鈔百萬貫後遣使以地七千頃

歸朝廷請有司徵租歲給糧鈔執藩臣禮甚謹先是王府內史

續弘簡錄 卷八 泰定帝

倒刺沙得幸于帝仁宗朝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

偵伺中朝事久之脫歸知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意相忤欲傾

之亂且作以其故告帝至治三年宣徽使探忒來王邸與倒刺

沙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是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帝獵

於禿刺之地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

失秃兒章台謀已定事成當推王為帝又以告倒刺沙且言惟

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于是帝大驚命囚幹羅

思遣使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而難作諸王按梯不花淇陽王

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九月癸巳帝即位于龍居河頒

蒙古詔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刺沙平章政事乃

馬台為右丞善僧為左丞鐵失撒的迷失完澤馬某沙並知樞

密院事馬速忽章台同知樞密院事禿滿同僉樞密院事字羅

為宣徽院使旭邁傑為宣政院使阿散為御史中丞失禿兒為大司農蓋雜用新舊以安反側已亥諭銓選一歸中書惟樞密院御史臺宣政宣徽二院得自擬奏辛丑召諸王官屬流竄邊遠者還本部冬十月甲子遣鐵失赤斤鐵木兒等詣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輟耕錄云晉邸入繼大統告祭太廟之諸項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止諸王買奴進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非與聞其故乎帝然其言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禿滿及鐵失弟鎖南等于行在所命旭邁傑為右丞相召陝西左丞相禿魯通政院使紐澤並為御史大夫遣旭邁傑至大都收鐵失及其黨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悉誅之並戮其子孫已巳太白犯亢丙子犯氏加內史按答出太師知樞密院事以速速為御史中丞帝發北邊十一月已丑朔癸亥犯亢車駕次

續弘簡錄 卷八 中都修佛事于昆剛殿庚寅太白犯鈞鈴乙未犯東咸辛丑帝至大都壬寅癸亥犯氏丁未御大明殿受朝賀癸丑遣官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丁巳祭道甲五福神敕凡有罪自首者槩與原宥十二月已未詔雪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李謙亨成珪王毅高昉張志彌普顏篤卜顏忽里等宛存者召用死者各贈官壬戌役夫萬三千五百人浚鎮江漕河及練湖戊辰追尊皇考晉王甘麻刺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皇妣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已巳辰星犯壘壁陣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黃金主自至大二年十二月太廟主皆範金乙亥太常禮儀院言世祖以來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古制一歲四祭帝曰祭祀國之大事朕何敢簡其禮命仍舉四祭從御史趙成慶言鐵木迭兒子鎖南及月魯禿禿哈速敦皆坐

與逆謀伏誅辛巳癸亥犯東咸癸未流逆黨諸王月魯不花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干孛羅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以諸王買奴自拔逆黨逃赴上都特封泰寧王命前太師拜忽商議軍國重事刺沙為左丞相敕嶺北省臣修佛事以却寇兵西僧祈禳大內以厭雷塑馬哈吃刺佛像于延春閣之徽清亭丁亥改元詔曰朕荷天鴻禧嗣大歷服側躬圖治夙夜祇畏惟祖訓是遵開歲甲子景運伊始思與天下更新稽諸典禮踰年改元可以明年為泰定元年免大都興和差稅三年八番思播兩廣洞寨差稅一年江淮初科包銀三年四川雲南甘肅秋糧三分河南陝西遼陽絲鈔三分除虛增田稅免幹脫逋錢賑恤雲南廣海八番等處戍軍求直言賜高年帛禁獻山場湖泊之利改吏員出身者秩許至四品是歲廣州新會民犯長弟作亂雲南開南州大阿哀阿三木台龍買六千餘人寇哀

續弘簡錄 卷八 上白鹽井車里于孟寇雲南西番寇鞏昌府各降詔招諭泰定元年甲子春正月乙未重作仁宗及慈聖皇后金主成奉安太廟以乃馬台平章政事甲辰敕譯列聖制詔及大元通制刊木賜百官戊申八番生蠻韋光正等及楊黃五種以二萬七千戶來降置長官司撫之已酉召親王圖帖睦爾于瓊州阿木哥于大同丙辰封解州鹽池神曰靈富公定怯薛歹歲給鈔人八十錠二月丁巳朔作顯宗影室甲子作佛事用僧八百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游皇城庚午選守令推官舊制臺憲歲舉守令推官二人有罪文原充講官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是月上大行皇帝尊諡冊曰瑤圖續緒神已御于鼎湖玉冊揚

年禮宜于太室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用
傳信史欽惟大行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于嗣位之
初彤庭祗畏廣儀注于熙朝之際清廟肅雝誰絕封敕以杜儉人
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推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
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著謹
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伏惟炳靈有
赫欽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佑見元文類 袁柳撰三月丁亥朔立詹
事院以太傅柔台為太子詹事楊廷玉為中書參知政事也兒
吉尼知樞密院事給蒙古流民糧鈔遣還所部有擅徙者斬丙
午立八不罕弘吉刺氏為皇后以皇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八
的麻赤兒間卜嗣封晉王夏四月庚申作昭聖皇后御容殿于
普慶寺按昭聖皇后文宗母也此時未應追尊作殿史必有誤辛酉親王圖帖睦爾至自
續弘簡錄 卷八
潭州甲子車駕幸上都留諸王寬徹不花失刺平章烏伯都刺
右丞善僧等居守發兵民築渾河堤辛未月食既癸酉以禿滿
迭兒平章政事庚辰帝以風烈月食地震手詔至大都戒飭百
官曰比者災異屢見朕以憂天下為心反躬自責謹守祖宗成
訓修德慎行爾等宜各勤乃職以答天意并令廷臣集議時政
得失五月丁亥御史董鵬南等言平章乃馬台宣徽使帖木兒
不花詹事禿滿答兒皆黨附逆徒有虧臣節乞正其罪以消天
變不報帝諭省臣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成法為朕言者
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于罪自今凡有所見宜悉以聞使朕
明知法度不敢妄自縱欲非獨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
行則眾皆安反是則天下罹于憂苦又曰凡事防之于小則
易救之于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有眾俾知所慎壬辰省臣

以災異皆抗疏乞罷帝曰卿等皆辭去國家大事朕孰與圖優
詔慰留之戊戌遷列聖神主于太廟新殿太祖居中南向睿宗
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
以兄弟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以兄弟次祔裕宗室之左
英宗祔成宗室之右凡十室太常博士劉致建議曰周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東穆處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不使亂
也聖朝取唐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為六世昭穆不分
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
祖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
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
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
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
為昭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
為上如此則昭穆秩然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仍累朝定制
依室次于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
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
之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
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雖國家以右為
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
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
穆反不合禮經乎廷議是之見名臣奏議 初建廟時太祖居
中睿宗世祖裕宗並祔西室順宗
成宗武宗仁宗並祔東室後議國朝建太廟遵古制尚左今
尊者居右為少屈故改為昭穆之序但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
君皆不獲廟享憲宗亦以不祀且不禱所受丙午太白犯鬼侍
國之君而兄弟共為一世其因襲之弊如此御史高奎上書請求直言辨邪正明賞罰帝嘉其言賜銀幣丁

未太白犯鬼積尸氣六月乙卯朔蒙化州土官高蘭神場寨主
 羅九寇威楚路庚申張珪至上都奏在廷集議言逆黨未討奸
 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
 用不節請裁擇以回天變不報癸亥作禮拜寺于上都及大同
 路給鈔四萬錠丙寅廣西兩江土官黃勝許岑世興遣其子弟
 入貢各授沿邊溪洞軍民安撫使丁卯大幄殿成作鎮雷坐靜
 佛寺帝受佛戒于帝師庚午置海刺禿屯田總管府已卯詔疏
 決繫囚免天下和買雜役三年百官四品以下普覃散官一等
 三品遞進一階遠仕瘴地身故不得歸葬者有司資給還鄉秋
 七月丙戌思州平茶楊大車酉陽冉世昌寇小石邪凱江等寨
 庚子命諸王伯顏帖木兒出鎮瀾連東部撒忒迷失率衛士佐
 太師按塔出行邊癸卯放廣闊採珠蠶戶為民仍免差稅一年

續弘簡錄

卷八

六

庚申

朝

丁未置長慶寺掌成宗幹耳朶諸事罷中瑞司汰東宮衛士
止三千八百近增至萬七千人命詹事院汰去仍舊制廣西慶遠徭潘父絹等率眾來降八
 月乙卯敕刑獄復隸宗正府刑部勿與自皇慶元年以漢人刑名歸刑部今復置札魯
忽赤四十員理之辛亥當作遣翰林學士承旨幹赤祀太祖太宗睿宗
御容于普慶寺帝自上都遣官齎香酒至大都致祭自是以為
 常庚午作楠木殿棕殿及中宮金脊殿丁丑罷浚玉泉山河役
 九月乙酉封也速不堅為荆王辛卯罷哈思的結會思伴卜總
 統所更置臨洮總管府乙巳順宗皇后忌日修佛事飯僧萬人
 改邕州為南寧路冬十月戊午立壽福總管府典累朝神御殿
 祭祀庚申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有事則赴中書丙寅太白犯
 斗已巳入斗太陰犯填星庚午太白犯斗真州珠金沙河松江
 府吳江州諸河淤備民丁浚之命有司兼知渠堰事通考云吳浙省言吳

松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為疏濬仍立牘以節水勢用夫四萬餘
 人以三月畢工由是吳松舊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俱通
 丁丑封親王圖帖睦爾為懷王以魯國大長公主女妻之壬午
 熒惑犯壘壁陣遣官分鈐闕海兩廣四川雲南選十一月元文無
 已亥以木溫台知樞密院事辛丑造金寶蓋飾以珍寶貯佛舍
 利甲辰作歇山鹿頂樓于上都十二月癸丑朔雲南徭阿吾為
 寇庚申同州地震癸亥鹽官州海溢有司請壘石為塘帝曰築
 塘是重勞吾民也其增石回扞禦之丙寅敕修英宗顯宗寶錄
 定內外官行禮雨雪免朝服庚午熒惑犯外屏乙亥太白經天
 曲赦重囚三十八人為三宮祈福是歲兩浙及江東諸郡水旱
 壞田六萬四千三百餘頃大同渾源河真定滹沱河陝西渭水
 黑水任縣沙澧洛水定州屯河渠州江水皆溢漂民居成紀縣
 山崩水溢壅土至來谷河成丘阜各獨賑有差

續弘簡錄

卷八

七

庚申

朝

二年乙丑春正月丙戌辰星犯天雞戊戌西番參卜郎來降賜
 其長班木兒鈔帛辛丑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壬寅太白
 犯建星戊申以乞刺失思八班藏卜為吐番路宣慰使都元帥
 往鎮參卜郎之地庚戌帝諭宰臣曰向者卓兒罕察苦魯及山
 後皆地震內郡大小民饑朕惟太祖開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
 則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祗懼災沴之至莫測其由豈朕思慮
 有所不及而事或借差天故以此示儆其與諸司集便民之事
 定議以聞閏月壬子朔大赦天下除江淮朔科包銀免被災地
 方差稅一年罷不急工役置惠遠倉永需庫于海刺禿總管府
 罷承興銀場聽民開採輸稅已卯山東廉訪使許師敬請頒族
 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修滹沱河堤及野狐色澤桑乾三嶺
 道二月丙戌頒道經于名山宮觀命道士祭五福太乙神丁亥

平伐苗部長的孃率戶十萬來降庚寅癸辰星填星聚于畢
廣西徭蠻潘寶陷柳城己亥封阿里迷失為和國公張珪為蔡
國公以善僧平章政事庚子以黃河屢決立行都水監于汴梁
命瀕河有司兼知河防事丙午造玉御床及象輦咸平府清河
寇河合流失故道壞堤堰役蒙古軍及民丁數萬修築夏四月
癸巳救宿衛馬馳歸官廐母散牧民間丁未封后父火里兀察
兒為威靖王戊申以許師敬為中書左丞馮亨參知政事五月
壬子車里陶刺孟及大阿哀蠻兵乘象寇陷朶刺等十四寨木
邦路蠻入廟率焚斃寇陷八漢寨督邊將嚴設備癸丑龍牙
門蠻遣使來貢辛未罷京師官醫鹽改河間鹽運司為大都河
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癸酉融州否泉洞吉龍洞峒村山黑江諸
徭為寇丙子以國用不足救減廐馬汰衛士罷營繕節諸王歲
續弘簡錄 卷八 人 奏定帝

軍海北徭長盤吉祥寇陽春庚午思州洞蠻楊銀千等來獻方
物封駙馬李羅帖木兒知樞密院事火沙並為郡王壬申加朶
台太傅禿忽魯太保日至禁中集議國事敕山東州縣收養流
民遺嬰八月戊子修上都香殿癸巳歲星犯天罇辛丑救諸王
私入京者勿供億諸部曲宿衛私入京者加罪命慶支監汰阿
哈赤所掌駝馬九月戊申朔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宣撫詔曰
朕祇承洪業夙夜惟寅凡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曩者屢
詔中外百司宣布德澤蠲賦詳刑賑恤貧民思與黎元共享有
生之樂尚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惠澤未周承宣者失于
撫綏司憲者怠于糾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憫焉今遣奉使宣撫
分行諸道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
害者從宜舉行四品以上有罪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斷決
續弘簡錄 卷八 九 奏定帝

祀順宗昭獻元聖皇后于影堂戊午填星退犯井及鉞星庚申
 廣西宣慰使獲猺賊潘寶下之獄其弟潘見復寇柳州壬戌定
 軍民官廩襲者由本貫圖宗支申請銓授加倒刺沙錄軍國重
 事丁卯罷蒙山銀冶提舉司壬申諸王幹耳朶罕以追捕廣西
 猺寇上聞帝曰朕自即位累詔天下憫恤黎元惟廣猺屢叛殺
 掠良民故命爾等往討今聞迎降者眾宜更以恩撫之若果不
 悛嚴兵追捕勿縱十二月戊寅命塔失帖木兒為右丞相錄軍
 國重事封薊國公乙酉癸惑犯天江辰星犯建星甲午太白犯
 壘壁陣詔山東陝西湖廣地接戎彝選宗室重臣往鎮京師多
 盜增置邏防官兵立捕盜賞格壬寅右丞趙簡請行區田法于
 內地以宋董煟所編救荒活民書頒州縣是歲保定路饑賑鈔
 四萬錠糧萬五千石雄州水溢被災萬一千六百戶死者給鈔
 續弘簡錄 卷八
 以葬內郡饑賑鈔十萬錠米五萬石通考云是歲海運江南糧
 一百七十萬石至京師時
延議海漕事康里回回以廩積方饒
 奏減糧數以舒東南民力帝可其奏
 三年丙寅春正月丙午朔高麗國王王章遣使賀正旦自世祖
 至元二
十一年正月高麗使者不會至
 是後至然其後亦不數見云 播州蠻長黎平慶等來降壬子
 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置都水庸田司于松江掌江南河渠
 水利已未以山東湖廣官田賜民耕人各三頃仍給牛具辛酉
 太白犯外屏二月壬午廣西全茗州土官許文傑作亂知州李
 德卿死之以乃馬台知樞密院事丁亥罷征猺兵召幹耳朶罕
 還本鎮戍兵如故丙申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賜額大天源
 延聖寺戊戌史記建殊祥寺于五臺山賜田三百頃庚子以察
 乃平章政事甲辰立典醫署隸詹事院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
 自責命釋重囚遣使分祀嶽瀆及京城寺觀丙午填星犯井

及鉞星癸丑八番巖霞洞蠻來降歲輸布二千五百匹丁巳遣
 諸王失刺鎮北邊甲子命功德司簡歲修佛事一百三十七戊
 辰癸惑犯壘壁陣填星犯井庚午填星太白歲星聚于井辛未
 泉州民阮鳳子作亂寇陷城邑軍民官失討坐罪夏四月丙戌
 鎮安路土官岑修廣為弟修仁所攻來告命湖廣行省撫治之
 戊戌太白犯鬼壬寅癸惑犯壘壁陣夔路米洞蠻田先什用等
 結十二洞蠻為寇湖廣行省遣九姓長官招降之修夏津武河
 堤役夫萬七千五百人五月甲辰朔史記修鎮雷佛事三十一
 所乙巳罷福建歲供蔗餉廣西岑世興及鎮安路岑修文合山
 獠角蠻入寇命湖廣雲南兩省招諭之遣指揮使兀都蠻鐫西
 番呪語于居庸關崖石庚午湖廣永明縣五洞河西加木籠四
 部來降各立其土官領之六月癸酉朔播州蠻黎平愛謝烏窮
 續弘簡錄 卷八
 為寇宣撫使楊燕里不花招平愛出降烏窮不附命湖廣行省
 討之己亥納皇姊壽寧公主女撒答八刺于中宮秋七月甲辰
 造黎豹輿車三十乘丁未酉陽寨土官冉世昌寧遠州洞蠻刁
 用並入寇壬子修黑牙蠻答哥佛事于水晶殿皇后受戒殿中
 鑄五方佛銅象戊午敕入粟拜官者准致仕銓格戊辰太白經
 天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詔壅京城外棄骸八月
 戊寅以星變罷獵下詔恤民通考云詔宮中買寶貨命省臣依
 累朝呈獻例給價毋得勒減稽遲
以病 甲午罷行宣政院及功德司丁酉太白犯軒轅御女辛丑
商人 作天妃宮于海津鎮自世祖末年每海漕至先
 遣官祀天妃累朝無虛歲 鹽官州海溢壞
 隄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大都昌平大風壞民居九百家九月
 辛亥命帝師修灑淨佛事于大明興聖隆福三宮癸亥太白犯
 太微垣右執法戊辰湖廣雲南各寨土官奉方物來獻即其地

置木朶路木來州孟隆路哀培各旬並給印冬十月辛未朔發卒四千人治通州道辛巳太白犯進賢癸未史記河水溢汴梁壤樂利堤役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賜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前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作徵福利以逞私欲帝嘉其言終不能用十一月庚子命翰林集世祖嘉言善行為聖訓以時省覽兼備經筵進講癸卯敕西僧每當元辰疏釋重囚仍聽宗正府審奪辛亥追復前平章政事李孟官乙卯太白犯鍵閉辛酉廣西透江圍徭及扶靈青溪樸頭等原蠻並為寇

續弘簡錄

卷八

主 泰定帝

播州蠻宋王保來降徙上都清寧殿于伯葉兒行宮十二月元文

無壬午御史賈屋請補武宗皇后于太廟不報皇后列傳稱泰

紀稱是年請帝欲于來年元夕構燈山于內廷御史趙師魯諫

謂不符侯考遂罷其事丙戌聽陰陽家言發鈔三千錠施僧道及乞人繫囚

以禳天變丁亥寧夏地連震者四庚寅召江浙右丞趙簡為集

賢大學士領經筵事己亥亳州河溢大寧路水漂民居各八百

餘家扶靈洞蠻劉季等來降是歲海運米至京師者三百三十

五萬一千餘石賑饑民米計一百二十餘萬石給鈔半之終元

之世為最多

四年丁卯春正月乙巳御史臺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遺

制其命大臣攝祀己酉太白犯牛壬子以中政院金銀鐵冶歸

中書命靖安王濶不花出鎮陝西諸王火沙阿榮答里皇子允

丹藏泰定第先後鎮北邊丁卯浚會通河築涿州護倉堤役

夫三萬人二月辛卯白虹貫日三月辛丑遣使江南求奇花異

果癸卯和寧路地震丙午潮州路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

氏不從誣楫下獄殺之事覺珍自殺詔戮尸傳首辛酉命前太

師伯忽預議大事食其俸終身名翰林學士承旨張珪集賢大

學士廉恂太子賓客王毅悉復舊職敬儼為集賢大學士並商

議中書省事給累朝售寶價鈔十萬二千錠渾河決發軍民萬

人塞之丁卯焚惑犯井以阿散火者知樞密院事夏四月辛未

盜竊武宗金主及祭器以典守不嚴罷太常院官癸未鹽官州

海溢命都水少監張仲仁發工匠二萬餘人塞之不止癸巳高

州徭寇電白縣千戶張恒戰死賜祠日旌義甲午奉安武宗新

主以阿昔兒為御史大夫五月乙巳命天師張嗣成修醮鹽官

續弘簡錄

卷八

主 泰定帝

州祀海發義倉粟賑其民丁卯罷諸王分地州縣長官世襲俾

如常調官以三載為考元江路土官普山一作普雙坐賊免遂結蠻

兵作亂收復其舊職德慶路徭來降歸所掠男女悉給其親六

月辛未命翰林譯資治通鑑以進丁丑以災異罷兩都土木減

諸郡繫囚乙未紹慶路四洞蠻阿者降命為蠻長官秋七月

丁酉元江普山復叛己亥內郡江南早蝗薦至丞相以下並乞

解職有旨無多辭朕當自儆卿等亦宜各欽厥職建橫渠書院

于邠縣祀宋儒張載甲辰播州謝烏窮來獻方物丁未敕經筵

講讀官非有代不得去職甲寅市旄牛于西域丙寅塞保安鎮

渠役民丁六千人八月戊辰罷奉元路採捕珍禽異獸泮沱河

溢發丁浚治河以殺其勢湖廣苗蠻祭伯秧寇李陀寨乙酉作

欽明殿成癸巳謚武宗皇后曰宣慈惠聖后傳是年十一月崩

而本紀作是月升祔

互異 英宗皇后曰莊靜懿聖升祔太廟發衛軍八千人修白浮
 侯考 兌山河堤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同日地震九月丙申朔日
 食敕國子監仍舊制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禁僧道買民田壬
 子太白犯房甲子定職官賊汚者流之廣海閏月己巳太白經
 壬子中以災變赦天下仍祀天地享太廟致祭嶽瀆諸神冬十
 月己酉復以趙世延為中書右丞王士熙參知政事傅巖起為
 吏部尚書御史韓鏞言尚書三品秩巖起由吏累官四品於法
 不得升遂止戊午辰星犯東咸壬戌命太常纂修累朝禮儀開
 南土官阿只弄復率蠻兵為寇十一月庚午授思州土官田仁
 為宣慰使播州謝烏窮為蠻長官雲南蒲蠻來附即其地置
 順寧府癸酉太白犯壘壁陣乙亥熒惑犯天江辛卯陽曲縣地
 震十二月庚子定捕盜格限內不獲者償其贓已未歲星退犯
 續弘簡錄 卷八 南 泰定帝
 太微西垣上將是歲發米二十四萬九千石賑大都饑三十萬
 石散京師流民通考云時有六星隕于獲嘉縣之墟初出為黑
 石散京師流民石土有點如星擊之鏘然人不言舉之則動言
 則弗動土人為怪積
 新焚之雷雨交作乃止
 致和元年戊辰春正月乙亥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
 其官避差遣者笞之丁丑命繪蠶麥圖頒農桑舊制十四條于
 天下己卯帝將收柳林御史王獻等以歲饑諫帝曰其禁衛士
 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沿途巡察戊子罷河南鐵冶提舉司免
 陝西撈鹽罷益都諸縣食鹽二月庚申詔改元致和免河南自
 實田糧被災州郡差稅一年流民復業者差稅三年疑獄繫三
 歲不决者宥釋壬戌太白晝見三月庚午雲南安隆寨土官岑
 世忠與見世興相攻籍其民三萬二千戶來降升其寨為州以
 世興知州事世興及云宋皇祐間餘姚人岑仲淑從狄青平儂
 州子自亨襲為沿邊安撫使來安路

都總管後遷入喬利跨有祥柯廣西
 雲南皆分疆土故岑氏之族為最大壬申立萬戶府二領征西
 紅胖禩軍甲戌雅濟國遣使來貢己卯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
 佛戒甲申遣戶部尚書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命帝師造浮屠
 二百一十六以鎮海己丑雲南土官撒加布降以其地隸羅羅
 宣慰司徒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夏四月丙申欽州徭黃焱等
 為寇己亥禁蒙古色目人倣漢法守制違者除名甲寅封唐柳
 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靈公五月甲子遣官分護流民還鄉
 仍禁聚至千人者杖一百丙寅廣西普寧縣僧陳慶安作亂建
 國改元己巳大理怒江甸土官阿哀你寇樂辰諸寨庚辰有流
 星大如缶其光燭地戊子以塔失帖木兒平章政事秋七月辛
 酉朔寧夏地震庚午帝崩于上都壽三十六葬起輦谷終元之
 世不為帝立廟上諡止稱泰定帝王禕曰武宗約繼世子孫兄
 弟相及而仁宗不守宿諾傳
 續弘簡錄 卷八 南 泰定帝
 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出居于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
 宗在南晉王于世祖為嫡孫于次為長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
 將誰屬耶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考
 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豈可信哉
 問曰長子世嫡嗣統允宜武仁先立澤永人思忽焉不世
 電滅雲移或曰南坡其變與知故史具在其又誰欺
 明宗皇帝諱和世球武宗長子也母妃亦乞烈氏武宗生二子
 長即帝次圖帖睦爾即文宗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撫軍北邊以
 四年十一月壬子生帝成宗無子武宗入承大統立弟仁宗為
 皇太子約以次傳于帝仁宗得立延祐中按仁宗紀延祐二年
 十一月封和世球為
 周王三年三月送周王之雲南而此及文宗紀皆云
 延祐三年封周王年數互異故並改延祐中以槩之議建東宮
 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又與太
 后幸臣識烈門日譖帝于兩宮于是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置
 常侍府官屬以禿忽魯尚家奴孛羅教化等為常侍遣就鎮帝

至延安時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禿等來會潛與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爲太師鐵木迭兒奪其位出爲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卽與平章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中變襲殺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帝乃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咸率衆來附帝至其部與定約每歲冬居札顏夏居斡羅幹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仁宗崩英宗嗣立以帝遠居西北不足忌而鐵失等復搆帝弟圖帖睦爾徙之瓊州英宗遇弒晉王以大宗入繼泰定元年改封圖帖睦爾爲懷王命居建康致和元年三月徙居江陵泰定帝崩于上

續弘簡錄

卷八

未

明宗

命孛羅如京師兩都民聞帝使者至驩呼載道曰吾天子果自北來矣諸王舊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天曆二年正月乙酉撒迪等至入見帝于行幄陳懷王固讓意丙戌帝卽位于和寧之北扈行諸王大臣咸入賀乃遣撒迪還京師命之曰朕弟曩好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可知古今治亂得失汝往當以朕意諭之二月壬辰宣靖王買奴自京師來覲辛丑追尊皇妣亦乞烈氏曰仁獻章聖皇后三月戊午朔懷王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御史中丞八卽刺知樞密院事禿兒哈等各率其屬以從四月癸巳燕鐵木兒見帝于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勤拜太師右丞相如故復諭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職燕鐵木兒奏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擇人居之帝然其言乃以武宗

續弘簡錄

卷八

未

明宗

務樞密院當即奏聞毋以夙夜為間故為稽留其他事果有所
 言必先中書院臺其下百司暫御之臣母得隔越陳請違者罰
 母赦丁酉以鐵木兒脫為上都留守懷王立都督府及奎章閣
 學士院于京師以除目來上帝從之癸卯遣使如京師十日命
 左丞相鐵木兒補化攝告即位于郊廟社稷立圖帖睦爾為皇
 太子仍設詹事院以徹里鐵木兒平章政事潤兒吉思為中書
 右丞甲辰加官吏送寶者秩一等從者賚以幣帛乙巳監察御
 史行北平章塔即吉素非勳舊年已七十眊昏殊甚左丞馬
 謀本晉邸部民郎中羅里禿魯忽皆晉邸衛卒不諳政務帝如
 其言罷黜之仍諭自今所當言者毋有所憚五月丁巳朔封帖
 木兒為保德郡王庚申賜扈蹕宿衛士鈔帛癸亥命有司新武
 宗帳殿車輿庚午命燕鐵木兒升用嶺北行省官吏選用潛邸
 續弘簡錄 卷八
 舊臣御史大夫李羅中政使尚家奴加特進典四宿衛士壬申
 封亦憐真八為柳城郡王以八即刺為西臺御史大夫眾家奴
 為中丞乙亥求皇太子故寶不知所在乃命更鑄丁丑皇太子
 癸京師諸王駙馬及扈衛百官悉從行載乘輿服御送行在六
 月丁亥朔左丞相鐵木兒補化等以帝即位攝告于宗廟社稷
 辛亥詔諭中書省凡國家鉞鈇錢幣諸大政皆依皇太子然後
 奏聞癸丑丞相鐵木兒補化以久旱乞免帝曰修德應天乃君
 臣當為之事朕未嘗斯須忘也皇太子來會當與共圖澤民利
 物者行之七月丙辰朔日食丙子授皇太子金寶壬午遣使詣
 京師敕平章哈八兒禿同翰林國史院官致祭太祖太宗睿宗
 三朝御容發諸衛軍完京城八月乙酉朔次旺忽察都之地丙
 戌皇太子入見是日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帝暴

崩年三十從葬諸帝陵是月己亥皇太子復即位十二月乙巳
 上帝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文宗紀作十國語曰護
 月丙申事都篤皇帝至順元年三月壬申禘于太廟後至元六年十月加
 上尊號為順天立道曆文智武大聖孝皇帝

冊曰艱難備嘗人望所屬何嫌何疑推肝置腹人心不同
 天命反覆論定千秋此直彼曲

續弘簡錄卷八終

續弘簡錄 卷八

七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天王七

文宗皇帝諱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母妃唐兀氏大德三年武宗出鎮北邊帝以八年甲辰正月癸亥生武宗崩傳位於弟仁宗延祐中仁宗立子英宗為皇太子乃封武宗長子明宗為周王命鎮雲南而帝尚留京師至治元年中正使咬住誣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將構異圖辭連潛邸於是出帝于瓊州未幾英宗遇弒晉王入立泰定元年正月召帝于海南行至潭州復止之居數月乃還大都改封懷王食邑端州六萬五千戶二年正月仍命出居建康輟耕錄云文宗潛邸金陵適太平治上至取相嵌碧珠指環狀祝日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即投夜中鐘成珠宛然在上光采煥發不以灼段及登大寶方與近

續弘簡錄卷九

侍言向時亂天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為布畫位置合按棄圖專上所莫及以殊祥院使也先捏掌其衛事時倒刺沙為相狡悍自用災異數見而帝兄弟播越南北武宗舊臣恒思之致和元年春泰定帝出畋柳林以疾還宮諸王滿禿阿馬刺台太常禮儀使哈海宗正濶濶出等與僉樞密事燕鐵木兒謀曰今主上疾日作將往上都脫不諱吾黨扈從者執上都諸王大臣殺之居守者即縛大都省臺官宣言武皇子當正位傳檄諸關守帥則大事濟矣三月泰定帝如上都滿禿濶濶出等從以西

文王附刺武納失里居守燕鐵木兒亦留大都時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刺沙圖弗利於帝乃復遷帝居江陵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倒刺沙立其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遣使詣大都命平章烏伯都刺收百司印時梁王王禪遼王脫脫手握上都重兵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卷九

而燕鐵木兒實掌大都樞密符鑰謀於西安王陰圖義舉八月甲午黎明集百官與聖宮燕鐵木兒率阿刺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以欲立武宗二子意號於眾乃手縛平章烏伯都刺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朶朶參知政事王士熙參議省事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丘世傑治書侍御史脫歡詹事丞王桓等下之獄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為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平章政事湖廣右丞速速為中書左丞遣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馳驛迎帝于江陵密以意告河南平章伯顏令簡兵備扈從已亥明里董阿至汴梁悉執行省官收諸司印甲辰帝發江陵召鎮南王鐵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平章高昌王鐵木兒補化來會執湖廣左丞馬合某倒刺沙以別薛代之遣前西臺御史刺馬

續弘簡錄卷九

黑巴等諭陝西陝西省臺官皆附上都不從殺去使戊申進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已酉上都開大都師起其諸王大臣滿禿阿馬刺台哈海濶濶出等謀應大都事覺倒刺沙盡殺之庚戌帝至汴梁伯顏等陳兵扈行以阿不海牙代為河南平章發平灤民墾遷民鎮禦遼東軍辛亥命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亦列出為御史中丞壬子阿速衛指揮使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

都來歸命守古北口癸丑上都兵分道入犯脫脫木兒與戰于宜興縣禽平章乃馬台送京師戮之諸王失刺敗走丙辰燕鐵木兒奉法駕郊迎丁巳帝至京師入居大內戊午以速速平章政事曹立為中書右丞張友諒參知政事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也速台兒同知樞密院事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買闡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

榆林九月庚申朔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其弟撒敦擊敗上都兵于榆林隘鎮衛指揮使幹都蠻以兵襲上都執諸王滅里鐵木兒脫木赤于陀羅臺歸于京師陝西兵起入河中府殺守官劫行用庫鈔以應上都太尉不花以兵掠居庸壬戌命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也先捏為宣徽使徵五衛屯田兵赴京師調淮西平陽保定兵列營黃河聽策應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平章禿滿迭兒以兵自遼東入遷民鎮諸王八刺馬野先帖木兒以所部兵入管州丁卯諸王大臣伏闕請帝早正大位帝曰大兄在朔方以長以德當有天下朕敢紊天序乎燕鐵木兒固請帝曰必不得已必明著朕意播告中外而後可遣撒敦拒遼東兵于薊州元帥阿兀刺守居庸關上都兵攻碑樓口指揮使也速臺兒禦之不克戊辰以明里董阿濶濶台並平章

續弘簡錄 卷九 三 文宗

政事命襄陽萬戶楊克忠鄧州萬戶孫節以兵守武關已巳鑄御寶成立行樞密院于汴梁以也速台兒知行院事將兵行視太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括北路民馬以摺疊弩分給守關軍士上都諸王忽刺台引兵攻岢州庚午遣軍民守歸德諸隘辛未帝常服謁太廟分治叛黨烏伯都刺鐵木哥棄市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各流遠方壬申帝即位受朝賀改元大赦詔曰洪惟我太祖肇造區夏世祖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斯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武仁英惟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復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

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等專權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非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咸謂神器不可久虛天下不可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皇皇已及三月誠懼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日即皇帝位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墜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癸酉封燕鐵木兒為太平王將兵擊遼東軍徵左右兩阿速衛老幼軍赴京師不行者斬乙亥罷會福殊祥二院立太禧院設壽福會福隆禧崇祥四總管府隸之分奉神御殿祠祭上都梁王王禪兵襲居庸關將士皆潰燕鐵木兒軍次三河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鐵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戊寅帝諭中外曰近以姦臣倒刺沙烏伯都刺潛通陰謀變易祖宗成憲既已明正其罪凡回鶻種人不預其黨者各安業勿懼有因而扇惑者罪之赦軍中逃歸及京城游民敢攘民財者斬命留守司完京城軍士乘城守禦燕鐵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北敗之追奔至紅橋阻水而陣上都樞密副使阿刺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以兵會王禪來助戰又敗之庚辰太白犯亢辛巳以別不花知樞密院事依前中書左丞相燕鐵木兒與上都兵復戰于白浮之野敗之脫脫木兒與遼東軍戰于薊州之檀子山王禪等遁崑山州次日收集散亡復來戰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擊又敗之追及

續弘簡錄 卷九 四 文宗

昌平北王禪單騎走甲申慶雲見定各道廉訪官用蒙古一人畏吾河西回鶻漢人各一人各司書吏以職官教授各路司吏鄉貢進士參用御史臺經歷品秩相當者除各道廉訪使都事除副使譯史通事考滿不得除御史靖安王濶不花將陝西兵潛山潼關南水門入分據陝州乙酉以明里董阿平章政事燕不鄰知樞密院事上都兵入古北口分掠石槽燕鐵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趨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率大兵繼至轉戰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等送闕下戮之脫脫木兒與遼東軍戰薊州南殺獲無算調河南蒙古軍五萬人增守京師臨清萬戶府軍萬三千五百人守益都般陽諸海港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鐵木兒拒之募丁壯乘城固守令冀寧晉寧所轄代州雁門關崞州陽武關嵐州大澗口皮庫口保德州寨底天橋白羊三續弘簡錄 卷九 五 文宗

捏合擊上都兵于良鄉轉戰至盧溝橋乙未燕鐵木兒率軍循北山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刺台阿刺帖木兒戰于盧溝橋聲言大軍至上都兵潰遣使頒詔至陝西省臺官毀詔械使者送上都湘寧王八刺失里引兵入冀寧救萬戶和尙將兵由故關援之殺獲甚衆會上都兵大至和尙退保故關冀寧遂破戊戌調湖廣平章乞住以兵守歸峽左丞別薛守八番以備四川軍諸將追阿刺帖木兒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棄市平章禿滿迭兒引遼東軍復入古北口燕鐵木兒與戰于檀州南敗之走還遼東辛丑以脫脫木兒知樞密院事亦列赤爲御史大夫齊王月魯帖木兒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倒刺沙等奉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被殺上都平壬寅以也先捏知行樞密院事章吉爲行院副使與知院事也速台兒等將兵西擊潼關也先鐵木耳軍至晉寧本路官皆遁甲辰罷晉邸及遼王所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選流官代之丙午敕凡有罪者既籍其家妻子並免入官丁未以欽察台平章政事瑁瑯不花爲御史中丞以度支經用不足權停諸王駙馬宿衛官及內侍宮人歲給芻豆陝西兵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進薄武關庚戌帝御輿聖殿齊王月魯帖木兒奉上皇帝寶劍刺沙至京師下之獄詔罷內郡兵江浙兵往潼關者仍還鎮辛亥雲南徹里路土官刁賽銀羅甸土官哀贊等來貢癸丑燕鐵木兒辭知樞密院事命其叔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代之覈上都倉庫錢穀甲寅罷徽政院改立儲慶司湘寧王八刺失里趙王馬札罕諸王忽刺解承上都命各起兵南侵冀寧還次馬邑元帥也速答兒執送京師也先鐵木耳兵北趨懷孟至潞州鐵木哥南破

武關入鄧州河南大震丁巳毀顯宗室升順宗附右穆第二室
 成宗附右穆第三室武宗附左昭第三室仁宗附左昭第四室
 英宗附右穆第四室戊午奪上都官吏符印制敵盜殺太尉不
 花有司論盜當抵法帝以不花不道衆所共知有盜於十一月
 己未重給內外百司印命太保伯答沙總兵北邊給遼東降軍
 行糧造還民間子女被掠者令追理完聚庚申汰近歲白身爲
 官者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鐵木耳以軍降河東州縣盡
 殺偽署官吏癸亥帝宿齋宮甲子服袞冕享太廟辛未鐵木哥
 兵入襄陽知縣谷庭珪主簿張德成之癸酉雲南土官元江普
 山姚州高明威楚路脫放九十九寨必也姑等各來貢甲戌安
 置泰定后及二妃于東安州杖諸王失刺流之遠方丁丑荆王
 也速也不干傳檄至襄陽鐵木哥引兵走庚辰遣使奉迎周王
 續弘簡錄 卷九 七 文宗

于漠北以敬儼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爲中書左丞相瑤不花
 爲右丞癸未倒刺沙伏誅磔其尸王禪亦賜死馬某沙紐澤撒
 的迷失也先鐵木耳等皆棄市甲申命威順王寬徹普化還鎮
 湖廣罷行宣政院及行都水監左丞相別不花罷十二月己丑
 朔以天壽節禁屠宰詔海舶至福建博易者江浙行省選廉吏
 征其稅丙申史說幸大崇恩福元寺謁武宗神御殿竄也先捏
 于南寧庚子大赦追賜諸王滿禿爲果王阿馬刺台爲毅王濶
 濶出等十七人並賜功臣號命有司刻其功于碑陝西省臺官
 焚毀詔書坐當流以赦故永不錄用辛丑立龍翊侍衛親軍都
 指揮司分掌欽察軍設內宰司隸儲慶司罷中瑞司乙巳加伯
 顏太尉與亦列赤並爲御史大夫戊申加伯顏太保知樞密院
 事甲寅復遣侍御史撒迪內侍不顏禿古思奉迎周王于漠北

丁巳以徹里鐵木兒轉中書右丞躍里鐵木兒爲左丞趙世安
 叅知政事戊午免被兵郡縣雜役弛山場河梁禁私貸者俟秋
 成責償許蒙古色目人居喪守制是月復召雲南也兒吉尼又
 不至加諡唐司徒顏真卿正烈文忠公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
 不兩大饑民相食杭州鎮江池州等路水浸民田萬四千餘頃
 河北山東有年

天曆二年己巳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總左右欽察及龍翊
 衛軍庚申遣太府太監沙刺班奉金幣赴周王行在辛酉命高
 昌王鐵木兒補化爲左丞相王毅平章政事欽察台知樞密院
 事燕鐵木兒爲御史大夫甲子太白犯壘壁陣辛未封知樞密
 事火沙爲昭武王朶列帖木兒復爲楚王甲戌復鹽制每四百
 斤爲引引爲鈔三錠丁丑減鷹坊等食按鷹坊每食舊支
肉價二百餘錠近增至

續弘簡錄 卷九 八 文宗

萬三千八百錠按舊止六百二十
 八戶今增至二千四百戶故從減汰 辛巳起復中書左丞史惟
 良爲御史中丞以阿不海牙平章政事壬午贈嶽山處士杜瑛
 爲翰林學士論文獻癸未遣宣靖王買奴往周王行在丙戌周
 王卽位于和寧是爲二月庚寅命燕鐵木兒復爲右丞相辛卯
 立妃弘吉刺氏爲皇后帝御殿受朝賀廣西思明路總管黃克
 順來貢癸巳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于闕里辛丑追
 尊皇妣唐元氏曰文獻昭聖皇后雲南蒙恩蒙算甸開南銀沙
 羅甸等土司各入貢己酉熒惑犯井辛亥合肥縣地震壬子命
 有司造行在帳殿甲寅立奎章閣學士院于興聖殿西命儒臣
 進講經史設羣玉署藝文監隸之復設藝林庫廣成局隸藝文
監 較詳錄云奎章閣爲屋三間南間以藏物中諸官入直所
北間南向設御座左右列珍玩初名奎章閣後升爲
奎章閣學士院置羣玉內司掌秘玩古物藝文監檢校書籍
書博士鑒辨字畫授經郎教法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收貯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書廣成局印行國制等書製牙牌五十上書奎章閣教各官懸佩出入宮門無禁東山文集云建奎章閣命虞集撰記御書刻石藏以天曆之寶或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關學士持書楊前四復奏然後予之視北雜志云奎章閣壁有宋徽宗書承平殿曲宴圖并命更鑄鈔板毀其刊者三月辛酉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詣行在復命有司資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帛四百匹金腰帶二十副以備賜予癸亥命造乘輿服御北迎大駕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曰天臨戊辰雲南諸王各失不花等數丞相也兒吉尼專擅十罪將殺之也兒吉尼遁入八番各失不花偽署參政等官已已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丁丑帝母文獻昭聖皇后神御殿月祭命如列聖故事夏四月癸卯行在遣武寧王徹徹禿來錫命立帝為皇太子丙午占臘國貢羅香木及象豹白猿戒諸王分邑達魯花赤受代不得仍留官所其父兄所居官續弘簡錄 卷九 九

子弟不得再任辛亥賑鄧州通州被兵民所俘子女命遼陽行省簿錄完聚河南陝西諸路饑名商入米中鹽行入粟補官令并括江淮僧道餘糧五月丁巳朔遣翰林學士承旨阿都帖木兒北迎大駕庚申太白犯鬼甲戌命中書省擬注中書六部官奏于行在丙子改儲慶司為詹事院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戊寅次大口庚辰次香水園六月丁亥朔鐵木兒補化以早乞避相位諭曰皇帝遠在沙漠未能即至是以暫攝大位今亢陽為虐皆予闕失所致汝其勉盡職業祇修實政以上答天變仍命馳奏行在丁未太白晝見庚戌次于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賜岐陽書院額祀周文憲王仍設學官春秋釋奠秋七月丙辰朔日食丁巳次上都之三十里店己未更定遷徙法驗所居遠近以十里為率在道遇赦者得放還再犯者徙本省不毛之地本

犯次妻子聽歸癸亥太白經天辛巳令諸王封邑達魯花赤擇本部年二十五以上識治體者補充冒濫者罪及王傅八月乙酉朔行在次于旺忽察都之地皇太子入見宴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暴崩太子入臨哭盡哀燕鐵木兒傳皇后八不沙命奉寶璽授太子遂還綱目云有謂燕帖木兒初上璽綬明而明宗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辭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帝上馬南馳壬辰命伯顏為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游牙趙世延並平章政事朵兒只為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事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並為御史大夫癸巳皇太子至上都乙未流諸王忽刺出于海南己亥復即位大赦詔曰朕惟太祖肇造帝業列聖相承世祖既大一統即建儲貳借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繼纔十餘載我皇考武宗歸膺大寶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仁廟居東續弘簡錄 卷九 九

宮遂嗣宸極甫及英皇降割我家晉邸違盟構逆據有神器天示謫告竟隕厥身於是宗戚舊臣協謀舉義正名討罪揆諸統緒屬在躬躬朕與念大兄播遷朔漠以賢以長曆數宜歸力拒羣言至於再四乃曰艱難之際天位久虛則眾志弗固恐隳大業朕雖從請秉志不移是以固讓之詔始頒北迎之使隨遣尋奉寶璽遠送于途受寶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寶朕幸釋重負實獲素心乃率臣民前迎大駕而先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里遼遠自春徂秋懷艱阻于歷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弗慎屢爽節宣信使往來相望道路彼此思見交切於懷八月一日大駕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對有期兼程先進相見之頃悲喜交并何數日之間而宮車弗駕國家多難遽至于斯念之痛心以夜繼且諸王大臣復謂祖宗基業之隆先帝付托之重天

命所在誠不可違請即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垂業方新推
恒何忍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伏闕者三日皆為宗社大計
乃以八月日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於戲戡定之餘莫急乎
與民休息丕變之道莫大乎使民知義惟爾中外大小臣工各
究乃心以稱朕意時帝再即位距明宗之崩止十日庚子命阿榮趙世安督造

建康龍翔集慶寺且命臺臣監工癸卯幸世祖所御嚶殿被祭
遣欽察台還京師經理政務燕鐵木兒留上都監給恩賚金幣
已酉車駕發上都庚戌復改詹事院為儲政院以衛候司及江
淮財賦諸色民匠二總管府隸之甲寅前丞相別不花潛與日
者推測聖算命安置集慶九月乙卯朔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為
大承天護聖寺永業改太禧院為太禧宗禋院辛酉命凡往行
在所送寶官吏越次超升者皆從黜降丁卯帝至大都敕翰林

續弘簡錄 卷九 十一 文宗

奎章閣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名經世大典戊辰定儀者頌
詔赦率日行三百里既受命而逗留三日及所至宴飲稽期者
治罪取賂者以枉法論甲戌廣西思明州黃宗永雲南威楚路
袁大照放木邦路渾都各道子來貢丙子立溫州路竹木場論
也先捏以不忠不敬伏誅癸未建顏子廟于曲阜所居陋巷冬
十月甲申朔帝服袞冕享太廟辛卯立元江宣慰司于雲南甲
午敕朝官以三十月為一考外任以三年為滿除風憲官外不
得越制遷調丙申命江西湖廣分漕米四十萬石以紓江浙民
力賜天妃廟額曰靈慈加上大行皇帝尊諡冊曰統必有宗生
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歿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
誅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
逃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

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
後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
之敷施天日有靈尙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奉
玉冊玉寶上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伏冀睿慈俯回
欽假克綏丕祚垂裕無疆見元文類 虞集撰壬寅大寧路地震命諸王

公主官府寺觀賜田悉輸租於官給鈔以耐其直癸卯改瓊州
安撫司曰乾寧安撫司升定安縣為南康州以土人王官知州
事甲辰徵朶朶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還鄉里追封三寶
奴為郢城王諡榮敏庚戌以親祀太廟禮成詔天下罷大承天
護聖寺工役囚在獄三年疑不決者釋之免民間拖欠官錢無
可追徵者大都至上都諸驛供給繁重悉官為應付免徵奉元
路商稅并各處煎鹽墮戶雜役申私宰馬牛禁十一月丙辰詔

續弘簡錄 卷九 十一 文宗

列聖諸宮后妃陪從之臣永給衣廩芻粟戊午特命朶耳只亦
都護為河南行省丞相近制行省不設丞相帝以癸亥以潤徹
伯知樞密院事位居眾知院上罷功德司入宣政院已巳以撒
迪為中書右丞癸酉太陰犯填星丁丑造青木棉衣萬領賜園
宿軍舊制大朝會時皇城外皆無牆垣故十二月丙戌詔百官
言朝政得失錄所上章疏善者即行庚寅定風憲官赴任母拘
遠近均給驛辛卯詔諸僧寺川當輸租者仍免役僧還俗者聽
復為僧已亥加封大都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加諡漢長沙王
吳芮為長沙文惠王壬寅命江湖印佛經二十七藏甲辰罷土
番巡捕都元帥府以珙璐不花為御史大夫兼領隆祥府事辛
亥改上都優頭山為天曆山壬子織武宗御容成即神御殿作
佛事敕凡階開府儀同三司者班居一品上是歲陝西饑民百

二十三萬餘口河南餓死者二千餘人山東饑民六十七萬六千戶賑鈔百三十四萬九千六百錠糧二十五萬一千七百餘石討平四川囊加台雲南諸王禿堅之亂滇蜀悉定

至順元年庚午春正月丁丑遣使賚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已卯封太醫院使野理海牙為秦國公辛巳改大都田賦提舉司曰宜農荆襄提舉司曰濟農香戶平江提舉司曰善農加

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為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網鑑大全云冰為郡守鑿離堆以溉民田二沃野千里而無水患號為陸海蜀人德之

月壬午朔以趙世安為御史中丞史惟良為中書左丞雲南麓川蒲蠻來貢丁亥命富民輸粟補官江南五石者從七品自餘品級有差四石者從八品五石者從九品六石者從十品七石者從十一品八石者從十二品九石者從十三品十石者從十四品十一石者從十五品十二石者從十六品十三石者從十七品十四石者從十八品十五石者從十九品十六石者從二十品十七石者從二十一品十八石者從二十二品十九石者從二十三品二十石者從二十四品二十一石者從二十五品二十二石者從二十六品二十三石者從二十七品二十四石者從二十八品二十五石者從二十九品二十六石者從三十品

庚寅命奎章閣譯國朝典章為漢語入經世大典趙世延虞集等專任纂修舊文又有二月虞集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政治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維早歲跋涉艱阻既乏生知之哲於國家治體豈能

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口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悉所學以稱朕意勿復再辭王辰籍張珪子五人家產自庚寅至甲午京師大霜晝雪丁酉帝

及皇后皇子與明宗皇子並受佛戒乙巳封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郕王平章朵兒失以罪免丁未命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諭省

臣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庶務故政治出于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伯顏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戊申以虞集為奎章閣學士敕正旦天壽節內外諸司贊獻仍如舊進辛

亥以屯田子粒錢萬錠助建佛寺市故瀛國公趙鼎田給大龍翔集慶寺御史臺言不必予直帝曰吾建寺為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行樞密院言成雲南軍逃歸捕獲

法當死帝曰非臨陣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邪其杖而流之三月戊午封皇子阿剌忒納答刺為燕王徙封濟陽王木楠子為吳王吳王潑皮為濟陽王命彰德路歲祭羨里周文王

祠已巳以明宗升祔享英宗上親廟宗成宗廟遷例甲戌封諸王速來蠻為西寧王夏四月壬午朔立益都廣農提舉司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辛丑

明宗后八不沙崩蓋皇后謀殺之也已酉徙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于高麗即順帝五月戊午羣臣上帝尊號曰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順詔天下丁卯英宗寶錄成辛未置宣

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總幹羅斯軍以亦列出平章政事甲戌八番乖西解苗侵邊詔樞密院分兵討之乙亥置順元宣撫司統答剌斤軍六月辛巳朔河決大名庚子知樞密院事濶徹伯

說脫木兒通政使只兒哈郎翰林學士教化的中政使尙家奴謀殺燕帖木兒事覺並伏誅秋七月辛亥封諸王按渾察為廣寧王通渭山崩壓民舍乙丑以也兒吉尼知樞密院事庚午歲

星見民中書省言近歲帑廩虛空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糾立衙門曰冒濫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詔與院臺同加汰

減丁丑福州王薦以隱逸旌其門閭月庚辰朔封諸王卯澤為承寧王辛卯以脫亦納察知政事趙世延以年老罷癸巳發鈔萬錠分賜天曆初諸王羣臣死事之家戊戌封甘肅平章乃馬台宣寧郡王駙馬謹只兒鄆國公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

梁紇為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啓聖王夫人制曰闕里
 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率觀人文敦
 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
 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
 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
 源雲仍既瓊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
 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
 敬其所尊正以報功而崇德尙篤其慶以相斯文見元文類發
 成都沙糖戶三百人防遏敘州八月辛亥遣太禧院監蔚州廣
 靈縣銀鑛歲入歸大承天護聖寺甲子烏蒙土官阿朝忠州土
 官黃祖顯各遣子來朝戊辰太白犯氏壬申詔裁汰衛士定大
 法薛每宿衛不過四百人累朝宿衛士各不過二百人坊萬
 四千人去四百人內賽九百九十八人四法薛當留者
 續弘簡錄卷九
 各百人累朝舊邸官分賽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其汰去者
 百十一百二十人勝臣怯憐口共萬人當留六千人
 斥歸土著應役有容匿漢南高麗人及奴隸濫充者怯薛官與
 其長各杖沒家貲之半九月庚辰罷入粟補官例大寧路地震
 已丑癸惑犯鬼辛卯監察御史葛明誠劾遼陽平章哈刺鐵木
 兒前經坐賊被杖王文若劾嶺北平章哈八兒秃鄙俚無知並
 從其言罷黜癸巳白虹貫日置麓川路軍民總管府復立總管
 府于哈刺火州甲午癸惑犯鬼積尸氣史惟良辭歸賜鈔三百
 錠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每歲四祭丁未以張友諒為中
 書左丞冬十月戊申朔飭衍聖公崇奉孔子廟事壬子立宣忠
 扈衛親軍都萬戶營于大柁戊午帝致齋大明殿庚申出次郊
 宮辛酉帝服大裘袞冕祀昊上帝于南郊以太祖皇帝配禮
 成大救天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有大祀甲戌敕累朝官分官

署凡文移無得稱皇后止稱某位下娘子其委用官屬並由中
 書擬奏元制每朝自正官外率多稱皇后太祖光獻皇后外稱
 自順聖皇后外四幹耳共二十一位太宗憲宗各五位世祖
 位他做此至是始定其稱謂云賜伯夷叔齊廟額曰聖清歲春
 秋祀以少牢制曰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
 餓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
 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土休光垂乎千
 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
 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
 補見元文類十一月辛巳陝西左丞怯烈坐受人僮奴及鸚鵡
 御史臺論如律帝曰位至宰執食國厚祿猶受人生口罪固宜
 也至以鸚鵡微物論賊失之苛嗣後凡饋禽鳥者勿以賊論甲
 申癸惑退犯鬼丙戌太白犯壘壁陣樞密院請依舊制全給鷹
 續弘簡錄卷九
 坊芻粟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為出朕豈以鷹坊失所
 重困吾民哉不從辛卯以潤澗台知樞密院事兼大都留守辛
 丑徵河南民自實田糧不通舟楫者許以鈔代十二月己酉以
 董仲舒從祀孔廟定國子生積分及等者省臺集賢院奎章閣
 官同考試中式者依等第授官不中者復入學肄業辛亥立燕
 王阿剌忒納答刺為皇太子癸亥恩州諸王按灰坐擊傷巡檢
 官杖之謫還廣寧王所部充軍甲戌敕各行省凡遇邊防有警
 許便宜發兵是歲汴梁大名等路饑民六十七萬七千戶各給
 米鈔安豐廬州饑以兩淮鹽課鈔賑之
 二年辛未春正月己卯加大承天護聖寺僧寶峯壇主嚴吉祥
 為司徒癸未立侍正府以總近侍遣官按行北邊牧地丁亥以
 晉邸部民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為永業戶辛卯

皇太子阿刺忒納答刺斃耐非山陵甲辰敕建孔子廟于後衛
乙巳監察御史劾本臺中丞和尙受婦人爲賂御史臺劾福建
宜慰使哈只燕南廉訪使卜咱兒貪污奎章閣樂書雅琥阿媚
權臣詔以赦前並禁錮元籍御史萬家閻嘗薦和尙脫脫嘗舉
卜咱兒並連坐封蒙古巫者所奉神爲靈感昭應護國忠順王
號其廟曰靈祐二月戊申立廣教總管府掌僧尼之政曰京畿
河東山右道遼東山北道河南荆北道兩淮江北海道湖光湖南
道浙西江東道浙東福建道江西廣東道廣西兩海道又燕南
山東陝西甘肅四川府設達魯花赤同知判官各一員宣政院
雲南諸路凡十六所選流內官擬注總管則以僧爲之四川懷德府驢谷什用田先
什用等及生蠻十二洞內附升其府爲宜撫司諸洞各設長官
已酉白虹貫日壬子太白晝見以伯撒里平章政事朶兒只班
參知政事高履亨許有壬並參議省事乙卯太白犯昴壬申雲
續弘簡錄 卷九 七 文宗

廣夏四月丙午朔全寧民王脫歡獻銀鑛詔設銀場提舉司隸
中政院庚戌頒天曆初兵興功賞帝曰燕鐵木兒首倡大義躬
擐甲胄伯顏在河南先誅搆賊使朕道路無虞兩人功無與比
其賞不可與衆同加賜七寶腰帶金帛真定武陟縣地震逾月
不止戊午命興和建屋居海青上都建屋居鷹鶴甲子平章欽
察台獻名園給鈔千錠酌其直御史張益劾欽察台在英宗朝
陰與中政使咬住造謀誣告反覆不可信用詔奪職禁錮廣東
且降旨獎益直戊辰奎章閣以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
取脫卜赤顏一書即今之
起居注紀累朝故事學士承旨押不花言此
秘禁國書非可令人傳者不與詔以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
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敕在京百司日集公署自晨及暮毋
廢事五月丁丑焚惑犯軒轅左角丙戌諭太禧宗禪院汰僧徒
續弘簡錄 卷九 八 文宗

監典籍秋七月甲戌朔從藝文少監歐陽玄言改給衍聖公銀

印海南黎變作亂時建大典龍普明寺于海南工壬辰命脫別

台為御史大夫乙未立閣子書院于濟南丁酉調甘州兵守參

卜郎以防土番戊戌封伯顏為浚寧王八月甲辰朔日食封脫

憐忽脫魯為靖恭王沙藍朵兒只為懿德王丙史怯烈該為豐

國公甲寅御製上都孔子廟碑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己未丙

侍撒里不花坐巫蠱事杖流海南庚申太白犯軒轅左角九月

癸酉朔築駐蹕臺于大承天護聖寺東御史臺劾四川參政馬

鎔冒借俸鈔娶妾且詬詈平章汪壽昌帝曰綱常之理尊卑之

分懵無所知其何以居上臨下可亟罷斥之又言江西參政李

允中乃宦者李邦寧養子不堪任重選並削籍丙子太白犯填

星海南賊王周糾十九洞黎蠻作亂命湖廣左丞移刺四奴討

之癸巳罷供需府覆實司改立廣誼司禁諸驛毋畜竄行馬冬

十月丁巳以江浙平江等路水傷稼減明年海漕米遣官赴通

潮陵滄四州和糴粟豆以足國用乙丑立昭功萬戶都總府丙

寅命大都路定時估每月朔望送廣誼司以酬物價十一月壬

申朔日食詔四川給鹽雲南啖馬亦奚不薛之地所收官馬歲

馬錢無病比因亂雲南無丙子封諸王幹即為保寧王燕班為

馬錢多死故令四川給之幽國公以耿煥參知政事癸未帝養燕鐵木兒之子塔刺海為

子賜居第詔每歲遣樞密院宗正府官巡察遼陽諸郡母令諸

王所部擾民辛卯定諸鹽課鈔以十分之一收銀銀每錠五十

兩折鈔二十五錠十二月戊申西臺御史高垣劾御史陳良暹

勢蔑法有旨奪其救命以黃金符鐫文曰翊忠狗義迪節同勳

賜部指揮使欽察旌其天曆初紅橋戰功壬子復命諸王忽刺

出還鎮雲南癸丑定諸職官父母在者三年聽給定省假無父

母者五年聽給拜慕假各計道里遠近立限期其匿而不省觀

者坐以罪丁巳雨木冰辛酉遣官詣各道錄囚是歲徙妥懽帖

睦爾于廣西之靜江發通州官糧賑檀順昌平民九萬餘戶出

山東鹽課鈔賑益都民三萬餘戶博興州民九千戶

三年壬申春正月己卯廣西羅偉里叛寇馬武冲等合龍州嶺

北朗龍洞韋大蟲攻陷那馬達那馬安等砦壬午加封孔子妻

鄆國夫人开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制曰我國家悼典

禮以彌文本闡門以成教迺瞻素王之廟尙虛元媿之封有其

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开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

家邊豆出房因流風於殿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

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

秩秩懿倫吾欲廣關雝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典河圖鳳鳥

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見元文類諸王章吉獻幹

羅思百七十人酌鈔五千錠庚子萬安軍黎蠻王奴羅寇陵水

縣夔路忠信寨洞主阿其什用寇施州二月辛丑朔詔修曲阜

宣聖廟命四川轉運鹽司兼邛州鹽井邛州有二井宋舊名曰

地震鹽水湧溢州民願作三月庚午朔發鈔萬錠給蒙古孤貧

什器煮鹽輸課故令兼管人已丑復立功德司及典瑞司掌中宮歲作佛事癸巳改皇子

古刺答納名曰燕帖古思乙未帝師泛舟高梁河調衛士三百

人挽舟夏四月壬寅四川師壁散毛盤速出三洞蠻野王等大

盤洞謀者什用等來貢戊午命奎章閣譯貞觀政要鈔板印賜

百官五月己巳朔從撒迪請備錄帝固讓奏答及訓敕辭命續

為蒙古脫卜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癸酉熒惑犯東井戊寅京

續弘備錄 卷九

續弘備錄 卷九

師地震戊子遣使往帝師所居撒思吉牙吉牙一作加之地以珠纒

制書宣諭其屬仍分給鈔幣庚寅置山東益都金銀銅鐵提舉

司壬辰從太常博士王瓚言禁加封淫祠丁酉白虹並日出長

竟天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為杞國公諡文裕母齊姜氏為杞國

夫人諡端獻妻宋戴氏為兗國夫人諡貞素六月己亥朔給還

朶朶王士熙脫歡等家貨並聽錄用己酉以趙世安為中書左

丞乙丑從御史陳思謙言嚴奪情起復之禁秋七月戊辰朔命

僧于鐵幡竿修佛事施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壬午江西行省

造螺鈿几榻遺燕鐵木兒詔賜匠者帛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

北丙午遣官祭社稷每歲上戊之典泰定朝無文至是乃一祭丁未有事于太廟已

酉隴西地震帝崩于上都壽二十九癸丑葬起華谷元統二年

正月己酉上尊諡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國語曰札牙篤

續弘簡錄 卷九 主 尊宗

皇帝三月己酉附于太廟順帝本紀作四月己卯後至元六年以帝謀不

軌使明宗飲恨而終詔除其廟主

聞曰應變戡亂莫匪爾勞聖綬雖去太阿已操前車所鑒

燭影斧聲從來疑案多在弟兄

寧宗皇帝諱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母皇后乃蠻真氏明宗有

子二人長妥懽帖睦爾次即帝文宗天曆二年封帝為郕王文

宗崩右丞相燕鐵木兒請立皇子燕帖古思皇后導揚末命申

文宗固讓初志欲傳位明宗子時妥懽帖睦爾居靜江帝以文

宗所眷愛獨留京師於是燕鐵木兒請立帝遣使徵諸王會京

師甲寅中書省奉中宮旨預備大朝會賞賜金帛等物九月丁

丑真星犯太微垣左執法辛巳修皇太后儀仗是夜地震有聲

十月庚子帝即位大赦詔曰洪惟太祖啓闡疆宇世祖統一萬

方列聖相承法度明著我皇祖入集大統修舉庶政動合成法

授大寶位于仁宗傳及英宗曆數之歸實有攸屬我皇考及大

行皇帝各以播越遼遠時則有若燕鐵木兒建義効忠戡平內

難以定邦國協恭推戴大行皇帝登極之始即以讓兄之詔明

告天下隨奉聖紱遠迓皇考朔方言還奄棄臣庶大行皇帝薦

正宸極仁義之至視民如傷恩澤旁被無間遠邇頌育眇躬尤

篤慈愛賓天之日皇后傳顧命謂聖體彌留益推固讓初志以

宗社之重應屬大兄世嫡乃遣使召諸王宗親來會大都同奉

遺詔揆諸成憲宜御神器以至順三年十月日即位大明殿可

大赦天下於戲肆予冲人託天下臣民之上任大守重若涉淵

米尙賴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乃職思盡厥忠嘉與億兆之

民共保承平之治時帝年七歲政務咸啟中宮取進止辛丑以

續弘簡錄 卷九 主 尊宗

撤敦為御史大夫撒迪平章政事瀾里吉思為右丞禿兒哈鐵

木兒知樞密院事復立撤政中政二院作兩宮幄殿車乘供張

已酉太白犯斗救諸王駙馬大臣及省院臺秩正二品百司秩

至一品者關門內許施繩床以坐丙辰命江浙省範銅造宣聖

廟祭器凡百三十五事十一月壬申命郕王徹徹禿鎮遼陽戊

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御興聖殿受朝賀壬辰帝殂甲午葬起輦

谷後至元四年三月辛酉上諡曰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四

月乙酉附于太廟順帝本紀作至元三年事

續弘簡錄卷九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十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天王八

順帝諱妥懽貼睦爾明宗庶長子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有阿爾斯蘭者舉國來降太祖封為郡王俾領其部族明宗北狩過之納其女罕祿魯氏名邁來迪以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有云帝本濠國公所生明宗過其地乞以爲子并載其母邁來迪以歸者文宗至順元年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乃以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已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遂徙帝之高麗令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再移帝于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后不從乃立帝弟懿璘質班在位二月殂燕鐵木兒

續弘簡錄

卷十

十一

順帝

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當大福恐不任妥懽貼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義當立命中書右丞闕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良鄉具鹵簿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轡徐行具陳所以迎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鐵木兒以帝意難測尼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鐵木兒啓中宮取進止俄而燕鐵木兒歿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與帝約曰萬歲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仁故事癸酉夏六月己巳帝即位於上都詔曰洪惟太祖皇帝受命於天肇造區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備列聖相傳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入纂大統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遠居朔漠天曆皇帝戡定內難讓以天下不幸皇考賓天天曆復正宸極治化方隆奄棄臣庶今皇太后召大臣燕鐵

木兒伯顏等曰昔濶徹伯脫脫木兒只兒哈耶等謀逆以明宗太子爲名又先爲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構誣言疎離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遷于外先帝後知其妄尋至大漸願命有曰朕之大寶其以兄子繼之時以朕遠在南服奉朕弟懿璘質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遠至大故皇太后體承先帝遺意謂朕武宗之元孫明宗之世嫡以賢以長在予一人遣使迎還徵集宗室諸王來會合辭推戴今念皇太后勉進之篤宗親大臣懇請之殷以至順四年六月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於戲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慄慄危懼若涉淵冰罔知改濟尙賴宗親臣鄰交修不逮以底隆平辛未命伯顏爲太師右丞相仍設左丞相以太傅撒敦爲之命諸官不得兼領三職秋七月己亥太陰犯房八月壬申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詔官員自

續弘簡錄

卷十

十一

順帝

省院臺外不許遞升致礙選法九月甲午太陰犯填星乙未犯天江己未犯氐冬十月甲子太陰犯斗戊辰改元詔曰在昔世祖紹開丕圖稽古建元立綱陳紀列聖相傳恪遵成憲肆予沖人嗣大歷服茲圖治之云初嘉與民以更改始乃新紀號誕告多方其以至順四年爲元統元年於戲一元運於四時惟裁成之有道大統綿乎萬世思保障於無疆癸酉雲南僞羅土官渾鄧馬弄來貢升其地爲散府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罪囚二十七人庚辰奉天曆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於大承天護聖寺命撒敦兼隆祥院使主奉祀戊子封撒敦爲榮王唐其勢襲父封太平王十一月辛卯朔罷富州金課甲午太陰犯壘壁陣辛亥復立江西湖廣江浙河南權茶運司志云其種有未茶有菓皆以細末製爲餅臨用而上天曆皇帝尊諡曰聖明元孝皇帝

廟號文宗文宗紀作時寢廟未建暫於英宗室次結綵殿奉安

神主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夜太陰犯太微東垣

上相壬子犯填星癸丑犯亢罷河間大報恩寺諸色人匠總管

府十二月乙丑廣西徭寇湖南道州千戶郭震戰歿癸酉太陰

犯鬼乙亥為皇太后置徽政院設官三百六十六員是夜太白

犯壘壁陣太陰犯軒轅已卯犯進賢癸未犯東咸是歲廷試進

士增及百人左右榜各三人同李齊等皆賜進士及第科舉

取士莫盛于斯

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著衣皆赤辛卯以

脫別台平章政事戊戌四川大盤洞蠻謀谷什用來貢即其地

立盤順府是夜太陰犯軒轅庚戌犯房甲寅罷廣教總管府立

行宣政院于杭州二月己未朔詔內外典舉學校戊辰封也真

續弘簡錄卷十

也不干為昌寧王以陰陽家言停造作四年癸酉太陰犯太微

東垣上相太廟木陛壞丁亥太白經天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

士國子學積分膳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

有德者補充辛卯太陰犯填星癸巳廣西徭賊復起殺元帥掠

庫物遣右丞禿魯迷失將兵討之罷廣誼司復立覆實司癸卯

月食既益都真定盜起選省院官往捕之募能擒盜者倍其賞

獲三人者與一官壬子廣西慶遠徭賊寇全州丁巳詔蒙古色

目人犯奸盜詐偽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夏四月

戊午朔日食壬申命唐其勢為御史大夫丁丑太白經天戊寅

太白晝見己卯奉文宗神主升祔因有事于太廟躬行告祭樂

用宮縣禮三獻壬午太白晝見錄許衡後以其孫從宗為異珍

庫提點癸未立鹽局于京師官自賣鹽赦除累朝替年忌日外

不作佛事禁私剽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

家五月己丑宦者李羅帖木兒傳皇后旨取鹽十萬引入中政

院戊申封宗室蠻子為文濟王鎮大名雲南王阿魯鎮雲南詔

王侯宗戚軍站人匠鷹坊控鶴但隸京師諸縣者令一體應役

贈故中書平章王泰亨諡清憲舊制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

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以九經賜之使秋七月甲午

高麗不受禮遣為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太白晝見己亥太白經天壬寅詔蒙古色目人仍行父母喪犯

盜者免刺甲辰太白經天帝幸楠木亭己酉太白晝見夜有流

星大如杯色赤長五尺餘光燭地起自天津沒於離宮之南庚

戌太白經天壬子癸惑犯鬼八月丙辰朔太白經天凡四日戊

午祭社稷自是復舉癸亥太白經天辛未以災變赦天下京師

地震鷄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己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庚寅太

續弘簡錄卷十

白經天壬辰太陰入南斗癸巳太白犯靈臺甲午徭賊陷賀州

命廣西宣慰使章伯顏帥八番義從軍擊之壬子太白犯太微

垣冬十月乙卯朔定內外官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辛酉以許

有壬參知政事癸亥太白犯太微東垣上相復犯進賢丁卯立

湖廣黎兵屯田萬戶府統千戶十三所增置武安縣乙亥太陰

犯軒轅太白犯填星己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

懿昭宣皇太后詔曰朕登大寶君臨萬方永惟大母擁佑之勤

神器奠安海宇寧謐實慈訓之致然也爰協眾議再舉徽稱而

皇太后以文宗未祔太廟至誠謙抑弗賜僉允今告祔禮成亦

既閱歲乃以吉日奉上尊號思與普天同茲大慶可大赦天下

免今年田租之半內外官四品以下減一資癸未定真哥皇后

配饗武宗是為宣慈惠聖皇后十一月戊子發兩艘船下番為

皇后營利乙未填星犯亢庚戌熒惑犯太微垣是歲河南湖北
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八月淮水滌河漆河溢江浙大饑賑米六
萬石鈔二千八百錠罷太廟夏秋二享

至元元年乙亥春二月甲寅朔帝將田柳林從臺臣諫遂止丁
巳立縹甸散府及穆由甸范陵甸二長官司甲戌熒惑逆行入
太微三月癸未朔遣五府官決天下重囚敕丞相已領軍國重

事省院臺官俱不得兼領各衛貴州平伐都勻定雲巒長寶耶
天都蟲等來降即其地立宣撫司丙申以甘州路十字寺奉安
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議定祭禮別吉應是莊
聖太后別號丁酉月食

罷采高麗媵女甲辰免山東河間兩淮福建新增鹽課十八萬
五千引以徹里帖木兒平章政事王結參知政事夏四月癸丑
剷廢雷益州所轄羅山石梁交水三縣詔諸官非節制軍馬者

不得佩金虎符壬戌太陰犯左執法已卯命翰林國史院纂修
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庚辰罷功德典瑞營繕集慶朔正
羣玉繕工金玉珠翠諸提舉司五月壬午朔遣使祭曲阜孔子

廟癸卯太陰犯壘壁陣甲辰命唐其勢為左丞相時撒敦
已歿六月
壬戌太陰犯心庚辰唐其勢憤伯顏專政謀立諸王晃火帖木

兒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執之及其弟塔刺海皆伏誅
并執皇后伯牙吾氏幽之別所秋七月辛巳朔以馬扎兒台阿
察赤並為御史大夫壬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于開平民舍

諸王晃火帖木兒自殺乙未太陰犯壘壁陣壬寅專命伯顏為
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戊申誅答里及阿察赤等于市詔曰曩
者文宗皇帝以燕鐵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
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遣命傳位於朕燕鐵木兒貪

利幼弱復立朕弟不幸早殂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於南既
至大都燕鐵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躬伯顏等同辭
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

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今幸以次掩捕明正其罪
元克構難貽我太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
子一以至公為心親率大寶界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

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
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
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期於子孫世世永賴八月辛亥朔熒惑

犯氏癸亥以岐陽王完者帖木兒知樞密事帖木兒不花並為
御史大夫已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諫以為非禮
不聽九月丁亥封闊里吉思為宜國公定住為宜德王是夜太

陰犯斗庚寅犯壘壁陣丙午改烏撒烏蒙地仍隸四川冬十月
甲寅熒惑犯南斗丙辰加塔失海牙太尉商議中書省事塔失
帖木兒為太禧院使議軍國重事丁巳安置御史大夫完者帖

木兒于廣海甲子太陰犯昴丁卯犯斗戊辰太白晝見徹里帖
木兒議罷科舉并減太廟四祭為一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
其變亂舊章不聽皆辭去惟陳允文不署名獨留十一月庚辰

詔罷科舉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衣糧甲申太白經
天乙酉敕內外官悉循資銓注毋得保舉滯滯選法丙戌太白
經天己丑辰星犯房丁酉以阿吉刺平章政事徐奭定住並參

議中書省事戊戌召前知樞密院事福丁失刺不花撒兒不哥
還京師初二人以帝未立謀誅燕
鐵木兒為所誣貶故名之己亥太陰犯太微垣庚子犯
左執法辛丑以災異改元詔曰朕祗紹天明入纂丕緒于今三

年以夜寅畏罔敢怠荒茲者年穀順成海宇清謐朕方增修厥德日以敬天恤民為務屬太史上言星文示儆將朕德非薄有所未逮與天心仁愛俾予以治有所告戒與災有道善政為先更號紀年實惟舊典仰惟世祖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適遵成憲誕布寬條庶格禎祥永綏景祚十二月壬子太陰犯壘壁陣壬戌命四川雲南保舉蠻彝官以俟銓注乙丑加上皇太后尊號曰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詔曰欽惟太皇太后承九廟之托啓兩朝之業親以大寶付之眇躬尚依擁佑之慈恪遵仁讓之訓爰極尊崇之典以昭報本之忱庸上徽稱宣告中外是夜太白犯軒轅夫人星丙寅太白經天丁卯太陰犯右執法癸酉歲星晝見乙亥太白歲星皆晝見丙子安慶蕪黃續弘簡錄 卷十 七 地震戊寅蒙古國子監成閏月乙酉詔四川鹽運司仍于鹽井造鹽餘并聽民煮造收其課十之三焚惑犯壘壁陣壬辰命宗室脫脫木兒襲封荆王掌樞來諸軍戊戌徹里帖木兒以罪罷流南安庚子太陰犯心壬寅犯箕癸卯犯南斗是歲賜天下田租之半凡有妻室之僧令還俗既而復聽為僧太廟惟舉夏秋二享

王丙戌太陰犯角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庚寅以帖木兒不華平章政事王德懋為中書左丞撒迪為御史大夫五月丙午朔黃河復故道庚戌太陰犯靈臺丙辰太白晝見壬申秦州山崩六月戊子太白犯井禮部侍郎忽里台請復科舉之制不聽滿河白河涇水皆溢秋七月己酉太白犯鬼庚戌以定住鎮南參議中書省事乙卯太白犯熒惑禁口傳敕旨濫支錢帛癸酉命駙馬月魯不花帖古思教化同鎮薛連可怯魯連之地八月甲戌朔日食己卯太陰犯心辛巳犯箕壬辰立屯衛于馬札罕之地庚子定強盜皆成盜牛馬者剽盜驢騾者騾額再犯剽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剽劫後再犯者成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辛丑併馬湖路泥溪平彝蠻彝都續弘簡錄 卷十 八 沐川雷坡六長官司為三九月庚戌熒惑犯太微垣冬十月丙子熒惑犯左執法丁酉太陰犯昴己亥犯進賢詔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定住平章孛羅阿吉刺聚議于內廷平章塔失海牙右丞鞏卜班參知政事納麟許有壬聚議于中書十一月己酉太陰犯壘壁陣丁巳遣河南平章瑛珞普華至西番為僧安置宗王不蘭奚于梧州丁卯太陰犯房辛未禁彈弓弩箭袖箭是歲以燕鐵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號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江浙旱自春至于八月不雨黃州蝗督民捕之人日五斗太廟惟舉冬享

三年丁丑春正月癸卯廣東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偽稱大金國改元赤符癸丑立宣鎮侍衛屯田萬戶府于寧夏丙辰月食丁巳日有交暈左右耳上有白虹貫之戊午帝畋于柳林凡三十

五日監察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嘉之賜金幣丑的等固辭
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封晉郭璞為靈
應侯諡唐杜甫曰文貞二月壬申朔日食河南汝寧人胡閏兒
胡棟以燒香惑眾反于信陽州破鹿邑焚陳州屯營于杏岡丙

子立船戶提舉司定船戶科差一千料以上者歲納鈔六錠下

此遞減按志云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曆日二契本三河泊

羊十一獲犛十二煤炭十三撞岸十四山查十五麴十六魚十食

七漆十八醋十九山澤二十蕩二十一柳二十二牙例二十三

乳牛二十四抽分二十五蒲二十六魚苗二十七柴二十八羊

皮二十九磁三十竹葦三十一薑三十二白藥其船戶又在額

外者復立採珠提舉司三月辛亥太陰犯壘壁陣戊午立弘吉刺

氏伯顏忽都為皇后因雨輟賀癸亥加封晉周處為英義武惠

正應王是月天雨線綱目云雨毛如線而緣民語曰夏四月癸

西奈漢人南人高麗人持軍器有馬者拘入官甲戌有星孛于

續弘簡錄 卷十 九 漢帝

王良至七月壬寅沒于貫索辛卯太陰犯壘壁陣四川大足縣

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廣東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

造軍器拜戴甲為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庚子太白晝見

詔省院臺部宜慰廉訪司及郡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

禁漢人南人習蒙古色目文字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采童

男女一時嫁娶殆盡壬寅太白犯鬼乙巳太陰犯軒轅戊申太

白晝見壬子太陰犯心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黨兀班蔓

延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兒為院使討之戊午

太白晝見已未太陰犯壘壁陣丁卯彗星見東北大如天船星

色白長尺餘彗指西南凡六十三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始滅

六月庚午太白經天乙亥太白犯靈臺己卯犯太微垣御河黃

河漳河沁河渾河水並溢壬午太白晝見太陰犯斗丁亥太白

犯太微垣戊子加封尹真人為無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徐甲
為垂玄感聖慈化應御真君庚桑子為洞靈感化超蹈混然真
君文子通玄光暢昇元敏誘真君列子冲虛至德遁世樂游真
君莊子南華至極雄文弘道真君己丑太白晝見閱三十三日

方息秋七月丁未車駕幸龍岡灑馬湏以祭庚申詔除死罪重

情必候五府官審錄笞杖以下聽有司依例決斷元制五刑之

五十七為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為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

相附麗為加杖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遼陽進

北之地北人遷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是月朱光卿就擒

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

八月甲戌太陰犯心壬午京師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墻壁

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御床各寺神御殿壁仆損祭器自是

累震者六日癸未弛高麗軍器禁仍令乘馬凡漢人鎮邊生番

處並開軍器禁九月己亥熒惑犯斗甲辰太白犯斗丁未太陰

續弘簡錄 卷十 十 漢帝

犯壘壁陣己酉修文宗神主玉冊及神御物成遣官告祭辛亥

太陰犯軒轅冬十月庚午太白晝見丙子太陰犯壘壁陣壬午

犯昴丁亥犯鬼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太白經天戊戌太

白犯亢壬寅太陰犯熒惑癸卯犯壘壁陣丙午立屯田于雒州

丁未填星犯鍵閉辛亥太白犯五車甲寅犯鬼丙辰太陰犯軒

轅丁巳犯太微垣癸亥發鈔萬五千錠賑宣德地震死傷者十

二月己巳歲星退犯天罽填星犯罰星甲戌熒惑犯壘壁陣太

白犯東咸壬午集賢大學士羊蹄言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

玉華宮考元世稱太上皇者蓋每年宜于正月二十日致祭從

睿宗也特唐妃無考之加馬札兒台太保知樞密院鎮北邊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

五姓漢人帝不從是年太廟四祭皆闕

四年戊寅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

宗睿宗御容於石佛寺以翰林院言祭所甚隘故特造新影堂改奉之乙亥太陰犯房

二月巳丑太陰犯昴丙申犯太微垣巳亥黜伯顏為河南行省

左丞相詔曰朕踐位以來命伯顏為太師秦王中書大丞相而

伯顏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變

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尙

存憫恤今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怯薛

歹人等詔書到時即許散還輟耕錄云帝御玉德殿命史臣草

木衛帝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伯顏以飛

放為名挾皇太子燕帖古思在翰林意將犯分詔既成遣平章

只兒瓦歹賚至奉皇太子歸國各枝命馬札兒台為太師右丞

軍馬即時散去一字之繁利害如此相辭不拜以其子脫脫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為御史大夫

壬寅詔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內府癸卯太陰犯心

乙巳罷各處船戶及廣東採珠二提舉司丁未太陰犯羅堰戊

申癸惑犯日星立延徽寺奉寧宗祀事巳酉有星孛于房星大

色白狀如粉絮尾跡長五寸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閱三十

二日始滅三月甲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

用同知漳州府事癸亥太陰犯軒轅庚午犯房壬申犯南斗戊

寅太白犯月星辛巳詔安置伯顏陽春縣未至於于道夏四月

庚寅立明宗神御殿碑于大天元延壽寺以汪家奴平章政事

鐵木兒塔識為中書右丞五月巳未漳州龍巖尉黃佐才與李

志甫餘黨戰妻子四十餘口皆遇害擢佐才為龍巖縣尹丁卯

太陰犯斗丙子置月祭各影堂香於大明殿遇行禮令省臣就

殿行香祭之六月丙申詔徹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

于東安州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我皇祖武宗昇遐

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憊愿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

統寢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

啓大事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誓總幾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

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我皇考推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寶

文宗稔惡不悅當躬廷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野里牙明里

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海內聞

之靡不切齒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

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媿歎則殺野

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隨降殞罰叔嬭不答失里怙其勢僨舍

冢嗣而立孺稚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每念

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

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帖睦爾在廟

之主不答失里本朕之嬭母陰搆奸臣弗體朕意僭膺太皇太

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

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獨處朕終不陷于

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野里牙巳於

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太皇太后尋暴崩燕帖古思亦中道遇害巳亥成紀縣

山崩地坼辛亥太白晝見夜犯歲星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為

仁靖公箕子為仁獻公加封比干為仁顯忠烈公丁巳太白晝

見戊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於天下已

未以亦憐真班為御史大夫庚申太陰犯心甲子犯羅堰戊寅

命翰林奎章閣副修大元統制名至正條格九月癸丑加封漢

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辛酉太白犯虛梁丙寅詔有

罪者毋籍其妻女丁卯太陰犯昴癸惑犯歲星甲戌太陰犯軒

轅冬十月甲申加上皇考尊號始親禩太室以太師馬札兒台

為亞獻官樞密知院阿魯禿為終獻官時帝在位七年未嘗一始祀辛卯救各愛馬人不許與常選愛馬人謂諸王所統之軍丁酉太白入

南斗已亥犯斗壬寅命脫脫為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為左丞相

十一月乙卯太陰犯虛梁戊午熒惑犯氏甲子月食辰星犯東

咸戊寅犯天江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十二月癸未太陰犯虛

梁乙酉犯土公丁亥熒惑犯鈞鈴乙未犯東咸是月詔復科舉

取士制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

一十八名罷天曆以後增設太禧宗禋等院改奎章閣為宣文

閣藝文監為崇文監環谷集云帝作宣文閣于大明殿西北萬幾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為經筵官日侍

至正元年辛巳春正月己酉朔改元詔曰朕惟帝王之道德莫

大於克孝治莫大於得賢朕早歷多艱入紹大統仰思祖宗付

託之重戰兢惕勵逮茲八年慨念皇考久勞於外甫即大命四

海缺望夙夜追慕不忘於懷乃以至元六年十月日追上尊號

曰順天立道府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被服袞冕裸於太室式展

孝誠勉徇大禮慶成之請御大明殿受羣臣朝賀爰自去春疇

咨于衆命馬札兒台為太師右丞相以正百官以親萬民尋即

控辭養疾私第再三敦諭勉令就位自春徂秋其請益固朕憫

其積勞察其至誠不忍煩之以政俾解機務加封忠王其子脫

脫早歲輔朕克著忠貞乃命為中書右丞相宗正鐵木兒不花

嘗歷政府嘉績著聞為中書左丞相並錄軍國重事夫三公論

道以輔予德二相總政以弼予治可改至元七年為至正元年

與天下更始甲寅熒惑犯天江庚申犯井辛未犯心癸酉犯斗

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甲戌太白晝見凡四日命永明寺寫金

字經一藏二月己卯太白晝見癸巳太陰犯明堂三月庚戌罷

兩淮屯田手號打捕軍癸丑撥屯儲禦軍于芍陂洪澤德安三

處屯種已未汴梁地震罷河西務行用庫立廣福富昌二庫隸

資政院復設衛候司拱儀局司禮監夏四月丁丑道州土賊蔣

丙等反破江華明遠二縣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

夜庚寅以鐵木兒塔識平章政事阿魯為中書右丞許有壬為

左丞丁酉兩浙水免歲辦餘鹽三萬引庚子杭城火燬官民房

舍幾盡穀耕錄云至正辛巳春江浙平章只理瓦台入城之任公解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燬七十四人明閏五月

丁丑加封滹沱河神為昭佑靈源侯甲午賞扈從明宗諸王官

屬八百七人金銀鈔幣有差壬寅刻宣文至正二寶穀耕錄云

子為官者避賦役庚午太陰犯井秋七月乙酉太陰犯填星庚

寅犯雲雨九月庚辰太陰犯建星壬午犯鉞星及井宿己丑賜

文臣宴于拱辰堂冬十月甲寅以海運不給令江浙行省於中

政院財賦府撥賜寺觀田糧總運二百六十萬石乙卯歲星犯

氏丁巳太陰犯月星戊午月食既十一月丙子道州土賊何仁

甫等反庚辰分吏禮兵刑四部為二庫戶工兩部為二庫各設

管勾一員己亥太陰犯東井庚子犯天江十二月乙卯詔民年

八十以上者蒙古人賜繪帛餘各旌以高年耆德之名並免雜

役丁巳太陰犯壘壁陣己未立四川安岳縣癸亥以在庫至元

中統鈔二百八十二萬餘錠可支二年停造明年鈔本革王伯

顏察兒等所獻檀景等州產金地是歲山東燕南寇盜縱橫至

三百餘處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溢溺死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

千八百錠復行太廟四時祭二年三年亦如之真志云雲南玉案山產小赤犬

二年壬午春正月丙戌開京師金口河深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後夫十萬人費用不貲卒無成功降咸平府為縣升懿州為

路以大寧所轄與中義州屬之戊子太陰犯明堂甲午熒惑犯

月星三月戊子太陰犯房夏四月辛丑冀寧路平晉縣地震裂

地尺餘民居皆傾庚申太陰犯羅堰罷雲南蒙慶邦牙二宣慰

司五月甲申太白經天東平雨雹如馬首六月戊申奪江浙撥

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壬子濟南山崩水湧汾水大溢

秋七月庚午惠州羅浮山崩乙未太陰掩太白丁酉太白晝見

以賀惟一為中書參知政事辭不就拂郎國貢異馬長丈一尺

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主齋集云帝御慈仁殿

續弘簡錄卷十 八月庚子朔日食丙午太白晝見九月己巳

命揭侯斯為贊貌以為圖圖成上八月庚子朔日食丙午太白晝見九月己巳

湖廣平章鞏卜班討道州賊平之復嶮峒堡寨二百餘處丁丑

太陰犯羅堰戊子犯井冬十月己亥朔日食癸卯太陰犯建星

甲寅犯天關壬戌遣官致祭孔子于曲阜甲子權免兩浙額鹽

十萬引福建餘鹽三萬引十一月甲申免雲南明年差稅辛卯

歲星熒惑太白聚于尾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辛亥阿魯禿滿

等以謀害宰臣圖逆伏誅是歲大同饑人相食河間冀寧等路

水杭州火賑鈔三十萬錠

三年癸未春二月甲辰太陰犯井填星犯斗熒惑犯羅堰乙卯

太陰犯氏遼陽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為捕海東青三月戊

寅詔作新風憲在內官不法者監察御史糾劾在外官不法者

行臺監察御史糾劾壬午太陰犯氏赦修宋遼金三史以丞相

脫脫為都總裁官綱目云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遠金

六月壬子命經筵官一月三進講安雅堂集云帝優禮講官既

右執法河南自四月至是霖雨不止八月甲午朔命朶思麻宜

慰司同知鎖兒哈等討四川上蓬瓊吃賊九月甲子湖廣平章

鞏卜班擒猺賊唐太二蔣仁五至京誅之其黨蔣丙復號順天

王攻陷連桂二州冬十月戊戌鐵木兒不花罷丁未月食己酉

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右丞相脫脫為亞獻官太尉阿

續弘簡錄卷十 魯圖為終獻官己未以郊祀禮成赦天下文官普減一資武官

升散秩一等獨民間田租五分賜高年帛十二月丁未命別兒

怯不花為左丞相韓元善參知政事膠州高密縣地震是歲罷

民間食鹽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

四年甲申春正月辛巳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

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六事者

田野關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及常平庚寅河決曹州募夫萬

五千人築之又決汴梁閘二月乙亥月食三月丁酉復立武功

縣癸丑以納麟平章政事姚庸為中書左丞夏五月甲辰右丞

相脫脫辭職命阿魯圖代之封脫脫為鄭王黃河暴溢決金隄

曹濮濟兗皆罹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秋七月戊子朔溫

州颶風大作海水溢地震益都鹽徒郭火你赤作亂上太行由

陵川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使復還益都莒州蒙陰縣地
震九月丁亥朔日食冬十一月丁亥朔以各郡縣民饑禁抑配
食鹽復令民入粟補官戊子禁內外官民宴會不得用珠花十
二月己未增置四川省推官及惠民藥局壬戌太陰犯外屏漢
陽東平地震是歲太廟惟舉春秋二享五年亦如之

五年乙酉春正月薊州地震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夏四月
丁卯遣大都流民還鄉官給路糧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者
旌以義士號五月己丑放軍士所掠子女千一百人還雲南仍
給行糧丁未河間竈戶被水災權停餘鹽二萬引候年豐還官
秋七月丁亥河決濟陰丙午命鐵木兒塔識為御史大夫九月
壬午朔日食辛丑以搆思監為中書左丞承兒直班呂思誠並

參知政事冬十月壬子以賀惟一為御史大夫賜名太平
元制
續弘簡錄 卷十
非國姓不授特賜蒙
右各本傳作六年事
辛酉遣使宣撫巡行天下詔曰朕自踐
祚以來十有餘年托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豈
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冀安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疘時作聲教
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承宣糾劾奉行有所未
至與若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宣撫其詢民疾苦疎滌冤滯蠲
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
五品以下就便裁決民間典利除害之事悉聽便宜舉行命忽

都不丁何執禮之兩浙江東道散放王士弘之江西福建道拔
實秦德從之江南湖廣道定僧魏景道之河南江北道蠻子李
獻之燕南山東道不花靳義之河東陝西道伯家奴王也速迭
兒之山北遼東道阿牙赤王紳之甘肅永昌道定燕天爵之
京後道在答納失里賈惟貞之海北海南廣東道阿乞剌杜德

遠之雲南省答爾麻失里王守誠之四川省
時諸道奉使者皆
與臺憲互相掩蔽
惟京畿道定天爵湖
廣道拔實糾舉無所避
辛未宋遼金三史成帝謂羣臣曰史
既成書前人善惡朕當取為法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
亦當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十一月甲午至正
條格成頒示天下奉元路陳望叔偽稱燕帖古思太子伏誅十
二月丁巳詔定薦舉守令法

六年丙戌本末紀要云正月司天監奏天狗星墮地血食人間
五千日始于楚倫及齊趙終于吳其光不及兩廣
春二月庚戌朔日食辛未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三月辛巳盜扼
李開務開河劫商船官軍不敢捕京畿山東盜並起夏四月丁
卯萬戶買住討吾者野人遇害詔恤其家命左右二司六部吏
屬於午後講習經史五月壬午罷江西田賦提舉司丁亥盜竊
太廟神主丁酉立河南山東行都水監專治決河六月己酉汀

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作亂陷長汀縣丁巳雲南賊歿可
伐作亂滇志作
思可法侵奪路甸命亦禿渾為雲南平章討之秋七月
丁亥散毛洞蠻軍全在叛招降之立散毛誓屋軍民宣撫司癸
巳遷怯薛官為路府縣達魯花赤丙申以呂思誠為中書左丞
梁爾直班為右丞答兒麻參知政事九月乙酉克復長汀縣戊
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冬閏十月乙亥詔赦天下免
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靖州猺賊吳天保陷黔陽有衆六萬

癸未汀州賊徒羅德用殺賊首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餘
黨悉平十二月甲申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財用規運總
管府凡貧民錢二十六萬餘錠甲午增北邊海海刺禿二處屯
田後以沙土苦
寒不久遂廢復立八百宣慰司以士官韓部襲其父爵尙書
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是歲阿魯

副罷太廟惟舉夏秋二享

七年丁亥春正月甲辰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官多仆者壬子命

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鐵木兒塔識為左丞相蓋苗參知政事

庚申雲南老丁等蠻來降袁字記立老丁耿疎路軍民總管府

丙寅汰宿衛士止存累朝定額二月甲戌朔山東地震壞城郭

棣州有聲如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庚辰以

鎖南班為中書右丞道童參知政事宦者伯帖木兒為司徒徭

賊吳天保寇沅州陷淑浦辰溪縣以阿吉刺知樞密院事三月

乙巳修光天殿庚戌試國子監會食弟子員選補路府及各衛

學正戊午敕編六條政類夏五月乙丑別兒怯不花以災異乞

罷詔以太保就第臨淄縣地震七日乃止免太師馬札兒台官

放之西寧州其子脫脫欲與父俱行帝從其請以太平平章政

事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完者圖執禮哈琅為翰林待制張樞董

立為修撰李孝光為著作郎樞不至丙辰太陰犯壘壁陣丁巳

以納麟為御史大夫九月癸卯八隣內哈刺那海禿魯和伯賊

起斷嶺北驛道癸丑上都早霜殺禾甲寅詔舉材能學業之人

以倘侍衛辛酉鐵木兒塔識卒命國王朶兒只為左丞相丁卯

吳天保陷武岡延及寶慶殺行省右丞沙班冬十月丁丑詔左

右丞相平章樞密知院御史大夫得賜玉押字印餘官不與辛

卯開東華射圃戊戌西番盜起凡二百餘所陷哈刺火州劫供

御蒲萄酒殺使臣十一月甲辰沿江盜起兩淮鹽運使宋文瓚

上言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曩者

騎賊不過四十人扼李開務劫船三百艘有司莫能捕至江陰

通泰為江海門戶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鎮其地今戊

將非人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數

萬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

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家所有

不報輟耕錄云花山賊單四等僅三十六人內一婦人尤勇捷

其黨一鼓擒之擬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頃給大承天護聖寺

為永業庚戌太陰犯天廡甲寅吳天保陷靖州命威順王寬徹

普化鎮南王孛羅不花將兵討之已未以韓嘉訥為中書平章

政事紀稱是月以嘉訥為陝西行臺大夫而通鑑則稱以嘉訥

之為平章按宰相年表至正七八九年皆載嘉訥名故改正

見台卒于甘肅名脫脫還十二月庚午命朶兒只為右丞相太

平拜左丞相丙子帝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特選臺閣名臣二

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丙戌以河南盜賊充

斥分撥達達軍與揚州舊軍赴沿河關隘戍守是歲置中書議

事平章四人太廟不舉秋享

八年戊子春正月戊戌朔以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辛亥黃

河決遷濟寧路于濟州命湖廣右丞禿赤都元帥完者帖木兒

討莫磐洞諸蠻縛其洞首楊鹿五赴京師二月乙亥復立孛答

乃禿忙兀三處屯田隸虎賁司庚辰太陰犯軒轅癸未犯平道

壬辰以前奉使宣撫廣東道賈惟貞稱職特授承平路總管立

行都水監于郟城以賈魯為太監三月丁酉詔頒金帛旌守令

之廉勤者壬寅土番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委官討之福建盜

起分立汀漳二元帥府鎮之丙辰太陰犯建星己未遣使銓開

廣蠻曩等官選辛酉遼陽鎖火奴及兀顏撥魯歡詐稱大金子

孫作亂官軍討斬之夏四月乙亥帝視國子學升衍聖公秩從

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奔喪省親等制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
勸課農桑京官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
一人自代其玉典赤拱衛百戶不得任縣達魯花赤止授佐貳
官平江松江大水留海運糧十萬石賑之五月丁酉朔大霖雨
京城崩庚子廣西灘江溢四川旱饑禁酒六月丙寅朔升徐州
為府以邵宿滕嶧四州隸之丙戌立司天臺于上都秋七月丙
申朔日食壬子量移竄徙官於近地安置死者聽歸葬江州總
管劉恒有政績超升山東宣慰使八月丙子太陰犯壘壁陣九
月己未太陰犯靈臺冬十一月辛亥吳天保掠全州以太不花
忽都不花並平章政事台州黃巖民方國珍作亂聚衆海上命
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之是歲太廟闕冬祭

九年己丑春正月庚戌太白犯建星辛亥犯平道命太不花提
續弘簡錄 卷十

調會同館三月丁酉垣河淺澁調軍民各萬人濬之己亥太白
犯壘壁陣夏四月丁丑以欽察台平章政事韓元善為中書左
丞壬午以河間水災住煎鹽三萬引玉堂鑑綱云棗陽童子生
甫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
異高縮腹嗜笑如俗
所畫布袋和尚者五月戊戌加脫脫太傅提調內史府庚子
修黃河金堤民夫日給鈔三貫庚戌命翰林國史院等官薦舉
守令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是
月白茅河東注沛縣成巨浸蜀江溢灌漢陽城民大饑詔刻小
玉印其文曰至正珍秘凡秘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秋七月庚
寅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劾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雪交結
脫忽思皇后宮闈脫忽思
帝庶母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不省章三上
詔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出海壽為陝西副使左遷嘉訥為
江浙平章壬辰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學漢文以李好文為

諭德歸賜為贊善張沖為文學甲午以也先帖木兒復為御史
大夫亦憐真班知樞密院事提調武備寺丙午太陰犯壘壁陣
癸丑犯天關乙卯丞相朶兒只太平俱罷復命脫脫為右丞相
搠思監為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參知政事戊午命岐王阿剌乞
鎮西番九月甲子赦建言中外利病者委官選其可行之事以
聞丙戌榮感犯靈臺冬十月丁酉命皇子入端本堂肄業丞相
脫脫領端本堂事司徒雅普化知端本堂事皇子與師傅分東
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王忠文公集云至正九年冬
就傳拜諭德贊善各一員文學二員仍命以翰林學士直學士
待制兼其職復置正字司經各二員即與聖宮西偏故宣文閣
改曰端本堂為肄學之所十月九日皇子始就學其堂虛中座
以俟至尊臨幸皇子坐于皇帝位之右而左向其左設師傅之
位諭德以下以次列坐而右向此授經則別設授讀位司十一
經正字執經導皇子及諭德以下選為伴讀者凡十人十一
月戊午朔日食戊辰太陰犯畢庚辰太白犯壘壁陣十二月戊

續弘簡錄 卷十

戊太白復犯壘壁陣丁未吳天保陷辰州皇后脫忽思以幹勒
海壽之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奪海壽官并誣韓嘉訥賊罪杖
流奴兒干於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致仕官及高年帛太廟
不舉秋享
十年庚寅春正月丙辰朔以搠思監平章政事玉樞虎兒吐華
為中書右丞壬戌立四川容美洞軍民總管府壬申太陰犯榮
惑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帶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
十里乃隕二月丙戌加封天妃父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
人辛丑太陰犯平道甲辰犯鍵閉三月己卯榮感犯太微垣奉
化州山石裂有禽鳥草木山川人物之形夏四月丁酉詔赦天
下略曰朕纂承洪業撫臨萬邦夙夜勵精靡遑暇逸止緣倚注
失常治理乖方是用圖任一相俾贊萬幾爰命脫脫為右丞相

統正百官允齋庶績會未期月百慶具舉中外協望朕甚嘉焉
 尚慮軍國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意有未遂可大赦天
 下丙午太白犯鬼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
 日復還秋七月辛酉太陰犯房辛未太白晝見丁丑復見九月
 癸丑朔太白晝見辛酉祭京師三皇廟先是歲祀以醫官行禮
 禮有未備乃教工部具祭器江浙造雅王戊癸惑犯天江壬午
 樂太常定儀式翰林撰樂章至是用之以吏部條格繁多銓選者得意為高下命編類成書冬十月癸
 已歲星犯軒轅丙申太陰犯昂大名東平濟南徐州各立兵馬
 指揮司俾捕馬賊十一月壬子朔日食罷遊陽濱海民煎野鹽
 戊辰太陰犯鬼已巳從尙書僕哲篤都事武祺言更定鈔法詔
 曰爰自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
 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寶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
 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
 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可頒
 示天下行義補云交鈔之法起于金按元制銀五十兩易鈔千
 一兩其直錢一兩直錢二十兩也中統元寶鈔兩貫同白銀
 亦與交鈔同是月三星隕于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
 擊之有聲十二月壬午朔以大司農禿魯等兼領都水監集河
 防正官議黃河便益事乙未太陰犯鬼已酉方國珍寇温州命
 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討之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
 禍鞠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是冬溫煥草木皆萌芽吐
 花大雪而雷電是歲太廟四祭皆不舉
 十一年辛卯春正月丙辰辰星犯牛丁卯蘭陽縣有紅星大如
 斗自東南陰西北其聲如雷立湖南分元帥府于寶慶路山東
 分元帥府于登州二月庚寅太陰犯鬼乙未犯太微丁酉犯亢

三月丁卯太陰犯東咸戊辰犯天江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瑞本
 堂說書不至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尙書
 充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戊十八
 翼軍二萬供役仍命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廝
 以兵鎮之冀寧孟州地震半月乃止乙酉加封河濱神為靈源
 神祐弘濟王重建河濱及西海神廟丁酉立鎮寧州辛丑師壁
 洞土官田驢什用盤順府土官墨奴什用降立長官司四五月
 己酉朔日食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本州
 其黨韓山童就擒山童子韓林兒逃之武安軍六月劉福通據
 朱阜攻破羅山真陽確山上蔡遂犯舞陽葉縣李羅帖木兒討
 方國珍兵敗被執轍耕錄云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
 花吳江分湖里殿工一柳樹樁以安鐵礮者
 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秋七月丁巳罷囚
 續弘簡錄 卷十
 川大奴管勾洞長官司改立忠孝軍民府已未太陰犯斗壬戌
 犯右執法已巳太白犯左執法癸惑入鬼命大司農達識帖睦
 爾等招諭方國珍國珍僞降八月丁丑朔中興地震乙酉太陰
 犯天江丙戌蕭縣李二號李羅田徐壽輝寇起二陷徐州
 壽輝陷蘄州亦以紅巾為號九月壬子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知樞密院事將諸衛軍十餘萬討河南妖寇乙卯辰星犯左
 執法丁巳太白犯房戊辰太陰犯鬼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光
 二州徐壽輝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冬十月戊寅癸惑犯太微垣
 辛巳太陰犯斗癸未立寶泉提舉司于各省鼓鑄至正通寶錢
 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逾十倍民皆以
 貨物相貿易既而海內兵起京師料鈔
 十錢易斗粟不可得乙酉太白犯斗己丑太白晝見癸惑犯歲星辛卯太
 白犯斗癸巳歲星犯右執法丙午癸惑犯左執法是月饒州楚

寧雨黑子大如菽信衛二州及邵武路兩黍民多取食之徐壽輝據漸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帝改元治平十一月癸丑有星孛于婁甲寅見于胃丁巳微見于畢太陰犯填星黃河堤成河復故道遣使告祭河伯名賈魯遣趙授集賢大學士命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十二月丙子朔太白晝見丁丑太白經天已卯立河防提舉司隸行都水監庚辰太白犯壘壁陣甲申太陰犯填星丙戌以烏古孫良楨參知政事辛卯太白經天丁酉太白晝見太陰犯熒惑庚子太白經天辰星犯天江辛丑也先帖木兒復上蔡縣擒劉福通偽將韓咬兒等送大都誅之壬寅太白晝見是年太廟闕秋享

十二年壬辰春正月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歿之是日荆門州亦陷庚戌以月魯不花平章政事壬子諭河南湖廣

續弘簡錄 卷十 壬子諭河南湖廣 調兵討賊正當首春耕作之時恐農民不安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分道巡視督勸有司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供億繁重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官為量給仍飭領兵官嚴禁屯駐軍馬毋得踐踏以致農事廢弛丙辰徐壽輝遣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己未徐壽輝偽太師鄒普勝陷武昌辛酉徐壽輝遣將魯法興陷安陸知府丑驢歿之癸亥添設刑部尚書侍郎各一員乙丑太陰犯熒惑己巳歲星犯右執法壬申中興路陷拘刷大都河南陝西遼陽漢人馬二月乙亥朔以賈魯為中書添設左丞命諸王禿堅守揚州李蘭奚守大名賈王牙安沙鎮四川乙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歿之遂陷南康及岳州庚寅太陰犯太微垣癸巳犯氏辛丑置安東安豐

分元帥府鄧州賊王權張椿陷澧州龍鎮衛指揮使俺都刺哈蠻帥師復之是月賊侵滑濬諸邑起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賊不敢犯時德住致仕于家聞命即出徐壽輝偽將歐祥陷袁州命帖里帖木兒以中書參政分省濟寧定遠人郭子興起兵自稱元帥與其黨孫德崖等破濠州三月乙巳朔徐壽輝偽將許甲攻衡州陶九陷瑞州壬子以太不花為河南省平章史作左丞克復南陽等處癸丑重行納粟補官有能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轉封廕及已除鹽茶錢穀等官能再戊午太陰犯進賢壬戌犯輪糧供軍者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

東咸甲子徐壽輝遣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信二州丁卯出幣帛各十萬疋於迤北萬戶千戶所易馬戊辰太白晝見詔省院臺官依世祖舊制兼用南人有才學者立饒州德興銅冶

續弘簡錄 卷十 壬子諭河南湖廣 幹智勇兼全堪充守令者二人多者不限員數試用守令並兼管義兵防禦諸軍與魯勸農事任滿稱職者許實授凡除常選官於殘破郡縣及逼近賊境者升四等稍近者升二等方國珍復劫其黨入海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戰于澄江歿之隴西地震百餘日城郭頽地陵谷變遷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解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丈餘人莫能挽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輟耕錄云至正壬辰春三月杭州二州黑氣亘天雷電中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人初不以為異及九月紅巾來犯雨核之地悉被兵閏月壬午以答失拔都魯為四川添設參政與本省平章咬住同討山南湖廣賊乙酉徐壽輝偽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壬辰遣官詣上都分給出征河南達達軍口糧立淮南江北行省治揚州兼轄高郵淮安滁和廬州安豐

安慶蘄州黃州丁酉湖南參政鐵傑復岳州四川平章咬住克
 取忠萬夔雲陽等州戊戌以晃火兒不花平章政事蠻子為中
 書右丞秦從德為左丞答失禿趙璉並參知政事悟良哈台杜
 秉彛為添設參知政事命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守江東關隘
 諸王亦憐真班愛因班參政也先帖木兒與陝西平章月魯帖
 木兒討南陽襄陽賊刑部尚書阿魯討海寧賊江西右丞火尼
 亦與參政朶解討江西賊浙東宣慰使恩寧普守蕪湖江西右
 丞兀忽失江浙左丞星吉不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同討饒信賊
 方國珍不受撫命江浙左丞左答納失里討之知樞密事也先
 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軍潰退屯朱仙鎮命中書右丞蠻
 子代總其軍名也先帖木兒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
 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不聽夏四月癸卯朔日食江西臨川
 續弘簡錄 卷十 三十一
 賊鄧忠陷建昌路甲寅以搠思監渾都海牙並平章政事提調
 留守司丙辰江西宜黃賊塗佑與建寧賊應必達攻陷邵武路
 千戶魏淳以計擒之復其城辛酉四川參政桑哥失里復渠州
 荆門知州聶炳復荆門州四川平章咬住復歸州進攻峽州詔
 天下完城郭築堤防命亦都護月魯帖木兒領畏吾兒軍同豫
 王阿刺忒納失里知樞密事老章同討襄鄧賊左遷西臺御史
 大夫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范文等十二人為各路添設佐貳
 官五月癸酉朔太白犯填星已卯咬住復中興路庚辰徙瀛國
 公之子和尙趙完善及親屬于沙州禁勿與人通罷放兒棚等
 場金銀課停海漕夏運癸未建昌民戴良起鄉兵克復本路乙
 酉命留守帖木哥與諸王朶兒只守口北龍慶州答失拔都魯
 至荆門募兵趨襄陽與賊戰大克之六月辛亥太白犯井丙寅

紅巾賊周伯顏陷道州秋七月庚辰徐壽輝黨項普畧由饒徽
 犯昱嶺關陷杭州路江浙參政樊執敬戰歿濟寧路總管董搏
 霄率兵復之遂克徽州己丑湘鄉賊陷寶慶路庚寅丞相脫脫
 請親出師討徐州帝許之六部尚書合疏乞留不聽丁酉辰星
 犯靈臺湖南副元帥小云失海牙總管兀顏思忠復寶慶路徐
 壽輝偽將王善等陷福安寧德等縣八月甲辰復以哈麻為中
 書添設右丞丁卯詔脫脫以太傅右丞相督制諸軍省院臺分
 官屬從行稟受節制即日發京師是夜太白犯歲星安陸賊將
 俞君正復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歿之賊將党仲達復陷岳州九
 月乙亥俞君正復陷中興咬住與戰于樓臺敗績奔松滋本路
 判官上都夙之癸未中興義士范忠偕荆門僧李智率義兵復
 中興路降咬住為淮西元帥司饋餉辛卯脫脫復徐州屠其城
 續弘簡錄 卷十 三十一
 李二遁走壬辰太陰犯軒轅庚子詔加脫脫太師趣班師還朝
 冬十月戊午太陰犯鬼甲子犯歲星乙丑犯亢大方通鑑云霍
如雷鳴禽獸駭十一月辛未命江浙平章慶童收捕常州賊乙
散隕石數里亥以星吉為江西平章擊趙普勝于湖口兵敗歿之丙子遣南
 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江浙右丞帖理帖木兒總兵討方國珍
 癸未脫脫請興近畿水利名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石不
 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有利于國其速行之庚寅太陰犯
 太微垣十二月辛亥詔杭常湖信廣德諸路皆新復赦誅誤者
 蠲其租命有司加意撫恤是歲海運不通京師闕食潁州沈丘
 人蔡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起義兵破賊有功授察罕汝
 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為知府李二餘黨趙均用入濠州據之僭
 稱王

十三年癸巳春正月庚午朔用帝師請釋在京罪囚辛未立分
司農司以悟良哈台為右丞烏古孫良楨為左丞兼大司農卿
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州東及遷
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屯田悉從分司農司召募農夫立法佃
種給鈔五百萬錠供其費丙子方國珍僞降庚辰募江淮善種
水田修築團堰者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告身十二道遣使資
往募農民百人者授九品二百人者授八品三百人者授從七
品卽填流官職名與之令領所募人至田所期年散歸人給鈔
十錠乙酉太陰犯太微垣丙戌谷失拔都魯克復襄陽樊城庚
寅老章克復南陽唐州戊戌樊惑太白辰宿聚于奎二月己酉
太陰犯軒轅庚戌太白犯樊惑壬子太陰犯太微垣甲寅立脫
脫平徐勳德碑命領大司農司提調太史院司天監夏四月辛
丑太白犯井辛亥太陰犯房降徐州路為武安州改所轄縣屬
歸德府其滕州嶧州仍屬益都路五月辛未江西左丞相亦憐
真班師由信州元帥韓邦彥由徽州浮梁同取饒州斬黃賊奔
潰乙亥太陰犯歲星乙未秦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
德士信作亂陷秦州及興化縣高郵知府李齊不屈歿士誠自
稱誠王僭號周建元天祐六月丙申朔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
為皇太子復置詹事院以丞相脫脫兼領俾得銓注官屬庚子
命知樞密院事失刺拔都魯總河南軍平章谷失拔都魯總四
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克復安陸府癸卯詔平章達識帖睦爾
總領漢軍蒙古守禦淮南遼東吾者野人柳羊哈及乾帖困木
赤木等五十六人以皮貨來貢給銀牌一面令管吾者野人秋
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戊辰太白晝見命宦官

至一二品者依常例給俸壬申湖廣參政阿魯輝復武昌及漢
陽府資政院使脫火赤復江州路九月乙丑朔日食庚寅太陰
犯樊惑壬辰太白經天樊惑犯左執法按庭記云帝起采芳館
于愛華島內癸巳秋乘
龍船泛月池上池起浮橋三處每處分三洞洞上結綵為
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為質飾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冬十
月甲辰歲星犯氏丁未廣西元帥甄崇福復道州庚戌從帖理
帖木兒左答納失里請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
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疑懼不受命立水軍都萬戶府于崑
山州以納麟哈刺為正萬戶董搏霄為副萬戶癸亥太白犯亢
是月徹世祖所立璽帳改建殿宇十一月壬申太陰犯壘壁陣
丁亥江西右丞火尼赤以兵平富州臨江遂復瑞州立義兵千
戶水軍千戶所于江西十二月丁酉太白犯東咸庚子樊惑入
氏庚戌京城無雲而雷少頃有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府
續弘簡錄 卷十
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丁巳太陰犯心江浙
平章卜顏帖木兒等會兵討徐壽輝于蕪水敗走之獲偽官四
百餘人陝西四川行省合兵復均房等州是歲起清寧殿前山
子月宮諸工役重建穆清閣帝行西僧秘密運氣術號演撲兒
法又以宮女十六人作天魔舞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官
非受秘密戒者不得預是冬闕享太廟
十四年甲午春正月甲子朔汴河水文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
日方解乙丑樊惑犯歲星丁卯太白犯建星癸酉樊惑犯房立
遼陽漕運庸田司屬分司農司丙戌谷失拔都魯復映州二月
戊午太白犯壘壁陣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得糧百
萬石立鎮江水軍萬戶府河南淮南並立義兵萬戶府有功者
權授軍職事平改民官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括江浙廢寺田

歸之三月癸亥朔日食詔北邊有馬之家十取其二每馬給鈔
 十錠夏四月癸巳朔介休縣地震泉湧以武祺參議中書省事
 方園珍復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
 恩寧普總兵討之復立應昌全寧二路先有旨發屬魯王王傳
 府有司以為不便故仍
 立造過街墻于蘆溝橋修白浮瓮山隄五月甲子修北巡所經
 色澤嶺黑石頭河西沿山道路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義兵
 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
 結各佩毛胡蘆義
 兵器為號命四川平章玉樞虎兒吐華募兵萬人下蜀江守荆
 門各失拔都魯提兵赴汝寧六月辛卯朔張士誠寇揚州達識
 帖睦爾以兵討之敗績士誠陷盱眙泗州甲辰太陰犯斗秋七
 月甲子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乙丑太陰犯角壬午犯昴孝義
 縣地震郭子興自稱滁陽王九月己未朔復以呂思誠為中書
 續弘簡錄 卷十
 左丞月閻察兒平章政事命丞相脫脫總制諸王各翼軍馬出
 征高郵甲子方園珍拘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知州趙宜浩以俟
 命冬十月戊戌詔答失拔都魯及太不花會軍討安豐賊壬子
 太陰犯太微垣十一月丙寅敕省院臺凡奏事先啓皇太子丁
 卯脫脫統大軍至高郵與張士誠連戰皆捷分兵平六合縣賊
 勢大感丙子太陰犯鬼答失拔都魯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
 十二月辛卯命定住為左丞相哈麻鎖南班並平章政事監察
 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及其弟也先帖木兒前後出師畧
 無寸效章三上帝令也先帖木兒出國門聽旨以汪家奴代為
 御史大夫丁酉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
 官爵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兒庸懦無能安置寧夏路以太不
 花為河南左丞相月閻察兒為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領其

軍免大都上都興和三路稅糧一年被災殘破地方並蠲租三
 年罷庸田茶運寶泉等司戊戌以桑哥失里為中書添設左丞
 已亥太陰掩昴已酉紹興路地震答失拔都魯復河陰鞏縣緝
 賊寇衡州萬戶許脫因歿之是歲詔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為
 率普減二分著為例帝自製龍舟於內苑又自製宮漏精巧皆
 絕出人意龍舟長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腰闊
 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
 戲行時龍首尾眼爪皆動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壺藏
 壺其中運水上上下下置上設西方三聖殿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
 至輒浮水上而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鈺夜則神人自
 按更而擊無分毫爽當鐘鈺鳴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置之
 東西有日月宮飛龍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龍自能精進度
 橋橋連三聖殿
 已復退立如前
 十五年乙未春正月戊辰太陰犯五車辛未犯鬼丁丑徐壽輝
 偽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府遣部將明玉珍守之玉珍遂據重慶
 續弘簡錄 卷十
 庚辰復設仁虞雲需尙供三總管府閏月壬寅摘各衛軍屯田
 京畿人給鈔五錠丙午太陰犯心丙辰太白經天二月己未劉
 福通迎立韓林兒為帝又號小建都亳州僭號宋改元龍鳳戊
 辰命汪家奴為右丞相定住為左丞相于申立淮東宣慰司都
 元帥府于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聽富民願出了壯五千
 名者為萬戶五百名者為千戶百名者為百戶是月郭子興卒
 三月庚寅太陰犯五車甲午授皇太子玉冊賜冕服九旒祗謁
 太廟丙申太陰犯房辛丑改竄脫脫于雲南鎮西路也先帖木
 兒于四川瀾門并籍其家癸丑太白經天輟耕錄云至正乙未
 春遣兵部員外郎劉
 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
 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松江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拘集
 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抑使承伏即填
 空名告身授之他處竟無一人應者
 夏四月癸酉命定住為
 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桑哥失里平章政事雪雪為御史大夫

丁丑立宣化鎮南軍民府于四川升四川羊母甲洞奧南王洞
長官司為忠義軍民安撫司五月壬辰監察御史也里忽都劾
河南左丞相太不花慢功虐民詔削職命答失拔都魯為河南
行省平章代之駐軍陳留庚戌倪文俊自沔陽陷中興路元帥
朶兒只班歿之六月癸亥太白經天丁丑保德州地震庚辰徵
徽州隱士鄭玉為翰林待制不至是月濠州朱元璋即明太祖起兵
和陽渡江取太平路秋七月壬寅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進攻
岳州命親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刺班等分守山東湖廣四川
諸路及招諭各起兵者輟耕錄云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橋李
東馬橋上白龍挂首風怪雨三天關若深
夜輿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空墜下悉折為二雜以萬
天乳飛溪水直立人皆呼號奔走不服龍由城北望太湖去不
一年其地為八月戊辰以達識帖睦迺為江浙左丞相戊寅太
白經天雲南夙可伐降立平緬宣撫司四川向思勝降改安定
續弘簡錄 卷十 孟 真 節

府于平江黃河水軍萬戶府于小清口十一月甲申熒惑犯氏
庚寅熒星犯井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為亞獻丞相
定住為終獻通考云帝每歲致祭社稷
自至正十五年後廢不舉甲午復起太不花為湖
廣左丞相荆襄諸軍悉聽節制給還元奪宣命已亥介休縣桃
杏花太陰犯鬼庚戌賊陷懷慶饒州二路十二月壬子朔熒惑
犯房丁巳命中書參政月倫失不花陳敬伯分省彰德癸亥立
忠義忠勤萬戶府于宿州武安州乙亥帝以天下兵起下詔罪
已大赦答失拔都魯大敗劉福通于太康遂圍亳州偽宋主韓
林兒遁走安豐立大兵農司于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四處招集
夫丁且耕且守又設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
司四隸之察罕帖木兒與賊戰于河南北屢有功除中書刑部
侍郎哈麻矯殺右丞相脫脫是年太廟惟舉春秋二享綱鑑大
全云湖
廣兩黑雪陝西有一山西飛十
五里其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倪文俊陷澧州常德路丁酉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達識帖睦

珍復降授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

相盪夏四月辛亥命撈思監為左丞相普化為御史大夫丁卯

以知樞密事實理門分院濟寧五月壬辰太白犯鬼甲午太陰

入斗丁酉犯壘壁陣六月甲寅加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

以其兵禦張士誠守嘉興乙丑朱元璋兵取廣德路續綱目云

生黃瓜民皆無家秋七月己卯朔朱元璋自稱吳國公改集慶

路曰應天府建官屬丁酉太陰犯壘壁陣張士誠遣兵陷杭州

江浙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遁入富陽苗帥

楊完者及萬戶普賢奴擊敗之復其城八月丙辰奉元路判官

續弘簡錄 卷十

王淵以義兵復商州升淵同知宣慰司事丁卯太陰犯昂庚午

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帥甄崇福戰死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

華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滅是月黃河決山東大

水九月庚辰汝穎賊李武崔德破潼關參政述律杰戰死壬午

豫王阿刺忒納失里同知樞密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

伯家奴以兵守之戊戌賊陷陝號二州命太尉納麟復為南臺

御史大夫遷行臺治紹興輟耕錄云集慶失守行臺移置紹興

安判行樞密院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餘姚則有同知

者安在城則有錄事司達魯花赤適里古思皆總制國結民義

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文昭沈之海獨存適里古思一人

不能容納殺于其第又察罕帖木兒復陝號二州襲敗賊兵

于平陸以功授兪河南行樞密院事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

如火從東南流苾尾如曳筮墮地有聲炎燄蓬勃久之化為石

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命藏于庫壬申太陰犯

井淮安城陷淮東道廉訪使褚不華歿之十一月丙戌以老的

沙答里麻失並為詹事丁亥流星大如酒杯色青白尾跡長五

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濁有聲如雷壬辰太

陰犯井倪文俊陷岳州路殺威順王子解帖木兒湖廣參政也

先帖木兒與左江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西臺御史李

尙綱上關中形勝急論十二事命大司農司屯種推霸二州以

給京師號京糧是年太廟惟舉春享

十七年丁酉春正月丙子朔日食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

仍令各路達魯花赤提調聽宣慰使節制二月壬子李武崔德

犯七盤藍田命察罕帖木兒守潼關調河南兵聽豫王阿刺忒

納失里及定住同進討之癸丑太陰犯五車戊辰知樞密事脫

續弘簡錄 卷十

脫復邳州調客省使撒兒答溫等攻黃河南岸賊大破之壬申

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僉樞密院事脫歡死之甲戌倪文

俊陷峽州李武崔德陷商州三輔震恐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

以兵自陝號來援殺獲無算論功以察罕為陝西左丞思齊為

四川左丞加答失拔都魯太尉四川左丞相三月乙亥應作

兵萬戶賽甫丁阿迷里丁叛據泉州庚辰毛貴陷萊州宣慰副

使釋嘉訥歿之壬午朱元璋兵取寧國路甲申太陰犯鬼壬辰

歲星犯壘壁陣甲午毛貴陷益都益王買奴遁自是山東郡邑

皆陷丁酉毛貴陷濱州及莒州戊戌以悟良哈台幹樂並平章

政事輟耕錄云至正丁酉春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雞一雞作

雞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諸雞袁彥誠家一雞伏五雞一

雞有四足二足在翼下壬寅秋上海金壽一家已關雉狗生小

紅如鮮血 夏五月戊寅平章赤老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

十餘城丙申命擢思監為右丞相太平復為左丞相詔免天下
今歲稅糧之半六月甲辰朔以帖里帖木兒老的沙並為御史
大夫罷陝西行樞密院庚申朱元璋兵取江陰州及徽州路癸
酉有龍鬪于樂清江颶風大作所至火光如毳灰者萬餘人是
月劉福通犯汴梁其黨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王士誠等寇晉
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益振秋
七月癸未太白犯鬼甲申太陰犯斗丁亥填星犯鬼己丑鎮守
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分院實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
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甲午以完者帖木兒為中書右
丞俺普參知政事立四方獻言詳定司歸德知府林茂萬戶時
公權叛以城降賊曹州亦陷玉堂鑑綱云是月大都晝霧自旦
至午昏冥不辨人物者旬有五日
機耕錄云胡仲彬乃杭州演說野史者指粟注授巡檢是年
七月內陷募游食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將作亂
為人所告搜其書名簿得三百餘人八月癸卯填星犯鬼太白
犯軒轅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遂自曹濮犯衛輝答失拔都魯
遣子孛羅帖木兒分兵擊走之甲子太陰犯五車乙丑以方國
珍為江浙參政海道運糧萬戶如故朱元璋兵取揚州張士誠
為書詣江浙請降達識帖睦爾遣參政周伯琦至平江撫之詔
以士誠為太尉士誠留伯琦不遣九月丙子以老的沙平章政
事兼兀良海牙指揮使甲午澤州陵川陷縣尹張輔成之戊戌
太不花復大名路并所屬郡縣辛丑加紐的該太尉總諸軍守
東昌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為壽輝部
將陳友諒所殺友諒并其軍自稱平章閏月癸卯有飛星如盃
青色光燭地尾長尺餘起自王良沒于勾陳丙午太陰犯斗庚
申紀并乙丑潞州陷冬十月乙亥熒惑犯氏甲申太陰掩昴劉

福通黨畧興元遂圍鳳翔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擊破之賊走入
蜀答失拔都魯討曹州賊軍敗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成之
靜江路山崩地陷十一月辛丑汾州桃花戊午以答蘭平章
政事李獻為中書左丞八都麻失里為右丞卜顏帖木兒哈刺
那海崔敬陳敬伯並參知政事十二月庚午熒惑犯天江戊寅
太白犯歲星甲申太陰犯鬼丁亥歲星犯壘壁陣庚寅太白犯
壘壁陣癸巳太陰犯心丁酉象山縣鵝鼻山崩己亥流星如金
星大尾長三尺餘起自太陰近東而沒化為青白氣庚子答失
拔都魯卒于軍是歲趙均用彭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
彭僭稱魯淮王義兵千戶余寶殺知樞密院事寶童叛降于毛
貴據棣州自後太廟四祭皆闕
十八年戊戌春正月辛丑填星犯鬼丙午太陰犯昂陳友諒陷
安慶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成之庚戌朱元璋兵取婺源州及建
德路乙丑大風起自西北仆益都土門萬歲碑丙寅田豐陷東
平路命答失拔都魯子孛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領其父
軍分命察罕帖木兒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二月己巳朔立國
結西山寨大小十一處設萬夫千夫百夫長分守要害毛貴陷
青澗州進據長蘆鎮分戶部寶鈔庫等官于陝西就近造鈔以
給軍癸酉毛貴陷濟南山東宣慰使董搏霄成之賜搏霄已拜
河南右丞未
乙亥填星犯鬼辛巳命太不花為中書右丞相總兵山東王
午田豐復陷濟寧紐的該棄東昌走了亥察罕帖木兒遣兵復
涇州平涼遂保鞏昌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丁酉與元陷
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庚子毛貴陷般陽路辛丑大同夜黑氣
蔽西方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已而火光過

地空中作兵甲聲癸卯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杜賽因不花
 之甲辰察罕帖木兒遣兵復晉寧庚戌毛貴由河間趨直沽遂
 破薊州掠柳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
 密事劉哈刺不花由彰德以兵拒戰于柳林貴衆潰仍走濟南
 丙辰冀寧路及大同諸縣陷夏四月甲申應作陳友諒據江西
 省治壬午田豐由益都掠廣平退保東昌元帥方脫脫以兵復
 廣平辛卯太白犯鬼甲午陳友諒遣王奉國陷瑞州是月察罕
 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等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
 敗入蜀察罕駐清湫思齊駐斜坡良弼駐秦州郎中郭擇善駐
 崇信宣慰同知拜帖木兒駐通渭平章定住駐臨洮各自除官
 屬徵納軍需既而思齊良弼襲殺拜帖木兒分其兵五月戊戌
 朔察罕帖木兒遣將復冀寧自以劉尙質爲冀寧路總管李思
 齊擅殺郭擇善庚子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入
 城白安豐迎僞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壬寅太白犯填星庚戌
 陳友諒陷吉安路壬子太陰犯斗癸丑御史七十等糾右丞相
 太不花緩師拒命詔削其官爵安置蓋州命知行院事悟良哈
 台代之節制河北軍河南平章周全節制河南軍辛酉陳友諒
 兵陷撫州六月戊辰朔通考云太不花伏誅察罕帖木兒調部
 將虎林赤關保同守潞州授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便宜
 行事乙酉命左丞相太平督諸軍守京城秋七月丁酉朔周全
 據懷慶叛降於劉福通殺守將伯帖木兒盡驅懷慶民渡河入
 汴梁丁未太陰犯斗戊申太白晝見已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
 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媿謝退兵劉福通殺之八月
 壬申太陰掩心甲申掩昂陳友諒兵陷建昌路義兵萬戶王信

以滕州叛降於毛貴庚寅以老的沙爲御史大夫九月丁酉朔
 褒封唐劉蕡爲文節昌平侯劉福通分兵踰太行焚上黨破遼
 州大掠興和塞外諸郡乙丑陳友諒陷贛州參政全普庵撒里
 及總管哈海赤灰之冬十月己卯太陰犯昂壬午監察御史燕
 赤不花劾右丞相撈思監奸貪誤國詔收其印綬以紐的該爲
 左丞相十一月乙未朔田豐陷順德路陳友諒陷汀州丙午太
 陰犯昂太白犯房辛酉太陰掩心十二月乙丑朔日食癸酉劉
 福通黨陷上都焚宮闕轉畧遼陽遂至高麗上都爲累朝巡幸之所至是不復特
 巡戊寅太白經天庚辰察罕帖木兒遣樞密院判瑣住進兵遼
 陽癸未太白經天甲申朱元璋兵取蘭溪州及婺州路達魯花
 赤僧住廉訪使楊惠灰之戊子太陰犯房是歲大饑疫兩河山
 東斗米金一斤民流入京師死者二十餘萬人宦者朴不花請
 續弘簡錄 卷十 市地收瘞之
 十九年己亥春正月甲午朔陳友諒遣將王奉國寇信州路江
 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灰之辛丑太陰犯昂乙巳以
 朶兒只班平章政事丙午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灰之
 察罕帖木兒遣樞密院判陳秉直入不沙將兵二萬守冀寧癸
 丑流星如酒盃大有聲如雷二月辛巳叛將梁炳攻辰州參政
 和尚擊敗之甲申賊由飛狐靈丘犯蔚州庚寅詔李羅帖木兒
 移鎮大同捍蔽京師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
 糧卽以李羅領之保定河間不勝其擾三月癸巳朔陳友諒畧
 衛州復分兵陷襄陽庚戌太陰犯房壬戌定科舉流寓人名額
 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夏四月癸亥朔毛貴爲
 趙均用所殺帝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皇太子率羣臣再

三奏請帝曰朕闕於修省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不德也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卒不聽已丑賊陷寧夏遂畧靈武等處五月通考云丁亥朔日食本紀作壬辰朔不言日食丙申熒惑犯鬼丁酉皇太子請巡北邊綏撫軍民御史臺上疏固留帝從之丙午太陰犯天江丁未犯斗以八月鄉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額就陝州置貢院應試秋七月壬辰朔黜糊思監為遼陽左丞相丁酉太白犯上將甲辰犯右執法巳酉犯左執法命國王囊加帶等統軍征遼陽丙辰毛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趙均用殺之八月辛酉朔察罕帖木兒大發秦晉軍攻汴梁破之劉福通奉偽主韓林兒復走安豐詔察罕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依前便宜行事九月癸巳禁軍人私殺牛馬以察罕腦兒宣慰司地隸資政院

續弘簡錄 卷十 其地在世祖時屬惟哥台太子四丙午夜白虹有司不得差占千戶今從皇后奇氏請故改隸之

貫天甲寅太白犯天江朱元璋兵取衛處二州遣尙書伯顏帖木兒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時中原既亂江無至是河南始通故往徵之大冬十月庚申朔詔京師諸門築甃城造弔橋以方國珍為江浙平章壬申太白犯斗辛巳流星大如桃陳友諒兵陷杉關十二月戊辰太白犯壘壁陣皇太子欲撫軍憾左丞相太平不從殺中書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以平舉用之人誣以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威罪下獄杖殺之

稱漢王是歲山東河南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滿綱目云大都杜鵑較耕錄云至正乙亥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突至抗城閉城三月餘城中米價一斗直二十五緡數日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吹之俄灰十六七

二十年庚子春正月巳丑朔改鞏縣為軍州萬戶府招民屯種

已亥太陰犯井癸卯大寧路陷壬子以絆住馬平章政事危素參知政事丙辰五色雲見二月戊午朔左丞相太平罷尋為上都留守綱目云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彗星見東方乙巳冀寧陷壬子復以糊思監為右丞相夏四月丁卯太陰犯明堂癸酉犯東咸僉行樞密院事張居敬復興中州五月丁亥朔日食陳友諒殺其偽主徐壽輝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巳而回駐江州遣兵陷辰州壬寅太陰犯建星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六月巳丑察罕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爭晉冀互相讎殺帝下詔令各守信地毋得越境侵犯癸巳太白犯井戊戌太陰犯建星秋七月辛酉孛羅帖木兒敗王士誠于臺州乙丑太陰犯井乙亥詔孛羅帖木兒統領達達漢軍仍便宜行事八月戊子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關在太原原府東辛卯太陰犯天江壬辰填星犯太微乙未永平路陷甲辰太陰犯井詔在外權攝官專務殘虐百姓今後非朝命不得之在九月乙卯朔孛羅帖木兒調參政閻奉先引兵與戰相持各不下帝遣參政也先不木兒調參政閻奉先引兵與戰相持各不下帝遣參政也先不花前往和解壬戌賊陷孟州由趙州攻真定復犯上都右丞相哥帖木兒與戰敗績冬十月甲申朔甘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栢木以張良弼為湖廣參政規取荆襄戊子熒惑犯井詔孛羅帖木兒守冀寧遣軍倍道至守者不納巳亥察罕帖木兒遣陳秉直瑣住等以兵攻孛羅之軍于冀寧與其部將脫列伯戰敗之時帝有旨以冀寧界孛羅察罕不從渡河就屯澤潞拒之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三日詔太廟影堂祭祀乃子孫報本重

事近者兵興歲歉品物不能豐備累朝四祭減為春秋二祭今宜復四祭究不果行

二十一年辛丑春正月癸丑朔詔赦天下遣使諭李羅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各罷兵還鎮時李羅縱兵掠冀寧察罕引兵拒之故有是詔庚申太陰犯

歲星丁卯李思齊進兵平伏羌等縣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

俱鳴民間槍刃生火焰抹之即無播之則有二月癸未朔填星

退犯太微垣甲申同僉樞密事迭里帖木兒復永平灤州壬寅

太陰犯天江廣東廉訪使入撒刺不花殺本省廉訪使完者篤

副使李思誠僉事迭麥赤以兵據廣州時入撒刺不花久任廣乃以完者篤代其任而除入撒刺南三月丙辰太陰犯井庚辰

熒惑犯鬼張士誠海運糧十萬石至京師李羅帖木兒罷兵還

遣脫列伯等引兵據延安謀入陝詔張良弼出南山義谷駐藍

田聽察罕帖木兒節制良弼陰結陝西平章定住俟丞相帖里

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察罕啣之夏四月辛巳朔日食穀耕錄云至正

辛丑四月朔日未發忽然無光天昏黑如夜星斗燦然久之方復舊天再開星斗亦隱又少時日乃發調張良弼

為陝西參政察罕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

太子親與定約悉回出師五月癸丑明玉珍陷嘉定等路壬戌

太陰犯房癸酉太白犯軒轅甲戌熒惑犯太白乙亥李思齊受

李武崔德等降六月乙未熒惑歲星太白聚于翼丙申察罕帖

木兒總兵討山東發晉軍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衛踰白馬

津水陸並進戊戌太陰犯雲雨甲辰太白晝見秋七月通考云辛酉朔

日辛亥察罕帖木兒平東昌復冠州己巳忻州西北及大同路

北有赤氣蔽天如血八月乙酉察罕帖木兒遣擴廓帖木兒間

思考等討田豐直搗東平大破之豐降令為前鋒從大軍東討

棧州俞賈東平王士誠東昌楊誠濟南劉珪等皆降魯地悉定

引兵圍益都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謀逆伏誅冬十月癸巳絳

州有赤氣見北方如火命察罕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兼知

河南山東行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察罕調降將劉珪等守河南

十一月庚戌太陰犯建星癸亥犯井壬申犯氏黃河自平陸三

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綱鑑大全云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察罕帖

木兒李思齊遣兵圍鹿臺攻張良弼詔各還信地兵乃解是歲

京師屯田成收糧四十萬石賜司農丞胡秉彙上尊金幣旌其

功餘各賜鈔有差

二十二年壬寅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甲寅分命李思齊

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思齊退保鳳翔不行時思齊附察罕而良弼附李羅兩軍不和故乙亥填星退犯左執法二月己卯太白犯壘壁陣乙酉

彗星見于危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犯離宮西星至月終光

芒長二丈餘三月戊申彗星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

指掃大角壬子彗星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

午始滅甲寅明玉珍陷雲南省治陝西參政車里帖木兒擊敗

之擒其弟明二己未命李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加太尉

李思齊復遣兵攻張良弼至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諭良弼聽

李羅節制夏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

之間四十餘日乃滅丁亥熒惑離太陽三十九度不見當出不

出五月乙巳朔閩賊賽甫丁據福州路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

餘眾航海還據泉州福建參政陳有定一作友定復汀州路辛酉太

陰犯建星辛未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龍蜀王張士誠海運糧十

三萬石至京師六月辛巳彗星見紫微垣光芒長尺餘東南指

西南行戊子彗星光芒掃上宰降賊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走入益都詔以其子擴廓帖木兒襲父職總其軍仍諭將士力圖報復以伸大義秋七月乙卯彗星滅跡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燭有文橫亘中天移時乃滅河決范陽縣八月癸巳太白犯畢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火星埤擴廓帖木兒邀擊大破之丁未太白犯亢己酉太陰犯斗辛史誤亥歲星犯軒轅丙寅熒惑犯鬼己巳有流星如酒杯色青白光明燭地冬十月壬申朔命江西平章朶列不花分省廣州執叛臣八撒刺不花殺之甲戌李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分地據真定路已卯太陰犯牛丁亥辰星犯亢戊子太陰犯畢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拔益都田豐王士誠伏誅擴廓取其心以祭父庚戌擴廓帖木兒遣關保復莒州山東悉平詔續弘簡錄卷十

月辛丑熒惑犯歲星庚申歲星犯軒轅李羅帖木兒與李思齊構兵不已擴廓帖木兒遣貊高等以兵擊張良弼詔李羅速進兵討襄漢五月己巳朔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壬午太白晝見乙未熒惑犯右執法六月戊戌朔李羅帖木兒遣方脫脫迎匡福于彰德擴廓帖木兒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己亥擴廓帖木兒部將歹驢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圍興平據盤屋李羅帖木兒既奉詔討襄漢道阻不得下戊申李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據省治擴廓帖木兒遣部將貊高與李思齊合攻之竹貞出降庚戌星隕于濟南龍山入地五尺乙卯太白犯井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牛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貫北極北斗天漢壬戌太白晝見夜犯井秋七月戊辰朔以袁宏馬良參知政事乙酉太白晝見有星隕于慶元路西續弘簡錄卷十

加擴廓太尉便宜行事癸亥四川賊陷青州十二月壬辰太陰犯角庚子以佛家奴為御史大夫加封唐撫州刺史南庭王危全淑為南庭忠烈靈惠王是歲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帝聞之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羣臣曰皇太子生子陛下聖孫即其應也帝笑而頷之

壬寅太白犯軒轅乙巳太陰犯建星丁未太白犯軒轅己酉太白晝見丙辰太陰犯畢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己未太白晝見辛酉太白犯歲星乙丑犯右執法偽漢陳友諒與朱元璋大戰鄱陽湖敗其子理自立仍據武昌為都改元德壽九月辛未太白犯左執法乙亥歲星犯右執法丁丑辰星犯填星丁亥太白犯填星辰星犯亢張士誠自稱吳王即平江治宮室遣侍郎博羅帖木兒再徵糧士誠不應東南海運遂絕冬十月丙申朔山東赤氣千里癸卯太白犯氏皇太子惡丞相太平令監察御史米只兒海牙劾之本傳作御史大夫詔安置太平于土番未至逼令自殺戊午太白犯房擴廓帖木兒遣僉院事任亮復安陸府李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

至石嶺關墮廓破走之擒其將烏馬兒股與祖孛羅軍由是不
振十一月癸未太陰犯軒轅歲星犯右執法詔復故丞相脫脫
所授宣命是歲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
得罪皇太子奔大同孛羅帖木兒匿之軍中

二十四年甲辰春正月戊寅太白犯軒轅庚辰保德州民家產
豬一頭兩身朱元璋改稱吳王自將伐漢僞漢主陳理降悉有
湖廣江西之地二月壬子歲星犯左執法癸丑太陰犯西咸池

三月辛卯皇太子惡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禿堅帖木兒乃假
帝詔削孛羅官爵奪其兵孛羅拒命不受夏四月甲午朔皇太
子又以帝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知非出帝意

皆右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犯
闕入居庸關知院事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敗績甲辰皇太子

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趨興松乙巳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列
營都城大震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

為辭帝不得已執與之丁未詔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總兵如故
以也速為左丞相庚戌禿堅帖木兒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

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孛羅帖木兒太保仍守大同禿
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辛亥禿堅帖木兒軍還皇太子至

路兒嶺詔追回官癸丑太白犯井五月戊辰皇太子促擴廓帖
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屯兵冀寧分三道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

萬守京師中道以豹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
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孛羅留兵拒守而自率兵與禿堅帖

木兒老的沙復大舉向闕甲戌太白犯鬼乙亥歲星犯左執法
六月癸卯三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

南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照夜如晝及旦黑氣晦暗如夜甲寅
白鎖住以兵至京師請皇太子西行丁巳太白犯右執法保德

州黃龍見井中秋七月癸亥太白歲星合于翼甲子歲星犯左
執法丙戌孛羅帖木兒前軍入居庸關皇太子率諸軍禦于清
河也速軍于昌平軍士不戰而潰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

兵扈皇太子取道雄霸河開往冀寧戊子孛羅帖木兒駐兵健
德門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

帝亦泣賜宴如初庚寅命孛羅帖木兒為左丞相老的沙平章
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也速知樞密院事帝曰孛羅擴

廓俱朕股肱視同心誓自今各釋宿忿弼成大勳八月壬辰朔
日食乙未熒惑犯鬼乙巳皇太子至冀寧乙卯張士誠逐達識

帖睦爾以其弟士信代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
木兒不從成之達識帖睦爾亦仰藥歿孛羅帖木兒既當國請

誅狎臣罷三宮不急造作汰宦官減錢糧禁西番僧作好事故
遣使請太子還宮使至太原太子拘留不報九月辛酉朔宦官

思龍宜潛送宮女伯忽都出順承門達皇太子所乙丑太白晝
見癸酉夜西北有紅光至東而散甲申太陰犯軒轅冬十月丙

午太陰犯畢己酉犯井己未詔皇太子還京師命也速老的沙
分道總兵十二月乙卯太陰犯太白報耕錄云松江近海潮湧

二十五日乙巳春正月癸亥封李思齊為許國公丙寅太白晝
見甲戌太白犯建星二月辛丑汴梁路見日旁有一月一星耕

見甲戌太白犯建星二月辛丑汴梁路見日旁有一月一星耕
錄云至正乙巳遣翰林應奉李國鳳抵汴城望祭嵩嶽二月十

日卯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初初駁者又十日雨木冰狀如樓
閣人物鳥獸奔木俱備高林大樹珠蔕蔕蔕望 丙午太陰犯
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藥皆然

真星三月庚申皇太子在冀寧下令軍中曰李羅帖木兒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平章擴廓帖木兒躬勒將士分道進討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向其奮義戮力尅期恢復丙寅李羅帖木兒怒太子討已幽置二皇后奇氏于諸色總管府丁卯以火尼赤別帖木兒並爲御史大夫戊辰太白犯壘壁陣夏四月庚寅李羅帖木兒脅奇氏令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遣太子遣內侍完者禿持往冀寧復出幽之乙巳關係等兵入大同壬子熒惑犯靈臺五月辛酉熒惑犯太微垣甲子京師雨菴毛之強曲者曰菴長尺許或言于帝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六月戊子以黎安道參知政事乙巳皇后奇氏還宮乙卯皇太子加李思齊鄒國公秋七月丁丑真星歲星熒惑聚于角亢已卯太陰犯畢乙酉李羅帖木兒伏誅禿

續弘簡錄

卷十

十一

執法庚戌犯太微垣閏月庚申詔張良弼俞寶孔興等悉聽擴廓帖木兒調遣戊辰太白辰星熒惑聚于斗太陰犯畢辛未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迤南一應軍馬聽便宜行事壬申太白犯辰星辛巳以脫脫木兒爲中書右丞達識帖木兒爲參知政事十一月己丑太白犯熒惑太陰犯壘壁陣丙申犯畢癸卯犯太微垣十二月乙卯立高麗女奇氏爲皇后改賜肅良哈氏癸亥太陰犯畢庚午歲星掩房辛未太陰犯右執法禿堅帖木兒伏誅是歲遣侍郎滿尙賓掩篤刺哈至鳳翔持詔諭李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留尙賓等不還

續弘簡錄

卷十

十一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卷一〇

左丞相其弟國英國珉姪明善並為行省平章辛丑李星見東
北方冬十月甲子擴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豹高完
哲等駐兵濟南控制山東十二月庚午蒲城洛水和順崖崩是
歲吳王朱元璋兵取淮安高郵徐邳潁泗及湖杭二州紹興嘉
興諸路皆張士誠竊據者偽宋主韓林兒死

二十七年丁未春正月乙未絳州天鼓鳴聲如戰鬪李思齊張
良弼脫列伯會于合元殿基眾推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
兒二月通考云庚申以月魯不花月魯帖木兒並為御史大夫

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海鳥至其翅如席庚子京師大風飛砂

揚礫白日昏暗夏五月丙子朔白氣二道亘天大同隕霜殺麥

乙酉以完者帖木兒為右丞相俺普平章政事辛丑擴廓帖木
兒定擬所屬官二千六百一十員詔從其請李思齊遣張良弼

部將郭謙守黃連寨虎林赤竹貞商高引兵攻之不克思齊遂
據長安六月丙午朔日食晝晦丁巳皇太子寢殿後新發井中

有龍山光焰燦人宮人驚懼仆地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
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秋七月丁酉絳州星隕光耀如晝李

思齊遣將許國佐會張良弼脫列伯兵屯華陰又遣將鄭應祥
守陝西自還鳳翔龍見于臨胸龍山大石起立八月丙午命皇

太子總制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
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黃鼓

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
獻功敵愾汎掃沐洛克平青齊為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

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

累請視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

寄昇以王爵俾代其行豈意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

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

生異圖詢諸眾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

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

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領木軍自潼關以東肅

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魯為陝西行

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與脫列伯等各軍進取襄樊山

東行省平章王信以本軍固守沂州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

滌慮同濟時艱毋替朕命詔書雖下皇太子不果行擴廓帖木
兒亦不奉命于是其部將豹高關保皆叛殺衛輝彰德守禦官
上言擴廓不遵君命無人臣禮臣等不能俛首聽命詔削擴廓
績弘簡錄 卷十

帖木兒官罷其兵柄就命豹高討之壬子為皇太子立大撫軍
院以右丞相完者帖木兒翰林承旨答爾麻平章政事完者帖
木兒並知撫軍院事九月甲戌朔命丞相也速分省山東沙藍

答里分省大同丁亥當作以兵興迤南供億繁重真定河南陝
西山東冀寧諸處與免民間今年田租之半其餘雜泛一切住

罷吳王朱元璋取平江路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縊冬十月

甲辰朔命也速會豹高攻擴廓帖木兒于真定不克壬子詔落

擴廓帖木兒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其帳前諸

軍命鎮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彛統之山東諸軍也速

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豹高統之關保仍統

木部軍如故擴廓退軍澤州甲寅以火里赤丁好禮並平章政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事十一月壬午吳王朱元璋兵取沂州平章王信遁癸未取慶

元路方國珍迎降分兵山海道入福州取邵武建寧延平諸路
執陳有定以歸有定不屈死辛丑益都陷宣慰使普顏不花總
管胡濬知樞密院張俊皆死之十二月癸卯朔日食甲子命右
丞相也速等會國公楊誠陳秉直各部軍同守山東詔李思齊
為副總統守關中脫列伯孔興出潼關渡河合勢東行其勤王
事思齊等不奉命詔分潼關以西屬思齊東屬擴廓帖木兒各
罷兵還鎮於是關保退屯潞州商高留屯潼關

二十八年戊申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統
諸軍如擴廓帖木兒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擊辛巳詔諭
擴廓帖木兒曰比者也速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
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儉言不體朕心墮其先業
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其思昔日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

續弘簡錄 卷十
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
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為王城卿無以豹高為名縱軍
侵暴其晉寧諸軍已命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
心戾寅昔星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吳王朱元璋即帝位建國號
曰大明二月壬寅朔復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等
詩之癸卯武庫災癸丑明兵取東昌路守將申榮王輔元死之
丙辰擴廓自澤州退守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貊高軍合明
兵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等解兵西還三月庚寅昔星見西北
有星流于東北眾小星隨之其聲大震明兵取河南李思齊張
良弼會兵駐潼關明兵入潼關思齊奔鳳翔夏五月庚午朔李
克彥棄河南城奔陝西推李思齊為帥駐兵岐山思齊部將虎
林赤脫列伯張意等據葦屋商高據武功李克彥據岐山任從

政據隴州六月庚子朔雷雨中有火自天墜焚大聖壽萬安寺
壬戌臨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明兵下湖南兩廣悉定秋七
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
氣起百步內不見人貊高關保以兵攻晉寧閏月己亥朔擴廓
帖木兒擒貊高關保遣其斷事官以聞帝不得已詔貊高關保
開謀構兵即依軍法誅之辛丑明兵由衛輝彰德取廣平路丁
巳詔罷大撫軍院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太傅左丞相統領見
部軍馬由中道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也速統大軍徑由東道
水陸並進陝西左丞相禿魯率關陝諸軍東出潼關攻取河洛
平章李思齊領本部軍南出七盤金商克復汴梁四道進兵倚
角勦捕毋分彼此平章俺普瓊住等軍東西布列乘機掃珍遼
陽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孫等軍捍禦海口藩屏畿輔

續弘簡錄 卷十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悉總天下兵馬裁決庶務具如前詔壬
戌白虹貫日始罷內府典造甲子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
寧明兵至通州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死右丞相失列
門傳旨奉太廟列室神主與皇太子北行乙丑白虹貫日詔准
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留守京城丙寅帝御清寧
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失列門及知院事
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伯顏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
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及諸怯薛
歹山城拒戰卒不聽至夜半開健德門北奔草木子云至正戊
申七月有一餓鴉
鳴者明殿上帝命射之終莫能中俄常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
京其殿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八月庚申鴻猷錄作八
月明兵入京城國亡後一年帝駐于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

始殂壽五十一太尉完者院使觀音奴奉梓宮北歸五月癸卯
明兵襲應昌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
理達臘從十數騎遁明主以帝知順天命特加號順帝封買的
里八剌為崇禮侯歷代建元考云順帝應昌元年而祖國人
曰昭宗按高麗史云順帝北走駐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立徙和林吹元宣光稱北元時洪武十年也明年豆叱仇帖木
兒非北元遣使告高麗繼又以改元天告則繼順帝而建元
者非上宣光矣朔漢國考云洪武元年八月明兵取燕都元
主攜歷代傳國璽遁出塞三年元主于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
稱帝于漠北傳位於子脫古思帖木兒後為其下也速迭兒所
弑其臣復立坤帖木兒為可汗建文三年祖以鬼力赤為可汗
承樂改元屢遣書招諭不服八年車駕親征至幹維河十二年
所征迨至土刺河二十年三征次殺虎原會都長阿魯台統其
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數年征次殺虎原會都長阿魯台統其
台走疾都落盡離散五刺乃遣使入朝獻傳國璽而元始亡

用曰絕人巧智惟事荒恣綱紀懈弛用珍厥世稗史所稱
非明宗嗣附會詔書事近曖昧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七

七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幸輔一

耶律楚材子鑄孫希亮粘合重山子南鎮海 楊惟中 趙璧

史天澤子格廉希憲從弟希賢 商挺 趙良弼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燕京留守遂居燕

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宋子貞神道碑云楚材以明昌元年六

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必成偉器且生三歲而孤母楊

氏教之學比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行數之說為文

若宿構者駁耕錄云楚材言西域曆五星密於 金貞祐初辟為

掾後遷燕京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京求遼宗室名至楚材

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謂曰遼金世讎朕為汝雪之對曰

續弘簡錄 卷十一

臣父祖嘗委質事金既為臣子敢讎君父邪帝重其言處之左

右歲已卯夏六月帝西討回鶻國禡旗之日雨雪深三尺帝疑

之對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

曰回鶻國主當死中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善造弓見寵于帝

每言國家方重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治

天下者可不用天下匠邪帝聞之喜日見親用國初未有曆西

域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

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續綱目云楚材從征西

庚午元曆上之燕居叢談云庚辰歲楚材在尋斯干城當五

月望以大明曆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其于正時在宵中是夜

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

之謂千里互差一時者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真將

是也其說與本傳不同

易主矣未幾金宣宗果殂帝每征討必命楚材上帝亦自灼羊

脾以相符驗然後行甲申帝至東印度國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色綠而獨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怪問之對曰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解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民皆陛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報耕錄云帝駐師印度忽有大獸一角如犀震懾獨楚材進曰此名角端乃星之精聖人在位則斯獸來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軍中病疫得大黃輒愈全活者萬人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京留後石抹咸得卜大帥石抹明安子也允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必待報違者罪死于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盜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劫取財物不與則殺

續弘簡錄

卷十一

辛輔一

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羣言漢人無補於國不若空其人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鐵酒醋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太祖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課稅所使副悉用士人以陳時可趙昉劉中等充之辛卯秋太宗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庭帝顧之悅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錢幣充足如此始立中書省即日拜楚材為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得先白楚材舉鎮海粘合重山為左右丞相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諧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多用親舊必有二心請奏誅之宗王遣使以告帝不聽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按治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土他日治之未晚帝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中貴可思不花請探金銀夫及種田西域與裁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往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事遂寢壬辰春帝南征將渡河詔流民來降者免死楚材請製旗數百給降民使歸田里初蒙古之制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即為拒命既克必屠之汴京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曰金人抗拒日久請屠其城楚材聞之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殺之將一無所獲是徒勞也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避兵在汴者全活凡百四十七萬戶碑云其後因以善例當河南破時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詔凡居停逃民皆滅其家鄉社連坐由是逃者多殍死楚材從容進曰

續弘簡錄

卷十一

辛輔一

河南既平民皆朝廷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逃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未下楚材奏曰往者吾民逃罪或聚於此故以死拒守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詔定中原戶籍羣臣共欲以丁為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出征俘獲往往寄匿他郡楚材因括戶口並出為民容隱者死朝議欲遣回鶴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謂中原西域相去萬里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作宜各從其便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初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惟易一餅民困國匱當為鑿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帝議裂州縣賜

續弘備錄

卷十一

四 雜錄一

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貸回鶴賈銀以償官息累數倍名羊羔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楚材奏令本利相俾而止著為令民間所負者官代償之凡七萬六千錠名臣事畧云國初盜賊充斥歲不獲者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以萬計所在官吏取借回鶴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倍之往在彼家散炭不能償楚材請于一衡量給符印定均輸立驛傳庶政畧備上悉以官銀代還又一衡量給符印定均輸立驛傳庶政畧備民稍蘇息焉續綱目云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借越無度楚材皆得自起驛馬所至供饋稍緩輒被筆捷館有二道士爭長誣人不能堪楚材請給牌制定分例其弊始革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曰臣備位中書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繁臣以有罪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輕易反覆如戲小兒何以辨國事帝溫言慰之曰朕日出萬言寧無過舉楚材乃頓首謝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續弘備錄

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見施行碑云戊戌天下大旱蝗行倚關上日恐國用不足楚材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計之初民三十五萬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賊敗帝詰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燕京富人劉忽篤馬涉糶發丁劉廷玉等陰結權貴以銀百萬兩撲買天下課稅大率行義補云撲買之名起于宋開寶三年謂通計楚材謂此貪利之徒罔上虛下為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有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大方通鑑云楚材始給牒受戒餘並汰并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數諫不

續弘備錄

卷十一

五 雜錄一

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葉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
 救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初楚材定課額歲止五十萬兩及河
 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餘萬至是回鶻人與都刺合蠻請以
 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極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
 爾欲博鬪邪又欲為百姓哭邪姑試行之楚材不能奪歎曰民
 之困窮將自此始矣辛丑春帝疾篤醫言脈已絕六皇后乃馬
 真氏不知所為名楚材問計對曰古人一言而榮感退舍今囚
 繫非辜者多請肆赦天下后意欲急行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
 之帝少蘇后以為言帝首肯赦下之明日疾果愈十一月帝將
 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帝不從獵五日而崩于行在
 后以儲事問楚材正色曰此非外姓臣敢知自有先皇遺詔在
 遵而行之社稷幸甚后不聽竟自稱制于和林時奧都刺合蠻
 續弘簡錄 卷十一 六 韓輔一
 以貨得政柄后付以御寶空紙俾任意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
 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素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
 都刺合蠻奏准事理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果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先後
 歷事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豈能以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
 亦深加敬憚甲辰五月以憂卒于位年五十五后贈贈特厚有
 謂之者言其在相位久天下財賦半入其家后命衛士覈視其
 庫藏唯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文宗至順元
 年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碑云楚材天資英邁難兼廣滿前左
 于日公終雖多書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 郝經文集云
 楚材為相定賦稅權宜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
 舉注息肆放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投隙別軍民
 攻訐乘隙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憤悒以死 元詩選載

然居士 子鑄字成仲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上言宜
 集十四卷 疎禁網遂採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從憲宗征
 蜀領侍衛驍果軍屢出奇計攻下城邑會阿里不哥反鑄棄妻
 子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
 相監修遼金史尋將兵備北邊後引兵扈從敗阿里不哥於上
 都至元初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俄命行省山東遷調
 所部官屬尋召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縣八佾舞
 樂舞成表上之賜名大成之樂十年加平章軍國重事自是時
 罷時復十四年冬以雨雪愆期帝使問便民事鑄曰足食之道
 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麴蘖况自周漢以來常有明禁祈神
 賽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罷止十九年復拜左丞相奏言有司以
 采室女乘機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七 韓輔一
 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庶不致大擾並從之二十年坐事罷沒家
 資之半徙居山後遂卒文宗至順元年追贈懿寧王諡文忠
 孫希亮字明甫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
 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故亦曰禿忽思憲
 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
 願攜諸子往就學許之比至燕令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
 歲未決句已能賦詩憲宗征蜀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憲宗
 崩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反渾都海在陝
 應之鑄子身歸朝渾都海怒使人監希亮母子脅之行至西涼
 甘州會叔將阿藍答兒白和林至見希亮問而父安在對曰不
 知與吾父共事者宜知之渾都海詬曰我焉得知而父今亡命
 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

得獨留既而渾都海等為大兵所殺衆推哈刺不花為帥帥故與鑄有婚姻鑄又嘗周恤其病至是謂希亮曰我受而父恩今於汝報遂釋希亮縛挾之北走希亮兄弟相扶攜徒步萬里不

火食者常累日是歲中統元年也三年從定宗幼子大名王與宗王阿魯忽與師至不刺城與阿里不哥兵戰屢捷四年春至

可失哈里城世祖遣不華出至王所以璽書召希亮赴闕乃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而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

都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狀上憐之賜鈔幣授為符寶郎世祖常命希亮問宋諸降將日本可伐否衆皆曰可希亮獨曰宋與

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後興師未晚世祖然其言有太府監令史盧贊言于監官曰各路貢布唯平

陽獨長以故諸怯薛歹爭取苟截其長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續弘簡錄 卷十一 人 梓 一

截者可備髹漆宮殿用監官從之左右以其事聞帝詰之監官惶悚惟歸罪於贊帝命斬贊希亮遇諸塗贊呼冤希亮戒行刑

者稍緩具以實入奏如贊語帝令董文用復讞竟得釋累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文用問大都近

事希亮曰固圉多囚耳世祖方欲枕臥忽寤問其故奏曰近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斬以是口多帝驚曰孰傳此言侍臣脫兒

察曰陛下在南坡會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易嘗著為令希亮曰令既出矣必明其誤以安民心帝即令希亮至大都

宣諭并釋囚者希亮以跋涉西土久足病痿孿乃謝事居灤陽二十餘年武宗立特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希亮因頽次

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泰定四年卒于京年八十一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希亮性至孝當困厄遐方家貴

散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祭竭誠盡敬朔漢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華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名懷軒集

田曰定亂開基在承天意得民為守用儒以濟創一統業垂百年制重道崇文力排羣議王者之興必有名世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為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贊焉太祖使入宿衛從園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為動既官

侍從數得侍內宴因諫曰臣聞天子先天天下而憂憂之未有不治志憂未有能治者置酒為樂忘憂之漸也帝深嘉納之太宗

即位拜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佐成焉七年從伐宋取江

淮諸州邑降其民三十餘萬不戮一人已復還中書視事未踰年卒追封魏國公諡忠武 子南合先為江淮安撫使時大將

察罕圍壽春七閱月始下欲屠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民何罪由是獲免嘗言于世祖曰李璫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

人多詐叛無日矣及璫反益都時南合方官秦蜀行省右丞帝遣使諭之曰卿言猶在耳李璫果反矣卿宜固守西鄙對曰臣

謹受詔不敢以西鄙貽陛下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卒諡宣昭封爵如其父

鎮海怯烈台氏初以軍伍長隨太祖同飲班朱尼河水從征乃蠻攻曲出與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莽丹女真河西諸國所俘

丁口以萬計悉上獻命屯田阿魯歡之地立鎮海城戍之從太祖大桓州與金戰矢中胸臆開裹瘡而出者數四軍聲大振既

破燕命於城中環射四箭凡箭所至園池邸舍悉以賜焉太宗

即位拜中書右丞相扈從至西京攻下河中河南諸州以功賜恩州一千戶先是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織金綺紋工及汴京織毛褐工各三百餘戶皆分隸弘州局命鎮海爲世業定宗即位以先朝舊臣位如故卒年八十四子勃古思襲封邑從世祖征大理結浮橋於金沙江濟師官至保定路達魯花赤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以孤童子事太宗年二十奉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布德威俾各籍戶口屬吏數年乃歸會皇子濶出伐宋太宗命惟中于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軍光隨郢復諸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遺書送燕京及還建太極書院周惇頤祠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慨然欲以道濟天下郝經周子祠堂記云初周子祠

續弘簡錄卷十一
記之禮盛于江左而未至河朔惟中領中書始嗜其學乃建祠于燕都二程張揚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又刻太極圖通于川壁俄拜中書令太宗崩皇后稱制惟中不動聲色以一相獨任天下尋出爲平陽道宣慰使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惟中按誅之憲宗即位太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立河南道經畧司于汴奏惟中趙璧等爲使初河南總管劉福性殘虐民受既將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出惟中設大梃于坐復召之使謂曰不奉命將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至惟中即握大梃擊仆地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京兆宣撫使時諸軍帥多橫侈病民有郭千戶者尤甚至殺人夫而奪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嘗語人曰吾非好殺但國家綱紀不立此曹賊害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之不可太弟總統東師奏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令蒙古漢軍諸帥並

監節制師還卒于蔡州諡忠肅

冊曰河朔荆榛聖學幾熄百餘年間瞻名跡蝕偉哉楊公爲儒羽翼日月經天自南而北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爲太弟時聞其賢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宮親製衣衣之寵遇無比初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授儒書且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虞集道園論議云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時從馬上聽其陳說辭旨明貫輒大喜一日憲宗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

誅近侍之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太弟曰秀才渾身是膽邪有斷事官牙老瓦赤者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所賜今陛下登極將仍用舊印邪抑易以新者邪時璧侍旁呵之曰用汝與否尚須聖裁乃敢以印爲請奪其印置帝前帝默然久之曰朕亦不能爲此其人竟不復用歲壬子出爲河南經畧使有劉萬戶者素食淫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間有色女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會天雨雪因詣璧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者尙不乏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歸臥病數日以懼死世祖即位拜中書平章政事李璫反從親王哈必赤往討時璫已據濟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得粟及羊豕饋軍軍聲大振帝欲爲文檄宋棄數易皆不稱旨召璧爲之文成帝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命詣都元帥阿木軍俾同行漢軍都元帥事宋將夏貴率兵自武昌溯流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以待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山行二十餘里伏發奪其五月及口阿木領騎兵壁率水軍合戰于虎尾洲貴大敗走尋

名壁還改中書左丞高麗王王植為其臣林衍所逐帝命壁同國王頭鞬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壁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詞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行已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也因遣使入奏帝從之師還復拜平章政事卒于位諡忠亮

史天澤字潤甫大興永清人身長八尺吐響如洪鐘從其兄天倪帥真定李磐神道碑云父乘直生三子伯天倪仲天安天澤其季也國兵南下乘直率鄉里詣木華黎軍門降明年從攻北京下之以國人為都元帥乘直為刑部尚書鎮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命天倪為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署天澤乙酉春天倪遣天澤護母北歸甫行而天倪為武帳前軍總領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猝部曲散在近郊公能返轡當不招自至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不返

續弘簡錄

卷十一

十一

兵雖死何敢避即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師李魯即命天澤嗣兄職遣背乃台將銳卒三千來援仙驍將葛鐵槍擁眾拒戰天澤生擒之乘勢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其兄天安在自霄間變亦提兵至共擊仙仙敗奔雙門天澤遂復真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復取真定天澤扼諸贊皇義斌勢感焚山自守天澤以鐵騎摧鋒入獲義斌斬之既而仙遣謀者潛結死士匿城中為內應仙夜斬關入據蔡天澤踰城東山至藁城求援于中山知府董俊俊授以勁卒天澤夜赴真定會宵乃台軍亦至捕斬叛者三百餘人仙挾數騎退保西山抱憤若宵乃台忿民之反覆驅萬餘人至城下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耳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

樓櫓招集流散急攻抱犢若下之仙遁入汲縣相衛諸州皆降太宗即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續綱目云三萬戶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是也庚寅冬武仙復屯兵衛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眾來援天澤以千騎與大軍前後夾擊仙敗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天澤以兵山孟津會河南至則皇弟拖雷已破金軍于三峰山乃命畧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于陽邑金主令完顏白撒將兵八萬自黃陵岡來襲新衛州天澤輕騎馳赴比至圍已合天澤單騎舞稍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曹勉力援兵且夕且至復躍出眾皆披靡遂與大軍急擊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追至與諸軍會新衛王惲家傳作睢陽大軍圍蔡天澤當其北面結柝潛渡汝水血戰累日金亡天

續弘簡錄

卷十一

十一

澤始還真定時政煩賦重民間貸羊羔利錢以輸官繼以歲餼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為軍上下戶為民著為定籍家傳云監郡惟哥撒兒以兵井里縣然天澤奏尋移軍伐宋從皇子曲出攻棗陽襄陽又從太后悉徙居嶺北宗王口溫不花固光州攻壽春乘勝而南所向輒克時世祖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奏以天澤為經畧使至則誅郡邑長吏之尤貪橫者數人境內大治戊午秋從憲宗取蜀駐合州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艦艘千餘奔嘉陵江而上天澤親率舟師順流縱擊追至重慶而還憲宗崩天澤護帝暨奉柩北歸世祖即位問以治安之道天澤疏對大畧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除貪殘以任賢能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防奸慝帝皆嘉納繼命往鄂

清撤江上軍選授河南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使中

統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既柄政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中堂

云天澤既相事皆讓同官曰天澤本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未

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曷敢當眾服其謙退

李瑄反命天澤專征道聞瑄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能為也

至則進說親王哈必赤曰瑄多謫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

斃之乃深溝高壘過其奔軼四閱月城中食盡眾潰出降斬瑄

于軍門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俾諸將皆聽節制天澤至軍

中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當憲宗時嘗奏

言臣始攝兄職今臣兄有二子分掌兵民臣復任經畧使一家

處三要職臣竊不安乞賜罷帝不許至是言者謂李瑄之變由

外藩權太重天澤復奏兵民之柄不可盡專一門乞罷子弟之

在官者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柄者十七

續弘簡錄 卷十一 西 年 一

人至元三年以天澤為樞密副使家傳云議建三衛明年仍拜

及留兵高農之策中書左丞相六年救董師襄陽至則與元帥阿朮阿里海牙同

相要害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俾南北不相通為必取計尋

以疾還八年加平章軍國重事帝曰兩省院臺過大事卿可共

商之小事不以煩也十年春復與阿朮等進拔樊城襄陽降詔

與丞相伯顏總大軍水陸並進至郢州疾作還襄陽帝遣侍臣

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宜力最久且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

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北歸善自調護歸至真定帝又遣

其子杠偕尚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

慎勿殺掠語不及它卒年七十四計聞帝震悼賜白金二千五

百兩贈太尉諡忠武後封鎮陽王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

熟資治通鑑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

溘告周鼎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

言者慙服當金末名士沈寓失所者悉為治其生而資禮之後

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狀碑俱作不殺送至真定署為參

謀衛州五城為食邑命王昌齡碑作王治之舊人多不平而莫

能間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

曹彬云行狀云天澤初紹及兄子楫長即奏請還職太宗

姪權充唐鄧軍萬戶憲宗駐六盤山諸發民為兵敕使者擬天

澤子為帥天澤曰吾昆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

先之竟以姪樞充新軍萬戶輟料錄云天澤鬚鬢早白一朝

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對曰臣覽鏡見鬚鬢盡白竊傷年且暮

盡忠之日短因染之使子格字晉明初為鄧州舊軍萬戶從

報効之心不異時昔耳

或襄陽平章阿朮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人為統

帥格居其一格軍先渡江為宋將程鵬飛所却身被三創尋復

大破中流矢鵬飛亦被七創乃敗走從攻潭州破激柵木傷肩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五 年 一

矢貫其手裹創先登克之授軍民安撫使從攻靜江眾以輜輶

自蔽鑿城格所當礮礮雨下車不得前乃伺隙率眾攀堞而上

拔其城靜江被兵久溪洞諸蠻皆竄入雲南格遣使招諭來者

五十餘州雲南爭之事聞詔聽格節度授廣東西道宣慰使劇

賊蘇仲集來潰卒據龍山耕植於內官軍畏暑莫敢入橫象

竇貴四州皆被掠格築堡於其界守以上兵令官軍火其廬棚

民踐其禾稼仲窮感遂降累官江西行省右丞餘子樟真定順

天新軍萬戶楛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右丞相淮東廉訪使梓

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孫耀福建平章

問曰鎮陽惘惘執謙憂盛闔門効忠趣解兵柄出入將相

門庭闐然舉韋溘語願公無權武臣有此詎曰非賢

廉希憲字善甫畏吾兒人父布魯海牙年十八隨國主內附充

當衛太祖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授斷事官俾得專生殺
 有誤段人死者吏論法當抵其子號泣請代布魯海牙令吏執
 赴市戒曰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傷人情有可宥子而
 能孝義無可誅因并釋焉方拜燕南廉訪使希憲適生喜曰是
 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啟吾宗乎遂以廉
 為姓希憲生而魁偉舉止異凡兒甫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逸
 去既獲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勸止得免又嘗侍母
 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即送繫府獄
 杖之人奇其識世祖為太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篤好經史
 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
 暴之分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
 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環匝諸王貴戚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七 幸輔一

戶雜戎羌號難治希憲摘伏推姦無稍避暇則從名儒許衡姚
 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元明善神
 道神云又薦智仲可參綜府事題所居堂曰止善公退有旨凡
 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右格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
 家傳云有稱道章句者亦哀已未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入籍府
 其請出私錢贖之神附儒籍 已未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入籍府
 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神云上指庭實曰悉汝 因言王
 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還
 者五百餘人會憲宗計至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
 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
 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神器無主願速還京
 師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命希憲先行觀變對曰聞到太平靈
 魯懷在關右軍都海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散處秦蜀太平自

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倘倚關中形
 勝作異謀誠非細故請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事偵之時阿里
 不哥搆亂北邊遣脫忽思發河朔民為兵反形已著宗王塔察
 兒東諸侯之長也欲往結好而難其使希憲請行乘間即以已
 意白王宜首建翊戴功王許身任事歸啓其言世祖曰此事關
 重大卿何不懼之甚邪庚申三月至開平宗室諸王皆勸進世
 祖猶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為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
 下為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萬一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為
 後時莫若早定大計世祖遂以明日即位良弼還自關右奏劉
 太平霍魯懷反狀皆如希憲言會併陝西四川為一道以希憲
 為宣撫使商挺副之趙良弼參議省事太平等聞之乘傳急入
 京兆謀為變越二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七 幸輔一

事官潤潤出來告渾都海已反殺所遣使者約其黨密里火者
 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同舉事又多遣蒙古軍與魯官兀奴
 急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名
 徐屬謂曰上新即位倚任吾等正為今日宜早為之所乃遣萬
 戶劉黑馬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魯懷且得其與
 六盤要結狀置之獄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火者總帥汪惟正誅
 乞台不花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命權帥汪良臣史作汪惟 將秦
 鞏諸軍討渾都海于六盤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
 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
 更發帑銀以充賞出庫幣以製軍衣良臣感激遂行又發蜀卒
 更戍及在家餘丁推蒙古官巴春史作春 將之謂曰君所將之眾
 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下則大事

濟矣俄有詔赦至希憲聞之曰太平魯懷豈常赦所可原者命誅于獄尸諸通衢然後山迎詔旋上書自劾停赦行刑及擅調軍帥等罪帝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報曰朕委卿方面之任當便宜從事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降與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巴春獲之械至京兆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猶懷反側彼軍見其主將囚執或生異心不若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思報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春上策也初巴春既執諸將一軍疑懼謀爲亂及知二將獲全乃大喜過望願出死力果得精騎數千巴春將與俱西及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以希憲爲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宿敦爲書招其弟紐降于是成都興續弘簡錄卷十一

帝憲曰我爲國大臣言動繫天下輕重整雖貴國叛臣也然折辱之令知君臣義重若寒士皆誦法孔子者今斯文不絕如縷我更不能不尊禮凡宋將家屬在北者歲給其資糧北人仕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親人皆感之興元判官費寅一作費寅蜀降人也以私怨譖希憲與挺當李璵叛時嘗繕城治兵潛蓄異志者九事帝心動命右丞南合往代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會良弼亦以死力辯其誣帝意尋解詔希憲還朝陛見奏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臣便宜行事不謀佐貳誠如寅言罪止在臣請付有司按治帝撫膺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拜中書平章政事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將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隸役此前古所無急宜更張之于是始罷州縣官世襲行黜陟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寢臥草土廬墓旁一慟輒嘔血卒執以憂制未定欲力起之相與詣盧聞號痛聲竟不忍言而去未幾有詔奪情視事希憲雖不敢違然出則素服入必纓絰及喪父亦如之時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贖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夔稷契之道贊輔太平民深抱愧今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事希憲曰此閣宦預政之漸不可啓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詔罷天澤政使待鞠希憲曰天澤事陛下久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今日信臣故臣得直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

之且曰汝等當念聖恩力圖報効今所饋若已物我取之爲非
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敏於民則爲罪滋大衆皆感激謝去
碑云希憲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所俘男
女希憲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令凡被俘之人
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掠病而棄之道者許諸人收
養病愈故主不得問私立契券質賣民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
其直先是江陵城外多壅水扞城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
給貧民爲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賑公安饑
更大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且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碑云敷
復竹林書院與書萬
四千卷學者日盛西南溪洞及思播重慶各土司俱越境請
降事聞帝曰累代非用兵不可得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
納土其爲治可知矣名臣事畧云鎮遠溪洞蠻以樂工四十人
日而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
誠且天子仁聖不重樂音皆泣拜而回帝以其臥疾久十四年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主 辛 補 一
春召還民號泣遮道相與畫像建祠祀焉五月至上都太常卿
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
龍岡失火延及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
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
與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乃以希憲語對
帝曰希憲病甚顧猶慮及此邪議遂止徵揚州王仲明來視疾
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曰卿得良醫行漸愈矣對曰醫不過
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自加戒慎則或可望瘳設或縱情良醫
何益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
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
病雖劇委之於天所憂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
者殿下宜開聖意早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戒其子

曰大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
不可及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
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明年十一
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舍旁流光照地是夕卒年僅五十成宗
大德中累贈恒陽王諡文正子六人乎遼陽行省僉事恪台州
路總管恂中書省平章忱郁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行
省參政家傳云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謂宜蓄古器物以廣見聞
希憲曰古物無古於易與書者他尙何求嘗于近郊建
萬柳堂暇則從弟希賢字達父年二十與希憲同侍禁中小心
置酒招客從弟希賢字達父年二十與希憲同侍禁中小心
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欲選使往諭廷臣推希賢
可至則宣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贈貂裘一襲白金一笏還
奏帝喜卽以賜之丞相伯顏伐宋既渡江帝授希賢禮部尙書
與工部侍郎嚴忠範秘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至建康希賢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主 辛 補 一
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足爲累希賢固請
乃以銳卒五百與之行至獨松關守關者不知爲使襲殺之張
濡以爲已功受宋上賞知廣德軍明年宋亡獲濡殺之遣使護
希賢喪歸復籍濡資產給其家死時年二十九
冊曰廉公孟子趙公論語正大無頗廉尤高舉不規讀書
爲時長輔用雖不移說莫能阻夫豈偶然炳烺千古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殷氏避宋諱改焉年二十四
汴京破北走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爲經歷
贊忠濟興學教士元明善墓碑云與
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徵至
應州問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饋米萬石東
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淳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不若
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楊惟中宣

撫京兆辟挺為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挺佐惟
 中黜貪暴出淹滯務農薄稅期月民乃安且請減關中常賦之
 半及惟中罷廉希憲來代中堂事記云挺馳奏關陝重地大亂
 後餘風有未殄者非希憲不能填撫
 中以挺為宣撫副使尋命兼轄懷孟境內大治戊午罷宣撫司
 挺還東平會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次小濮召挺問軍事
 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
 心及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
 符信以防姦偽文謙急迫及入奏世祖大悟曰向無一人見及
 此非挺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果至
 軍中執斬之名挺至開平密定大策挺與希憲良弼力言先發
 制人後發人制順逆安危間不容髮今中外皆願大王早登天
 位事勢至此豈容中止世祖從其言既即位挺奏曰南師宜還
 續弘簡錄 卷十一 孟 辛 輔 一

寇乘與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中統元年以希憲及挺宣撫陝蜀
 時哈剌不花駐兵六盤山與阿里不哥遙應挺謂希憲曰為六
 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變而動中
 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
 下策已而果然蜀降將費寅以私怨訟挺與希憲于朝帝召挺
 便殿問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寮有沮卿者
 邪抑位高而志怠邪對曰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
 者有之若功成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既出帝
 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歎曰挺功如是猶自言有
 罪誰復為朕戮力者至元元年召拜參知政事帝留意經學挺
 與姚樞寶默王鶚楊果分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
 同僉樞密院事手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餉汰不勝軍者戶三

萬戶一丁者亦汰之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許財帛相資合出
 一軍者為令九年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王以挺為王相王曰
 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進十策曰睦親隣安人心敬
 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
 為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難答嗣帝曰年
 少未習祖宗大訓卿姑行王相府事先是運使郭琮郎中郭叔
 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事詳
 傳朝廷惡其擅殺執琮等鞫問伏辜初與挺無與也有王府女
 奚微微者以預二郭謀臨刑望救忽有曖昧語連挺并及其子
 獻帝怒拘挺而下獄獄且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
 儒獻其罪尚書青陽夢炎以議勸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
 功可補今日之過否帝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
 續弘簡錄 卷十一 孟 辛 輔 一

文忠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
 久口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睹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實無
 與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籍其家是冬始釋二十年仍任樞密
 副使俄以疾免明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
名臣事略云挺再被繫得釋乃歎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于
 東坡貶惠州築室于白鶴觀若將終身遂草小圃于都城南有
 號曰山老人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挺年今幾何對
 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歎其康強是年冬卒有詩千餘篇尤善
 隸書仁宗延祐初追封魯國公諡文定 子琥字台符至元中
 拜南臺御史屬地震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
 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後遷國子司業有彙
 齋文集 璿字禮符為右衛屯田千戶年三十即辭祿侍親築
 居曰晦道堂 琦字德符泰定初官秘書卿工畫山水

趙良弼字輔之女真名臣事畧作趙州贊皇人本稱木要甲音訛爲趙家

因以趙爲氏父兄及兄子凡四人俱爲金死事良弼明敏多智

畧初舉進士教授趙州姚庭廟碑云崔立之亂良弼侍母懷膝

歸趙渡河爭舟艇刃及母首良弼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之手

援以登岸母北歸日從名儒講論尤致意司馬通鑑歷代典章

制度地理世祖在潛邸名見占對稱旨擢邢州安撫幕長及

立京兆宣撫司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答兒爲陝西省左丞相

劉太平參知政事鈞考京兆錢穀煨煉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

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慷慨二人卒不能誣以故宣撫司一無

所坐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憲宗崩世祖

北還遣良弼如京兆察秦蜀人情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

莫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

精強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測紐隣總秦川蒙古諸軍年少驚勇

續弘簡錄卷十一 壬 辛 韓 一

輕去就當寵以重職速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聲言辦餉陰

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

命後皆如其言世祖既即位立陝蜀宣撫司以廉希憲爲使商

挺副之良弼參議省事中統元年渾都海果叛良弼與宣撫決

計執其黨乞台不花密里火者誅之希憲慮有擅殺名遣使入

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待報臣

竊以爲張皇不便宜急誅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使若上怒願

使者即出此奏帝竟置不問蜀降將費寅以私憾誣希憲與挺

在京兆有異志引良弼爲徵帝名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

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璫得王文統交通

書益疑二臣切責良弼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

解寅卒以反誅累官同僉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

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臨安後訖如其計帝嘗從容問曰

高麗小國也匠工亦技皆用漢人至於儒士皆自謂通經書學

孔孟今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

所尚何如耳久之以疾辭居懷孟良弼故有地三千畝析爲二

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

忘本也或問爲治之要良弼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人性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

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卒年七十追封韓國公諡

文正良弼常奉使日本閱四年始歸語詳載記

冊曰卓哉商趙遺時過主推戴功高並稱良輔末路幾危

蒙難名侮何如採薇令名不腐

續弘簡錄卷十一終 壬 辛 韓 一

續弘簡錄卷十一 壬 辛 韓 一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二

姚樞 宋子貞 劉秉忠 弟秉 張文謙 附高 張德輝

安童 都帶 董文炳 子士選 張雄飛 石天麟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初為金軍資庫使內翰

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 姚樞神道碑云樞自幼力學夜分不輟

使見燭就枕必盡二鼓聞將遷關中父仲宏錄事判官于許傳

取師氏姑以來樞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邸亦出以誦自

期甚高宋內翰宋九嘉有重許州破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觀太

名方閣居許折行位與之遊 許州破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觀太

宗 督回往依馬惟中少樞六年兄事樞與借北觀太宗甚重之

及皇子淵端南伐俾樞從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者會東陽軍

破主將將盡坑其民樞感所招數十人匿篁竹中脫死繼拔德

續弘簡錄 卷十二 宰輔二

安得名儒趙復始見程朱性理之書歲辛丑授燕京行省郎中

時行省牙老瓦赤擅納賄以樞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解職

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詠茅為屋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旁列

朱儒周程張朱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及諸經傳註以

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為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

以客禮 神云上遣脫兀脫趙璧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

應壁曰君非棄牙老瓦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借往彰詢問治道

乃為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

日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

為條三十日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

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

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上

諸侯不得而專設監司明黜陟則善長姦竇可得而舉刺閣微

斂則部族不憤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

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之甚使士不媮於文

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肅軍

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置之恤蹙寡使顛連無告者有

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道漕運以稟京都停積負則賈胡不得以

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

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太

弟奇其才動必見詢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命太弟總治漢

南事開府金蓮川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

者諸臣皆賀汝何獨默然樞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

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王盡有之則天子何為異時廷臣

問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太弟曰吾慮不及此乃如其言奏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

畧司于汴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命

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曷

適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以為請帝曰

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于是盡有關中河

南之地壬子從征大理至曲先腦兒地夜宴樞言宋太祖遣曹

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言

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令分號街陌出

是民得相完保 碑云及歸樞惟一馬瘠不可乘則牽之襟殺數

千惟施牛負粟以從徒步久之或譏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

千里復從憲宗駐六盤山

監答兒行省事于京兆鈞考關中財賦太弟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計疑將自釋太弟從之及入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能鈞考局世祖即位以樞宜撫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為監教民耕植均賦役罷鐵官明年名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司農樞奏曰昔太宗以孔元措襲封行聖公既卒其子與族人爭襲訟於朝帝命弟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朕自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曾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飭東平守臣無輟肄習今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教之乞實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之意王鏞練習掌故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至續弘簡錄 卷十二 幸輔二

崩壞皆從之碑云又具奏四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授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博百官又言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名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管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

格帝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可與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及修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入奏帝深嘉納李壇反帝問卿度勢何如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平章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正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坐瑗黨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省臣罪且不測樞上言太祖開創

跨越前 治未遑自後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繼承大統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上答天心下給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流遠譽邇者伏聞聰聰日煩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就移屋既架而復毀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乃釋見名臣十年改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襄陽下遂議取宋碑云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以樞密事可既又言陛下降不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神捷者今自夏徂冬一城不下皆由官軍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剽殺所致且續弘簡錄 卷十二 幸輔二

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宜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帝稱善見名臣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十八諡文獻書史會要云號

冊曰用兵戡亂崇儒定治傾盡許謨綱維具備不嗜殺人爰一土地斬將奪旗功烏可比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早歲好學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金太學生有名於時人稱大小宋徐世隆墓誌云子貞貌清奇耳聾過肩寸許相者以

為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東平嚴實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太宗五年汴梁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以萬計金士流寓者悉引見薦用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間與之同列四方士聞風而至故東

平一時人材盛於他鎮七年太宗命為行臺右司郎中時中原略定事多草創東平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或擬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為貪私以病民子貞做前代觀察探訪制命官分三道糾舉官吏立程式定期會大小始有紀綱民得蘇息將弁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脚寨擅賦役幾四百所子貞令悉歸州縣實卒子忠濟襲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勸忠濟首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暉王磐為教官招致生徒數百人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墓誌云聘李昉說春秋李楨說大學世祖南伐召至濮問以方畧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已降不殺脅從罔治則宋之都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初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拜右三部尚書李壇反命參議軍前行省事子貞單騎至濟

續弘備錄 卷十二 五 辛輔二

南觀瓊形勢說丞相史天澤曰瓊擁眾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當不攻自破議與天澤合事平還上書陳便宜事大畧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行刑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為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選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胥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命中書次第施行至元二年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鐸行省山東遷調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刑部所掌事于人命尚書嚴忠純年少宜選老於刑名者代之又請改北京行省為宣慰司控制東北州郡再如頌祿定職田並從其請拜中書平章政事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為朕

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敕中書凡有大政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易心卒年八十一當疾革諸子請遺言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何何言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後從釋氏名子聰其先瑞州人世仕遼為官族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統志云父潤為軍鹿內丘兩縣提領子聰生而風骨不凡年十七補府令史居恒鬱鬱不樂一日慨然投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谷間尋為僧於天寧寺初憲宗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世祖在潛邸遣人名之海雲邀子聰與俱入見屢承顧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

續弘備錄 卷十二 六 辛輔二

天下事如指掌世祖悅之遂留贊大計後奔父喪歸賜金為葬具王磐碑道碑云初丁母憂毀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父卒雖身從天然之教而服食段損容貌哀戚與備禮典執通喪者服除被名赴和林上書數千言其畧曰治亂之道係乎無少異天而由乎人我太祖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冀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正在今日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當擇開國功臣子孫分為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屬治者升否者黜天下可不

勢而理矣天下戶過百萬自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
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是以逃竄日甚宜比舊減半或三分
去一止就見在民戶以定差稅招逃亡者使之復業官無定次
故潔清者不遷汗濫者不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
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
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加禁治天下之民未
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
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詳審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
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
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原以爲
民民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也今宜確計官民欠負果爲應
當差發所借卽依前旨使一本一利還官凡賠償無名及虛邦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七 宰輔一

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辨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
無縱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
糧以爲養孔子爲百王師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
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散失宜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
使器備人存漸以修復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
雖祖宗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所佑宜循古禮尊祭上下神祇
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德極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
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
卽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
常道宜撰修金史俾一代君臣事跡不墜於後世國家廣大如
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
有產業者應止輸差稅其餘徭役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
續弘簡錄 卷十一 八 宰輔一

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書奏甚見嘉納又言邢州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特甚誠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為邢州安撫使肅副之由是流民復業從征大理雲南在軍中數年每費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未嘗妄戮一人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是時子聰雖日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為聰書記至元二年翰林學士王鶚奏言子聰侍藩邸積有歲年忠勤久著且當此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子聰猶仍野服散號深所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復劉氏賜名秉忠以侍讀學士寶默女妻之初憲宗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

續弘備錄

卷十二

九

九

名開平府繼升為上都而以燕京為中都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又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立朝儀給俸祿定官制一代成憲皆其所裁定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皆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逝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官護其喪還葬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元詩選云仁宗時加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垂老不衰雖貴顯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平昔每以吟詠自娛其詩蕭散閑淡類其人有藏春散人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許魯齋文集云初秉忠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上曰漢高眼凡小朕豈如是輟耕錄云世祖嘗以錢幣問秉忠對曰錢幣于陽指用子陰今國家龍興沙漠自陰域以君臨中夏宜用幣于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弟秉恕字長卿絕不用錢後武宗用之不久輒罷果如所言

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方秉忠事世祖時以為士自任而嫌於私親獨不及弟左右以聞得召見遂同侍潛邸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肅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尙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遣之邪乃受而散之以二百金與秉恕辭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弟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仕至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卒于官

而曰創業求賢旁羅畢進釋方外衣服三公命制作典章規模大定經綸者業滿濟者性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明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名臣事畧云文謙少時欲習吏事父名而責之謝曰身漸長志備學會朝廷試天下儒士文不自安故勉強為此今後即專謙試大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為文謙可用召掌王府書記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為勳臣

續弘備錄

卷十二

十

十

食邑歲遣人監領徵求百出民弗能堪文謙言於上曰今民生困敝莫邪為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乃遷近侍脫兀脫尙書劉肅奉御李簡往三人協心為治不朞月戶增十倍世祖由是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從征大理國相高泰祥國主高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城文謙與秉忠諫曰殺使拒命非民之罪請宥之乃止從攻漢鄂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境下令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士女悉縱還世祖即位命文謙為中書左丞時王文統為平章素忌刻議論屢相可否文謙積不能平遠求出詔以本職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國家經費所係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

歲豐取之未晚也至任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境內大治昔年來朝復留居政府會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集議文謙曰宰相分制一用前代皆然中書不預古無是理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至元初復以中書左丞行省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者五六人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定式子弟亦知向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當以乙未歲戶籍爲斷其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復爲奴之理議遂定承以爲法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連逮百餘人文謙曰愚民無知被誑誘誅其首惡足矣帝卽命文謙往決獄惟坐三人棄市餘皆省釋七

續弘簡錄

卷十二

十一 宰輔二

年拜司農司卿先是燕京副使高天錫言於文謙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文謙乃奏立司農司以天錫等爲巡行勸農使并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禮復請立國子學選貴胄子弟教育其中久之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臺憲發其姦欲奏罷諸道按察司文謙持不可然自知與權貴忤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寢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大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事畧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十百備恤其家未及施行歲餘以疾卒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已任追封魏國公諡忠宣虞集記云中統初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藝倫大農之興條請齊象之授人時凡出文謙所爲皆隱然有不可變者天錫遼陽人累官尙書諡莊懿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于鄉貞佑兵興家業蕩盡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爲經歷官從南征時軍士多逃亡獲者必戮以警衆德輝言太過止配令穴城光州下草山農民結寨爲固天澤欲攻之德輝曰鄉民爲自保計當曉以禍福如或旅拒攻之未晚果相繼來降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或云遠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敢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間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計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然則金之淪亡自有任其咎者儒何與焉又問祖宗法度其在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置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昇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

續弘簡錄

卷十二

十一 宰輔二

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尙有竊而去之者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今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糶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會上春釋奠致胙因問孔子廟食之禮對曰孔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尊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特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宗室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則天下均受賜矣德輝紀行錄云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燕見必接以禮至供帳衾褥衣服食飲無

顧一不致眷 是夏德輝得告將選又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
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切直多所開悟未幾
德輝與元裕北觀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受之因啓累
朝有旨蠲儒戶兵賦即令有司遵行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世祖即位命宣撫河東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耆耄不遠
千里來謁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河東徭役官吏率
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致多流亡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
納有法王暉行狀云汾晉地廣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以豪強相
軋其視綱紀殆土直然德輝得姦賊尤甚者數十人械
庭下數其罪惡杖出考績為十路最陞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
條四事曰嚴保舉以取人材給俸祿以養廉吏易世官而遷都
邑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奏免遠輸豆
粟二十萬斛和糶粟十萬斛同知寶合丁議欲官賦蠶絲令民
積弘簡錄 卷十二 字輔二

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后期之責孰任之
遂罷其事行狀云東平賦影獄繁視河東倍徙如李祐之財劉
劫以盜賊充斥獲者欲處之死德輝曰吾豈敢曲法從汝
交殺乎入刺密以聞帝曰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可從之至元
三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有言公邊將校冒代軍士虛耗廩幣者
帝怒將遣使按治德輝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
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
救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
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畧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
究則宿弊自革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曰御史執法
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
思之後數日復召德輝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
行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奏事諸局

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可徐行之行狀云有旨令趙夔使
詔以進德輝曰夔本宋人萬一五年擢侍御史辭請老命舉任
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奏止之

風憲者疏烏古倫真等二十人以聞徒單公履張家張肅李榮
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德輝天資剛直博
郁孫汝楫王暉胡祇適周砥李謙魏初鄭展

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性不喜嬉笑與元裕
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卒年八十行狀云德輝兩
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抗禮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
時或相語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
咨決焉與人交重然諾雖親故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急至
貧衣典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焉于豪權家言于上官出之蜀
儒軒子號已結婚無以成禮分俸以給

安童札刺兒氏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追錄元
勳名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居百寮上母弘吉刺氏元世家作
帖木倫

世祖昭睿皇后姊也嘗通籍禁中一日世祖問曰安童何如人
積弘簡錄 卷十二 古 字輔二

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
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會執叛王阿里不哥黨千餘人至
世祖問安童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
下甫定大難遂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
何從得此語意正與朕合元明善勳德碑
云時年十六至元二年秋拜中書
右丞相綱目云時
年二十一增食邑至四千戶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
附臣以年少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問曰朕思
之熟矣無諭卿者冬召許衡至俾議事中書省衡有疾安童即
親候其館舍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安童言此者省
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宜并設二丞
相以蒙古漢人參用又奏請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同輔庶政
並從之廷臣密議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專領先奏安童宜位三

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虛
名而實奪之權也事遂寢安童言前有旨令尙書省樞密院御
史臺各奏事如常制其大者從中書定議然後上聞今尙書省
一切徑奏有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敢專邪不
與卿議非是救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言此因饑饉盜賊
滋橫不顯戮無以示懲安童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
仍宜待報近臣謂總管府權太重宜立都轉運司并諸軍奧魯
以分之安童言今之民官循例遷徙保無邪謀別立官府於民
未便遂劾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擇其營
作宮殿資緣為奸並宜詰問不報十二年命從北平王南木合
出鎮和林在北邊十年中間為叛王昔里吉所劫二十一年三
月始從王歸待罪闕下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帝召見慰勞
之復拜右丞相詔銓定省院臺官屬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
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奏擬安童進曰此間聖意欲倚近侍
為耳自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任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
處今近臣欲伺隙援引匪類曰某居某官某為某職曰以所署
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嘗廢格不行慮有
短臣於上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右
丞盧世榮奏罷行御史臺安童進曰江南盜賊屢起賴行臺鎮
遏居多臣以為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因徙置
江州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反帝親討平之逮宗室誣誤者命中
書雜問安童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
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頷或乘間言于帝曰請王雖有罪
皆帝室懿親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悻慢如此帝曰汝等豈知安

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尙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
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蠹國不聽
文集云先是王于北安王遣使祀岳瀆時桑哥領功德司使者
借參政呂合刺至以王令諭之遂給驛往後桑哥忌安童誣言
于子解祭岳瀆安童知而不言指呂為證世祖召問呂對曰時
桑哥主祠祭王使同臣往來乘傳安童未嘗知桑哥不能對
時天下大權盡歸尙書省安童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
宿衛踰二年以疾卒年僅四十九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曰
天何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成宗大德七年加封東平忠
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名臣事畧云安童年十八
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
海內號為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臥矣所居
堂宇朴陋聽對之外一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堂安童曰屋可蔽
風雨足矣我聞人幸苦置田宅
適以資不肖子之用吾不為也子兀都帶當世祖時襲長宿
衛父歿凡賙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大德初
拜大司徒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后咸以家人禮待之卒諡
續弘簡錄 卷十二 忠簡孫拜住位宰輔自有傳

冊曰婉兮變兮能近者德出言有章庶政秩秩天子是倚
福綏邦國豈非天縱亦由學識宜有貽謀傳世無斁

董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父俊見父歿時年始十六儼然如
成人李謙蒙誌云幼率羣兒戲部分左右
習為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以父任為藁城令同
列多輕其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未幾同列斂手下
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縣貧重以旱蝗文炳出私穀數千
石給貧民民賴不困前令因軍興貸息錢累鉅萬歲指民蠶麥
以償文炳曰民困矣盡以已田廬計直代之朝廷初料民令敢
隱實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減其戶數或難之文炳曰
為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以故
藁城賦斂視旁縣大減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

久之以不賂失上官指遣棄官去世祖受命南征詔文炳率四十六騎往人馬道死且盡至此番僅兩人挾之徒行路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十里然志益奮會使者遇之還言狀世祖遣其弟文忠馳馬載糗糧迎以來壯其忠賜賚甚厚從伐宋至淮西命攻臺山砦降之師次陽羅堡家傳作羊邏沃宋兵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曰長江天塹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即率死士數百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鼙鼓噪繼進鋒旣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世祖方駐馬香爐峰捷至大喜遽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會憲宗計至乃班師世祖即位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恐危疑者多宜大赦以安反側中統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方行適立侍衛親軍即遙授為都指揮使李璫反文炳會大軍圍之璫就擒諸軍悉降初璫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皆善戰主將分隸所部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請曰彼為璫脅耳殺降恐非聖天子意二千人得免而他將殺者已過半皆大悔時山東猶未靖帝以文炳為經畧使比至益都從數騎便服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吏立庭下諭曰璫賊不道今已誅死汝等皆為王民天子至仁聖遺經畧使撫汝當相安無懼經畧使得便宜除授汝等勉立功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于有功者人心大悅山東以安至元三年帝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為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更造戰艦習水師預謀取宋方畧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兵丁對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軍籍河南削籍為民如是為

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為大校出無馬乘者帝憫之始頒俸七年收山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壤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羅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眾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徐遣使入奏以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帝大悟乃罷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首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遏宋兵宋淮西制置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文炳登城禦之飛矢貫左臂著脇文炳拔矢引弓左右發四十餘矢箠中矢盡顧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滿張遂闕幾殆明日貴復麾士卒壓軍而陳文炳病創甚于士選年二十一請代戰壯而遣之仍自起東劍手劍督戰貴敗走會大舉伐宋文炳發正陽會丞相伯顏于安慶請曰大軍既疲於陽羅堡吾兵當前行次當塗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其城詔文炳以行樞密院駐兵鎮江宋將張世傑孫虎臣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文炳身犯之載士選別船從于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一子脫吾與士還不返上元士秀猶足克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之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陣諸將繼進宋兵亦殊死戰橫屍委仗江水為之不流宋師大敗文炳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諸軍分三道進文炳居左由江陰循海趨臨安海寇張瑄有眾數千倚島為雄長文炳招致之十三年正月師次鹽官持久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臨安約降已久使吾輕殺一人恐妨大計况屠一縣邪遣人諭之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北宋主焜出降文炳即入城罷宋官府散諸軍封

續弘備錄

卷十二

十一

續弘備錄

卷十三

十一

府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璽符上之時翰林學士李磐奉詔招
宋士至臨安文炳謂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
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采摭得宋史及諸
記注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
諸貴文炳却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獨無文炳名各
入覲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益王昱走台州閩中亦為宋守
復救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毋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
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以故南人感激所至輒下
次台州盡縱諸將所俘台民得免者數萬口由溫州踰嶺而南
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相繼送款閩人感其德立廟祀焉帝在上
都適北邊警至欲親將北伐急召文炳入見奏曰今南方已平
臣無所効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豎子盜兵朕自
續弘簡錄 卷十二 九 辛 續 二

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坐上
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是是夜疾復作敕御
醫日診視疾篤沐浴坐召文忠等曰吾先人死王事吾恨不為
國死邊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
畢就枕卒帝悼痛命文忠護喪歸葬諡忠獻元明善董氏家傳
云文炳忠實似其
父上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諡間不行
其致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
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致對裘馬金帛文炳亦未嘗先御有
印盡賜諸弟諸弟或以過被答皆俯首受之卒後十餘年姦臣
桑哥事敗諸其子士選入上曰而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
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爾父未足
多為長子士元字長卿自襁褓喪母祖母李絕愛之謂文炳曰
俟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從憲宗征
蜀及成淮西皆有功從大帥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
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宋守將姜才乘
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禿
以百騎從之日暮宋兵奄至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正在
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
敵死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眾始退及旦阿
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創甲裳盡赤肩昇至營
而絕年四十二哈刺禿亦戰死江淮既平伯顏入朝言于帝曰
淮海之役所損者二而已帝問其人以名對帝曰士元健捷
過人晝戰必能制勝夜戰而死可惜也追封趙郡公諡忠愍
次子士選字舜卿幼從父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世祖
命為親軍前衛指揮使未幾以職讓其弟士秀帝命士秀將前
衛而以士選同僉行院事于湖廣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召士選
至行在與李庭同將漢軍禦之飛矢及乘輿士選等出步卒橫

擊敗其眾帝喜尋遷中書左丞鎮浙西浙多湖泊率為豪民占
 種水無所居積數罹災患俾開復之各如故成宗即位拜江西
 左丞贛州盜劉六十聚眾萬餘主將觀望不敢進士選請自往
 但率探吏持文書即日就道至贛境先遣官吏害民者治之進
 至興國命將校分兵守險捕激亂者數十人置於法復誅姦民
 之為囊橐者數家民爭出自効不數日遂擒賊魁餘眾解散遣
 使上於朝丞相不忽木問其使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
 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為
 幸何功之有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略不言破賊事尋拜
 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
 驅民轉餉穀間死者數十萬在廷無敢諫者士選奏事畢同
 列皆起士選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非計
 續弘備錄 卷十二 主 幸 幸
 就令當取亦宜先遣使往諭然後聚糧選兵俟時而動豈可因
 一人妄言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
 選曰以言受罪臣職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無益帝麾之
 出不數月師敗帝慨然曰士選言驗矣言者謂士選嘗貸朱清
 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其廉可知不必問也生平以忠義
 自許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通饋獻者尤敬禮賢士在江西
 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既又得吳澄為師延虞汲於家塾以教
 其子及遷南臺中丞又招汲子集與俱已得范梈等數人皆以
 文學顯故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為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
 其身每一之官必廢先業田廬為行貨故老而益貧卒諡忠宣
 中州志載有詹士龍者始人宋都統鈞之子也元兵破鄂鈞
 士龍甫三歲文炳收養之及長士龍知已非董出他日從
 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沉而復浮者數四文炳愕

然曰天也遂許之
 後官廣西道僉事
 冊曰垣道董公曹彬比蹤龔範畧困電掃從士元死敵
 士選匪躬贖武致劾乃思其忠
 張雄飛字鵬舉瑯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後罷徙居許州
 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蒙古兵屠許雄飛方十歲李攜之
 變服以免遂寓潞州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
 餘年嘗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求其父終弗得既
 入燕居數歲盡通諸國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世祖召見慨
 然陳當世之務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
 大用者對曰張雄飛公輔器也帝命驛召至問以當今所急對
 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尙知
 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計向使先帝知此陛
 下寧有今日帝方以矍然起稱善他日與江孝卿同名見帝曰
 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
 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敏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
 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不職者即聽糾劾如
 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
 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會議立尚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
 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為贅
 婿主過識之捕其奴與妻并械繫其妻之父母盡沒其家貴雄
 飛與主爭辨詞色俱厲主不得已惟挾其奴以去入為兵部尙
 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
 罪同僚爭相附和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邪有
 泰長卿劉仲澤者亦以忤阿合馬意下吏欲殺之雄飛堅持不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三

阿合馬附王著盧世榮 桑哥附韋木馬紹 何榮祖

阿魯渾薩理子岳葉李附李不忽木祖海藍伯完澤父線

張九思附高

阿合馬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委以財賦之任遂頒條約宣諭各路轉運司開河南鈞徐諸州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興煬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觔鑄就農器二十萬具令易粟輸官得四萬石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令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

續弘簡錄

卷十三

宰輔三

匠計戶均輸自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元年秋八月世祖紀作十一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起拜阿合馬為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國用司命兼領使職因奏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然應遣官採取桓州峪所得銀鑄十六萬觔每百觔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觔開採所需鑄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立尚書省罷制國用司仍命平章尚書省事時世祖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效又見其與丞相線其史天澤爭辯丞相皆屢詘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初尚書省之立也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按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省中書省然後轉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關白中書丞相安童以為言帝問之對曰事無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怨不敢避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復命

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明年更以其子忽辛為大都路總管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乃奏大都總管以下多不職乞選人早代尋又奏阿合馬挾宰相權為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為此言臣當與廷辯安童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請以忽辛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邪丞相伯顏伐宋既渡江捷屢至帝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及貿易官鹽藥材阿合馬條上眾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嘗勝論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自定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左丞陳巖亦言宋交會宜更換今從

續弘簡錄

卷十三

宰輔三

汝議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當使百姓從便販鬻臣謂若聽民自售勢必紊亂不一請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觔官自貿易帝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既減編民額賦又罷轉運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國用日誦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設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事廣行鼓鑄官為局賣並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可充乃復立諸路都轉運司悉以其私人為使又言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名倉庫吏亦可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加罪並報可十五年湖南左丞崔斌入覲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以不肖子抹刺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為平章而

理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皮者加罪因奏言近見老幼疾廢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間買賣金銀江湖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優卹驛戶困乏大率先反阿合馬所作巧於沽名帝並可其奏既而言南北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豪擁貨射利每引價至八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售之又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宜發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俾民用給而國計亦裕世榮在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或極言其不可為相大忤旨下或更欲致之法尋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帝曰卿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五 詳前

但言之世榮言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敝已久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更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取其利七商有其利三禁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諸官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各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蓄宜盡核權勢所擅鐵冶官為鑄器鬻民以其息合常平鹽課儲於倉待貴時出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廢諸物躡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息以貸貧民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儉計土產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為率四給牙儉六充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糗糧惟資羊馬宜出官錢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廣開牧地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以十之

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每事稱善世榮因奏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未幾奏罷行御史臺升六部為二品改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俾兼各路錢穀其刑名事隸內臺錢穀由部申省項之御史臺言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皆謂有益今未見所損何可遽罷至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且廢會丞相安童亦言其不可罷帝命復立江浙行臺治江州按察司職掌如故世榮又奏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者充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在阿合馬之門今皆籍錄禁錮其中不乏通才堪任使然懼有言臣濫用罪人者帝曰可用則用之何懼為于是以前轉運使張弘綱撤節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為河間山東諸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權

續弘簡錄 卷十三 六 詳前

用甚衆世榮既以利自專知欽怨日甚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毋令民戶帶納三蠲大都地稅四江淮民失業鬻妻子者官為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差稅六鄉民遺囑者免收課七量減江南佃戶租額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譽世祖悉從之已又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司專治課程仍降格條禁諸司不得擅追管課官吏及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奸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冷往世榮居中書甫數月恃委任之專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戴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詔旨奏杖一百後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御史陳天祥獨上章論世榮姦邪不法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以

聞帝悟即日遣峻都等還大都命丞相安童集諸司官吏老成儒士及知民情者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並赴上都廷辯安童言世榮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請其罪於天下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言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奇術可以增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若復恣其妄行爲害非細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欵伏傳旨命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更者更所用非人立皆奏斥下世榮于獄開七月帝問近侍忽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參之徒費廩食詔誅之到其肉以食禽獮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七

落

桑哥西域人膽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嘗爲西番譯史性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掌浮屠氏教兼治吐番宣慰事中書省嘗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請以官錢往市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相殿且謂曰與其使他人侵盜曷若爲公家營利乎乃出油萬筋與之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計不及此一日桑哥在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帝益喜始有任意嘗令桑哥具自姓名以進內廷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咸得與聞統楊連真如相表裏請發宋諸帝陵桑哥矯制可二十四年二月復立尙書省以桑哥平章政事會更造至元寶鈔桑哥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鈔宜遣官分道置局鈎考中統鈔本又初改至元鈔欲

盡收中統鈔今尚未可急欲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鈔者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帝是其言嘗奉詔檢數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六千餘錠平章麥木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面問曰既與銓選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奏聞帝命與丞相安童共訊且曰此曹狡獪毋使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辭數日又奏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每以疾爲託臣見中書庶務隳惰如此故毆辱之今已欵服帝益怒命加窮治佑與居寬皆棄市刑部尙書不忽木平之不得臺吏王良弼與江寧縣尹吳德常偶語時政桑哥聞之曰若輩誹謗政事不誅無以懲後並捕殺之有御史幹羅思者以忤桑哥被譖籍其家惟金玉帶各一黃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乃以公用係官孽畜加之

續弘簡錄

卷十三

八

落

罪帝曰此口腹之事也釋不問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領泉府市舶事發鈔千錠給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又以拜降爲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授省臣及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議今奏川沙不丁等適丞相還大都未與議臣恐有執前旨爲言者帝曰朕若主也朕已允行何言之有十月帝問翰林集賢諸臣曰以丞相領尙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翼日左丞葉李言桑哥柄政久宜進位丞相以協人望帝大悅遂以爲尙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明年正月以甘肅參政鐵木哥不任事奏乞牙帶往代涇江民曹夢炎願歲輸米萬石求官奏授浙東宣慰副使紹興判官白紫矩言亡宋族人散居江南非便宜悉徙京師奏擢紫矩尙書省舍人江西判官蕭儀受賕

論死桑哥以儀嘗鈎考萬億庫有追錢之能奏釋其罪又以江西平章忽都鐵木兒不職論罷之兵部尙書忽都魯兒不勤於政則先斥而後奏帝曰若輩不能汝事何山得行自立尙書省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尙以爲不專更置徵理司主之以禿烈羊呵吳誠並爲使十月桑哥奏荆湖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東木自首償矣他省欺盜正多乞命參政忻都尙書王巨濟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特授勅印併給兵爲衛帝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者方且諷都民爲之立石頌德帝聞之曰民願立者聽既成樹於省前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碑又以總制院所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財粟甚重體宜優異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帝問宜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可於是命桑哥以右丞相兼宣政院使二十六年帝將幸上都桑哥入見言去歲聖駕北幸臣親內帑諸庫無虛日今歲欲乘小輿以行恐人竊議帝曰汝但乘之毋畏人言且命以侍衛親軍百人爲導從又言初以省部成案皆錢穀所繫令赴御史臺照刷近檢左右司文簿凡經照刷者遺漏尚多當令御史就省部稽察并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漏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監視失則連坐乃答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去聽御史自行檢閱而臺綱遂廢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敷出今鹽課每引值中統鈔三十貫可增爲一錠茶稅每引值五貫可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可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足宜改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可支詔皆如所議又言有分地

之臣近以貧乏爲辭希覬賜與財非天墜地湧苟不慎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即止之當給者俟覆奏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任已出而宣勅尙由中書乃請今後宣勅並付尙書省由是以官爲市貨賂珍珪日夜輦輸其門姦諛之徒蠅附蟻營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帝改柳林利用監徹里浙西按察使干盧等乘間奏其專權贖貨狀帝趣名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獲蔽聖聰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以他罪今百姓失業盜賊蠶起名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宗社憂留守賀勝亦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帝問御史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桑哥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勸驗辨論在復數四辭屈帝駐蹕土口復名問尙書省裂卷爲兩逢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賊至干錠嘗檄臺追徵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尙書省拆卷持半印案訟人餘半安在其弊可見徹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縫者防欺也若輩爲宰相而拆卷破印與人辨豈非教吏爲奸帝怒下桑哥獄什輔政碑至七月伏誅先是行臺御史周祥嘗劾行尙書省官桑哥誣以他罪流祚于慈答孫之地妻子家產皆沒入及是始給還 要東木者桑哥妻黨也嘗鈎考荆湖錢穀省臣擬授湖廣平章帝曰要東木小八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覽中書所奏令人恥之比至湖廣即籍阿里海牙家貲來上及被逮籍其家得黃金四千兩更坐以不法數事帝命械致湖廣戮之其沙不丁烏馬兒妻孥並沒官姑貸其死行都王巨濟伏誅輟耕錄云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謙緯者謂

續弘簡錄 卷十三

續弘簡錄 卷十三

當據權十八年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庚子
相中書平章食暴十倍人謂乘字拆而為四十八乘字後改作
相字亦拆為四十八自立尚書省日至辛卯正月敗恰四十八
月又舊冬省堂中火燼鳴至且方已嗣是夜以為常又梟鳴梁
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 幹羅思康里氏後官中書右丞
桑哥敗官俱權禍

冊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括克聚歛犯鬼神怒飲鳩止渴
剖肉療饑縱彼閻夫會莫肯為股國削民軀亦旋殄連類
並書為後世鑒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入侍世祖
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聞見平章張啟元以紹應授左
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歷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
制隆興為東官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為刑部尚書及
復立尚書省擢參知政事時更造至元寶鈔前信州三務提舉
杜瑋言公私非便桑哥怒曰瑋何人敢沮吾鈔法欲當以重罪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主 薛蕭三

紹從容語曰國家得人使言言可採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
重罪瑋豈不與詔書反乃得免俄拜尚書省左丞宗王海都之
亂邊民來奔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
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餓死此輩邪紹曰南
土地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
俾遷故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宜取上裁丞相何以
怒為乃如紹言入奏帝曰馬秀才言是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
十人入見欲計所辦財賦多寡為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困竭
民力必不能朕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即手錄聖訓付太史
書之議增鹽課及山東額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歛數倍亦
孰與足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競攘為已有以
一區授紹紹不取桑哥欲奏請賜之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

憂不能塞責詎敢微非分之賜以速罪戾桑哥既敗嘆曰使吾
早信馬左丞言必不至今日既而檢閱其行路籍獨無紹名帝
曰馬左丞忠潔可尚收中書省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成宗元
貞初起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四年卒有詩文數百篇行世

冊曰小人害良亦須調劑不激不隨平心和氣譬彼涼泉
灑諸湯沸正人用安民陰受惠遠勝高飛徒知自衛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念亡徙家廣平狀貌魁偉額有赤
文如雙樹家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由吏累遷中書省掾已
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
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御史范方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
祖至其謀奏為左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為治書侍
御史尋出為山東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主 薛蕭三

制禁諸人勿得沮撓而糧舶遇暴風多漂覆樂實不之信督諸
漕卒代償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
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也即上奏詔免其徵召入為尚
書省參知政事會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
請罷之帝不從屢懇不已命姑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
以為辭同僚曰上既已免諸路惟未及在京耳可稍止勿言也
榮祖執愈堅至作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弊皆上聞
帝乃思其言名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為便定
為常式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國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
用金律頗嚴苛榮祖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
書名至元新格上之帝命鈔版頒行又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
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

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實為根本必擇才後任庶有裨益帝然其言通考云中書省言江南在歸附後一切未敘今諸王歲賜成仰給京師宜令江南仍依宋時諸名征賦榮祖度不能遽止乃言宜各省官任錢穀者請中書集議科取之法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書而食其祿適子祕書少監惠及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追封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恒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官聞之賜以上尊及金銀鈔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虞集諡謙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然衣服飲食之儉不異編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畧無餘貲諡忠肅所著有大畜十集并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從至燕會畏兀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太祖許之遂西還精佛氏學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字之曰萬全世祖至

續弘備錄

卷十三

三

元十二年入為釋教都總統阿魯渾其中子也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思巴既通其教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屬皆通曉焉有西僧至自言能知天象譯者莫解其義帝問誰可使者侍臣以阿魯渾薩理對即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廷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詔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趣入諫曰言者必妄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讐也且江南初下民疑未釋一旦以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帝悟立召使還逮言者下郡鞠果以嘗貸錢不與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左侍儀奉御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深嘉納遣使求賢

置集賢館待之令領館事辭曰陛下初置館待士宜擇重望大臣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為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凡士之應詔者命館設之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即弗稱旨者亦請加賚遣還官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上前上過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邪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來者阿魯渾又言國學人材之本國子監弟子員宜優其廩給使學者日盛二十四年授尚書省右丞命與桑哥同視事固辭不許繼拜平章政事桑哥為政暴橫且日進其黨與阿魯渾數諍之久與乖刺又奏立徵理司理天下道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無敢言者會地震京師

續弘備錄

卷十三

三

阿魯渾請罷徵理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慶未幾桑哥敗以連坐亦籍其家帝問桑哥姦惡如是卿何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陛下方在信任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薪救火祇益其焰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桑哥臨刑吏猶以阿魯渾為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於敗彼何與焉帝知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賜以金帛辭不受司天監丞言阿魯渾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怒謂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頓首謝曰臣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請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初太子真金薨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問焉阿魯渾言皇孫仁孝恭儉於是大計始決成宗不知也數被召亦不往後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

及卽位語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數名不至真得大臣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全平章全材也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卒延祐四年追封趙國公諡文定 子岳柱字止所自幼端凝有遠識方八歲視畫師何澄畫陶母戕髮圖指陶手中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髮爲澄大驚異年十八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文宗至順初歷官江西行省平章有誣告富民負承寧王官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詣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條佐恐重違宰相意岳柱曰民爲邦本傷本以歛怨亦非宰相福令使者達此意時燕帖木兒爲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罪誣告者若干人桂陽民張思進嘯聚州境宣慰使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爲續弘簡錄 卷十三 五 韓三

民害邪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賊曰致我爲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尙敢反論其衆復業一方以寧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卒岳柱天資孝友母弟久住官翰林侍讀學士早卒哭之盡哀度量弘濟有欺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耳我何與焉母郤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葉季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末補京學生景定五年彗星見理宗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圍鄂宋命賈似道出督師會憲宗凶問至乃班師似道詭爲已功旋復入相中外無敢指議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力詆似道言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知稿出李手嗾臨安尹劉良貴誣其僭用金飾齋扁黥配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有前年之師適

有天幸克成厥勳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大悅卽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尙悉心以報殊遇李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訪江南遺賢世祖諭曰此行必致葉季來既至館集賢院中及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又詢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續耕錄云一日議事大庭五龍車召之至命坐而論決焉時各道儒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正須作養人材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令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並乞蠲免帝可其奏宗王乃顏反帝親征時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每立馬相鄰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李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旣親暱誰肯盡力徒勞四方轉輸耳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踏之無不勝矣帝如其言果奏捷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以足疾辭不許因言凡監察御史奏疏行臺咨稟皆事關軍國利及生民當各許實封言事時江南盜賊未靖議立限招捕李言臣在漳州十年獨知其詳大約軍官嗜利與賊交通故難弭息宜令各處軍官劄以三年遷調庶革斯弊尋授尙書省左丞復辭以資格淺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邪尙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

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口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徒行人
 才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
 流唐虞三代咸有胥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直為觀美也乃
 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條具廟學規制帝皆從之時帝欲
 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
 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脫有奸人乘彘而起非國之利帝
 悟事遂寢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外域得之無益且
 山路崎嶇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進拜平章政事
 固辭許之仍賜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是時桑哥為
 尚書省丞相專擅國政李雖與同列無所匡正桑哥敗李亦坐
 免久之以疾得請南還揚州路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
 徒受上簡知可為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為第一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七 葉李本一黥

事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今雖罷相
 雖別戮未加人情往往竊議宜斬之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
 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邪令淦詣京師置對李還至
 臨清帝遣使召之俾佐丞相完澤治省事上表力辭未幾卒李
 既卒而淦至用御史中丞崔或言擢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其
 直李前後被賜貲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
 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
 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諡文
 簡報耕錄云葉李上書詆賈似道流嶺南及放還與似道遇諸
 竟何如國事當年誰汝誤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
 此樣在宋時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復獻之世皇
 鑄板

冊曰京學嶽嶽折似道角左丞委蛇乃黨桑哥淦上封章

筆挾秋霜富春嶺巖巖瀾瀾蓋老此間名重如山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祖海藍伯嘗事克
 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
 亡欲為報讐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
 所之子十人皆為太祖所獲最幼曰燕真方六歲太祖以賜皇
 子婦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長從征伐有功世祖成名日盛憲
 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至上素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
 之地殿下以皇弟獨居安全可乎世祖大悟請從征憲宗喜乃
 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知阿里不哥有異
 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即位未及大用而
 卒不忽木其仲子也世祖命給事東官師事贊善王恂已受學
 祭酒許衡每稱為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生書字不忽木
 續弘簡錄 卷十三 大 葉李本一黥

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意嘉歎久之衡
 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為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
 誦帝名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秃魯等
 上疏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
 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
 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元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
 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復
 取平南諸君建置學校者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首起國子學
 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
 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
 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
 濟新羅高昌吐番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

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六曰書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非晉隋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仰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尙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者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則且於大都弘開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選德業醇績弘簡錄卷十三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九

宰輔三

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輩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愆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海何及願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明年世榮被誅帝曰朕殊愧卿因拜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有罪當死者詭言至貴隱寄實多盡得之可資國用遂鈎考捕繫連及無事京師騷動帝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帝悟卽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實伏誅盡釋其捕繫者改刑部尚書河東按察使阿哈馬以貲財諂權貴貸官錢約償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繼遣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粟賑績弘簡錄卷十三

續弘簡錄

卷十三

十

宰輔三

史明年春帝獵柳林野禮審班等劾奏桑哥罪狀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名問之至具以實對帝大驚始決意誅之欲用不忽木為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何多讓為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慮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摘憲臣賊罪以動上聽帝責中丞崔或或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或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故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烏囊詭詐天威所臨寧不震懾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陳日燁襲位若遣一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數具平章麥木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尤事遂寢或勸征瑠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桑哥黨既誅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力爭之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為祀帝許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為寶竟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相間處以防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奸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為納忠之說耳乃圖國中貴人第宅與民居犬牙相制狀上之乃止有譖完澤徇私者帝問之對曰完澤與臣同符罪中書設有私曲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

續通志

卷十三

三

續通志

續通志

卷十三

三

續通志

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至至公之道言者果屈帝每顧侍臣科塞陞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故帝曰彼事憲宗時每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尚未生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為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問所以消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無歲無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論說至四鼓乃罷明日進膳出盤珍賜之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勲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顧命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忽木入伺二人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伯顏嘆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召問之月魯那顏曰太后但觀臣等所為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成宗即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良久及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省臣欲奏以為瑞不忽木問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對曰惟此數莖爾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為瑞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以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

犯法者皆賂之求免有弒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
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王政之本風化之基
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
其言朕甚愧焉使人謂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
事有奴告王者主被誅詔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曰若
此必大壞天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追廢
前命於是丞相以下多忌之奏出爲陝西行省平章帝留之竟
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帝召至便殿曰朕知卿
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
貞字正卿澤州人時爲大都留守對曰貞實勝臣乃改不忽木昭文館大學士
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唯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
當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彥卒特命行中丞事有因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三 梓補三

敬天威謹識不在年老成猶歎白璧輝輝九原奚玷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歷功拜都元帥取宋成
都父線真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拜中書右丞
相與諸儒論定朝制參議樞密院事有費正寅者素檢校或告
其罪命線真往按請託交至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伏法完澤以
大臣子選爲皇太子燕王府僚屬俄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
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見器重一日宴宗室指澤語衆曰先正
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完澤豈易得哉太子薨
成宗以皇孫撫軍朔漠完澤兩從之北方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尚書不忽木言向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
完澤名澤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驗集賢學士賀勝
亦言其人爲衆望所屬遂拜尚書右丞相既入盡革桑哥弊
續弘簡錄 卷十三 三 梓補三

父官受賄者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
化勵風俗爲先若必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微
職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簋不飭
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
治之不效引觴滿飲而卒年僅四十六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
紝以養母後因奉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尤明於知
人多汲引丞相哈刺哈孫亦其所薦也世祖嘗謂之曰太祖有
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
之左手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嘆曰恨卿生晚
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
此以見朕至大中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子回回愛愛見文翰傳
冊曰劄議膠庠力排聚斂魏絳齊芳諫回勤遠正上下倫

國重事初帝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兵民死者數十萬至是完澤復言於帝曰江南大地盡為世祖所取陛下若不與此役以建不世之威則無功可紀於後帝深入其言益堅用兵益銳復命深將二萬人以征驅民轉餉溪谷間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達及次順元土官宋隆濟叛深更脅水西土婦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連結隆濟舉兵圍深窟谷中首尾不相救奏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斬叛首士卒還者無幾乃與左丞相哈剌哈孫共奏誅深以謝天下時論以此少之初海盜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徧以金帛結貴近及敗誅御史杜肯構言澤與二人交通詔釋不問七年卒追封

與元王諡忠憲元文類載丞相線真贈諡制曰蕭曹朔漢素非

續弘簡錄卷十三

明更千載之期幸忠孝一門之慶梯天力競元戎奠鴻首之郊扶日功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規位隆冠於百僚利澤施於四海躬承世祖肇隆中統之不圖子存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具瞻之重宜昭先德之華維

張九思字子有燕之宛平人世祖至元二年入備宿衛皇太子

真金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廢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平以宋庫藏金帛頒賜東宮置總管府主之以高觸為王府都總管九思為工部尚書兼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幸上都九思觸俱留大都及王著謀殺阿合馬先遣西番僧二人至中書自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還宮作佛事省中疑之使常出入東宮者雜視九思觸皆莫識也觸素習西域語以番語詰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安在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不能對遂執二

僧屬吏訊不伏觸恐有變乃與九思入宮集衛士持弓矢為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門外觸問易何為易不應因問易耳語曰皇太子來誅左相也夜二鼓聞人馬聲遙見觸籠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關甚急九思觸戒門者勿擅啟語外人曰殿下還宮嘗令完澤賽羊二人先願見二人而啟且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趨南門觸復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見阿合馬郝禎已被殺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著就擒易并坐當易之見誅也刑官論以從亂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罪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太子言於帝乃止是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九思奏舉名儒上黨宋衛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為東宮官屬皇太子

續弘簡錄卷十三

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事遂已成宗嗣位改詹事為樞政院以九思為副使俄進中書左丞會修實錄命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卒于位虞集墓誌云九思以家政門外作堂曰蓬初花竹水石之勝甲于京師嘗以休沐與賢士大夫觴詠而樂之然未嘗自佚卒贈魯國公諡忠獻

字彥解渤海人官至河南宣慰使

冊曰九思穎敏完澤小心並起詹事輝映球琳澤以廉著晚庇瑱清勤遠取彘益割其名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四

微里 千盧父和尙 鐵哥 梁德珪 尙文 何瑋父伯

哈刺吟孫 阿沙不花 康里脫脫 李孟 劉正

吳元珪 察罕 鐵木迭兒 張思明 拜住

微里燕只吉台氏姚燧神道碑 會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以功

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微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之學名臣事畧

母夫人杖之 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後征東北

邊還奏言大軍所過滋擾民寒餓且死宜加賑恤帝從之權利

用監事畧云古 常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賢會行省理財方急

括所在學田輸官微里慨然曰學山所以供祭祀育人材也安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宰輔四

可嚮遠止之還朝以聞是時桑哥枋政久引用黨與鈞考天下

錢粟凡阿合馬積年負逋皆坐以中書失徵行省承望風旨督

責尤峻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千數廷臣莫敢言微里

從吹柳林乘間於帝前具陳其貪虐狀辭氣激烈帝怒其毀詆

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頃復呼問之辯愈

力峻科錄云微里數言好職於上前上怒辭不止曰國家置

力臣子猶人家畜犬豕豕而犬豕主人初不見賊乃豕犬豕

犬豕不吠豕豕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歷數其罪而不顧身命

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由息

且徒使陛下有拒諫名帝大悟即命微里帥羽林軍三百往籍

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遂誅桑哥釋諸枉繫者復命至江南

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蔑里忻都王巨濟等家貲產微

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由御史中丞遷福建平章汀漳

剽盜歐狗久不平引兵進討有降者則勞以酒食甘言慰遣之

他賊聞風爭歛附未幾其黨縛歐狗至汀漳悉平會帝不豫微

里馳還京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定策成宗立拜南臺御

史大夫一日名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

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賦以

多為功至有迫子証父弟訴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此為甚

為我語諸御史毋輒效尤帝聞而善之未幾改江浙平章奉詔

游吳松江微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民大便利吳松江記云

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壅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

注為浙西居民害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

命平章微里董其役乃相山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

之數幾數之資費節之用命民索約乘屋厚糶藉以勞卑濕為

醫以坊疾疫民歡呼四集始大德八年十一月九年召拜中書平

章政事碑云總入署責異已者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 尋以

疾卒年止四十七事畧云微里多至繁萬 追封徐國公諡忠肅

至治二年加封武寧王改諡正憲按史傳更有一微里係阿速

盜賊傳落脫兒之地命往討之誅其渠長還皇慶

二年從湖寧王北征以功受賞官阿速左衛僉事

千盧史作奴今 伯牙吾氏祖忽都思從皇子拖雷破金兵于鈞

州授管軍百戶歿於軍父和尙玉耳從攻鄂州襄陽進拔岳州

取沙市至江陵累立戰功擢江南浙西道按察使卒於官世祖

念功臣子即授千盧以父官時江浙省臺皆治杭州千盧言行

省專控江浙在杭為便行臺總鎮江南不當偏在杭且兩天府

並立勢偏則事窒情狎則威廢蓋命御史隨在為行臺詔可其

議移駐江東桑哥方擅政勢熾灼人莫敢議千盧入朝見帝于

榔林極陳其蠹國害民罪言與淚俱帝為之動容卒誅桑哥東

休于盧往定之訟始息成宗大德二年歷湖東北道廉訪使前
 後七持憲節剛正不撓開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
 內外為嫌七年授大都路總管兼府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
 正街衢表里巷尤興建國學俄進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
 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戌甘肅動輒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自辦
 每行必鬻田產甚則典賣妻子戌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
 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非計請以甘肅兵就近戌
 守而山東河南之前戌者官為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庶使兵力
 少瘳詔從之未幾除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凡干祿之人由
 他道進者一切不用仁宗延祐五年乞致仕退居濮上築先聖
 燕居祠于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
 畝給養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卒追封衛國公諡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三 齊輔四

景憲
 鐵哥西域迦葉彌兒人父幹脫赤與其弟那摩俱學浮屠氏尋
 相謂曰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焉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
 號那摩為國師以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
 摩授玉印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領迦葉彌兒萬戶
 奏請歸諭本國臣服詔偕近侍往國主不從怒殺之追諡忠遂
 當幹脫赤之歿也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方食鷄撤賜之
 鐵哥捧而不食帝問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鷄一世祖印
 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兒字於壁問誰書者僧曰國師兄
 子鐵哥書帝召見愛其容儀使備宿衛年十七詔擇娶貴家女
 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為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為娶再
 天女久之命掌饗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七年進尚膳監遷

同知宣徽院事賜第大明宮左留守段珪以逼近木局為言帝
 曰俾居禁近以便宣召木局稍隘何害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
 害稼願捕充貢鐵哥曰此輩欲自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有
 食尚食餘餅者帝怒鐵哥言失餅之罪在臣食者無與內府日
 用圓米計粳米一石僅可得四斗奏自今非御用請止給常米
 帝皆善之進司農司達魯花赤嘗從獵有獵者射兔誤中上駝
 駝死帝怒命誅獵人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矣亟
 釋之母為史官所書庖人盜鑿杭米牧人盜割駝峯罪皆當死
 鐵哥鞠之入言於帝曰庖人母病盜杭欲食母耳生割駝峯誠
 忍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又奏升司農司為大司
 農使天下知朝廷重農意桓州饑民鬻子女為食奏以官帑贖
 之從征乃顏至撒兒都魯之地其黨塔不歹率兵奄至鐵哥奏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四 齊輔四

曰昔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况萬乘之威乎今彼眾我寡
 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于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進
 酒敵按兵規之懼有伏夜遁去二十九年進中書平章政事以
 病足聽肩輿入朝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記鐵哥條舉甚詳帝
 悅賜金束帶成宗即位以先朝舊臣賜瑪瑙盃謂曰此器先皇
 所用卿久侍先皇故以為賜大德三年乞解機務仍議中書省
 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俾領其事凡
 給賜廩餼金帛數一遵世祖定制七年復拜中書平章平灤大
 水奏曰散財聚民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宜加賑卹遣王脫脫
 來朝從者執兵仗以入鐵哥勅止之王懼謝從幸籍山饑民相
 望鐵哥不待請遽命發廩以賑既自劾專擅罪帝稱善不已武
 宗即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寧遠王濶濶出逆謀者鐵哥知

其誣廷辨之得從寬徙高麗仁宗皇慶元年加大傅錄軍國重
事奏言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帝從其請明年奉命詣萬
安寺祀世祖御容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附奏曰臣死無
日願太后輔皇帝布維新之政社稷長久福也言訖而卒追封
延安王諡忠獻

梁德珪字伯溫續資治云一大興良鄉人年十一給事上官令

習國語通奏對由中書左司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執政

入奏事帝詢其本末不能對德珪從旁辨析曉暢帝大悅拜參

知政事是歲至元三十一年也德珪在省久凡錢穀出納之制

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或上命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

莫知所對德珪從容數語即定問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

某年嘗有此旨驗之不爽先是帝聞州郡報囚數怪其過多德

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故致此

帝感悟為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成宗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

政事務以安靜輔治求進者不得逞七年坐受朱清張瑄賂罷

明年復位由是朋聚與怨欲撫事中傷之會帝有疾言者盛氣

致詰德珪遠引咎安置湖廣帝疾愈詢知之召至問卿安在德

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以氣疾乞骸骨歸卒于家

年僅四十六續資治云當德珪之去位也與平章伯顏右丞八

史杜肯構言伯顏等樹黨受賂論戍選荒道路相慶方今數月

遠聞各復相和位又與原鞠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

德珪入都馬幸為三內惟其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

異變見朝廷存恤之節雖頌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

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上皆不報

尚文字周卿神州深澤人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

政王倚薦其才辟掌書記按王倚傳云倚字輔臣東萊人至元

書未嘗為參政且非至元初年人或以王倚則其人亦無考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

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探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可行於今

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明年春朝儀成

帝臨觀大悅遂為定制李木魯神道碑云上御法座臨之見

極居中象星環拱帝德無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南臺御史

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中臺祕其章不敢上而阿

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知之請悉拘百司吏案以發其

事文留臺章不與事聞帝命宗正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

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謀至險且其

人本阿合馬餘黨賊罪狼藉宜先發以奪其謀御史大夫與丞

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與御史通謀內禪獨無罪邪丞相頓

首曰臣等無所逃罪但若輩名載刑書而敢為此舉實欲動搖

人心願靜以鎮之帝怒稍解既而塔即古阿散受人金竟坐死

成宗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劾江浙平章不法者

十七事遣文往按平章堅不服且訐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

帝命省臺大臣議咸曰平章勲臣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

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

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怨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

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臺省入奏帝悟平章御史各坐杖

遣碑云他日集肅政堂眾憂自臺不協文曰天下無難事第恐

取厭傷體自今狼貪虎暴者揮彈之事不涉私者尋授河南北

廉訪使大德改元河決蒲口臺檄文按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

其勢猛湍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其為患

不知幾千百年矣今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

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遇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患之家量給河南退灘地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一時救萬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成巨浸帝惑之乃大興人徒塞治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歲以為苦自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七年召拜中書左丞制西饑發廩不足請募民入粟補官以賑山東歲凶盜起奏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濟之選十道使者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奏斥南方白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七 薛補四

雲宗與民均役自雲宗乃江南為僧之有髮者西域賈人有奉珍珠求售者價六十萬錠省臣相顧語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過過一坐傳玩良久文問何所用衆曰舍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為用已微矣吾所謂寶者菽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竟不一視年七十告歸仁宗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神云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上顧太保曲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致仕卒年九十二神云追封齊國公諡正獻何瑋易州易縣人父伯祥從張柔來歸授易州軍民總管從主帥察罕伐宋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為敵所過我兵宜出不意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

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分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於營側天將曉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奮擊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世祖南伐伯祥以叅贊軍事卒于軍瑋襲父職從圍襄樊屢敗宋舟師歷官湖南宣慰使成宗即位拜中書叅知政事時省臣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京兆孔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間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側時方建南郊議尊祖配天之禮省臣曰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祔廟及攝位事瑋難之丞相變色曰汝獨不畏死邪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武宗至上都瑋出迎帝曰朕知卿忠直朕有不逮卿當勉輔拜中書平章政事未幾出鎮河南帝召至榻前諭曰汴京屯川久廢卿當為國竭力瑋至先建諸葛祠立書院以地三千畝贖之卒封梁國公諡文正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八 薛補四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各臣事瑋作幹羅那氏劉敏中勲德碑云朔方人會祖啟昔禮始事脫幹璘可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欲害之敗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遁去諸部聞者多來歸還攻滅之併其衆擢啟昔禮為千戶賜號答刺罕輟排錄軍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者也非勲戚不與事畧云祖傳哈刺哈孫自宗取法蔡滅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皆卒于軍刺哈孫自幼威重且雅好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長宿衛襲父號自是人稱答刺罕而不名帝嘗諭曰汝家勲載王府行且大用汝矣至元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出宛滯數百人碑大同人羣毀廟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遣哈刺哈孫往治上坐其首廟者京師有以偽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哈刺哈孫

盡釋之保定諸郡早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釋有司憐為
奸欲沒其產實告者哈刺哈孫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
又何時相忌其異已謀多事以撓之奏請江南獄亦隸大宗正
罪為哈刺哈孫謝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
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久之出為湖廣平章時湖湘間多盜剽
取商旅貨財比至發卒擒誅之自是水陸無梗事畧云邊將征
刺哈孫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
為二奸人得植黨白蔽哈刺哈孫入覲陳其不便帝命罷之因
問曰廉訪之職人多言其反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
奸慝貪吏疾之妄為謗耳帝然其言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
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哈刺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
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入奏抱卷請署
行弗答吏再請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免民感悅已而廣西帥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九 宰輔四

進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親加遴選定官吏賦罪十二章
又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
釋之生者倖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為之改容帝寢疾入視
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成宗崩
是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母居懷慶丞相阿忽台謀請成后
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為君諸王陰為之助哈刺哈孫密
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
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眾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
近郊眾猶未知也且列牘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
乃陽許之眾莫知所為明日仁宗至大都夜遣人密啟曰懷寧
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於朔日率衛
士入內誅亂臣阿忽台等械送阿難答詣上都內難悉平自冬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十 宰輔四

風喜讀書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

冊曰在古賢相不動聲色定變須臾莫國磐石斯人不媿
伊霍可匹寵利不居成功尤赫

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破康里時其祖母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東去慮無以自給一夕有數馳皆重負突至廬帳前驅之不去且則繫之帳外置所負其旁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邪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載二子間關越數國來歸時太宗方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治邸舍具廩餼居焉閱二年開國已定謁帝請歸守墳墓帝問所欲對曰臣妾二子雖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其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其子方從憲宗伐蜀至續弘簡錄 卷十四 十一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十一

和林間憲宗崩諸將皆還二子獨後心竊以為疑禱於神得吉

尋二子偕至遂留居燕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

沙不花與康里脫脫其著者也阿沙不花年十四入侍世祖賜

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城會西番使者來奏既諭遣之矣

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曩西使來何請朕何辭以遣眾莫

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悉帝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反不若

一童子邪一日故令諸門者勿納阿沙不花入立移時乃從水

竇以進入見帝問之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

悅更試之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或慢使掌門無敢闖入者帝曰

可用矣諸王乃顏反西北宗王多從之帝以為憂阿沙不花曰

莫若先撫安諸王後行天罰則叛者勢孤矣帝曰善試為朕一

行即北去說宗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然曰大王知乃

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

顏既自歸是獨大王與上抗也幸上聖明知非大王意置不問

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

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及還報帝始親征命阿沙不花徵兵

遼陽以千戶領昔寶赤之眾扈行及師還上言大同興和兩郡

間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數十里無居民令有司作室嶺中徙

邑民百戶居之割昔寶赤牧地使耕種自養帝欲盡徙桃山民

以其所為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民

德之終元之世飲食必祭諸王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

阿沙不花從踰金山戰杭海有功及即位太宗正脫兒速以賊

汚聞詔阿沙不花鞠問得實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即刺言

猶王也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十一

王也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十一

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奏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先是武

宗為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母弟脫

脫將相材也命從行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乘間謀竊大位武

宗適遣脫脫上京計事丞相哈刺哈孫令急還報而成后已密

戒通政院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院事察乃謀作

先日署文書給馬去仁宗將至大都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

日奉成后舉事者阿沙不花言於哈刺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

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乃前

二日白仁宗詐稱召安西計事至即執之盡誅阿忽台以下諸

黨與哈刺哈孫同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迎武宗而

武宗遲回不進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冠尚醴

酒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十一

酒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十一

以備他變臣萬死保無他武宗大悅遙拜中書平章政事命先
還報兩宮武宗至上都加特進太尉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
師治安西黨諸連坐者三十餘人皆釋不問帝嘗出太府金分
賜諸王貴戚阿沙不花入朝見一人倉皇狀曰此必盜金者召
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帝即以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
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從之有近臣蹴踡帝前
帝命賜鈔十萬貫諫曰以蹴踡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徒日進
而賢者日退將如國家何臣不敢奉詔乃止每入奏見帝御五
花殿容色日悴乘間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
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倚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
麴蘖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
不自愛如宗社何帝曰非卿孰為朕言命進酒謝曰臣方欲陛
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言不信於陛下也臣死且不敢左右皆
賀帝得直臣諂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賜爵康國公至大
二年十月卒于位年僅四十七至正元年追封順寧王諡忠烈
其繼室別哥倫氏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服華
綵詔旌其門子伯嘉訥性廉直嘗為京尹有屯儲衛誘民誣
首海商一百十六人為盜而掠其貲者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
訥審錄盡得其寃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學士
脫脫亦牙牙子也幼姿貌魁梧步履莊重世祖奇之命入宿衛
成宗初奉使至北邊丞相伯顏見之問曰汝誰氏子脫脫以實
對伯顏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汝也武宗以皇子撫軍北方
脫脫從叛王海都入犯討之會師杭海大破其衆脫脫手斫一
士連背牌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三

華

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大將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
中如身有首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可謂忠矣武宗
然之成宗崩丞相哈剌哈孫稱疾臥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
即令馳告及仁宗先奉母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帝曰惑於陰
陽家言欲武宗讓位於其弟武宗聞之不懌急遣脫脫往察事
機疾歸報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母具道武宗意太母愕然屏
左右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言殆有讒間汝
歸為我彌縫之使骨肉權奸汝功不細脫脫謝曰臣侍藩邸久
頗見信任當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保亡它也先是帝母見武
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羣臣推戴意至是脫脫繼往
復致太母言乃大感悟先遣阿沙不花還報武宗正位尊太母
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為多當
續弘簡錄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四

華

大計不可不慎太弟襲定大難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成命嗣後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三寶奴曰今日兄授弟異日能保叔必授姪乎對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自是議遂息時初立尚書省賜予無節名爵日濫脫脫進曰爵賞者帝王所以勵世之具今爵及此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將何所賴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名諸務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勉從事不則用臣何補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遣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別遣丞相脫忽魯往幾致激變仁宗即位罷為江浙行省左丞相甫下車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作土功脫脫曰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五

并補四

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主功何尤焉不一月而成是時鐵木迭兒為相欲固位取寵議立仁宗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即英又諍脫脫為武宗舊臣詔遣至京郡志云杭民數萬號勸進道不得居數日傳兩宮旨諭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名汝至今察其無他可復還鎮英宗嗣位名拜御史大夫時鐵失先為大夫陰忌之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家居不出者五年卒年五十六至正初追封和寧王諡忠獻脫脫常即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沒即其中祀焉子九人見宰輔者曰鐵木見塔識見忠節者曰達識帖睦爾各有傳按西湖雷峯塔下水中有高阜相傳為丞相脫脫墓及考大德三年間有名脫脫者為江浙丞相未知孰是冊曰定策大計姦邪窺伺苟有隙乘社稷攸繫三宮協和忠能啓寤命世奇才興於西土天之所資得寶有故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祖昌祚初授本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通貫經史授徒於家遠近爭從之世祖時隨父入蜀省臺辟薦皆不就成宗初遣孟往陝西採訪先朝聖政備史館紀述孟討論編次以進時武仁二帝皆未出閣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子師大德初武宗無軍北方孟侍仁宗於宮中進講多所裨益及仁宗侍母居懷孟又如官山孟常單騎從在懷州四年每進言堯舜之道惟孝弟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奉迎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皆得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篡大統丞相哈刺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典訓今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都以折奸謀固人心不則國家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六

并補四

安危未可測仁宗猶豫未定孟復進曰倘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保何論宗社仁宗懼然乃奉母后還大都時哈刺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計適成后使者絡繹視疾孟入長揖坐前引其手診脈眾以為醫者不疑既而知安西謀立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即為人所制左右疑懼未敢發皆曰俟大兄至徐圖之未晚孟曰羣邪違棄祖訓欲立庶子天命人心皆弗與殿下入內庭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為殿下用先清宮禁以迎大兄計之上也倘安西既正位號縱太子至彼豈甘退就藩服如是則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為非知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使以古告入筮遇乾之睽卜者謂大吉孟曰筮不違人仁宗

起衆翼之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來就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獄奉璽北迎武宗中外帖然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事規畫庶務羣小多不樂既事定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卽位或讒孟當內難初定時嘗勸皇弟自取帝察其誣弗聽仁宗爲皇太子侍內宴飲半忽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何故不樂對曰賴天祖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見於色耳帝感其言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陞山召見王德殿帝指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特授中書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眞拜平章政事孟頗以國事爲已任見當時賜與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續弘簡錄 卷十四 七 李輔四

令將作監治第孟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辭不受更以樽節財用爲請帝納其言罷諸營繕皇慶初請告歸葬事訖入朝帝慰勞甚至因請解政枋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又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以科舉取之猶勝於他途進者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決意行之延祐改元復拜平章政事改封韓國公又堅乞致政帝不得已許之英宗初鐵木迭兒復相以孟素不附已讒構於帝奪其前後封拜制命左遷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屑中書之孟拜命欣然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邪由是讒者不得入至治元年卒御史交章續弘簡錄 卷十四 六 李輔四

擬無度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也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冒濫不可計數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並宜汰罷尋兼領國子學孟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刻謝四方儒士成材者勿限資級請擢任國學翰林諸職俾學者知所激勸帝皆從之先是帝在懷州習見吏弊旣卽位欲痛剷除之孟言胥吏亦有賢者在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護如此真長者之言卿於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朕尤深服會歲旱臺臣言燮理非人所致孟曰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帝曰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勿復言更賜爵泰國公帝親授之印又圖其像敕詞臣爲贊且御書秋谷二字賜之入見必坐語移時嘗賜鈔十萬貫

退正曰職當進而退可乎遂馳出關抵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
 充職賞中書造檄工部造給未及上請帝怒其欺罔正曰軍賞
 貴速先給符而後請命臣未見其罪也帝釋然尋擢左司都事
 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省官阿里崔斌有隙誣盜官糧四十萬
 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同按其事獄弗具復遣北京參政張
 澍等雜治竟置二人于死正乃移疾歸阿合馬敗逮正至坐以
 黨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帝起還內正械繫關
 東隙地踰數日復移真拱衛司丞相和禮霍孫口上嘗謂劉正
 衣白衣行獄三十年可謂廉潔者矣得免歸成宗大德初累遷
 雲南左丞時方議征緬正力阻之不得師出果無功雲南歲供
 金銀故事遣官往徵耗費率數倍民以為苦正請給官秤令土
 官詣省自輸納其弊頓革武宗即位入為中書左丞會立尙書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九 宰輔四

省力辭還家仁宗初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曰守
 成憲重台臺辨邪正貴名爵正官符開言路慎賞罰節財用詔
 集議行之累乞致仕不許拜平章政事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
 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其不可弗聽時大旱臺臣言變理非
 人平章李孟引咎丐罷平章忽都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
 誰議朝政可還詰之正曰省臺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
 容紛出異見孟頷之竟如忽都不丁言有旨廉訪司權太重故
 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李孟將議行正言但當
 擇人法不可易事遂寢延祐六年卒追封趙國公諡忠宣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按察副使至元十四年世祖
 召元珪入見授後衛經歷嘗從幸上都奉命取御藥來大都萬
 里山乘傳未盡一晝夜至帝奇其速再遷參議樞密院事時繕

修宮城尙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
 乃立武衛總理宮城凡典作必以問於樞府成宗大德初除吏
 部尙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云時選曹金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
 絕難調工部尙書河朔連年水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為
 本凡用民者必書蓋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帝嘉其言土木
 稍息出為江浙參政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結當路及伏
 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貴人而江浙省臣尤甚惟元珪一無所
 污武宗即位遷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上惜民力嚴選舉節
 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諸事皆切
 時務仁宗初立名赴省與諸老成議事尋出為江浙左丞漕臣
 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行檢覈法當益田畝累萬元珪
 曰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若一動搖其害不細
 固爭月餘不能止遂移疾去延祐初起為甘肅左丞歲餘還朝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宰輔四

帝曰卿本累朝舊臣宜在舊服命商議中書省事元珪奏曰昔
 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供賦稅今經理江淮田
 土弟以增多為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歛民困日甚臣恐變生不
 測非國之福帝頷之英宗即位又條上軍民利弊十餘事大抵
 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
 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平軍民不可偏枯軍官襲職惟
 傳適嗣支庶不可搖亂帝並嘉納以年老致仕卒泰定元年追
 封趙國公諡忠簡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父伯德那舉族來歸授河東民賦副總
 管因居河中後徙解州察罕生倚氏縣是夜月白如晝相者賀
 曰是見必貴故名察罕諱言也幼穎悟博覽強記能通諸國語為
 行軍府千戶湖廣參政與魯赤辟為萬戶府知事且令諸子皆

受學世祖至元中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陳日
烜遣其叔遺愛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責之使者
辭屈世子舉衆逃去及奧魯赤移江西行省平章復辟爲理問
有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
取恐爲居人所有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告讎家者問之果然出
入江廣凡二十一年大事多所裁決成宗大德間御史臺奏僉
湖南憲司事申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刺哈孫曰察罕
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竟除武昌廣西妖
賊高仙道左道惑衆平民呈誤者千計察罕鞫得其情議誅首
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
無累也以治最擢河南行省郎中仁宗自懷孟入河南平章囊
加台薦之名至上都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爲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主 薛輔四

帝範及累朝起居注名曰聖武開天紀并述太宗平金始末俱
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
謝帝曰白雲病愈邪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
歸田里不覺沉疴去體命賜茵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
人朕始以囊加台言用之誠多裨益語及前古帝王命氏之由
因賜姓白氏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嘗著帝王紀年一書程
於書春秋莫傳於遷史記後之稽古者舍此何以哉然孔子斷
自唐虞信而足徵司馬乃上述黃帝以來又遠詳其世次先儒
罔當疑之至於諸家編紀沿襲舛訛莫相統一皆好博之流弊
也後漢康節經世書以歷紀之始明白可信平章白雲翁信道
篤學博觀約取於政事餘暇取諸家紀載集正之一以經世書
爲準名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亦上及義農者備博覽而已夫信
孔子者莫若康節信康節者莫若白雲然則後之信白雲者端在此編矣
鐵木迭兒蒙古人嘗逮事世祖以便佞取容成宗時同知宣徽
院事武宗時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以擅離職赴闕爲尙
書省所劾詔詰問尋以太后旨得貸罪還職仁宗將即位以丞
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李孟爲平章政事銳欲更
張庶務而太后在典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右丞相帝不
得已相之及幸上都命居守大都未幾以病去延祐改元丞相
合散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帝令
白太后授以印俾監修國史仍預軍國重事未數月復進右丞
相奏言自今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初則論決不悛則黜
而不敘中書政務諸司毋輒干預內侍毋隔越妄奏以富民往
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乃以江浙
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
其貨又以經用不給預買山東河間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并
覈江南田糧令田主自實頃畝狀於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

如之禁勢豪不得私匿尋遣使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尤甚致頽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事乃罷明年又奏天下庶務雖統中書舊制省臣亦與分領請以錢帛鈔法刑各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叅政趙世延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問右丞蕭拜住叅政曹從革各分治帝從之命總宣政院事進位太師凡議重刑必聽裁決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約以次傳已子和世球至是鐵木迭兒欲固寵勸帝立皇子碩德八剌為太子且日譖和世球於兩宮遂封周王出鎮雲南從此威震百僚怙勢貪虐滋甚惟蕭拜住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既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有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受其賂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勝持不可朵兒只廉得其狀乃與拜住及勝入奏一時內外御史王龍帖木兒續弘簡錄 卷十四 幸 薛輔四

徐元素等四十餘人共上疏畧曰首相鐵木迭兒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如占據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孺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各餽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毳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賂金一百五十兩既位極人臣復使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恬然略無省悔四海疾怨已久乞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匿典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帝不樂者數日又恐重傷太后意僅罷其相位家居未逾年復起為太子太師中外駭愕時趙世延為御史中丞糾其不法者十三事及內外臺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終以太后故

弗問仁宗崩越四日即傳皇太后旨仍為右丞相又踰月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名蕭拜住楊朵兒只至徽政院與院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違傳旨執二人殺之英宗將即位鐵木迭兒方病足中書省啟祖制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仍命鐵木迭兒居首既即位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耗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所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急違者杖之帝幸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勝素侵已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又殺之時世延已出為四川平章鐵木迭兒方入相即密啟東宮遣人逮至坐以違詔罪當死帝以事在赦前釋之鐵木迭兒又奏昔世延與省臺諸臣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帝不問久之帝覺其逞私報復所譖皆先朝舊人續弘簡錄 卷十四 幸 薛輔四

滋不悅乃任拜住為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怏怏死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死有餘辜命追奪官爵籍其家餘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後以賊敗鎖南常為治書侍御史以與聞弑逆將作院使鎖住與其弟觀音奴坐怨望造符錄祭北斗呪咀皆伏誅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輝州幼穎悟過人至元間由侍儀司舍人辟尚書省掾呵合馬既死世祖追論其好命尚書省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賊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日讀者吐音大似侍儀舍人榮祖曰正由舍人選為掾者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授湖廣行省都事歷遷兩浙鹽運使仁宗皇慶初歲課日益條為請上羨數思明謂羸縮不常萬一以羨為額是我希一已之

榮遺百世之害不可延祐三年拜中書叅知政事時浮屠妙總
統有寵勅中書官其弟五品官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名見切責
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選故寧違旨獲戾不忍
廢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
之乃曰卿可姑與後勿爲例止授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近臣
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改工部尙書帝問左右曰張思明居
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遷西京宣慰使會
左丞相合散辭職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也曰近臣有
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曰臣自揆才薄恐誤國事
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誰可者以思明對即日仍拜
叅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于道慰勉良久尋以右丞相
鐵木迭兒授擢中書左丞英宗宅憂鐵木迭兒方枋政日誅戮
不已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
有不臣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奈何鐵木迭兒悟曰非
左丞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
成珪李謙亨等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等二人而以珪謙亨屬
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以來未嘗殺諫臣成李
既屬吏當論法二人得不死及拜作爲左丞相與鐵木迭兒各
樹敵思明懼禍及累辭不獲後以不給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
百人帝怒杖逐之家居杜門六年文宗初起爲江浙左丞相會
西饑中書省撥江浙鹽課十萬錠賑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
師思明日陝西饑民猶解在涸轍若不與是索之枯魚之肆也
其以來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遣之復名爲中
書左丞御史劾其在仁宗朝阿附鐵木迭兒間謀兩宮既行斥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五

薛輔

罷及英宗朝權奸再相復授爲左丞稔惡不悛卒以罪廢今又
冒居是職有玷朝班思明卽移疾去卒年七十八平生不治恒
產惟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
絕贈清河郡公諡貞敏
拜住丞相安童孫兀都帶子也生五歲而孤武宗至大二年襲
長宿衛仁宗初拜太常禮儀院使尋進大司徒每議大政必問
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邪拜住微笑曰公
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英宗在東宮聞其賢遣使召之欲
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
東宮私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竟不往及卽位起拜中書
平章政事撤政使失烈門與故丞相合散等謀廢立帝密聞其
事御穆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已久今又陰結
黨與謀危社稷宜速誅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
率衛士擒斬之卽進拜住爲左丞相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
中書錄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塞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
選格次第吏無所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務加寬卹至貪暴
不法必不少容從幸上都帝以行宮亭麗殿卑隘欲改作拜住
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
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天下望乃止帝嘗謂曰朕委卿以大任
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疆宇安童相世祖致昇平也卿每
念先世令聞當益盡心於國拜住謝曰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
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魯神鼎碑頌云至治元年詔若曰丞相安童弱我世祖在社
稷其勳詞臣卽所有范陽采地碑之昭示悠久明每歲九月帝
幸易州還駐蹕碑垣之南顧拜住曰汝祖考功績之盛世載帝
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拜住頓首謝翼

續弘簡錄

卷十四

五

薛輔

日上步自帳殿坐禪右拜住獻萬壽觴良久乃去朔漢頻年大風雪駝畜盡死蒙古子女流散拜住以興王根本地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命有司收養衛中歲給衣糧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迄今親享之禮未舉拜住奏曰禮樂百年後典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豫勅有司具親享太室儀注至治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盛顧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諒亦卿所共喜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咸謂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拜住率百僚稱賀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禘祫配享諸禮帝從容謂曰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幸毋忘規諫以輔朕不逮拜住謝曰昔堯舜每事詢眾善則舍已從人萬世稱續弘備錄 卷十四

聖桀紂拒諫自賢悅人從已致國滅而身不保臣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若不言則臣罪也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譎險屢殺大臣凡不附已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倉糧虧耗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其言得不死已復引叅政張思明為左丞以助已思明忌拜住剛正陰謀中之左右乘間以告拜住曰大臣協和國之利也若更相讎害非特吾二人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但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死生禍福一聽天命汝輩勿復言奉命立忠憲王安童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聞拜住行將復蒞省事甫入朝帝遣使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快快還在京倉漕管庫諸職歲終例應注

代時思明亦稱疾不出眾皆願望拜住歸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為賣官計耳乃遣人善慰思明出共畢銓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政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賜平江腴田萬畝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贖宅人豈得援例秋七月奏名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逐之鐵木迭兒繼亦病死初浙民吳機以累世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刺吉思鐵木迭兒長子售之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酬其直鐵木迭兒與義子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為賊續弘備錄 卷十四

鉅萬真人蔡道泰私殺人獄已具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鞠之盡得實劉蔡及八刺吉思皆論死惟鐵失獲免冬十二月拜住進右丞相勅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幸五臺山拜住奏曰自古帝王以得民心為本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何以立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慎行之三年春將進仁宗寶錄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丞相哈喇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剌勇決狀拜住從容謂史官曰無左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畧發踪指示之人可乎立命補入時鐵木迭兒惡日彰帝悟命奪其官什其碑奸黨鐵失等懼帝在上都欲作佛事拜住以同用不足諫止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

大赦無以為禳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耳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遂生異謀車駕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拜住弑帝于行幄泰定帝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與拜住畫相於海雲寺觀者無不泣歎致和初仍封東平王如其祖父諡忠獻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為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牘適在後圃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曰官事不治若所為豈大人事邪拜住深自刻責一日入侍宴英宗知其素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酬於酒拜住之賢蓋亦由母教云

冊曰元勳之裔為國柱石克世其傳祖孫一德矧茲賢母

並標史冊國既有光家聲孔赫

續弘簡錄

卷十四

元

續編四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宰輔五

趙世延

子伯忽 賀勝 父仁傑 蕭拜住 附錄 張珪 敬儼 王結

燕鐵木兒 附錄 伯顏 脫脫 父馬札 太平 賈魯

趙世延字子敬本雍古氏居雲中北邊祖按竺邈幼孤鞠於外

父木要甲家後為趙家因為姓從太祖征伐歷功為征行

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詳功 父黑梓 國賓 襲父職兼文州吐番

萬戶府達魯花赤世延幼喜讀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院臺習

官政至元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

法中丞趙國輔桑哥黨也抑不上五人悉為其所擠世延獨免

除南臺都事成宗時歷任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

號稱會府前官壅滯者三千牘世延至不三月剖決殆盡武宗

初改四川廉訪使時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更番就戍者往來

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弊又修都江堰民尤便

之俄遷西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為邊患左丞劉深往討敗

績坐誅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方惟事羈縻藉使

盡得其地何補於國兵宜止弗用章再上事卒罷仁宗延祐改

元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

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居中

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

前所無有由是為權臣鐵木迭兒所忌用皇太后旨出為雲南

右丞陛辭帝命仍為中丞世延劾鐵木迭兒罪惡十有三事帝

以皇太后故弗問世延乞補外授四川行省平章即重慶路立

屯田得江津巴縣閒田七百八十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餘石英宗卽位鐵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誣告以它事逮置對至夔路遇赦猶督追來京下之獄逼令自殺世延不為動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訴涉虛亡去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出獄鐵木迭兒在上都索省贖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曰此朕意耳世延出居金陵泰定四年復召為中書右丞詔以世延為權姦誣搆狀明示天下文宗入繼大統世延定策之功居多天曆改元遷御史中丞用中丞崔彧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職以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尋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奉命修經世大典奏乞解機務俾得專意纂修帝曰老成如卿者無幾仍視事中書無預銓選可也既而加封魯國公御史葛明誠

續弘簡錄

卷十五

二

卒

言其衰老固位苟容世延卽移疾歸金陵之茅山屢徵不起後至元二年遷成都卒年七十七諡文忠世延歷事七朝敷歷省臺五十年為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性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世子伯忽夔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追諡忠愍

賀勝字貞卿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其先河東隰州人後徙為京兆鄠人祖資有材畧關中兵後積尸滿野資買地為大塚瘞之嘗治室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氏曰語曰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費且言其子仁傑可用卽令入宿衛一日帝召仁傑至出白金謂之曰

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歸養母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會上都雷守闕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妻劉氏早歿帝欲為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賓生子勝年十六入宿衛疑重寡言大臣有密奏世祖輒屏左右獨雷勝許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幃帷非休沐不得至家宗王乃頰反帝親征勝直武帳中常傳密旨傍諸將指授方畧還侍帝側飛矢交帳前獨立不動乃頰既敗帝還都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令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尙醫尙食視護勝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雷行復命無後期或朝至而夕出不少彈故六節交廣西域之屬無不至計所歷無慮數十萬里已拜集賢學士當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熏灼勝父仁傑雷守上都不肯為之下

續弘簡錄

卷十五

三

卒

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不聽及桑哥敗罷尙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成宗大德九年仁傑請老乃以勝代上都雷守兼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謹出納諸權貴子弟恭橫驕恣者悉繩以法武宗至大三年進中書左丞相行上都雷守如故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仍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民德之為立祠西門外帝聞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理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闕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毆負錢者至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屬勝出之勝不從一日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名雷守將罪之勝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

罪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平章蕭拜住廉知其所受賊使御史徐
元素按得實入奏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走匿典聖宮帝以太
后故僅奪其印綬而罷英宗將立鐵木迭兒復出據相位即繫
楊朶兒只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誣勝乘賜車迎詔大不敬并
殺之泰定初詔雪其冤追封泰國公諡惠愍子太平自有傳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會祖醜奴仕金為古北口屯戍千戶蒙古
兵南下醜奴力戰不克遂降授檀順昌平萬戶祖青山世祖時
襲父職從伐宋有功積官湖北按察使父哈刺帖木兒事皇太
子真金於東宮典宿衛仕為檀州知州拜住嘗從成宗北征由
檀州知州累遷中山知府以憂去仁宗過中山有譖於近侍者
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耳帝聞而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
之曰府中官孰賢曰止聞蕭知府名餘不知也過神祠有老人
續弘簡錄 卷十五 四 宰輔五

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得收葬焉 同時韓若愚字希賢保
定滿城人由左司都事拜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銜其不附
已羅織以他事帝知其枉不聽改戶部尚書未幾復參議省事
鐵木迭兒再入相以舊憾復誣以罪奏殺之帝不從止奪若愚
官除名歸里泰定元年雪其冤仍拜刑部尚書卒封南陽郡公
諡貞肅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 世系見張柔傳 少能挽強命中嘗從父出林
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射洞其喉一軍皆驚世祖至元中
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
珪受學光薦嘗遺書一編曰相業語珪曰熟此後必賴其用
年十六攝管軍萬戶鎮建康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禎者從
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
續弘簡錄 卷十五 五 宰輔五

厚賜遣之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往討士卒數為賊敗卒
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
平諸盜 處集蔡誌云盜起蕪湖宣徽報至珪投衣而起率步卒
得以此為解行省因以討賊屬之戰屢勝賊自相蹂躪不
能乃遣人撫安餘民有他賊將襲珪夜伏兵山上今日賊至
而起明日賊走山伏起相賊隨崖死宣州平賊之寇嶽者皆南
雷西坑二寨為險固珪先令壯士緣鳥道登其巢背度已至乃
奮兵擊賊賊出戰軍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駭愕遁去因縱言
兵追擊擒其渠送行省誅之徽州亦平郡人德珪立祠以祀言
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海運萬戶張瑄亦以為言帝召
問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議遂寢成宗即位遣珪
巡行川陝 墓誌云罷冗官之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已遷浙西
之貧而鬻妻子者還鞏昌之復僉為軍者

廉訪使劾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微昧巨萬計
郡志云行省不自安路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拜南臺御史
汪瑛鹽法帝遣官雜治得省臣欺妄狀皆伏罪

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主德廣言路

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兼劾大官之不法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即謝病歸武宗初召為太子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洵懼中丞久闕官時仁宗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非張珪不可召入內臺仁宗將立皇太后用陰陽家言令印位隆福宮法駕已陳珪獨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何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趨入奏帝悟從其言既即位親解御衣賜之明日復名謂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好乃以悅拭面額納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蘇志云上帝命道士劉志清為醮事近六人理力辨其無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邪珪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自敗其綱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諫上免道士拜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死謂近臣曰張中丞乃張忠臣也拜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知樞密院衆

續弘簡錄 卷十五 六 辛補五

承命珪固不肯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府專宰職帝欲以教坊司曹咬住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欲右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非其人不可任別薛無功安得為外執政蘇志云上深許珪言而東朝之起車駕度居庸失烈門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創甚輿歸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掌符璽日侍宿衛至是以父病乞還帝驚曰來時卿父無恙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使賜珪酒進位大司徒謝病家居者數歲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御衣英宗初立召見於易水上曰四世舊臣朕將昇卿以政珪辭歸丞相拜住問曰宰相之職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以私

怨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勝等會地震風烈珪獨抗言其冤聞者失色未幾仍拜平章政事英宗遇弒逆臣鐵失等夜入都門坐中書矯制奪符印珪密疏賊黨罪不可追蘇志云鐵失等自運入中書執符印衆莫知其端久之問上暴崩時魏王徵愛死以親王監省珪密撼王有意動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事至此大統當在吾即我之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致王恐事洩珪曰事成王之功事敗我之罪居河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珪迎謁帝顧問曰此張平章那密書之來良合朕意珪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昭明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自探囊出口紙付翰林承旨關徹伯曰此當書之史蓋珪密書也既皆伏誅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珪曰於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塚傷尸者亦死鎖南親斫丞相拜住臂尚欲活之邪盜竊仁廟金主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太常奉宗而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極論時政得

續弘簡錄 卷十五 七 辛補五

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畧曰自鐵木迭兒專政以來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為義子實其腹心先帝悟其姦惡什碎奪爵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屍猶不足以塞責今復給還所籍家資諸子留京師者負緣再入宿衛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其財產遠竄其子孫以懲大奸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臣遇害天下莫不痛心疾首比奉旨以鐵失既已伏辜諸王按梯不花月魯鐵木兒等亦皆流竄其脅從者姑置弗問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弒逆之黨天地不容宜盡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位寇宗室久鎮遼東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覲幸赦恩報復讎忿擅殺親王妃

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今不之罪仍厚賜放還恐國家紀綱由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安置他所以彰天威中賣寶物自成宗初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傳直數萬且所酬之鈔率皆生民膏血何共用之不吝如是陛下卽之初中下令禁止天下欣幸比聞中書仍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原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歲入止十一萬錠是已足當四年徵入之數臣等議番船之貨原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應俟內帑饒裕再給太廟祖宗之所妥靈比者仁宗帝后神主盜利其金竊去至今未獲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尙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並免其官屬廣續弘簡錄 卷十五 八 幸 補 五

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僧徒又復營幹近侍巧計擅奏指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縱其所欲取以自利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可知臣等議宜罷功德司其累朝忌日醮祠佛事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去若有特奉傳奉必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國用匱而重歛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厲民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宜如世祖時支請續弘簡錄 卷十五 九 幸 補 五

徵求儉廉折辱州縣責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
農民窘窳臣等議凡所與諸王公主駙馬寺觀者宜輸之公廩
計月直折支以鈔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仍悉拘還官國初
淮北內地止輸丁稅自鐵木迭兒為相專務聚歛遣使括勘兩
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徵名典
利農民流散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
沙磧不可田之稅悉令蠲除鐵木迭兒為相納江南諸寺賄奏
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以里正主首之事逮今流毒細民臣等

議除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故業如舊制弗徵外其餘僧道
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地畝並宜應役僧道屏絕妻孥蓋欲超
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理宜清淨絕俗
為心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流
續弘簡錄 卷十五 十 幸輔五

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喪天瀆神臣
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悉追度牒罷遣為民賞功勸善人主
大柄邇者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或稱乏財
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遂相奏請要求既傷財用
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効明實蹟者不得輕加賞賜
俱乞著為令帝不從未幾珪病增劇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
乘至殿門帝始開經筵令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備頌
問自是辭位甚力進封蔡國公別刻印為賜二年夏得旨暫歸
明年春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事如何對曰
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也民饑甚朝廷雖
賑以金帛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敕有司畢賑帝察其真病得
旨還家 墓誌云以國公月四年十二月卒遺命上蔡國公印嘗
俸三百餘錢還官

自號曰澹菴 子景武襲萬戶當文宗初立時上都兵犯紫荆
關守關兵南走保定肆剽掠景武等率民丁持挺擊死潰兵數
百人宣徽使也先捏至保定指為亂殺景武等兄弟五人籍其
家并取珪女為妾御史臺言珪父祖三世為國勳臣今也先捏
不俟命擅殺其五子即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何罪既籍其家
又取其女非國家厚遇勳臣意帝是之命還其女
冊曰老成共載劇盜失據虎生三日具食牛氣洋洋千言
直陳不諱既見謙謨足知時弊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曾祖于淵樂陵令祖鑑同
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嗜
學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為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選充中書
省掾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豪縱不法儼適典其文牘嘗致厚
賂儼拒之後二人罪誅權貴多連坐獨儼不與成宗大德七年
拜監察御史時江浙省官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許命儼與省
臣阿思蘭海牙偕往治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武宗
至大初擢南臺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尙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
兩淮鹽法久滯左遷儼為轉運使陰欲陷之儼至黜貪理餼課
復增羨河南省官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為歲額儼謂亭戶凋敝
已甚病民以為已非大臣體遂止仁宗踐祚召為戶部尙書廷
議欲革尙書省弊政儼言遠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
辭皇慶二年除南臺侍御史不赴退居真州明年召為侍御史
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
共決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
請代帝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延祐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舊

續弘簡錄 卷十五 十 幸輔五

制諸院寺監皆得奏除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有賂進者儼以名爵當慎情奏請悉追奪著為令明年謝病歸徒居淮南奉定四年徵為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儼與疾入見帝賜食慰勞親為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無下拜旋進平章政事復以老辭不從天曆改元延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儼抗言若輩皆循歲例扈行豈從逆比殺之非罪眾賴以免居月餘傷足告歸仍家易水十餘年痺不能行猶玩書不輟臨終戒子弟當守恒業無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加封魯國公諡文忠 叔祖鈺登金進士元初為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行世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逃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續弘簡錄 卷十五 主 詳補五

道德之學年二十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事八策曰開經筵以輔君德施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教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專職守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言頗剴切時宰不能用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於前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置東宮官屬以結為典牧太監近侍以俳優進結言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及即位遷集賢直學士未幾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刊成書俾朝夕閱習屬邑巨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祀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勗多士繼調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退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禾麥結疏為斗門洩之民獲其利英宗至治二年召拜參

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為丞相結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侈奢侈則害及身家丞相是其言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月食地震風烈之異結首言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滌臻宜修政以弭天變詔知經筵結每援引古訓以證時事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進講結以故事辭文宗天曆初進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陳情乞終養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時方遣大臣奉寶迎明宗於北邊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及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制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驗舊制也近侍怒其異已譖詆曰甚罷為集賢侍讀學士以內艱不起張珪辭職表云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

續弘簡錄 卷十五 主 詳補五
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開初於順帝元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義聖無歡擬合召還必能贊助順帝元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所致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言其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仍聽還鄉因著為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不養聞者謂其得體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忠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晚尤達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有詩文十五卷行世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世系見土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即位命同知宣徽院事仁宗時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進僉樞密院事帝崩上都丞相倒剌沙

專政已立帝子阿速吉入為君收元天順宗室諸王脫脫王禪附之遣使詣大都命平章烏伯都刺收百司印中外洵懼有任速哥者素忠直官右衛千戶英宗遇弒遂遁去居常憤惋欲報先帝誓至是密與平章速速謀曰武宗二子尙在周王雖遠居朔方懷王近在金陵人望所屬若能同心推戴大誓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燕鐵木兒實總環衛事畱守大都握兵柄二人入具道所以燕鐵木兒初駭愕速哥進曰天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逆何患不克况公為國世臣誼同休戚今國難不恤它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燕鐵木兒心動乃與其腹心士孛倫赤等謀以八月四日甲午昧爽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誓衆曰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捕異議者下之獄與安西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自東華續弘簡錄 卷十五 西 幸輔五

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以防泄漏即命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刺麻失里乘驛迎懷王於中興且密令河南平章伯顏簡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為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為平章前湖廣右丞速速為中書左丞前陝西參政王不憐吉台為樞密副使蕭忙古解仍為通政院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與機務募死士購戰馬運京倉粟以餉軍既受命未知所謝皆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竦愕始知其意所在每宿衛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識其處密名其弟撒敦長子唐其勢于上都皆棄妻子奔至丁酉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中興趨大駕早發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揚言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為北使稱周王已整兵南來中外乃安辛

亥撒里不花至自中興言乘輿已啓塗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郊迎丁巳懷王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兵分道犯京畿進次榆林九月庚申命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上都兵大敗戊辰遼東平章禿滿迭兒附上都以兵犯遷民鎮復遣撒敦拒戰于薊州東流沙河敗之燕鐵木兒謂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繫天下望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懷王固讓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悟乃攝位收元天曆是為文宗癸酉封燕鐵木兒為太平王加平章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如故即日將兵出薊州次三河而王禪軍已破居庸關進屯三塚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還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乘輿出則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願以身任之帝乃還宮己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辛巳復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交摩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驚潰王禪竄入山谷癸未復集散卒成列出燕鐵木兒駐師白浮西堅壁不動至夜命撒敦潛軍繞其後自選驍騎歷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亂自相撾擊三鼓後西遁追至昌平北遲明帝遣使賜上尊諭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為諸將先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兵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去乃分軍三萬守居庸而自還至昌平南俄報上都兵入古北口掠石槽燕鐵木兒遣撒敦為前鋒自以大軍倍道趨石槽敵方炊掩

其不備踪之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字羅帖木兒等獻闕下逐其餘兵出古北口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抵通州乘其初至擊之與敵兵夾路河而陣敵夜走及旦率師渡河追之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平章塔海軍來鬪戰于檀子山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乙未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燕鐵木兒將兵循北山而西合脫叩繫囊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兼程至盧溝河忽刺台聞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清肅門陛見帝大悅賜太平王金印會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鐵木兒即以師赴之戰于檀州敵敗走還遼東及倒刺沙出降上都平加燕鐵木兒答刺罕號定策碑云答刺罕言世貸之也與哈剌哈孫傳言不同十二月分欽察軍置龍翊衛命續弘簡錄卷十五七 幸輔五 兼領衛事明年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耳改遷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帝以天下既定遣使迂周王於漠北三月辛酉命燕鐵木兒護璽寶北上周王卽位是爲明宗八月庚寅明宗暴崩事詳燕鐵木兒傳皇后命仍奉璽寶授文宗疾驅還上都與諸王大臣勸進已亥文宗復卽位上都以燕鐵木兒有大功追封其三世王爵又明年二月帝欲昭其勳命禮部尙書馬祖常製文立石于北郊至順改元下詔命獨爲丞相以示尊異大政悉聽裁決有隔越聞奏者以違制論知樞密院事濶徹伯脫脫木兒等惡其權勢太重欲圖之事覺卽率欽察軍掩捕誅之二年建第於興聖宮之西南命畱守司董其役尋立生祠於紅橋南樹碑紀績詔養其次子塔刺海爲子賜龍慶州之流孟園池水磴田土

及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四年文宗大漸遺詔傳位兄子已而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立是爲寧宗方七歲越四十三日而亡文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帝詳順乃迎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于靜江至良鄉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行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卒無一語酬答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卽位後追舉前事故畱數月而心志日以昏亂初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遣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麗甚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益甚體羸溺血而死既死妥懽帖睦爾續弘簡錄卷十五七 幸輔五 始卽位是爲順帝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命唐其勢爲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錄軍國重事榮王太傅賜廬州路爲食邑贈燕鐵木兒太師追封德王諡忠武後至元改元立其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其勢代爲左丞相而伯顏居右丞相特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從父答里潛蓄異心交通諸王晃火帖木兒謀廢立郊王徹徹禿發其謀六月晦日唐其勢與弟塔刺海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等擒之唐其勢折股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卽位論功擢任速哥爲禮部尙書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能死今日此舉諸將相力也在臣未足贖罪何敢言功強之

鄭王徽徹禿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辭色俱厲不待命即遣之帝積不能平六年二月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畋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挾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帝謀逐之夜二鼓遣騎取太子入城即下詔數伯顏罪惡斥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部軍馬即時散去伯顏遣使至城下問故且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經真定父老奉觴酒伯顏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邪父老曰不肖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慙色未幾詔徙南恩州歸春縣安置未至死於江西省驛舍

開口太平擁立功由一激挾震主威荒淫紕僻浚寧驕恣幾構大逆速哥儻定策片言功成不居似魯仲連

脫脫字大用父馬札兒台侍仁宗潛邸出入恭謹仁宗悅之續弘簡錄 卷十五 辛 肆 肆 肆

及即位令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西臺侍御史文宗人承大統名馬札兒台不至及頒詔至陝西時陝西省臺官方附上都兵焚毀詔書殺其使馬札兒台由是得罪以其兄伯顏有功特免命為上都留守長子曰脫脫次子曰也先鐵木兒脫脫生而岐嶷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可以服之終身稍長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文宗時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初遷同知樞密院事唐其勢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戰盡禽之再遷御史大夫扈從上都還至鷄鳴山之渾河帝將畋於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是時其伯父伯顏為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驕恣無忌欵

諸衛精兵為私甲脫脫雖幼養伯顏家常憂其敗私請於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父以為然復質於師直方曰傳行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時帝左右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脫脫與二人深相結而錢唐楊瑀常事帝潛邸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為廉訪特別兒怯不花亦為御史大夫掌臺印恐脫脫議已辭疾不肯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謂此祖宗法度不可廢當先為上言之乃入告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之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帝曰此出朕意非彼所知也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續弘簡錄 卷十五 辛 肆 肆 肆

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與脫脫語相對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汝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欲俟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螭悉置兵伯顏見之驚問故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密伯顏疑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挾太子燕帖古思出畋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之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下夜奉帝御玉德殿命省院大臣集五門聽命名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只兒瓦歹馳赴柳林宣詔黜伯顏為河南左丞相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宣言有旨逐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遂

引爲中書右丞是時脫脫方信用汝中栢龔伯遂復引爲參議日譖哈麻出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嘗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言倘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用事汝中栢度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復入中書爲平章遂與汪家奴謀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爲已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帝令也先帖木兒出都聽旨以汪家奴代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詔至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續弘簡錄 卷十五 五 字補五

殮二十三年御史張冲等雪其冤詔復官爵名其子弟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已先死乃授哈刺章中書平章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臺臣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國家兵威不振從此始設使脫脫尙存天下安得有今日之亂朝廷是其言未及報而國亡

其鑒可畏脫脫雖忠未能忘勢所以古人遠邪去蔽

同曰序定四時成功必退不察其機廼殄厥世太平浚寧太平姓賀氏本名惟一子允中賀勝子也初勝以非罪死惟一

年尙幼泰定帝雪其父冤撫卹之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元統初累遷御史中丞中書參議佛家閻者儉王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寢不問惟一遂辭疾去至正二年詔起中書參知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閻黜續弘簡錄 卷十五 五 字補五

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事蚤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深矣卽出名甲良馬分賜諸將佐俾各率所部聽新帥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旣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俄有旨移置脫脫于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改竄脫脫于雲南鎮西路也先帖木兒于四川劔門脫脫長子哈刺章安置肅州次子三寶奴安置蘭州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以居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九月再移置阿輕乞之地惠以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僅四十二計聞中書遣尙舍卿至其地易棺衣以

初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讒間成隙反欲陷之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斥去九年罷太平為翰林學士承旨既又令御史誣劾其過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答曰吾無罪但當聽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歸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家居六年會紅巾盜起詔起太平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院事總制諸軍駐濟寧時師旅久出糧餉苦不繼命有司給牛具種麥自濟寧達海州歲大稔兵賴以濟未幾調遼陽行省羅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十七年復召拜中書左丞相賊黨毛貴陷山東由河間入寇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廷議或勸帝北巡或遷都關陝太平持不可徵同知樞密院劉哈刺不花於彰德引兵入衛擊敗賊衆京城以安又訪求死節之臣雖積弘備錄 卷十五 美 洋編五

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右丞相搆思監家人彙列以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連逮其主太平力解之曰安有堂堂宰相而為此者四海聞之其若國體何搆思監既被劾解相位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餽之名臣奏議云帝以天下多故詔却天壽節朝賀太平進曰陛下盛德然當此軍旅征進若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二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柄政遣宦者村不花諭意太平不答皇后又召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復依違以出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臣先令御史劾帝親暱臣未及奏而所令御史遷他官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去太平意益決遂令御史賈住額哥失里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為其黨也太平知勢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拜太保俸養疾于家會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勢逼上都皇太子言於帝仍起為上都雷

守實欲置之死地太平毅然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懽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太平至乃引兵繚陽翟王詣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終不為已功未幾拜太傅賜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老臣不足任機務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母行太平至沙井聞命且止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故違上命詔拘所授宣命及賜物時搆思監復為右丞相更誣奏之安置吐番尋遣使至東勝通令自殺 子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太平之為相也務廣延才彥而均以丞相子又傾已下士以故名稱藉然已而被劾罷從父還奉元及父再相授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九年羣盜由開平東掠遼陽命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復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

會朝廷讒搆日甚罷為上都雷守已而搆思監狗皇太子意搆大獄誣老的沙也先忽都及脫懽等不軌執脫懽鍛鍊成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之特命大赦而搆思監增入條內獨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入大同軍中餘皆貶死也先忽都當貶徽思加之地道由朶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閻素受知太平稍留居焉執政奏其違命杖死 冊曰勝忤權姦乃以冤死太平繼之羈魂萬里忽都何辜 僵尸腐齒呼天不聞臣冤三世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教授歷除太醫院都事召為宋史局官書成遷中書省檢校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先正經界然事關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

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可否時論趨之已由山北廉訪副使入為工部郎中順帝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曹漢濟究諸州郡民居昏墊帝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魯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竟大學衍義補云黃河故道有四一在河間府寧津縣西一在東昌府臨邑縣西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尋調都漕運使復條奏漕政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日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日船戶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忠船戶宜付本司節制亦不果行續弘簡錄卷十五 天 年 輔 五

紀云魯建言二十餘事從其八事 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常脫脫復相聞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議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以殺其流遣工部尚書成遵行視終莫決語詳魯昌言必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召入奏大稱旨十一年春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丁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度便宜典繕仍命以兵鎮之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紀事本末云先是河南北童謠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有奇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自四月鳩工七月鑿河成乃塞決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壩

堤浚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海帝遣使報祭河伯名魯還朝以河平圖獻超授集賢大學士敕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紀其績且宣付史館玄既為碑文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則效乃從魯訪問方畧更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灤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於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隄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剗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壩一也有岸壩水壩有龍尾壩頭馬頭等壩其為壩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龍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語出治尋拜中書省左丞十三年從大軍平徐州脫脫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魯督戰誓師曰吾奉命統八衛軍頓兵於濠七日矣

龍口直... 續弘簡錄卷十五終

冊曰天災民怨揭竿大呼元自當亡非魯之辜水歸故道

續弘簡錄卷十五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卷一六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六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六

微里帖木兒 附阿許有壬 鐵木兒塔識 阿魯圖

別兒怯不花 呂思誠 采爾直班 益苗 采兒只

太不花 烏古孫良楨 紐的該 哈麻 命雪成遵

柳思監 也速 慶童 丁好禮

微里帖木兒阿魯溫氏本西域大族早備宿衛除監察御史時

右丞相鐵木迭兒用事擅生殺人莫敢忤微里帖木兒獨抗言

歷詆其奸丞相欲中傷之會山東木鹽課大闕乃除山東轉運

副使甫浹月課額頗足累遷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

法而以非罪麗法者多所全脫文宗天曆二年由中書右丞出

續弘簡錄 卷十六

為河南行省平章黃河清有司以為瑞請聞於朝微里帖木兒

曰吾知為臣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會歲

饑議賑其屬謂必自縣府上之行省然後以聞微里慨然曰民

饑死者相望尚拘常格邪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

罪將歸怨於朝廷吾不為也即大發倉廩賑之然後自劾專擅

罪文宗悅賜龍衣上尊雲南諸王禿堅反命知行樞密院總兵

討之事平賜資甚厚悉分予將士歸裝中櫛之外無長物尋除

上都留守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一切穀粟布帛皆購買商貨

有司不卽酬其直致守候愆期甚有饑寒死者微里請出鈔四

百萬貫盡償之由是商貨大集順帝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

書而未下中書參政許有壬入爭之曰若罷科舉則天下人才
 缺望太師伯顏曰舉子多有以賤敗者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
 職罰無算豈盡出舉子乎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
 者苟能自向學何慮不至大官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為念
 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曰古云
 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且一歲中
 科舉補官者僅三十餘人實於選法無礙伯顏心然其言而議
 已定不可中輟翼日宣詔崇天門特令有壬為班首折辱之臺
 臣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為耻遂移疾不出
 初徹里帖木兒之為江浙平章也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
 心頗不平故其後入中書力議罷科舉嘗指斥武宗為那壁言猶
 也又嘗以妻弟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
 續私簡錄 卷十六 辛 華 六

伯顏亦惡其忤已欲斥之詔貶南安竟卒于貶所先是泰定二
 年中書參政阿榮精數學逆推人禍福多奇中會策士於廷與
 虞集同會直廬慨然謂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
 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嘆曰榮不復見君猶及見之集曰得
 士之多幸如公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理曰數當然耳集
 問何以知之弗答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改元始復悉如其
 言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

冊曰制科之行多士輩出取人以身形端影直何必鰓鰓
 因噎廢食銓選岐多適滋巧獲

許有壬字可用先世居頰後徙湯陰幼穎悟嘗閱衡州淨居院
 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能背誦舉仁宗延祐進士同知遼州會關
 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嬰滿道有壬獨閉城堅守卒保無虞

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至村墮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傳呼民安
 而事集英宗時遷南臺御史行部廣東劾貪墨數人部內肅然
 召拜監察御史英宗遇弒賊臣鐵失遣使自上都至封府庫收
 百官印有壬知有變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曰宮禁事非
 君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附賊臣罪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
 夫紐澤先遷京有壬遂袖疏上之帝至復言鐵木迭兒子鎖南
 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王毅右
 丞高昉橫奪爵四川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
 又上正始十事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遴選長官宜先培養通
 籍宮禁宜別貴賤欲重兵權宜削兼領武備廢弛宜加修飭賊
 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從逆諸
 子宜籍沒以懲惡考驗經費以減民賦撙節浮一以紓國用帝
 續私簡錄 卷十六 辛 華 六

多從之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君
 言固善其如國何曰民本也不虧民豈能虧國卒白丞相發
 糧四十萬斛民賴以濟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出官執政
 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曰積分雖
 未必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推擇德行其名固佳恐皆厚
 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情不識丁者矣議遂寢右司郎中每遇
 公議必屢爭得失迅掃積滯几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
 貞觀開元間議事也順帝元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詔議尊皇太
 后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
 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
 遠輕今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顧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
 弗聽按文宗后實帝嫡母其言平章徹里帖木兒奏罷進士科
 母于者蓋當時親崇之辭

有壬力爭之不能奪詳微帝強起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者意漢人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明甚尙何言大臣語塞廷議欲行古劓法有壬爭止之後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賊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游湘漢間六年名仍參知政事至正改元有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毋后不宜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宜合爲一詔允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人皆避之尋轉中書左丞進講明仁殿帝悅賜貂裘金織紋幣參議李羅等獻議開西山金口河導渾河水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之甚力役丁夫十萬人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突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泛漲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久無患帝不聽河成果木急泥壅不可行勞費不貲訖無成功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一統志云熙載字獻臣爲會福院照磨能以儒飾吏著有東園小稿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郡人思之爲立東園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地南臺御史木八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及其弟有儀有孚皆被逮有壬遂稱病歸御史累章辨其誣十三年起河南左丞朝廷遣將出師連營數百里一切芻餉幸仰給河南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尋復拜中書左丞時遣使招諭諸盜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無鬪志遂倡招

續弘簡錄

卷十六

四 薛補六

降說賊將益橫不聽尋改集賢大學士兼左諭德太子頗加敬禮一日有壬入見太子方臂鷹爲樂遽呼左右屏去久之以老病乞致仕卒諡文忠有壬歷事七朝仕宦垂五十年當權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爲巧避計事有弗便必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雄渾闊偉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觀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一百卷 妻趙氏名鸞字應善中書平章世延女能琴書善筆札見書史子楨少負才一門倡和共爲圭塘欸乃集州志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康里脫脫子也初補國子生文宗朝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順帝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遷平章政事當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每入直帝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務必夜分乃罷南郊禮成進曰古者大事竣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請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出官鹽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官鹽費實多乃請轉京倉米百萬斛儲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掠其貨并請沒其人爲奴塔識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可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有日本僧告其國主遣人刺探朝事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有之正可令觀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五年拜御史大夫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近畿饑流民爭赴京城奏出贖罰鈔易米萬石卽近郊寺觀爲糜食之明年仍入中書平章政事大駕時巡每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

續弘簡錄

卷十六

五 薛補六

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食民買其籌帖以為利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至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首相去位帝召塔識諭曰爾先人歷事累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特命為左丞相固辭不允及拜命修飭紀綱立內外通調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却瑜帝訓郡邑賢能吏俾次第入補京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荒先是僧道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奏仍復其舊孔子後龔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為三品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塔識奏復其規起膺合張元朴等為議事平章未半年救偏補弊之法以次興舉從幸上都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卒年四十六追封冀寧王諡文忠生平學術正大深究伊洛諸儒書帝嘗問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嘗誇王文統為奇材對曰續弘簡錄 卷十六 六 薛輔六

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啻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此世祖罪人也使文統在正當遠之何足取初伯顏議罷科舉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仍議復行徵用處士待以下次之擢或疑太優答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惜哉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尤多補益云

阿魯圖廣平王博爾木四世孫也初為怯薛官掌環衛襲封廣平王順帝至正四年丞相脫脫辭位帝問誰可代者脫脫薦之遂拜中書右丞相時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從駕行幸每同車出入朝野方以二相協和為喜詔以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宇累朝事績命儒士纂修以阿魯圖總其事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相郎中欲有所言當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為文字自有所陳邪郎

中若居他官則可今居左右司而建言將置我輩何地思謙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未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今選僧子邪尚書欲其詳謙謝贖耳不任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用強壯者為左右語塞先是別兒怯不花為御史大夫嘗與脫脫有隙屢欲共排之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別兒怯不花諷御史劾其不職阿魯圖聞之即出城避位朝議皆不平謂宜見上白白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今御史劾我我即去御史臺乃世祖所設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勿復言既罷別兒怯不花遂為右丞相不久亦為御史劾去十一年復加阿魯圖太傅出守和林卒無嗣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台氏父阿忽台事成宗為丞相與續弘簡錄 卷十六 七 薛輔六

安西王逆謀被誅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及長入國子學為諸生仁宗召入宿衛英宗立授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其世職也既至宣布國家恩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帥子孫來矣率其部來受約束文宗時累遷禮部尚書特命領宿衛時宿衛士有聽掌領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親暱至是獨推擇歲久者先用眾論翕服順帝至正二年拜江浙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吾被命方出而祝融告災如此是不德致累杭人也乃疾馳赴鎮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人給月米二斗請減酒課鹽引大作省治有民居附近者增直售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備直在鎮二年名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尋拜中書左丞相廷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且選習北藩風土及知

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人尤德之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親賜酒慰勞七年進右丞相明年為御史所劾幸徽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為解帝不之罪左遷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為江浙左丞復加別兒怯不花太保於是內外兩臺交章劾其本逆臣親子不可居大位遂罷相謫往渤海縣未幾卒子達世帖木兒用於朝乃追封冀王諡忠宣達世帖木兒字原理有學識能世其家仕至中書平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先世皆仕金為望族一統志云父允官漢中廉訪司事母馮氏將娠夢神人趨謁自稱文昌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長入國子學為陪堂生登泰定元年進士授景州修縣尹每歲春行田樹畜勤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界社長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

續弘簡錄 卷十六

輸作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感眾殺蛇逐道士兩亦隨至縣多淫祠刑牲祭者無虛日悉命毀之尋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閣國史左右昇置以進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得已順帝即位拜監察御史劾奏平章徹里帖木兒不宜首罷科舉疏留中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後移浙西較詳錄云有命女習學編唱者思誠案議云男女無父母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尊進男女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又有年七十以上而毀人者案議云既不能為之事時達識帖木迺為南臺御史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各杖斷之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嫉思誠劾之謝曰吾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也間行省平章左吉貪贖民怨甚即疏其罪流之嶺南入為侍御史會平章華上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

也先帖木兒欲緩其章思誠趣入奏華上班遂罷也先帖木兒銜之思誠即謁告去朝廷知其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為湖廣叅政諸生抗疏留之不帶眷顧倍篤御史大夫納麟誣叅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之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相及吏部尚書俊哲篤左司郎中武祺等建言更造至正交鈔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丞相脫脫信其言命省臺集議眾唯唯思誠獨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以漢人子為後皆人類也尚終為漢人之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座咸笑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小

續弘簡錄 卷十六

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非國家利便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成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成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將滋多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曰祖宗法敝亦可改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與世皇爭高下也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女不通古今而道聽塗說何足行哉俊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脫脫見其言直頗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朝堂上大聲厲色耳已而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左遷湖廣左丞遣使即其家迫遣窘辱備至思誠不為動貽書叅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即有為河南左丞今年呂

思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時武昌方為賊據思誠抵城下語諸將曰賊與諸君相持久必不知吾來出不意可以入城諸將不獲已隨其後賊倉猝無備盡驚走思誠遂入乃大會軍民官吏告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于是申號令備器械葺城郭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橫素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不敢動未幾名還復為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至正十五年為御史臺劾罷卒諡忠肅思誠嘗三為祭酒

梁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也祖碩德為乃燕之子嘗平遼東幹拙吉烈滅二種及使西域屢著奇功早卒梁爾直班甫眸而孤稍長好學年十四入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於簿顧左右無能書者梁爾直班引筆書立就文宗喜曰世續弘簡錄 卷十六

祿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為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順帝元統初擢監察御史首陳時政五事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佞顧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二曰親祀郊廟以敬天法祖三曰博選敷舊子弟端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淫俗之言不入於耳則聖德日新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乃復陳九事一杜僥倖之門二罷不急工役止無名賞賜三停禁中佛事四省內外冗員五均公田六錄錢幣七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蠲河南自貢田糧九禁取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故事教坊官位在百寮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令入正班梁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

邪曰事不可行大夫自宜覆奏西僧作佛事內廷醉酒失火梁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僧罪梁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傳旨者入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家奴怙勢為民害梁爾直班巡歷至湖州悉捕其人實之法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奈何眾辱我我何所施面目答曰御史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歷遷侍書學士兼經筵官時甫弱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至正改元遷大宗正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梁爾直班方請於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為淮東廉訪使尋遷中書叅知政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梁爾直班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上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豈可為書名時相不能從有以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宗文監丞梁爾直班乞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

續弘簡錄 卷十六 實有罪諸省臣不與也帝悅轉右丞八年拜御史中丞時御史劾丞相別見怯不花章甫上御史大夫亦憐真班被黜梁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再上章劾奏并疏留御史大夫不允一時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梁爾直班曰汝母辭對曰憲綱壞矣臣安得獨留即杜門謝賓客尋出為遼陽平章會盜起河南帝憂之名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請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用兵不專殺戮今倡亂者止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員外郎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梁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告急因出為西臺御史大

夫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兼程至奉元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顧陰陽拘忌邪既受事卽督諸軍復商州軍聲大振會丞相脫脫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喪師河南西臺御史同聲劾奏柔爾直班當署字額謂左右曰吾其平章湖廣乎未幾命下果然以忤丞相意故左遷之關中人逃道泣留乃從問道得出汝中栢伯帖木兒猶言不殺此人則丞相終不安蓋揣帝意所眷不久當復召也乃命專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柔爾直班多方規調軍無乏興而總兵者希旨尚以供需失期數見侵辱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赴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國之勳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柔爾直班素有風疾積勞患日劇遂卒于黃州年僅四十生平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書未嘗釋手喜爲詩於字畫尤精書續弘簡錄卷十六

會要云嘗奉勅書鄧文肅神道碑其在經筵多開陳大義間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爲學本之目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爲君道之目宰輔臺察守令將帥替御五者爲臣職之目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爲國政之目帝覽而善之賜名治原通訓藏之宣文閣

冊曰正氣巖巖直言諤諤令德之喬克勤丹旆於家有光於國不作通訓一書聿昭實學

益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登仁宗延祐進士授單州判官歲饑郡府遣苗至戶部請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立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相距五百

里載賦擔負民甚苦之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糶粟倉下得省民力之半累擢南臺御史建言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政考實行以抑奔競計利害以孚民情皆深切時弊天曆初文宗于建康潛邸創龍翔集慶寺毀民居七十餘家命御史大夫監造御史日督工苗上封事口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當陛下龍潛建業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百姓莫不跛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辦佛事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主御天下之道昔漢高典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信重佛教何以稱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背其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乃責以修繕之役豈禮也哉書奏爲免臺官督役入爲監察御史帝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正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帝嘉納卽日還宮臺臣擬劾准東廉訪司事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時聞讜言尋以憂去順帝至正初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輸官或忤長吏意輒謂其居有金礦必掘地及泉後止苗奏罷之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臣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止誅首惡餘從原宥至是宰臣復欲盡誅苗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寬大之仁乎乃卒如苗議七年拜中書叅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言馳道創自國初非今日始隘力辨其不可乃罷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資養贍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者賜予之可也若任郡

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觚者苗曰州郡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有四川廉訪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宜撫直坐其主省臣命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錄勿使憲司為口實持論多與宰相忤于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邪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嘆曰某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會有旨拜南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即除甘肅左丞時苗已致仕去復督趣赴任不得已昇疾就道至鎮上言西土諸王為國藩屏賜資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大非親親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陋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朝廷從之遷西臺中丞之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卒封魏國公諡文獻

續弘簡錄

卷十六

西

年譜六

冊曰釋氏清淨奚貴華婚勞民以逞恐非其志賑災節賞率由舊章恩弘議正救時之良

朶兒只國王木華黎六世孫江浙行省丞相脫脫子也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授集賢學士天曆初國王朶羅台附上都引兵至古北口戰敗被誅以朶兒只襲王爵扈蹕上都詔就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初朶羅台弟乃蠻台藉太師伯顏勢謂當襲王位愬於朝伯顏妻欲索大珠環價值萬六千錠朶兒只無以應因嘆曰王爵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售我縱不得得者亦非我外人也于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為國王而除朶兒只遼陽左丞相至正四年移江浙時杭城海經災燬別兒怯不花先在行省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悉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寇竊

蔡道將士平之帝嘉其績賜九龍衣居二年杭之耆老請建生

祠如前丞相故事辭曰昔我父官浙江我實生此於爾杭人豈得無情今第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為七年入為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即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朶兒只進曰臣藉先臣之廕早襲王位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帝悅即以太平為左丞相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崇文之典有墜必舉留守司行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朶兒只家臣寓觀中察知其致左相者特豐具以告朶兒只曰彼縱不及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鄉王家產籍官俾掾史錄其數明日掾史以復時韓嘉訥為平章不知出丞相命變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為令客省使扶出朶兒只不為怒論者咸服其雅量九年罷相復襲王爵之國遼陽十四年丞相脫脫總兵南討參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異姓王俱出軍吳王

續弘簡錄

卷十六

五

年譜六

朶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朶兒只慨然曰吾國家世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即引兵出淮南聽節制及脫脫罷朶兒只以本部兵守揚州卒于軍初朶兒只為集賢學士時與從兄丞相拜住同在上都南坡之變拜住遇害賊臣欲并殺之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求免以故得脫於難及為相務存大體一時政權頗出太平手趨附者衆朶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稱賢相云

太平不花弘吉刺氏以世胄入官歷雲南右丞遼陽平章順帝至正間太平為左丞相力薦其才可大用召入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既罷脫脫復為相太平不花遂黨於脫脫欲害太平衆由是不服盜起河南知樞密院老章出師久無功乃拜太平不花河南平章將兵往代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軍

詞連良楨簿對無驗即以中書左丞分省彰德居半歲仍還中
書有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者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
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皆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
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及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
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為奸舉明
律者數人叅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
生平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相遇汝宜志之晚歲病
瘠數請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尋加太尉總山東諸軍鎮
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及豐陷濟寧勢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
城走栢鄉東昌遂陷召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
居政府時皇太子與太平有隙央意去之紐的該嘆曰善人國
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志未
及逞浙西張士誠既降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悅服凡
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識大臣體已而遠罷相遷知
樞密院事既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我疾固不起惜
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言訖而卒

續弘簡錄

卷十六

六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幼穎悟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
學問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竊有志以不合程式為患
一日憤然曰四書六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區區科舉之作
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書所為文往謁惠撫卷喜曰

以此取科第易耳遂至京師入成均時陳旅為助教數稱其
文於學士虞集集見之語曰生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
幸自愛順帝元統改元第進士授國史院編修預修三朝實錄
改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首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養聖
聖躬安則宗社安帝改容稱善言事及舉劾凡七十餘章皆
指訐時弊執政惡之出為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老辭久之起
御史臺都事時官吏犯贓多有以父母憂制免者臺臣謂贓吏
被案雖親喪不許歸須竟其獄遵曰贓吏固可惡然與人倫孰
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
寢遷中書右司郎中有匿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
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條遵曰嚮爵已非令典况濫
與茲邪輩將何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除工部尚書

續弘簡錄

卷十六

九

先是河決白茅堤郟城濟寧皆為巨浸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疏
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廷議莫能決命遵往視自濟寧曹濮汴
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遍
閱史籍博採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得復而丞相脫脫已先
入魯言及遵至力陳不可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
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更有重於河者脫脫怒曰汝謂
民將反邪辯論終日仍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
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毋復多言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
出為武昌路總管武昌自沔寇殘燬後民死兵疫者十六七而
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
募勇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
活者衆尋拜叅議中書省事時河南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

遵率僚佐持其贖詣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猝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家室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始下詔切責守河諸將先是湖廣賊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承平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紀綱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遵曰昔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尙以分羹爲言奈何以王子故廢天下大計衆皆聽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叅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緩

續弘簡錄

卷十六

三

薛輔六

之衆莫曉其意及遵至執政喜曰大政今可決矣尋進中書左丞時太平在相位數忤皇太子意深銜之以遵爲其黨也欲去遵御史賈住等承風旨誣劾遵受職事皇太子命宗正府等官雜問鍛鍊成獄竟杖死時至正十九年十二月也後五年御史臺臣辨其冤仍還所授宣勅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母爲寧宗乳母以故哈麻與其弟雪雪皆早備宿衛順帝深加眷寵哈麻有口才尤見親幸累遷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卽啜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爲一笑其被愛幸無比由是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後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俄召入爲禮部尙書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

御史大夫哈麻日趨其門會脫脫去位而別兒怯不花爲相素與脫脫有隙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加調護未幾別兒怯不花罷特命太平爲左丞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初太平嘉納及中書右丞禿滿迭兒與別兒怯不花相結爲兄弟情好甚密至是共謀黜哈麻諷御史幹勒海壽二人劾其罪惡兩浙萬賢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徙家山陰拜監察御史命下之日慨然曰昔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臺諫許風聞言事况日擊乎遂疏哈麻罪對仗彈之官至浙東廉訪使按此則史稱二人者非是小者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大者則設帳御帳後無君臣禮又時以提調寧徽寺爲名陰結脫忽思皇后宮闈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后宮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言已先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嘉納所撫拾及以海壽言入奏帝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而出御史

續弘簡錄

卷十六

三

薛輔六

二人爲陝西廉訪副使于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嘉納出爲江浙平章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以御史所劾事爲侵已帝益怒詔奪海壽官禁錮田里已而脫脫復入相也先帖木兒復爲御史大夫遂謫太平居陝西誣嘉納以贓罪杖流死別兒怯不花既罷猶謫居般陽出禿滿迭兒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殺之中道十三年哈麻復見召用脫脫兄弟尤德之引爲中書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升參議中書省事自平章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力譖之乃改爲宣政院使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之號演揲兒法其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與老的沙八郎等十人俱號倚納獨哈麻父脫魯性奸狡帝尤愛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於帝善秘密法皆導邪術也帝

也速蒙古人太尉月濶察兒之子由宿衛歷宜政院參議順帝至正間河南賊李二據徐州也速從丞相脫脫南征以巨石為礮破其外城賊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又領軍從父月濶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即往應援渡淮無舟也速策馬泅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復從征淮東取盱眙收賊于海州賊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還擊之復滕充等州累遷知樞密院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擊于景州斬復殆盡復阜城縣命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遂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召拜中書平章政事旋改行省淮南知院事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為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眾謀麾下賊陷大寧詔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更遣別騎繞賊後使腹背受敵遂拔大寧既而賊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深州及遷安昌黎撫寧諸縣擒賊首送京師賊急乞降朝議許之命退兵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為備賊果不降棄城遁詔還京拜遼東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開省永平時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間也速開省乃止又慮賊窺上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防護賊果至旋擊破之永平大寧于是始安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關執右丞相搠思監去遂拜也速為中書左丞相及孛羅再舉兵向關京師大震皇太子統兵迎于清河命也速軍昌平而孛羅前鋒已度居庸關奄至昌平也速軍不戰而潰皇太子奔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靖內難承制調甘肅資北遼陽陝西諸省兵討之也速師次良鄉不進謀於眾

續弘簡錄 卷十六 甫

皆謂孛羅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西連擴廓于太原東結遼陽王也先不花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其將姚伯顏不花以兵來禦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規知之襲破其軍擒其將孛羅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還未幾孛羅誅死仍以也速為右丞相分省山東明師取山東也速與部將哈刺章田勝同達等禦于莫州眾潰乃盡掠殘民北遁

慶童字明德書史會要云字正亞善大字康里氏祖父皆封益國公早歲以勛臣子受知仁宗給事內庭遂長宿衛三遷至上都留守又累出為江西南遼陽三省平章順帝至正十一年遷江浙時盜起汝穎蔓延江浙間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不踰時以次克復既命長吏按視民數呈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賑之省治燬於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為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眾丞相脫脫統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芻粟之類咸取具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聚亡命剽行旅白晝殺人慶童言於丞相達識帖睦迺曰師行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入軍中數其罪戮之民大悅既而苗軍帥楊完者守杭城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初不許達識帖睦迺方倚苗軍為重強主婚不得已與之尋移鎮海寧州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民阜慶童在江浙凡七年涉歷艱險勞績甚著遷南臺御史大夫時南臺僑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州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蕪諸郡則張士誠據之憲臺綱紀不可復問二

續弘簡錄 卷十六 甫

十年名還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官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執執不得志移疾家居二十五年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頗加禮遇關陝粗安明年名還二十八年七月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北奔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為丞相輔之八月二日京城被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試吏於戶部辟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南臺御史復入戶部累遷至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通州講究漕運利病著為成法人皆便之至正二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譙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譙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二十七年復起為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明兵拔京城或勸其往謁主帥好禮叱曰我以小吏致位宰相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主帥來召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死年七十五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眾叱之拜庸曰臣各為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平章政事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嘆曰國事至此但知與此門同存亡耳城陷被執俱不屈死庸字允中蒙古人由國學生釋褐歷西臺御史常與同列劾丞相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興中府添設判官後脫脫敗復召拜監察御史遷今官朴字德中肅良哈台氏由利器庫提點累擢同知樞密院事由嶺北行省平章入中書省

續弘簡錄卷十六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七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一開國

木華黎 子李魯 孫塔思 速渾察 霸突魯 孫玉昔 博爾忽 曾孫月赤察兒 從木赤台 子怯 帖木兒 博爾忽 孫塔察兒 宋都 解 木赤台 子怯 畏答兒 曾孫博羅歡 札八兒火者 察罕 子木 石抹也先 子查刺 元孫伯都 札八兒火者 察罕 子木 石抹也先 子查刺

石抹明安 按竺邇 潤潤不花 史天倪 子棍 附王守道 肖乃台 吾也兒 董俊 張柔 移刺坦兒 子買奴 速不台 紐璘 子也速 速哥 孫元臣 速不台 紐璘 子也速 速哥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威里從太祖平茂里乞與乃蠻二部數立功後乃蠻復叛太祖單騎走中道乏食殺水際橐駝燔之以獻追騎垂及而太祖馬又斃相顧駭

續弘簡錄卷十七 功臣一 時有白氣出帳中及長沉毅多智畧復管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三人俱以忠勇事太祖號掇里班曲律皆領宿衛號四怯薛 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至木華黎引弓射之矢三發三中徐解馬鞍持之衛太祖以出克烈部脫里可汗 聖武親征記作汪 與乃蠻部相警殺求援於太祖遣木華黎等四人救之盡殲乃蠻之眾奪所掠歸既而脫里可汗謀襲太祖其國人知之密以告太祖遣木華黎選精騎夜斫其營脫里走死歲丙寅太祖即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辛未從伐金薄宜德克德與府壬申攻拔雲中九原

諸郡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障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

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僵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壁堅不得入遣別將闕別一作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分兵攻下益都濟棣諸城還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甲戌從圍燕京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乙亥遣裨將石抹也先以計取東京進攻北京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索降進軍逼之其下殺守將銀青而推寅答虎爲帥遂舉城降奏以寅答虎留守北京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鎮之與中府民殺官吏推土人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爲與中府尹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自稱臨海王至是來降詔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木華黎察鯨有反側意請以石抹也先監其軍

續弘簡錄

卷十七

十一

十一

至平州鯨稱疾逗留謀遁去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復據錦州木華黎遣蒙古不花以軍數萬討之進逼紅羅山王將杜秀降奏爲錦州節度使丙子致陷與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元世家作兀葉兒別攻溜石山堡諭曰若等第急攻山岩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路一戰可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承德縣東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來救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曰賊至矣木華黎夜半引兵疾趨比曙抵神水縣與致遇不花兵亦來會前後夾擊選善射者數千人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麾騎兵繼進拔開義圍錦州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廣寧劉瑛懿州田和尙亦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丁丑八月詔封木華黎爲太師國

王行省承制行事賜普券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番漢諸軍並隸麾下始建行省于燕雲命木華黎得專征齊晉南攻遂城進拔蠡州冬破大名府乘勝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遂約平陽金守臣棄城遁己卯攻拔石隰二州繼克絳州庚辰復由燕徇趙至滿城金元帥武仙舉真定降下令禁剽掠所俘老稚悉遣還田里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武貴迎降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三州師至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等州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騎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進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死戰木華黎曰此當以短兵取勝令騎皆下馬引滿齊發親步行督戰果大敗之進攻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進圍東平木華黎率兵趨洛州畧河北留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戒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即入城安輯之勿重苦郡縣以敗事未幾東平果潰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治明年四月攻拔洺州五月還軍野狐嶺宋漣水統轄石珪降奏爲濟兗單三州總管宋京東安撫張琳蔣縣鄭遵各率所部降以琳行山東東路都元帥事遵爲節度使八月從駐青冢大饗將士由東勝州渡河西夏國主李遵頊懼請以兵五萬屬焉十月復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之而自將兵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元帥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城東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覘之還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

續弘簡錄

卷十七

十一

十一

且合戰當佯敗而以伏兵蹙之可必勝也木華黎以為然夜半令大軍先發葺食銜枚伏城東兩谷間及旦蒙古不花馳赴金兵陣未合即棄旗鼓走金果縱兵追入伏中萬矢齊發金兵大敗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遂降坊州聞金復取隰州仍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蒙古軍鎮石隰間壬午七月令蒙古不花別引兵出秦隴大軍道雲中攻下孟州四邑山砦遷其人于趙城師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作於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真以為不利進兵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遲疑不進中原何時定邪且違君命不忠遂由晉至絳拔榮州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為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為河東要

續弘簡錄 卷十七 四 功一

害欲擇賢守非君不可命權河東關陝行臺事造浮梁俟濟歸師木華黎即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徑趨長安金合達嬰城固守乃分遣按赤將兵斷潼關自將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邪因駐兵渭水上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會天應為賊所襲殺城陷癸未春師至河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復攻下河西十餘堡三月渡河至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撥甲執銳將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弟恨汴京未克耳汝其勉之訖而卒年五十四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追封魯國王諡忠武命建祠東平 子孛魯沈毅魁傑通諸國語歲甲申年二

十七嗣父職入朝行在時太祖在西域西夏國主方陰結外援蓄異圖密詔孛魯討之攻克銀州命蒙古不花將兵守要害而還明年復朝行在所會武仙叛其弟質軍中逃歸遣兵追斬於紫金關詔封功臣戶口為食邑曰十投下孛魯居其首宋將李全陷益都孛魯引兵圍之先遣李喜孫往諭全欲降部將不從喜孫遂遇害丁亥春全突圍欲走邀擊敗之城內食盡請降諸將皆曰全勢窮出降非心服也不誅後必為患孛魯曰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拒來者乃表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郡縣聞風歛附時滕州尚為金守諸將或言時方暑未可進攻孛魯曰至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數年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敢自逸遂促進兵金兵屢戰皆北開門出降俾元帥肖乃台統蒙古軍屯濟兗課不花以

續弘簡錄 卷十七 五 功一

兵屯濰沂莒以備宋千戶按禮統大軍駐河北以備金師還聞太祖崩趨赴北庭哀毀遵疾卒年三十二追封如其父諡忠定孛魯長子曰塔思英才大畧綽有祖風木華黎常曰異日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八襲爵遂鎮雲中庚寅九月叛將武仙圍潞州命塔思往救大兵未至塔思率十餘騎覘賊仙恐有伏不敢犯夜五鼓金將移刺蒲瓦來襲我師戰失利退守沁南賊遂攻潞州城陷冬十月帝親征塔思復取潞州十一月帝攻河中拔之金元帥完顏火燎遣塔思追斬之王辰春皇弟拖雷與金兵相拒汝漢間帝命塔思引軍先渡河為聲援至三峯山金兵成列將戰會大雪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鋒諸軍繼進大敗之拔鈞州三月帝北還詔塔思與忽都虎統兵畧定河南諸郡皆降癸巳從定宗於潛邸東征擒金宣撫完顏萬奴於遼東帝欲

南征會諸王羣臣議塔思進曰臣家累受國恩圖報正在今日
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聖駕親征帝壯其言命與王子曲出
總軍南伐拔棗陽攻郢復出鄧州至蕪黃進拔符鎮六安縣集
家寨由八柳渡河入汴京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思曰此故
金主所居我人臣也豈可處此遂移宴甫家戊戌三月朝行在
帝宴羣臣於行宮塔思大醉帝語侍臣曰塔思神已逝矣其能
久乎命還雲中卒年二十八 李魯次子曰速渾察性嚴厲賞
罰明信人莫敢犯與塔思從太祖攻鳳翔有功將兵抵潼關
與金人戰屢捷既滅金皇子曲出攻棗陽入郢速渾察皆與
焉歲已亥襲兒爵即上京之西置營總中都行省蒙古漢軍凡
他行省監鎮事必先白定其可否而後上帝嘗遣使至見其所
部軍士紀綱整肅還以告帝曰真木華黎家兒也他國使者至
續弘簡錄 卷十七 六 功臣一
每見多怖畏不能措辭左右或勸以少加寬和速渾察曰爾言
誠是也然時有不同寬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萬
一守者自縱事變忽起悔之晚矣卒封東平郡王諡忠宣子相
威見臺諫傳 霸突魯者李魯第三子也從世祖征伐爲先鋒
累立戰功世祖在潛邸從容語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王上駐
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
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
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
已未秋命率諸軍由蔡伐宋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
大江圍鄂州會憲宗崩世祖北還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及
世祖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中統二
年卒于軍追封東平郡王諡武靖子安童見宰輔傳 乃燕爲

速渾察次子性謙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命襲父王爵辭曰臣
有兄忽林赤史作赤也當襲帝曰朕知之然柔弱不勝任其兄亦固
讓乃燕頓首涕泣力辭不得命乃曰王爵必不敢受願代臣兄
行軍國事于是忽林赤襲爲國王事無巨細必與乃燕謀剖決
精當無留滯世祖在潛邸常與論事能敷陳大義又明習典故
世祖謂左右曰其人後必可大用因號曰薛禪猶言大智也每誨羣
從子弟曰先王從太祖出入矢石間披堅執銳斬將奪旗勤勞
幾四十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極矣爾曹慎勿驕惰
以墮先王名惜未竟其志而卒 撒蠻爲速渾察第四子幼穎
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有
失繫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詔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
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李羅銜命遠出行失次撒
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李羅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
之撒蠻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背將何以責臣下帝曰
汝言誠是方有意大任以疾卒年僅十七 脫脫者撒蠻子也
幼失怙其母篤意教之孜孜若不及稍長直宿衛世祖絕愛之
每以嗜酒爲戒既冠儀度甚偉喜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終身
識之不忘至元中從征叛王乃顏帝駐蹕山巔旌旗蔽野鼓未
作候騎報有隙可乘脫脫即擐甲疾馳以進衆皆披靡不敢前
帝望見亟遣使召還曰卿勿輕進此寇易擒耳視其刀已折馬
已中箭矣帝顧謂近臣曰撒蠻不幸早死脫脫幼朕撫之常恐
其不立今能如此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後哈
丹亂成宗以皇孫督師往征脫脫引衆率先躍馬趣戰馬陷淖
泥中哈丹兵四合脫脫弟阿老瓦丁奮戈衝擊援出之嘗語家

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為人知過而不改者自今以往家人切勿以酒至吾前帝聞之喜曰扎刺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大德三年出為江浙平章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利害者則言之當言不言爾之責言而不聽我之咎也聞者悚慄時朱清張瑄以海盜致位叅政恃勢多不法恐事覺以黃金五十兩珠三囊為賂脫脫怒繫之有司遣使入告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固宜與衆人殊也命出黃金寵賚之在浙八年卒于位子朶兒只見宰輔傳 乃蠻台其祖名阿里吉失為孛魯第七子封莒王父名忽速忽爾嗣封剌王乃蠻台身長七尺射能貫札成宗大德間奉命征叛王海都篤哇有功累拜嶺北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續弘簡錄 卷十七 八 功臣一

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吏挾私為市殺其數止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令所輸者悉收受儲為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英宗至治初進甘肅平章甘肅歲糴糧于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因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尋移陝西關中饑詔募民入粟與爵四方應輸者露積關下關吏拒粟使不得達乃蠻台杖吏而入其粟又慮貧民乏鈔以糴命取官庫未燬昏鈔識以省印暫給民用俟官給賑餼鈔至如數易之文宗時進封宣寧郡王出鎮北邊初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惟加纓槍首以別等威至是乃蠻台請於朝始得分給金銀符繼又以安邊睦鄰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時以為極恩年踰六十即辭職歸卒于家諡忠穆子野仙溥化

由宿衛歷官中書右丞 博爾朮阿兒剌氏祖父皆以才武雄朔方所部與烈祖接境素敦睦好博爾朮沉雄善戰知兵事事太祖於潛邸時諸部未寧每遇博爾朮警夜帝寢得安或寓直於內語及政要往往多達旦當戰于太赤兀里時兩軍相接下令毋許退博爾朮繫馬於腰蹠而引滿跣步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又嘗潰圍于怯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間與木華黎張毳裘立雪中以蔽帝通夕足跡不移及旦雪深數尺始得脫於難蔑里乞之戰亦以風雪逃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臥憩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太祖即帝位與木華黎為左右萬戶各以其屬入衛位在諸將上皇子察合台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朮受續弘簡錄 卷十七 九 功臣一

教因教以人生多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曰朕之教子亦不過是賜廣平路一萬七千戶為分地以老病卒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武忠子孛樂台襲萬戶 孫玉惜帖木兒孛樂台子也早歲襲父爵世祖聞其賢名赴闕時重太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賜號月魯那顏猶言才能官也嘗侍宴內殿起行酒詔諸王妃皆答禮至元中拜御史大夫與利之臣欲援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玉惜帖木兒曰風憲所以戢奸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沮遇事廷辯吐辭鯁直帝每為之霽威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命總戎者先之至半道知玉惜帖木兒已破敵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之謝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帝還留勦其餘黨復執叛首金家奴以獻未幾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出師時屆隆冬聲

言俟春和方進兵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擣其巢殺戮殆盡詔賜內府七寶冠帶加太傅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玉惜帖木兒輔行請授皇孫以儲閣舊璽詔從之世祖崩宗王議所立玉惜帖木兒起謂晉王甘麻刺曰官車晏駕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閣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甘麻刺遽曰皇孫踐祚願北面事之玉惜帖木兒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成宗卽位進秩太師賜尚方玉帶還鎮北邊並賜其妻秃魯忽宴服間勳德碑云命婦獲以議邊事入朝卒于第諡貞憲博爾忽元明善勳德碑作博爾渾許兀慎氏與木華黎等四將並事太祖爲第一千戶身餘百戰歿于敵子脫歡襲職佐憲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脫歡子失烈門鎮徽外後從征大理亦歿于軍失烈門之子月赤察兒性仁儉年十六召見奏對詳明世祖喜曰博爾忽可謂有後矣命領四怯薛太官帝討叛王子杭海衆皆陣月赤察兒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魯那顏皆受命專征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勅敵逆命敢禦天戈惟陛下察臣使臣一戰帝曰卿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自恥不逮然親屬囊鞬恭衛朝夕爾功非小何必身踐行伍手事斬馘然後快意邪桑哥既擅政多殺異已者平章也速答兒太官屬也潛以其事來白月赤察兒奮然劾奏桑哥伏誅帝嘉其口伐大奸以沒入桑哥金及水田水磴別墅賜之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東入潞河俾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可直泊都下帝勅四怯薛及諸府人專其役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屬著役者服操舂錘以倡趨者雲集渠成賜名通惠河

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速也成宗卽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初金山南北爲叛王海都篤哇所據命月赤察兒副晉王甘麻刺往備邊叛王適入寇大軍分爲五隊鋒旣交頗失利月赤察兒怒披甲持矛身率一軍陷陣四軍隨之合擊寇始敗後篤哇來請臣時武宗亦在軍中月赤察兒遣使議曰篤哇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將爲國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已時矣宜先遣報使許其臣附衆是其議旣遣始以事聞帝嘆其有識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金山武宗帥師出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進誓之以威啖之以利乃率其部降察兒見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秃苦滅本懷搆而察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廢於一旦今篤哇雖死其子欵微先衆請和宜遣使撫安之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來歸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旣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武宗善其謀令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已而察兒見秃苦滅果欲奔欵微不見納進退失據遂相率來降自是北邊以寧神云詔以察兒女妻之賜以世帝曰卿先世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野戰功烈甚著卿弼亮三朝宣忠底績靖謐中外朕入繼大統卿之謀猷居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爲右丞相特封淇陽王宗藩將領實瞻卿麾進止其母替所服至大四年入朝以疾卒于第敕少府以香木爲棺歛焉諡忠武塔察兒者博爾忽之從孫驍勇善戰幼直宿衛太祖平燕皇子拖雷監國聞燕京盜賊恣橫有司不能

禁遣塔察兒窮治其黨盜始屏迹從太宗伐金下河東諸州郡
濟河破潼關取陝洛又從國河中府拔之從渡白坡至鈞州進
圍汴城金主請和太宗還河北塔察兒復與金兵戰于南薰門
金主遷蔡州塔察兒與宋將孟珙合師圍蔡金亡留鎮中州未
幾卒本末紀要云塔察兒開金主所在知自 宋都解塔察兒
次子也至元七年襲蒙古軍萬戶從攻襄樊進戰岳鄂諸處皆
有功詔為隆興路出征都元帥開府江州平定江西十一城又
徇嶺南廣東諸地宋亡還師未及論功而卒

冊曰漢傑惟三元乃有四草昧從龍周旋羈鞅帶礪之盟
廷及苗裔惟赤老溫史臣莫記有幸不幸依古如是

木赤台兀魯兀台氏其先刺真八都兒以材武雄諸部生五子
曰兀魯兀台曰忙兀曰札刺兒曰弘吉刺曰亦乞烈思五人當
續弘簡錄 卷十七

開創之初皆協贊大業太祖即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為氏號
五投下朔方既定舉六十五人為千夫長兀魯兀台之孫曰木
赤台其一也少有膽畧勇冠諸部時怯烈可汗之子鮮昆亦以
驍勇開帥眾來寇諸將與戰不利乃遣木赤台往單騎橫前
目大呼陷陣射殺鮮昆降其眾盡有怯烈之地乃蠻與蔑里乞
合兵至木赤台與戰俘其主扎哈堅普與盟而釋之未幾復叛
以計襲殺其主國遂平初從征怯烈時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
子間闢萬里每戰必先登帝語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賜嬪御俾統兀魯兀台四千人世世無替子怯台材武過人歷
事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世祖之征阿里不哥也怯台子哈答
自言於帝曰臣父祖在先朝屢立戰功今王師北征臣幸少壯
願力戰自効帝許之戰于石木溫都之地兵始交斬其將介丹

又戰于失烈延塔兀之地至日晡大破敵眾及討李璲之叛哈
答亦在行與有功自怯台而下子姓凡九人皆封郡王

畏答兒忙兀人其先刺真八都兒次子名忙兀兒始別為忙兀

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大疇部方強盛

畏翼率其屬歸大疇畏答兒力追之堅不肯還太祖曰汝兒既

去汝獨留此何為畏答兒無以白白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

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薛禪約為按達姚燧神道碑

與友同死太祖與克烈部可汗對陣于哈刺真之地師少不敵

命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木徹台橫鞭馬胤不應畏答兒奮然曰

我猶繫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進諸軍繼之萬一不

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念之遂先出陷陣至晡時猶追逐不已

較使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藥留處帳中月餘卒

續弘簡錄 卷十七

太宗思其功以北方萬戶封其子忙哥為郡王時大臣忽都虎

方料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帝訝其少對

曰臣今差次惟視舊數多寡忙哥舊纔八百戶帝曰不然畏答

兒封戶雖少戰功實多其增封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兀魯爭

曰忙哥舊兵不及臣之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橫鞭

馬賊時邪遂不敢言 博羅歡者畏答兒曾孫也年十六為本

部斷事官碑云詔入宿衛曉近臣曰雲南王忽哥赤為其臣寶

合丁毒死事覺將治其獄丞相線真舉博羅歡往辭曰臣不敢

愛也弟年少不知書恐誤事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

碑云帝曰朕方特卿求皇子死之故尚書別帖木兒知書

雲南寶合丁密餽金六籠祈勿窮治博羅歡以其握兵徵外拒

之恐致變陽諾之比至則竟其獄誅殺王者而歸其金於省陛

見齊顧謂線真曰卿舉得人矣會伐宋授中書右丞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名將佐謀曰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爲犄角猝未易攻海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以疑之而出輕騎倍道襲其後守將可擒也師至三城果皆下清河亦降及進軍淮安戰白馬湖掠高寶自西小河入漕河抵灣頭斷通泰援兵遂下揚州淮東平益封桂陽德慶二萬一千戶時江南新附詔募民願從征者使自爲一軍聽節度於其長博羅歡方寢疾附樞密董文忠奏曰近者疆土寢廣勝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使掠人財貨俘人妻孥恐讐怨益滋而叛者日衆矣帝可其奏盡罷所募軍碑云哈刺斯罕薛連干皆強宗也勢不相一求尋拜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遣大臣來諭詔博羅歡往居三年以疾歸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諸侯其續弘簡錄卷十七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扎刺兒弘吉刺亦乞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臣疾且愈請事東征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戰敗之其黨塔不帶以兵來拒轉戰二日身中三矢適大軍踵至遂討平之既而其黨哈丹復叛詔與諸王乃馬帶進討游騎猝至博羅歡從三騎返走抵絕澗可二丈許追騎垂及策其馬一躍而過三從騎皆沒人以爲有神助云哈丹死斬其子老的于陣往返凡四載凱旋獻所獲金寶帝嘉其能授河南平章汴南諸州莽爲巨浸博羅歡躬行決口督有司修繕不數月訖工成宗立入朝帝曰卿今白鬚日桑榆矣宜加慎護因出世祖所佩弓矢擊帶賜之益封高郵五百戶叛王藥木忽兒兀魯速不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馳奏曰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輩幼弱無所與

知今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後至帝深以爲然卒封奉安王諡武穆 博羅歡子曰伯都幼穎異不以家世自矜長嗜書史大德間拜南臺侍御史延祐初遷甘肅平章甘肅氣寒地瘠少稔歲民饑則發粟以賑春闕種則令貸之官於是兵饑既充民食亦給入爲太子賓客上書陳古先聖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納焉遷南臺御史大夫皇太后謂東宮官不宜使外止其行遂以疾辭去寓居高郵英宗卽位命以平章之祿歸養于家復以所服藥須空遣使江南求之伯都辭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况今病廢敢叨濫厚祿受重賜乎併以所給祿歸有司泰定元年還京卒朝廷知其貧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曰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糜廩祿今歿矣苟受是恐重違其意卒堅辭之札八兒火者賽葵人賽葵者本西域部之族長因爲氏火者續弘簡錄卷十七其官稱也長身美髯方瞳廣額初謁太祖於軍中一見異之太祖與克烈部有隙一夕潛師來侵衆大潰太祖遠引去從行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尼河餽糧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射之殪遂剝革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啖之克烈既滅西域諸部亦以次削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爲禮而歸金人恃居庸之塞鎔鐵鋼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札八兒既還報太祖進師距關百里召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林中有間道騎行僅容一人臣向嘗過此若勒兵銜枚以出終久可至太祖令輕騎前導日暮入谷未黎明諸軍已抵關南金鼓之聲若從天而下金人驚潰關遂破燕京大震已而金主遷汴太祖覽燕京形勢顧謂左右曰朕所以至此者札八兒功爲多令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界爲已地帝北歸令札八兒與諸將

守燕京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戶并四王府為居第每戰常乘素馳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丘真人隱居崑崙山太祖聞其名命往聘之丘語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丘曰聞命矣卒年一百十八歲追封涼國公諡武定子孫四世貴盛多賜封諡者

察罕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為夏臣其妾方懷孕不容於嫡母以配掌羊羣者及生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一日牧羊曠野中忽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容甚肅太祖出獵怪問之對曰二人行則年長者尊獨行則帽為尊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其對擊以歸語光獻皇后曰

察罕傳 卷十七 大 功臣一

今日山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庭及長賜姓蒙古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鴉鳴其旁心惡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出歸自其事帝曰是禽人所惡在爾則當為吉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歐陽玄高昌侯氏家傳從帝略雲中金將定薛擁兵守野狐嶺帝遣察罕覘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帝命鼓行而前遂破其軍以功為御帳前首千戶從征西域回鶻國主札刺丁拒守鐵門關察罕先驅開道斬其將又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其父曲也怯律方為夏守將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登城相見使諭城中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其父子併力拒守及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誅三十六人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曉以禍福衆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乃止

太宗時從畧河南皇子濶出伐宋命為斥堠又從親至日溫元花南伐克襄陽光化軍授馬步軍都元帥又率諸翼軍會張柔掠淮西攻拔壽泗等州憲宗時以都元帥兼領尚書省事賜汴梁等三千戶為食邑卒封河南王諡武宣 子木花里初事憲宗直宿衛從攻釣魚山以功授怯憐口千戶世祖至元初從攻宋白江陵略地回至安陽灘宋兵扼其歸路會都元帥阿朮墜馬敵追騎將及木花里挺身挾之上馬力戰宋兵始退授蒙古軍萬戶後從攻襄樊卒于軍追封梁國公諡武毅

石抹也先遼人其先嘗從蕭后舉族入突厥及后還而族留至遼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訛述律為石抹氏其祖庫律兒誓不食金祿率部眾遠徙父脫羅畢察兒亦不仕也先其仲子也年十歲從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即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

續弘簡錄 卷十七 七 城臣一

過人多智畧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為奚部長即讓其兄瞻德納曰兄姑受之為保宗族計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開太祖起朔方四馬來歸首言東京為金開基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定也太祖悅命從木華黎率千騎為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為謀知金新易東京留守將至獨與數騎邀殺之懷其所受符命至謂守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城上何為吏以邊備對曰方今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動搖人心即命撤守備曰冠至在我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遂入東京定城邑三十二得戶十萬八千兵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按木華黎傳以寅答虎為北京守金人喪其根本始議遷河南尋移師圍北京久不下及城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復屠則未下者人

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奏請赦之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命監張鯨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送行在鯨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為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而致已殺使者起應尋並伏誅也先籍其私養敢死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於朝詔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所將軍皆猛士衣黑為號故曰黑軍後從攻薊州先登中石死 子查刺亦善射襲御史大夫職南征盡以黑軍為前列敗金將白撒官奴于河長驅破汴入自仁和門收其圖籍而還論功為最悉以諸軍俘獲賜黑軍從征遼東城堅如立鐵查刺遣將先登其東北而親奮長槩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飛檣斬陣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兩路達魯花赤卒于柳城

續弘簡錄

卷十七

六

明

石抹明安桓州人童時嘗騎杖為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譁見者異之曰是兒他日必貴太祖既破金之撫州將率師南向金主命指討使紇石烈九斤來援時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謂曰汝嘗使漠北識蒙古主可往臨陣問以舉兵之故且辱詬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具以虛實告帝詰之曰爾何置我而後降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為九斤所使恐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得脫帝善其意命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既而帝欲休兵北歸明安曰金有天下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耳若豈不問待後歲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帝即命明安引兵南進所至民皆具食以迎盡有河北諸郡復命由古北口約劉燧順諸州諸將議欲屠城明安奏曰

此輩罪當死今若與以生全則他州之未附者皆聞風至矣帝從之師次通州金元帥蒲察七斤以城降明安妻復其職置麾下遂駐軍京南建春宮金中丞李英以兵護軍食赴中都明安將五百騎往遇于永清將戰令士卒伴敗金兵來追回擊大破其眾獲李英得糧千餘車又敗金將完顏合住兵于涿州盡取其輜重初順州之破也兵士縛密雲主簿完顏壽孫至明安釋而用之未幾逸去已復來問其故對曰有老父在城中恐不能存謀歸奉養今已歿故復來耳明安義而釋之及將兵攻燕京城中開門請降明安入諭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無所擾所得金府庫珠玉錦綺悉具數上進無纖毫私以功加太傅師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以疾卒于燕子咸得卜為燕京留後見耶律楚材傳

續弘簡錄

卷十七

九

明

按竺邈雍古氏幼鞠於外祖木要甲家訛言姓趙氏年十四從皇子察合台大獵射二虎立斃由是以善射名從太祖西征阿里麻里等國先登拔其城攻下西和州進擊仇池復拔之平涼慶陽邠原寧州郡皆降涇州復叛殺守將衆議屠之按竺邈但誅首惡降民棄老幼夜亡走衆曰此反也不誅何待按竺邈曰此輩懼吾驅之北徙耳遣人諭曰汝等若走父母妻子併誅矣汝歸保無他民皆復歸攻潼關戰于扇車回不克趣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復由兩當出魚關軍沔州宋制置桂如淵守興元按竺邈假道於如淵曰宋警金久矣何不藉我兵鋒一絕國恥今欲假道南鄭由金洋遠唐鄧會大兵以滅金豈獨為吾之利宋亦無所不利也如淵度軍已壓境勢不徒還遂遣導武休關東抵鄧州西破小關金人大駭守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兵

相拒于鄧不與戰直趣鈞州與親王按赤台合陣三峯山下先
 率所部迎擊諸軍乘之金師大敗金亡金將郭斌保金蘭定會
 四州按竺邇圍斌于會州入城巷戰斌手劔驅其妻子聚一室
 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幸
 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
 州復招金將汪世顯于鞏州來降拜征行大元帥大軍伐蜀為
 先鋒破宕昌殘階州繼攻文州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
 道率勇士梯城先登拔之招徠吐番渠長勒施孟迦等十族畧
 定龍州遂與大散軍合既而攻重慶圍萬州敗宋師于夔門破
 西川二十餘城成都守將開北門納師宋制置使余玠攻興元
 文州降將王德新乘隙自階州叛執扈牛二鎮將領眾追至江
 油奪扈牛以歸世祖即位阿藍答兒等圖據關隴時按竺邇以
 續弘簡錄 卷十七 辛 勳 一

向敏克然不嗜殺頗以威信懷附人畧定濱棣諸州俘獲流民
 四百餘但籍其姓名遣歸鄉里徇益都守將降得其財物悉分
 賜士卒從太祖渡河攻汴梁歸德分兵渡淮攻壽州守將無降
 意射書諭之城中乃以綵輿奉金公主義宗之姑開門送款即下令
 禁剽掠軍民帖然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澗澗不花鎮益都
 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真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
 鎮東平括民匠得七十二萬戶以三千戶賜五部將澗澗不花
 得分戶六百立官治其賦俾薦置長吏後以疾卒于官
 史天倪字和甫燕京永清人曾祖倫少任俠因築室發土得金
 始饒於財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眾士族陷為奴俘
 者輒出金代贖歲發粟賑饑祖成珪有父風當金末盜起悉
 散其家財以豪俠稱于河朔父秉直讀書尚氣義木華黎統兵
 續弘簡錄 卷十七 辛 勳 一

老委軍於其子間之奮然起曰內難方殷豈臣子安臥時邪吾
 雖老尚能破賊遂引兵出剛丹之耀碑谷會大風晝晦合戰至
 晡大敗敵眾而同卒年六十九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初按竺邇
 告老制命其子徹理襲征行元帥後以病不任事弟國寶謂諸
 弟曰昔我先人耀兵西陲關隴雖寧而西戎未靖此吾輩立功
 之秋也乃建言文州險阨控府蜀拒吐番宜屯兵鎮之朝命國
 寶為文州吐番萬戶府達魯花赤時扶州諸羌未附國寶宣上
 威德於是阿哩禪波哩揭諸部長皆歸款從入覲國寶圖其山
 川形勢以獻詔授阿哩禪波哩揭為萬戶諸部長為千戶各賜
 金虎符卒諡忠定孫趙世延見率輔傳

獨以文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眾功名可唾手取也木
 華黎見而奇之既以萬戶統諸降卒從略地三關以南至東海
 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為失策遼水
 東西諸郡金腹心也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

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初倫卒時河朔諸郡感其德結清樂社四十餘每社近千人歲時像祀倫至是天倪選壯勇者萬人為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為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畧三河薊州諸寨望風欵服歲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稱旨投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授右副都元帥奉詔南征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圍大名眾謂城堅不可拔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會木華黎兵于燕南丁丑狗山東中山趙邢威磁洛諸州郡皆下又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圍樓堯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城旁地虛樓陷遂拔之庚辰還軍真定木華黎怒其久不下欲攻城天祥請曰攻之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招諭倘再不從攻之未晚遽往見仙

續弘簡錄

卷十七

五

功

其巢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至刺殺之初天倪之赴真定也乘直戒之曰觀武仙辭氣終不為我用宜早設備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燕慮府察王守道亦曰仙位居公下意每不平安能鬱鬱久居此請先事為備亦不聽守道守道字仲履真定下天倪之死前一日擊鞠夜歸有大星隕馬首聲頗震心惡之尋果及禍年僅三十九妻程氏聞亂自殺子五人其三幼俱死于難惟樞從乘直在北京得存樞字大濟歲壬寅天澤引樞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兄職今樞已漸長乞解還職帝嘉嘆曰世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敦俗朕自有官與之乃以樞為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遍樞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便元

續弘簡錄

卷十七

五

功

河間卒 從子樞母弟天安子也天安初從父降質木華黎軍中後從畧地關右聞天倪被難即從白霽提兵來會併力攻仙敗走之命權真定等路萬戶甲寅歲初籍新軍天澤奏樞為征行萬戶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戊唐邵憲宗伐蜀樞從天澤詣行在見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對曰臣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率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報萬一邪帝壯其言命為前鋒時朱劍州僑治苦竹崖前阻絕澗特險而不備帝使樞率健卒數百絕而下宋兵懼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樞家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中統初從討李壇據險軍大澗中夾澗監木為城作葦炬數百置城上賊至飛炬擲之大潰去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嶺弘簡錄 卷十七 青 功臣一

島叛討之歲餘不下以樞為鳳州經畧使樞至謂諸將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猝不可用宜分軍為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軍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如其言賊果大創珍島悉平積官至山東東西道宣慰使 從弟天祥其父名懷德初隨秉直迎降木華黎于涿州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萬餘從取霸州滄濱等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從畧高州拔金源等十五城能大寧固守不下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為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為千戶復合眾攻其城懷德為流矢所中卒乃命天祥領黑軍進克與中府張致盜據錦州從木華黎討平之得黑軍五百

人丙子春觀太祖于魚兒潭命權兵馬都元帥從下河東平陽河中尚嵐終石隰古廓等八十餘城還師真定武仙降吾也兒請留天祥守之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左右乎乃以天倪鎮真定而使天祥引兵屯邢西遙水山仙兄貴以萬人踞山巔負固久天祥攜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出鳥道板援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已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又從攻青龍金勝諸堡得花帽軍五千人癸未春還軍命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徇西夏破賀蘭山遇賊射傷額日為之昏明年歸北京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踰八年金倉再發鏃自口中出晚年遂喪明而卒

冊曰維國初開望風先附史董知幾世篤其祐雖非元勳亦云孔武

續弘簡錄 卷十七 青 功臣一

肖乃台一作笑 禿伯怯烈氏以忠勇侍太祖時木華黎博爾木既立為萬戶帝從容謂肖乃台曰汝願屬誰麾下對曰願屬木華黎未幾木華黎卒子孛魯嗣命領蒙古軍從之為前鋒武仙殺史天倪以叛肖乃台率精兵三千與其弟天澤合兵進圍中山仙遣將為鐵槍來援肖乃台撤圍迎之遇諸新樂奮擊鐵之會日暮阻水為營乘勝進擊遂克中山取無極拔趙州仙棄真定走仙復潛結水軍為內應夜開南門納仙仍據真定肖乃台以率兵七十奔棗城避明部曲稍集兵復振再築破之將士怒其民反覆欲屠城肖乃台曰此為賊所驅脅耳若肆屠戮非惟自屈其力且堅他城不降之心令皆釋之初仙之叛也其弟質木華黎軍中聞之一夕遁去肖乃台遣弟撒寒追斬于紫荆關俘其妻子而還乃整兵前進下太原拔長勝寨尋出太行山東

遷宋將彭義斌與戰斬之火炎山遂定東平又與蒙古不花狗
河北懷孟諸州從國王李魯定益都已復渡河略汴京下睢州
斬金將慶山奴于陽邑金主入蔡諸軍圍之肖乃台與天澤攻
城北面汝水阻其前結筏潛渡血戰累日金亡朝廷以其功多
命併將史氏三萬戶軍賜東平戶三百官為治第分撥收馬草
地日膳供二羊以老病卒于東平子抹兀答兒從國王忽林赤
畧地兩淮及平李璫之叛皆有功授提舉本投下諸色匠戶達
魯花赤

吾也兒珊竹氏貌甚偉腰大十圍太祖五年與哲伯那顏克金
東京後從木華黎取北京皆有功授北京總管都元帥留鎮其
地金將撻魯以惠州漁河口為隘有衆數萬圖復北疆吾也兒
擊斬之又平趙守玉于興州從征東平馳赴陷陣生挾二將以
續弘簡錄 卷十七 美 功 臣 一

還征延安矢中右股力戰破之進取葭州克鳳翔兼下河西諸
地及征高麗下受開龍宣泰葭等十餘城高麗王懼請和諭曰
若能以子為質當休兵王即遣其子縉從吾也兒入朝帝大悅
俾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秦州開元府七路都元帥憲宗
元年召問東彝事對曰臣雖老倘藉威靈指麾三軍敵國猶可
克况東偏小醜乎帝壯其言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時有一
駙馬都尉在側素善酒命與之角飲帝大喜賜錦衣名馬俄謝
病歸七年復來朝帝憫其老謂曰白太祖時宣勞至今者獨卿
無恙賜資甚厚卒年九十六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尤善射金貞祐開
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中者拔為將衆莫能弓獨俊一
發破的遂將所募兵木華黎帥兵南下俊降檣知中山府事金

帥武仙據真定俊率衆夜襲其城仙走免金大發兵益仙治中
李全叛中山應之時俊軍由陽仙銳氣來攻敗之黃山下仙窮
蹙來降俊謁木華黎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為我用木華黎然
其言永制授俊左副元帥升藁城為永安州號匡國軍以備仙
未幾仙果殺史天倪叛旁郡縣皆為仙守俊提孤軍居反側間
戰士不滿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期年無所利乃縱兵蹂禾稼
俊呼語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為也仙慙去久之俊
復夜入奪真定仙竟走死永安節度劉成叛俊下令曰逆者一
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衆果降金主棄汴奔歸德俊偕諸軍合
圍金兵夜出薄諸軍于木俊力戰死俊在深冀時有衆感衆
圍不軌連逮者萬計有司議當族俊止令誅首惡餘勿問克汴
時知侍其軸賢延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
續弘簡錄 卷十七 美 功 臣 一

還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
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為吾累先是諸將朝行在獻
戶口皆詐增其數要賞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
日需求無應必重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南征時人
多歸俊願為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被掠賣者多
贖使完聚臨陣必持矛先士卒故大小百戰無不克追封趙國
公諡忠烈子文炳文用文忠各有傳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善騎射金貞祐間
河北盜起柔聚族保西山選壯士結隊伍自衛郡人張信假柔
勢納流人女為妻柔鞭信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
信有罪當誅柔救得免壯士慕其義多從之金中都經畧苗道
潤署柔為左監軍道潤尋為其副買瑀所殺瑀遣使好辭來告

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此使者曰瑪殺吾所事

吾恨不食瑪肉反相戲耶檄召道潤部曲誓復警衆威奮道

潤摩下何伯祥得所佩金虎符以獻衆推柔行經畧使事續資

道潤為瑪所殺有伯祥者取所佩金虎符令疾足間道聞諸

朝乃命易木公靖安民代領之蓋金虎符二年也四年安民為

其下所殺伯祥太祖兵出紫荊口柔遇之逆戰于狼牙嶺馬蹶

以符節歸柔續綱目云柔被執見主帥明安左右強之跪柔叱曰

被執遂降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為他人屈帥

壯而釋之其散卒稍集帥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柔嘆曰自古忠孝不兩全始為二親屈遂委質焉太祖命為

河北都元帥招集部曲南下克雄易安保諸州攻賈瑀于孔臺

山誅瑀剖其心以祭道潤引兵次滿城金帥武仙會兵數萬來

攻柔出奇兵破之綱目云當仙來攻時柔全軍他出帳下才數

後毀其攻具復使沿山多張旗幟聲言乘勝下完州于是祈陽

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乘勝下完州于是祈陽

曲陽諸城寨皆降既而中山府叛柔引兵圍之戰于新樂飛矢

續弘簡錄 卷十七 柔

中其領折二齒柔拔矢血戰遂克中山仙會兵攻滿城柔登城

拒戰復為流矢所中開門突擊仙敗走略地至金鼓城單騎入

降之進克深澤寧晉安平棘諸縣闢地千餘里一月間與仙

遇者十七每戰輒勝威名震河朔燕將屏赤台數凌柔柔不稍

下潛詣於中都行臺曰曩者柔被執而降非本心失今不圖後

必難制行臺名柔幽之士室屏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

日將殺之屏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脫金經畧使固安王子昌

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為固柔出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二將以

還分遣驍將略彰德徇齊魯河南山東聞風歛附詔授柔行軍

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柔以滿城地隘乃徙治保州保自兵燹

後荒廢者十餘年柔剗荆榛立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

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後改保定路為燕南一

大都會從皇弟拖雷伐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寬

者自今非與敵對陣誓不殺也名臣事畧載此為南渡伐宋時語圍汴京柔軍

于城西北金主走睢陽汴京下柔獨入史館取金寶錄并秘府

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

走蔡州州恃柴潭為阻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會宋遣荆

湖制置孟珙以兵糧來助戰珙決其南入汝水潭涸抵其外郭

金人懼敗南門死戰柔以步卒千餘突其陣仍遣張信據其內

陘諸軍齊進金主自殺綱鑑大全云柔帥精兵三千薄蔡州中

汝南既破下令屠城小校縛一人至貌獨異柔問之金狀元王

鶚也解其縛待以賓禮入朝太宗歷數其功班諸帥上遷軍民

萬戶從皇子曲出伐宋詔屯兵曹武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

徑往或言關甚險未必設伏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

續弘簡錄 卷十七 柔

食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軍繼

至遂達曹武悉下緣山諸堡已會諸軍取光州進趣黃州破三

山寨宋懼請和乃還大帥察罕攻徐州柔以二百騎往時盧泗

安豐間宋屯屯相望柔且戰且前至滁察罕以城久不拔欲解

去柔請決戰既陣宋驍將出柔稍却宋將執柔轡曳入其陣飛

石中柔鼻兩軍聞柔得還裹創復戰先登拔之詔以本官節制

河南諸翼兵馬會入萬戶兵伐宋柔率師自五河口濟淮略和

州諸城師還分遣部將千人屯田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戍杞

初河決于汴西南入陳留分為三杞居其中潭宋兵恃舟楫之

利馳毫泗出汴洛以擾河南柔即祀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

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為進戰退耕計敵不敢犯且合諸軍攻破

壽州又敗宋師于泗州軍吏夾谷顯祖得罪亡走上變訴柔詔

逮柔北去卒辨其誣得釋憲宗即位仍為軍民萬戶命移鎮亳
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通又潞水北溢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
濮魏博粟皆不至且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柔併築甬路一自
亳抵汴百二十里一自亳而南六十餘里流深不能築復為橋
十五廣八十尺均置堡立戍其中由是糧無不達並得通陳蔡
頴息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員入奏帝悅賜翎根
甲一從攻鄂州世祖出大勝關柔由虎頭關會兵攻其城連旬
不下世祖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狐以供汝食汝可破
圈取之柔令何伯祥作鴉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摧破其西
南角會憲宗內問至世祖北還命柔統軍城白鹿磯為久駐計
世祖即位詔班師取其子弘慶入質柔獻金寶錄於朝且請致
仕封安肅公以第八子弘畧襲職復命柔列行工部事城大都
續弘簡錄 卷十七

續弘簡錄 卷十七

事

功

五

進封恭國公卒諡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改諡忠武

事畧云柔嘗出家人數千口為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之

皆嘗與柔為敵既殺其妻子不能自存柔厚加周濟

移刺想兒契丹人幼沉毅多謀略遼亡金授以參議留守等官

皆不受開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讎此其時也幸黨百

餘人詣軍門獻策帝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

霸州元帥佐木華黎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錦

州張致反與大將吾也兒合兵往討致拒戰捍見出奇兵擊斬

之進取遼陽廣寧金復海蓋等十五城興州監軍重兒反復與

吾也兒討平之從闡厥用先登左臂中流矢裹創進攻丹延木

華黎止之對曰制未至死敢自愛邪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

其馬備以朱鬚髯衛七十八與金兵城木華黎乘高見其馳

突萬眾中曰此霸州元帥也諸軍繼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

皆降遷軍民都達魯花赤兼興勝府尹從帝征河西取甘合辛
蛇等州師還復從木華黎攻益都下萊膠淄等三十二城得疾
歸高州卒追封興國公諡武毅 子買奴蚤從父習戰陣初入
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父爵乎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
其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授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兼征行
萬戶命攻高麗花京城監軍張翼劉霸都殞於敵買奴怒曰爾
將陷賊義不獨生趨出戰破之誅其渠進攻開州州將金沙密
逆戰生擒之遂下龍宜雲泰等十四城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真
萬奴部有功未幾召還興州趙祚反土豪楊買驢等附之從親
王察合台進討圍于險樹寨三月不下買奴令健卒即寨北小
徑上大樹以繩潛引百人登直前奮擊買驢投崖死餘黨悉平
太宗初命再征高麗取西京而還加征東大元帥將復出師以
續弘簡錄 卷十七

續弘簡錄 卷十七

事

功

五

疾卒諡顯懿 孫元臣年十六入宿衛應對進止有度世祖謂

丞相曰此勳臣子非凡器也命襲千戶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

西戍清口取瓜洲下通泰累有功會只兒瓦白叛圍應昌府時

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元臣以所部軍馳救敵敗走追至魚兒

樂擒之公主奏留元臣鎮應昌以安反側居三歲召還帝以所

籍權臣家婦賜之辭曰臣家世清白不敢自污帝嘉嘆不已命

僉湖廣行院事卒于官諡忠靖

速不台一作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于幹難河上遇敦必乃皇

帝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

魯渾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畧太祖初建興

都于班朮納海即蘆居河也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

魯渾兄弟馳救刺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戰于長城南忽

魯暉以百戶從射却其衆奔瀾出檀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
 事帝亦為百戶歲壬申攻金桓州先登拔其城丙子帝會諸將
 討蔑里乞部問誰能前驅者速不台請行帝壯之選裨將阿里
 出率百人先覘其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
 行去則遣之若為孛家逃者蔑里乞信之不設備大軍至曠河
 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衆盡降壬午帝征回鶻其主
 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及于灰里河速不台駐軍河東使
 人燕三炬以張軍勢其主望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
 必里罕城追之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死盡獲其所棄大
 珠銀器以獻明年奏請討欽察遂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
 和嶺鑿石開道出不意至則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
 聚于不租河縱兵奮擊衆潰走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幹
 續弘備錄 卷十七 五

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帝欲征
 河西以速不台在外久諭令歸省速不台奏願從西征帝命度
 大磧以往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閣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
 河諸州會太祖崩乃還己丑太宗即位以禿滅干公主妻之命
 從太弟拖雷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完顏合達帥步騎
 數十萬待戰太弟問以方畧對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
 勞之戰乃可勝也師集三峯山大風雪士卒多僵仆師乘之殺
 戮殆盡壬辰夏拖雷還駐官山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

續綱目云
 金主遺書王訛可為質請和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
 其他乃列檣填濠攻益急金將欲穴城出燒其殿座城上懸紅
 紙燈為應約燈起濠濠又放炮為置文書其上以誘被俘
 者皆為速不台所覺明日金人欲以紙為燈燈退敵難矣 金主
 棄汴走蔡金元帥崔立以汴降俘金太后王氏后徙單氏及荆
 上從恪梁王守純等進圍蔡州城中鞍靴敗鼓糜煮皆盡甲午

蔡州破金亡時汴梁受兵久歲饑米升至銀二兩速不台下令
 縱民北渡就食初金帥完顏合達被獲將就死問速不台安在
 請一識之速不台出曰汝須火人耳識我何為曰君勇蓋諸將
 天生英傑豈偶然邪吾見君甘心瞑目矣乙未再征欽察諸王
 拔都以速不台為先鋒其主八赤蠻聞之懼逃入海復討兀魯
 思部圍禿里思歌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
 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經哈喇里山攻馬札兒部拔都等五道
 分進速不台出奇計誘其主怯憐至鄯寧河時諸王軍上流水
 淺又有橋速不台軍下流水深方謀結棧以故諸王得先涉爭
 利反為所乘及速不台既濟師諸王以敵勢盛欲還對曰王欲
 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札兒城不還也疾馳去拔都從之遂
 拔其城太宗崩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屬
 續弘備錄 卷十七 五

為兄安得不往遂會于也只里河定宗既立朝會畢還家禿納
 河上卒年七十三追封河南王諡忠定子兀良合台別有傳
 紐璘珊竹帶人祖孛羅台為太祖宿衛父太答兒佐憲宗攻宋
 入蜀拜都元帥紐璘倬貌長身多謀畧常從父軍中憲宗命將
 兵萬人畧地自利州下白水過大獲山出梁山軍直抵夔門尋
 還釣魚山引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虎于成都宋制置蒲擇之遣
 安撫劉整據遂寧江以斷東路軍至箭灘不得渡自且至暮大
 戰整軍敗紐璘長驅至成都既而擇之命楊大淵守劍門及靈
 泉山而自帥師取成都會阿答虎死諸王阿卜干與諸將謀曰
 今宋兵日逼開元帥死必率衆來攻我軍去行在遠待上命建
 大帥然後禦敵恐無及不若推紐璘以號令諸將出彼不意敵
 可必破衆然之遂推紐璘為長大破大淵軍于靈泉山擇之兵

潰進圍雲頂山城扼宋軍歸路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于是成
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番皆來附帝即軍中真拜都元帥時
紐璘軍止二萬以五千人命拜延等守成都自將步騎萬餘號
五萬戰船二百艘發成都遣張威以五百人為前鋒水陸並進
謀鎖重慶江以絕吳蜀之路緝橋資州口以濟師千戶暗都刺
率舟師而下紐璘將步騎而南旌旗輻重百里不絕擇之以兵
分道要遮所遇輒敗進至涪州造浮橋駐軍橋南北以杜宋援
兵尋討思播二州招降黎雅兩門嚴州偏林關諸蠻得漢番二
萬餘戶世祖即位紐璘入朝上其數詔分西川兵及陝西諸軍
屬之使鎮秦鞏唐兀之地劉整以瀘州降宋將呂文煥圍之紐
璘分兵往援文煥敗走遂徙瀘州民于潼川俄為整所譖後至
上都驗問無狀得釋還至昌平卒 子也速答兒智勇類其父
續弘簡錄 卷十七

速哥蒙古人父忽魯忽兒木華黎麾下卒也善馳馬有口辯又
慎重不泄常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太宗以為才賜
名動哥居出金盤龍袍及宮女賜之速哥亦以驍勇聞憲宗命
從都元帥帖哥等入蜀萬戶劉七哥與宋兵戰失利陷敵中速
哥馳救奪之出又從都元帥紐璘敗宋將劉整破雲頂山城紐
璘受詔會涪州至馬湖江速哥以舟為舟夜渡至大復山行在
自陳道梗失期罪帝慰遣之未幾復自涪州入奏事遇宋軍于
三曹山奮兵疾戰奪其器械以歸宋兵攻涪州浮橋部將火尼
赤戰陷陣速哥被圍出之世祖至元初四川行省遣招投降民
得三千戶從行院帖赤戰九頂山又從右丞也速答兒取瀘州
初立德州以速哥為達魯花赤建都蠻叛詔諸王與魯赤討之
速哥將千人為先鋒破黎州水尾砦攻克連雲關軍至建都戰
續弘簡錄 卷十七

至元中從圍嘉定以三千人敗宋安撫魯萬壽兵論功授六翼
達魯花赤萬壽尋以嘉定三龜九頂紫雲諸城砦降又從圍重
慶率二十餘騎攻其門宋都統趙安出戰也速答兒三入其軍
再生挾壯士以出大兵繼集趙安開門降制置使張珪遁追至
涪州擒之歷遷四川西道宣慰使羅施鬼國亦奚不薛蠻叛詔
川兵會討至會靈關蠻帥阿麻阿豆等將數萬眾迎敵也速答
兒突入其軍挾出斬之亦奚不薛懼率所部五萬餘戶降以功
升西川右丞西南曉雄左 紀作 都掌蠻得蘭右 紀作 叛討降之
遷蒙古軍都萬戶仍鎮唐兀地後屢征烏蒙叛蠻感瘴毒還至
成都卒 程集夫平雲南傳云大德八年也速答兒建言所鎮雲
今其民衣被皇仁同於方夏幼長少老皆怡熙熙皆自忘其往
西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難若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
事為宜制口可因立碑山上

于東山斬其渠復與元帥八兒禿迎合刺軍于不魯思河所過
城邑皆下進討碉樓諸蠻破連環城也速答兒圍嘉定速哥
率舟師會平康城修築懷來等砦守其要害分兵敗宋將魯萬
壽于麻平既而下流諸城紫雲瀘敘皆降進圍重慶速哥以所
部兵鎮白水馬湖江口累功授重慶夔府等路宣撫招討兩司
軍民達魯花赤亦奚不薛叛置順元等路宣慰司以速哥為使
經理諸蠻降八番金竹百餘砦得戶三萬四千悉以其地為郡
縣尋改會四川行樞密院事詔開土番道以兵圍茂州成宗元
貞初行院罷家居數歲卒
冊曰天佑朔方立國伊始豪傑彙征麟攀翼附絕域長驅
會莫反顧炳燦武功載在盟府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二 歸降

耶律留哥子薛 曷思麥里 郭寶玉子德海 石天應從子

嚴實子忠 劉黑馬子元 劉整 汪世顯子德臣 楊大淵子

文李忽蘭吉 管如德補呂文煥 附從子師 夏貴附陳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太祖起朔方金人疑遠遺

民有他志下令遠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留哥不自安

歲壬申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留哥擊走

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留哥為都元師耶

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太祖命按陳那顏行軍至遇之間

所從來曰我契丹軍也欲往附大國道阻馬疲故逗遛於此按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功至二

陳曰我奉命討女真適與爾會庸非天意然爾効順何以為信

留哥乃率所部會于金山刑牲折箭以盟按陳還具以實奏金

遣胡沙帥軍號百萬來攻聲言有得留哥骨者受上賞仍世襲

千戶留哥亟馳表聞帝命按陳引千騎往會與金兵對陳于迪

吉腦兒大破胡沙軍以所獲輜重來獻帝召按陳還而以可特

哥留屯其地衆推留哥為遼王立妻姚里氏為妃以其屬耶斯

伯為郡王耶的為丞相統古與為元帥改元元統時太祖八年

癸酉春也甲戌金遣使誘使降不從金主怒復遣宣慰萬奴領

軍四十餘萬攻之戰于歸仁北河上金兵潰萬奴收散卒奔東

京於是留哥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中京乙亥破東京可

特哥娶萬奴之妻李偃娥留哥心不直微有隙既而耶斯伯等

勸留哥稱帝辭曰往者吾與安陳盟願附大國倘食其言而自

為東帝是遼天也遼天必有大咎衆請益力不獲已稱疾不出

潛與其子薛閣奉金幣九十車入覲帝曰先納款者先引見太

傳阿海奏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

來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既見出所獻金幣帝大悅先白之於

天七日而後納諸庫命仍遼王爵問戶籍幾何對曰六十餘萬

帝曰可發三千人為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調汝遣人借往爾

哥遣大夫乞奴與俱且命詰可特哥曰爾妻萬奴之妻悻法尤

甚其拘繫以來可特哥懼與耶斯伯等詭言留哥已死遂以其

衆叛殺所遣蒙古三百人惟三人逃歸告變帝謂留哥曰爾無

以失衆為憂朕倍此數封汝無吝也丙子乞奴金山統古與等

推耶斯伯僭帝號于澄州國號遼改元天威以留哥兄獨刺為

平章置百官方閱月耶斯伯為其下所殺衆推乞奴監國留哥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功至二

引蒙古軍忽至得兄獨刺并妻姚里氏戶二千渡遼河招撫

州廣寧徙居臨潢府乞奴走高麗金山殺之自稱國王改元天

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殺之亦自立戊寅留哥引

蒙古契丹軍及東夏高麗兵圍克之喊舍自經死自乙亥歲留

哥北觀遼東反覆耶斯伯僭號七十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

舍亦二年至己卯春復定庚辰留哥卒妻姚里氏入奏會帝征

西域皇太弟承制以氏權領其衆者七年丙戌帝遣氏攜其次

子善哥季子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兒帝于河西阿里

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能來邪慰勞甚至氏奏曰

留哥既沒官民乏主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使歸葬留帝曰薛

閣從朕征西域時回鶻阻太子于合迷城引千軍救出之身中

槩又于蒲華尋思干城與回鶻格戰傷流矢以是積功賜名拔

都魯不可遣當合善哥襲父爵氏拜且泣曰薛闢者前妻所出
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嫡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倫竊以
爲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闢襲而留善哥塔塔兒收國奴于朝
惟遣永安從氏東歸帝召薛闢謂曰昔女真猖獗爾父起兵自
遼東會朕師又能割愛以爾事朕其情貞慈可尙朕以兄弟視
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字魯古台並轄軍馬
爲第三千戶薛闢受命已丑從太宗南征庚寅與撒兒台東征
皆有功命移鎮廣寧府自是連征高麗東夏萬奴國復戶六千
有奇戊戌卒善哥賜名崇古解從親王口溫不花破天城堡鳳
翔府以功襲名拔都魯後引兵渡河會大軍平金及伐宋拔光
州東陽軍亦多著戰功云

續弘簡錄 卷十八 王 功五二
冊曰不階尺上幾復舊邦乃遠衆望擇主歸降觀竊據

迭相覆亡姚里立嫡大義是將形管所紀有何頡頏
曷思麥里西域谷則幹兒朶人初爲西遼濶兒可汗近侍太祖
西征率可散等城部長迎降大將哲伯以聞帝命爲先鋒攻乃
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令持首往徇其地諸城望風皆下又從
征你沙不見城諭降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刺丁戰
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之追襲至阿刺黑城戰于禿馬溫山又
敗之追至愁顏城西寨又敗之札刺丁逃入海曷思麥里收其
珍寶而還取玉兒谷德痕兩城既而愁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
伯疾馳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格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來
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
城進克幹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木赤太子
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可汗戰敗其軍

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伯卒會帝親征河西曷思麥里持所
獲珍寶及七寶繳迎見于阿刺思不刺思之地帝顧羣臣曰哲
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形貌雖小而聲名實大就以所進金
寶命隨其力所勝悉賜之俾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討平
失的兒威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帝由白坡渡黃河
會皇子拖雷兵攻金將完顏合達敗之回駐金蓮川授懷孟二
州達魯花赤帝以其從軍西域宜力居多特命歸西域大帥察
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帝允其請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
達魯花赤卒于官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通天文兵
法金末封汾陽郡公引軍屯定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器器至
河南拜闕氏既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卽降天改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四 功五二

姓矣金築烏沙堡屯兵三十萬會木華黎軍至敗之寶玉舉衆
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計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
南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帝從其言又
條新令五章凡出軍不得妄殺雜人罪囚量情笞決軍戶蒙古
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田四頃人三丁者僉一軍年十五以
上成丁六十歲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禁止僧道剃
度皆見頒行帝將西伐患番城多依山險難攻寶玉曰使其城
在天上則不可取否則何難之有帝益壯其言授抄馬都鎮撫
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囊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
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獲尋復戰收別失八里
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衆
疾呼曰西陣潰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羣思于城次暗

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合發火箭射其
 船乘勝破護岸兵遂平諸壘收馬里四城既而可弗又國唯算
 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盟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關
 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
 丈寶玉請封山川神乃封崑崙山為玄極王大鹽池為惠濟王
 復從哲伯速不台二大將收契丹渤海諸國有功累遷斷事官
 卒于賀蘭山 子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知父北降遁入太行
 山大軍至始出授為抄馬彈壓從先鋒哲伯西征渡乞則里八
 海攻鐵山踰雪嶺西北萬里進軍平谷里國還至崢山吐番帥
 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從大軍入關中破南山八十
 三寨由漢中轉戰至鈞州與大軍會于三峯山以功遷右監軍
 已破金師于黃龍岡取申唐三州後討河南叛兵破傷足與疾
 續弘簡錄 卷十八 五 功臣二

歸卒初太宗詔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皆從德
 海請也 孫侃字仲和德海之子弱冠為百戶鷲勇有謀尋從
 攻汴以功擢千戶歲壬子送兵仗至和林命從宗王旭烈兀西
 征初至木乃今國其國墮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
 二十八城斬其主兀朱算難寰宇記作速進至乞都卜其城在
 稽寒山上懸梯上下築城固之莫能克侃令架大礮擊其城守
 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宗王復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難來降
 其父阿力走據東城侃攻殺之西行至兀里兒城伏兵城下令
 曰聞鉦聲則起敵果至伏發盡殲之海牙算難降又西至阿刺
 汀破其游兵三萬馮樛答兒算難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難降
 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至破
 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城中殿宇皆搆以沉檀木舉火

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
 河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逸城破合里法算難登舟欲遁有浮梁
 扼之乃自縛詣軍前降收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其
 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信之不設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
 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戰大破之巴兒
 算難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會日暮
 已休侃復驅兵起留數病卒守營若而大軍西行十餘里乃頓
 舍下令營中銜枚轉箭更漏寂然是夜敵果潛兵來襲殺數病
 卒可乃算難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又西渡海收富浪
 侃諭以禍福兀都算難即出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嚴陣以
 待侃單騎直前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難降至寶鐵
 侃以奇兵奄擊大敗之加葉算難降至兀林擊敗其游兵四萬
 續弘簡錄 卷十八 木 功臣二

阿別丁算難懼乞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又南至乞里灣忽都馬
 丁算難降西域平侃經營西域前後凡七年誅名王一降其國
 十餘得城以千計捷至鈞魚山會憲宗崩乃還世祖即位侃上
 疏陳平宋之策大畧謂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荆襄
 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
 置之弗顧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下後皆
 如其策又言宋人驕信使宜典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
 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
 用帝是其言擢萬戶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居一年卒侃行軍有
 紀律野爨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
 冊曰西域萬里張騫鑿空定遠仗節威輝雪葱郭侃何人
 乃繼厥踪地遐名詭累譯難通山經未詳王會莫窮

石天應字瑞之與中永德人性豪俠鄉里多歸附木華黎南下天應率眾迎謁軍門授與中府尹兵馬都提控俾從南征造戰攻其臨機應變捷出如神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軍前後二百餘騎皆身先士卒累功遷右副元帥從木華黎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州濟河南拔葭州因進說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所擾緩急非便宜命將固守造舟楫以備不虞木華黎然其言表授天應爲行臺兵馬都元帥留守葭蘆造舟楫諸將多言水波惡恐勞費無益天應下令謂有阻我事者斷其舌橋成諸將乃服于是分兵四出悉定葭綏地一日謁木華黎于汾水華黎取之策比還鎮名將佐謂曰吾累汝等留屯於此今聞河東西皆平川廣野可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何如或諫曰河

續弘簡錄

卷十八

七

功臣二

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眾而來此事急棄去不武縱太師不我罪何面目見同列乎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綱目云金元帥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天應開中條山賊侯七侯八欲夜襲其城即遣都將吳權甫領兵出濟道左權甫醉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名臣事略云羣盜陷河中府殺天應未幾燒居民府舍遂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及攻拔北見傳亦云天應守河中爲賊侯七所襲城陷而與本傳初天應死時弟天禹有子佐中在軍中伺敵少懈倒抽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趨木華黎行營乞得蒙古軍數千還與敵戰敗之木華黎嘉其勇奏授與中府千戶子安琬襲職從征大理討李璫皆有功江西分寧叛安琬往討之賊背山而陣安琬引兵出陣後賊驚潰揮兵直抵壘門賊呼曰願成陣而戰安不憾安琬稍引却賊果出陣連單騎突入大聲曰吾止誅賊首庸卒非吾敵也手刃中賊背生擒之累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八

功臣二

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義斌下真定與蒙古將李里海軍相望
 實印馳赴與之合史天澤復以銳卒畧其後義斌被擒不屈死
 之不浹旬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即權山東西路行省事庚寅朝
 太宗于牛心之幄殿賜坐宴享終日數頌謂侍臣曰嚴實真福
 人也甲午朝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戶詔母事征伐名臣事畧
 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上雅知初木華黎之弟帶孫攻下彰
 實不便鞍馬欄其勞故後師如此初木華黎之弟帶孫攻下彰
 德怒反覆欲屠其城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
 從果何罪邪及破濮州實言百姓未嘗拒敵與其多戮無辜不
 若爾之以供芻秣由是得免者數萬人兵由武關出襄鄧河南
 被俘者多實載金緡往贖且約束諸將毋殺掠又多作糜粥以
 食流民全活頗衆儒士遭兵亂多失業無依實辟其賢者置之
 募府修學校招生徒一時名士多以實為歸實為合散亡業單
 續弘簡錄 卷十八 九 功臣二
 貧舉喪葬助婚嫁人尤德之部曲有逃回益都者益都被獲歸
 皆自分必殺實置不問王義深者義斌別將也實族屬在東平
 向為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終不以
 舊怨為嫌太宗十二年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者旬月不已元
 明神道碑云實病風痺久有勸迎良醫好
 皆笑曰人豈不疾得無疾痛以歿足矣 中統二年追封魯國公
 子忠濟襲萬戶初統千戶十有七會括新軍山東益
 戶二萬餘弟忠嗣忠範皆為東平路管軍萬戶而仍統於忠濟
 大置有言其威名太盛者中統初召還命忠範往代至元九年
 忠範僉省成都戰失利逃至京師以赦免後持國書使宋行至
 獨松關為宋所殺方忠濟治東平日舉息錢代民納逋賦歲久
 積多至四十三萬七千餘錠及去債家爭持券責償帝聞之命
 發內帑以代又借用課程錢本銀萬五千兩並詔勿徵東平廟

學故庫陋收卜爽塏地于城東教養諸生後多顯貴者至元間
 授江浙左丞以老乞歸名其子瑜入侍卒諡莊孝 忠嗣少從
 張澄李楨學畧知前史大義初授東平人匠總管尋改管軍萬
 戶從忠濟畧地揚州又從南征與忠濟渡淮分兵出桂車嶺達
 蕪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中統三年宋兵
 攻蕪州徐州總管李果哥降于宋忠嗣從大帥按脫攻蕪縣復
 徐州執果哥殺之未幾朝廷懲青齊之亂居大藩者子弟不得
 典兵遂罷官家居十年卒
 劉黑馬濟南人父伯林金木為威寧防城千戶太祖圍威寧伯
 林總賊降累從大軍攻伐凡部曲所俘獲悉縱去在威寧十餘
 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
 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典者黑馬名焜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十 功臣二
 馬產黑駒故以為小字後遂以小字行年弱冠隨父征伐大小
 數百戰畧無懼色已襲父職為萬戶兼都元帥從征西夏唐兀
 及東平大名皆有功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為首從征
 回鶻河西諸國皇弟拖雷入自大散關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
 馬先由興元金房東下至三峯山遇金將完顏合達與戰敗之
 遂破香山寨及鈞州會增立七萬戶仍以黑馬為首張柔
 史天澤嚴實等次之黑達事畧云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實在耶
 州則有山東之兵史天澤在真定則有河
 東之兵張柔在濟州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在天
 州滅金及征西川累功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
 尋命巡撫天下察其刑罰從憲宗至六盤山商州與宋接境數
 被侵掠命黑馬與之舉兵宋不敢犯請立成都以圖全蜀帝
 從之始立成都路

廉希憲宜撫川陝時密里火者擡重兵居成都希憲慮其與渾
都海結黨為變以黑馬有膽智使乘驛矯詔竟誅之其子訴于
朝帝曰此朕命也勿復言宋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時黑馬已
屬疾希憲督轉輸不輟左右諫其少休慨然曰國事方急以此
疾無憾卒封秦國公諡忠宣 子元振字仲舉隨父入蜀立成
都攝萬戶時年方二十既蒞事號令嚴明麾下宿將皆敬懼之
世祖即位命為成都經畧使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款黑馬遣
元振往受其降諸將皆言整無故而降情偽不可信元振曰宋
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
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此舉無可疑者
遂行比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乘衆先下馬與整相見明日請
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之聯轡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獻金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功臣二
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賜將士而歸還其男女宋蜀
帥俞興圍瀘州以討整晝夜急攻五閱月城幾陷左右曰整本
非吾人與俱歿無益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
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將盡殺所乘
馬將將士募善泅者賞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銀牌分賞
有功既而授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與兵捷聞且自陳
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功授成都軍民經畧使時議罷勳舊子
弟之典兵者遂降為成都副萬戶後兼瀘川路副招討使 元
禮黑馬第五子也嘗從父在軍中授京兆路與魯萬戶遷瀘川
路漢軍都元帥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向瀘川元禮所領幾數
千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敵敵制勝在智不在力大
戰遂溪終日勝負未決敵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為敵所乘則

城不可得入瀘川非國家有矣大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
可失也即持長刀大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無不一當百大
敗貴兵名入朝賜錦衣名馬命復還瀘川立遂溪寨元禮奏嘉
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屯兵以扼
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速遂守眉
州尋乞解官養母仕至延安路總管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邠州穰城沉毅有智謀熟知
山川險要避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攻金信陽
整為前鋒夜從驍勇十二人渡壘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
曰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乃書其旌曰賽
存孝累遷瀘川十五軍州安撫副使整以北人鎮西邊有功南
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會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帥蜀以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功臣二
圖整與以軍事名整不行遂摭其罪宋史新編云會賈似道
託會計邊費以賄諸將
二年夏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綱鑑大全云整命參謀
官許彪孫草表不從合
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興敗去復遣使請益屯兵厚儲積
為圖宋計明年入朝授行省于成都瀘川兩路仍兼都元帥同
列缺其功謀陷之整懼請分帥瀘川宣課茶鹽以餉軍至元四
年入朝奏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啓運一之機臣願効
犬馬勞先攻襄陽徹其扞蔽廷議多難之整曰自古帝王非四
海一家不得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
棄正統邪且襄陽吾故物也棄而弗成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
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曰朕意決矣命陝西五路

四川行省各造戰艦五百艘付整俾與阿木經畧襄陽遂成鹿門堡及白河口率兵五萬抄掠沿江諸郡七年三月築實心臺于漢水中上置弩礮下為石圍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更造戰船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盡地為船習之得練卒七萬復築外圍以遏敵援宋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既昧天命又不自奮屬徒多害生靈何為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答伏弩中整以甲堅不得入九年破樊城外郭謀知文煥將遣張貴出求援遂分部戰艦縶草如牛狀臨漢水綿亘參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乘輪船順流下走覘知之傍岸蕪草牛如畫整與阿木麾戰艦先據龍尾洲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柵門關殲其衆綱目云整計欲自請格進築馬鬣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宋封整為燕綱目云整合州遣統軍合制帥城之以宋有備卒不就宋封整為燕續弘簡錄卷十八 功臣二

郡王遣承寧僧資身及金印牙符送整所承寧令得之聞于朝勅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用兵襄陽故設此為殺臣計臣實不知帝令整復書謂宋若果以生靈為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為此小數何益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襄樊唇齒也宜先攻樊城宋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募善泅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鶻礮擊之而焚其柵明年正月遂破樊城既而移攻具向襄陽整欲立碎其城沈文煥以快意主帥不可乃遣宋俘唐永堅入諭文煥以城降整又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遣水軍乘勝長驅大江必非宋有遂收整行淮西樞密院事守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大人洲時阿里海牙鎮淮西帝知其不相能命分軍為二各統之御史言江淮未附將帥

需人今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劉整子瑛素不知兵且闕人望帝並命罷去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緩東兵使無西爾渡江非所聞也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不克及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我顧使我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憤歿于無為城下諡武敏

開曰天啓混一臣効犬馬襄陽徹藩鄂清旋下銳欲渡江宋何汝負南之叛臣北之功首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吐古族名臣事畧仕金官鞏昌便宜總帥金亡郡縣皆降世顯獨堅守皇子淵端駐兵鞏城始率衆迎謁皇子曰吾征討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故對續弘簡錄卷十八 功臣二

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金亡已三載汝不降果誰為邪對曰大軍送至莫知適從惟殿下神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千萬人之命是以降皇子大悅賜章服俾署舊職即帥所部從征斷嘉陵蹶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宋將亦潛兵為犄角世顯單騎突入所向披靡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克武信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兵依山為柵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畧嘉定進大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援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北造船為疑兵夜從上游鼓革舟徑渡襲其營宋師大擾迫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將遇斬獲無算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引歸太宗易其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焉進軍薄成都斬宋制置陳隆之復拔漢州屠其城累功真拜便宜都總統秦鞏等二十四州事未

幾卒中統三年追封隴西郡公諡武義英宗即位加封隴右王
楊煥神道碑云金貞祐二年世顯精戰功起家為下夫長正大
四年顯隴州防禦使六年升華昌府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
機務九年拜便宜總帥明年金亡郡縣風靡世顯獨守者三
年討其眾曰宗元已矣吾何愛一死念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
平居享高爵厚祿其分也餘者奚罪乃率從佐迎討蓋乙未
冬十月四日也虞集勳德錄云華昌王世顯統帥數十勝兵
數十萬號便宜總帥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華昌則
金亡已三載矣汪氏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自歸太宗察其誠仍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華昌
者既世其職 次子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
獵矢無虛發及襲父爵為總帥從入蜀將前軍出忠治所向克
捷進攻運山馬中飛石灰步戰拔其外郭宋制置余玠攻漢中
德臣馳赴之玠尋解去德宗召入覲命城沔州沔州嘉陵要衝
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數日而集又命城利州益昌進薄嘉
定四川大震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五玠卒宋以余玠與蜀賊造
續弘簡錄卷十八 玠之遺精卒玠夜進大破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之謂走德臣遂據其城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益昌備賦及漕糧屯田為永久計並從之仰命置行部于鞏立
漕司于沔道取需給餽餉奏以兄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
昌會早嘉陵漕舟水溢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地界我
奈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鬻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轉掠雲頂
得糧五千石既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倍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
給諭降苦竹若守將南清山寨相繼輸款自魚關至沔水迂回
為渡百有八至是悉建橋梁帝親征幸益昌駐北山謂口來者
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見汝身小而膽畧甚大敵曾薄汝城石對
曰賴陛下威德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嘉陵白水交會
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對曰大軍百萬軍敢淹延即繫舟為
梁一夕而成軍過如履平地南清既北覲其下殺清妻子據告

竹以叛至是攻之巖壁峭絕或請建天橋帝以問德臣對曰臣
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乃率將士魚貫進帝望見歎曰
人言田哥膽勇豈虛譽邪嘗有疾帝飲以葡萄酒解玉帶賜之
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帝東下德臣為先鋒
抵大獲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率眾降奏免其死已而運山青
居大梁皆降進攻釣魚山合州知州王堅負險不下德臣夜登
外城進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語未畢幾為飛石所中復感
疾帝遣使問勞俾還益昌奏曰陛下尊為天子猶冒寒暑服勞
於外臣待罪行伍成其分也卒年三十六封爵如其父諡忠烈
良臣世顯第三子年十六七即從兄習行陣每戰輒當前鋒
以功擢裨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憲宗軍至六盤良臣還鞏昌
治供億民不知擾詔權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同立功
續弘簡錄卷十八 宋 玠之遺精卒玠夜進大破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之謂走德臣遂據其城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益昌備賦及漕糧屯田為永久計並從之仰命置行部于鞏立
漕司于沔道取需給餽餉奏以兄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
昌會早嘉陵漕舟水溢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地界我
奈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鬻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轉掠雲頂
得糧五千石既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倍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
給諭降苦竹若守將南清山寨相繼輸款自魚關至沔水迂回
為渡百有八至是悉建橋梁帝親征幸益昌駐北山謂口來者
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見汝身小而膽畧甚大敵曾薄汝城石對
曰賴陛下威德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嘉陵白水交會
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對曰大軍百萬軍敢淹延即繫舟為
梁一夕而成軍過如履平地南清既北覲其下殺清妻子據告

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嘉納卒封梁國公諡忠惠 孫惟正字公
 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尤喜談兵時出游獵則勒從騎為攻守
 狀父德臣卒于軍世祖嗣立俸養父爵屯兵青居山初憲宗遣
 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渾都
 海叛乞台不花將起兵為應惟正承宣撫廉希憲指遣甲士縛
 斬之中統初部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火都今若猶
 犬方肆狂藹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為墟當勝以不戰乃發兵踵
 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斃之若是者兩閱月度糧盡勢感曰可矣
 與戰屢捷火都遣人約降陽許之而潛兵躡其後出不意擒殺
 火都至元初襲破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人僞治合州于
 釣魚山詔立武勝軍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作柵扼其水道夜懸
 燈柵間編竹為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以防不虞宋
 知有備不敢犯十四年冬皇子安西王北伐藩王土魯拔于六
 盤惟正進討次平涼簡軍兵銳者八千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
 據西山惟正分安西兵為左右翼軍兵獨居中去里許皆下馬
 手弓土魯遣騎突陣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矢下如雨突騎盡
 馳還土魯軍遂走逐之三踰山至蕭河土魯就擒安西王稱其
 功明日大燕賞以金尊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兒
 婦為汝母製衣汝母真福人也詔遷秦蜀行省左丞通考云惟正
 入覲上都還至華州卒諡貞肅
 楊大淵天水人初仕宋為安撫使總兵守開州憲宗既取隆雅
 二州兵至開州大獲山遣降人王伸入招之為大淵所殺憲宗
 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德臣力請得免
 既逃歸憲宗益怒將屠其城德臣謂李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

頗難測宜急追之忽蘭吉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皇帝遣我來撫
 汝軍民一卒引之入即下馬執大淵手謂曰上方宣諭賞賜不
 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法且久出恐城寨有變是
 以亟歸非敢有異謀即與偕來一軍皆喜及入奏帝問楊安撫
 反乎忽蘭吉曰無也曰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亂也城
 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慰軍民從臣以出以是知其
 不反帝悅命復大淵故官以其兵從招降蓬山廣安諸郡進攻
 釣魚山拜侍郎都行省悉委以平蜀之寄兄子文仲亦授安撫
 使世祖即位諭曰尙屬忠良之節其成康又之功大淵拜命踴
 躍進克禮義城掠其饋運徙總管黃文才等以獻先是大淵建
 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兄子文安攻宋巴渠
 收萬安寨復使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四面嚴阻可進攻退
 續弘簡錄 卷十八 宋 功臣一
 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率兵來爭大淵遣文仲往援宋
 兵解去大淵請于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入覲進花羅紅邊
 稍各百五十段優詔各之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主帥欽察
 同署事比還復瀨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梁城不踰時而
 就宋賈似道遣楊琳賫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
 安擒之以間琳伏誅至元初大淵以部將王仲得宋將皆萬壽
 私書殺之帝以未經鞫問或墮宋人間計豈宜輒施刑戮下詔
 詰責仍存邱仲家人大淵諜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
 城欲遷守臣向良及官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于椒坪連
 戰三日擒昌良等以歸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追復大破
 之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而卒追封開中郡
 公諡肅翼未幾文仲亦亡 文安字泰叔父大金仕宋守叙州

戰死文安方二歲依叔大淵于開州年十八從大淵降授監軍
出通川與宋將鮮恭大破擒統制白繼源又出開遠戰屢勝擒
知軍范燮統制魏興等授開遠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巴渠
宋萬安守將盧壇降遂築蟠龍城據要路更築虎嘯城于
渠江遷開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文安前後屢破宋兵擒
其將累攻下開遠洋金進施萬請州及夔府府所得漢聖耳
白帝龍爪牛頭樂勝鷄冠等數十城盡定蜀境夔州亦降入觀
繪圖以獻帝勞曰汝攻城畧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川南道宣
慰使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
踰月卒于官

李忽蘭吉本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

從汪世顯舉城降忽蘭吉隸皇子淵端為質子癸丑世祖在潛

續弘簡錄 卷十八 九

邸用汪德臣言命為管軍千戶都總領佐德臣立利州憲宗南

征平榆道諸餉事揚大淵既降復逃去忽蘭吉單騎說之出憲

宗問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為一郡生

靈命脈所繫故不知懼帝悅賜以酒中統元年渾都海叛據六

盤山世祖召忽蘭吉從汪良臣進討殺渾都海等于陣以功授

鞏昌後元帥大都叛遁入西番從宗王追襲擒之首將谷刺海

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不受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

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矣臣何可復佩乃命於總帥汪惟正下

心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各機叛於西番忽蘭吉以千

騎先往執之至元元年入覲命與良臣還蜀守青枯尋賜虎符

授夔東路招討使立章慶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絕大梁平山

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故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

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夾攻掩其不
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曠人稀宜修置
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最為急務今蒙古漢軍多
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
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缺一不可帝是其言
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事已復還守章廣平山寨
前後每戰輒勝升川南道宣慰使施黔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
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於是參政曲里吉思左丞汪
惟正一軍出黔中僉省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
澧州忽蘭吉一軍出夔門會合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
長悉來附獨散毛洞軍順走避巖谷力屈始降在蜀二十餘
年以老乞歸鞏昌既而行省列其功請用范殿帥故事商議本

續弘簡錄 卷十八 九

省軍事食左丞祿卒諡襄敏

管如德黃州黃陂人父景模為宋安撫使守蘄州伯顏兵至景

模舉眾降授淮西宣撫使以老不任事時如德為江州都統制

遣書招之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思其父與同輩七人問

道南馳為邏者所獲械送郡如德伺邏者怠即破械走問闕萬

里達父所景模喜曰真吾子也至是入見世祖笑曰是能孝於

父者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

得無傷汝臂乎後母復然嘗從獵過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

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為拔都魯帝問朕何以得天下宋何以

亡對曰陛下以福德勝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帝

曰普授湖北招討使總管本部軍馬阿木以如德為前鋒攻揚

盡缺宋平入覲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歷祈宋軍缺如是帝嘉其朴遷浙西宣慰使入奏軍事世祖問曰江南之民得無有二心乎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生或起他念今累歲豐稔民沐聖恩多矣安敢有貳志帝善其言累遷江西左丞初廣東賊鍾明亮率眾三萬來降宣慰使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為循州知州帝不允明亮復叛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將欲直搗其巢如德曰今日田野之民疲於轉輸介冑之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為功吾不為也遣使諭以禍福明亮復請贖州降詔縛至大都如德留之不遣明亮再反朝廷責以玩寇如德惶懼卒于軍贈平昌郡公諡武襄

呂文煥安豐人兄文德微時鬻薪于市宋淮帥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之招致麾下累功授京湖安撫制置使時劉整獻計謂宋人所恃惟文德在鄂州然可利誘乃遣以玉帶求置權

續弘簡錄 卷十八

主 別史二

場于樊城文德許之既而言安豐等場貨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塙以護積積遂築塙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趨宋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始悟為整所賣疽發背歿文煥仕宋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時阿木攻襄陽文煥拒守久之至元六年命史天澤益兵圍襄陽文煥遣使說以鹽茗十年正月阿里海牙等拔樊城世祖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敵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既而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謂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得必不汝負文煥疑未決又折箭與之誓文煥感泣遂納筓鑰與其子俱來降詔入朝授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即為帝晝攻鄂策且請身為前鋒世祖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十一年二月授參知政事行省荆湖命文煥率其麾下臨城以善遇降將意招諭未下州郡十月文煥引兵攻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川總管王虎臣殺之進逼新城招都統邊居誼不從伏弩中其右臂馬仆幾被獲眾挾以出文煥怒麾兵拔其城居誼赴火灰由是江陵諸州皆下文煥謂權守張晏然等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耳今大軍飛渡如履平地不降何待于是晏然與都統程鵬飛皆以州軍降時沿江諸將皆呂氏舊部曲爭望風歛附十二年正月引兵至江州從弟文福方為湖南五郡鎮撫宋主促其將兵入衛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迎降宋謝后遣使諭文煥請息兵修好不聽十月伯顏分兵東下以文煥為嚮導趨常州宋遣兵部侍郎呂師孟來軍中議和師孟續弘簡錄 卷十八 主 別史二 文德子也陰請文煥贊成和議亦不省十二月平江府官屬迎降于常州文煥先往受其降十三年伯顏兵至阜亭山宋主奉稱臣表伯顏遣文煥入長安閱視城壘且責黃榜安諭中外軍民并入慰謝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伯顏拘文天祥于軍中天祥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解喻天祥并斥其合族為逆文煥大慙志十四年以文煥為中書左丞仍宣慰江東十五年三月詔文煥遣官招宋生熟券軍堪為軍者月給衣糧不堪者屯種近地江東道按察使阿八赤從文煥求金銀及宅舍子女不與遂奏文煥私匿兵仗帝命行臺大夫相威詰之阿八赤以不直免官二十三年正月文煥以江淮行省右丞請老許之仍任其子為宣慰使 從子師夔文德子

也至元十二年在宋提舉江州興國軍宋沿江制置使陳奕既降以兵攻蘄州師夔乃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如蘄請降伯顏入江州師夔設宴庚公樓選宗室女二盛飾以進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帥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都元帥宋都解攻撫州命師夔以金符遣守將密佑誘之降佑不受竟遇害師夔與謝枋得雅友善至是以兵徇江西下安仁時枋得守信州攻之枋得走建陽師夔獲勝捕之執其妻子下之獄及宋主是在廣州師夔復同阿里海牙瑜出等率兵渡梅嶺攻蘄之遂以參知政事雷鎮廣州瑞州張公明訴師夔謀不軌瑜出恐驚疑成變乃斬公明而後聞詔弗問十五年宋制置使張鎮孫起兵復廣州師夔執之及其妻子械送京師鎮孫自經死十七年以廣中民不聊生名師夔赴闕請責壞民之由廷辯續弘簡錄 卷十八 功臣二 無驗仍還省二十二年六月乞假省母始赴江州 范文虎文德塔也宋咸淳中遷殿前副指揮使阿朮攻襄樊宋以文虎統禁軍來援遂蓄異志軍中為樂庭日與妓妾擊鞠宴飲不進兵比戰又不力兵屢敗所喪舟楫甚多及襄樊陷給事陳宜中請誅文虎賈似道庇之止降 官仍知安慶府至元十二年正月伯顏分兵至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且請伯顏速來伯顏使阿朮以舟師先至安慶文虎以城降伯顏承制遣授兩浙大都督命持詔往諭壽州諸鎮已復同失里伯史樞率襄陽熟秀軍招安豐壽州五河等處軍民時呂文煥陳奕既先降方與文虎領兵攻臨州郡宋謝石詒諭文虎三人使通和議文虎等不報乃籍三人家妻孥多過害十月命董文炳將左軍由江入海以文虎為鄉導取道趨敵浦華亭十三年正月伯顏分兵圍安

吉文虎致書知州趙良淳誘之降良淳斬其使而自經及兵臨臨安宋駙馬都尉楊鎮奉益慶二王潛渡江如婺州文虎率勁兵五千追之不及執鎮而還伯顏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文虎同伯古歹入治事且巡歷城堡宋宗室趙孟榮謀起兵于越事泄被執至臨安文虎怒斬之七月與呂師夔並參知政事十五年二月與夏貴陳巖並進中書左丞詔諭行省東南島嶼諸番固有慕義者可因番船宣布德意使其來朝文虎遣周福等偕日本僧實詔往諭其國降海賊賀文達以所得銀三千兩獻之帝即以銀賜文虎並賜金紋綾及西錦衣諸物文虎薦可為守令者三十人帝曰今後所薦朕自裁擇皆不聽十七年五月召入朝命召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等軍並將兵十萬同右丞相阿剌罕征日本十八年正月文虎再赴闕請給馬二千及續弘簡錄 卷十八 功臣二 回鶻臣帝曰戰船安用此亦不與十八年七月軍至平壘島遇颶風壞舟文虎被溺漂流一晝夜幸附敗板得生遂擇堅艦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五龍山下盡為日本所殲逃歸者僅三人初議班師諸將皆曰士卒溺死過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枋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自當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反帝親征命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定府陽行省二十六年漳州賊陳機察等降行省請斬以警眾文虎曰罪固當斬然降而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行省從其言蓋其意獨加厚於降人云夏貴梁陽人為宋淮西節度使兼知廬州阿朮引兵攻陽邏堡貴敗走沿江縱兵大掠遂至元十二年正月會賈似道于

燕湖出一編書示之曰宋曆止三百二十年矣二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屬步軍指揮孫虎臣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黃以戰艦二千五百江中似道為股黃既嘗失利於鄂恐似道功成殊無圖志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眾曰步帥遁矣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可支似道錯愕失措遂鳴鉦收軍宋師大潰似道名貴計事貴曰諸軍已磨落吾何以戰乃復奔廬州阿木乘勝東下于是建康鎮江寧國隆興守臣皆棄城走太平和州無為軍相繼降貴陰縱北軍岳全還致款附意以書抵伯顏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伯顏遣其甥胡應雷持諭與約四月宋徵貴為樞密副使入衛貴不應詔十三年二月兵至臨安貴遂舉淮西州縣降得府二州六縣三十四戶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

統編傳降而復叛貴使其從子之福怒斬其使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開而伏兵起福被執貴殺其

二子大淵大源并殺福十月貴請入覲令其孫貽孫權宣撫事賜銀鈔幣甚厚十五年二月與范文虎並為中書左丞以江南士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貴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被災情形舉劾多當上意十七年二月貴請老許之仍官其子孫

陳奕首初諸事賈似道之玉工陳振民為兄以求進自小官職貴顯為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程鵬飛既降以兵攻黃州奕遣人請降于壽昌軍且求名爵伯顏曰汝但率眾來歸何慮名爵許以沿江大都督奕喜遂以城降其子嚴知安東州奕遣人至連州出家爾示之嚴亦降世祖授嚴淮東宣撫使十二年五

月嚴乞解官終制不許十三年七月宋姜才帥步騎來攻灣頭堡嚴大破之獲米五千餘石加參知政事行省淮東二十二年進征東行省左丞同征日本二十四年五月江淮平章沙不丁議裁南官帝曰除陳嚴呂師夔范文虎諸人餘從卿議其見信任如此世祖嘗召諸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買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莫有圖志帝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耳汝主何負焉誠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輩也因宜符寶郎董文忠從旁詰之曰似道誠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坐視國破如臣節何眾皆應謝而退

同日復笑上流半壁併敵淮南西江藉以牽制一旦反戈

船輕風利雖忘故國實功新朝宜補紀載元勳永標

續弘備錄 卷十八 美 功臣二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功臣三 平宋

兀良合台 子阿伯顏附孟 阿里海牙 阿刺罕 塔出

懷都 完者都 忙兀台 隋世昌 李庭 朱國寶

阿塔海 張禧 子弘 張弘範 兄弘 李恒 李德輝 附呂

兀良合台蒙古人速不台子也 世系見 方憲宗為皇孫尙幼太

祖以兀良合台世為功臣家使護育於潛邸分掌宿衛從諸王

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又從討平孛烈兒乃捏迷

思諸部時憲宗初立大理方結好於宋帝銳意圖宋乃命皇弟

忽必烈先進兵討西南彝以兀良合台總軍事癸丑 廟碑作秋

馮旗西行大軍自晏當嶺入雲南境摩步二部長峻火脫因塔

續弘簡錄 卷十九

裏馬迎降冬過大渡河至金沙江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

至寨柵俱下遣其子阿木進取龍首關從太弟入大理國甲寅

廟碑作 秋分兵取附都部圍轉攻合刺章蓋烏蠻也進次羅部

府大理渠長高昇泰 紀作高祥志 集諸部兵拒戰破之洩可浪

山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險且固選驍勇以

破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鉦鼓進而作而止使

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日敵疲於守禦阿木乘夜潛師躍入其城

衆大潰追至昆澤擒國王段興智獻於朝師至乾德哥城阿木

環城立礮以草填塹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乙卯攻城不花

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及赤禿哥山寨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

又取忽蘭城魯斯國阿伯國先後請降進克阿魯山城師行凡

二載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焚燹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

加無不款服丙辰征白蠻波麗國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

詔便宜取道與鐵哥帶兒合兵遂出烏蒙趨瀘江刻禿刺蠻三

城却未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通道嘉定重慶直抵

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會丁巳雲南平遣使獻捷詔依漢故

事以西南彝為郡縣加兀良合台大元帥還鎮大理 以上廟碑

經六盤至臨洮與大軍合月餘復西征烏蠻秋九月 廟碑作丙

遣使招降交趾不從進兵壓其境國主陳口爽 廟碑作丙 隔江列

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為三與戰蠻潰走至江駕舟逸

去師入交趾越七日日爽請內附乃還復軍押赤城兀良合台

病作將旋師阿木戰馬五十四匹夜為禿刺蠻掠去分軍搜捕偵

知有三寨匿馬山嶺阿木攀崖上擊破其寨盡得前後所盜馬

凡千七百匹遂屠押赤城憲宗遣使來諭約明年正月會軍長

續弘簡錄 卷十九

沙乃率騎兵三千蠻焚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

陳兵六萬以俟阿木潛自間道衝其中堅乘勝擊逐躡貴州蹂

象州入靜江府順流東下連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兵自入宋

境轉鬪萬里未嘗敗北大小十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營潭城

下月餘時太弟已渡江駐鄂州遣也里蒙古 廟碑作曲 領兵來

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北渡與大軍合後十二年卒 廟碑作至

七十二 子阿木沉幾有智畧憲宗時從父兀良合台征西南

彝率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降交趾累著奇功世祖

即位留典宿衛從征李璵有功拜征南都元帥治兵於汴至元

初畧地兩淮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柵軍還宋盛

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安陽灘先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

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

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圍也五年河南參政阿里海牙以兵來會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得達六年秋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兵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堡至虎頭山追斬殆盡于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舟師援貴知德安府來與國又乘勢侵百丈山阿木與阿里海牙前後邀擊於淮子灘俱敗走八年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木夾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文虎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遁阿木俘其軍獲戰艦甲械不可勝計九年破樊城外郭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徑趨襄陽順被創死貴得入城俄乘續弘簡錄 卷十九 功臣三

水漲出輪船欲順流還鄂阿木令諸軍嚴舟待之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晝追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先是襄樊兩城夾漢水宋兵植巨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梁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命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達乃帥鎗師截江而出遂拔樊城阿里海牙移攻具向襄陽城中大恐守將呂文煥降世祖本紀阿里海牙傳俱作十年事十年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敗去十一年正月入覲與阿里海牙共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畧地江淮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曰朕意決矣詔大徵兵與丞相伯顏南伐秋九月師次鄂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二鄂南北兩城夾江漢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

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泛藤湖以達江僅三里甚便阿木從其言遂舍鄂去行大澤中宋騎兵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木奮槊馳擊生擒鄂州都統趙文義殺之進拔沙洋新城次復州時夏貴鎖大艦絕漢津為陣兩岸戒嚴阿木用千戶馬福計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將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江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伺隙擣虛可以得志遂乘夜遡流上二十里至青山磯宋師不知也值大雪夜半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諸將徑渡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來拒阿木橫身蹀血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諸將出馬於岸追至鄂東門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兵先遁始拔陽羅堡盡得其軍實阿木還渡江與伯顏會于武磯山議兵所向或欲先取斬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乃分兵水陸並趨鄂州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降十二年春黃蘄江三州降即率舟師趨安慶下池州宋賈似道擁兵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如開慶約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難保且宋人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選騎今宜速進兵若有失我任其咎師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時似道以精銳七萬盡屬孫虎臣為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後伯顏令軍中作大檝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宋舟宋軍惟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木與虎臣對陣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挺

一書二二書續修四庫全書 8 659

身登舟手舫突入敵中諸軍繼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
臣遠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貴不戰而
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遽鳴
鉦收軍舫艦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橫擊深入伯
顏令一騎左右持之死者過半江水爲之盡赤似道與虎臣單
舸奔州帝以宋重兵在經揚臨安倚之爲重命阿朮分兵駐
揚州以斷宋淮南之援四月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乃造樓
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水柵于揚子橋以絕宋糧道且
爲瓜洲蔽時伯顏奉詔赴七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
操戰艦曰黃鵠白鶴萬餘艘次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
鎖沉鐵碇于江中非有號令毋得起碇以示死戰阿朮登石公
山望見舳舻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選善射者千入載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五 揚子
巨艦分兩翼交射阿朮居中合勢大戰自辰至午乘風以火矢
燒其篷檣風悉火熾宋前軍大亂猝不能起碇赴江死者數萬
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白鶴子七百餘艘自是宋不能軍九月
阿朮築灣頭堡姜才將步騎來攻阿朮擊走之十月拜中書左
丞相帝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仍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
安獨阿朮留駐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
諸城降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若不絕其聲援
寒彼糧道恐東走逼秦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高
寶觀運留屯新城以逼秦州夏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以捍
灣頭堡戒曰宋軍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六月姜才聞
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犯丁村比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
阿朮牙下精兵旗畫雙赤月象望見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

其旗皆遁才僅以身免庭芝挾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庭芝入
泰州泰州守將孫良臣史作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款庭芝才俱被執
戮之揚州市乃申嚴士卒禁侵掠有武衛軍校奪民二馬卽斬
以徇淮南北平九月入見陳宋俘奏先後所得江淮兩浙湖南
北爲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縣七百三十三戶九百三十七
萬口一千九百七十二萬第功行賞實封秦興縣二千戶二十
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明年凱旋又西征至哈刺霍州
以疾卒追封河南王名臣事畧云阿朮開敵所在忠勇奮發卽
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南討北征四十年
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
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
冊曰自古開疆必由中土惟茲陪宋入自南阻幹腹計成
積薪厝火馴至燎原知者莫補
伯顏蒙古巴隣部人世爲其部千戶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
續弘簡錄 卷十九 六 功臣三
開西域遂鎮焉伯顏長於西域輟耕錄云伯顏嘗至于闐國得
筋骨脈絡皆見卽貢上方又有白玉一
尺高廣五六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遂留禁中恒預謀國事救以安童
女弟妻之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出一二語決
定省中善服曰眞宰相也十一年正月荆湖行院阿里海牙平
章阿朮入覲並請大舉伐宋帝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請以伯
顏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帝可其奏乃與天澤並拜
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
一或致敗事復改淮西行省爲行樞密院乃以伯顏領河南等
路行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天澤至中途疾作表請專
任伯顏九月甲戌朔會師襄陽分軍三道並進伯顏與阿朮由
中道循漢江趨郢州遇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

渡大江而憚此潢潦邪名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矣已次鹽山距鄂州二十里鄂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鄂橫鐵網鐵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施枘設攻具堡之西有溪南通藤湖至漢江僅三里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拔黃家灣堡蓋舟山藤湖入江諸將請曰鄂城我之喉襟不取恐妨歸路伯顏曰用兵固有緩急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直為此一城哉遂舍鄂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十月甲子次沙洋堡遣人招之不應會日暮風起經世大典云軍中有李國用者能祭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燬焚其廬舍城遂破丙寅克新城十一月丙戌下復州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朮使阿里海牙來請渡江期伯顏不答明日復來又不答阿朮乃自至伯顏曰此大事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虛實邪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七 坊臣三

潛刻期別去乙未大軍次蔡店遣諸將往覘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夏貴以戰艦萬餘分據上游都統王達守陽羅堡荆湖宣撫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阿朮言漢口水急且有備不若回舟輪河轉取沙蕪口可入大江伯顏復使覘之貴亦以兵拒守乃趨圍漢陽聲言欲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伯顏乘間遣奇兵倍道奪沙蕪口引船入輪河轉沙蕪徑入大江伯顏率戰艦踵至屯布萬騎於江北下令修攻具進逼陽羅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曰我輩受宋厚恩誓以死戰安有降理我宋天下如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麾諸將力攻三日不克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遡流西上為擣虛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渡則急遣人來告乙卯分遣阿里海牙

督萬戶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阿朮出不意軍大潰貴走至白虎山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吾正欲遣使宣陽羅之捷今貴走是代吾使不必追也已未師次鄂州鄂特漢陽為敵將戰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宋守將皆降竊目云幕僚張山翁獨不屈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扼皖死伯顏求其後厚卹之日忠臣之家遂撤宋兵分隸諸將麾下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而自與阿朮統大兵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阿朮取黃州癸未伯顏取蘄州丙戌克江州至湖口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成遣萬戶史弼禱於大孤山神頃之風息大軍畢渡二月壬寅朔下安慶丁未次池州宋權州事趙昂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令具衣衾葬焉賈似道督師蕪湖遣

續弘簡錄 卷十九 八 坊臣三

宋京以荔子黃柑遺伯顏致書請還已降州郡願貢歲幣如前約伯顏遣千戶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聰經世大典作袁克已還報使語似道曰如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否則備爾甲兵以決勝負似道得書不報庚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似道都督諸路軍馬號百萬以夏貴孫虎臣為前鋒迎敵伯顏命左右翼率騎兵夾岸進萬弩齊發阿朮操戰艦持其中堅擊以巨礮宋軍大潰似道東奔揚州甲子師至太平無為鎮集和州諸守將相繼迎降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大賚將士三月癸酉宋建康守將以城降鎮江寧國江東淮西州郡以次歸順時江東大疫且饑伯顏開倉賑之兼遣醫治疾民大悅帝諭伯顏按兵遣國信使廉希賢等請宋行至廣德軍為宋人所殺帝聞之怒趣進兵宋遣都統洪模移書言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皆不知實邊將罪

願輸金幣請罷兵伯顏曰彼為誦詭計以伺我虛實耳當擇人
同往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至平江宋人又殺
之四月帝下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高再舉伯顏奏曰宋
人據江湖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電擊風馳取之恐後少縱則
逸而逝矣帝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請
五月復召伯顏赴闕七月見帝于上都進位右丞相伯顏辭曰
阿木功多臣宜居後帝以阿木為左丞相伯顏受命還行省付
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諸軍調淮東元帥李
魯欲一作博阿里伯以所部兵沂淮而進九月庚辰會師淮安
城下伯顏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平其南堡丙戌次寶
應庚子次高郵十月圍揚州名諸將指授方畧留李魯欲阿里
伯守灣頭新堡衆軍南行至鎮江十一月乙亥伯顏分軍三道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九 功臣三

禮不伐喪乞班師敬如約進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
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卽位之初奉書修好汝國執我
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信使過將誰
歸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氏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
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穀耕錄云宋之
帝廢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古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
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失國宋亦以主
幼失國周有太后在宋亦有太后甲辰軍次平江宋遣尙書夏士
后在始終與亡之數昭然如此林侍郎呂師孟右史陸秀夫奉書稱姪請和不許癸亥伯顏發
平江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浙大都督事取湖州十三年正月
已巳克嘉興乙亥宋宰臣陳宜中遣御史劉昂易宋主稱臣表
副本且致書伯顏約面議降事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
宜中違約不至癸未進屯臨平鎮甲申次皋亭山宋遣知臨安
府賈餘慶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乙酉軍至臨安
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閱視城堡俄聞降將洪
模來報宜中與張世傑劉師勇等挾宋益王昞廣王昺下浙江
航海去伯顏亟遣勁兵追之不及宋謝后遣丞相吳玠文天祥
樞密謝堂來見伯顏顧天祥舉動非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
祥數請歸伯顏曰勿急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
與我相共令館伴羈縻之遣餘慶還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已丑
駐軍臨安城北湖州市遣囊加歹先以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
遣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湖浙江宋宗室大臣
來見宋主易稱臣降表及諭未附州郡手詔至令鎮撫唐古歹
罷遣天祥所募義兵二萬餘人壬辰伯顏登獅子峰觀臨安形
勝命峻都撫諭軍民部分諸將共守城護宮分宋三衙諸衛兵

於各翼以俟調遣其新募軍願歸者聽遣降將招諭浙東嚴發
 衛信諸州二月庚子宋主率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
 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始入治府事復命張惠
 等籍宋軍民錢穀數閣實倉庫收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移宋
 主居別宮禁軍民不得侵壞宋氏山陵癸卯謝后命吳堅賈餘
 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與文天祥並充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為
 奉表聖官赴闕請命伯顏拜表稱賀曰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
 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昧弱敢天威之抗始于戈之爰
 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
 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
 瀚海以為家獨此昏愚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
 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
 續弘簡錄 卷十九 十一 功臣三

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為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旋輒詐謀之
 復肆拘囚我信使志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連海三城
 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
 出於自求怒致開於斯赫世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
 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
 尚無度德量力之心存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
 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獨松董文炳進師海渚臣與阿掄
 海系司中閫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已
 下剽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為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感迭
 致哀鳴始則有為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
 何益於實事率銳卒直抵於近郊名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
 之衛士囑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始

暨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
 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
 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為壽敬陳
 虎拜之辭謹奉表稱賀戊申堅等發臨安夏貴以淮西來降三
 月丁卯伯顏入臨安俾孟祺籍宋禮樂祭器冊寶儀仗圖書庚
 午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伯顏留阿剌罕董文炳治省事俾經
 畧閩粵忙古歹以都督鎮浙西唆都以宣撫鎮浙東而自護宋
 君臣北上西浙平凡得府八州六軍一縣八十一戶二百九十
 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口五百六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七亥
 伯顏發臨安宋主母后及福王與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
 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帝御大安閣受降命伯顏告天地宗
 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續弘簡錄 卷十九 十二 功臣三

為食邑先是太宗曾孫海都者世居北方常為邊患帝封皇子
 南木合為北平王統軍鎮其地既而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以
 叛仍命伯顏討之遇于幹魯歡河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伺少懈
 麾軍為兩隊掩其不備破之昔里吉走死十八年二月命從燕
 王真金撫軍北邊帝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不
 可以常人遇之當伯顏之還朝也詔百官郊迎平章阿合馬先
 詣官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乃誣以
 平宋時私取玉桃蓋帝察之無驗至是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
 幾陷我忠良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
 邊兵嘗乏食伯顏令軍中採葭葉兒及菘致根人各貯四斛
 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饑諸王乃顏者烈祖元孫也
 素蓄異志或告乃顏反命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

與驛卒既至乃顏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馳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與健馬得脫還白狀乃顏果反帝親征伯顏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為前鋒乃顏黨金家奴塔不台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顏卒就擒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鎮和林和林置知自此始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叛詔伯顏往討遇于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伯顏令曰汝寒君衣之汝饑若食之政欲効力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報麾諸軍退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明里鐵木兒散走軍中獲謀者伯顏遣書明諭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來降未幾海都復犯邊留伯顏拒守廷臣或謂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帝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伯顏居大同俟命三十年冬驛召至京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將立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訓宜顧命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下拜加伯顏太傅錄軍國重事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帝問於伯顏時已屬疾張口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遂罷樞密院江西江淮三院事歸行省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東北兩木冰庚子卒年五十九大德八年加封淮安王諡忠武延佑初詔立祠杭州給田以共祀事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當伯顏伐宋授祺為行省諮議諸將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曰若以兵相迫宋必竄閩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從其言祺自請為使徵降表至宋取宋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親封之祺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時姦人妄相染汚終不可白遂止伯顏奏祺前後功累官浙東按察使

聞曰宋運已阨特簡斯人摧枯拉朽若風掃塵惟遵弗殺為時曹彬忠能致主澤在保民

阿里海牙阿里海牙作畏吾兒人初生胞中剖而出父以為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聰辯有膽畧家貧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垂功竹帛何至槁項馱馱去求北庭書讀之一月而盡用薦者得事世宗新見擢用姓慈神道碑云大將十都吉帶薦其忠謹人世宗之攻先舉而後命命一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五年命僉河南行省事與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之遣諸將也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斃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文楚山盡鹿門堡俾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軍聯軍為必取計城中糧儲多呂文煥拒守五年終不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堅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報可會西域人獻新礮法挾之來軍中為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作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發水軍焚其橋襄陽不至城乃收語詳阿既而移攻具向襄陽一破中其譙樓城中洵懼多踰城降者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與文煥折矢為誓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阿里海牙行荆湖樞密院事鎮襄陽因奏自古荆襄用武之地今漢水上游已為我有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必可平會阿朮入覲力贊其議詔益兵十萬拜伯顏為行省左丞相阿朮為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同伐宋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鄧州及沙洋新城師由沙燕口入大江宋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鄂州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

山帶江為江南要區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岳潭皆未下不得一大將鎮撫其地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矣乃分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州而自與阿木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意祭將士母侵掠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阿里海牙言江陵地居上流宋倚之為重鎮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待江水泛溢鄂漢之城恐亦難守帝從其請進徇江陵與宋鄂州安撫高世傑遇于洞庭湖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而自帥兵左右夾擊世傑敗走追至桃花灘力屈而降誅之遂下岳州至江陵縱火焚其柵宣撫朱祺孫制置高達恐即以城降遂入城釋繫囚放戍券軍除其徭役及法令之繁苛者傳檄歸峽常德鼎澧辰沅靖鄂復均房施荆門及諸峒無一梗阻以江陵地圖來上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為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收新附來遠人帝覽奏喜語近臣曰伯顏兵東下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方憂之恐荆蜀連兵順流猝至今荆南既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即命右丞相廉希憲出鎮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比至鄂為書招潭州守帥李芾不聽因決隄水部分諸將以礮攻破其木堡流矢中胸創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拒守十三年正月芾方屈自殺諸將欲屠城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百萬若悉加屠戮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由是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州郡守臣皆率民來迎曰聞丞相體上帝好生之德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降獨宋知邕州馬瑩守潯江不下阿里海牙貽書

許以廣西大都督壁焚書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浴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地以涸其隄城破壁被執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悉坑之斬壁于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狗賓融柳欽橫邑處遠齊榮祖狗鬱林貴廉象脫隣狗濤容藤梧皆下宋特磨道主僕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土官分兵戍諸要害自還潭州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周隆羅飛賀十二咸起兵應舒黃斬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畧地海外阿里海牙既誅才喻等至雷州使人招諭瓊州安撫趙與珞不聽遂自航海五百里至白沙口執與珞冉安國黃之紀宋史作榮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地降八番羅甸諸蠻以其長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十六年入覲獻金三千五百兩白金五萬三千兩南臺御史續弘備錄卷十九大夫相威檢覈阿里海牙所俘男婦得萬二千餘口帝令盡放為民相威復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為奴自置吏責其租賦阿里海牙謂征行所得帝曰如果降民宜速還省鄂征行所得令御史臺籍其數量賜有功者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嶺山嶽不可勝計未嘗專事殺戮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焉碑云初籍民田租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抽戶調三之一時以為虐然較江浙諸省繁增二十一年四月親行海濱收集占城潰卒同鎮南王脫歡征交趾敗其兵于萬劫江還朝加湖廣左丞相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其矜功邀賞阿里海牙自辨有旨逮魯瞻赴行臺質問相威曰為臣敢爾欺誑邪御史何罪奏釋之未幾卒追封恭國公諡武定後乘哥專政造其黨

續弘備錄

卷十九

五

功臣三

續弘備錄

卷十九

五

功臣三

要東木鈞考荆湖錢穀乃籍其家貲送至京

阿刺罕札刺兒氏虞集世勳碑祖發微父也柳干皆有戰功死

於阿其父率族黨夜攻之脫太祖於難官怯薛為宿衛長阿刺

罕襲萬戶世祖命以所部軍擊破阿藍答兒渾都海之兵於昔

門禿追至河西而還從伐宋伯顏與阿木會師襄陽命阿刺罕

率諸翼軍攻郢復二州奪郢之南門堡復帥騎倍道兼行拒守

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東畧壽昌得米四十萬斛充軍餉統右翼

軍順流東下沿江州郡悉降拜參知政事鎮建康伯顏還取臨

安分軍三道並進阿刺罕由西道趨深水深陽攻破銀樹東壩

至護牙山慶豐圩歷敗宋師由建平縣進取廣德軍先是宋廣

德守張滿殺國信使廉希賢等及阿刺罕軍次安吉州滿率兵

遁走追斬之宋降伯顏受詔赴闕留阿刺罕同左丞董末炳治

續弘簡錄卷十九 省事旋命攻浙東漸入閩招降蒲壽庚于泉州追襲宋秀王趙

與一作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里斬步帥李世遠于陣殲

其軍獲秀王及其弟與慮子孟備皆不屈死降部曲淮卒三千

人江南平授江東宣慰使尋拜行省左丞相統諸道兵四十萬

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

塔出布兀刺氏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初入侍世祖占對多稱旨

授山東統軍使九年改僉行樞密院事數將兵攻下瀕淮堡柵

分遣步騎趨漣州攻破射龍游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四城尋移

淮西令城正陽以扼淮海宋將陳奕慶率安豐廬壽等州兵撓

其役塔出選精銳且戰且築城成宋復造戰艦于六安謀攻正

陽塔出視知之率騎焚其艦餽饌久不繼潛取安豐麥以餉軍

復出奇兵敗宋師于橫河口胡濙淮上諸郡為宋北藩羅城堅

兵精攻之難猝下徒老師無益宜先渡江剪其根本留兵淮甸

絕其聲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於是命塔出為淮西參政取安

豐廬壽諸州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帝

遣塔出往救道出潁州遇宋兵攻頰成卒僅數百人時盛暑塔

出權發官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頰之北關攻易破急徙民

入城伏兵以待宋果夜焚北關火光屬天塔出率眾從暗中齊

射宋軍退敗之于沙河明日長驅抵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

堅壁不出俄天霽乃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渡淮至中流死

戰宋軍潰正陽圍解從伯顏以舟師與宋戰丁家洲買似道敗

奔揚州遂分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順流下建康丹徒江陰常

州皆望風迎降十三年命領淮西行省事時沿淮諸州新附至

則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備盜寇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

續弘簡錄卷十九 征廣東所至溪峒納欵廣東平再遷江西宣慰使宋益廣二王

走保嶺海復改宣慰為行省移治贛州命張弘範李恒呂師夔

出師嶺海以塔出留後供軍餉初江西甫定帝命襲其城塔出

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為城霖潦泛溢無城必至墊溺禦之非

便降附之初有謀叛者既敗獲塔出謂同僚曰此撫治乖方所

致也止誅渠魁盡釋餘黨瑞州張公明愬左丞呂師夔謀不軌

塔出廉知其誣曰狂夫欲脅未貨耳若遠問朝廷則大獄將起

連及無辜且師夔既承行省詎肯妄圖若遲疑不決恐彼驚疑

反生意外乃斬公明而後問帝是之十七年入覲卒于京年僅

三十七妻明理氏以貞節旌次子泌宰牙仕至征東行省左丞

妻伯牙倫郡王孛魯歡女亦守義有賢行

懷都斡魯納台氏祖阿木魯與太祖同飲渾河水總大軍伐遼

東諸部後討西夏大戰于合刺合察兒擒其主太祖盡賜以夏
 主遺物授蒙古軍千戶尋老以子不花襲中統二年不花卒子
 幼懷都子繼其職李璫叛從親王哈必赤圍濟南璫四面
 衝突求出懷都直前奮擊璫退走入城璫誅第功居最至元初
 授山東統軍使從征襄陽西渡漢江宋遊水軍截歸路懷都選
 士卒浮水殺宋軍奪其戰艦軍次淮南天長至五河口與宋兵
 戰屢敗之命守鹿門山白河口一字城進攻樊之古城堡堡高
 七層懷都交勅士卒親冒矢石奪之襄陽既降帥師屯蔡息還
 城正陽宋夏貴來攻逆戰退之遂畧地安慶北渡至柵江堡敗
 宋軍三千餘已復南渡江駐兵京口諜知宋平江軍出常州懷
 都率千人至無錫與宋兵遇大戰殲其衆命領軍護焦山江岸
 仍往揚州灣頭立木城以兵戍守未幾還守鎮江從右丞阿增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九

海攻常州宋兵自平江來援懷都提兵至橫林店與之遇奮擊
 大破之直取秀州已復同元帥張弘範徇溫州撫治遼東新附
 軍民授浙東宣慰使討台處叛者戰于黃香嶺又戰于溫州白
 塔屯寨所至輒克累官行省參政卒于處州不花子忽都合兒
 既長分襲千戶從平宋有功授浙西招討使

完者都欽察人廣額豐領將長過腹驍勇而樂善好施聽讀史
 聞忠良則喜過姦諛則怒以材武起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已
 從阿木闐襄樊攻沙洋新城由沙蕪口渡江入臨安下揚州皆
 有功江南平入見帝顧謂侍臣曰真壯士也賜名拔都魯至元
 十七年漳州民陳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劫掠汀漳
 間據高安砦命完者都往討加福廷征蠻都元帥面慰遣之許
 便宜行事時建寧賊黃華亦聚黨三萬號頭陀軍勢尤猖獗完

者都先引軍壓其壘賊驚懼乞降明日勅諸軍大獵以殲其
 華等縱觀之適一鷗翔空中完者都引弓仰射鷗應弦而墜
 大懼服乃聞于朝請與俱討賊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軍行悉以
 咨之華遂爲前驅導副元帥高興進兵連破其五寨追擒弔眼
 于千壁嶺斬首漳州市餘黨悉平桂龍率衆來降詔流之邊地
 入朝拜江浙左丞初浙西私鹽盛行吏莫能禁至則案行松江
 上海收鹽徒五千隸軍籍久之遷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卒于官
 大德二年追封林國公諡武宣子十四人皆仕孫二十四亦多
 貴顯者按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
 其文大同小異蓋一人誤分爲二者傳稱賜名拔都魯
 拔都之名重出
 蓋活誤于此

忙兀台一作忙蒙古達達見氏事世祖爲博州路總管至元八
 年授鄧州蒙古萬戶治水軍于萬山南岸大軍攻樊城分軍爲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九

五道忙兀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焚南岸舟暨雲梯于北岸
 登櫃于城奪西南角入城命步將據倉粟功在諸將右從伯顏
 阿木南征命與萬戶史格率麾下會鹽山嶺遇宋兵忙兀台突
 陣先入諸軍繼進戰敗之自鄧州黃家原盪舟入蔡湖至沙洋
 堡立礮座十有二焚其樓櫓拔羊角壩直抵新城將由漢口入
 江至蔡店聞宋兵屯漢口乃率舟師經鬪龍口至沙蕪以入次
 武磯堡宋將夏貴堅守不下阿木率忙兀台等軍乘雪夜泝流
 西上黎明至青山磯北宋將程鵬飛拒戰中流被七創敗走尋
 招降之又諭勸黃安慶池州諸郡皆下師次丁家洲宋將孫虎
 臣來拒追擊之奪虎臣所乘巨舟已攻常州拔其木城擊叛將
 趙潛于豐登莊復招降湖州行省第其功命行兩浙大都督府
 事會宋二王逃入海苗與左丞唆都行省福州填撫沿海八郡

經世大典云宋將王用來降言是已死世傑等復立曷于嗣洲其地無糧儲聞瓊州守臣欲給糧二萬石海道難水淺急難轉運止有杏磊浦可通舟忙兀台尋名赴闕進左丞初忙兀台北還峻都行省福建一日帝命峻都還命忙兀台暫往福州俟峻都至將移鎮潭州中書言峻都在福建麾下擾民致南劍等路往往殺長吏叛及忙兀台至招來七十二寨建寧漳汀稍獲安集有旨仍留鎮閩時宣慰使王剛中以土人饒於貨頗擅威福忙兀台慮有變奏移之他道久之遷江淮平章先是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擒文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弔眼又阿塔海征日本資以戰艦三千省臣或言義有反側帝使忙兀台察之至是攜義入朝保其無他且乞寵以官爵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有諍忙兀台於帝者逮至闕封其家貨遣使按驗無狀復拜行省左丞相移鎮江浙上言瀕海之民多鬻私鹽專續弘簡錄 卷十九 王 功臣三

刺還充隊長宋兵犯海州戰却之進攻漣水軍先登身被數創衆從之克其城擢馬軍千戶中統初漣水復叛歸宋世昌軍于東馬寨屢擊敗宋兵遷滿萊萬戶府副都鎮撫守萬山堡轉管軍千戶會元帥劉整築鹿門使世昌董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復令立礮簾于樊城欄馬墻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礮簾立宋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百餘樊城出兵塞戰欄馬墻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倍樊城竟破引兵由黃泥堡入漢江破沙洋攻新城世昌坎其城先上中數矢傷臂兜鞬皆裂昏眩墜地少蘇挺鎗復進逐下新城明日丞相伯顏視所坎城高一丈五尺第功為最從戰丁家洲又從圍揚州世昌絕其糧道兼搜湖泊宋兵聞鐵鎗名不敢近揚州平充四城兵馬使從平章阿木入見授管軍總管戍揚州擊下野人原司空山等七寨進安撫使鎮漣浦授管軍萬戶世昌前後數百戰遍體皆金瘡竟以是疾卒加封定海郡侯諡忠勇

劉國傑先登拔黃家灣堡盪舟入湖攻沙洋新城矢傷左脇破其外堡復中礮墜城下矢貫胸氣垂絕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累功授萬戶師次漢口宋夏貴領戰艦橫截江面軍不得前乃用庭計由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攻之大軍徑渡江武磯堡亦破從阿木轉戰至鄂州順流東下與宋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其舟間貴欲由太湖援臨安亟出兵逆戰敗之裕溪口諸軍至臨安宋主降伯顏命庭等入護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阿哈海護宋主至上都世祖嘉其勞賜金珠衣各一諭曰汝在江南已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今有違我太祖國憲者汝往征之即加漢軍都元帥駐軍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磧而還又襲禽叛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啟皇子只必帖木兒賜續弘簡錄 卷十九

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搶迷兒河殲其餘黨河西悉平人朝賜益都居第單河官莊以父歿歸宗王乃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其將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擁衆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合圍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胸貫脇裹創復戰帝遣止之方已庭策乃顏當夜遁乃引壯士持火器夜入其營礮發敵驚潰自相蹂躪死者亡算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無紀律見車駕駐此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將遁既而乃顏被擒帝南還庭又親縛塔不台金家奴以獻乃顏黨哈丹禿魯干復叛于遼東詔庭往討大小數十戰弗克庭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脅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礮夜泝上流礮發馬皆驚逸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將戰其衆無馬遂敗哈丹禿魯干走死遂拜尙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成宗

嗣位宗越尤至每進食必分賜武宗以皇子出鎮北邊庭請從成宗憫其老不許俄有旨拘漢軍馬濟北軍且令焚其鞍轡行糧諸物庭因感疾疾稍間扈從至上都卒至大二年追封益國公諡武毅

謂曰嗚呼叱咤敵人碎易齧裂胸穿銳進不息惟李惟隋萬夫之特數瀕死亡卒正床第有命自天何必縮澁

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父存器歷官修內司使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待其主至還之世祖攻鄂州國寶攝千戶率銳卒於中流遇宋師凡十七戰諸軍始畢濟從征襄陽督造戰艦築萬山堡及拔沙洋擊新城皆有功初師次江上國寶願當前鋒奪船二十艘以獻伯顏壯之宋據上流方舟數百結爲堡柵伯顏指示曰而復能奪取是乎國寶即奮往破其柵既渡續弘簡錄 卷十九

江下鄂漢進兵臨岳州與宋戰于桃花灘復其將高世傑已統蒙古諸軍鎮常德知安撫司事時湖南既降惟辰沅靖鎮遠未下宋將李信李發結武岡洞蠻分據扼塞國寶擊敗之其衆退保飛山之新城思播蠻來援國寶復戰破之獲信發等獻俘江陵會諸道兵攻拔廣西靜江授管軍萬戶鎮梧州初宋臨安之破也張世傑挾二王由閩蹈海衆復滋蔓時南恩新州何華張翼謀舉兵與復國寶擊殺之降其民三萬餘戶遷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蠻賊連結鬱林廉州諸洞恣剽掠復討平之渠長任龍光等率所部五千戶降尋移瓊州立官程更獎政訓兵息民具有條制南寧謝有奎負固不服國寶開示信義有奎感悟以其屬來歸於是黎峒民降者三千戶苗軍降者三十所破臨高蠻寇招降居亥番毫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遣兵畧大黎密塘

橫山焚其巢生致大鍾小鍾諸部長十八人進廣西西道參政以軍事至贛州卒于傳舍

阿瑜海遜都思人祖瑜海拔都魯嘗從太祖同飲渾河水以功授千戶阿瑜海早歲襲職憲宗初從大帥兀良合台征雲南身先陷陣師還事世祖於濟邸至元九年命督諸軍攻襄陽拜中書右丞行樞密院事分兵解正陽之圍遂渡江與伯顏軍合克池州山建康抵鎮江時真泰諸城尙爲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阿瑜海先立木柵爲保障計繼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宋張世傑孫虎臣帥舟師陳焦山下勢張甚乃與阿木登南岸督諸軍力戰以火矢焚其舟大破宋師宋殿帥張彥與平江安撫劉師勇襲呂城遣萬戶懷都擊走之克常州降平江嘉興會兵臨安宋降伯顏命阿瑜海等以其幼主母后入覲詔復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五

功臣三

趨瓜洲與阿木議平淮南事拜行省左丞相移治臨安從征乃顏師歸奉朝請居京師卒封順昌郡王諡武敏

張禧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方走信安時燕剌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蒙古兵圍信安仁義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舉城附授管軍元帥後攻歸德飛矢入口折其二齒鏃山頂卒禧年十六從大將阿木魯南攻徐州歸德復從元帥察罕攻壽春皆有功性峭直爲主將所忌誣以罪欲真之法時王鶚侍世祖於潛邸禧密往依之鶚薦禧與其子弘綱俱入見從南征時方攻鄂州諸軍穴城以入宋樹柵爲夾城於內入戰輒不利命以厚賞募敢死士禧與弘綱應募由城東南入將至城下帝憫其父子俱入險地諭止一人進戰禧所執槍中弩矢折取弘綱槍以

進破城東南角有逗留不前者十餘人立城下弘綱復奪其槍入轉戰良久禧身中十八矢一鏃貫腹悶絕復甦世祖亟命取血竭飲之既愈復從大將納剌忽與宋兵戰于金口李家洲皆捷世祖卽位授新軍千戶從征李璵時宋乘璵叛遣夏貴襲取

斬縣宿州等城禧移兵攻之盡復諸城至元初擢唐鄧等州總管與宋將呂文煥戰于高頭赤山乘勝復均州改水軍總管令習水戰從攻襄樊宋夏貴率兵援襄陽禧從元帥阿木戰却之會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戰艦千餘艘來援禧率輕舟夜衝敵入其陣揮葦以識水之深淺及還阿木卽命禧率四翼水軍進戰宋兵潰追至淺水奪戰艦七十從攻樊城焚其串樓敗宋將張貴于鹿門山行省集諸將問破襄陽策禧言襄樊夾漢江而城敵人橫鐵鎖置木楛于水中若斷鎖毀楛以絕其援則樊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五

功臣三

城必下樊下則襄陽可圖伯顏用其策襄樊相繼下命禧爲水軍先鋒敗宋孫虎臣于丁家洲尋移屯黃池以遏宋援兵有功加水軍萬戶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至平壺島禧卽舍舟築壘約東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俄颶風大作它戰艦悉壞禧所部得完文虎等議班師時島中屯兵數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置於此悉去舟中所載馬濟其還至京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于弘綱字憲臣年十八父爲主將所誣繫獄弘綱直入獄中併受繫伴狂譎笑守者易之既寢遂與其父逸去後從父攻城狗地屢有功襲萬戶盜起安吉弘綱率兵往捕未踰旬擒之從參政高興破建德溪寨諸賊授河南諸翼征行萬戶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師次八番與叛蠻宋隆濟等力戰而歿追封齊

郡公諡武宣

張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柔子也善馬槊間能為詩歌年二十授行軍總管從討李璠于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汝無意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弘範營城西璠每出軍侵突獨不向弘範營弘範曰我營險地璠故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濠開東門待之夜浚濠益深廣璠不知也明日果擁眾僑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吟濠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真吾子也璠既誅弘範亦以例罷兵柄世祖念其有濟南功至元初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俄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盧舍弘範輒免民租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對曰今歲水潦不收

續弘範錄 卷十九

功臣三

倘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謂其知大體勿問典章云至元五年弘範於古宅得玉印會史天澤督諸道兵圍襄陽授弘範益都滑萊等路行軍萬戶廷議以益都兵本置舊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復之援弘範建言曰國家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無非重人命而待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宵禦者且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天澤用其言移弘範兵戍萬山既城與將佐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眾欲退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俾環甲上馬遣偏將李庭當其前親

率二百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劄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抹故猝難下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明日出銳卒先登拔之遂下襄陽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軍循漢江東畧郢西南取武磯堡轉戰而前諸軍繼進宋師潰長驅至建康時方暑帝遣使諭伯顏緩兵弘範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豈宜延緩使敵得為計丞相馳詣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師次瓜洲宋姜才統勁兵二萬出揚子橋夾水為三壘陣弘範從元帥阿朮出先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佯北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弘範弘範旋轉迎刺應手斃馬下奮戈急擊才潰走宋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于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擊至圍山東奪戰船八十艘俘斬無算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從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次臨安近郊取宋主稱臣表來上師還授江東道宣慰使聞宋益王昀世傑等復立衛王于海上閩廣響應帝命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往征之陛辭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為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曰劍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誅之將行薦李恒為副至揚州選將校水陸分道而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兵皆持滿以待弘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忽麾軍連攻他寨迺持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以西南乃乘虛搗其北門拔鮑浦

續弘範錄 卷十九

功臣三

察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弘正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
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
命子珪師事焉由潮陽發船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堠將知
衛王所在進次厓山宋軍結大舶千餘碇海中中艦而外舳四
周起樓櫓如城橫亘百餘里厓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
乘湖不可進弘範由山之東引舟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宋舟世
大興云宋以烏蛋船千隻載大舟之北弘範夜操小艇帶勁兵
乘風縱火欲焚宋艦宋預以泥塗艦懸木筒無數火船至鈞而
天竟莫能燬李恒謂弘範曰賊艦正當海港宜急攻之恐彼
功相與書圖定計且出騎兵斷汲路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弘
範軍中三使招之不應大興云弘範以世傑本其父柔之故卒
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
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可移也 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
使守北面將戰或請先用礮弘範曰礮起則舟散吾分追非所
續弘簡錄 卷十九 无 功臣三

四十三延祐六年加封淮陽王諡獻武子珪見幸輔傳名臣事
範素敦恬身長七尺修髯如畫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弘範後至伯顏曰祖宗之初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
貴近無所貸爾何敢後弘範徐進曰臨陣未嘗後受賞恥居先
向為不可伯顏為之俛首簿錄宋內府金帛都事夾谷之奇與
薛家節保其無私後誣果白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
明自生節與貴則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 兄弘畧字仲傑
嘗從父鎮杞徙亳權順天萬戶 虞集廟堂碑云順天者故保州
從征四川憲宗以其幼賜錦衣還鎮李璫反宋夏貴乘虛北奪
亳縣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斬利津四縣弘畧率戰船過
之渦口貴退保斬更發亳軍攻之宋兵焚城宵遁盡復所陷州
縣璫誅追問當時與璫通書者獨弘畧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
俾解兵柄宿衛京師及城大都佐父柔為築城總管城成授淮
東道宣慰使尋移江西饒州盜起犯都昌弘畧謂饒非吾屬然
續弘簡錄 卷十九 丰 功臣三

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起者乃使人直
擣其巢生縛賊首磔于市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一無所問
頃之以疾歸毫有讒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連
弘畧或曰公未嘗在江南宜入見自辨弘畧曰辨之則言者獲
譴矣吾寧稱疾家居後見上于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
備宿衛世祖賜之酒且曰卿年未老何遽謝事命為河南叅政
卒追封蔡國公諡忠毅

李恒字德卿其先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主其祖為
夏主之子守兀納刺城太祖經畧河西城陷不屈死子惟中方
七歲求從父死宗王合撒兒留養之從經畧中原有功授淄川
遠魯花赤蓋恒父也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己子中統三年
命為尚書斷事官恒以護其兄李璫反恒從惟中乘家入告變

璽怒繫恒圍門于獄璽誅得出世祖嘉其忠累授益都淄萊新
 軍萬戶從伐宋圍襄陽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斷其陸路守
 將呂文煥等以漁舟浮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
 進攻樊城恒以精兵渡漢自南而先登伯顏大會師至陽羅堡
 宋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戰益力卒射殺
 松已從伯顏東下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河仍遣恒還鄂州從阿
 里海牙至洞庭與世傑戰擒之下岳州進拔沙市宋制置高達
 以江陵降留恒鎮之恒禁軍士毋得入城侵掠未幾徙駐常德
 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
 元帥宋都解史作遜出江西開府江州擒宋都統制熊飛遂圍
 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
 擊敗之槃始降由撫瑞建昌臨江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
 續弘簡錄 卷十九 手 勅 五 三
 定度南廣東經畧徐直諒奉書納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
 萬石亦以邵武降宋丞相陳宜中及張世傑立益王昀于福州
 收集潰兵郡縣豪傑響應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
 萬期復建昌恒敗之于南豐縣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
 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併克汀州既而天祥復取汀州
 兵出興國連破城邑圍贛州或言天祥祖父墓在吉州若遣兵
 發之勢必下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遂分兵
 援贛自率精銳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
 趙時賞降其眾二十萬宋史云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
 繼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也有旨令恒與右丞阿剌罕董文炳
 合兵追益王眾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皆入
 閩彼必東竄粵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擊眾以為

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敗之乃走潮州粵志云潮州吃立海
 中當南北道乃雷化
 交錯處帝昂 益王昀世傑等復立衛王昀據廣東恒時為江西
 參政以張弘範薦特加副都元帥進取英德清遠遂入廣州世
 傑等移屯新會縣之崖山時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
 諸將畧定梅嶺諸州會弘範至自漳州發潮陽港直指崖山恒
 率所部戰船急赴世傑集海艦千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
 先斷其汲路勢日蹙諭降不可會潮退水南瀉恒從北順流衝
 擊令諸軍陣于船尾轉船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日午
 潮至水北流弘範復督南軍合擊宋腹背受敵軍潰亂陸秀夫
 抱衛王赴海死從其符璽印章世傑走死海陵港經世大典云
 世傑乘間開
 南壁率十六艦奪港門遁恒追至崖山口焚溺世傑乘間開
 之餘尚得海船八百餘艘宋承宣使翟國秀就降功成入覲拜
 中書左丞行省荆湖禁掠民為奴婢并賑給常德澧辰沅靖五
 續弘簡錄 卷十九 手 勅 五 三
 郡之饑者以久留瘴鄉感疾乞解軍職命其子散木解襲本軍
 萬戶後復從鎮南王脫歡征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會盛夏
 軍中疾作眾議班師蠻兵追襲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右膝
 一卒負而趨至思州毒發卒追封滕國公養蒙集云
 諡武愍
 冊曰宋鼎已淪蛟蜃與隣元帥彗掃颶立潮昏崖腥染錫
 海沸漂丹趙氏塊肉藁葬其間瘴生毒發天道好還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疾革指德輝謂家人曰
 吾為吏治獄不任苛刻蒙德者眾天或報之是見其大吾門乎
 既就外傳嗜學貧無以自資輒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足
 供母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歎曰志士顧安此邪仕不足
 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大矣人壽幾何惡可無
 聞同腐草木乃更求明師講習世祖在潛邸用劉秉忠薦使侍

皇子講讀世祖受京兆分地擢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
從宜府以德輝為副使特汪德臣屯重兵數萬於利州扼四川
襟喉規進取每苦乏典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
為直陸輓與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美至元初由太原
路總管入為右三部尚書名臣事畧云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
購之其家果上變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為輔改安西
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
種田具與貧民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奉命以王相撫
蜀時宋亡惟川蜀久不下宋制置張珪守重慶安撫王立守合
州于是分建東西二川行樞密院令合州閬里吉思領東院攻
合州丞相不花與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至成都各遣使請
方畧德輝曰宋已亡矣意以彈丸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
續弘簡錄卷十九
劉掠民不得有其子女懼而不來耳嚮者中使奉璽書來赦公
等不能推心置腹反示以詐使彼叛去堅其必死之心中使不
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非養寇而何况軍政不一行且敗
矣未幾瀘州叛重慶圍亦潰詔以德輝行西院副使事復瀘州
再圍重慶尋拔之紹慶南平藝施思播諸山壁木柵皆下而東
川樞府猶故將也惡相屬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順
慶獄者縱使歸以書遺張珪曰天子威德遠播宋室既亡三宮
皆北苟能早自歸誠必取將相與夏呂比且汝之為臣不親於
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之子孫尚舉天下歸
我汝猶儼然負阻窮山而曰吾終於所事不亦惑哉既而合州
遣李興張邵等偵事成都德輝獲之釋不殺復為書縱歸使諭
其將王立如諭珪者未幾立使興等懷蠟書還成都言李公能

自來即降德輝以從兵數百人馳赴東川先是重慶破珪走涪
州自經死至是諸將皆曰公昔為書招珪誠亦極矣而竟無功
今立乃珪牙校也習狙詐不信是特以計致公延命晷刻耳德
輝曰重慶已下合州孤立窮而來歸亦勢所必然吾豈肯攘諸
君垂成之功誠懼諸君憤其抗命快心屠城吾欲為國活此民
耳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德輝命立權安撫事知合州
川蜀盡平既而東川行院恥無功言立久抗王師且嘗指斥憲
宗奏請誅立械繫長安獄將殺之會行院都事呂致以事至上
都白留守賀仁傑為言於帝而安西王亦具立降附本末來上
且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奏誅立帝召樞密臣責曰
汝等視人命若戲邪今名王立來生則已死則汝等從之立至
仍命為合州安撫使遷或四川行省郎中或字伯充河內人會
官至侍講學士
續弘簡錄卷十九
西南彝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滇楚四川各出兵合討將壓境
德輝適被命在播馳驛止三道兵勿進而遣使諭鬼國趣降其
長阿察素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邪即身至播州泣告謂
吾屬微公來死且不降今願以百萬人民託公事聞詔許其降
改鬼國為順元路或譖德輝受鬼國馬千數帝曰是人朕所久
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邪卒年六十三姚燧行狀云其年王
相府罷十一月始至
黃平是夜星如斗實館垣外德輝歎曰吾死微也吾嘗誦馬伏
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為將不殺今得活羅鬼馬半襄
何德也
歸葬聞計哭之如私親王立自合州衰經率吏民拜哭護
喪歸興元至今播州廟祀不絕
冊曰師以撥亂寧恣屠戮心苟好生民自誠服剽掠公行
堅其窺伏侃侃數言煌煌照燭雖踰千年起人敬肅
續弘簡錄卷十九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四 平諸城

土土哈 子床 洪福源 子茶丘 君祥 峻都 子百 來阿八赤 附張玉 樊樞

昔都兒 史弼 高典 亦黑迷失 劉國傑 賽典赤

瞻思丁 愛魯 父昔里 信直日 也罕的斤 怯烈

阿禮海牙 答失拔都魯 察罕帖木兒 卜顏鐵木兒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自由徙居西

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號其國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

出生峻末納峻末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

其主火都奔欽察納之太祖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

以相還不然禍且及亦納思答曰逃鵠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

顧不如草木邪太祖怒命討之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

蠻遣使欲歸順時太祖已命皇孫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

之子班都察遂舉族降命掌上方馬畜歲時捐馬乳以進色清

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 哈刺土土哈班都察子

也中統初襲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將搆亂世祖以國家根本

之地詔皇子北平王率諸王兵鎮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

兒昔里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土土哈率兵進討敗

之于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只見瓦台叛脫脫木兒

遣兵應之途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脫脫木兒引去

追至秃兀刺河三宿而返尋敗之于幹歡河奪回所掠大帳明

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從追昔里吉餘金山擒其黨

札忽台等來獻又敗寬折哥等襄瘡方駭獲羊馬騎重無算還

朝帝慰勞仍賜以奪還所掠大帳諭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

御以卿能歸之故以為賜二十年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

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八百人俾領其事

賜水磴一區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

百人隸其麾下拜樞密副使尋置欽察親軍衛命兼都指揮使

叛王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朶兒朶懷共備邊會宗王乃顏

反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二部長為土土哈所執盡得其

情實勝刺哈設宴來邀二大將朶兒朶懷欲往土土哈謂其意

匪測遂止計不得行未幾有旨命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

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

乃命從西道進既而言也不干叛者益眾王欲先聞於朝後發

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

則與約而還即行疾馳七晝夜渡秃兀刺河戰于孛怯嶺大敗

之也不干僅以身免時世祖親征乃顏方在軍聞之遣使命收

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哥軍萬騎擊走之并擒叛王哈兒

魯等獻俘行在時成宗以皇孫北撫諸軍詔土土哈從追乃顏

黨于哈刺溫山誅叛王兀塔海盡降其眾諸王也只里為叛王

火魯火孫所攻來告急復從皇孫移師往殺敗諸兀魯灰夜渡

貴烈河復擊敗叛王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

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晉王甘麻刺

征海都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

王山追騎大至選精銳設伏待之寇不致逼秋帝自將至北邊

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水以記功

今日之事何愧前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大宴復謂曰朔方人來

續弘簡錄 卷二十 功臣四

開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者吾屬安所置哉
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
先帝曰爾毋事過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邪命籍
建康廬饒租戶為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之仍官一
子督其賦土土哈奏言哈刺赤軍以萬計足備戰守之用于是
率其軍北獵于漢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畧地金
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師次欠
河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眾屯兵守之奏功給行樞
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成宗
即位詔以邊境事重免會初遣使就賜七寶金壺盤盃白氊帳
一獨峯馳五諸王附海都者率眾來歸邊民驚擾土土哈身至
王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岳木忽兒等入朝帝解繡衣以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三 功臣四
賜奉命還北邊行至宣德府卒加封延國公諡武毅 子牀兀
兒初以大臣子拜左衛親軍都指揮使閱復世續碑云常操刀
七以事割烹熟爨杓以
進涼飲親 繼襲父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巴隣地巴隣之南
幸無比 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自蔽士皆持弓
矢蹲而待我軍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
敵眾不知所為爭起就馬于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
因奮師馳擊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授將李伯
遇急麾軍渡河賊之追奔三十餘里李伯遠遁大德二年北邊
諸王篤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敵兵據高山牀兀
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上奮擊盡覆其軍入朝授僉樞密
院事兼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復還邊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
等犯邊牀兀兒迎敵于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直前搏之追踰金

山乃還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
兒急引兵敗之復與篤哇相持于兀兒禿之地以精兵馳其陣
殺傷幾盡遣御史大夫禿只等集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以牀
兀兒居最命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
復出御衣遣使臨賜之七年秋入朝帝親諭曰卿鎮北邊累建
大功雖以黃金飾汝身猶不足盡朕意賜衣帽金珠物甚厚拜
樞密院副使諸王篤哇子欽徹海都子察八兒等相聚謀曰前
與土土哈戰既弗克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不若遣使
請命通好使吾兵民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使至帝許之于是
皆罷兵入朝特置驛以通往來成宗崩武宗時在渾麻出之海
上牀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即日南還及即位加平
章政事進封容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武宗紀作
至大三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四 功臣四
正月帝仁宗紀延祐三年 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
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出世祖所乘安輿曰以卿有
足疾更賜此牀兀兒泣辭曰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
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橋俾得乘至殿門仁宗延祐初
敗叛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碑云方接戰有敵
將一人持戟入陣
刺之牀兀兒將其戟揮大斧已又敗其所遣將忽都帖木兒于
赤麥干之地追出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于札亦兒之地又敗
之帝憫其老名入商議中書省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賜
乘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帝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
當以死報國英宗至治二年卒天曆二年加封揚王子燕帖木
兒位宰輔別有傳
洪福源其先內郡人唐造才子人人往致高麗洪其一也子孫

世貴于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宜以都領鎮麟州歲丙子金

源契丹九萬餘眾竄入高麗紀事本末契丹人六哥太祖命

哈真札刺追討紀事本末契丹人六哥太祖命大宜迎降辛卯太宗復

命撤禮塔東討福源率先攻下未附州縣進至王京招其主王

噶噶遣其弟佖請降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其國

遂班師壬辰噶復叛殺所置官吏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福源

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仍遣撤禮塔將兵來討福源盡

率所部合攻進至王京南攻處仁城撤禮塔中流矢卒軍還西

福源屯王京癸巳冬高麗悉眾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宜東去

福源盡以所招北界之眾來歸處於遼陽帝嘉其忠授管領歸

附高麗軍民長官合招討本國之未附者乙未帝命唐古與福

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五 勅諭

山歸信昌朔諸州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

平鹵城癸丑憲宗命從諸王也古一作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

山楊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憲宗紀作乙卯年事與札刺台合兵攻光州

安城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泉等城又拔之會高麗族子王緯

入質欲陰有其國譖福源于帝遂見殺後贈瀋陽侯諡忠憲

子茶丘本名俊哥茶丘其小字也幼從札刺台軍以驍勇著世

祖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茶丘訟闕雪父冤世祖聞之俾襲

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國

主王植以叛從國王頭犖哥討平之遷江華島所有臣民復歸

王京送植就國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立屯田總管府會林

衍死衍黨裴仲孫復立植親屬承化侯為王經世大典云以三

烏茶丘偕經畧使忻都進討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

餘眾走耽羅十年詔茶丘與忻都率兵渡海拔耽羅獲通精殺

之高麗平授征東副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經世大典紀事領

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鹽諸島掠其境而還十

八年復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再征日本會右丞阿

刺罕范文虎遇颶風舟壞棄師歸明年命茶丘于平瀨黑堀兒

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三年始罷兵乃顏叛車駕親

征命率高麗女真軍扈從猝遇敵騎萬餘時茶丘兵寡眾懼茶

丘夜令軍中多製蒙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掩映林木間張設

疑兵乃顏驚以為官軍驟至遂降凱旋授遼陽行省右丞以疾

辭叛王合丹等竄入高麗侵撓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

動特起茶丘集之未幾卒于遼左 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

子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帝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六 勅諭

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戶為

兵令君祥統之從伯顏等軍築萬壽山復從開通州運河帝親

諭曰爾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閱江南海東輿圖欲

名知者詢其險易伯顏以君祥應奏對詳明帝悅領謂伯顏曰

是兒遠大器也從大軍戍河南掠淮西皆有功伯顏伐宋既渡

江君祥時奉使至軍中往來奏事傳旨師次鎮江牒報有洪模

者為宋都督府將伯顏謂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模欣然

出見君祥厚遇之宋降歷遷同僉樞密院事乃顏叛從世祖親

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為營衛布置嚴密帝嘉之凱還

類次車駕起居為東征錄二十八年茶丘卒帝命代兄職議者

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都與中書右丞阿

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成宗即位詔裁久任官知院奏

君祥在樞密十六年為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德三年奉使江浙問民疾苦使還居昌平之皇華山絕口不

論時事九年起遼陽行省左丞卒于位
照曰高麗初闢叛服不常福源父子戮力戎行父死非罪嗣子克昌竟平其國奄有海疆功成論定讒口何傷

咬都札刺兒氏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還言曰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鬻馬宋境乞免其罪籍為兵世祖從其請得兵三千人命諱咬都為千戶守蔡州阿木等圍襄陽命咬都出游兵奔朱金剛臺寨符基高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隘攻樊城先登拔之遷郢復招討使攻下平江嘉興帥舟師會伯顏于臨安宋平伯顏入朝畱參政董文炳經畧浙閩文炳請以咬都為副時衛葵諸州復起兵應宋二王于福州文炳謂曰嚴州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七 功四

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衛葵撤連兵來攻咬都力戰三月復取婺州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攻拔衢州宋丞相劉夢炎降宋史新編云授禮部尚書居官二十年乃老連下處州建寧松溪諸郡邑累擢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時宋廣王據福州其將張世傑圍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兵應之文天祥建都督府于南劍州以張清行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咬都曰馳赴建寧遇宋兵于崇安令其子百家奴分兵夾擊宋師敗走天祥清等將合兵襲建寧咬都夜設伏轉戰至南劍斬清奪其城連下福州救興化軍獲瓚支解之世傑聞興化破遂解泉州圍去咬都引兵攻漳州知府何清降進攻潮州知府馬發城守堅咬都塞壘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相拒五十日而破發死之咬都屠其城既而天祥軍潰江西廣王世傑死海中

咬都還軍福建進左丞行省事于福州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海外命改行省泉州招諭南燕諸國初朝廷以占城既附撫治之王于補的嘗負固弗率帝決意進討十九年命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時占城兵號二十萬咬都擊敗于大浪湖其國主遁入山谷且遣人求歸附以款師咬都覺其詐復進兵轉戰至木城下

險阻不得入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乘勝伐烏里越里諸小藪皆下得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咬都率師來會紀事本末云交趾通謀占城帝命軍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安南王陳日煚言其國至占城非便分兵拒守境上敗其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脫歡命屯天長海口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里俄得旨班師脫歡引去咬都不知也交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已空交兵遮之于乾滿江力戰死追諡襄愍 子百家奴初從阿木攻襄陽築新城數立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八 功四

功後諱伯顏麾下從攻鄂州深入身被數創攻沙洋立雲梯於東角樓登城力戰克之伯顏上其功世祖大悅曰此人朕心識其名行大用也從圍漢陽轉賊至黃州圍江州畧地宜州皆有功領新附軍守鎮江未幾復從平章博魯歡取秦壽二州中創遂罷攻後數日與萬戶葉了度將兵攻秦州新城力疾先登破之復被兩創累功授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頭之徇地福建定衛葵信等州城邑復領諸軍航海追逐張世傑于惠州甲子門廣州諸郡以次削平改海外諸番宣慰使仍領本翼軍守福建已從父征交趾父戰歿後與脫歡再引兵游交趾境水陸轉戰輒有功歷除建康鎮江路總管金塔發卒于家
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命掌膳事憲宗大舉伐宋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有其二所

未附者巴江已下數十州耳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拒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屏藩皆新造之邑依險為固今頓兵堅城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犄角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為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俟冬水涸瞿塘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諸軍合勢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以其言為迂卒不用于是博選宿衛中材力可任用者以阿八赤奉命往監元帥紐璘軍駐重慶下流之銅羅峽夾江據崖為壘宋都統制甘順自夔州泝流西上乘舟來攻阿八赤預積薪于二壘明火鼓譟順流而進宋軍力不能支退保西岸黎明復至阿八赤身率精兵緣崖而下戰艦繼進宋軍敗走世祖即位入見問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九

初

以川蜀之事歷陳始末且誦其父前言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聲勢耳至元七年南征襄樊發河南北器械糧儲悉聚淮西之義陽命督運二日而畢授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河成遷膠萊海道漕運使會皇子鎮南王脫歡復征交趾授湖廣行省右丞二十四年九月領中衛親軍千人導王至思明州時水軍萬戶張玉湖廣參政樊楫亦引兵由海道同至萬劫江交兵阻險拒守命侍衛軍百戶昔都兒拔其一字城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再戰于塔兒山於是大軍深入至都城其主陳日烜空城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敵而乘之也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恐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

侵掠急捕日烜上策也時日烜復遣使約降欲緩師諸將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且擁眾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稍却會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乘之復叛所得關隘盡失乃議班師日烜復集散兵守東關過脫脫歸路諸軍且戰且走交人乘高險射毒矢被傷過半行次陷泥關阿八赤中飛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于道楫與王仍奉王命將舟師還為賊邀遮白藤江湖下舟膠賊大至力戰被創投水中為賊鈎執毒殺之 楫寇州人後諡忠定 玉保定人

昔都兒欽察人父禿孫隸蒙古軍籍以功授百戶昔都兒代父職從大軍南征收襄陽唐鄧申裕鈞許等州累功授管軍總把仍將其父軍從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台岳不思兒等於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一

初

黑城哈刺火林之地平之改侍衛軍百戶時亡宋猶有未下城也昔都兒言於行省願自舉兵往取諸城聞風欽附至元二十四年進漢洞右江萬戶府達魯花赤領洞軍從鎮南王征交趾入其境駐兵萬劫江左丞阿八赤命進兵拔其一字城射交人奪其戰艦進逼偽興道王居與交人戰于塔兒山奮戈擊之右臂中毒矢流血盈掬斃血奮戰射死交人二十餘仍督諸軍乘勝繼進大敗之入其都城戰于韓村堡擒其將黃澤夜二鼓交人突至謀劫營官軍堅壁以待敵失計詰旦鳴鼓出營交兵還道殺甚眾還營立木柵增邏卒交兵不敢犯及鎮南王引兵還以昔都兒為前鋒行次陷泥關戰數十合敵稍却復還迎鎮南王于女兒關交兵截其要道時諸軍乏食且疲於戰將佐相顧失色昔都兒率勇士直前衝擊得全師而還官止殺手軍匠萬

戶府達魯花赤

開曰南交險遠且饒炎瘴水土未諳山川迷嚮師不宿飽

車艱轉輒徒謂與尸莫來稽顙遐想捐之長策非妄

史弼字君佐蓋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水華黎兵南下嚴守

閉城自衛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寧甘

束手以死乃率鄉人數百家詣降木華黎書帛為符遺還既而

州破獨彬與同降者得免王暉行狀云彬生忠弼長通國語能

挽強命中里門鑿石為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行狀云

耕牧田間午憩桑陰下父往饋暉有玄應穴其口父重關守

大駭趨呼之寤問焉曰無所覺自是手力若有神助

將王彥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丞相耶律鐸從至北

京近侍火里台見所挽弓異之以名聞世祖召見試之射連發

中的令給事左右行狀云嘗奉旨數軍實于邊營岳授管軍總

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手橫刀大呼曰我史奉御

也宋兵却退至元中諸將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

晝夜破之以功遷副萬戶從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

拔疑血盈袖軍至陽羅堡伯顏督衆曰先登南岸者為上功弼

率建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

鄂州平移軍而東駐瓜州伯顏授弼三千人使立木堡據揚子

橋宋將姜才以萬軍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

俟其至發礮石擊之才乃退未幾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

天明見弼兵少急圍之騎士挾火槍迎刺弼揮刀禦之左右皆

行手刃數十人乃出圍追者尙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

兵至才奔泰州揚州守將朱煥降使麥木受其降于南門外弼

正從數騎由保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揚州

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戶俄遷黃州宣慰使尋調浙西改淮

東續文獻通考云建寧米價昂貴弼發米十萬石以平價售於

民省官欲增其直弼曰吾不可失信寧割吾俸以足之官官

奪不能弼凡三官揚州人刻石頌之號三至碑二十年建寧賊黃

華既降復叛命弼引兵急擊之華走死二十六年冬入朝時瓜

哇踪信使者孟琪面帝怒欲大舉謂弼曰諸臣為吾腹心者少

欲以瓜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九年拜福

建行省平章征瓜哇以亦黑迷失高興為副經世大典云會福

省兵二萬海舟十二月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

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

西董山牛嶠嶼入混池大洋檣檣假里馬答勾關等山駐兵

伐木造小舟以入大典云三月會軍入節制上接杜馬班時

瓜哇與隣國葛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為葛郎主

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關耶攻葛郎主不勝退保麻喏巴

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

弼與諸將進破葛郎兵其主走歸國高興言瓜哇雖降倘中變

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可虞弼遂分兵三道攻葛郎至答哈城

葛郎擁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拒守衆圍之

哈只葛當出降取其妻子官屬百餘人以歸土罕必關耶乞歸

易降表且貢所藏珍寶入朝許之遣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

以兵二百人護還國高興深言其非計中道果殺二使以叛乘

軍還夾路擄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

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

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

事具瓜哇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成宗元貞元

李廷固等密院事諸大臣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
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矜憐詔
還其所籍拜江西右丞遷平章政事加封鄂國公卒于家年八

十六書史會要云號紫微老
人書宗晉人亦善大字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眼
大吼衆驚仆與神色自若矢一發立斃之至正十一年冬挾入

騎詣黃州謁宋制置使陳奕奕使隸麾下且奇其貌以甥女妻
焉伯顏伐宋至黃州興從奕出降授千戶從渡江破瑞昌之烏

石遜家岩陷南陵伯顏以功聞世祖命興專將一軍爲先鋒
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宋降伯顏北還雷興以兵取衢婺

二州追宋嗣秀王興樾入閩擒之下興化遷管軍萬戶還鎮婺
州充衙察招討使復從都元帥忙古歹平福建漳州破敵陽寨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主 功臣

高日新高從周等召入朝侍宴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
何不少留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帝喜

曰直臣也遷浙東道宣慰使漳州盜陳弔眼有衆數萬據高安
寨官軍討之久不下詔以興爲福建征蠻副元帥與都元帥完

者都合討直抵其壁賊乘高駁下矢石如雨興命人挾束薪蔽
身進至山半棄薪退如是者六日誘其矢石盡乃燃薪焚其柵

時盜蔓延五十餘寨扼寨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弔眼走保千
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擊下擒斬之漳州悉平元明善神

道詳云詔入朝改浙西道黃華復叛急攻建寧興與戰屢敗走
休所將軍一年

江山洞追至赤巖寨華赴火死碑云二十二年名赴闕數副雪
斤征緬興曰臣不致愛死
母老孀無他兼侍願盡母二十三年遷江淮參政平婺州賊

施再十丁母憂盧汝寧墓側二十九年詔爲福建行省平章與
史弼亦黑迷失同征瓜哇明年春浮海抵其境亦黑迷失將水

軍興將步軍會八節閩瓜哇主將土罕必開耶降進攻葛耶國
降其主哈只葛當興帥千人深入俘葛耶國子還至答哈城弼

更遣使護土罕必開耶歸國易降表興深咎其非計中道果殺
使合衆來攻興力戰却之遂誅葛耶父子及歸詔治其事弼與

亦黑迷失皆獲罪興獨以不與議免成宗即位復拜福建行省
平章汀州總管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入對盡得其証狀

阿里伏誅累改江浙河南行省武宗立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
南省事仁宗皇慶二年卒追封梁國公諡武宣一統志云加
封南陽王

亦黑迷失畏吾兒人至元二年入衛宿衛九年奉世祖命使海
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使珍寶奉表來朝次年再往與其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功臣

國師以名藥來獻十八年拜荆湖占城等處行省參政拾諭占
城二十一年名還復命使海外僧迦刺國觀佛鉢舍利賜玉帶

衣服鞍轡自海上還以參政管領鎮南王府事與平章阿里海
牙右丞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亦黑迷失請王屯兵大

混湖觀象而後動竟得全軍歸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浮海阻
風行一年乃至得良醫善藥遂與其陪臣來貢方物又出私錢

購紫檀木殿材獻之後侍帝浴室中問曰汝踰海者凡幾對曰
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又賜玉帶改授江淮左丞行泉府太卿

二十九年召入朝盡獻其所有珍異之物時方議征瓜哇立福
建行省詔亦黑迷失與史弼高興並爲平章以海道事付之仍
諭曰汝等至瓜哇先遣使來報汝等爾後其他諸小國當自臣
服可多方招徠之彼若納欵皆汝等之力也軍次占城先遣郝

成劉淵諭降南巫里述木都刺木魯不都八刺刺諸小國明年
攻葛耶國降其主哈只葛當又遣鄭珪招諭木由來諸國皆遣
子弟來見會瓜哇主塔土罕必閣耶既降遣歸復叛事詳史諸
將議班師亦黑迷失欲如前旨先遣使入奏弼與與不從遽引
兵還以所俘諸小國降人入見帝怒其縱寇浚家貲三之一未
幾復給還以老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加封吳國公

冊曰三將桓桓窮兵極遠提師五千百城席卷瓜哇戎荒
卒難革面謀不萬全功虧一閥

劉國傑字國寶女真人本烏古倫氏後入中州改劉姓少從軍
漣海以材武為隊長至元六年籍漣海兵取襄陽授益都新軍
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署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從攻樊
城被傷血戰世祖聞其勇遷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謀取黃家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五

功臣四

灣堡國傑先登拔之宋將張世傑盛兵焦山下國傑與董文炳
左右夾擊焚其船宋軍大潰追奪黃鵠白鵝船數百艘帝壯之
號劉二拔都魯宋亡入朝以漢軍都元帥將衛軍戍北方諸王
脫脫木兒寇和林國傑度其眾悉出營必虛選輕騎襲之殲其
眾脫脫木兒屢戰不利又殘暴失眾心眾殺之來降帝怒征東
元帥忻都洪茶丘無功阿刺罕范文虎又喪師將盡罷大小將
校召國傑為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主帥
耳倘蒙聖慈復諸將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帝命盡復其
官屬國傑再征日本會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役始罷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多盜授國傑為本省左丞既至
羣盜以次降諸將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變將復反不
如坑之國傑持不可乃相要地為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

符在武岡曰白倉每屯分眾五百人守之且墾廢田闢荆榛使
賊不得為窟穴降者雜耕其中後皆為良民會討廣西諸盜詔
國傑趨赴時肇慶懷集諸賊保險自固國傑鑿山入由賀州移
軍道州掩殺幾盡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諸將曰此他省盜
也國傑曰縱盜滋蔓蔓將難圖豈可作秦越視邪乃選輕兵掩
旗鼓去綴飾一日夜趨賊境賊眾逆戰見軍容不整曰此邪丁
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眾從之賊大敗日暮忽收兵去堡
中民望見莫知為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謂曰吾劉二拔都也
民驚以為神二十八年遷行樞密院副使還軍武昌時上思州
黃勝許恃險遠與交趾表裏寇邊詔國傑往討身率士卒奮戰
賊走象山徐伐山逼道且戰且進拔其寨勝許走匿交趾擒其
妻子斬之師還盡取賊巢地為屯田募度遠諸僮人耕作為兩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五

功臣四

江被障蠻人莫敢犯帝謂省臣曰湖廣重地惟劉國傑堪鎮此
命無遷他官成宗即位復置行樞密院于衡州仍除副使先是
黔中諸蠻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
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為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至是
復叛國傑馳至辰州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
腹心石農坎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國傑曰善麾諸
軍攻石農坎賊棄寨遁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進
至千餘里元貞元年即軍中加湖廣平章辰澧地接溪峒宋時
嘗遣民立屯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
復其制繼又經畫周湖廣四境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凡盜所出
沒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列屯守之由是諸蠻不敢復
窺大德五年王師征八百媳婦土官宋隆濟及羅鬼女子蛇節

反陷貴州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討之賊勢勁且多健馬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乘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仆國傑鼓之賊大敗追至墨特川擒斬蛇節宋隆濟等西南莫悉平詔領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聽歸益都省墓八年還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僚屬入問疾國傑曰交賊不道若病幸小愈得減此蠻則死且無憾卒年七十二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子脫歡襲湖廣平章尙憲宗孫女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鶻人別俺伯爾之裔其曰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太祖丙征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鶴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憲宗命同塔刺渾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帝伐蜀命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至元初出爲四川平章朱將管萬壽擁兵守嘉定兩軍對壘一以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七

誠意相待將入覲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瞻思丁竟往不疑將進酒左右復言未可飲笑曰若何見之小邪將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益嘆服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爲牽制計于是瞻思丁率水陸兵至嘉定順流縱筏斷其浮橋尋命行省與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名還帝謂曰雲南朕嘗親歷比因委任失宜致遠人不服欲還謹厚者往治無如卿嘗拜命退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易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言謂彼至必奪王權宜具甲兵爲備瞻思丁聞之先遣其子納速刺丁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語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今事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遠叱其下曰幾爲汝輩所誤明

日遣親臣至瞻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公子借來視瞻兄弟請用甲幼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遂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還報王大喜由是開郡縣設長貳政令一聽其所爲雲南俗無禮義男女每自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稅稻桑麻子弟不知詩書乃示以拜跪之節婚姻行媒妁死者爲棺歛奠祭教民播種修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漸興俗以貳代幾時初行鈔法民不便爲言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鎮設土司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被劫則罪之有土吏數輩至京訴其專僭狀帝怒命械送回籍聽治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授汝官可竭忠自贖衆叩頭謝曰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大

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屢征失利瞻思丁遣人持書願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乞永爲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或問故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劫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瞻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論之其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將卒有乘城進攻者瞻思丁怒名責曰天子命我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其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由是西南諸蠻翕然欽附滇志云廣南懷土貴左江李維屏右江岑蠻長每謁見爲具酒食製衣冠履履易其卉服衆皆感悅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葬都蘭北門交趾王遣使哀經爲文致祭滇人立廟祀之成宗大德元年追封咸陽王諡忠惠 長子納速刺丁累官雲南

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分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驛曲
臘緬國招徠蠻寨籍戶十二萬有奇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
以馴象十二入貢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十月納速刺丁由雲南率蒙古營焚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城格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皆上官曲臘溝折民四千孟摩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匡黑答八刺民二萬蒙古甸南祿保民一萬木都會其父汝世祖憂之仍以納速刺
丁爲雲南左丞建言三事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箔貿易病
民宜罷一謂雲南宣慰司已革而元帥府尙存今行省既兼領
軍民則帥府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惟達官子弟當入質餘
並宜罷又奏減合刺章冗官弛道路禁通民往來禁負販之徒
毋令從征聽民伐木取材資貿易戒使臣勿擾民居悉報可二
十八年調陝西平章以疾卒追封延安王 次子忽辛初以世
臣子倚宿衛世祖知其能累授同知河南宣慰司事河南素多
盜官軍收捕失利忽辛遣土豪持檄招諭有來歸者賜之冠巾
曰汝昔爲非今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無間已放還令遍諭
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至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
狀頗異觀者悉驚怖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出入夜
則令臥戶外時呼與飲食各喜過望羣盜聞之盡歎服成宗大
德元年復遷雲南右丞豪民避縣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
不勝供給忽辛按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去宿衛三分之一馬
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勅納賊以示信事覺宗
王將不問忽辛反覆研鞫得反狀竟斬之廣南沙奴素強悍宋
時嘗賜以金印至今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贖數月不遣
口汝欲還可納印來不得已費印至因置酒宴勞合費印入朝
帝大悅緬國負固不臣復遣諭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

訓是遵緬主聞之遂與使偕來獻白象一旦曰此象古來未有
今聖德所致致効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烏白蠻應輸
租賦歲發軍徵索忽辛以勝諭之不遣一卒而額賦完武宗至
大元年遷江西平章以母老謝歸養卒封雍國公諡忠簡
田曰創興禮教用革蠻方仁武不殺聞風欵降昔之負固
今之馴良令子象賢舊德是章褒封奕世俾民不忘
愛魯唐兀人父昔里鈐部昔里氏鈐部一作紺布亦云廿一音相近也太祖時西夏
既臣服命鈐部招諭沙州州將爲降伴具牛酒犒師而陰伏兵
以待首帥至伏發馬躡鈐部以所乘馬與之易使奔而自乘所
躡馬殿後太祖問之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將乃陛下器
使宿將不可失也太祖嘉其忠定宗即位授大名路達魯花赤
愛魯襲父職世祖至元五年從征雲南金齒諸部蠻兵萬人絕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于 功臣四
縹旬道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入定其租賦計平火不麻等二十
四若得馴象七以還改中慶路達魯花赤兼管爨焚軍平章贍
思丁行省雲南令愛魯理永昌增田數倍閱中慶版籍得隱
戶萬餘以四千戶卽其地屯田疆理有方詔開烏蒙道帥師至
玉連等州盡下所過城若水陸皆置驛傳而歸遷廣南西道宣
撫使十七年復立雲南行省以愛魯爲參政時烏蒙羅佐山白
水江蠻殺萬戶阿忽以叛引兵討平之名詣闕進左丞芒部也
可不薛復叛詔與四川都元帥也速答兒湖南行省脫里察會
師進討禽起京師仁普諸渠長皆降得四千戶諸王相答吾兒
帥諸將征緬愛魯供餽餉無乏絕烏蒙阿謀殺宣撫使叛右丞
拜答兒以愛魯習知山川道里令諸軍悉聽指授分道進擊生
擒阿謀以歸鎮南王征交趾詔愛魯將兵六千人以從自羅羅

至其境時交兵四萬守木兀門愛魯攻破之擒其將在道三月大小一十八戰始至其王城與諸軍會尋感瘴癘卒諡毅敏

信苴日滇志云信苴官名姓良氏本名實後諱為日世為大理國主歲癸丑大元帥

兀良哈台平大理獲其主段興智與其族弟段福獻於朝詔赦

之使歸國丙辰入覲獻西南羣地圖請悉平諸郡并條奏治民

立賦法憲宗大喜賜與智名摩訶羅嗟福名信苴福命仍主烏

白蠻爨焚等部以福領其軍與智遂委國任其弟實而自與福

率軍二萬為前鋒導兀良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

收特磨溪洞三十六中統元年入朝在道卒世祖憫之乃以實

為總管守大理賜璽書曰向率我師往臨爾境重拒國人之請

因從城下之盟蟻附而來忠勤益著庸是至優之典彰以同視

之仁可更賜虎符仍領大理都蘭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越等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三 功臣四

城自各萬戶以下並聽信苴實節制至元初烏蠻長舍里威一作

利結威楚統矢及東方三十七部諸蠻各殺守將以叛都蘭屯

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實率衆進討大敗於洱水之濱復遣字

羅攻賊於統矢城又破之遂定統矢是秋舍里威又以衆十萬

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實合討師至安寧擊走之遂復都

蘭降威楚定新興進攻石城肥膩皆克之費部平已復下柘城

破蠻長什多羅十餘萬衆于尋甸未幾舍里威復叛實遣石買

等詭為商旅執贄往見挺刃刺殺之獲其黨數人梟於市於是

立郡縣置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中州等緬國擁象騎數萬寇

蒲甘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實與蒙古萬戶忽都領騎兵禦之

緬衆敗走與其子阿慶入覲帝嘉實忠勤進大理威楚金齒等

處宣慰使都元帥阿慶獨衛東宮尋尚公主時西南羣初平

獨緬數梗詔實同大兵渡江行至金齒以疾卒其子孫為方伯

連帥者十餘人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緬人因金齒管阿

命伐永昌蒲驛阿昌之未附者師至南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

倍道行與緬軍遇其衆數萬前乘馬次步乘象披甲背負

戰樓秀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于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

見賊衆我軍僅七百餘人乃分爲三隊信苴日領二百三十三

騎傍河而陣賊長久賊退信苴日退之抵寨門忽南面賊萬餘

繞出我軍後忽都復列爲三陣追至河岸又賊之連破十七營

賊象馬自相蹂死

忽都中傷始收兵

也罕的斤匣刺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韓思堅國哈刺魯軍三

千來歸太祖更獻牛馬以萬計授千戶從征回鶻諸國諭降河

西諸城後從攻臨洮死焉父密立火者從太宗滅金又從憲宗

攻蜀亦歿于軍中統二年也罕的斤襲千戶數有戰功下五花

石城白馬等砦至元七年宋兵入成都也罕的斤以兵相拒累

日宋兵退追擊眉州大破之世祖嘉其功擢蒙古匣刺魯河西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三 功臣四

漢軍萬戶成眉州從圍嘉定築懷遠砦以守要害宋兵出戰輒

敗從圍瀘州攻神臂門先登拔之從攻重慶屯佛圖關屢戰克

捷移屯堡于頭宋將趙安問門降重慶既平復畧地思州得降

將百餘人授嘉定軍民西川諸蠻都宣撫司達魯花赤十七

年征韓端與叛王元盧等戰勝之拜雲南行省參政與諸王相

答吾兒右丞太卜分道征緬造舟于阿昔阿禾兩江得二百艘

進投江頭城命都元帥袁世安成之且圖其地形遣使詣關具

陳攻守之畧先是既破江頭城遣黑的兒楊林等諭緬使降不

報諸蠻復據建都太公城以拒大軍再遣僧往招諭為所害也

軍的斤遂督軍水陸並進擊破之建都烏蒙金齒等西南羣十

二部皆降立邦牙宜慰司于蒲甘城振旅而還位至四川行樞

密副使經世大典云至元二十年王師伐緬九月大軍發中慶

密副使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王遣也罕的斤取道河

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抵江頭城斷緬人水路王
自將一軍從驛甸徑抵其國與太十軍會破江頭城以兵守之
二十二年冬緬王遣使至太公城求納款且乞降旨許其悔過
然後差官赴國朝廷遣鎮西平緬招討使怯烈至其國二十四
年春緬王為其庶子所囚執雲南省臣請俟秋再討
帝不從既而王師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服款

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山中書譯史從平章賽典赤經畧川陝
初立雲南行省署為幕官諸洞蠻長多欵附及分省大理會緬
人入寇怯烈即以戰具資軍士討平之授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平章納速刺丁遣詣關敷奏邊事世祖愛其練達拜鎮西緬麓
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成都烏蒙諸驛阻絕怯烈市馬給傳
往來稱便諸王相答吾兒右丞太卜征緬命率兵船為鄉導拔
江頭城獲其銳卒萬人復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驛國
設方畧招徠其黨由是蠻人復業者衆後入覲世祖詢以征緬
始末仍命領詔至緬宣上威德緬王稽顙稱謝遣子入貢官至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五

雲南行省右丞

阿禮海牙畏吾兒人事仁宗於潛邸充宿衛英宗至治初出為
平章政事歷江廣汴陝四省皆有惠政以父憂解官天曆元年
秋文宗入承大統即易服南迎至汴郊入見帝命復鎮汴時方
多難阿禮海牙至即高價入粟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
士卒括民馬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
官尙連結靖安王等黨附上都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
庫出鈔二千五萬緡犒軍河南禦之未幾陝西兵突出潼關四
掠迤邐前進河南告急集省院官屬問計無應者阿禮海牙曰
汴在南北之交使西兵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
軍旅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今
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鄆礮弩

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刺魯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
子口以屬郡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
軍者給馬乘裝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
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丁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
行院官領兵以備自蜀至者購汴汝荆襄兩淮馬給之府庫不
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家安豐等郡之粟迺黃河運至陝糴諸

汴汝近郡者則運之滎陽以達虎牢吾與諸君各奮義以從王
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自省院屬吏各部分行事餽餉之行
千里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信以期會由虎牢南至襄漢無不
畢給為粟二十萬石豆如之甲兵五十五萬芻以萬萬計是月
西兵逼河南謀者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南行
者過武關掠鄧州直趨襄陽破郡邑橫絕數千里將結西蜀兵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五

至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且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舟
繼待戰及與西兵遇於鞏昌黑石渡時湖廣所徵太原兵最強
甫至未及食趨之倍道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相當虎牢遂陷
軍儲巨萬悉亡行省院飲兵退至汴民大恐前後遣使告於朝
越二旬不得旨阿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十
一月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行院將帥與凡在官
者告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
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且吾甲
兵非不勁芻時非不豐而戰弗利者良由太平日久將校不知
兵士卒不習戰使彼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新天子之命則來自
沮而散爾今遣使入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者俟詔下募士入其
軍明示利害後整大軍西嚮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上龍門繞

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據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衆亦曰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前使者自京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獻將刻日至京乃置酒高會於省堂相賀爲書告屬郡傳諸江南三省募士得蘭住者賚書往諭西人猶榜掠之訊以實及朝廷遣詔使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雖未解散然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既而朝廷遣使持檄罷兵靖安王始與蘭住來請命遂巡解去事平阿禮海牙介從陝西求被俘者歸其家凡數千人官吏被獲者皆遣還故所後以功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冊曰鎮危以安從容旁午終以清寧卸甲解組太平浚寧有功不處雖曰能勞方之未武

答失拔都魯紐璘曾孫也以祖也速答兒戰功得襲萬戶鎮守

續弘簡錄

卷二十

五

功臣

羅羅宜慰司順帝至正十一年除四川參政紅巾賊徐壽輝兵起陷黃州命答失拔都魯從平章咬住討賊荆襄咬住既平江陵答失請自攻襄陽進次荆門賊衆至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以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兵二萬人編部伍至蠻河賊守要害不得渡爰出奇兵由間道襲其後首尾夾擊賊大敗追至襄陽賊閉城不出乃相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答失自將中軍據虎頭山俯瞰城中民受圍久夜中有繩城叩營門者具告虛實願內應答失期以五月朔夜攻城密與約至期民果垂繩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死僞將王權傾千騎西走過伏兵擒之襄陽遂平帝賜上尊及黃金束帶官其子字羅帖木兒

爲雲南理問十三年定青山荆門諸寨九月畧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明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遷行省平章兼知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會潁川妖人劉福通亂蔓延不可制改命答失以兵赴汝寧十月與河南左丞太不花會軍討安豐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福通自礪山夾河迎僞主韓林兒立爲帝詔答失爲河南行省平章進次許州與福通戰于長葛敗績將士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賊復夜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子字羅相失賴彰德元帥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斷賊歸路獲其子送歸復駐汴梁十二月整兵進討大賊于太康遂圍亳州林兒走安豐十六年十一月攻取福通夾河寨進次高柴店僞太康三十里賊乘夜來切以有備亟遁明火迫之比曉督陣力戰壯士緣城入其邪斬首數萬太康平捷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五

功臣

至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守汴梁加字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十七年入朝加太尉還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詔遣知樞密院達理麻失理分兵來助與福通戰敗沒諸軍大潰答失力不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使者促戰相踵賊規知之詐爲答失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聞知一夕憂憤死子字羅帖木兒自有傳

羅帖木兒字廷瑞紀事本末云姓李氏系出北庭曾祖濶濶台元帥初

隨大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丘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順帝至正十一年紅巾賊劉福通作亂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訖無成功察罕帖木兒奮義起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賊事

問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
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福通戰輒捷十五年賊由汴南陷
鄧許嵩洛諸州察罕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過賊鋒賊北渡盟
津焚掠至單懷河北震動察罕引兵奮擊賊敗走河北遂定朝
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首軍以榮陽叛察罕夜襲俘其衆
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掠汴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
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出擊其中堅賊披靡棄旗鼓走軍
聲益大震十六年加兵部尚書繼而汝頰賊黨李武崔德等西
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晉時平章谷失拔都魯方節制河
南軍調察罕及思齊往擊之即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
陝州城阻山帶河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下察罕乃
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賊畏兵衆不敢逼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續弘簡錄 卷二十 功臣四
賊始覺即棄陝州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鄆察罕追感至
下陽津溺死者衆相持數月賊宵遁以功加僉河北行樞密院
事十七年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陷商
州由武關還趨長安至灊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動陝西省
臺來告急察罕即提兵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賊黨
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功大授陝西左丞未
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潛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守鳳翔
而遣謀者誘賊來圍察罕自將鐵騎夜馳二百里比至去城五
里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出呼聲震天地賊大亂自相
踐蹂伏屍百餘里關中悉定十八年毛貴分道由薊州犯京畿
朝廷大恐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留兵戍
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是時

曹漢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馬門代郡烽火
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隘自勒重兵屯聞喜
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橫擊賊皆棄輜重走乃分兵屯澤州塞
盤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河
東悉定詔進右丞兼西臺御史中丞同知河南行院事命守關
陝晉冀兼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益以平定四方爲已任
是年福通等陷汴泗迎僞主號名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四以至甘肅所在兵起察罕命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
軍沔池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叛附福通棄鞏懷入汴合兵
攻洛陽察罕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
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潛引去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
而還十九年圖復汴梁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
續弘簡錄 卷二十 功臣四
畧歸毫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
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
城下首奪其外城諸將環城而壘賊屢戰輒敗夜伏兵城南日
遣苗軍跳梁者畧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起邀擊敗之又令弱
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
悉擒其衆賊益氣阻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食且盡遣出分掠
無復還者乃與諸將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斬關入福通
挾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符
璽印章寶貨無算保全居民二十萬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
進河南平章政事兼臺院如故察罕既定河南更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相望數千里日修車船
繕甲兵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時山西晉冀諸地皆察罕

所平定而答失拔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陰欲并
據晉冀日事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終不聽事見順帝紀二十一年
察罕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濟寧義兵萬戶田豐降于賊與
福通黨王士誠據山東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
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遠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而自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軍懷鼓行而
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義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
精卒五萬擣東平直抵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素服
因遣書招之豐及士誠皆降遂復東平下濟寧時大軍猶未渡
河賊衆皆聚濟南常出入齊河禹城相擾察罕先遣奇兵取間
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始
自將大軍畢渡進逼濟南城下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捷亦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七

七

至再敗益都賊于好石橋瀕海郡邑皆聞風送款圍濟南三月
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院臺如故遂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
河灌城城拔仍命分守要害招集流亡郡縣戶口漸次收復二
十二年六月豐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當豐之降也察罕待之不
疑數獨入其帳中及是豐將謀變忽請察罕觀營壘衆謂不宜
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
惟帶輕騎十人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斃于益都先是有白
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
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
已及於難追贈潁川王諡忠襄史料云察罕故元別部後思齊
羅山民至今河南廟祀弗絕

冊曰忠義性成勤王領袖始自山東畧平關右坦懷被禍

厥志不成天覆元祚人力奚爭

上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尙術衛文宗
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累擢江浙平章順帝至正十
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率軍進討上
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
平章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星吉南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
以兵駐太平逗畱不進上顏鐵木兒至乃與俱前遂復池州已
而賊黨趙普勝再陷江州官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
求援諸將皆欲自守上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邪安慶與
池州一水救患之義何容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
餘所遺者錢穀器械耳吾受命總師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
發帑藏周之潰軍大集兩軍勢復振安慶圍始解十三年三月
賊復攻池州衆且十萬上顏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
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敝如乘其驕惰盡
銳攻之則頃刻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番與賊大敗之乘勝
率舟師以進五月與賊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
河賊皆破走進復江州七月克蘄州及道士洑焚其柵抵蘭溪
口及賊巢黃連砦盡殲之分兵平兩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十一
月與蠻子海牙等諸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毀其僞
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時丞相脫脫方總
戎南征聞已被賊乃分檄調諸軍而畱上顏鐵木兒獨控長江
守池州十六年卒于軍上顏常乘花馬時稱花馬兒平章云

續弘簡錄卷二十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侍從一

郝經 寶獸 李冶 王鶚 王磐 徐世隆 孟攀鱗

高智耀 趙與熈 宋衡 李謙 夾谷之奇 王思廉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一統志云祖天金末辟地河南之魯

山河南亂居民走匿窖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

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爲異金

亡徙家順天晝則負薪米養母暮則讀書素尚氣節爲學務有

用守帥張柔賈輔延之爲上客問復墓誌云張柔延之家塾教

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

已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苟宗道行狀云嘗自誦曰不學

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世之爲詞章者憲宗二年世祖以太弟開

始則羣聚誦笑終亦終視而服之

府金蓮川徵經入詔以治國安民之道與語大悅遂留王府是

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太弟統東師經從至濮上言古之一

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宋今未有敗亡之變我乃空國而出諸侯

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不如修德布惠

結盟飭備以待西師則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

圖也會憲宗設江淮荆湖南北路宜撫使命經爲副先至江上

宣布恩信招納降附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曰經聞

天下事圖於未然則易救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

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

漠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躪襄克成都平大理

奄征四海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垂

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哉夫取天下者有

以力并有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敝而不振圖之

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願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未

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做而卒能保大定功今國家建極開

統五十餘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劉廟盪殆盡

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做乎且括兵索

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

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

條網任老成爲將相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

用屯農以足食內修文誥外治武備如其不服而後觀彘以正

天伐自東海至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爲正兵自漢中至大

理輕騎捷出批吭抵脊爲奇兵總帥得人師出以律則高拱九

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失此不圖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

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若夫東師未出

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制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

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

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鶴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

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

似無意於取者及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

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

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

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善用奇也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

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跨凌宇宙騰擲天地

人極於邀微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拚其耳嚙其膺

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之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可以施吾騎故所向莫敢當兵鋒新銳民物凋夥可以用吾攻故所擊無不破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游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乘險以用奇則難敵因險以制奇則易况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因糧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雖有奇謀秘畧安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旋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搆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突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兵連禍結勢不容已王宜稟命行在遣使喻宋令彼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姑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王 特從一

舉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王之義盡而後進師重慎詳審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先示恩信曉以禍福使知王神武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然後閱實精勇別簡一軍為帳下之卒俾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眾各界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者使沿邊築堡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重臣為之撫育總轄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生路以攜其心誤多方以斂其力兵勢既振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樞

探過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亟進大兵抵江岸沿江上下列屯萬竄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叠自起變端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險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臂不續外內限絕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休養兵力漸次進取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為宋計者必謂有荆襄方可以保淮甸有淮甸方可以保江南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並濟以輕兵綴襄陽絕其餉道而重兵皆趨漢陽出不意以伺江險否則以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一舉下夔門即順流并兵大出摧拉荆鄧橫截湘潭以成犄角之勢一軍出壽春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間撥拾湖濶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蕪黃徜徉恣肆以規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通泰海門楊子江面彼必備禦堅厚若違攻擊勢必老師費財當遣一軍臨維揚為長圍示必取而以精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計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議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若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

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東西南北輪廣萬里自渝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直欲以一軍倖而取勝乎蓋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直前振迅指顧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敵後戍遷延進退失據反爲敵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全吾力是則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撥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無故而爲大舉倘又措置乖方無以挫英雄之氣懾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及會兵渡江聞鄂州聞宗晏駕經復進班師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木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潛見惕躍潛五位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此極而有悔龍德於是乎衰矣故古之聖王莫不握乾知幾以時進退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而不私其子知退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雙風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是諸聖王皆知進退存亡之理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五

特錄一

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維大王嚮在沙陀謂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審理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獨是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於茲矣先皇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昇王東師則不當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及既聞凶計即宜遍告諸帥各以次還脩好於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又進如謂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勢難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搗臨安使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若猶未也則知難而退可也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什已四五倘更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彼既上流無虞必嚴兵守鄂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鄂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彼將委彼壁空城以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檣突過許黃未易遏也則亦徒廢人命於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宋人方懼自救師雖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王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赤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令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事乎若彼僞稱遺詔先正位號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六

特錄一

下令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王以社稷為念奮發乾綱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消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定疆界放幣屏輜重輕騎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邪謀僭志永釋瓦解隨遣一軍迎大行靈輿收皇帝聖名諸王駙馬會喪和林遣官詣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留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而無亢龍之悔矣會宋相賈似道密遣使乞和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尋盟經入辭帝曰朕今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有可輔朕者亟以聞經進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聖明俾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焉已也蓋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做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之而去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糜爛而不收有志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而飫為一代神器之主而羣然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聲既既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而棄之不知餒之將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眾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天下者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七

帝紀一

其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於以配天立極繼統作帝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高文武昭宣光明章凡八帝於三國則昭烈一帝於晉則孝武一帝於元魏則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武帝一帝於唐則高文玄憲武宣凡六帝於後周則世宗一帝於宋則太祖太宗仁高孝凡五帝於金源則世宗章宗凡二帝皆光大炳烜不愧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敝而生民日益瘞也蓋其幾一失則其幾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立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躪襄國勢大張民物殷阜可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生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當太宗臨御時耶律楚材為相定賦稅分郡縣籍戶口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相與投隙抵罅卒使楚材憤怛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相與剗剗天下荼毒宛轉十有餘年先帝初踐寶位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矣陛下若不大與更始以國朝之成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八

帝紀一

其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於以配天立極繼統作帝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高文武昭宣光明章凡八帝於三國則昭烈一帝於晉則孝武一帝於元魏則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武帝一帝於唐則高文玄憲武宣凡六帝於後周則世宗一帝於宋則太祖太宗仁高孝凡五帝於金源則世宗章宗凡二帝皆光大炳烜不愧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敝而生民日益瘞也蓋其幾一失則其幾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立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躪襄國勢大張民物殷阜可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生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當太宗臨御時耶律楚材為相定賦稅分郡縣籍戶口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相與投隙抵罅卒使楚材憤怛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相與剗剗天下荼毒宛轉十有餘年先帝初踐寶位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矣陛下若不大與更始以國朝之成

憲援唐宋之故典參遊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
法守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因
以痛惜而歎惋也且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爲豪傑生民所
望久矣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登進茂異舉用老成敏江
上之兵先輸平之使天下頽頽莫不思見德化之盛但恐宵小
徐孽振附奸邪更相援引比大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
也以有爲之姿據得爲之位乘可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
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
履霜堅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
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能辨奸邪於早則
是錄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奸人易合難去誘
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一墮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特從一
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天地亦可先
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
政創法制辨人才締結乾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
下今日事也母以爲難而不爲母以爲易而不足爲投機挈會
比隆前王政在此時弗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爲一
代英主臣之願也綱鑑大全云或言宋人論詐巨淵蓋以疾辭
經曰自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觀
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
亂百萬人受其福於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時經有重名
平章王文統忌之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
璫遺書止經經以璫書聞於朝行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
高翻請入國期不報時似道方目鄂圍之解爲已功恐經至而
泄其情也遂以李璫爲辭拘之真州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
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曰貴

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
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
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謂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
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蓋有夏后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
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疎有李唐之德
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嘗聘契丹交金源
待本朝不愛重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遭靖康之難而資東
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徙都定鼎以及於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
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
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
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安於所遇卒王有
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
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
貴朝自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
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
今乃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
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
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
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
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
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
步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
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淪合交廣之
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御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

何故接納其使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顯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謂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遜誓江擊楫中流以為中原可定桓溫遠取之計灑掃山陵以為函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入橫世以為居晉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帑復故疆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為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不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斂戾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為羣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則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特從一

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敵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斬也或者言本朝兵亂等事不敢遽以為妄但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動搖太祖倡義漢北一舉而定燕遼再舉而取河朔滅西夏遂乃撥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跋臨中國有如是之大且強者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濬號令簡肅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中外莫不傾心効道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為輕蔑而遂不與乎且

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厥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典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霸夏有澆羿而少康王周有管蔡而成康治諸呂所以啟文帝巢隱所以啟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誠如所言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無辜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則戰爭方始而東南可憂矣乃不思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竟置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縉起兵端邪抑由是別有所蘊蓄邪或其間有主張國是者不欲使之有成邪必或者之論以為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自古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太王去幽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楚項氏於彭越亦自西北而至東南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開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盡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倒當是時蔡謨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特從一

之言義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亂而納元顛未幾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收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劍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待從一
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闔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故能馮險而善守迨至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表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開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眞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

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至三百餘年有漢唐之中微而無漢唐之大亂蓋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未有如漢唐者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隣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夫邦交之事振古已然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問歸賑致禮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開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選申其辭命致其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二 待從一
曲直邦之安危利鈍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縱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唇脣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久且十餘年是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於蜀漢吳魏各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墜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而勝虢亭當是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爲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啟運剡平諸僻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

曰對鄙為偏霸統體不正大義不明故稱號論議皆失其實哀
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
越觀繼漢以承正統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
採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春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用力雖
勤而亦不能更正宋承相司馬光作通鑑乃更蜀曰漢仍元魏
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朱熹作通鑑綱目魏而曰漢仍元魏
作編有志焉事梗不果本始正文猶用壽春經嘗謂壽春必當改
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壽春者表紀傳錄序贊據
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承漢統吳魏為僭偽書成
共九卷號曰續後漢書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曲折隱與傳
不之鬼域破懿略之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二史之後千載之嚴
且庶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
史記皆是也然皆眩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較此孰
是善蓋亦古人之志也 集 經還之歲汴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

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蒙臣有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魏耕錄云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改至元
續弘簡錄卷二十一 郝伯常鴈足詩末云一寸蠟丸憑鴈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荷宗道字正甫保定人弱冠從經往為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家
官至國子祭酒詩文書法皆具晉唐風致

冊曰篤信守節好學窮經達可致用困不失亨著述不輟
孰謂空言是亦為政人往籍存

寶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李謙神道碑云叔祖旺為
那功曹徵使習刀筆默不肯就願卒備業金木遭兵亂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
默得脫歸其家破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醫者王翁通鑑作李浩妻以
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
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書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從此始中書
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默甫北歸隱大名與姚樞許衡倡道蘓
門山朝暮聚講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世祖

在潛藩遣使召之默變姓名自晦使者俾其故人往見之而徵
服隨其後默不得已出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為對且
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
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名與語皆稱旨自是
不令暫去左右又問以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自東平宣
撫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曰此金內府故
物汝老人佩之為宜且使我子見此如見我也未幾請南還命
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世祖即位召至上
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
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時天
澤方經畧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初建
中書省平章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供奉十餘年數承
顧問與聞聖訓深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
為念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
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煽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
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
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
家基本為子孫久遠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
志斯可矣若夫鈞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
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唯陛下察之他日默與
王鶚姚樞同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
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說而
罷文統益憾之乃請以默為太子太傅辭曰東宮位號未正臣

安敢先受太傅之名乃止俄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朕寧不之思邪名選賜第京邸命有司月給糜祿國有大政輒諍之默與王象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諸備顧問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風俗淳厚曆數久長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傅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名臣事略云于是拜許衡為太師與劉秉忠等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鵠帝怒侍臣即從旁大聲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懼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祝帝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九 侍從一

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與朕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恨然者良久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帝厚加賜命有司護喪歸葬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而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寧遠無諛匹休汲黯允矣不媿

李治字仁卿真定藥城人登金進士第辟知鈞州軍州陷治敬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汴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

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耳名臣事略載王庭問答云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者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評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理勢然也今儒生有如魏璠李獻卿蘭光庭趙復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且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又問天下當何為治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得人易則易如反掌蓋有法度則治循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蒙賞有罪者未加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紀綱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悉見嘉納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眾王魯記云治平生愛山水徐無所好晚家元氏學徒益眾蓋其所居不能容命人相與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助讀書室故基兵革以來則棘垣廢若變而耕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以君事同為聚材場工講堂齋舍以大成就舊有大成殿及世祖即位復聘至欲處之清要以老病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名勉就職中堂事記載宣詞云李治秀擢職科力窮聖學據擬儀之大筆足潤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 侍從一

色於皇... 非月復以老病辭去... 治與翰苑昔云諸公... 學高... 公慰... 講古... 與居... 巧無... 今蘇各四十卷測圓海鏡一百七十問壁書彙削十二卷益古... 行疑三十卷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齋號... 博物見之曰鶚也是見其有大名乎... 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中丁... 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郎中蔡昭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輩歸...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館於保州世祖以太弟居朔方訪求遺士遣使聘之... 人馬... 常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入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每... 夜分乃罷... 命近侍潤潤等五人從之學潤潤每旦起盛飾冠服鶚讓之曰... 聖主好賢樂善若等不能稱上心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 惡室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也潤潤深自悔悟學... 日益進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區... 將仕以政力辭乃還嘗因問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經聞奉御... 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致祭世祖義... 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世祖即位首授翰

林學士承旨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賴有史在也國... 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 致若不乘時紀載竊恐日久遺亡宜開局纂修實錄并附修遼... 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 承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今豈無英才... 如唐宋者宜除拜學士院官以降重人材帝納其言始分立翰

林國史院為二鶚遂薦李治李和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 欲乘隙取相位眾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 年無可報國必欲舉任此人為相吾不能捕驢尾矣振袖起好... 計為之中止鶚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 近泉達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謂貢舉法廢士無... 入仕之階或習刀筆為吏胥或執僕役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 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良法也命... 省臣與學士議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蒙古諸職官子孫... 專命師儒教習經史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凡勳舊之家人材... 輩出有旨並議舉行有司或難之事遂寢至元五年乞致仕詔

有司歲給糜祿大事則遣使就問卒年八十四諡文康... 年八月鶚卒上鑿梓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為對... 鶚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為遺命嘗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 歲一更之預為治命云鶚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 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業非為己之學也著論

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口應物集無子以增周氏子承祀

王登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父廉金末入財佐軍典補進義副尉金人遷汴磨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登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盡為朝暮食年二十六登金經義進士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與學養士迎磐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中統元年即拜空都路宜撫副使頃之以疾免李瓊素重磐名以禮延致磐亦樂青州風土買田潁河之上題所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瓊謀不軌磐覺脫身至濟南乘傳馳入京告變世祖嘉其誠撫勞績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倚至聖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事未幾擢真定順德等路宜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或償不以時輒拘繫榜掠其人更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怒叱左右捽下羣之數十郡人稱快未幾蝗起朝廷遣使捕蝗役夫四萬人猶不足欲牒隣道為助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磔親督眾夫走田間設法捕治果三日而蝗盡使者驚以為神已入翰林官學士首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以蘇民累由是轉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為一省拜右丞相安童為三公欲陰奪其柄磐言合兩省為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議遂沮尋遷太常少卿時官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遷釋舊臣庶雜至帳殿前喧

擾不能禁磐疏言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闕入闕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宜做院籍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闕入罪于是儀制始定初曲阜孔慶厓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尙書省以括戶故盡收為民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作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熾之見天下獄囚滋多救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以秋八月來京聽決因果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詔臣作詔赦天下皆不稱旨磐獨以縱囚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能代朕言之嘉獎不已磐嘗於大廷集議時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倚至聖 倚至聖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事未幾擢真定順德等路宜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或償不以時輒拘繫榜掠其人更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怒叱左右捽下羣之數十郡人稱快未幾蝗起朝廷遣使捕蝗役夫四萬人猶不足欲牒隣道為助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磔親督眾夫走田間設法捕治果三日而蝗盡使者驚以為神已入翰林官學士首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以蘇民累由是轉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為一省拜右丞相安童為三公欲陰奪其柄磐言合兩省為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議遂沮尋遷太常少卿時官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遷釋舊臣庶雜至帳殿前喧

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尙有弗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罷朝廷錄平宋功有遷至宰相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著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柄也今有功者止宜加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誓入諫曰日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越信妄言且曰汝豈有他心邪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言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他心欲何爲明日帝遣侍臣溫言慰撫并出內府碧玉寶枕賜之誓以年老累乞骸骨詔允其請仍給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半俸終身且命其婿著作郎李穉賓爲東平判官以便侍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穉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穉資性剛方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旨帝嘗以古直稱之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於穉拒弗與卒年九十二追封洛國公諡文忠名臣事
風有重名天下想聞風采得枝容接者終身以爲榮爲文冲粹典稱得體哉之正詩則閑遠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而編爲燕居則暇日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累不寓目善書畫晚年持筆素者繼踵於門應之不能拒人付遺墨爭寶藏焉元文類云王誓以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謹就寶錄中撫其行事世宗王孫上進名曰大定帝續
開曰因事納規知幾應猝扶植人文斥遠匪德降以勸功能斯授職論有本原寧非學力

官益篤於學明習歷代典故尤精律令父歿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焉憲宗即位授拘權燕京路課稅官辭不受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問征滇南事對曰孟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則天下可定况燕爾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時汴梁既下太常樂師多流寓東平實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在日月山遣使取觀之世隆典領以行既見世祖欲勉留辭以母老實子忠濟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中統元年擢燕京路宣撫使中書省徵諸路養禁衛羸馬以萬計吏白軍需貴重宜預爲備世隆曰國馬收於北方往年無餉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欲爲馬將不來竟弗備馬果不至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奏請增宮縣大樂文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命董樂師而以張孔孫爲奉禮郎副之肆成獻之京師世祖嘗問古帝王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堯舜禹湯事以對帝喜曰汝爲直解進讀朕將敬聽焉書成命翰林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如故凡朝廷大政必諮訪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以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繪圖請令有司以時興建踰年廟成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行大饗禮又以當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班不可不肅乃奏定內外官制及百官朝會儀帝悅賜資優渥遷吏部尙書世隆撰選曹八議定銓法俾人知道守九年乞補外改東昌路總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笞吏不忍欺民亦化服十四年起山東按察使時有妖言欲逮捕經數百人世隆剖析誣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尋

移淮東有告宋將許瓊匿官庫財物有司追繫其妻孥世隆曰
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獨抗章辨白行
臺是其言釋不問已名爲翰林學士以疾辭安童入相言世隆
雖老尚可用遣使徵之不至卒年八十嘗選前賢內外制可備
館閣用者凡百卷曰瀛洲集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
七年進士仕至招討使汴京下北歸居平陽陝西帥府辟爲詳
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初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條陳數十
事大抵勸上以郊天地祀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
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統於六
部紀綱悉由中書爲久安長治計世祖嘉納之一日與論王
鶚許衡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爲後學脊武帝深然其言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悉據經
典以對時帝將親祀命同太常定禮儀攀鱗夜晝郊祀及宗廟
圖以進帝皆親覽焉俄以病請西歸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
省事卒封平原郡公諡文定

開口禮樂百年勸懲億代太常登歌史官紀載治以漸興
文與時會天生諸君用開草昧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登進士第夏亡隱居賀蘭山太宗訪求
河西故家子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慧辭歸皇子濶端鎮西
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請入謁言儒者給役已久一旦與厮養同
役非便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
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
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獨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

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
未有以是告朕者世祖召見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辭
累數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應免儒戶聽給公文爲左
券時淮蜀士遭俘者皆沒爲奴智耀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
下方古道爲治宜除此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
循行郡縣區別得數千人或言其說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

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
說更加寵養穀耕錄云國初儒者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
氓其後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智耀奏
陳力也今學校
中多有祠之者智耀又言國初庶政革創紀綱未張宜訪前代
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會西

北藩王遣使入朝謂今留漢地建都邑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
故何如帝欲得報聘之使以折其問智耀入請行敷對稱旨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日遣就道至上都病卒追封寧國公諡文忠 子睿當智耀之

北使也攜之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
符寶郎出入禁闈由翰林待制歷江東道按察使部內盜起聲
言聞宣城郡將快城閉府名責之曰寇勢未張官先示弱民何
所憑藉即命密治兵衛而濶開城門聽民貿易自便寇以有備
不敢犯尋拜南臺御史中丞通志云爲政特
大體有儒者風卒諡貞簡

趙與熹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
顏旣渡江與熹率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
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族熹後信賴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
賢者首以與熹對召至上京中深衣以見言宋致亡之故悉

賢者首以與熹對召至上京中深衣以見言宋致亡之故悉

田誤用權奸詞旨激切帝為之動容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每
多諍訪與惡忠言讜論無所顧惜尋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
南科歛急移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
會虎入南城與惡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
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惡貧窶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
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其伯
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開復墓誌云師淵纂
言與語耳受身履于是與許衡論伊洛間與衡雅敬之大德七
年卒家貧無以為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
之黃巖贈天水郡侯諡文簡墓誌云與惡天性孝友自宗正
如黨男女甚眾
故老而益貧

開日淵源理學降志車微雖縮章綬莫裨園陵恤憂鋒刃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壬午 待從一

排擊姦朋周旋宗黨亦有可稱

宋簡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衛善記誦
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餘年趙璧經略河
南以禮聘至中統三年授翰林修撰璧行省濟南及開闢襄陽
衛皆從行多贊大計既為征東行省員外郎持詔往高麗徙江
華島居民於平壤歸復命賜勞良厚遷太常少卿兼領籍田署
事太子真金以善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樞睿旨命擇可備顧問
者衛以郭祐何瑋徐瑛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等對太子
曰盡為我致之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帷開喻為多除秘書監
太子以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衛銓舉初立詹事院首
以衛為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有和山集十卷
行世

李謙字受益鄆州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為東
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修謙辭曰家幸非甚
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世祖召為應
奉翰林文字至元十八年遷左諭德侍太子真金於東宮陳十
事口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太子
薨命傳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帝嘗賜坐便
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為朕強之乎賜葡萄酒一卮曰此
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大
德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即位召
至行在疏言九事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
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
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
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惟臺憲專責
尤當選有清望識治體不事苛細者為之帝嘉納遷集賢大學
士歸卒于家有野齋文集行世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壬午 待從一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為夾谷徙家滕州
少孤舅氏攜之東平起家濟寧教授大兵南伐授行省左右司
都事時行省官與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之奇職文書亦
按按元帥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
後漁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薦之奇僉江南浙西道事至元十
九年世祖召為吏部郎中立降澄汰之法著為令尋遷左贊
善時真金為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良厚權臣有欲以均
輸法益國賦者慮按察使撓其事請併入轉運司詔集羣臣議
之奇言按察使名外臺控制諸路發遣委伏責任匪輕若使之

理財則心勞事冗將爾從自救之不服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非便事遂寢又與左諭德李謙偕上待政十事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累官吏部尚書為文簡嚴有法多傳於世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張德輝宣撫河東辟掌書記謝歸至元十年符寶郎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曰汝何由知其賢對曰以鄉人之善者稱之也名見授符寶局掌書尋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令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每侍讀必命諸大臣俱聽時千戶王著矯殺阿合馬于闕下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良民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未之詳也帝怒始解思廉以儒素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主 侍從一

進帝眷注優渥嘗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即更賜之太子真金居真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皆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太子深然其言諸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髡錯削地之策實為良圖貞見帝以是說進帝曰汝何能出此言貞以思廉對帝嘉之成宗即位遷翰林學士以病歸大德中授太子賓客卒年八十三追封恒山郡公諡文恭

冊曰元良國本輔導所先格非陳善慎擇名賢耆德相重裨益弘焉列之侍從庶幾同傳

續弘簡錄卷一

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侍從二

王惲 閻復 王構 程文海 唐仁祖 王利用

劉賡 祖肅 楊師文 袁桷 王約 劉敏中 尙野

字木魯 子遠 曹元用 陳顥 張起巖 宋本 弟裝

謝端 嚶嚶 兄回 李好文 附劉歸暘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父天鐸以律學中選仕金為戶部主事惲少好學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世祖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惲以選至京上書論時政授中書省詳定官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 王堂嘉話云其宜詞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主 侍從二

日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才足備張於律賦宜司繪命以贊皇猷 中堂事記云初高麗國相有書致寒暄於省府欲命惲為答書惲曰境外交非人臣所宜此范文正書論元吳楚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 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事 烏臺筆補云在臺凡三十有二月得臺綱書 時都水劉景交結權勢沒官糧四十餘萬石惲暴其姦利且言景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權貴不能容出為平陽路判官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太子真金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日

口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善幾諫從諫推恩尙儉戒逸明分審官凡二十篇太子覽之喜令諸皇孫傳觀稱其弘益良多十九年改山東按察副使 民集載建白 踰年移疾歸二十二年名為左司郎中時右丞 便民三十五事

盧世榮方枘用屢趣不赴或問其故憚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尙恐見免况可近乎二十六年擢閩海道按察使奏言福建所轄郡縣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鬼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及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行省官僚宜特選清望素著者使鎮靜之庶幾治效可期盜風可息會入覲見帝於柳林上萬言書陳時政授翰林學士成宗卽位獻守成事鑑曰頒憲章以一政體定制以抑奢僭節浮費以豐財用重名爵以攬威權置廉司以勵庶官嚴保舉以覈名實設科舉以收人材試吏員以清政務恤軍民以固邦本復常平以廣蓄積興屯田以省遠餉感和氣以消水旱崇教化以厚風俗減行院以一調遣絕交貢以示曠度凡一十五篇奉敕纂修世祖實錄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侍從二

度上聖訓六卷元貞五年乞致仕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其著述有出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

王堂語并秋澗集合一百卷會孫遜志見忠節傳

小賦觀錄

日茂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父忠避兵高唐州遂家焉復始

生有奇光照室及長性簡重美丰儀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

東平行臺格諸生肄業請元好問校之入選者四人復爲首徐

琰李謙孟祺次焉初掌行臺書記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

應奉充會同館副使兼按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

諷意世祖頌之喜曰有如此何可不用十四年出僉河北道

事尋召還遷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法

帝屢命至榻前面授詔旨每具草進悉曲當上意會立尙書省

帝急於擇相召復入便殿問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謝不足

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先是桑哥當

國復嘗被命撰輔政碑文及敗詔有司踏其碑復坐是免官成

宗立以舊臣入朝除集賢學士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

定釋奠雅樂曲阜林廟戶不宜聽有司併入民籍其後賜孔林

麗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通考云奉詔大德三

年彗星見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

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

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亦多采用一日帝召問曰中書

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刺哈孫對帝大

喜卽命入相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侍從二

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詞皆剴切遙授平章政事力辭不許未

幾乞骸骨詔給半俸終養卒年七十七諡文康有靖軒集五十

卷傳于世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

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去卒得存其塚

而兄輩竟不知所終構少穎悟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

掌書記參政賈格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

國史院編修官丞相伯顏將南伐命先下詔讓宋構屬詔草進

世祖大說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詣臨安收三館圖書并太常

天章禮器儀仗歸大都遷應奉翰林文字歷吏禮二部郎中治

事無缺緩同列見構署名不復視成廢以行慮因河南多所平

反改太常少卿考輯因革定親享太廟儀法擢治書侍御史屬

三三三

桑哥為相俾與平章不忽木檢覈燕南錢穀兼督通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宿蘆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謂不忽木曰設有罪構當身任弗以累公也會桑哥誅乃免成宗嗣立由侍講為學士纂修實錄成命參議中書省事有上書陳利便請搜括江南田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執不可得不行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疾卒袁梅墓誌云贈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冊冊文皆所議定朝廷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子士熙士點皆以文學世其家仕至臺察書史會要云士熙書法清潤完整士點善大字亦能篆程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字行更號雪樓其先自休寧徙鄂之京山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甫弱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四 侍從二

冠入為質子授管軍千戶遂家焉至元十七年召見條對期徹命給筆劄立書二十餘紙以進帝奇之問今居何官曰千戶帝謂侍臣曰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其言論尤明敏有識者授應奉翰林文字且曰自今政事得失朝臣邪正宜皆為朕直言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身得蒙知遇敢不竭力以報尋進修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奏言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保書其在任月日功過於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倖又奏請通南北選法置貪贓籍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見施行賜地安貞門以築居室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首

陳興建國學畧曰臣聞家國天下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才之盛全在教育之勤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邇來寥寥無幾何矣而主國論者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外而各都大邑教官有缺必使廷臣擇可為人表儀者條具奏聞視教化之興廢為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蠲免賦役庶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才之患又言省院諸司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使不用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不宜過於區別前後疏語俱帝命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兼用南人詔鉅夫仍集賢直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五 侍從二

學士兼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訪求江南人材鉅夫入奏曰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用於時細而可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今出使者皆昧淺不達聖見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為好人之尤此何謂也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臨行密諭必致此二人來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孟頫夢題宋時頹孔洙會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宋史新編云文海嘗荐宋臣二當桑哥專政法令苛急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婪逸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

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皆不允仍還行臺已改闡海道廉訪使上言比年劫盜殺人者所在多有一經告發巡尉吏卒各為體覆而被盜之家并其鄰右先已駭然及付有司則主吏教以轉板平民坐展歲月幸而成罪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於獄者反十四五况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劫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諸藏兵器者論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止於杖此何理也今後強盜持軍器劫人財物應照減兵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成宗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會星變應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武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廉訪使名赴闕賜對便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皇慶改元預修武宗實錄時亢旱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仁宗遣近侍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無隱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李孟叅知政事許師敬議行科舉法鉅夫力言經學當主程朱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帝命草詔頒行以病乞骸骨給驛南還家若五年而卒年七十餘泰定二年追封恭國公諡文憲書史會要

正下筆
周曰士不求知惟君求士載路于旌盈門文幣在野罔遺拔茅以彙上有好賢實自隗始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年十七給事太祖屬之皇于拖雷曰唐古直可任大事未及用而歿于孫因以唐為氏仁祖少貞悟尤達音律中統初詔詣貴冑為質世祖親閱之見仁

祖曰是唐古直孫邪聰明無疑也俾習國字至元中授翰林直學士歷叅議尚書省事時桑哥秉政威方熾仁祖論議不回屢忤其意改工部尚書欲以曹務煩劇重困之尋出使雲中桑哥考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騎追還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致於法仁祖退名諸署長從容語曰丞相怒在我不在爾輩幸各自勉力眾感奮晝夜加功期未及而織已辦既而桑哥繫獄命仁祖往籍其家明日以左右之援復釋眾皆駭曰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再犯邪悉踰垣以竄仁祖不為動及桑哥敗遷翰林學士承旨遼陽饑借左丞相都往賑忻都欲如巨口大小分給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長矣可盡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眾已灼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成宗即位尊大母元妃為皇太后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七 侍從二

后以仁祖善書特勅書冊文復奉詔督工織絲像世祖御容越三年書成大德五年再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封沂國公諡文貞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中書省辟為掾辭不就世祖即位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龍興等路儒士遷直學士與耶律鐸同修實錄出為東道副按察使有婦毒殺其夫者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富商所貨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白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初起為太子賓客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之人時赴經筵

講讀經史帝及皇太子皆嘉納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每自
言平生於恕字有得廉希憲當時名相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
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卒封潞國公諡文貞

劉辰宇熙載威州洛水人祖肅金詞賦進士為新蔡令有循聲

全亡依東平嚴實辟左司員外郎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

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請於寶奏罷之商挺墓碑云漕渠決
河開散水口役夫萬

人主役者且築且穴無已時肅白嚴寶數其優不時塞言于朝即減其役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

安撫使至則典鐵冶以足國用造楮幣以通民貨公私賴焉中

統初擢真定宣撫使時新鈔行銀鈔不用民躍然莫知所措肅

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

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遷右三部尚書嘗集諸家易說名曰讀易

備忘以年老致仕卒諡文憲廣幼有文名至元十三年以薦授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八 侍從二

國史院編修官辟司徒府長史由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時中

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皆平受獨見廣則待以上賓

禮成宗大德中遷翰林直學士續資治云奉使宣撫山右廣言
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

稱其榮強不敢問聞臣等至潛逃京師宜稱送其所遺省臺宜政院官雜治從之武宗至大二年拜禮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

補吏莫不爭先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

以書曰我齒頗少願讓之先廣曰讓德之恭也從之別為書薦

其人反得先用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為美德仁宗皇慶中除

集賢大學士尋復入翰林為承旨泰定元年集議上尊號廣獨

抗言不可事遂已卒年八十一虞集神道碑云嘗官一品年七
十尚父慈無恙廣躬奉食飲候

之生曰遺大臣錫宴其家慈再拜稱老臣以受廣鬚髮皓然親

與詠歌稱盛事廢久典文翰以耆年宿德為六朝所推重云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為汴幕

官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世祖至元五

年上書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為右三部令史伯

顏伐宋選為掾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編平宋事續上

之除隴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諸寮皆分取獨師

文不受用以修廟學已拜監察御史上所察農桑輯要書尋遷

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舍教民種藝法改僉山南道事松

滋枝江有水患歲役夫防水往返數百里民苦供給師文以江

水方安流悉罷其役成宗大德二年入為國子司業移疾家居

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武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

錄三年請補外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

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之米積盈屋師文曰我家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九 侍從二

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所取仁宗皇慶初復入翰

林為前官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延祐改元拜翰林學士四年

秋上試河南歸卒于傳舍葬襄陽峴山追諡文肅

袁梅字伯長慶元人幼學文脫去凡近長益留心典故常謂宋

末文雖溫克自奮厲希古作者舉茂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長

成宗大德初以薦改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稱進十議曰

天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國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

於周官作圃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

吉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禮祀為天其義

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爾粟用牲於郊牛二合配

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

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與制議郊用
辛春禮也上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
地而遊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洽多采用者
禮應奉翰林文字請購宋遼金三史遺書并上國學議曰成周
國學之制略見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
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
制微附益之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承唐舊而國學之制
日廢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
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
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
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
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
類弘簡錄 卷二十二 十一 特從二

節用愛人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
天下之利害滋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
法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箭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
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訕由國學而化
成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以能病於世哉見名臣奏議
歷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英宗至治初遷翰林直學士泰
定初辭歸卒封陳留郡公諡文清所著有易說春秋說及清容
居士集五十卷書史會要云書從晉唐中來自成一家元詩選云梅家固多藏書又親見中原文獻其學最為有本後修三史詔求郡國遺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為多
冊曰權在轉移士風成習言大而夸用之則格矻矻窮年
于世奚益給句絺章見應面赤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後徙真定少工文辭達國體世祖至元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十一 特從二

別部尚書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以安西王阿難答與丞相阿忽台等謀逆命刑曹按其狀約曰在法謀逆者不待榜掠當速獄遂定仁宗在東宮思得約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即日還初安西王封於秦既國除其版賦已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問之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詔立左衛率府摘侍衛軍萬人為東宮衛兵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眾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邪約曰詹事東宮官也豈可預樞密事仁宗復名問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為天子事不敢為仁宗悟竟罷其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所有今置右府何為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君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侍從二

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媿曰實慮不及此又欲取福建繡工童男女約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邪仁宗稱善者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請往經理約不為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一日約啟事有宦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約曰宦者善惡皆有之但惡處置失宜耳帝悅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在內閣觀角觝戲方取繪帛為賜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為來此仁宗遂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仁宗將正位用陰陽家言欲御東宮之光天殿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出御大明殿中書奏約為陝西參政帝怒特拜河南右丞會詔更錢鈔法且今天下稅盡收至大鈔

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眾疑方詔旨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行省丞相卜憐吉台稱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悅遂徧行天下皇慶改元即日命中書省曰可連名汴省王右丞來約至入見特拜集賢大學士首奏卜憐吉台勲閭舊臣不宜久居外省即召入封河南王又建議行封典禁服色興科舉皆著為令疏薦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致仕知府補惟良叅議李源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延祐二年遣大臣分道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使還拜樞密副使以年七十致仕丞相拜住尊禮老成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每日一至中書議事廷議罷征東行省立三韓省約曰高麗去京四千里地瘠民貧糞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而祀焉文宗至順四年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遣徽政院官致奠所著史論及潛丘稟各三十卷嘗于大德七年按問高麗國事歸著高麗志四卷

冊曰友于之際以功建儲庸人妄作禍基錙銖從容調護安於覆盂苟非首德寧具遠謨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犖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吾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

奇之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此吾志也

世祖至元中由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歸既而起為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吾亦不當

出誠有罪邪則我既為同僚又為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久之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成宗大德初有暴風星芒之變敏中論事之本政之先其畧有七日畏天敬祖清心持體更化察吏治除民害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嘗以法繩貴倖發廩賑災民被實惠累擢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武宗嗣位名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加皇太子贊善仍商議省事歷翰林學士承旨上言陛下即位之日遵述世祖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至謂除樞密院御史臺設政宣政二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啓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初後多冗員非世祖定制者從省臺分別裁罷詳此二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古 存案二

請於御史臺出帑藏所積大興建以聚生徒武宗至大初除國子司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為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學郡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吏部試用廢補官多所寬假或病其太優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眾乃服仁宗延祐初收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未幾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眾卒封上黨郡公諡文懿李本魯神字子輩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州之順陽父居謙辟豫江西以家自隨生神頓江舟中釜鳴者三舟人以為異稍長即勤學父歿家計漸落神不恤而為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學行為州里所重嘗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頃之冲天去明日神至神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以夢故為易今名字已復從京兆蕭軒遊學士姚燧以書抵神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于是對以女妻之中州志云鄧人李友翁者號貞隱先生有女成宗大德中授襄陽教諭以書為行省右丞王約約奇之署為汴梁路學正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神薦授翰林編修官仁宗延祐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神言皇太子正位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資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尋劾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傳旨改明善他官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神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概加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自今凡吏進者宜不得過五品因著為令除右司

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刑戮以復私憾避去及拜住為相使人勞狎強起會國子監諫中書俾兼領拜住嘗謂神曰爾可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宰相者必循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曰微公不聞此言轉右司員外郎預修大元通制書成命神為之序序曰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帝以皇元列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窮漢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元黎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日增故在有司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論行私仁廟御極之初特命省臣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諸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書成勅廷臣相與定正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上御樓殿復命侍御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去 特從二

史曹伯啟學士曹元用等會集中書省臣張珪王約共加審定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增入名曰大元通制命神序之神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為道也動與天準其為法也燦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為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興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矜折獄有司之法守謂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與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尋食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神請各室增設都監官內外嚴置宿衛巡警永為制又纂修太常集禮書

成未上有旨命兼經筵官續修四庫全書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蓮經如五教上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文宗之入也欲虛大位以俟明宗神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神為禮儀使詳記行禮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帝字乎大笑以笏還之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命藏之奎章閣會立太禧院改僉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輩來何緩院使阿榮對曰神體肥不任馬以是來緩帝嘗問阿榮曰子輩談論如何曰神所談皆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回當還汝潤筆資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神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舍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試之品與羊等神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七 特從二

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博集之得錢二萬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神至皆使就試官之帝師至自西番命朝臣各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神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寧宗即位大臣有謂赦不可屢下者神曰上以聖子神孫繼人統當與天下維新今不頒赦是使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極以為宜從神言議乃定順帝元統初出為江浙叅政逾年遷學士為翰林侍講學士不赴封南陽郡公諡文靖神為學士本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有文集六十卷 子遠字明道以廢作祕書郎轉襄陽縣尹須去居南陽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

餘人與賊拒戰俄賊大至遠避害其妻雷為賊所執欲妻之詆賊曰我參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生乎亦見殺有詔並加褒卹

問曰為聖人徒以道自任守正不阿寧直無佞從廣眾中舉觴立進千秋美譚百世可齊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汝上幼嗜書每夜讀常達曙不寐始以鎮江路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閣復於四方士少許可獨名見出所為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心折薦為國史院編修官即論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供史職中書省辟為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三俊除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皆未有諡號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諡號以彰懿德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郊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皆元用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無室可耐乃於武宗室前結綵為次英宗名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為寢而更營大殿於前為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直學士至治三年夏有日食星變之異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以修德政慎起居為言八月南坡之變賊黨

遠至京收百司甲並趣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曲從也泰定二年轉禮部尚書遇大朝會命為總儀使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爭門而出者有罰至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令自為一列後皆遵行平章徹里帖木兒然能科舉法元用謂國家文治所繫不宜輕罷止當革冒濫嚴考覈以收真才之用又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元用謂自古禴祠嘗烝時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豈可惜小費

而妨大禮朝議是之已拜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英兩朝實錄纂集大元通制譯唐貞觀政要書成皆行於時文宗天曆二年遣祀曲阜還以孔子像及代祀記獻值太禧宗禋院副缺中書奏以元用補充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行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良久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獻有詩文四十卷號趙然集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廬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為平陽路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家焉顥幼篤學稍長游京師登翰林王磐安藏門磐熟金典故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薦顥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奉母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及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衛禁中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關治體者陳說每見聽受當羣臣入奏帝望見顥至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帝欲用顥為中書平章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畧一旦真之政府徒速臣咎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聖德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顥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初復起為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學弟子員闕備戶徭役皆見嘉納顥先後居集賢署薦積累數百有許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被賢誠所不忍也順帝元統初扈蹕上都帝命造膝前日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隱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卒年七十六追封剡國公諡文忠顥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士大夫因其薦拔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玄為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一卷出顥必詳觀之荷得片言善即為色喜寘選列玄歎曰

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于敬伯至正中為中書平章政事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高祖廸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

為起巖母丘氏方娠有蛇長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遂驚而

誕幼隨父四川儒學提舉範學家貧下帷教讀嘗躬致米百里

外以養父年弱寇以察舉為福山教諭中延祐首科進士第一

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俄選為監察御史中書參政

楊廷玉以賄敗臺臣遊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

推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罪欲寘重辟起巖以新除免即抗章

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

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

體陛下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祖制將安在章三上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待從一

不報起巖爭愈力帝感悟事得釋累拜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

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帝嘉悅賜賚優

渥命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

按問無實法司援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

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法司具獄

人心肅然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應起巖

即攝衣起丞相以為忤已詆翰林侍講學士兼修三朝實錄已

轉燕南廉訪使淳沱河水舊為其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為侯爵

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尋擢翰林學士

承旨丞相別兒怯不花為臺臣所劾去位未幾再入諷詞臣言

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顧

忌與時宰多不合會修宋遼金三史再命入翰林為承旨充總

官起巖熟於累朝典故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

巖諒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五遂乞歸卒

之日清貧如故諡文穆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

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都明日丙子皇孫降生于儒州

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為仁宗始設科取士及延試起

巖居第一論者以為非偶然也起巖博學能文善篆隸有華峯

漫槩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著藏于家

冊曰制科之典匪為捷徑明道通經服於古訓致身登朝

逢時協運煌煌巍科豈曰偶倖

宗本字誠夫大都宛平人白成童好聚經史日夜句探字索必

通貫乃已嘗從父頑官江陵就王奎文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

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英宗至治元年廷策天下士本居第一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待從一

其黨僅竄嶺南乞正天罰盜竊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

盜捕逾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

言中書宰輔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

戒防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又言太尉司空司徒

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皆不報踰

月四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講災法時武衛士自北

方來者百十為羣剽殺柎州道中既遠捕丞相趙德傑奏釋之

有蒙古千戶宿邸中見民朱甲妻女通邸門說之奪以入朱泣

訴中書庇不問本以與議被言就遂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

得柎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治失度民憤天怨災異迭見職

此之由誰氣殊沒奮二年轉中書左司部事丞相倒刺沙當國

以私意欲因赦而酬累朝賈誼寶之直且復英廟至今奪官者一日自禁中來集僚佐出詔彙以星字地震赦天下本讀竟曰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者憤怨此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視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邪抑置不聞邪宜詔畢本遂稱疾不出文宗至順初擢奎章閣供奉學士進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寧宗崩順帝未立皇太后在興聖宮遇正旦議循故事行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而罷大明殿朝賀衆從之元統初拜西臺侍御史未行復留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尋轉集賢直學士兼祭酒卒于官本以扶植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充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清慎自持餽粥恒不給本弱冠卽聚徒以養親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執紼者二續弘簡錄 卷二十一 圭 待從二

不及用與趙郡燕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毋奢滋駁世多傳之 嚶嚶字子山號正齋丞相不忽木子也本康里族故人每稱爲康姓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道得諸父兄家傳長襲宿衛山集賢待制遷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日歷拜禮部尚書故事大樂教坊隸本部遇公議衆伎雜陳嚶嚶端坐不一視僚佐以下皆肅然累遷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嚶嚶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及順帝立嚶嚶日侍起居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反覆細繹必使理明辭達感動帝衷乃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時力陳商英所言七臣狀左右皆錯愕然素察其誠不復肆愾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嚶嚶取郭忠恕北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諫遂亡其圖一日覽宋徽宗畫帝稱善不置嚶嚶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此致人君苟能爲君則宅非所尙也或遇天變民災卽憂見顏色乘間進言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每虛已以聽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儒臣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前志願足矣故凡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官屬嚶嚶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朝廷之大四海之富一學舍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就

子行事當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郡縣未聞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詔開端本堂皇太子入學命好文以學士兼諭德好文上宰相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胄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藝兼備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闢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承國家之盛事如好文者天姿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句之好寢以事廢驟膺重托荷負誠難必別加選掄庶青宮有得人之助覽儒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不允乃就職又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摘其要畧釋以經義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宋

薛從二

公不拜帝乃下拜改開翰林編修官宋史成進修撰著春秋通旨容齋文集若干卷歸陽字彥溫汴梁人將生時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故名陽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文宗至順元年成進士同知潁州事鈕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易之順帝至元五年杞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殺行省官屬使陽北守黃河口陽拒不從賊怒繫之獄及賊敗汴賊者皆獲罪陽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名炳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陽出角吳炳無光自此名譽大著明年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至正七年除右司都事順江渠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二

宋

薛從二

臣將許之陽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果設郡縣有事不獲則幸來附之誠救之則疲中國而事遠畧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懲何相抗乃爾究策將安出陽曰可授渠長宣撫職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遂從其言宋元通鑑云時京師苦寒相索在官皮服予之賜曰宰相當以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哉若錄其儀寒者服之可也明年轉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致討師潰被執將加之罪陽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難之死地耳宜募濱海民善水性者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兒只班走京師請降陽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後果屢

贊善賜言師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止虛中位以待至尊臨幸否則師道不立矣時羣臣言人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三遷皆不起使者敦迫始興疾至京師以集賢學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間關避兵至解州夏縣居焉皇太子出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卒于夏縣先是賜在上都時脫脫自甘肅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賜私第授脫脫命屬草詔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為之奈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一統志云賜致州後徙蔚州又徙宣德始卜居夏縣以老 冊曰弗為威懾弗為權辱熟灼順逆不移如山漢元交趾

續弘簡錄卷二十二終

光武玉關法古長策靡有後艱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臺諫一

姚天福 高鳴 陳思濟 魏初 劉宜 張孔孫

崔威 崔斌 相威 亦力撒合 陳天祥 申屠致遠

董文用 郭貫 郝天挺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後徙鴈門李木魯神道碑云系出唐相元崇幼讀春秋

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

福為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

兒思謂不畏強悍猶虎也輟耕錄云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

者罪已不在有因曰天福曰巴兒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

之紀者汝抨擊之母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阿合馬理財始釋

不仍加厚賜天福曰臣職居彈擊惟負爵祿是懼敢貪賞以重

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

頭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

則素不可理帝名玉昔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少引退

按行畿輔有監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

之以徇豪右懼服神云監大名敢普得罪御史按之不服天福

大詔天福急捕之檢行囊得賂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狀明日

陸奏上曰彼七死猶救汝欲何為天福對罪十有七條赦七罪

十餘誰歸上悟戮敢普而斥安兀既斥猶與兩皆雙陸禁

中天福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起一座皆失色十二

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御史大夫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

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

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權臣不悅左遷衡州

路同知不就神云會駕北幸阿合馬馳騎士縛天福聞其家脫

與行符號害言臣宰相寧欲後歷任河東淮西湖北諸道按察

使成宗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六年

卒復歸民戶以萬數從節湖北勅輔臣楚國公罪及按平濼道

出遷化忽風旋馬首然視曰汝寬從我我為汝理至善善而風

息得五尸其一衣中得小印下合居員行商以端匹赴縣雖和

市耕之賊果執送教果陽民方機匪果賑民賴以生

欽以成尸無傷受懲不食其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

有釘塗其跡耳聽之果然獄定天福名欽論詢之欽因於其妻

之能天福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初天福拜御史時其

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伏孽卒

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贊為臣當警乘以塞其職勿以未

亡人為邱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

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隨乞不為親累或以聞帝

笑曰已見思母子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職耕錄云數傳

卒年七十三續弘簡錄

冊曰侃侃直言不因賞勸去二首患破七死券雖由忠發

亦本母媛卒揚令名夫復何憾

高鳴字稚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

其賢遣使三聘之鳴乃起為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

為彰德路總管中州志云政暇讀書舍親講世祖至元五年始

立御史臺以鳴為侍御史時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

者請置督事官各二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

察之母為官外設人也俄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

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

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

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

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遠暑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

官與坐乎故曰政貴得人

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然其言

議遂罷川陝盜起行省請急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

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報所以重用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

是開天下殺戮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

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鳴年老

後有大政就問可也官至吏部尚書志云卒諡文獻有河東集

陳思濟字濟民河南柘城人以身器見稱於時世祖聞其名召
備顧問既建省部俾掌數奏時廉希憲行省陝西思濟實與偕
行希憲入中書省思濟避仍掌數奏會阿合馬入省耻位在希
憲左每欲肆意行希憲不從及去位省臣疑集據屬皆憚莫敢
前思濟獨以文牘進阿合馬輒於希憲位署押思濟遙掩以手
曰此非君相器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已從希
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
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證之御
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遂拂袖
去出為沁州知州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虞集神道碑云時
思濟結率師往討方立馬撫諭忽為飛矢所中而殞或言城中
少年將與外寇合謀變軍帥將殺少年十餘人思濟曰千餘人
無反狀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獻獄桐廬有囚羸瘠
將死縱還家候期來決囚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白恐終不
可保為閱其案釋之轉陝西漢中道副使母喪歸起同知浙東
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而浙東倉廩實即令轉輸以賑碑
桑哥司事過理算錢糧思濟分理浙東改池州路總管平章
思濟曰浙東民貧而輸必重變得廢其行改池州路總管平章
也連答兒勢方赫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止
之累僉河南江北行省事卒封穎川郡侯諡文肅

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將
 武仙軍次五梁山不進使璠往諭之璠直趨仙所仙引一吏與
 語璠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奈何不加禮而欲
 以小吏置對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
 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仙不能屈金亡璠北
 還憲宗聞其名徵至和林璠條陳三十餘事卒諡靖肅初其從
 孫也璠無子以初為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
 比寇有聲中統初中書省璠為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
 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
 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帝雅重
 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為璠後歎獎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尋
 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
 續私備錄 卷二十三 四
 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
 於上都有不能爵大厄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
 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
 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
 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
 納仍諭侍臣今後毋復為此時褻樊未下將括民為兵或請自
 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
 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
 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歲各舉一
 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勸
 農副使劉宜自代歷官南臺中丞
 間曰稽古建官懸鞶設鐸明目達聰下通民瘼自立內臺

直聲謬謬止猿受言皇儲益廓
 劉宜字伯宜其先潞人也金末避地徙太原自幼喜讀書慨然
 有澄清天下之志宜撫使張德輝至河東一見器重薦為中書
 省掾暇則往從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為河北河南道勸農副
 使至元中以丞相安童薦起拜吏部尚書續文獻通考云申書
 職職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
 此以誘商旅為計比銅錢易於鑄擊民甚便之稍
 有滯礙即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廢
 故宋日無金銀之本解提軍國之用不復損三數年後亦如
 元寶矣宋金之幣不足為段陳國朝廢錢已久一且行之工費不
 貴亦非遠計大抵利民惟物其要自不安用始若濟丘鑿之用
 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世祖將伐交趾宜上言
 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始得停罷江浙軍
 民歡聲雷動安南小邦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與
 續私備錄 卷二十三 五
 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
 莫不恐懼自古典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
 之區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
 南病死必眾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
 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
 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用
 眾五六十萬廣西湖南湖廣頻數民多離散即戶令供役亦不
 能辦况湖南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
 虛生變雖有雷後人馬疲弱衰老猝難以應若不論出萬全恐
 將復蹈前轍及再征日本宜又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
 與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叟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
 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

盜蝟興軍兵遠涉江海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壤
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尙未見功峻都爲賊所殲自遺辱
國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
險縱不遇風可達彼岸倭國地廣徒衆衆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邪階伐高麗三二次大舉數見
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
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衆加之且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納
其言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
相忙古歹悍戾縱恣慮臺臣發其奸而忌宜尤甚日遣其黨赴
建康伺隙臺班皆疎懼陰求自解惟宜吃不爲動忙古歹怨愈
深因羅織宜子迷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湖金等官誣告行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六
臺汎壞錢穀事聞朝廷遣官置獄行省鞠其狀宜及御史六人
俱被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宜不勝憤遂自刎
舟中始宜將行時以一紙付從子自誠令勿啓及死視其書云
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爲容於
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
恨且別有遺棄其言忙古歹罪狀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
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惋宜既死行省白於朝謂知
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延祐四年從子白
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張孔孫守夢符其先出遊之烏古部爲金所并遷隆安父之純
官東平萬戶府參議夜夢謁孔廟得賜嘉果已而生子因名孔
孫既長以文學著稱萬戶府議事官至元初擢太常奉禮郎廉

希憲居政府辟爲按察出爲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夷禁
世祖銳意用兵孔孫謂方今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
自新之條俾効戰贖死朝諭采之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直
聲大起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竊政十年親故迎合者
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始終如一乃
除宣吏部尙書孔孫禮部侍郎督修安山河成孔孫言開魏博
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賜名會通河已擢燕南按察使召
拜集賢大學士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
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入事大略謂蠻
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
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加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
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急裁汰太廟神主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七
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
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員必當革去冒濫州郡之職必
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再如增給官吏俸祿修建
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麗掃戶相位宜恭用儒
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顏和禮霍孫廉希憲等各宜予
贈諡多允行久之請老致仕成宗大德十一年卒于家孔孫素
負文望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 書史會要云
霍或字文卿弘州馬邑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器重之至元
中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還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
貨頗擾百姓身爲使臣乃孳妻子以往所在索鞍馬飲芻粟帝
雖聽其言然竟不置對尋令或鈎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
奏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

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
家有補至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
臺選擇初月漢人十六員今宜增設蒙古人員相參巡歷皆從
其請復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
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
其非迫事敗然後接應隨聲諛欺罔之大者宜別加選用三曰
樞密院定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
長張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
此是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
本台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
政若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七曰近見起磨注所
書不遺奏事檢目宜擇近臣之重厚者分番上直聖主言動必
請必簡錄 卷二十三 八 臺 錄 一
昔以昭示永久八曰憲曹無法可守致奸人無所顧忌宜早定
律令為一法九曰近議裁冗官徒省一員併一職尚非經久
之計宜參眾議以立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
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
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夫豈人情賦重政繁
驅之至此乞降詔招徠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童所進良臣悉
為阿合馬損蝕或於散地或在遠方並當提用十三曰簿錄奸
黨貨財不可視為橫得宜以之實符錄案十四曰大都非
如上部止倘巡幸不應設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
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以所增右丞置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
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
阿里海牙總制兵民子姪屬黨分列津要威權太盛宜罷職埋

算其官吏亦應轉徙他所勿令久據荆湖廿八曰銓選築券賢
否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命與御史大夫
玉昔帖木兒共議行又言江南盜賊熾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
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又江西四省軍需
應量民力勿強以上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名募水
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蕪我力粗備後議東征未晚世祖不
憚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視發矢則非是矣又言昨遣官
清丈大都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
胥動恐妨農事乞降旨與民通曉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急
宜停止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
以劾盧世榮不可始相職作旨下吏欲致之法尋罷歸及世榮
敗起為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近者桑哥當國四年
積弘簡錄 卷二十三 九 臺 錄 一
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惟以欺蔽九重股削百姓為事
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行斥逐又桑哥所設衙門
冗濫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仍如舊制至大都高貴戶
半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充當宜令諸路所司
核實均輸凡軍站諸戶每歲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
自今非奉詔敢私歛民及擅役軍匠者論如法多見施行久之
復遷御史中丞奏前者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不法
指幣銓選課稅無不更張理算江南積逋期限殷急追逮騷騷
民多嫁妻賣女禍及親隣維揚錢唐受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
者五百餘人近道聞里按問悉皆首伏天下方知聖天子本仁
愛斯民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克爾所為莫不願食其肉請
將此數人從公論罪以誅天下幸命若諒之又言行臺官言使

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其
爲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出必降詔省臺院諸司必給印文以杜
姦欺又言諸官吏受賂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
司首告向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賂者許控諸司以故反覆奉
延事久不決今宜遵前旨諸司無得輒受中書省奏仍請以或
爲右丞世祖曰崔或不受於言惟可使任言責寶泉提舉張蘭
告或不法十餘事詔就辨中書或書簡所訟與已宜對者爲贖
袖之視而後對所告皆無驗並繫獄蘭死成宗卽位乞遷他
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或若御史臺十年守正不阿人
往往疾之遂以病辭帝曰卿勉爲朕少留大德二年加平章政
事卒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崔斌字仲文或之兄也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書舉漢人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十一 臺議一

識治體者安童以斌對入見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直指面斥
無所諱從幸上都帝問爲治大體當何先斌曰致治之道在任
相帝曰誰可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然斌曰陛下豈以臣
儂鄙所舉未協公道邪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裁之帝俞其請
斌立馬殿言曰有旨問安童可爲相否衆譁然呼萬歲帝悅遂
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
者斌以數語立判凡所獻替雖近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
忌之今阿合馬立制國用司專以培克爲事斌於帝前屢斥其
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大兵南征卒有奪民席投其嬰於地
以死者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
當坐遂下其卒于獄尋僉河南行省事奏劾右丞阿里妄冒軍
數杖遣之有旨籍兵二萬益襄樊斌入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

繁多實不堪命帝聞之斌其半丞相伯顏旣渡江命阿里海牙
定湖南以斌爲行省參政圍潭州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
挾盾先登語諸將曰潭人膽破矣若欲兵許其降則重湖以南
連城數十可傳檄定也倘縱兵急攻使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
卽遣人招諭城中爭出降捷聞遷行省左丞召入覲時阿合馬
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上都帝問江南治否斌曰
治安之道在得人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
汰今敵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私愛
以不肖子抹刺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
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
爲禮部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
公詔並黜之又言阿老瓦丁臺臣劾其侵欺官錢事猶未竟今
復授江淮參政恐不厭人望帝止其行復令御史大夫相威樞
密副使博羅按問汰冗員黜親黨罷權茶營田漕運諸司海內
無不稱快尙書雷夢炎言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
事者乃調斌江淮左丞旣至凡前蠹國漁民不法事悉加釐正
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遮畱使不獲上見誣構
以罪竟殺之天下訟其冤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諡忠毅

開曰或善諷議以言受知斌無言責侃侃陳辭一登台輔
一禍是惟有幸不幸讜謨並垂

相威國王木華黎曾孫也性重厚寡言笑喜延士大夫聽讀經
史至直臣盡忠良將制勝必擊節稱快至元十一年從伐宋由
正陽取安豐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伯顏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
相威將左軍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歛附已移

屯瓜洲與阿木合兵略揚州入觀授征西都元帥時親王海都
有叛志命領兵鎮西土十四年召拜南臺御史大夫上奏曰陛
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為耳目倘非其人臣
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登清其選每
除日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可否不協公論者即劾去繼陳便民
一十五事大略謂併行省削冗官鈐鎮戍拘官船業流民錄故
官賦饋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宣慰
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名佃仍減其租革宋公吏勿容作弊帝
皆納焉浙東盜起宣慰使昔里伯繼兵俘掠平民相威遣御史
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得釋者以數千計奏執昔里伯治其罪
十六年入觀會河南左丞崔斌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帝命相
威及樞密副使博羅自開平馳至大都鞠問阿合馬稱疾不出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主 崔斌

博羅欲回奏相威厲聲曰奉旨按問若敢抗旨邪令與疾赴對
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諭相威曰朕知卿不狗顏面命
復還南臺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航海征日本遇颶風壞舟喪
師十萬帝震怒復命行省丞相塔海往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遣
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
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為今之計惟預修戰艦
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須以歲月俟其疲怠
出彼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此萬全之策也帝悟遂罷其役
又陳皇太子既令中書宜領撫軍監國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
事實客諭德費善請員衛翼左右以衛國本帝深然之二十年
以疾請入覲進番譯資治通鑑帝即賜東宮俸經筵講讀并江
淮行省左丞相行至慈州而卒子牙老瓦丁南臺御史大夫孫

脫駭集賢大學士
開曰愨言激成時當與延緩歲月終乃自止東征之陳
深得斯旨非賢者齋不能識此
亦力撤合唐兀烏密氏功臣察罕從孫也世祖至元十年擢貴
族子補宿衛命掌服御事甚見親信嘗奉使河西還奏諸王只
必帖木兒月官太濫帝嘉之擢河東按察使遂平陽路達魯花
赤泰不花召還賜金旌其直進南臺御史中丞帝出寶刀賜曰
持此以鎮外臺時阿合馬于忽幸為江浙平章恃勢貪穢亦力
撤合發其姦得贓鈔八十萬錠奏誅之并劾江淮釋致總攝楊
璉真如諸不法事請急誅以謝天下不聽除北京宣慰使諸王
乃璉進東亦力撤合察其有異志密請設備改遼陽參政乃
頗果反帝自將往討時諸軍皆會亦力撤合掌運糧儲軍供無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主 璉真如

乏東方平帝嘉其先見且餉運有勞加左丞命尚諸王算吉女
親為貴裝賜之調四川左丞成宗即位入朝卒于京
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以兄祐仕河南徙家洛陽祖忠博
洽通經史學者諡曰茂行先生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李璉叛
據濟南結宋為外援河北宣慰使承制授天祥千戶令屯三汜
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躬耕讀書從遊者日衆所
居近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亦未之奇也別
數歲出所為詩祐方疑假手他人及與語談辯該博乃大稱異
焉遂命補云史王璉天祥正有為至元十一年起家鄆
州州判討司經歷從大軍渡江諭軍事深為參政賈居貞所
賞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甫入境城
中父老來謁論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藉之過當以

致亂今令若輩權置兵仗自衛可乎衆稱便乃條其事於行省
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覬覦之釁此
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處置失宜疎於外而
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仗不令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
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
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皆敵國矣莫若推布赤心與均
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行省許以
便宜處置由是流移復業至降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
結屋以居之鄰邑分寧爲變謀者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
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歸告其黨
則謀者反將爲我用置不問及敗逃至與國境者數千人天祥
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擾待事定皆得保全而歸居歲餘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西 五

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
奸邪居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予人有宿讎私
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事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
耳往者阿合馬以泉貨之姿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誑
專擅朝權收羅奸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羽翼爪牙布滿中外
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卒殞
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跡其
貪暴贖代罕聞遺毒至今未能湔洗去春安童丞相自遠而還
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服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
立待及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
繼而忽有前江西道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天
下喧傳皆云彼實阿合馬姦黨當時貪橫之尤者出身來歷往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五

既懷無屢之心廣設食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下朝省大政實得專擅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毒近代亦恐貽厥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辭用居相職名為試驗實授正權較其能收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跡可為已然之明鑑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散官宰執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成效所損尚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不啻舍美錦較量工拙脫致敗壞後將何追惟良工在旁亦莫如之何矣今丞相以孤忠在上舉輩以同志合從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相抗惟恃一齊之語寧堪舉楚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為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比比矣如樂毅於燕屈平於楚廉頗之為趙將子胥之為吳臣漢蕭望之楊震唐陸贄裴度輩千百年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容而長嘆者安童今國之名賢也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為天下所敬仰海內之瞻依者也朝廷果專任此三相無使餘人得以掣肘仍聽傳采衆議於內外者舊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為之參贊則天下之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為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措克在位倚以為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力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品物遂風雨調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徒為刻剝之計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交作年歲荒窘百姓流離其所損亦豈輕哉聞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

民之骨髓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其理然也顧民必須輕賦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或因百姓富安以致亂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夫之聞也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為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用之不窮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博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惜顛運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為國斂怨不計國家遠久惟取速效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田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者畧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樂業凡今所為無非失業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為後慮若不早行更張待其自斃是竊雖除去木病已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宜將世榮移置他處量與一職視其行事果異於前政治實有成效然後升用未晚不使驟膺非分之任致開橫侈之端則朝廷可無後來之悔世榮可無喪家之禍君臣上下之間兩全其美非惟國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非不知阿諛要譽則能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誠然自國亦豈不仁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况阿諛要譽之徒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六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七

蒙詰讓者多矣今職忝預言官何敢默無一語止自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咎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斯起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代奏世祖命安童集諸司官吏同世榮聽讀天祥遺文仍名天祥與世榮俱赴上都面質既至見所伏罪狀即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世榮一一欵服遂伏誅朝廷錄天祥平典壽昌功進吏部郎中二十三年除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海廣錢穀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要束木貪縱淫虐諸事時桑哥歸國柄與為如竊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欲致之死繫獄年餘過赦方釋起行臺侍御史未幾辭疾歸成宗即位改山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之策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委之天時姑且弗論他續弘簡錄卷二十三
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嗚呼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仗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禽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縲囚暮帥行劫復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視為故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究殘悖逆習與性成誠非善化能移惟有嚴刑可制語皆切中時弊於是嚴督諸司禽殺積盜南至江漢二千餘里無得脫者平陰女子劉金道假妖術惑人所至官為立神堂勢寢大天祥命繫之杖於市以山東宣慰司官冗宜汰且斥言其使貪暴狀格不行遂辭去大德初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稱疾不起尋擢南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亦有不得已而不得已者惟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有餘以備不得已而不得已之事

是之謂善用兵去歲雲南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此得已而不得已之事也彼荒裔小邦遠在滇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僻陋無用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為利不取不足為害深欺上罔下與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番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危倉皇退敗士兵掩擊其後深棄眾奔逃僅以身免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軍使劉國傑總之以圖收復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迎糧至橋境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已食糧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與此大役驅愁苦之民往迺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因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過此以後更以何濟比國西征敗卒及將校頗知西南遐陬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箐續弘簡錄卷二十三
林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亦難施為且毒霧州瘴皆能傷人羣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自征伐占城交趾瓜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地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皆深一人實基禍本且聞八番羅甸之人向為征西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骨隨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惟願下順人心早正其罪更下明詔示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指之自有相續歸命之日何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且勝負也

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綏戰而堯象安事載經傳為萬世法為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茶二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得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蓄威以致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密定而行彼溪峒諸蠻各有種類今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拒敵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方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愷恐他日之患尤有甚於今也不報遂謝病歸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

續風簡錄

卷二十三

三

續風簡錄

續風簡錄

震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抑不以開自被召至京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嘗鬱鬱不自釋久之移疾去至通州中書追留之不返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遣官護送至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拜中書右丞使者五致詔以年老辭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及即位復召之以老疾不赴卒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見前一名天祐字慶甫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穆王分土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甫下車咨訪治道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叔竹諸稅世祖即位分陝洛為河南西路真除祐為總管在官八年清慎如一日至元初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邱尤甚民有食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

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民力省而有益即諭之使散去俄謂術想路總管五年十月上書言國家大計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起則後世紛爭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天有詳詳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

續風簡錄

卷二十三

三

續風簡錄

續風簡錄

祖宗創業之弘規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時賴陛下爾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乾綱則藩鎮之禍消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天下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弘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恤萬邦建儲皇於

恭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曰撫戎政絕觀觀之心世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世丁茲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所繫命乎願熟計而為之則臣民幸甚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在宜專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庶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訟獄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清選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此制國用之職也倘軍政嚴武衛關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消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民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贊近退奸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掛酌元氣運行四時總百揆平萬幾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圭

卷二十三

外撫四裔綏之以利鎮之以靜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業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以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蓋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腹心之寄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跡既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捍護之治則利則私怨萌

生起忿爭之禍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叶贊皇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厥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王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笑惑聖聽于撓庶政府損國威摧壯士之心箝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許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奸人欺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策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皇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以善治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憂此臣所以惜也今大臣設有奸邪不忠竊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為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獨生於曩代而不生於當今顧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至當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明君所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圭

卷二十三

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然著於天下後世耳目者述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耨或求之版築或獵於屠釣或遇獻言而入侍或出為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皆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迄宋金按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趙合有明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鮪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鮪鯉則一也臣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歷顯官并舊舊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生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動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將見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與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以誼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建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董仲舒當武帝窮兵殫武之初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亦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始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書

卷二十三

書

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向使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必不至此漢之為漢又豈止如是已哉至唐太宗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敦德優邁前主臣誠才識驚鈍以之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則一也臣請以入身之計言之如冬之祈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寒則衣之以表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異也蓋亦時候使然期於康寧其身而止或冬之業且加於流火燥金之夏夏之葛荷施乎堅冰圻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是臣謂三本之策若施於太祖用武之世或所未遑行於陛下文明之時誠為至計此天下之公論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致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臣敢越職言事事雖未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任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帝厭其煩欲合為一集大臣雜議祐還朝特命預議阿合馬為尚書平章欲奏尊右丞相安童為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尚書省參政以昭之及入議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不須設事遂寢阿合馬等祐許已除僉中興路行省事會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方逃匿聞祐至皆曰陳憲使必無私皆出應期而集十二年轉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每見多失措祐謂曰何震懾若是前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顏子目之前為顏子今為盜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書

卷二十三

書

距惡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犯許蔡間有巨盜捕之急逃入宋境後隨宋降將招搖過汴京祐斥下馬撻殺之于市民間帖然遷浙東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獲温台民男婦數千口祐悉奪之還未幾行省檄祐檢覈慶元台州民田至新昌值玉山盜至王師神道碑云衆謂可去祐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長葛依倉猝不及備竟遇害追封河南郡公諡忠定父老立祠會稽山祀焉所著詩文名節齋集子夔芍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父遇盜死泣請於行省願復父讐擒賊魁七人戮于絡與市

名者簡編二難千古聲施赫然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世祖南征駐兵小漢荆湖經略使薦為本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參畫至元初崔斌守東平聘

為儒學官尋授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問毛血之薦致遠

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兩浙宣慰使舉為都事首

言宋圖籍宜上之朝廷江南學田當仍留以贍學行省從之遷

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澄

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答誣服獄

具致遠識之得其情浴始伏辜西僧楊璉真如作浮屠於宋故

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二十年

拜南臺御史江准行省副使却顯李兼愬平章忙古歹不法詔

勿問仍以期等付平章鞠必抵於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將

縱之忙古歹脅以勢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獻桑哥當

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奉使湖廣劾平章要來木貪狀桑哥誣

以不道奏遣使逮評行臺御史憚其威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

比至累章極辨其誣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氣乃江西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忽辛籍鄉民為匠戶轉運使盧世榮權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耗中國餘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他如罷香沙米弛竹課禁設司獄醫學等員皆其所條議行者成宗大德初出僉江北道事行部至和州卒所著忍齋行藁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皆積書萬餘冊名曰墨莊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喪父兄文炳

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在潛邸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從

伐宋帝臨江閱戰文炳先突陣文用力請偕行鼓棹直海南岸

諸軍爭進三合三敗之文用乘小舟歸報帝悅使主帳前宿衛

名臣事畧云文用從世祖討鄂州開志宗崩欲繼命持印位

特以文用一日三德以神醫不可久病遂繼命

詔宜諭邊郡至元初除西夏中興等路郎中始至開唐來漢延

秦家等渠壘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為水田流民復業

者戶四五萬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縱其下橫索文用輒

面折以法王怒召使左右雜問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

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為王傅者辨之王遣傅出文用謂曰我

木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惜者寬慈仁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而

其下虐百姓凌官府傷王命名於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數

十事傅驚起入白王王召文用謝曰非耶中言我殆不知

考文用元八年文用為山東巡行勸農使入登州地見其縣丞

相安童奏文用代紇石里為工部侍郎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

也使感監奏曰白紇石里去工部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

召治之望見文用入帝曰此豈為爾治鷹食者豈不問尋出為

衛輝路總管會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曰
 衛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浸淫及衛今又
 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朝廷遣使按視還言衛
 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事遂寢久之受代
 歸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指摘請以行臺
 兼行省上集朝臣議文用曰御史臺督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
 畏其為虎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薈
 然無可復望矣昔阿合馬用事商賈賤役多行賄入官及事敗
 欲盡去其人羣議恐權臣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宜使按察使
 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控訴則是官者國家常
 傍勵之何反加推抑也衆從其議俄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右
 丞盧世榮以言利得幸大言曰我立法治財能視歲額倍增而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天 錄一
 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文用問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
 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
 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
 無以避寒暑將死且盡明歲安所得毛民財有數剝取之亦猶
 是耳世榮斃然竟以是敗二十二年除江淮參政有以帝命
 建佛塔於宋故宮者長官奉行益急會大雨雪入山采木者多
 偃死文用請寬之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上命不敢
 格願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邪其人意沮一統志云
時初得江
南往來役夫日以千計文用憂曰吾民瘁矣朝廷將用兵海東
而重妨耕作不可乃以州縣吏卒應其役
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荒僻無用之小邦非計事
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
制憲大全云文用既拜命日中丞
不遺細務宜舉用賢才乃舉胡
德道王棟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英
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文
用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

用獨不之附桑哥令人風其頌已功文用不答又自語曰百官
 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也又不答屬朔方軍與徵求愈迫
 文用曰民急矣外寇未除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
 國所上盜賊數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哉急法苛斂使至此御
 史臺所以收時政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
 得行用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乃密奏其
 奸桑哥猶不知且日譖於帝言其愆做沮法欲罪之帝曰彼
 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大司農有欲奪民田為屯者文用執
 不可再遷翰林學士承旨帝命以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
 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命至再終不以見成宗即位從幸
 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
 慰臣民望且臣聞人君猶北辰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還大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天 錄一
 德元年請老官一子鄉郡侍養卒年七十四贈少保壽國公諡
 忠穆 弟文忠字彥誠侍世祖潛邸王鶚嘗言詩帝問文忠能
 否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孝於親出忠於君詩非所學也從伐
 宋與兄文炳文用同敗宋師于陽羅堡世祖即位置符寶局以
 文忠為郎居近密安童入領中書建陳十事多忤旨文忠曰丞
 相夙有賢聲今始出人方傾耳而所請不得行後何以為政乃
 從旁代對詳切帝始允可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
 釋氏重教輕禪乃言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
 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
 學者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好為詩賦何關
 修身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至今所誦皆孔孟之
 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惑聖

聽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帝怒解益都彰德妖人繼發文忠言按察使不能禁止當速坐詔行之時多盜詔犯者皆棄市其言有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盜剪官布者帝怒命殺之文忠言今刑曹慮囚罪當死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可因一人言遽加重典宜付法司閱實即遣文忠及近臣分覈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當朕怒時汝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朕幾戮及無辜矣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妨用懼廉希憲復相表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當代名臣今幸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遂復召入相文忠奏言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謂為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謙退不肯視事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續弘簡錄卷二十三

病什帝遣中使持藥救之不及而卒贈司徒壽國公諡忠貞名正

事畧作 冊曰牧羊喻切慮囚刑平不親細務不驚虛聲有大臣風合璧爭榮

郭貫字安道保安人才行見維山中書掾調濟南路經歷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狀不報又言近見江淮無知諸人多有發掘父祖墳墓將地改售於人者止圖利已莫恤祖宗往往聽信野師妄以風水詭惑曰某山強則某支富某水弱則某支貧或曰茲山無鼎鑊之形安得出一品之貴茲山無倉庫之象安得致千金之富於是有一墓而屢遷不已者有子孫不肖不能固守從而墮師巫之術但知多取價鈔

忍於拋掘者甚有豪強之家貪信風水不惜金錢誘之遷移轉賣者更有圖殉葬之金銀破祖宗之棺槨并投骸骨於水火者當今世風流薄為人後者不務勤儉破蕩財產及至貧乏不自咎責反謂先坐風水不利所致以致輕發祖先坐地高價貨賣不仁不孝情罪非輕若非明定嚴刑切恐愚民沿襲視為泛常嗣後移棄屍骸不為祭祀者合同惡逆定罪買地人知情者減二等科斷元價沒官野師並行責逐庶幾令嚴而民不敢犯刑曹是其言著為令 成宗大德初改僉湖北道事言今四省軍馬數萬征八百媳婦深入炎瘴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不聽累除河東道副使仁宗幸五臺山貫進見問廉訪使減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召拜治書侍御史帝親書其官階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改侍御史明年出為淮西廉訪

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按各路農事延祐中進太子詹事武官
皇太子授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
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卒年八十二追封蔡國公諡文憲賈博
學精篆籀當世回寶碑額多出其手云

郝天挺字繼先系出潯州族世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當
太宗時多著武功為河東五路軍民萬戶天挺以勳臣子召見
世祖嘉其容止俸執文字宿衛東宮及建省雲南選官屬除參
議雲南省事累遷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不
稍遜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
也但旌汝言耳成宗崩武仁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
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瑄等十人共議大政盡革尙書
省弊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十一

十一

擊奸猶鷹揚然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則不
惟失禽且有傷鷹之患帝嘉其言由是風紀大振時朝廷封拜
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
妄僥倖乞加官天挺言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有
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
朝比者雖合追印裁罷會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股之不衷
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
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
在外須三週歲考其殿最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
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
暇何暇宣風布化參運機務哉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
考績方許遷調庶免朝除夕代之弊又上疏陳七事

曰惜名爵抑浮費減佛事止括田久任使勸農務本勵學養士
詔中書省舉行尋拜河南平章時河南王卜憐吉歹為丞相待
以師禮政教大行皇慶二年卒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嘗修雲南
寶錄五卷註唐詩鼓吹十卷行世 子佑字君輔延祐時拜殿
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 孫忠恕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圖命
總裁三史書成歸隱見一統志

續弘簡錄卷二十三終

卷二十三

十一

十一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臺諫二

楊桓 李元禮 尉遲德誠 王克敬 趙師魯 秦起

宗 陳思謙 鎖咬兒哈的迷失 高祖本 曹伯啓

脫歡 張養浩 馬祖常 會祖月台乃 楊采兒 子不花

月魯帖木兒 曠思 自當 蓬魯曾 崔敬 李穆

王思誠 亦憐真班 張旗 陳祖仁

楊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

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假臥世祖中統初侍臣堅童使濟南見桓

賢薦之補濟州教授名為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

序文辭典雅賜幣幣于緝至元末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于木

華黎會孫德妻 一作家者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

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久矣今身大孫龍乘而璽復出天其彰

瑞應於今日乎印為文述肇始末上之 按史於按證見傳謂桓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承昌和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十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核錢穀以裕國用十二

正其名十四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增內外官吏

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郡

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帝嘉納之未幾改秘書少監

預修一統志秩滿歸兖州大德三年召為國子司業未赴而卒

生平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者六書統六書源書學正韻

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者

問曰查作夜息生人之恒所策者志與日俱升屏絕昏惰

作聖可憑胡不師古視爾夢夢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性端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

教授遷太常博士撰世祖及順聖皇后尊諡議及請諡園丘升

太室禮文多所詳定成宗元貞初拜監察御史五臺山佛寺

大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繁職司者獨宰相

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

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之萬一哉伏見五

臺山崩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

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

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帛廣資福利其不可者有五

一當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仗秋成屢從經過千乘

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

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即位

徒七給浩命以褒善敘勞八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儀以肅

時政得失五詔儒臣以時侍講六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

徒七給浩命以褒善敘勞八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儀以肅

時政得失五詔儒臣以時侍講六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

徒七給浩命以褒善敘勞八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儀以肅

以來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一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昔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非天降皆出於民今朝廷支持調度百倍往時何堪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厭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北民祈福未獲而先受勞致天子端定省之禮珍思親之禮其不可者五也伏願迴轅中路端處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聖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思下以慰臣民之懇望則不待祈而福自至矣臣修當言路不避僭越誠以愛君心切冀得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或取前章封入奏曰惟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謗佛帝怒遣近臣責其章敕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鞠問完澤曰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王 完澤曰

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遂入奏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卒封隴西郡侯尉遲德誠字信甫山西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為庫官郡王帶孫按絳州天澤被俘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稱仕至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武宗至大初改詹事院都事遷家令仁宗見其謹恪常令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常語人選為河東道宣慰同知擊姦吏寬稅欽之許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餘饌擢西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京師大旱疫德誠疏言西僧作佛事以疎放罪因為禱焉以婦殺主妻妾殺夫皆獲黃綠俸免實案與常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延祐中歷遷遂

東道廉訪使復上疏言事謂懷諸王以固腹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凶荒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諸事未及報而卒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大寧在晉西鄙習尚少文克敬獨孜孜為儒者事初仕江浙左右司都事省檄往四明監役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番情巨測必嚴兵自衛克敬至悉屏去撫以恩信番帖然無敢譁部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粟賑賑之而吾屬顧不仁邪遂得免仁宗延祐中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其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四 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戒駁為能今王御史務崇寬厚可為世道賀矣時英宗方勵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責之役戶甚無謂當罷兩浙煎鹽戶半益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詔從之泰定初出為紹興路總管常抽分海船撥番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眾不能奪商德之轉兩浙鹽運使溫州逮私鹽者以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使婦人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連逮著為令俄調海道漕運都萬戶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謂脫在常年而

往近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謂而還非得已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運京師擢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曰用財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出無名是不當也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雲南獨先蒙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遊徒御衆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問文宗是其議除南臺治書侍御史以正綱紀爲已任不阿宗戚聲譽益著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參政有松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死子孫且貧有司仍雜置民賦中令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今身死家破豈可使一郡之人均其害且國用寧乏此邪奏免之續文獻通考云又奏罷富民承

淮田視事甫五月請老謂人曰穴趾而峻牆必危再實之木必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五 臺東二

傷其根無功德而泰富貴何以異此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生平喜誦讀有所得輒手抄爲書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卒封梁郡公諡文肅

同曰人生在誠不誠乃偽自異說滋不着爲貴貽害人心流爲極獎認真一言救時疴劑

趙師魯字希賢朔州文安人父趾秘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仁宗延祐初爲典文署丞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多奇之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迓於福百王不易之典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

師魯上言燕安怠惰靡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遠命罷之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浹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容衆謀者也不報有胡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廢其官執政欲從之師魯駁其非事遂止文宗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持節治四川軍宣上威德士卒懷其恩信未幾出爲河間路轉運使暇日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以疾篤棄官歸京師卒封天水郡侯諡文清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深水人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筒寫授之成誦卽削去更寫年十七選入蒙古學學輒成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六 臺東二

梓武術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仁宗延祐初爲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業財賦非所專治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遇災而有司抑不聞或無災而日免起宗微行得實官民不敢欺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蠻時蜀省囊加台尙拒命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役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尋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尙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踞辨良久敕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尙無以正國法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又劾閣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流之嶺南久之遷都漕運使帝名諭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治之俄轉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帳甚盛亟還之民僚佐有

燕集成禮卽止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清靜庶使吾民化之逾年請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諡昭肅

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也少孤警敏好學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為丞相高昌王亦都護所舉時年四十矣授

典寶監經歷踰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其議至順

元年拜西臺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審銓衡勵孝行紓民力修軍政先是關陝饑民多粥產轉徙及

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令聽民倍直以贖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

元元自稱本流民非伊子告父掠其財擴偏聽以酷法斃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紀遂抵擴罪明年拜監察御史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七 臺諫二 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臣民之寄前有

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自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混一六十餘載土宇

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產猶思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凡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

皇上為有元之聖主今日乃圖治之盛時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怯薛支取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施舍一切

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之費備軍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

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一有征行必括民馬方今西越流沙北際大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後馬大蕃息

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充國用亦其一助又以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

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

書二曰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

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已歷兩任准還內職若材非出類守不敗官

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帝可其奏時居憂者多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有詔起報嚴寺

立臺憲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順帝至元初出為淮西道副使未期月引疾歸名為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人者皆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八 臺諫二 罪死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毆殺人者例止杖一百與私宰牛馬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詔下法曹更議

定制至正改元累遷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言於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懿親鎮撫淮甸

豈得坐視願與王戮力殄寇王曰此吾責也如鞍馬器械未備何思謙括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與王分道並進遂平廬州既

而頰寇將渡淮又言於王曰頰寇東侵宜亟調芍陂屯軍為備王曰非奉詔不敢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願自

坐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方為屯田萬戶名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

圖報以無負朝廷尋召拜御史中丞年七十上章乞老不允入

謝感疾強拜命明日卒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冊曰世臣之內謹守祖功朝儀以正銓選為公節財蕃牧民力稍豐定殺人法詰珍寇戎匪尙苛猛惡難縱容

國王所賜號猶言國老也高祖塔本從太祖國燕征遼西下平深鎮撫白霄諸城號都元帥久之徙治興平薄賦歛役有時歸者四集卒之日遺命葬以紙衣瓦棺諡忠武曾祖阿里乞失嗣父職從伐高麗有功卒諡武襄祖阿台憲宗時為平濼路達魯花赤濼為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卒諡忠亮父迭里威失仁宗時為河間路總管歲饑出官庫所積賑之官至遼陽參政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及即位拜監察御史首言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綱為法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苟非為國為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古之王者其於發號施令慎重如此王言一出天下莫不靡然丕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亦皆觀光動色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事門下封駁尚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伏惟聖朝中天建極祖宗以來凡出號令必與大臣協謀然後誕告天下是以億兆承聽莫不聳動故自中統建元至今詔令遂為家法竊見近年所降命令非但煩敷間亦未孚且皇元立制政柄總歸中書雖煩中書不得隔越奏事然諸司奉行不久旋即背違凡有陳情雖自朕朕奏行變易紛紜法無所守誠非所以取信於同方為百姓之觀瞻也述其所由蓋因挾權撓法之臣不惜國體越職犯分各私其所為而致然耳近如帝師法旨護持各路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寺廟居然宜示其始終辭理竟與繪音相似求之禮法尤且悖

吳蓋發號施令者人君之大柄非帝師所宜行也嗣後應令聞奏取自聖裁若隔越奏事者朝廷戒飭雖嚴然而朝出暮更且行且違者無他賞罰不信故也宜將從前隔越中書已行詔旨盡數拘收仍明定擅自奏事科斷之條以示必罰不可再長俛倖之風至朝廷詔誥既皆由國史翰林其承旨學士等員皆帶知制誥以知國朝典政者首領院事擬撰綸綍應專命掌之凡有奏行布告並從中書省送院詳定可否其或措置失宜有損治體者則繳駁封回其可行者則加潤飾譯寫此亦唐中書尙書門下之制也廷議是之著為令語出典章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剎於京西壽安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謂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時丞相鐵木迭兒當國疾忌臺諫其子鎖南方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告徒相與訕上以揚已直大不敬帝怒殺鎖咬兒及觀音保而杖珪謙亨等黥其面竄諸奴兒干泰定初雪其冤追封承平郡公諡忠愍賜其妻子鈔各千錠名謙亨還錄用一統志載李謙亨曲沃人後官浙東海右道廉訪使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冊曰職居言路寧別外內况其所陳尤為劄摯一時之忿

諫官以罪謫夫之口吁其可畏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陽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學問世祖至元中歷仕西臺御史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學以表其蹟四川廉訪僉事瀾瀾木以苛問伯啓糾黜之仁宗延祐初轉西臺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法曹官為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為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

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
嶺北糧歲數萬石肆欺罔累虧鉅萬計朝廷遣使督徵幸以賂
免故後伯啓往其人已死乃諭其子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
納賂於人苟若償之官第條汝父所賂數官爲徵理諸受賂者
懼潛歸之其子得鈔五百餘萬緡糧遂足遷司農丞奉命至江
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
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者爲令尋拜南臺治

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
表則加論可也今訟冤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英宗卽位出
爲山北道廉訪使時建西山佛宇甚急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
請緩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
以不諍乃劾臺臣賊然使昭代有殺諫臣名帝爲之悚聽召拜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御史臺侍御史同修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與五等今懲
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也法當
改丞相是之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矜人賢之表所居爲
曹公里生平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多名士爲侍讀學士考
試國學首取呂思誠姚紱諸君子雲南僉事范震言宰臣欺上
罔下不報范伏恨死伯啓具其事書之史館真州知州呂世英
以剛直獲罪伯啓自其枉進罹風憲屢起淮東道廉訪使使驛
敦迫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尙忘知止戒乎會長子震亨卒
于毗陵往附其喪卒于道追封魯郡公諡文貞有詩文十卷號
漢泉漫齋續集三卷行世

唐元氏先世以業弓進祖塔兒忽台從征阿里不哥死焉
父蒙遜台有戰功債官昭信校尉脫歡爲監察御史嘗上疏曰

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
氣宜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
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鹮戶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
一體應後如此則徭賦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毛羽
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玩德喪志之具今後諸色人不許賞寶
中賈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奸商無所施其伎而國
有蓄積天其辭懇直當時稱之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嘗旦出遇有遺楮幣於道
其人已去急追還之年十歲卽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晝則
然晝夜則閉戶張燈竊讀以才行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
平章不忽木大奇之累辟臺省椽一日病平章親至其家問疾
四顧壁立嘆曰此真臺掾也後授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舊盜之期望來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爲此既加
之刑猶以盜目之豈非絕其自新之路衆感泣相戒曰願毋負
張公至大初拜監察御史議立尙書省養浩言其非便既立又
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不以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
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之而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
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往代忽風烈人多凍死養浩復揚
言曰代祀非其人故天示之儆大忤時相意時尙書省得選用
臺官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
十弊謂賞賜太濫刑禁太疎名爵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
令太浮俸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橫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

直當國者不能容改翰林待制尋構以罪戒省臺勿復用養浩
恐及禍變姓名遊去及尙書省罷始名爲右司都事遷秘書少

監仁宗延祐設科以養浩為禮部侍郎知貢舉諸進士詣謁不
納且曰諸君但思報國奚勞謝為已擢西臺治書侍御史英宗
欲以元夕張燈內庭為熬山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年每當
元夕闕閣之間燈火有禁况闕庭之燬宮掖之遠尤當戒慎今
燈山之搆臣以為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願
以崇儉慮遠為法喜奢樂近為戒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
不敢言廷賢金臺集云先一日御史觀音保以諫五臺山事棄
市翌日委浩復諫燈山人若代為危懼不意大家嘉紀
賜子以父老棄官歸養自是七詔皆不起文宗天曆二年關中
大旱饑人相食特起西臺中丞慨然就道禱華山嶽祠泣拜不
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水深三尺
禾黍自生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往糴鈔稍昏即不用詣庫倒
易累日不能得民大困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悉以印識其背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主 臺上
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
鈔又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長安民買海殺子以啖母慟失聲
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泰四月止宿公
署夜禱於天晝則賑饑日不勝給每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追
封瀆國公諡文忠大方通鑑云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
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有聖莊類聚

漳州路總管府徙家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市書十歲時
見燭歌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眾嗟異之既長往從蜀儒張頌
講道儀真質疑義頌甚器之延祐初貢舉法行鄉會試皆舉首
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久猶居東宮常
飲酒無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
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
天繼統當極寶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常思百
拜之義又言古者建立言官非徒撫摘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
案蓋以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宗社下有係乎民生禮
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諡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
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毅則農知勸定制則官有守修武則
先郵兵勤民則先察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不悖於繁蕪因建白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古 臺上
一十五事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時鐵木迭兒
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官答里麻劾其十
大罪仁宗震怒命解相位秦州山移祖常言山本不動之物今
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有
是異疏入大臣皆家居待罪亡何鐵木迭兒復相左遷開平尹
欲陰中之祖常懼退居光州先是答里麻在臺班有高昌僧特
丞相威娶婦南城詰其違法笞辱之至是亦解職去久之鐵木
迭兒死乃除祖常翰林待制祖常嘗作上都分院記曰天子歲
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
執輿馳衛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寅
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懈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進得一休惟詞
臣解無他為從容載筆給報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更空囊句
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
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祖常官待制借出
扈從日懼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

且簡問焉民歲而祀其祠之視亦不誣神而考故其意質而文
又蘇是以益積其德而不得詳發為詩歌以形容國家太平
之功乃更相與樂其佚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
服是選者文宗天曆初累除南臺中丞順帝元統初名議新政
賜鈔萬貫遂拜御史中丞持憲益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
酷時面有酒容祖常以苛細不問嘗言將家子弟多驕脆有辜
任使而庶民有挽強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科儲材以備非
常之用格不行尋轉樞密副使辭疾歸履起行臺中丞皆不赴
卒封魏郡公諡文貞嘗預修英宗實錄及皇圖大訓承華事畧
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及風憲宏綱以進受賜優渥文宗
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嘆賞謂中原碩儒云元詩
有石州集卷東萊訪稿
天許詩於刻刻以行世

楊采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即知自立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
重從行懷孟仁宗開朝廷有變將北遷命借李孟先入仁宗至

京師采兒只識察禁衛營備無不周密既佐定內難仁宗退居

東宮授太子家令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武宗聞其賢召見

仁宗曰此人誠可在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授延

慶司使仁宗始總大政執議國者將盡誅之采兒只曰為政而

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日帝與李孟論元

從人村以采兒只為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造

至大銀鈔兼鑄銅為至大錢至是帝欲並罷采兒只曰法有便

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銀鈔固當

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因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

可以遽廢言雖不用時論是之已遷宜徽院副使御史請遷為

臺官帝以宜徽賸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不許有言近臣受賄

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

采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義世無諍臣久矣張

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納珪言拜采兒只為侍御史帝宴閒時羣

臣侍側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每為改容有犯法者雖貴

幸無所貸怨者因共辭之賴帝知之素不得行未幾拜御史中
丞中書平章張罔以妾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以其失大
勳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莫不問復劾
而杖之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罔測采兒只一日至八九奏
曰臣非黨御史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帝曰姑宥之可諫為
甚平今日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
來者用是為戒不復肯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閱貞觀政要采
兒只侍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對曰直由太宗使太宗不
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邪當赦之以成爾直
有上書論朝政得失面詆宰相者宰相怒取旨將殺之采兒只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殺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且使臣亦
負其職矣帝悟得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邀王爵以贈先世或謂采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曰家
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風
勵僥倖者亡何遷集賢大學士先是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
召鐵木迭兒為丞相踰月仁宗即位迭兒之居兩歲得罪斥罷
更潛結徽政院近臣得再入相恃勢貪虐愈甚自蕭拜住為平
章稍牽制之及采兒只拜御史中丞慨然欲糾正其罪會上都
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不得
采兒只廉知其所受賄贖銀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

續通簡錄 卷二十四 未

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邪當赦之以成爾直

有上書論朝政得失面詆宰相者宰相怒取旨將殺之采兒只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殺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且使臣亦

負其職矣帝悟得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邀王爵以贈先世或謂采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曰家

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風

勵僥倖者亡何遷集賢大學士先是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

召鐵木迭兒為丞相踰月仁宗即位迭兒之居兩歲得罪斥罷

更潛結徽政院近臣得再入相恃勢貪虐愈甚自蕭拜住為平

章稍牽制之及采兒只拜御史中丞慨然欲糾正其罪會上都

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不得

采兒只廉知其所受賄贖銀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

兒只廉知其所受賄贖銀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

兒只廉知其所受賄贖銀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

兒走匿典聖近侍家朶兒只持之益急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今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果復相乃宣太后旨名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朶兒只曰職在中丞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獄朶兒只不顧而唾曰汝等思嘗得倚風憲故爲是犬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頭之傳旨執朶兒只載詣國門外與蕭拜住俱見殺至治初張珪爲平章屢言其冤終不自泰定帝立始降詔褒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七 臺 二

贈追封夏國公諡襄愍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子不花幼有才氣善書後遭家難益自勵名節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家者獄成不花獻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得其情平反之文宗天曆初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軍亂郡守吏皆逃不花獨率衆出禦陣潰見殺二僕亦被執曰吾主既爲國死吾苟得生他日何以見主於地下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尙書以褒其忠

圃曰犯顏政諫夙荷主知正人倚賴適逢其時雖死奸佞氣節不衰子孝婦烈身端影儀炳炳青史千古昭垂

月魯帖木兒卜領勒多襪伯臺氏父普蘭奚山宿衛爲中書右

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喇孫建議迎立武宗累官遼東道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敏讀書強記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

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果誰氏子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定國難朕至今未忘因命常侍禁庭哈喇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閣赤辭問曰汝年幼欲何爲對曰欲爲御史聞者壯其志久之果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丞相鐵木迭兒受富民張弼賂五萬貫乞留守賀勝貸死帝怒奪其印擢月魯帖木兒殿中侍御史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可乎衆稱善月魯帖木兒起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願陛下正大位勤政治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法哉帝善其對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七 臺 二

後鐵木迭兒復入相參議乞失監以受人金幣繫獄乃愬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誣丞相受賂皇太后命即徽政院推問不實事始釋出爲山東鹽運副使期月間課增以萬計俄丁外艱歸泰定帝晏駕河南平章伯顏矯制授爲本省參政共議起兵迎懷寧王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奚辭以對伯顏怒會行省參政明里董阿迂皇子過河南而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曾劾其娶妃女冒受封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乾寧安撫司安置後移雷州順帝至元六年召還紅山盜起拜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北至招募民兵數千人恢復淳安等縣次徽州以疾卒于軍

賂思字得之其先西域大食國人既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授真定路課稅使因家焉父幹直始從儒不干仕進

賸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千言比弱冠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
 諸踐履皆為寶之學延祐設科有勅其就試者賸思不應泰定
 中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刺沙柄國
 西域人多附焉賸思獨不往屢使人招致之以養親辭歸天曆
 三年名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
 稱善預修經世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帝命侍書學士虞集慰
 爾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還命集傳旨曰卿且楚歸行各卿矣
 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以內艱不赴順帝至元初徵拜西臺御
 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乾綱敦宗室禮勸舊惜名器開
 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
 已以聽賸思所言皆當時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
 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時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
 續通簡錄 卷二十四 七
 衆至數千戶私開墾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賸思擒
 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地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
 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撫定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未幾
 改食浙西廉訪事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
 童者多隱徭役賸思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朝廷是之尋以病
 免先在西臺時務理冤出滯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
 故出人罪以市恩嘗決獄成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殺其
 夫五府官以為非其殺且既經赦將釋之賸思持不可樞密判
 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賸思曰是謂故出人罪
 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卒正娥罪卒年七十四追封
 恒山郡侯諡文孝生平遠於易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
 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闡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

精詣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諸書
 藏于家
 冊曰法期平允匪以市恩侈語好生死者蒙寬以戒倖免
 慈用方宏惟當疑似寧失不經
 自當蒙古人英宗至治初為監察御史錄囚大典有以事繫獄
 者其人偶見有橐駝死道旁囚昇至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駝
 被盜捕索急遂執而勘之不得已誣服自當疑其冤臺官謂職
 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後數日遼陽以獲盜聞究始自
 人服其明泰定帝立扈從至上都劾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
 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迫之俾復在章再上庭玉竟以是罷
 又奏平章禿滿迭兒當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反賜黃金
 繫腰自當遂辭職改中書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親往閱治
 續通簡錄 卷二十四 三
 還言水性無常民且瘁難以成功卒寢其役會三皇后殂命工
 部徵行殿車帳皆新作自當不仰典工尙書曰此奉特旨員外
 有機恐罪歸於衆曰設有罪自當獨任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
 名之責其慢自當請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尙新若
 改作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舍舊更新
 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帝大悅語省臣
 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改中書左司郎中
 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集議自當謂於典禮不合
 衆曰英宗朝已有行之者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
 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文宗即位有使持節
 自江浙還言省官不遠迎詔帝怒遣使問不敬狀自當言於丞
 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即位雲南四川猶未平若以使臣一言

崔樞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初由刑部令史
 中書掾順帝至元六年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例文后
 號徙置東安州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亦放之高麗敬上疏
 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
 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
 理人情有所不忍且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尙未
 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
 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
 心未免有彼此之見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尙須
 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况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所今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
 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貊不可測度倘生他變良可寒心臣願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聖訓二
 以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
 之情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而人心悅又疏諫天子巡幸上都
 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
 常間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
 慎之心也今失刺幹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
 之所况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早還大內居深宮嚴宿
 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
 通庶聖學誠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
 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紫韉重惜天物為後
 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
 失寧京畿南北諸鄉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臣不知
 慮此奏稟承請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寶物過賞僕御

開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
 又將何以為賜乞追回原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皆不報
 是年出兪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者本訓童村落
 有司以偽造鈔逮之捶楚誣服教廉知始謀者為大同王濁有
 司誤執秀以塞責移文至大同果得濁而出秀罪至正中累遷
 刑部尙書廣東憲府警殺處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害致有
 是變非大逆坐一家者比議始定尋改兵部尙書兼濟寧軍民
 屯田使請給鈔十萬錠招致軍民立營屯種歲收粟百萬斛以
 給邊防盜據齊魯以敬為中書參政分省陵州供給諸軍民力
 不繼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于是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
 石民獲少補官至江浙左丞卒諡忠敏
 李穆字孟商滕州人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父官袁州師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聖訓二
 夏鎮得春秋之傳為名進士順帝至正初擢監察御史劾關
 高龍十特恩私侵撓朝政交通時相為國基禍宜早正邦刑疏
 入流之邊境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言事官
 須加優獎以聞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
 人直士書百司日奏及帝所可否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
 護聖寺灾有旨更作稷言頻年水旱相仍公私交乏不宜妄興
 大役議遂寢帝方注意守令稷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
 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
 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害民不當授正官帝悉可其奏
 五遷至戶部尙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徵稷曰方
 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
 遷治書侍御史從丞相脫脫平徐州謁告歸蓋以山東廉訪使

致仕卒于京追封齊國公諡文穆穆為人孝友恭儉尤篤於鄉
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
之袁州志云夏鎮宇定遠宜春人以進士授茶陵州判官行誼端饒學者宗之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成誦家
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爲此迂儒事邪思
誠愈白力學日進登至治元年進士順帝至正初由國子司業
拜監察御史疏言京畿自去秋不雨三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
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管閭一婦啣冤
三年大旱往者伯顏專擅威福殺不辜鄰王之獄燕帖木兒
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已也豈不感傷天和宜先
雪其枉再赦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缺庶
可名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五

臺

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鈇趾以春
金鐵舊管給衣糧自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齋草飲水
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餓死
不若加杖而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往
往多斃獄中獄吏妄以病報請定瘐死多寡罪又言初開海道
置海仙鶴哨船往來警邏今做船十數艘止於劉家港口以捕
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海寇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
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卽以船昇之
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
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岸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
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出兪河
南山西道事行部武鄉監縣來廷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

未幾果有愬於道者監縣伏罪吏屬問所以先知故曰衣敝衣
乘駿馬非詐而何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閩仍命思誠爲司業
比名諸生立堂下黜其首閩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
升情者汰自是諸生更相勉勵趨擢兵部侍郎以母喪歸甫禫
起爲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頗溢決鐵燈干思誠集民丁作堤晝
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於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
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暇則
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往來者無泥塗之病所轄景州廣川
鎮漢董仲舒故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
院設山長員十二年除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七
事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汰冗兵以
省糧運改祿秩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五

臺

正紀綱設常選法以起淹滯尋出爲西臺治書侍御史紅巾賊
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距奉元一舍思誠會安西諸王及省
院官曰秦關百二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
所素畏宜遣使求援上策也成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弱且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曰河南爲京師門
戶陝西實內郡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
獨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有爲國救民之心吾
寧負越境擅發之罪提兵倍道來援遂破賊旣而河南總兵官
果以擅調詰問思誠亟言於朝帝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陝有
行樞密院掾史受賂事覺匿王邸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
過市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况母乎吾不忍以子故而繫其母
令釋之御史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皆謝謝初御史有

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止以臺印封置架閣庫詔僉五省餘丁為軍思誠奏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億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為變所繫非輕獨得免復召拜國子祭酒方卧疾聞命即起至朝邑卒于旅舍追諡獻肅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事世祖以忠勤著官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奉定初遷典瑞院使文宗天曆二年擢侍御史順帝元統間太保伯顏專政嫉其論事不同出為南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謫置海南及伯顏敗始召還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嘗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札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既謫居西邊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臺 臺 臺

時相欲傾之喉人告變且援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為相者孰無閒退之日况脫脫父子在官無他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兼知經筵進講必詳慎多被嘉納有御史劾丞相別兒怯不花姦邪誤國帝不聽亦憐真班從旁反復論不已由是忤上意左遷江浙平章中丞以下皆納印辭職既復名知樞密院事類毫盜起朝廷屢出師失律致敗每進言於時相不見納仍出為江西行省左丞相時妖寇由蘄黃陷饒州民皆持挺為亂比至道出安仁即駐兵招諭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乘高縱火攻之所在羣盜咸歸欬俄卒于官追封齊王諡忠獻

張禎字約中汴梁人順帝元統元年進士辟河南行省掾初娶祁氏祁生貴家頗驕縱見禎貧不為禮踰月即出之祁兄訟於官且汚禎以它事左右司官聽之禎移疾不出行省平章月魯

帖木兒怒曰禎剛介士豈汝曹所當議者令郎中虎者禿謁謝乃起踰年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妻崔氏為其妾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死狀且言屍瘞舍後禎即其所發得之皆引伏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吉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之讐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鄭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嬖于兄弟尚仕於

朝宜急加誅殛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竄今災異迭見盜賊蠡起海寇敢於要君闔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紅巾賊毛貴陷山東禎上疏畧曰伏見陛下以盛年履艱危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多事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是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艱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臺 臺 臺

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鳩毒之戒皆宜痛徹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禁於未然出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也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所過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棋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

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

見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即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為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日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至哉頽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而終成抗拒視其所向駭駭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巳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為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為之扼腕有志者為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除僉山南道事方是時毛貴勢逼京畿而字羅帖木兒駐大同察罕帖木兒駐洛陽方以爭晉冀為事朝廷遣中書參政也先不花樞密副使脫脫木兒侍御史馱馱往解既受命不前進禎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義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傷心討賊此國之大計理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觀望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構難自相仇殺實此三人誤國所致宜急正其罪以救時危亦不報禎慨然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字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奔冀寧奏除贊善不起擴廓帖木兒將挾太子入定亂且謀內禪遣使傳東宮旨賜以上尊且訪時政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有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簡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元

聖德二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辛

聖德二

能退紛紛藉精神分志奪國家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雪是豈可以不鑒之乎且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騁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可不深思而熟計哉擴廓帖木兒聽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冊曰盱衡時事洞如觀火由見理明非關術數元之君臣若子若父弊曠能開寧遠列旌

陳祖仁字子山汴梁人父安國仕為常州晉陵尹祖仁早有文名順帝至正二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歷監察御史出為山北廉訪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帝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業苟上不奉天道下不順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固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

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闈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闈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生民者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中原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成復詎止上都宮闈已哉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與宣政院使彙驩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搆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罪忤皇太子意左遷吐番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書皇太子言御史糾劾彙驩朴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臺諫二

舉朝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當時止闕大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使必皆由東宮萬一君父有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過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再上即辭職一時御史以下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彙驩不得已各引退帝令老的沙慰諭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所致也此二豎者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強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思之可為寒心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將此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恢復以還祖宗之舊若猶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勢將不可制則臣寧甘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朴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不可長中外所共知者獨主上與殿下未知耳自古宦官近在親上使稍得志未有不為國家患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諸遐荒以快衆論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議為可畏法度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帝聞之大怒於是臺臣自御史大夫以下皆左遷出祖仁為甘肅參政時

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李羅帖木
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廉訪使名拜國子祭酒遷樞
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
參知政事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負氣剛直數遇事與時宰議
不合乃進授其階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
七年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驕悍難制專立撫
軍院總兵備之祖仁乃與學士王時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
上書言近者南軍侵略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將出
師禁軍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
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
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倅
在一方面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致討以南軍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臣 聖 錄 二

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
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耳當今之計不過戰守遷三事以
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
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情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勁
旅棄置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
唐元宗倉猝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
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
空疏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
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
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
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臣 聖 錄 二

語音清亮議論偉然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爲文簡而詩清
麗世多稱傳之

冊曰權有轉移事衛輕重非託空言可施實用痛哭之陳
曾不心動江河崩潰一丸奚壅殆有天焉殞身以從

續弘簡錄卷二十四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直諫三 附載

趙天麟 鄭介夫 黃如敏

趙天麟字 山東東平人 中州志云 僑寓夏邑舉鄉貢 博學能文世祖至

元中以布衣進太平金鏡策前後數萬餘言評論政事多切時宜今傳其略曰聖人立茲名教太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火土

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名之也大道之體分而為五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名

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有名不足以定烝民之心非有名不足以立烝民之極昧全理而執偏迹者皆異端之流有

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亂人之類也性無不善人無不同雖凡愚不能無道心道心惟微故聖人貫天下之道氣稟所拘物欲所

移雖神聖不能無人心人心惟危故聖人崇天下之教道者名異而理同既非心而不圓教者下學而上達又非心而不立夫

性者心之齊而具理也情者心之發而為事也仁者心之愛義者心之宜禮者心之節智者心之覺信者心之實也理以存妙

事以應務愛以盡公宜以方外節以暢文覺以燭暗實以明誠此七者其實性情而已矣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性自

復者亦心也凡在下者心定則非分之望消在上者心定則化育之方備此自然之道也公者義也私者利也量義以動則憂

以天下樂以天下而王道備矣放利而行則既失民望且失民心而王政衰矣是以帝王之德貴公而不私臣聞未宜輕舉者

四海之宗不可常虛者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虞人遷析羽

之招啓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請斯皆小節尙貫大經矧此國

基繫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商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

而行孝奚暇他事哉今國家鋪張治具整頓條綱內焉三公九

卿外而庶職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下之員揆務分司嚴

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旁推惻隱之心績迂文

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連旬累月望

儲闈銅輦之來臨虛榭空帷設銀燭金輝之太坐事專歸於副

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為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樞

密者疆場之守衛熊虎之綱維良才司令則坐見塵清昧者持

衡則多生僻事由此觀之軍民二柄治亂所關具其員而非其

才尙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員云何可治且太子正名之後雖

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三少之徒立詹事屬官之院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又何須銀章玉帶耀一品之華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諫三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諫三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諫三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諫三

續弘簡錄

令使之官即聖主錫軍民之福也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宮周於外以合之墻宇建於內以別之門堂室寢分方庭砌唐陳異地山節藻稅以示崇高重檐刮楹以示嚴肅斷斲其栱以示麗而不奢覆蓋用茅以示儉而有節蓋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舊主於太祖之夾室祧新主於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白班乎昭穆以取其深遠而常從其穆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於三世而七世遷於五世以九世祧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於祖父孫可以為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既藏祔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楹改其塗蓋廟之祧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隸三

祔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牲牲肥膾旨酒嘉粟黍盛豐潔器皿具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祀宜羔豚膾膾宜臠膾膾膏腶嘗宜犢騂膳膏腥羔宜羶羽膳膏醢設守祧所掌之遺衣陳奕世遷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籩此廟之時祭也太祖廟上衝常東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毀未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毀而祭之此廟之禘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廟之禘祭也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聖朝立太常之正卿設司農之大寺職尸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今藉田之禮尚未施行公桑之儀似猶虧闕至如郊天祀祖奚為其豐潔之黍盛有事致齊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發倉廩而取粟向坊局而求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繰織雖

有藉田而實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非后宮之所出也

以之對越神祇享於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之心能無少歉乎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古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月上辛之日祈穀於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墮宮掌舍設板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綴黛耜於紺轅冠朱紘之華冕平秩東作爰至南郊天顏咫尺恭就三推黎庶三百遂終千畝公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宜布龍光於既返內宰獻種於厥后神倉斂穫於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藉田之禮也載按古經之文周遠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公桑之地地逼於川築蠶室於其旁選后宮於其上宮高一丈棘繞垣墉外戶扇而掩之逢大昕而祭此禁伐桑柘因其植筐后妃齊戒而臨焉戕斧由斯而動矣於蠶乎水戾葉乎風蠶卒眠矣歲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於后矣后於是而言曰此以為君服與遂副禱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復詮良日后乃親練手既三盆事終羣下染以玄黃朱綠為之黼黻文章君王致祭從而服之此而后妃公桑之制也望陛下無怒我公之直諫式同漢帝之親耕于彼大田成茲盛事更望中宮協聖做古親蠶大增助日之月光深盡配天之坤厚如此則下使田家服勤上獲宗廟垂祐矣井田之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井百為成成方十里成百為同同方百里同百為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為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為公田五千二十萬畝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隸三

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率一石五斗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八萬石其賦寡孤獨無告者尤先賑惠焉上下相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置錫之地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歎之聲未除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尚恐驟然騷動宜限田以漸復之望陛下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居實職凡限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至限外之田有承佃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五 直隸三

者即令佃戶為主其未經開墾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本年免其租稅次年減半三年始依例科徵所占田亦不得過限其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得過限是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止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後井田可興復矣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整齊百僚激揚萬姓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蘭露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焚惑昭其嚴也鷹擊之喻牙冠之服昭其威也干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邪指佞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將狐狸

眇害發發微毒不攻而自息矣顧阿合馬擅政於前榮哥弄權於後臺官以下閉口吞聲宴居高坐幸而太原俠客掛毒政之長風大理名卿致臯陶之淑問一旦兇渠頓翦赤子更生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且我國家建茲臺班豈徒稽朝祭之末儀糾案牘之糾事已哉然而不言蓋由省府之職秩懸殊而不敢抗衡故也况權臣之計百綱千機以崔公並職尚且繩之以極刑楊子同僚猶且陷之於死地進而極正則徒遭刑戮而令聖朝有殺直之名退而引病則誣以不忠而謂不肯出皇家之力甦臆以禁之艾頂以脅之所以霍光忠厚乃能容延年於宣帝之朝廷梁冀豺狼終亦致文紀於廣陵之賊窟伏望勵憲臺之手采俾行省以齊階則委任既專而體統自肅矣見名臣奏議 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曰事非官不辦亦有事因官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官愈多而治愈不古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徒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宗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居為位各位養廉之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為吏其制亦詳矣然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而不兼可併而不併者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

諸有司宜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諸衙門官吏亦有
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統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及千人之類亦
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
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
秋之選資格之簿撥撥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且
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哉既不遵考校則
取率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已耳於是雜流之途進貨賄之實
而送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
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人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
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職也問其施為則曰僚屬
非一豈我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以自安及乎朝廷
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與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七 直隸三
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
剝之苦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
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益生矣伏望察此
三弊凡內外不急之官吏無用之衙門可能者罷之可併者併
之然後以慎重名器之法擇人而用又以黜幽陟明之法順理
而考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
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
氣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見紀
本末世祖從其言省內外官府
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又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
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為莫大之深思以致治者論之則非
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祝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
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敬非濫之心哉且羅獄者皆人之切

心矧目者也及乎啼烏夜啟驛馬宵流玉箸告靈金雞樹伏雷
雨一解例皆釋之名為嘉吉之符實皆變異之徵也遂使攘劫
服賦而詭議善流屏息以啣冤養稂莠於良田縱豺狼於當道
獨不念害嘉穀而傷平民乎又况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
脫囹圄夕櫻縲紲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國家哀囚徒
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駸頻降赦條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
外而不能自已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天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
治不難同矣若當罪而有宥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暄風於霜雪
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
伏望明罰勸法振紀肅綱俾姦人貪吏革面洗心不敢觀非常
之恩作倖邀之想天下幸甚見治臣聞堯居茅屋禹戒雕墻周
王之卑服漢帝之皂絰非徒盡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八 直隸三
汰也下至晉武焚雉頭裘宋武碎琥珀枕隋君同土價於黃金
太宗悲苦寒之鸚鵡斯中主之雄匹夫之聖猶能卓然特立而
國家乃使纂組綾錦晚其身金珠璧貝晚其心禽鳥犀象晚其
視俳優絲竹晚其耳珍羞異饌晚其口腹臣竊危之今國家官
階各異服色惟三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者實唐朝之公服
也意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舉三等
之色而遺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之飾帶金銀
鑲錯之珠飾象板以為簡銀銅以為章此在公之品級也山節
藻梲複室重檐繡繡備諸肩繪日月皆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
也今市井臧獲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車馬者古之
命物也今六合為一冀代多馬天下之人皆得乘之無足深怪
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駮服駕車而

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上自省臺下及州府吏人前世皆用黛色為區別今猶闕焉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不遵本教雜混常俗此臣所以惜之也古者五十方衣帛七十方食肉今富人墻屋被文繡鞍轡飾金玉婢妾曳絲履犬馬食菽粟甚至權吏濫官豪富子弟大率以貞廉為愚以節儉為恥此臣所以惜之也成宗初立天麟復上逃民策曰伏讀辛酉詔命中統建元以前逃戶復業者戶下差稅本年全免次年半徵三年後始依例起科自此累頒詔文優恤逃戶蠲免積逋斯皆先帝惠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日天二日官三日軍四日錢五日愚蓋有田之家田為恒產屢經饑饉糧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為之也守令苛刻役斂煩興富以賂免貧難獨任如此而逃者官為之也軍資不贍鬻賣田產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生理不周舉債乾沒子本增積不能速償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弗恤艱難損墜遺業悔恨莫追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民皆無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豈肯逃哉又詔云苟避差發臣謂此則非民之罪實官長之罪耳昔漢倪寬為內史軍發負租謀殿當免民間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總屬課更以最此益民信愛之故也豈有苟避差發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汚俗再整淳風下哀痛之詔察化導之義從前逋負差稅並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無田而逃者聽於曠土占田其間貧無牛種及田器者官為贖而頒之限三年外酬其贖主之直而無息凡因軍而逃者驗實貧為助資之戶凡欠負他人錢債者復業之後限五年外一本一利償還有既復業而尚游手荒廢

農務者鄉三老舉於官而罪之逃民已定於是慎名器以絕濫虐之官民田產以絕兼并之路重農桑以絕失業之人設義倉以絕凶歲之厄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雲南金甯路進明象天麟又上策曰當今殊方異物禽鳥犀象自山海而來者多矣其間為害不一試畧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蓋從行不從令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為濫之民乎極寒之後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遍手粟肌鶉衣襤褸內忍饑餓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者益貧也夫牛馬雞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畜畜之無失其時則可以充國用而利民生彼斑斕之獸繁錯之馬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滋歎者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山航海輦贖與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奏府無虛月史不絕書若以冠帶百發車書萬里而論則百世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論議而言則受之而不却啟之而不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貢而台公之戒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哉即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股官仁儉之名如揚日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九 直隸三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 直隸三

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動心其害一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為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益之有伏望陛下略攝撥聲仰揚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賄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徼之主君垂慕靈州之渠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見續文獻通考又言訓宗室在教行而知禮法明而畏罪閹閹子弟例得補廢者宜嚴定試法至於獻商計羨餘者莫非措剋之臣被笞杖復官者類皆無恥之輩其大夫以上有罪者先禁卒徒習辱當刑者聽其自裁籍沒者子孫免禁錮之限家財給無告之人其論人材也辨三德而分為九科簡八材而分為二十六等其論建官也行省革藩鎮諸侯之專中書為公卿大臣之任其論選法也當以賢能為先稱職是尚而不計資序之淺深再如立社倉置諫院定軍役除差稅惜農時開武科設天駟監廣羣牧所皆裨益時政非他所著詩文尤富惜其稿多不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一

直隸三

別昔晉中胤曰太子統天下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貴賤也同衣冠猶不可况可同名號哉此言吏之與儒可相定有而不可相無者也儒不通吏則為腐儒吏不通儒則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以儒術飾吏治正此謂也今吟一篇詩習半行字印名為儒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即名為吏吏則指儒為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詆吏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吏本出一途析而為二遂致人員之冗莫甚於此時也久任於內者但求速化未知民瘼之艱難久任於外者惟務苟祿不諳中朝之體統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當思所以救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並內外互相注授歷外一任則升之朝隨朝一任則補之外凡任於外者必由內發任於內者必從外取庶使儒通於吏吏出於儒儒吏不致扞格內外無分重輕矣此言古者自州縣官以上皆天子自選故銓曹每擬一官必先稟命於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詢其可否於執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為常選以天子委用之人指為別里哥選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為兩途邪此言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為母銅錢為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為母銅錢為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年為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為母中統鈔為子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遂至大鈔為母小鈔為子今以至元一貫準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勢不至於大壞極弊不止夫鈔為一時之權宜錢為萬世之長計盜賊難以資行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為通寶說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一

直隸三

此言 唐劉晏專用權鹽以充軍國之用其言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驗良法也今宜祖其遺規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歸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充權鹽使於各州縣掄佐貳官一員提調鹽務於產鹽處所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發取本處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貯窺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逃亡窺戶可免迫剝民戶亦無團巡誣逮之擾自皆樂於應辦若非亭戶窺戶自煎者方為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商人獲利既厚販者必多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古今鹽法不過為辦課耳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三 直隸三

今鹽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亭戶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此言鹽法

今街市之間名曰嫁漢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路爭相倣效此風尤為不美且抑良為賤者待告而禁終不能絕若令有司覺察或許諸人陳首但以此等盡遣從良此可厚俗之一也南北風俗不同北方以買來者謂之軀口南方以受者即為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古者宗廟四時之禴祀絜嘗皆天子親享不敢使有司攝也宜檢詩舊典親行享廟之儀仍令天下無論官庶之家有親在而諸子忍於分析及居官客外而違於生事死葬者並坐以不孝罪此可厚俗之三也父子夫婦綱常之大者今鬻子休妻視同犬豕雖有抑良買休之條而轉售者則易其名曰過房受財者則

易其名曰聘禮今大都上都有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人畜相等極為可憐宜嚴行禁絕使各相保守無棄天倫此可厚俗之四也九品之官定為九等士農工商僧道定為六等下而減獲定為一等使服飾各安分限貧富不得僭踰此可厚俗之五也此言漢俗漢立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東最為得法然不可行於今矣何也官吏為奸若官入官出民間未沾賑濟之利且先被剋減計點之擾適以重困耳宜於各處驗戶口多寡設立義倉令百姓各輸已粟自掌出入之數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費公錢亦無損於私蓄猶慮風俗不古急義者少則官為之立式有地百畝者限以一歲出粟一石令本甲戶執其綱領擇鄉里廉幹者掌其收支歲添新粟則旋廣倉廩每遇闕乏如取諸寄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四 直隸三

其中或有侵欺則令司縣官依竊盜例科斷或司縣官因而挾勢借貸則令巡按官依枉法贓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勸率成效優加升賞誠為安民定業之長策至於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雖官司賤價賑糴以有限之粟應未已之荒所濟無幾若勒令富家平糴則大戶縱賄而求免小戶力貧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災之處雖多而江淮湖廣皆稔熟及此秋成之餘急為立法收米四百餘萬石半運赴都半留隨省以備明年之荒可也或倣漢時輸粟為郎宋時官賣度牒之例二者但費朝廷之一紙不動聲色而數百萬糧可立致矣此言備荒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並緣為欺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格條多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比擬是百官莫知所守

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教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名曰
斷例條章曰官民要覽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
例較之三十年前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較之二十年
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號令不常初降隨沒遂
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語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
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禁牛而私宰者盈市
奸盜殺人罪在不赦而每歲放禿魯麻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
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財物與估賣軀口無異買賣
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條而今民業多歸勢要推此數端天下
豈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為重而戶婚錢債畧不加意殊不
知民間爭競之端無不始於戶婚錢債而因之以至於奸盜殺
人者也憲司巡按每以賦罰為重而一切民詞畧不省察殊不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五 直隸三

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以受賂之路也更兼衙門紛
雜事不歸一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
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
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
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彼此不相統攝無法之弊莫此為
甚昔先帝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益
甚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
今之律文參以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為
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體歸一獄無
久淹矣此言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賊吏蓋賊吏為患甚於酷吏
之肆虐賊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定為枉法不枉法之例
今則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

未已終莫能禁其萬一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
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敷之期凡人之自愛
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尙遠也既無所畏
又無所慕則仕而為貧耳復何所惜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
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賊吏
無出此法之善也賊吏固嚴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賞今省部
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賊罰冊不聞有廉能冊
朝廷雖有封贈之典未見舉行嗣後內外大小官有至廉無擾
者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歷再考則封贈其妻妾不過邀朝廷
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勸人材之實效矣此言當今之弊不在
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思俸祿之未敷而思設官之太
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六 直隸三

而官有所利議事之臣若能哀多益寡截長補短則職田所收
自可敷用今又額外多出俸米二十八萬餘石徒損國儲無益
官吏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
滿十四兩若做晉之何曾日食萬錢雖竭私帑不能自給矣天
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
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
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
慰司皆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
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計子粒官為收貯將中外人員差
等而普及之內外臺察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游而交往絕
比之有司量加優厚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山後河西諸州
城不係產米之地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定數所以重邊

節也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利國利官之要道也此言昔用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便獲賞識古今際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鴈以為先容幣帛以將厚意則千秋老死於郎官然明終役於堂下耳今之隸名儒籍者不知壯行本於幼學而謂借徑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讀書然後富貴仕路既不出於儒術須虛費日力但厚賂翰林集賢院求一保文或稱茂異或稱古官或稱先賢子孫白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選便求升路才歷一任便幹提舉但求遷轉之速何問教養之事學較遂成廢弛言者皆歸咎於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時儒人未嘗免差而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七士風甚盛人材甚廣無他聲名誘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前數年不當差役亦未見有一人成材者果業儒而獲用則人自慕尚雖當役不足以抑之苟業儒而無用則人皆厭棄雖免役亦何足以勵之邪此言此者如編一統志寫金字經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證今之難也愚夫下流但能繕書者皆可與選給食賞鈔已足以酬其勞更與之升職減資是朝廷開天下以奔競之路也此言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為少矣未見擢一才授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明詔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進獻年來官庶所陳不為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事豈非虛文求言乎格例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為上選三事成者為中選五事俱不舉者黜今實備五事而無力者止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

則引例升等豈非虛文考績乎國家立御史臺及肅政廉訪司糾彈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者僅可施之卑官下吏所薦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紙而外任巡按書吏人等反借風憲之威徇私約賄無所畏忌其為民患過於有司豈非虛文重臺察乎至元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動經半年大事輒以數歲豈非虛文議獄乎詔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役存恤鰥寡孤獨之人今之隸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長畧舉市間所知以應故事其實窮而無告者未嘗登籍沾惠也豈非虛文愛民乎國家立司農司以教農政路縣正官衙衙以兼勸農事每歲仲春令親行勸課今官吏出郊借此遊晏里正社長并飲供給豈非虛文務農乎國家做古立翰林院集賢院秘書監太常寺可謂得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識字之鄙夫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八集賢為羣不肖之淵藪編修檢閱皆歸門館富兒秘監丞半是庸醫繆卜職奉常者誰明乎五禮六律居成均者誰通乎詩書六藝他如醫學儒學蒙古學各置提舉司尤為無益國政豈非虛文設官乎國家設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測崇奉國師宗師以嚴祈禱可謂盡事天之誠矣今日月薄蝕則期集鼓奏以彰信推曆未嘗尅定其應驗星象失躔但托辭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嘗指稱其變故罄竭公帑以供西僧好事盛陳金帛以副黃冠冠豈非虛文對越乎此言聖朝定奪諸色戶計何嘗一毫損民如水馬站戶與之除糧免差糧資足以補辦祇應可抵里役如金戶辦金則就準本戶合納之稅匠戶當工則官支口糧以資贍養竈戶燒鹽則給以工本銀場煉銀既給工本又與口糧計所入課程正與買價無異愛民之厚於此可見今各處巡

尉司設弓手各路縣獄司設禁子牧民官各衙門設祇候曳刺
既免糧以優之而有司不與開除反令稅戶分任包納於各輸
額糧之外別立名項曰包米誠古今所未見且各戶勞逸相懸
如站有消乏金須本色竈欲辦課匠不離局設有不及訶責雖
至所准稅糧豈足供給而弓手祇候曳刺禁子等戶役甚優開
無費於已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與之免糧哉此言古稱侍衛
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歹以今倣古者數多名繁
今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庖人曰內饗外饗曰漿人
曰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幕人曰司服司喪曰內宰今之
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關人今之哈勒哈
赤也曰縫人屨人曰典婦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
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當其任是以人無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十九 直隸三

人尙鬼故置二司與民官鼎立而三豈謂聖朝踵其弊政僧道
既全免絲稅愚民多出財產托名詭寄以求蔽役驅國家之實
利歸無用之空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和顧和買
非惟棄本逐末實且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糧宜準古法
盡令輸官外有白雲宗一派既自別於俗人又復異於僧道朝
廷不察其偽特爲另立衙門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此
僧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變迭出地震者五國家自十數
年來凡三見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數數也漢史翼奉言地
變爲陰氣太盛宜疏后黨親同姓出後宮損陰氣李尋曰地震
有上中下上位應后妃中位應大臣下位應庶民宜弱外戚強
本支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倖
或以言小人黨盛各因時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觀之閭
儀嚴肅女謁不行如呂韋之專趙楊之寵無有也後宮列陳名
不盈數如三千一萬之充滿無有也秉國鈞者皆色目漢人未
嘗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呂霍上官之僭奢無有也敷奏出納非
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宮牆殿宇一安舊規如阿房複閣之
興樓船錦纜之侈無有也然則致是變也既皆非此之故意當
歸之執政大臣乎此言察天變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
也况達磨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
人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
求往年見帝師之死驛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庸庸耳舉朝郊
迎望風羅拜愚一至此哉昔達磨自南天竺來梁武帝問曰朕

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名至使宰相宋琪等問以修養之道對曰鍊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斯言可為求神仙者之鑒唐會昌間為僧尼耗蠹天下命併省佛寺上都東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並廢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通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真是快活條貫宜體此意此言汰僧尼今日未嘗無邊遠還固有准保定奪者矣但保舉之初忽於立法防奸選用之後失於計功覈實如雲南甘肅八番兩江等處統帥藩臣一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隸三

赴闕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級定價值之輕重多者百錠少亦三之二或當時取盈或先與其半或立利錢文書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聞一帥臣至則爭先營求並未嘗涉歷塞庭練習邊事也近者兩江元帥累保得除者幾及百人各鎮踣其故轍公然賣保遂致邊鄙失得才之實朝廷負濫爵之名皆諸帥不忠誤國之故當今八方安堵烽燧不驚正無事於窮征遠討但務安集故地足矣往者劉鄭二帥妄開邊釁以致雲南小有不安及地皆祖宗之遺業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婦素不沾化縱令盡有其土地人民初無益於聖朝萬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賞不知有損於國家甚大也此言重邊材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授田使貧富強弱無各相過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

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泂川涂吟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雖欲貪并不得也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猶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為業耳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無人以為在民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損益之為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日漸一日而公田盡變為私田矣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遠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不便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隸三

於已遂寢其議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為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為定制此言限田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為弊政且南北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於北者則不禁其熱若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用則立見其死亡耳且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畜於家者飽以芻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無力朝廷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口和買何異自奪且政出亡金其時隣敵交攻疆上滋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堂堂天朝豈宜出此兼以刷至之馬實無所用而民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唐初得牝馬三千匹徒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

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立宗以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東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驗也今國家土宇數倍於唐水甘草美處盡在版圖中擇宜牧之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用能使專牧養之權重職任優俸祿責以成效不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此言馬政俱出各臣奏議奏人多見採納介夫嘗著韻海一書行世官終金谿縣丞按天麟以布衣上策世祖嘗行其言而史傳湮沒無聞介夫附何榮祖傳末止載律例一條亦未覩見全豹今據諸書所載補識於此

黃如徵江西儒人也順帝至正五年遣官宣撫諸道問民疾苦奉使者多不職如徵走京師邀駕上書畧曰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昔汪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乃於去籍弘簡錄卷二十五 直隸三

年分遣大臣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昔汪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乃於去籍弘簡錄卷二十五 直隸三
苛能宜在舉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新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弘者不體聖天子撫綏至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其中賄賂以絀其口上下交征公私賸削賦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致有九重丹詔願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之謠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掎克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後世哉如徵無官守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請開以陳其事者正恐教散王士弘輩回

觀之日各飾巧詞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敬主聽倘爲姦邪所賣擢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以爲百官勸則天下幸甚如以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鄙語俗言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帝覽書色喜慮爲權豪所中顧近官館穀於外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救侍衛護之出都如徵受命不領職天下共賢之見輟

用曰東平西江梁淵之俊謗謗陳辭感動主聽金谿小官直言務盡切中時弊深益國政書史見遺豈以位各闕幽表賢事垂令聞直隸三籍弘簡錄卷二十五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六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郁遠平戒山學

庶官一 文臣

速哥子忽 王檝 李邦瑞 劉敏 王珍子文 張晉亨子好

古 王玉汝 張昉 撒吉思 馬亨 楊湜 石抹明里

禮易 賈昔刺孫虎林赤 鐵連 昔班 劉好禮

謝仲溫 焦德裕 張庭珍弟庭 張立道 梁會 趙炳

子仁 張惠 禿忽魯 朶兒赤 燕公楠 昂吉兒

也先不花 郝彬 謝讓 拜降 立智理威 吳鼎

奕赫抵雅爾丁 王伯勝 峇里麻 廉惠山海牙

速哥蒙古怯烈氏世傳李唐外族父懷都事太祖嘗同飲渾河

水速哥為人沉勇有謀雅為太宗所知命使金覘其虛實語之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庶官一

曰即不還子孫無愛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奉陛下威命以

行可無慮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日始登岸

又三旬達汴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

致命爾能共修歲幣通好不絕則可轉禍為福謁者令下拜速

哥厲聲曰我大國使為爾屈乎金主壯其言取金卮飲之酒飲

畢卽懷之出默識其地理阨塞人民強弱之數既復命備以虛

實告且出所懷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仍賜之始

下令徵兵南伐及金亡詔賜金護馬駕士五人以旌為使之不

歸帝從容謂曰我將官汝西域中原惟汝自擇速哥再拜曰臣

意中原為便乃命為山西大遠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鶻六人

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當入奏復見帝曰

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加誅恐非所以懷遠人願賜臣

臣得困辱之使自悔悟為他日用帝意解名六人謂曰生汝者

速哥也至雲中皆釋之卒封宣寧王諡忠襄 子忽蘭襲時山

西多盜郡縣捕不獲法當計所失直倍償有甄軍判者率羣盜

往來阜平曲陽間殺人而奪之財縣以失捕當償忽蘭曰此大

盜縣豈能制哉即遣人捕甄殺之其害乃除性好佛嘗建金輪

大會供僧萬人卒諡康忠

王檝字巨川鳳翔號縣人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涉獵

孫吳兵法金泰和中特賜進士出身授副統軍守涿鹿隆太祖

南征檝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太祖問曰汝曷敢抗王師

對曰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軀報國今既償軍得死為幸帝義而

釋之授都統令招集山西潰兵從大軍破紫荊關取涿易等州

擢宣撫使從下古北口進圍燕京燕京降檝進言曰國家以仁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庶官一

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民宜禁俘掠以慰眾望時城中絕粒人

相食乃許軍士給糧入城轉糶又以田野久荒兵後無牛具索

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分給近縣民大悅復業者眾已招降保

定以東諸城置行司于滄州鎮之河間清滄復叛帝命檝往討

遂復河間得軍民萬口駙馬李禿惡其反復欲誅之檝曰驅羣

羊使東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殲厥渠魁足矣釋此輩遷之近

縣強者使從軍弱者使為農此天所以畀我也何用殺為李禿

能保其不復反邪曰可即移文保之俱得全活時都城廟學

於兵檝取舊樞密院地創立之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從征

西夏及秦州夏人盡撤橋梁為備軍阻不得前帝問計諸將不

知所出檝夜督兵士運木石比曉橋成軍得濟從征關中長驅

入京兆進克鳳翔請於太宗曰此臣鄉也願入城訪求親族得

一第 213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5 版反外

數十口以歸已奉命持國書使宋宋人甚加優禮即遣鄒伸之報謝檄前後凡五使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于南宋人重賻之歸其柩于燕

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世農家邦瑞幼嗜學曉大義嘗被掠逃至太原爲金將小史分守閭閻山寨木華黎攻下諸城堡金將走邦瑞率衆來歸居太原守臣惜其材具鞍馬遣至行在所中書以其名聞受旨使宋至寶應不得入未幾命復往諭山東行省李全護送宋仍拒之已三使枉道出斷黃朱遣賤者來迎邦瑞怒叱出之乃改命行人議如約及還太宗慰勞邦瑞因奏于戈之際宗族離散乞歸南京尋訪許之從諸王潤出經略河南凡所歷河北陝西州郡四十餘城咸繪圖以進官至宣差軍備使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三 嘉官一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兵至棄敏走大將憐而收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敏隨入帝見其貌偉問所自俾宿衛閣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初爲奉御帝征遼西及回鶻諸國敏皆在行尋授安撫使兼燕京路徵收稅課事給西域工匠千餘戶及山東山西兵立兩軍戍燕置二總管府命敏總其役賜玉印奏以李臻爲參謀太宗即位命監造行宮帷殿及城和林建萬安宮設宮闈司局主簿傳既成宴賜其渾授行尚書省詔所行有司不得干預俄而牙魯瓦赤自西域回奏與敏同治漢民帝允其請牙魯瓦赤素尚氣恥不得自專俾其屬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帝聞之命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簡詰問得實罷牙魯瓦赤令敏獨任復辟李臻爲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多所參

贊憲宗嗣立名赴行在仍命與牙魯瓦赤同政敏請以子世亨代許之帝伐宋幸陝右敏輿疾至帝見曰卿有疾不召而來將有言乎敏曰臣聞天子出巡義當扈從敢辭疾乎但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非計帝弗納敏還居年豐世祖南征過年豐敏入見諭曰我太祖勵精圖治見而知者惟卿爾汝春秋高其彙次以爲後法未幾病歸卒于燕

王珍字國寶大名南樂人金末盜起珍聚衆保鄉里以應太祖宋將彭義斌據大名珍棄家間道走還軍中已復從速魯忽擊走義斌珍妻子故在曰吾非棄汝輩誠不以私愛奪吾報國心耳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官珍言於太宗曰大名困於賦調貸西域賈人銀八十錠及遺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矣詔從其言令官償所借銀并盡蠲其遺賦以行軍萬戶戊睢州卒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四 嘉官一

子文幹襲討平李璫之亂論功語以官賞聽自擇對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廼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綵數百緞賞之文幹悉頒賜軍中累遷建康道按察使卒之日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宮人兄顯爲金棗強令以冀州數道之衆附嚴實于青崖後從實來歸西征戰沒晉亨襲顯職自幼涉獵書史小心畏慎實器之以女妻焉實卒其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歷七年吏畏民安憲宗即位從入覲時有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包梁錢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者晉亨與顯中王玉汝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爲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

產勢有不能辦者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得減戶額三之一仍聽民各輸他物定為制授晉亨恩州管民萬戶世祖中統四年命將本道兵戍宿州首言汴堤南北沃壤開墾宜屯田資軍乃分兵列營以時種藝選千夫長督勸之期年大收其利李改潘萊路總管兼軍事從伐宋伯顏留之戍鎮江戰焦山瓜洲皆有功以疾卒于官 子好古勇而有謀方晉亨權府事時忠濟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後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不少却略揚州荆泰與海門而還已分戍新州李璫叛宋人來攻斬好古引兵迎擊力戰死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曰吾兒得死所矣

王玉汝字君璋郟城人金末遷民南渡玉汝奉其親從開道還行臺嚴實入據耶署玉汝為掾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實年老艱於從戎玉汝奏請以本府總管代行朝議以東平地裂為十分封諸勳貴玉汝聞之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明日召問故曰玉汝為嚴公之使今嚴公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是以哭耳楚材惻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懇玉汝進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乎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以其言為直由是

得令未幾忠濟副職授左右司郎中遂總行臺之政累官節度使察二使充行臺參議謝病歸杜門日以經史自娛忠濟使人謂曰君聞久矣可甦起為吾分憂以參議印強委之不得已起視事規畫煥然一新逾月遂卒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

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為掾鄉人有犯左道惑眾者事覺逮捕呈誤甚眾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民眾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答無留滯初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去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出走費用悉焚昉惟力完所寄絲付之令權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世祖至元中屢任中書左右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盡協時宜累官兵刑部尚書卒封東平郡公諡莊憲

問曰君璋懇誠忠於所事率以正言允行其志二張表表民忠友義知人則哲曰歸嚴氏

敬吉思回鶻人初為太祖弟幹真必闡赤幹真薨長子只不干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六 世道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欲廢適自立撒吉思以大義白皇后始得襲王爵憲宗崩阿里不哥爭立諸王多附者撒吉思馳見塔察兒力請推戴世祖塔察兒從其言世祖即位授北京宣撫使鋤奸抑強遼東以寧高麗有異志遣使究問則委罪於其臣洪察忽械送京道出遼東撒吉思訪知是臣以直諫逆意奏直其事釋之李璫叛伏誅主帥欲屠城時撒吉思從征行間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存從罔治人情大悅擢山東行省都督辭曰山東重鎮宜選貴戚臨之帝不許統軍抄不花敗遊善保元帥野速魯爾據民田為牧地隨事入奏有旨杖統軍而令元帥還其田置故將毛璋謀執撒吉思歸宋璋黨上變襲斬之嘗慕古人舉親舉譽之義歎曰故卒得與子姓參用山東歲屢款請於朝賑粟獨得山東人刻石頌德卒諡襄惠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貨維鄉里金季習爲吏辟
河北東西路課稅使掾以才幹稱累擢轉運副使世祖在藩邸
辟亨爲京兆權課所長官憲宗遣阿藍答兒等覈藩府錢穀亨
時輦歲課銀五百錠府道出平陽適與遇亨自度日見之
則銀必留不見恐加罪與其銀弗達王府寧復罪避而過之阿
藍答兒果怒遣使逮之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撻汝罪邪對曰
無害願一行及亨至拘繫之窮治百端竟無所得從攻鄂州北
還復遣馳往西京罷所僉新軍既還更遣轉餉江上中統元年
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行省左
右司郎中時興元商榷五萬石欲運至太安軍計備直萬緡衆
推亨往至則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闕月而事集再遷陝西四
川廉訪都轉運使上便宜六事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七 庶官一

世祖中統初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有
三楊之目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
朝廷從之俾掌其條制至元中除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
其出入之算每月終上之遂定爲令尋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
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
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時按壬子舊籍定民賦高下湜言
貧富不常歲久寢易何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廷議善之
俾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官
至戶部侍郎

石抹明里契丹人世典內膳初制以內膳爲近臣非篤敬者不
得掌明里祖曷魯事太祖久皇子拖雷嘗求之帝聽往敕曰皇
子方總兵滿地汝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金覆周汝身矣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八 庶官一

後從西征在道絕汲楊魯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問曰何從
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中統初明里入見世祖令侍
臣送至東宮且曰此親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太子真
金入侍從者十人帝顧曰第五人非明里邪對曰然帝曰上之
明里越一人立帝曰更上之明里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金紋
衣一襲比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居上相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
祖事太祖睿宗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邪授典膳
令武宗卽位詔以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先
以假禮部尚書食祿可更加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仁宗
在東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
今不敢忘賜寶帶錦衣子九人皆貴顯

賈昔刺燕京大興人姓賈氏其父仕金爲庖人昔刺體貌魁碩

從皇子拖雷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黃賜名昔刺甚見親幸
又慮其漢人不習風土令徙居濼州已復思之曰昔刺在吾飲
食殊甘從召入供奉諸唐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使從迎皇后
於弘吉刺之地出內帑三千兩贖珍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
不問後立尚食尚藥二局命提點局事年老謝病卒諡敬懿

孫虎林赤襲提點歷尚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為
本日重農為本何為先曰用賢為先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
改僉院事領尚膳司如故 會孫禿堅不花襲職從世祖征乃

顏軍次杭海大風晝晦敵兵鼓譟進禿堅不花奮擊身被十餘
創猶力戰不已帝奇其勇遷同僉宣徽院事每論事帝前言直
而氣不憚成宗即位諸侯王會于上京凡筵餼宴享之節賜予

多寡之分曲當上意帝喜曰宣徽得此足矣會帝弗豫入侍疾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九 庶官一

一食飲必親嘗乃進帝悅將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此三
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此帝嘉其退讓允其請武宗

至大初詔出金帛大賚北邊以禿堅不花請事宜使即軍中分
給屢為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為門下省尚書省

奏廷瑞擅易官制帝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
瑞毀卿不直一錢卿尚不知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
臣私隙誤陛下失刑遂得免時鐵失王廷顯皆同官也仁宗賜

鐵失海濱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復
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萬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

妹者全案英宗即位竟請殺之迫諡忠隱
冊日膳夫末員亦有足數重農用賢大儒易過拜官退讓
念茲祖父外朝之良或愧其度

鐵連乃蠻人居絳州祖伯不花為宗王拔都王傳鐵連早宿衛
王府王分地平陽中統初授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時諸王海
都將叛廷議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
擇謹密者往使焉左右以鐵連對名見語及大事帝嘉其雄辯

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定計然
後行使二人副之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始與諸王
計副者曰上命我輩先議於王今遠造敵境不可鐵連曰親承

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從之行既至海都召宗親宴飲將伺其
隙害之鐵連厲聲曰且食勿令語言脫口相撫為罪海都愕然
曰直哉爾半鐵連起求衣海都與以皮服二襲因語其屬曰為

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之行乃至王所具以告王曰祖宗有訓叛
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剿絕何有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十 庶官一

鐵連還報且言海都兵眾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
勿追自守既固可無虞矣帝然之敕所受皮服全飾以金凡朝

會服之以表異後屢使王所道遇游兵副者前行失隊竟遇害
鐵連後至口我為天子使可以非禮犯之邪游兵語屈乃曰前

者偽使此真使也得獨還鐵連始終凡四往逆歷十四年帝謂
曰在朝要官惟汝所擇對曰臣母在絳州老且病得侍朝夕幸
也詔授絳州達魯花赤卒于官

昔班畏吾人事世祖潛邸命長必闡赤阿里不哥叛遣詣河西
督糧運給軍還至西京北聞萬戶阿失鐵木兒等方選士卒將
從叛昔班矯制召其軍赴行在阿失疑未決昔班委曲諭曰皇
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從兄効順又何疑焉阿失期以翌日復
命且分兵圍昔班以待明日皆至曰從爾言矣即便宜山西京

錢糧給其軍盡率之至入見帝嘆曰戰陣之間得一夫之助猶
為有濟今以二萬軍至其功豈少哉海都叛世祖將討之先使
昔班往介罷兵置驛來朝海都已聽命既退軍會丞相安童兵
已先克火和火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
非不能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歸語朝廷俾知非我罪
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拜中書右丞妻以宗王女不魯真
公主復使海都諭之來歸且曰苟不從我能敵諸王蕃衛兵乎
海都辭以畏死不敢昔班奉使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已七
十命給全俸養老

開日努矢在上飛鳥在下况屬宗支忠信可化往返再四
不虞狙詐難精辭直亦用初報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幼通四語廉訪府辟為參議世祖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十一 庶官一

至元五年應詔建言有司奏請宜先降皇太子俾得開習庶政
陝西重地宜封王子諸王出鎮創築都城宜給直市內地選格
不宜以中統三年為限後是者不錄帝是其言敕中書省施行
七年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西志云好禮為吉利吉思
大德官車豐傳合益蘭距京師九千里民俗不知陶冶遇水無
舟航好禮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咸便之或言惟鹽酒可以
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邪言者
越服會北方諸王叛好禮被執留軍中幾死幸以其善應對得
釋十六年春叛王名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
禮曰不疑果疑王名王至京師官還之邪次年春好禮率眾走
別部守阨以待兵至遇叛軍迫之西踰雪嶺積好禮自度踰是
則無生還遂以衣路其下始獲東出鐵壁山口開道南走中

道糧絕捕獵以為食七月至菊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
入見以吉利吉思風俗事宜來上帝賜之食與鈔累官禮部尙
書奏言象力故巨上往還兩都乘輿多象駕萬一有失從者難
衆力何能及未幾象果驚幾傷從者官至北京路總管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間大兵南下
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
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
牛刳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
先陷陣官至太原路達魯花赤仲溫豐順廣頰聲音洪亮畧涉
書史初見世祖于野狐嶺命備衛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
江軍士乏糧仲溫教之鱖魚以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
一夕帝聞敵軍譁命警衛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十一 庶官一

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至元九年遷順德路
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
贖還之累官淮東宣慰使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
焉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問曰
汝將復官乎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有孫孛完願侍左右即日
命備宿衛卒年八十餘

焦德裕字寬父雒州人父用仕金千戶守維州北門太祖兵至
州人問南門降用猶力戰生獲之釋不殺徇地山東未嘗妄殺
一人卒諡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從其舅解昌軍中中統四年
宋夏貴闕宣撫使張庭瑞于虎嘯山德裕往授夜薄費營令卒
各持三炬貴驚走平章阿合馬譖丞相伯顏妄殺丁家洲降卒
奏以德裕為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其事德裕辭不拜改淮東

宣慰使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為應元帥帖哥得其
檄即械四郡守使承反狀將籍其家德裕言寧知非反聞邪盡
復其官仕至福建參政卒封恒國公諡忠肅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金州人父楫金商州南倉使籍其民數千
來降太宗命為北京都轉運使因家焉憲宗即位以庭珍為必
閣赤高麗不請命徒居江華島遣庭珍詰問其王言臣事未嘗
不謹而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非得已歸以狀聞帝為禁戍
兵無擅入其地高麗以安世祖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
漠南路遣立沙井諸驛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時以庭珍為安
南國達魯花赤由吐番大理至其地安南世子光嗣立受詔庭
珍責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為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諭旨德
至厚也王猶與宋為唇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十一 應節一

且夕庸卷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兵不兩月可至汝
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光嗣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聖朝
每使者來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曰有
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春秋書法也光嗣曰汝過益州見
雲南王拜否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彝小邦特假以王號豈
得與親王比况天子命我為安南之長位居汝上光嗣曰既稱
大國何索吾犀象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嗣益慙憤使衛兵
露刃環立庭珍解所佩弓刀坦胸室中曰聽汝所為光嗣及羣
下皆憚服明年遣使隨入貢庭珍見帝具以對帝大悅命宣付
翰林紀其事累遷開封府尹河決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
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拯救全活者象水入善利門
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為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

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于官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
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惟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為知
言 弟庭瑞字天表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為先鋒中統二年授

元帥府參議留戍青居山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城虎嘯
山扼二州要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礮皆穿築柵以
守柵壞更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礮貴知城中人飲於湖外絕
其汲道庭瑞取人畜澆煮之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唇皆
裂已度宋兵稍懈夜劫貴營宋兵驚潰殺都統繼俊等五人庭
瑞亦被數創以功授高唐知州歷任四川蠻彝部宣慰使弼門
羌人市忽爭價殺人弼門魚通使繫其人羌首怒斷繩橋謀入
劫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性悍以鬪殺為勇今如蜂毒一
人而即以門庭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彼悟當自回矣惟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十四 應節一

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語曰殺人償死羌與中
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為證耳奈何即肆無禮其渠長棄槍
弩羅拜曰近者生裂羊腓卜之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
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弼門為
界無相出入都掌蠻叛善飛槍聯松枝為牌自蔽庭瑞往討射
矢由其畔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利即請服 通考云初
蠻酋售於羌民以為患庭瑞定每引納二 改潭州路總管時湖
廣省臣方剝民為功庭瑞知不可挽乃辭歸居三年卒初庭瑞
之屯青居也其土多楠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關
卒日入楠皮數升人莫曉也買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楠
皮一石竟得錢以濟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來與語乃其父也
妾以告庭瑞名親之貌似問欲攜歸否其人以不敢謝庭瑞曰

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

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後徙大名父善金進士以策干太弟拖雷命爲必閣赤立道年十七以任子備宿衛世祖至元四年奉使西夏還會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將之鎮詔以立道爲王府文學尋奉使安南定歲貢還時雲南都元帥寶合丁專制久陰有竊據心思王來因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濶濶帶令無泄立道聞之趨入門者拒不納立道怒與詬王聞其聲使召之入爲王言王引其手探口中肉已腐是夕王薨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露寶合丁囚之獄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燕人也於立道爲族兄結壯士夜劫獄出共亡至吐番界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五

燕志云時蜀尙屬宋故元人往來出

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吏部尙書別帖木兒

別帖木兒

史稱王傳

兄者與告變人俱至遂與立道共還滇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受

賂者皆伏誅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狀帝歎歎久之曰汝等爲

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

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

忠等皆授官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黑水跨雲南

至其國歲貢之禮始定十年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

等處巡行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鷄金馬間環五百餘里

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出役丁夫千人治之洩其

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獎燮人雖知蠶桑未得法立道始

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盧鹿

俗作

羅雞諸蠻慕之相率來降分其

地爲郡縣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

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廟學擇蜀士之賢者迎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少變尋命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會禾泥路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發兵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齒旬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以馴象金鳳獻諸

明又籍兩江儂土貴岑從毅李維屏所部二十五萬戶歸有司復創廟學於建水路風化大行二十七年安南世子陳日煇遣陪臣詣闕告哀且請襲爵先是其主陳日煇累召不至僅遣族叔道愛入覲朝廷因封道愛爲安南王送之國日煇陰害之遣使問罪不服命將討之戰失利帝怒欲再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遐陬小邦不足以勞天伐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使復往宜無不奉命者帝召至立道辭曰臣愚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一人與俱臣願爲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五

其

必敗卿謀遂授禮部尙書以行至界謂郊勞者曰爾世子當出

郭迎詔日煇率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拜跪聽詔如禮立道

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煇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

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

之也由其不用嚮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

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自潰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

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

以北方勁旅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蕞乘數

必來寇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

乎今海上諸蕞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聖天子有

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輒稱

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惟世子計之日

燭拜且泣曰公言良是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誓死不敢忘天子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為賄拒不受但要日燭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人情也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隨立道上表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廷臣有嫉其功者謂必先朝而後赦日燭懼卒不至明年出為四川道宜慰使皇會孫松山封梁王出鎮雲南廷議求舊臣可為王輔者復以立道為雲南參政視事期月卒土人德之立祠鄴圍城西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

梁會字貢父燕京人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世祖中統四年以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至元中累遷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襄陽府所奪會按圖經稽國制以聞復得舊屬南陽在宋末為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會請折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七

輸布民始稱便十七年朝廷以安南國主陳日烜不就徵選會使其國名見賜三珠金虎符加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會入二十九年有旨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以攝吏部郎中陳孚為副瀕行改官淮安路總管明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請由日新門入會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即回館始自陽明門入又責世子日燭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禮以書往復者三具布天子威德而諷其主入朝日燭大感服遣國相陶子奇等從會請闕請罪八月還京入見會進前所與日燭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憚帝怒曰梁會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能及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會謂親王曰汝所辨者汝事梁

會所辨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明日陶子奇等見朝詔陳其方物命會引所獻象會以袖引之象隨會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會為福人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也帝稱善敕中書以所賜三珠虎符與之乘傳之淮安任成宗大德初調杭州路復流民五萬二千餘戶且禁暮夜鞠囚游街酷刑者為令歷拜雲南參政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仁宗初起為集賢侍講學士奉詔代祀中嶽還至汴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卒年八十一

間曰先王制禮上下不忒彬彬諸君出使稱職豈有他效動以天則來遠且然况於為國

趙炳字彥明惠州潯陽人父弘國初為征行兵馬都元帥炳幼失怙侍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八

炳年十二泣請代盜驚異舍之去甫弱冠以勳舊子侍世祖於潛邸勤恪不怠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為撫州長中統元年命判北京宣撫事北京控制遼東番糞雜處號難治時楊果為宣撫使問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至元九年授京兆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秦中詔治宮室悉聽炳裁制王府吏卒橫暴擾民即繩以法先是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憊炳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與其哀歛病民孰若施澤於民乎王善其言遽免徵會王北伐詔以京兆歲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已足佐軍可貸歲賦蕪民力令下秦民感悅十四年加安西王相故事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搆亂炳自京兆率兵捕誅之王薨炳被旨入見帝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

煩可知已炳言王薨後陝西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權盜用官物狀帝臥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即遣使借炳往按其事至則琮假弼王阿難答旨收炳及其妻子囚之平涼北崆峒山炳子仁榮訴於上詔近侍飛馳脫炳且械琮黨借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于獄帝聞之嘆曰失我良臣琮及叔雲至帝親鞠各伏辜命仁榮手刃于市籍其家盡界之辭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物義不忍受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為治喪具詔雪炳冤特贈中書左丞諡忠愍仁榮仕至中書平章政事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年十四蒙古兵入蜀被俘至杭海居數年盡通諸國語入侍藩邸以謹敏稱世祖即位授燕京宣慰副使為政寬簡奏免分數錢罷碯局至元初遷山東行省參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九 庶官一

政出賞贖俘囚三百餘家為民其不能歸者使為僧建寺居之李璲之亂山東民被掠者眾惠至大括軍中悉縱之還又奏選良吏去冗官以蕪民困累遷中書右丞從伯顏伐宋主饋餉凡江淮錢穀並聽綜核宋降伯顏命惠入城按閱府庫版籍收太廟及景靈宮禮樂器物同寶郊天儀仗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惠選有藝業者三之一餘悉奏放之還伯顏以宋主北使俾惠居守惠不待命輒啓府庫封鑰事聞詔詰問徵還京師惠是權臣阿合馬以子忽辛等居要津為崔斌論列而罷至是惠為之請諸復之惠又請復其子麻速忽及其姪別都魯丁苦思丁前職帝疑其私皆不允二十年拜揚州行省平章所至有能聲及老頗以沉浮取譏云

一日問所學何事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即知此除蒙古學士大宗正薦掌其府判署閱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失或問之對曰今日所議死案也於心有疑求所以活之不得他日歸喜曰得之矣於法止當流丞相哈刺哈孫時為湖廣平章舉以自輔授行省右丞湖南盜賊縱橫禿忽魯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盜首喬大使居九江郡守素以賂蔽擒殺之羣盜頓息湖南宣慰使張國紀請科江南夏稅禿忽魯斥其非辰州蠻叛行院移索羅洞弩士三千人哈刺哈孫欲弗許禿忽魯曰因蠻攻蠻古所利遂與之果獲勝久之名還遷樞密副使卒諡文肅

朶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幹扎實為中興路管民官太祖西征運餉無毫髮私時號滿朝朶兒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十 庶官一

孟子尚書名見披香閣世祖曰朕聞儒者多嘉言奏曰親君子遠小人自古帝王未有易此者惟陛下察焉世祖曰汝言甚合朕意問欲為何官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儻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戶則地利多而兵有餘願為總管以盡規畫帝可之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倍增轉營田使兼潼川府尹時公府無餘田朶兒赤乃以官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遷雲南廉訪副使羅甸諸蠻反僚佐悉稱故去朶兒赤獨居守行省丞相鐵木迭兒貪暴擅誅戮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殺之朶兒赤曰生殺天子大柄汝官方面而專殺意將何為小民罹法且必待報况安撫使朝廷重臣邪

事乃止尋卒于官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而生甫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於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贛州通判王師平江南帥臣版授同知贛州事累除江淮行省僉事江淮在宋為邊陲故多曠土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益墾遂以大司農使領入道勸農營田事按行部縣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尋轉江淮參政柔哥既敗肅政未盡除公楠入覲極陳其弊請更張以固國本且言近制歲終各行省赴闕奏事宜令行臺並赴統奏一歲舉刺之數世祖從之具為令會欲易政府大臣帝問公楠孰可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明日拜完澤為丞相以公楠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參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主

熊官一

政久之復為行大司農使奏言杭州上海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唯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為定制仍併溫州市舶入慶元杭州市舶入稅務商民深德之成宗元貞初擢湖廣右丞轉運判官唐申家元州豪橫奪民田武昌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以罪俄召還朝卒帝聞之傷悼遣官護喪南歸所著有五峯集

昂吉兒張掖人姓野蒲氏世為西夏將家父甘十率所部歸太祖及卒昂吉兒領父軍從征諸國有功世祖至元六年授千戶畧地淮南所向皆克時大兵初南征塞馬當暑多疥癢昂吉兒以所部馬入太行療之病良已由是軍中馬病者率以屬焉歲療馬以萬計宋輸糧金剛臺意將深入昂吉兒將兵馳往斷其道因上言河南邊郡與宋對境宋兵時出為患唐州東南皆大

山信陽在蔡州南介武陽平靖五水等關宋兵必經諸關入信陽實其咽喉守禦莫急在年金亡朝廷得壽酒襄郢而不留兵守卒為宋所乘請城信陽以扼宋得旨令率河西軍千人城之城成加信陽軍萬戶伯顏渡江令駐兵和州敗宋師于千秋澗鎮巢軍降以阿速軍往戍人不堪其橫都統洪福盡殺戍者以

叛昂吉兒攻拔其城擒福送軍前遂克廬州宋史新編云鎮將夏貴所殺載入忠義與此傳異宋亡遷淮西宣慰使時江左初平官制草創權臣阿合馬納賂鬻爵江南官僚尤允濫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舉薦超授不循資而充宣慰使者頗眾昂吉兒入朝具為帝言帝驚愕命借平章哈伯左丞崔斌翰林承旨和禮霍孫符寶奉御董文忠同往滅汰選曹為之一清兩淮當兵革之餘荆榛蔽野昂吉兒請立屯田以給軍帝從之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主

熊官一

既而阿哈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甚夥今方有事日本若復募民其將不勝其擾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公楠復以為言帝遣數千人即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兒言乃以二萬兵屯淮西歲得米數十萬斛日本不庭帝命發卒十萬往征昂吉兒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此者連事外募三軍雙劍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不可謂同欲

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生平好直言雖帝怒甚其辭不少屢後坐飲軍鈔六百錠罷官李木魯聯作到天福神道碑云昂吉兒聞維二十年操制兵民潛結中與縱盜出沒淮海天福為按察使捕其黨七人刑于市帝聞之遣近侍阿木御史萬魯監其罪以罪廢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親弟忽勒兄弟四人長曰脫不花次日怯烈哥季曰哈刺阿忽刺方太祖微時怯烈哥已深自結納後兄弟四人皆率所部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特異他族命

爲必開赤掌朝會燕饗使居上列昔刺幹忽勒早世其子字魯
款當憲宗時密贊大儀拜中書右丞相專國政以黨附阿且不
哥論罪伏誅也先不花其長子也初皇太子真金封燕王世祖
命也先不花爲傅且顧太子曰此吾舊臣子孫端方明信爾習
典故爾每事問之必無有失久之拜雲南諸路平章時阿耶可
馬丁諸種焚燹爲變討平之立路府州縣六十餘所得戶二十
餘萬官其渠長定貢稅邊境以寧成宗大德初調湖廣爲政不
怒而威每大事集議衆論紛然徐決一言切中事理沐梁有妖
獄飛語連湖廣平章劉漢傑右丞燕公楠朝廷驛召入問狀二
人向與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急遣使附奏明其無他二人
皆得釋官至湖廣左丞相

都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重 庶官一

泰典人有被殺二年而盜不獲者吏捕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
獄之果得真盜御史薦彬同知淮西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
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
奏授不隸中書往往橫不可制彬爲總管人見請受意司糾察
以革私弊並請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蕪民累帝從之罷其四國
家鹽利兩淮獨當天下之半法久寢壞以彬行戶部尚書赴淮
經理彬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令煮鹽於場運積之倉
咸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
市場之法著爲令入爲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家
居七年足跡未嘗出門仁宗思之召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卒
于家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幼穎悟好學初立行省於江西讓以選爲

令史調河間鹽運司經歷久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平章哈刺
哈孫可爲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爲御史中丞右司
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並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世
祖遣使雜問既欵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
者成宗大德間改陝西行臺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可否一
聽裁決歷湖廣行省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勝許等屢相讐
殺爲邊患讓謂此曹輩可懷柔不宜力競若舍中國有用之民
爭於荒不毛之地非計因書榜於諭以攜其黨俄調河南時江
淮屯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糧給之不足則
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請以淮鹽三
十萬引鬻之收其價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稱便武宗至大
初遷戶部侍郎先是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久雨水壞請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重 庶官一

復隸其其上因雜糶米中讓察其奸易以糞積糞遂除仁宗
卽位拜刑部尚書入見賜卮酒讓滿飲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
何飲邪讓曰君賜不敢違少頃醉不能立命扶而出翌日入謝
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後聞
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
於事且憐吏以罪廢視之曰吾嘗也讓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
律以輔治帝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朝
廷以吏多濫獄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
比寬以歲月向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由是刑曹獨不責稽違
皇慶二年由陝西參政入爲侍御史卒于官追封陳留郡公諡
憲穆

立智理威唐兀烏密氏御史中丞亦立撒合母弟也太子真金

居東宮命典文書至元十八年蜀初定世祖閱其地久受兵革
 擇近臣撫安之出為嘉定路遠魯花赤時方以關田均賦弭盜
 息訟諸事課守令比至奉詔甚謹使者交薦其能會盜起雲南
 衆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遂馳入告急帝曰雲南朕所經理
 未可忽也乃推食勞之且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御
 之乖方故不得已為亂汝可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
 舍之無多殺以傷朕意則人心自定還蜀宣布上旨境內以
 寧俄召為刑部尙書有小吏誣告漕臣劉獻盜倉粟丞相桑哥
 方事聚斂衆阿其意鍛煉枉服立智理威曰刑部天下持平今
 輩殺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即質聞以是忤丞相意
 出為江東道宣慰使為政嚴明豪猾縮手不敢犯成宗大德三
 年改荆湖宣慰使荆多弊政而公田為甚部內貧無田隨民所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五

官一

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乃疏民所不便
 十數事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使理之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
 給俸民力少蕪再遷四川右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獵
 立智理威曰驛騎所以傳命非有急且不得馳况獵乎王憚之
 而止十年入朝轉湖廣左丞湖廣歲織幣上供以省臣領工作
 遣使質絲他郡多為奸利工官又加刻剝故匠戶日貧造幣益
 惡立智理威罷遣使令工匠自擇買歲省浮費數萬貫他郡放
 行之皆稱便武宗至大三年卒于官追封秦國公諡忠惠子韓
 嘉訥仕至御史大夫

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過人以戰功封漁陽郡侯拜降生數
 月而孤母徐氏教育備至每日吾惟一子已童弗矣不可使不
 知學領縣僻無良師遂遣從師大名郡守每旦望入學見其容

止講解大異羣兒愛獎之比弱冠美髯髯儀表甚偉世祖至元
 中元帥阿木南攻襄陽以偏裨隸麾下從渡江先登陷陣勇冠
 一軍宋平授江浙行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每有建白須
 奏請者以拜降善數對數令馳往及入見世祖遙識之喜曰黑
 髯使臣復來邪成宗元貞間兩浙鹽運同知范某素侵暴蘭溪
 州民葉王二姓有美田宅范欲之不得因誣以事繫獄省下理
 問推鞠適拜降至寃得直置范于刑而先瘐死者已七人羣累
 擢工部尙書至大二年武宗奉皇太后避暑五臺山拜降供給
 道路無有關會母卒奔喪于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甕
 官給傳致墓所備奠初徐氏以盛年守節教子及老見拜降歷
 官有聲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

復卒諡貞惠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五

官一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鶻人幼穎悟嗜學初為中書掾以年
 勞累擢刑部員外郎四方來上獄辭多所平反一日與同列共
 決獄有異議者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通變以適事宜譬
 之醫者雖熟於成方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識者
 服為名言成宗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受賕者不預雅爾
 丁曰不可皇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
 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
 其失將以譴右司主者雅爾丁初未署案取閱之補署其名於
 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公何追署其贖
 曰吾偶不署此案爾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以為
 賢同列因之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德珪
 謂曰人材固自不乏惟篤實不欺為難得公嘗以所知舉雅爾

丁以王教李迪對一時輿論允協累除江東道廉訪使始視事見獄具陳列庭下甚憐問之乃前官設以待有罪者感然曰心逮至臬司者非命官卽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彼將自服獄其何庸施卽屏去監憲一年賊吏削跡武宗至大初召拜參議尙書省事不就卒年僅四十七

冊曰事貴權衡詎可膠執凡百皆然况於刑律不爲作免同儕獲釋推廣斯心古人與匹

吳鼎字鼎至燕京人初入東宮爲宿衛尋授織染雜造局副總管積官至禮部尙書宜徽副使成宗大德中山東饑命鼎往賑朝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議已定恐不可更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邪言於朝易米以行武宗至大初改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者請回保定百五題嶺取捷徑遣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徵者率多取贏鼎治之一無私海漕萬戶朱清張瑄多貸與民錢及誅浚而券之已債者亦入官官唯驗券追理民弗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官至京畿漕運使卒封蘄國公諡孝敏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爲世祖所親幸因以弟入見使宿衛時年甫十一廣穎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汝可名伯勝帝每沃盥水溫冷適當問誰進者內侍以伯勝對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從征乃預以功授拱衛直都指揮使初拱衛直隸教坊非市無藉輩往往竄名苟卒伯勝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德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

城西北有聲如戰聲狀伯勝率衛卒出見大水暴至立具香鋪集土石以塞諸門分決濠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意出爲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王傅武宗卽位召拜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先是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至悉奏罷之仁宗朝改遼陽行省平章省治懿州俗傲陋民不知學伯勝至卽增郡學弟子員選名師教育之使客至無旅舍乃擇地爲館廡度開田百頃募民耕作以給廩餼歲大旱齋戒步禱禱畢卽雨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仍爲大都留守遼陽民具狀乞留不得請相與涕泣去英宗初奉詔監修文武樓初成寧殿建太廟以勞卒于位追封蘄國公諡忠敏伯順官至大司徒

答里麻高昌人弱冠入宿衛成宗大德中拜監察御史時丞相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鐵木迭兒專政答里麻率同官劾其罪高昌僧特丞相威違法娶婦答里麻詰責之風紀大振出爲燕南道副使行堂縣民斫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杖而夜持杖劫他民財事覺并逮斧主答里麻省釋之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幼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列議免刑答里麻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氣衰不任刑也媼尙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由上都留守同知權遼陽參政高麗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書幣上識征東省印答里麻詰其使曰國制印以署公牘防奸僞何爲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尙未爲遼陽省官今忽有書遺我賜白鷹表其廉潔嘗命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儉素令畫工園山林景物車駕自上京還入見

大喜以手撫壁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錦衣歷官西臺中丞致仕給全俸終身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希憲從子幼孤母喪哀毀踰禮嘗負喪渡江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惠山海牙仰天大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伯父事世祖號廉孟子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登英宗至治元年進士同知順州事召入史館預修兩朝實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大臣貪狼即抗章劾奏出語同列曰以言獲罪吾職也順帝至正中累遷河南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編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時宰不能用尋移江西時所隸郡縣多淪陷乃與平章道童協謀定守禦拾捕策未幾江西省治亦陷遁往福州遂改福建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以寧復自省督賦稅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續弘簡錄 卷二十六 焉官終翰林學士承旨

問曰高昌振紀能行儉素亦得主知天良自露紛紛逢迎爽然可寤公亮矯矯讀書是慕劾惡壽邊不為章句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七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庶官二 循吏

張榮 趙天錫子貴 王義 王玉子 邱順 王善 杜豐

賈居貞 烏古孫澤 譚澄 姜瑛 許楫 胡祇遼

程思廉 雷膺 上天璋 袁裕 張礎 脫烈海牙

耶律伯堅 段直 臧夢解附陸 田滋 許維楨 韓鏞

王都中父贊翁 劉德溫 諸都刺 楊景行 干文傳

林典祖 觀音奴 白景亮 王良 盧琦 鄒伯顏

張榮字世輝濟南歷城人貌奇偉嘗從軍為流矢貫背不得出令人以足抵其額拔之神色自若金季羣盜起榮率鄉民據濟南贊堂嶺眾稍盛遂畧章丘鄒平濟陽長山及淄州之地盡有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之兵至則清野入山歲丙戌東平順夫皆內屬榮始舉兵與地

來納欵太祖問以孤軍數載獨抗王師之故對曰山東地廣人稠悉為帝有臣若但有倚恃亦不欵服太祖拊其背壯之命知

濟南府事時貿易用銀民爭發冢墓切取榮下令禁絕太宗集諸侯議取汴榮請先大軍以清蹕道帝嘉之軍至河榮率死士

守濟守者潰詰且敵兵整陣至榮馳之望風披靡抵北岸濟師眾軍繼進乘勝破張盤二山寨俘獲萬餘人大將阿木魯悉

生擒欲盡殺之榮力爭而止從攻睢陽議欲殺俘者烹其油以

灌城又力止之既而城下榮單騎入城撫其民河南民北徙至

濟南榮下令民間分屋地與居俾得樹畜且謀其殿後曠野關為樂土考績為天下第一李璵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榮曰身既許國何可擅交隣境却不受世祖即位封濟南郡公卒年八

趙天錫字受之寇氏人金貞祐之亂父林保境有功授寇氏令天錫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太祖遣兵南下金防禦使燕政署為今天錫率寇人壁桃源天平諸山尋歸行臺嚴實遂隸帳下仍為寇氏令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寇氏元帥李全迎降人心頗震天錫令眾少避其鋒以圖後舉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守里海軍未幾破義斌於真定李全在大名結其黨日謀取寇氏天錫每戰輒勝一日自將來攻天錫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度不能下始乘風竄遁去太宗元年朝行在陳便民事倭詔從之歸卒 子賁亨字文甫從伐宋累功授處州路達魯花赤青田縣民季文龍章焱殺知府以叛文龍據處州賁亨至率眾圍之將騎士陳于下河門賊棄城突圍走賁亨入城招散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二 燕官二

亡立官府焱復合眾來攻陣惡溪南賁亨分兵固守屬萬戶忽都台授兵至賊方退文龍溺死忽都台以處即亂山為州無城僅可恃且民多反側欲屠之賁亨曰我受命綏撫此郡賊固可殺良民何辜不從龍泉縣賊張三八糾眾二萬殺慶元縣尹屠其家賁亨將騎士五百往討戰于浮雲鄉賊散走既而衢州陳千二遂昌葉丙六聚眾數萬來助賁亨前後討平之在任五年還寇氏卒

王義字宜之真定寧晉人少有警智讀書知大義河朔盜起縣人相聚謀口時事如此吾儕欲... 一家室宜有所統屬乃共推義為長攝縣事木華黎兵至城下... 率眾降入覲太祖授寧晉令兼趙州以南招撫使時兵亂民廢耕所在人相食縣東有藪澤周百里有小堡曰澠城義曰澠雖小而完且有魚藕菱芡

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將守縣而身率眾保澠城金將李伯祥據趙州義帥壯士挾長弟疾趨夜四鼓擣其城殺守陴者城中亂伯祥挺身走州遂定已收東鹿進攻深州守帥以城降擢義深州節度使金將武仙攻東鹿積三十日不能下一夕義召僚佐曰今城守雖有餘然外無援兵食將盡豈可坐而待斃夜率銳士叩城出乘暗襲仙營仙軍潰走還真定仙復遣李伯祥謀襲趙州并取澠城沿河列戰艦數百義率民兵截其下流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雨敵莫敢近遂保州城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勸率種藝深冀之間遂為樂土云

王至真定寧晉人長身駢脅金季為萬戶鎮趙州木華黎下中原王率眾降命領本部軍從攻邢洛磁三州及濟南諸郡號長漢萬戶從攻潞州堅不下王力戰流矢中左目竟拔其城又破平陽下太原汾代等州師還署元帥府監軍以趙州四十寨款焉先是金降將武仙叛王從大軍致討駐軍寧晉東里寨仙遣人賁諾命誘王妻降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於國家邪仙聞之數匿殺其子寧壽王聞之領數騎突其圍仙遣人追之皆曰王將軍膽氣曉雄非我輩敵也仙乃盡發玉先世二十七冢棄骸滿道王從諸將擊仙於趙州仙懼絕脫走真定遂平加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有民負西域買人銀倍其母不能償王出銀五千兩代之又出家奴二百餘口為良民中統元年卒 子忱字允中幼明敏有才識世祖命宿衛東宮已授山北遼東道副使憲吏耿熙言徵北京積年逋負計可得錢二十萬帝遣使覈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語衙門等事十二字追繫官吏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服改河北河

南道副使鎮南帥唐兀台恣虐害民忱疏其罪劾之唐兀台陰結大臣反誣奏於帝逮忱至京師得面陳狀世祖大悟抵唐罪起忱為燕南道副使累遷江陵汴梁兩路總管

邱順保定行唐人金末盜起順集鄉人豪壯者與其弟嘗築兩砦于石城據隘分守太祖九年率眾來歸授行唐令真定饑羣盜據城民皆穴地以避盜發地而噉其人順擒殺其亂首朝廷升尚陽為恒州以順為安撫使金將武仙帥眾來攻順戰却之及仙屯兵于黃堯兩山順及弟嘗又擊敗之時西京郝道章陰結仙黨抄掠州縣順擒殺之仙退真定以自保順從官軍敗之王柳口民賴以安已從太宗攻河南諸郡招降民十餘萬以順知中山府所至多惠政卒年七十四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父增監本縣酒務以孝行稱善姿儀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四 德官二

惟偉音若洪鐘多智畧時羣盜蠡起眾推善為長約束備禦有方盜不敢犯權中山府治中時武仙鎮真定忌善名密令知府李濟府判郭安圖之張宴伏兵名計事善覺即還治眾倉猝得八十人慷慨與盟人爭奮遂誅濟安乃諭其黨曰造孽者李郭耳餘無所問夜臥北城上戒麾下曰勿以我故累汝家當取吾頭獻帥府眾曰公何出此言我輩惟有効死遂率眾降授同知中山府事仙走獲鹿委其佐段瑛城守善入據其城民爭迎附自中山以南降州郡四十二遷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太祖十三年升藁城為匡國軍以善行帥府事仙竊迫請降詔復還鎮善奏仙狼子野心終必反覆請修城隍備之未幾仙果叛悉眾來攻火及西門善自戰却之仙使部下宋元俘老幼四千人南奔善追奪之俾復完衆歸河南至鄭州州將馬伯堅素聞善

名登陴大呼曰藁城王元帥在軍中否願以城降善直前免胄與語伯堅果率眾出民願從北渡者以萬計授之土田安集得所太宗十三年授知中山府事屬縣新樂地居要衝迎送供帳倍他所皆取於民善均其勞逸所徵或未給輒出家貲代輸又放家僮五百人為民人懷其德卒封冀國公諡武靖子慶端官詹事丞見太子真全傳

杜豐字唐臣汾州西河人少有大志通兵法仕金為平遙義軍謀克太祖取太原豐率所部來降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克絳州解州諸堡招集流民三萬餘家金人南遁遂以豐守河北從下懷孟破溫谷木澗等寨及洪洞西山賊墮崖死以萬計金將武仙等往來鈔掠平陽太原間行路梗塞授豐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從攻益都金守將突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五 德官二

圍出豐戰扼之益都下遂畧地登萊降島民萬餘以本部取沁州由是銅鞮武鄉襄垣綿山沁源諸縣皆下復命撫定平陽太原真定及遼沁未降山寨所至悉平擢沁州長官長官元初在州十餘年寬程薄賦勸課農桑民以富足後請老卒于家沁人立祠祀焉子思敬世祖至元中累遷侍御史

冊曰草昧初開蒼黎轉徙幸有良牧蒼髮頓起雖曰武夫循聲足紀名父杜母差堪比擬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寇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賂相交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却之太宗聞而嘉歎教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中統初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過鑑雖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

晉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太保劉秉忠奏居貞為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伯顏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牙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採不乘隙先取迨春水漲上流為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帝命阿里海牙領兵取江陵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儲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免括商稅并湖荻禁蘄州民傅高起兵應宋閩廣二王居貞遣宣慰鄭鼎將兵討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誅之以絕禍本居貞曰高鼠子無知行就戮耳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續弘簡錄卷二十七 六 燕官二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讀書舉大畧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木兒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舉兵下閩越辟澤提控案牘時朱廣王據福州其將張世傑攻泉州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唆都時軍浙東謀所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南向乃渡兵闢關入戰至南劍遂收福州進拔興化唆都怒其民反覆令屠城澤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且暮且失守莫若出典化遣民使走泉南扇動之彼將磨落而潰是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開門縱民出世傑果得逃民知典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明年春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城守不下以外多壁壘為之援也令分兵攻一大壘破之餘壘盡解散潮遂拔朝命知興化軍繼改軍為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迎候道左曰是曩昔再生父母也郡新殘於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民有棄子女於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當江南未定民自相什伍以捍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為兵澤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眾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與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延及旁郡士咸知嚮慕有澤像祀於學宮調永州路判官平章要束木貪縱誅求無厭有使至永澤每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媿無所發其毒一郡獲安丞相桑哥建議考校天下錢穀澤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命拘繫之天桑哥敗去木伏誅澤始得釋授廣西道宣慰副使兩

江地居荒服與百蠻接愚民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為教民至今遵守邑管徵外蠻數為寇澤循行得阨塞處布畫遠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雷那扶十屯立營堡守之陝水壑田築八場以節漕洩得稻田無算歲收穀為軍儲邊民賴以甦息詔擢海北海南道廉訪使雷州地近海潮汐噴其東南陂塘蠶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徙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場三溪溜之為斗門二堤場六以制其贏耗漕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為師設守視者以時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為沃壤民歌之曰曷爾為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稅租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滂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有芝五色產於憲司澄清堂

續弘備錄

卷二十七

九

民謂澤宿有德於閩故致此以母年八十求歸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屑意追諡正憲子良楨位宰輔自有傳

開曰從容進說生靈獲保掩荷慈幼築陂溉稻居躬以廉興下以教惠政繫纒循良克紹艾年有兒寧非天道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蒙古師下河朔以縣來附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其費用自代資用卒澄襲為令時年甫十九有文谷水分漑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堰之訟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堰均其利豪民有持吏短長者察得其主名皆治以法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科貸積息數倍無以償澄入覲因

中書命耶律楚材而陳其害太宗惻然免其逋逃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民澄盡削交城之不上著者賦以時集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雷藩府凡遣使必命澄偕而以澄弟山代為交城令中統元年擢懷孟路總管會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中累官陝西四川道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為宗祀計著為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為宋將竹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往代至則壘暴骸修焚室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及西南莫羅羅斯內附遂以澄同知宜慰司事比至以疾卒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游顯宜撫大名嘗為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邪乃為

續弘備錄

卷二十七

九

顯所舉中書特去之其耿介如此通考云中統三年鄭鼎遷平陽路總管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趙志除長葛縣邑地旱濕累歲不登志相其宜使為水田旱則決澆水澆之民獲其利

姜或字文卿萊州萊陽人張榮守濟南辟為掾累進參議官世祖中統二年與榮孫宏入朝因言李璫反狀已露宜先其未發制之不報明年春璫果反襲據濟南或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哈必赤進討聞城中糧盡勢蹙或昏夜言於王曰聞王陛辭日而受詔曰發兵誅叛母及無辜今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諭諸將勿令縱兵不則城中恐無應類王曰汝言城破解陰陽邪或曰以人事知之若待城破始言晚矣王悟明日賊眾開門出降王下令諸軍敢入城者論以軍法城中安如故或以或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牧地縱牛馬壞稼或請中書遣官分畫鹽課捕其違者賞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遍野人

名為太守桑及轉東平府判官民避道請雷馬為之不行累遷河南陝西按察使以老病歸濟南卒年七十六

許梈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為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邪梈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擢勸農副使時商挺為安西王相遇諸塗梈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以贍王府用挺如其言行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平章廉希憲行省荆南以梈為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與金帛來謁梈曰汝輩已為大元民今置吏來撫汝奚川金帛求見為尋除江西道副使時招討使郭昂縱兵俘掠甚眾梈詢得良民六百口遣還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十一

鄉里俄改徽州路總管通考云時新舊幣並行以新易銀或患數多弊極言部內民貧不堪率臣嘉其賦視他郡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加徵民鈔已輸二千錠怒其少欲更益于錠梈曰公欲百姓死邪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始解及考滿去徽屬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為寇行省以兵捕之相拒七月更使人招之寇口但得許總管來我等即解散行省名梈至梈單騎趨賊壘眾見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勝以付我梈自行省請退軍一舍俟其歸命參政高典如其計賊果降官至東平路總管胡祇通字紹開徽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世祖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梈為員外郎已入為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調右司員外郎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羣小官冗事煩祇通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

許權貴意出為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蒞職以長鬪累擢荆湖北道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不軌祇通察其寃坐告者改濟寧路總管濟寧移治鉅野縣自

為首不赴卒諡文靖王惲詞堂記云自號紫山著易直解程思廉字介甫家東勝州父恒初為沿邊監榷規運使思廉用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多至積一夕大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名詰之答曰此去敵近中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十一

夜駭動眾必驚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慮之至元十二年入為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居之藁然卒不能害累遷河南道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饑徵租益急欲緩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必待請民且不堪命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既而河北大澆流民數萬人渡河求食朝廷遣使集官屬禁勿渡思廉慮其生變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南河北皆吾民也悉縱之往且曰雖得罪無憾章上亦不之罪衛輝懷孟大水及城不沒者數版思廉即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為患衛人德之俄以憂去初立雲南行臺起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彝渠長來賀意甚倨思廉宣上威德使母自外聞者儼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為振起始有從學問禮者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平陽諸郡歲轉

粟北方民勞費數倍思廉為請改輸河東近倉舊法決事曹吏得輕重其權思廉自判贖尾某當其罪吏皆束手生平累任風憲言事剴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諡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囑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宗親尤曲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嫌人不復敢為善矣卒諡敬肅

冊曰事有非理眾所不平履仁蹈義指為好名中立之途何者為程或有作意孰與拂情程公至言善用以宏

雷膺字彥正渾源州人父淵仕金為御史膺生十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之北歸艱險備嘗始篤志於學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選遂以文學稱史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天澤鎮真定辟掌書記世祖中統初授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至元中拜監察御史首言當正君心以正朝廷百官且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出為山西道僉事轉山南湖北道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為奴隸膺出令得還為民者凡數千計以母憂去官起浙西道按察使時蘓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於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行省謂其數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宣布皇澤惠養困窮臣職也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邪省官不能奪年六十二即致仕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名諸故老議政膺為稱首一日延見便殿賜白玉帶環大德元年卒于京追封馮翊郡公諡文穆

上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為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眾欵附授真定路管民萬戶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

俾專領之遂家汴天璋少負氣世祖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河南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為憲史後為中臺掾有侍御史素貪冒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為所譖同被逮御史對食悲哽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為見女子泣邪御史慙謝俄見免丞相順德王當國擢掾中書為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辨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是吾復何憂成宗大德間為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敢決省檄天璋往訊帥服田竟歸民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中以別民伍天璋曰精衣塞路秦檠也尙足法邪議乃止仁宗召入見時與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上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對曰臣待罪郎中復問誰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不知所薦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中皆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天澤親薦也皇慶初出為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民始免河患以吏田制收饒州路總管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版籍以請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再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為暴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擢廣東道廉訪使先是豪民瀕海築堰專商船射利有司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常燠至是始水人謂政化所感尋乞致仕歸文宗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道廉訪使或疑其老不果行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敢避難乎遂行時穀價翔湧乃下令招集且勿損價於是四方舟車爭至米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因列上十二事凡萬餘言曰曰中興濟治策以老引去歸汴出餘祿以施族黨家無甌儲處之晏如也卒贈河南郡侯諡正獻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少嗜學世祖
中統初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毆人至死者
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為令順天民王住兒因鬪殺
人其母年七十訴曰妾寡且老恃此兒為生兒死則妾亦旋死
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因其母有之執政以聞
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典多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
籍奴產之半裕言於中書止籍其家奴得放出為民者數百人
至元中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
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斃有司坐以大逆真極刑者七人
連坐益眾裕曰彼自犯眾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止議誅首
惡餘各杖釋之部使者錄囚至疑其寬裕遂陳其狀於刑曹竟
從裕議由監察御史拜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時徙鄂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父範為真定勸農官因家焉礎業儒
平章廉希憲薦於世祖潛邸時真定為諸王阿里不哥分地王
礎不附已銜之使言於世祖曰張礎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
世祖復曰兄弟至親寧有彼此且我方有事於宋如礎者實所
倚在待天下平定自遣還也從世祖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
出其手初立中書省以礎權左右司事尋出為彰德路拘權官
後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投下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之墜

地奴走匿主家礎將以事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已為江
南浙西道副使時宜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為奴礎劾黜之遂
安縣民聚眾負險為亂命礎與浙西宜慰同知劉宣往討宜銳
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綏宜遣人招之以全眾命
宜不可礎曰招之不來加誅未晚遂遣人往諭逆黨果自縛請
罪礎釋之宜乃嘆服遷嶺南廣西道按察使廣西宜慰使也里
脫強奪民財礎按其罪誄改安豐路總管卒于官追封清河郡
公諡文敏

脫烈海牙畏吾人世居別失八里之地祖入刺木始徙真定富
而樂施不償者火其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喜
從文士遊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為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
典學勸農平訟橋梁水防諸政無不舉及僉燕南道廉訪司事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在任六年黜汚吏百四十有奇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秘府
籍籍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累遷淮東宜慰使卒于廣陵追
封恒山郡公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遊用薦舉入官為
工部主事世祖至元九年轉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為患
訴於大司農欲奪水故道導之使東入清苑境伯堅陳其形勢
圖其利害謂果導則清苑徒被淹沒而水必反故道為災請大
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已縣西有塘水溉田甚廣勢
家據為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注之田許以溉
田餘月仍得堰水置磴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官
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次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
漁伯堅命築公館以代其樂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

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在清苑四年民親之如父母比遷去立石頌其德通考云至元二十八年出輝縣山陽鎮以入衛河昌齡因度原照創濬溝滄既田數百餘頃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並起直聚黨族結壘自保世祖命將畧地晉城直以其眾歸幕府承制畧潞州元師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隣人戶且約曰收業主至當析之以歸逃民間之多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貧民素無產者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使完聚以兵死而暴露者多方收瘞未幾澤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之士不數年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去 七
冊曰牧養斯民既富宜教盡人能知應以文貌千田萬書 蒸蒸英妙如斯有幾廣陵之調

馮夢解慶元人未進士未官而國亡世祖至元十三年從鄉郡守將內附授知海寧州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見其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且戶口增田畝園桑植榆柳交蔭境內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守兼備宜權清要在任將十年始滿去閱五年屬海寧饑江浙行省徵夢解分賑復至州即親履村落與父老道故人給以米所活同萬餘人南臺御史苟宗道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尋擢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率不至夢解必親歷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官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

餘人又平反邕州黃震賊罪及藤州唐氏殺夫罪兩大冤獄成宗大德中累遷廣東廉訪使既老乃納祿退居杭州所著有周官考春秋發微各數卷學者稱為魯山先生 同時有陸屋者字仁重江陰人也與夢解齊名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丞相伯顏舉師南下屋時年未冠而志強氣銳率鄉人入見幕府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伯顏奏授同知徽州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積官浙西廉訪使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卒諡莊簡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世祖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為御史臺掾擢監察御史會宋亡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鎮之詔從其請超拜行臺侍御史成宗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去 七
成問之但俛首泣不語滋大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爐中得其遺棄今藏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出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或遂得釋十年改陝西參政時陝西亢旱久道

過西嶽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安西不雨者三年矣民饑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未幾以疾卒于位贈開封郡公諡莊肅
許維楨字用卿遂州人世祖至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馬驤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日噬人維楨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甚復禱於神大雨一晝夜蝗盡死是冬頗父老相與愁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楨曰吾當再禱已而

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召用未及而卒

同日至誠感神非有他術好事喜談啓人之惑陰陽一理
祐在正立

王都中字元俞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福州招捕使至元十

三年以全閩圖籍來降除參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使日本宣諭

至其境遇害紀事本末云積翁取道度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

元二十一年正月事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順昌縣尹賜平江田八千畝

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特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

十七僚吏見其少頗易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宵察皆聘胎不

致欺學舍久墮不治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即首募大家

舍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副使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

都中為通才改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

續弘簡錄卷二十七

最精選郴州路總管都民染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

蓮豆簾簾笙琴瑟諸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

學其中開曉以義理俗為之變尋移饒州路年饑米價翔湧都

中出官倉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謂須糶以下等價民乃

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都

中曰饑去杭二千里往還定議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

安能忍死以待那歲額包銀戶不過二兩州縣徵加十倍都中

責之一以詔書為斷俄以內憂去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舊

制鹽亭窳戶三年一北附推排任事者恐歛怨久不行都中曰

為政者使皆避謗何以集事徧歷二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為

損益役既平而課亦足俄遷福建道宣慰使後改浙東文宗天

曆初又徙廣東道三易所至皆有聲順帝元統初廷議以兩

准鹽法久壞仍命都中理其事既至即前所行於浙者次第施

之謹政賴以修舉尋拜河南參政中道以疾歸卒諡清獻都中

歷官四十載清白得之家傳所賜田宅外不增一曠不易一椽

原粟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中年尤致力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

詩集三卷書史會要云大字似子吟字季野官成都路判官

清峻有父風真草皆師二王度越流輩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成宗大德末年年

勞授內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宮調掌儀署令未幾改內宰司丞

奉中旨徵河南民通糧德溫輒平其價令輸鈔以償民甚稱便

復轉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

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甌用少監積

官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徵和糶糧民以價不時得通和觀望

續弘簡錄卷二十七

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為姦者罪加等於是糧不踰期

而集他授承平路總管承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

為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

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灑漆二水為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

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有豪民武斷鄉

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書其過於門承平古孤

竹園也有伯夷叔齊廟而祀禮猶未備德溫請命有司春秋具

年禮致祭著為式表廟額曰聖清卒封彭城郡侯諡清惠

諡都刺字瑞芝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伐宋仕至冀寧路達魯

花赤子孫因其名以蘭為氏諺都刺這經史在翰林院職書制

誥成宗命書藩王澤力之旨諺都刺曰此旨非惟有損國體行

且為民殃矣帝聞之曰小吏如此真難得也事乃止除遼州達

魯花赤以政聞文宗至順初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饑河南
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諸都刺驗之皆良民輒聽其
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
生路邪城臨漢江歲被淹沒為築隄外城水患遂息順帝元統
二年除益都路總管有馬賊白晝劫人日久不能捕諸都刺生
擒之其黨賂宣慰使誣以狂劫縱之去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
乃盡輸其情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多
病民為害諸都刺裁抑之不稍徇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武忠
云諸都刺行省左丞併都子也嘗為福建道宣慰副使武忠四
尚自御茶園南北五里大德已亥設場官二員製茶為貢每歲
驚發有司循舊典致祭令眾鳴金鼓揚聲齊喊曰茶發芽旁有
通仙井旋即漸滿以此製茶異于常品造茶畢泉亦漸縮故名
呼來泉諸都刺乃更建城山臺作亭其上曰
喊泉亭俾修貢之典永為成規而自為之記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仁宗延祐二年進士授會昌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主 官一

州判官州民素不知井飲汲河流每多疾癘且不知陶瓦止以
茅覆屋所在輒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
始免此二患更創學舍禮師儒勸民出腴田以饒士弦誦之聲
頓盛歷官歸安縣尹以翰林待制致仕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登仁宗延祐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尋遷
集賢都事泰定四年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
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九帝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為吏部
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
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階止四品於法不得升遂止未幾除
會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特舉烏程令于文傳治行為
諸縣最順帝至正初累拜侍御史性剛介為時所忌言事者誣
妨其賕私罷去臺臣辨其在復起參議中書省事帝閱連年水

早民多失業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納參知政事魏中立言
中立字宗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僥倖俗尚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為妖以禍福人鏞至即徹其祠宇沉土偶人於江凡境內
淫祠不合祀典者悉毀去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鏞知民可教俾
其俊秀入學求宿儒列為五經師朔望必幅巾深衣謁先聖每
月考課以示勸勵治暇即延見師生與講討經義由是人各自
力於學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為多鏞居官屏自奉澹泊僚
屬皆化之朝使者至外郡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欲往往銜之謗
騰起其使饒者鏞延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無有後言十年召
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丞相脫脫在位參政龔伯遂輩方用事朝
廷悉議更張鏞言不見聽帝以其優於治郡而執政非所長仍
出為甘肅參政再遷西臺中丞卒于官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主 官一

冊曰饒故楚地夙尚巫鬼時當元季風行尤肆教然去之
盜無所祀梁公以來一人而已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士宗顯
世以武弁入官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
仕及生子乃命是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登仁宗延祐二年乙
科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暨婺源吳江二州知州長洲為文傳鄉
邑至則從樹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
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助民得不病於役
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申妻王氏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
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發其事王厚賄妾父買
降兒為妾所生謂兒實不死文傳令妾抱乳之兒啼不就乳妾
父叱實遠呼隣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王遂伏辜丹徒民有二

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文傳鞠得其情其母乞食二子為終
養文傳謂不可以情曲法仍坐為首者死婺源俗男女婚聘後
富則渝其約有育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柩累
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名耆老以禮訓告閏三月而婚喪俱畢宋
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文傳即其故宅建祠俾朱氏世守新安文
獻志云
熹原籍婺源以父松官于闕遂居建
安仍以次子生之後遂居婺源守墓
書成撮集賢待制以禮部尚書致仕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英宗至治二年進士三遷知鉛山
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蒙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
行使奸黠藉以致富更分黨數十輩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者
輒先誣以事前後戕人甚眾民銜冤不敢訴興祖至曰此害不
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鞠之款服友文自
至官營救興祖併執之須臾訴冤者百餘人擇其重者一二事
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悉寘之法政聲赫甚順帝至正八年遷
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撞賊將迫城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
屯兵城下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夜詣說留之哈刺帖
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楮五百乃可破賊與祖許之明日
入視事即勸諭諸商貸鈔且取榔樓舊桐板為楮日中皆備哈
刺帖木兒喜遂留為禦賊計賊聞新總管甫抵任一日具五百
盾疑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窟屢竊發興祖以手榜諭
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
苗興祖為文禱於天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
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以年老致仕

觀音奴字志能唐兀氏世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再轉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
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剖決彰德富商任某抵睢陽驢
斃令鄰某剖之任以怒段鄰經宿死鄰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
於官官納任賄謂鄰非傷死反抵孫罪王亦訴即破械出孫於
獄呼府符語曰吾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鄰事禱諸城隍神令
神顯告有睢陽小吏畏其嚴明且懼神顯赫乃以任所賂鈔陳
首日鄰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罪吾亦得賂政以首於是任始
伏罪又寧陵民楊某夙覬王其田不能得值歲饑王攜妻就食
淮南得疾死其妻還則田已為楊據訴之官楊偽作文券曰王
在時已售乃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楊懼先期以羊
酒免巫祝神及詣祠相質果無驗觀音奴疑之名巫詰問巫謂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七

楊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因訊得實坐楊
罪責禱而徹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立取蝗以
水碎之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官至都水監
自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山東征行省譯史累擢
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為則吏得
高下其手貧乏不勝者多破產失業景亮知其弊始覈驗田畝
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民不勞而事集郡學政久弛從祀諸
賢無塑像諸生無廩給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之備儒風大
振性廉介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共飯部使者上其事
特詔褒美改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
累辟江浙省掾史會復立諸市刑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買

舊有之船付船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杜官吏掎克弊中書省如其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運鹽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郡中計口授鹽民困於誅求乞減鹽五千引運使弗從及克敬為轉運使首議減紹興引額眾謂成籍不可改民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眾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諸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始定議歲減食鹽五千六百引遷漕運萬戶府經歷紹興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拘民船備短送及至海次主運者不印受多致耗缺良日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擾乃責其自載糧入運船船為風所敗者例覈實除其數良取吏贖披閱即除積糧五萬三千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遷檢校江浙有詣中書訟松江富民匿湖田沙蕩為積弘簡錄 卷二十七

糧一百七十餘萬石鈔五百餘萬緡宜設官追取遣良驗視至松江反覆以破其誑謂言者不過欲疎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貧弱立衙門為徵名冊計萬一民心動播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事遂寢除 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安福有小吏誣民包隱田租九千餘石後株連至千家數遣官按問無實有司尚喜事復勒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具言是州之糧比原額已增豈復有欺隱詭寄者行省用良言悉蠲之在任歲餘以淮東道副使致仕

百姓者何幸之甚乎吾邑長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因立馬開喻眾皆投刃梁請自新自是威行境外泉郡饑民多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為糜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安溪寇數萬來壞城琦召邑民諭曰汝等能戰則與城俱存不能則我當獨死眾爭奮曰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界賊邪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大小十餘戰賊大剝遁去尋調寧德縣尹遂去官後至元二年江州大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豐年還之民始得生其循聲與琦埒 冊曰長吏恣貪吸民膏髓一旦有事出乎反爾智哉王盧心存惠養民以無虞身用安泰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初為崇安縣尹崇安田分五十都額糧六千石大家田跨數都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糧僅升斗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伯顏曰貧富不均至此乎乃取糧籍分計悉以糧之多寡受役貧民始得休息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田數千畝歲久溝堙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悉復故跡而田得常稔安慶路得造偽鈔者遣卒械囚至求其黨囚與卒結謀將肆虐良民家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鈔之連逮無滯及崇安者後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順帝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多異政賊劫汲縣民張聚鈔并殺之日久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戰怖什地具言賊姓名及所在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津遂正其罪秋七月蟲螟生復為文禱於八蜡祠蟲皆自死天不雨禾且槁又詣城北蒼峪神祠祈祝

俄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行不數里雷雨大至秩滿以親

老去先是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

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蝗患遂息

許義夫礪山人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力穡見民勤者

出已俸賞之情者示以罰不三年境內饒足後調封丘尹至正

中郡儼盜群起義夫聞賊至近郊即單騎出迎之語曰封丘邑

小而貧民已駭竄幸無一吾境言辭懇款賊遂他往縣賴以安

續言行錄云大德辛丑七月颶風海鹽水暴溢龍倪驚奔官屬

備舟道知州于弘毅獨朝服臨海鹽水暴溢龍倪驚奔官屬

乞死此語竟反風水復故道時江陰尤甚編氓胥溺溺避而存

者咸告饑州聞之省未報知事宋仲仁亟發賑賑之日人七日

下食且死隨位矯今惟某罪者撤果驗月始下史繩武主簿之

抵新途也自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有陽入死者坐訟連逮八十

五人繩武察陽八為盜被殺罪應死所連獲釋是夕大雨阿昔

治中之在信州也故按察使江東道都御史冠掠之繫責三年

驚妻孥莫能償阿昔首捐俸諭諸助免它如竊木當答木主

錄誅大杖使一犬前御杖使首若許因知母死竊以完棺原

續弘簡錄卷二十七

而宥之者分水縣尹趙珍也所至署僚吏姓氏蒐詢遺老凡言

其善未加點其不善墨加點朱墨半者精覈之後朱多者眾毀

弗信也故獄絕無舞文庭無冤訟則燕允賢推官介潔素礪非

接干與宴誦節南山之詩效樂屏去一座肅容是又皇甫錄事

道美嘉禾者也梧溪集云任雲發字子明上海人至元中擢

海道千戶是年浙西淫潦建言河沙匯乃吳淞咽喉不先此而

他濬則效大臣不納後果淫塞大德中重勞平章閣里起公督

七十餘里萬畝鍾之役井然有條進都水監丞至大初大都通

惠河開底鑽水沈湧覆舟訛傳有物惟中書檄之入兼旬德

完會通使復復室泉眼覆舟訛傳有物惟中書檄之入兼旬德

公結蓮陳縣歸河官口築堤五百餘里以杆橫流編戶莫寧延

岸以固已督六郡夫疏導吳淞二道大盈烏泥二河事竣加都

水曹田副使所著水利書具存葉森字仲實其先江陰人通

蒙古字學都推擇為水利書具存葉森字仲實其先江陰人通

煇達勃公擒其魁十八人時斗粟十千殍殍枕野屬倉庫並罄

人省巨室發贏糧賑濟已復括米殺直千殍殍枕野屬倉庫並罄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庶官三 武職

耶律阿海 塔塔統阿 抄思 何實 郝和尚 拔都

田雄 石抹孛迭兒 劉亨安 趙璿 李守賢 子敬

王珣 純只海 李進 石抹按只 忙哥撒兒 孫伯答

劉通 岳存 苦徹拔都兒 劉斌 子思 鄭溫 賈文備

謁只里 脫歡 直脫兒 刺出 石高山 奧魯赤

劉哈刺拔都魯 囊加帶 劉恩 王國昌 子通 羅璧 補

張瑄 楊養因不花 劉哈刺不花 達禮麻失里

耶律阿海本遼之故族其祖父世仕金阿海勇力過人尤善通

諸國語金季奉使至漠北見太祖言金國不治戎備俗日侈肆

續弘簡錄卷二十八

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為信對曰願以子弟為質明

年復出使與弟禿花俱來為質自是參預機謀出入戰陣常在

左右金人訝其使久不還拘其家屬阿海殊不屑意帝聞之妻

以貴臣女給戶俾食其賦進攻西夏諸國累有功太祖即大位

救左帥遮別畧地漢南以阿海為先鋒破烏沙堡戰宣平大捷

滄河遂出居庸耀兵燕北拔宣德德興諸郡乘勝次北口攻下

紫崩關阿海奏曰好生乃天地之大德開創之始願止殺以應

天心帝嘉納焉分兵駐燕之近郊金主懼請和諭其使曰阿海

妻子何故拘繫弗遣即送來歸師還出塞阿海以功拜太師行

中書省事從攻西域留監尋斯干城未幾卒于位追封忠武公

子損兒哥當太祖時為右丞行省遼東蒲鮮萬奴叛舉家遇

害 孫買哥憲宗時為奉御襲其父中都殿從攻蜀師次釣魚

害

山卒于軍妻移刺氏以哀毀卒特贈貞靜

塔塔統阿畏兀人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太陽可

汗尊之為傅命掌金印太祖滅乃蠻塔塔統阿懷印逃去俄就

擒帝詰之曰太陽人民疆土悉為我有汝負印將何之對曰臣

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義人也問

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皆用此為信驗帝善之留

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仍命掌之教太子諸王以畏兀

字太宗即位命司內府玉璽其妻吾和利氏入為皇子哈刺察

兒乳母時加賜予塔塔統阿名諸子謂曰上以汝母鞠太子賜

予獨厚汝等豈宜私有當先供太子用有餘則可分受帝聞之

顧侍臣曰其廉介可知矣由是數加禮遇卒贈鴈門郡公長子

玉笏迷失死于渾都海之亂次力渾迷失有膂力嘗獵于野與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庶官三

衆相失遇盜三人欲奪其衣力渾搏之衆盡仆遂縛以還帝召

見選力士與之角無敵者帝壯之令備宿衛

抄思乃蠻部人又號答祿先是太陽為乃蠻部主太祖舉兵討

不庭其父傲溫奔契丹時抄思尚幼與母跋涉間行來歸奉中

宮旨侍宮掖年二十五即從征伐破代石二州不避矢石每先

登焉嗣從皇弟拖雷伐金與金兵戰所向無前鈞州三峯山之

捷尤有功制授萬戶後移鎮穎 子別的因方疆祿時母張氏

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

成人否則與禽獸奚擇別的因受教惟謹身長七尺餘善刀舞

士卒咸畏服為壽穎二州屯日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

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曰此易治耳命立檻設機縛羔

中授信陽府達魯花赤時信陽亦多虎比至未久一日以馬

置鞍上山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礮擲虎虎搏礮

地而吼旋馬射之立死大德三年卒年八十一

冊曰閩閩之英代有令聞出自北方乃明慈訓成人有三

一知所運言簡而該敬姜猶遜

何實字誠卿北京人父道忠仕金為北京留守實少孤依叔父

以若氣節不凡家人常入臥內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視之

乃實也當中原盜起錦州張鯨自稱臨海王既納款復以叛謀

於實實厲聲曰天之曆數在朔方汝等恣為不軌徒自斃耳乃

籍戶口一萬募兵三千歸太祖獻軍民之數太祖悅命從木華

黎克前鋒時鯨弟致復據錦州實與賊遇於神水縣挺身陷陣

獲戰馬兵械甚衆以功授帳前軍馬都彈壓詔取燕南齊西地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庶官三

首擊邢州狗趙郡取魏鄴下博關襲曹濮恩德泰安濟寧勢如

破竹從取大同鴈門石隰等州引兵掠太原平陽河中京兆諸

城戰無不克授元帥左監軍會武仙復叛據邢州實帥師圍之

立雲梯先登橫稍突馳城破仙走遂北四十里遂成邢州居一

歲多著善政及分兵攻汴所至有功已復命駐兵邢州分畿匠

五百戶置局課織邢因武仙之亂歲屢饑請移匠局于博州博

值兵火後物貨不通實以絲數印置會于權行一方民獲實遷

之利太宗數召見與論軍事曰思卿効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

元帥實謝曰小臣披堅執銳從事鋒鏑二十年身被十餘創右

臂負痛久已為廢人敢辭監軍之職幸得督工匠歲獻織幣優

游終身於願足矣帝不悅令入宿衛密使人覘之臂果不能舉

始許充御用局人匠造魯花赤

郝和尙汝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爲蒙古兵所掠長通譯語善騎射太祖遣使宋往返數回以辯稱從大軍南伐畧地潼陝有功授行軍千戶從攻襄陽宋兵四十萬逆戰漢水上領先鋒數百人直前衝其陣宋兵大潰從征蜀下興元宋將王連以重兵守劍閣乃募敢死士十二人乘夜破關入蜀諸城悉下及取夔府抵大江宋兵軍於南岸選號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陣中既出復入宋兵不敢近由是以善戰名與于朝太宗于行在命解衣數其創痕二十一嘉其勞進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甲辰朝定宗于宿斡都之行宮賜銀萬錠辭以賞過厚臣不敢獨受臣得効微勞皆藉將校協力卽於帝前分賜焉奉詔還治太原請悉蠲遠道租稅鹽課過重者民德之卒贈冀國公諡忠定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四

庶官三

田確字毅英北京人幼孤能樹立以驍勇知名金末署軍都統太祖軍至北京確率衆降隸木華黎麾下從征興中廣寧諸郡定府州縣二十有九平錦州張鯨兄弟之亂從攻柘鄉邢相鄰坊綏慶諸州有功授隰吉州刺史兼鎮戎軍節度使太宗時從攻西和興元既下夔萬諸州授行軍千戶召爲御前先鋒奉旨格納河南降附得戶十三萬七千有奇民皆安堵而別部將校縱兵抄掠民惶懼悔降確力爲救護至出已財與之民得免害授總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苦兵革郡縣蕭然雄披荆棘立官府開陳福四山堡皆開降附日衆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定宗時入覲卒于和林石抹孛迭兒契丹人仕金爲霸州平山水寨管民官木華黎師至霸州孛迭兒迎降授千戶覲大祖于雄州命充漢軍都統帝

次牛關山欲盡戮漢軍木華黎以孛迭兒可用奏釋之因請隸麾下從平高州授左監軍徇地山東大名比至洺州城守甚堅師不得進孛迭兒不避矢石率衆先登拔之從平益都沂密萊淄及定太原忻代平陽諸州郡除霸州等路元帥以黑軍鎮守固安水寨既至令兵士屯田且耕且戰披荆棘立廬舍數年之間城市悉完爲燕京外蔽已從征河南及討萬奴于遼東所至有功以疾卒于官

劉亨安范陽人後遷遼東木華黎經畧遼東兄世英率族黨隸麾下分兵收燕趙雲朔以功充行軍副總管世英曰自古建國以民爲本今河東殺掠殆盡異日我師復來孰給轉輸收存恤亡此其時也木華黎善之授絳州節度使卒于師無子命其族兄德行襲金將攻絳州城陷德行死焉亨安領其衆從大軍渡河克鳳翔歷秦隴屯涇陽已出階城沿漢抵鄧會大軍于鈞州敗金兵于三峯山遂克蔡州既而宋兵二十萬攻汴將趨洛元帥哈察兒俾亨安往拒遇于龍門北橫槊躍馬突前宋師奔潰追擊百餘里哈察兒拊其背曰真驍將也及元帥塔海征巴蜀攻散關破劍門出奇制勝戰功居多進圍成都亨安爲先鋒大破之有喬長官者素與亨安爭功未幾攻城喬爲礮所傷亨安負之以出喬感愧軍中所獲金帛悉推與將佐故士卒咸樂爲用襲官十四年而卒

趙增雲中蔚州人父昆仕金爲帥府評事兄珪以萬戶守飛狐城歲庚午昆卒珪羣其弟如蠶州留珪於飛狐珪自幼不羈閑習武事太祖南征先登三飛狐城中不矜矜爲珪語曰大兵壓境不降何待衆從之遂聚兵桓州署爲百戶從攻蠶州

全兵圍城拒守裨將石抹也先戰死主帥怒將屠城璿泣曰母
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木華黎義而許之從攻相
州抵其門死士突出璿直前擊之流矢中鼻側鏃出腦後拔矢
再戰七日破其城論功授冀州行軍都元帥璿讓其兄珪朝廷
從之改璿為易州達魯花赤太宗下河南璿輸矢二十餘萬至
行在帝大喜命權中都省事越揚據興州叛璿進軍平之遷中
山真定二路達魯花赤中統元年轉順天宣慰使累官燕南道
按察使致仕卒于家追封定國公諡襄穆 子秉溫事世祖潛
邸從征吐番雲南大理諸鄙至元七年創習朝儀閱試稱旨授
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奉使購求天下秘書遷昭文館大學士
敕編國朝集禮書成封雲國公卒諡文昭

冊曰不隨歸輦乃事戎兵天若畱之以保母兄冒死獲爵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六 庶官三

克讓以情父以勇著子以文成

李守賢字才叔大寧義州人祖小字放軍嘗從金將攻宋淮南
主將分命將校殺所掠俘者放軍當殺五百人皆縱去金大安
初守賢登兄庭植弟守正守忠從兄伯通伯溫同赴木華黎歸
款入朝太祖于行在即命庭植為右副元帥崇義軍節度使守
賢授錦州臨海軍節度觀察使守忠為都元帥守河東朝廷以
全晉為要害人心危疑未定非守賢鎮撫之不可乃自錦州遷
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歲戊子朝于和林加知平陽府事太宗
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問之守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
詔給牛萬頭仍徙關中生口墾地河東平陽當移粟萬石輸雲
中守賢奏以百姓疲敝不在輓載帝命罷其役時河中未下守
賢建言以為將士逗留沮捷多所傷謂臣請自北面鑿城先登

如其言城果下遂搆浮橋蒲津南濟潼關大破趙雄兵于芮城
時方會師關汴畱守賢屯嵩汝金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寨
守賢以三千人介其中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才適正月望
夕且擊毬為嬉守賢潛遣健兒數十輩緣崖蟻附以上殺守卒
縱兵入破之悉收餘眾以歸不兩旬連天交牙蘭若香爐諸寨
皆望風下泰藍帥王祐聚眾數萬據號之南山守賢使人賁祐
祐即以其部來附關東洛西遂定甲午冬十月卒 子毅嗣從
太師塔海紉上征蜀攻劄門萬州會戰翟塘獲戰艦千餘艘授
河東道行軍萬戶進攻成都由廣元出葭萌度木瓜坡蜀之餘
孽圍聚為梗聞毅至潛為伏以待毅謀知之令眾銜枚疾進出
不意賊兵敗走長驅至成都已襲嘉定憲宗南伐入梁州師次
江上造舟為梁以通援兵且斷宋往來之路會江漲梁絕宋將
率舟師萬艘逆戰毅以一旅先犯諸軍繼進破之明日帝召謂
諸將口汝輩平日自負鷙勇及臨敵不能為朕立尺寸功獨李
毅身犯矢石摧鋒陷陣視敵覆如言勇者如毅乃可耳中統三
年攻河東路總管至元七年卒于十一人伯溫見忠義傳按伯
守賢守正本兄弟而伯溫傳誤云守賢之孫毅之子皆因伯溫
見忠義傳句之上有毅于十一人句連下故史氏不察以致互
異如此至以守正為伯溫之
子其詳益甚不知錯起何處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七 庶官三

王珣字君寶本耶律氏金正隆末避難遼西更姓王氏遂為義
州開義人武力絕倫尤長擊鞠年三十餘遇道士謂曰君相甚
奇它日得一青馬而貴居歲餘客有以青馬來鬻珣倍價收之
後乘以戰進退無不如意又嘗行凌水濱得古刀其背銘曰舉
無不克勳必成功珣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輒捷初河朔
兵動豪強各擁眾據地珣慨然曰世故如此大丈夫當自振拔

否則爲人所制乃名諸鄉人語以自保計衆推珣爲長旬月間招集遺民萬餘木華黎畧地奚雷珣率吏民出迎命領義川軍事張致僭號錦州木華黎名珣以軍來會致覬其虛夜襲之家入皆遇害珣以兵復開義進攻錦州致部將高益縛致妻子及其黨千餘人來獻珣但誅致家餘並釋不問加兵馬都元帥鎮遼東兼義川節度使 子榮祖字敬先勇力絕人帝選力士三人送與搏皆應手而倒欲留宿衛會金帥郭琛完顏叟魯等據遼東石城命榮祖攻拔之所俘生口千餘皆放爲民初城未下時遣部卒賈實穴城崩被壓衆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生一軍感皆樂爲効死趙祁以興州致討平之祁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榮祖曰承詔討逆不可戮及無辜由是免死者衆及再征高麗圍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九 庶官三

忠義之模 李進保定曲陽人幼隸軍籍初從萬戶張榮屯杞之三义口時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岡者宋境也榮引兵築堡岡上會淮水溢宋舟師奔至進率兵十五人載一舟轉岡十餘里奪一巨艦以功授百戶憲宗西征時丞相史天澤經畧河南選進爲總把道山陳倉入其元慶米倉圍其地荒寒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至定遠七星關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羅江水環堡東流天澤命進往關下說降之不從進潛視關道歸自天澤曰彼可取也夜二鼓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虜門樞而入者二十人守者覺拔刀拒之進被傷不爲動懸門俄閉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宋兵走上堡進乃毀懸門約諸軍追至上堡殺傷益衆宋兵棄走夜將旦遂得其堡守之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九 庶官三

江末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只擊敗之時宋兵於沿江皆
 散橋據守按只相地形造浮梁師至無留行自馬湖以達合江
 涪江涪江凡立浮橋二十餘所論功居最宋以巨艦載甲士數
 萬屯清河浮橋相拒七十日水暴漲橋壞西岸軍多漂溺按只
 軍東岸急欲浮橋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別部軍五百
 餘人憲宗遣使慰諭賞賜甚厚叙州守將橫截江津軍不得渡
 按只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戰破宋軍奪其渡口
 作浮橋以濟師中統三年授河中府船橋水手軍總管從行省
 也按只攻瀘州以水軍與宋將戰于馬湖江身被二創戰愈
 方敗之也速帶兒領兵趨瀘州遣按只運器械糧食由水道進
 守兵後速帶兒江按只擊敗之奪其船以水軍千人運糧至眉
 二州軍中頗馬從征都蠻族餘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戰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鸞至命射之請曰射其椎手抑
 雖者乎帝曰確者一發果墜其確賊望見大驚不戰而走從征
 乃蠻敵率銳兵鼓而進棚阿按兵不動敵止俄復鼓而進又不
 動敵疑畏不敢前那海事太祖備歷艱辛帝嘉其忠且念其世
 爵前封懷洛陽百七十五戶忙哥撒兒事太子拖雷恭謹過其
 父嘗從攻鳳翔首立奇功定宗懼為斷事官剛明能舉職憲宗
 在潛邸深知其人從征幹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諸部造舟
 為梁伐山通道皆身先士卒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
 無所取憲宗益重之使治潛邸分民曰游獵則長其軍士動

如紀律雖太后及諸嬪御小有過輒知無不言邸中老成人莫
 不敬憚共推為札魯忽赤位居三公上即斷事官之長既拜命出歆
 坐熊席其僚列坐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
 當以何道守官眾皆默又問有夏人和韓若下坐進曰夫札魯
 忽赤之道猶宰之封羊也鮮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
 哥撒兒聞之即起入帳內眾不知所為皆咎其失言既入乃為
 帝言和幹之言善帝名見曰是可用之才也定宗崩宗王按都
 大會宗親議所立忙哥撒兒獨推戴憲宗眾不敢異宗王按赤
 白等謀作亂剽車駭兵其中以入轅折兵見克薛傑知之上
 變忙哥撒兒即發兵迎之按赤白不虞事遽覺倉卒不能戰悉
 就擒憲宗親簡其有罪者付鞠忙哥撒兒悉誅之帝以其奉法
 不阿委任益專有當刑者輒伏法然後入奏帝無不報可帝或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以未起忙哥撒兒入至帳前扣箭房帝問何言即可其奏以所
 御大帳行扇賜之以病酒而卒追封充國公 孫伯答沙幼英
 敏端重長入宿衛歷事成武兩朝官宜徽院使武宗崩護墓守
 山陵三年乃還仁宗延祐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時承平日久朝
 政清明一時號稱極治仁宗崩鐵木迭兒專政改集賢大學士
 未幾出鎮北方亦以清靜為治泰定間還朝加太保及倒刺沙
 構兵上都兵潰伯答沙奉璽紱來上文宗嘉之拜太傅仍為札
 魯忽赤卒封威平王子三其季曰八郎替而孤母曰乞咬契氏
 二十而寡守節不他適八郎後為札魯忽赤能繼其先有成立
 皆母氏教云
 劉通字仲達東平齊河人初從嚴實來歸授德州行軍千戶宋
 將彭義斌攻齊河城率眾夜登通與六七八人鼓譟起宋人驚懼

陸渴死者甚衆明日復合圍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槩如櫛俄
撤去宋人謂其向已也大潰義斌僅以數騎免遷德州萬戶軍
民總管子復亨襲千戶從嚴實畧安豐通泰濠泗斬黃安慶諸
州憲宗西征命指萬戶統東平軍馬攻釣魚山苦竹隘有功師
還兼德州軍民總管子璵叛兵集濟南乏食復亨盡出家資以
濟師世祖嘉之賜白金五千兩因辭至元十年遷征東左副都
元帥統軍四萬征日本與倭兵十萬遇戰却之還招降淮南諸
郡邑累官淮西道宣慰使

岳存字彥誠大名冠氏人歸東平嚴實授帥府都總領保寇氏
金將郭兀將萬人合圍存率死士百餘突出西門金人退走存
追之越境乃還及武仙戰于彰德西敗之率步騎五百人還至
開州南與金將張開遇開衆萬餘存依大林戒其軍曰彼衆我
寡不可輕動聽吾鼓聲爲節乃命騎士居前步卒次之與敵相
去二十步鼓作無不一當百開衆大潰追二十餘里不損一卒
既而破河南攻淮漢有功移治楚丘數年有惠政告老退休田
里中統三年以疾卒

冊曰鼓聲作氣家貴饗士劉不愛錢岳不惜死全才實難
劉尤表異

苦徹拔都兒欽察人初事太宗掌牧馬從攻鳳翔戰潼關皆有
功攻汴京金人立木柵於河南苦徹率死士往拔之師還金兵
邀於中路苦徹迎擊斬其首將以歸從攻蔡州前鋒答答兒與
金將戰金將捽其鬚苦徹進斫金將乃得脫從宗王口溫不花
攻光州一日五戰皆克世祖伐宋募能先截江者苦徹首應命
使其子脫歡領兵百人同詣鄂州使降鄂守將以軍來襲苦徹

奮擊大破之從圍襄陽擊奪宋將夏貴米舟畧地淮東宋都統
姜才率軍取糧高郵苦徹奪其馬及糧粟二萬淮東平入見奏
曰臣老矣帝命以脫歡爲管軍總管後脫歡以征倭及瓜哇功
累加昭毅大將軍

劉斌山東歷城人少有勇力從濟南張榮起兵爲管軍千戶從
攻河南以功授中翼都統攻睢陽軍次杏堆距陳州七十里聞
賊整軍於近郊斌率衆夜破之又擊走太康守兵擒其將三日
太康陷榮言於主帥曰太康之平摧其鋒者斌也移屯襄陽軍
乏食斌知青陵多積穀前沮大澤水深不可涉衆難之斌曰彼
恃險不我虞取可必也乃率百騎夜發前行汗澤中遇敵至斌
舍馬揮槊突前敗之得其糧數千斛從攻六安先登破其城累
官濟南新舊軍萬戶移鎮邳州宋將憚之病作謂其子曰居官

當廉正口守毋贖貨以喪身敗家語畢而逝追封彭城郡公諡
武莊 子思敬襲千戶世祖南征從攻臺山寨先登中流矢傷
甚帝親勞賜酒至元八年授西川副統軍宋嘉定守臣咎萬壽
乘虛攻成都邀擊之戰于青城宋兵大敗奪所俘二千人還攻
克嘉定瀘叙忠浩諸郡及籌勝龜雲石筍等寨十九族西南彝
五十六部悉來降瀘州復叛思敬妻子沒焉乃率兵討之擒其
將任慶攻破盤山寨俘九千餘戶遂復瀘州蜀平拜四川川北
道宣慰使卒封瀘國公諡忠肅

冊曰中古循良處膏不潤末世仕途惟貨是問歸無重貨
晒其拙鈍劉君訓子最以廉正類流之砥礪舟之旋
鄭溫真定靈壽人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功爲千戶憲宗
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史天澤上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賞以

勒還至閬州命統四千人防守釣魚山李璣叛詔溫以軍還討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乘夜斫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城破即率兵往定益都累功受上賞世祖命為侍衛親軍總管至元九年詔溫統蒙古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平之遷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二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市潭州皆有功歷遷江淮參政杭民饑出米二十萬石糶之全活甚眾詔賜常州官田三十頃旋擢江浙左丞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人於淮安雲山泉塘立屯田卒年八十一

賈文備字仲武祁州蒲陰人父輔仕金為祁州刺史武仙惲輔膽畧密令所親圖之輔覺以衆來歸太祖詔張柔開帥府滿城命輔隸麾下從定山東累功改行軍千戶文備襲父職屯三汜口宋架雲梯來攻文備戰却之世祖中統四年命領張柔所部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古 卷二十八

軍屯亳州屢却宋兵至元八年授宿州萬戶統軍圍襄樊尋移蔡州兼水陸漕運宋兵時掠糧餉文備敗之併奪其船十一年復授漢軍都元帥領劉整軍駐亳州宋將夏貴知毫無備盛兵來襲文備出奇邀擊大破之伯顏伐宋文備領左翼諸軍從抵郢州宋築二城夾江布戰艦數千艘軍不得進文備泛舟由輪河徑出大江攻武磯堡從阿木先渡江大軍繼之遂取鄂漢已從阿里海牙趣湖南至潭州城文備冒鋒鏑傷右手流矢中左臂攻愈急宋轉運判官鍾蕪英等以城降遂守潭州進湖南道宣慰使狗獐崖等州及廣東瀕海諸城已拜荆湖占城行省參政以老致仕卒封武威郡公諡莊武

高且里女真人幼穎悟能記誦事世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挺佐之北行入秦日關陝要地

軍務非輕阿脫仰刺國之元在陛下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倘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遣之未幾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璵平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闕只里監軍毗陽至元七年命為監戰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唆都劉國傑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賜悉分將士從伯顏次郢州將數騎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墮馬為所得謁只里單騎橫戈直入其軍奪之還時糧儲不繼諸將以為憂謁只里西攻江陵龍灣堡取其粟萬石衆賴以濟及兵東下宋將夏貴迎戰于陽邏汭伯顏未至衆欲少俟謁只里曰兵貴神速宜及其未陣擊之遂前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貴敗走攻常州造雲梯繩橋以登克之狗下安吉諸州宋降伯顏命謁只里堅守其宮號令嚴肅秋毫無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古 卷二十八

犯入朝錄功遷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卒于位脫歡札刺兒台氏父脫端為萬戶從皇子濶出略汴京睢宿等州已移鎮蔡州脫歡襲父職從阿木攻陽邏堡渡江攻下鄂漢諸州會宋軍駐丁家洲脫歡突入奪戰艦數艘攻建康太平等郡下之宋都統姜才攻揚子橋脫歡率精兵出堡東逆戰斬殺幾盡從攻揚州至泥湖遇宋軍奪三十餘艘遂進兵蘄州與宋軍戰擒柳奉使以獻既而遣援高郵軍未至二十里會宋將率兵來漕高郵粟與戰擒之有頃宋高郵都統復率二萬人至擊敗之會只里瓦帶寇北邊帝命脫歡往討與戰左臂中流矢帝慰勞之從親王幹魯忽台丞相孛羅西征皆有功官至福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直脫兒蒙古氏初從太宗收河南關西諸路得民戶四萬餘以

屬莊聖皇太后為脂粉絲線顏色戶建織染七局于涿州路以直脫兒為達魯花赤卒子哈蘭木襲從討李璣有功授益都路蒙古萬戶監戰密州沒于軍從子忽剌出襲至元十一年從伐宋師次安慶忽剌出領山東諸軍順流東下至丁家洲遇宋將夏貴孫虎臣等戰江中宋軍大敗擒其將校三十七奪船四十艘復敗宋軍于朱金沙及宋師陣焦山江中時忽剌出身冒矢百沿流轉戰八十餘里身被數傷褻創力戰遂勝之宋張殿帥攻奪呂城倉丹陽縣忽剌出與萬戶懷都往救生擒以歸從下常州畧地蕪湖秀州至長橋所向輒克師至杭州伯顏命守浙江亭及還渡江敗揚州軍于楊子橋又敗真州軍追李庭芝至通海口盡降揚州及高寶真滁等城江南平遷湖州路達魯花赤已而屯守上都授行臺御史中丞積官至江浙平章政事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去

傳在一百二十三卷及開一百三十三卷又有忽剌出傳事實皆同舊史重出

石高山德興府人父忽魯虎以侍衛軍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平四十餘戶徙居廣平之泜水中統三年高山因平章塔察兒入見世祖因奏曰在昔太祖所集按察兒亭羅窟里台李羅海汝都闊闊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國家土宇未一宜招集以備驅策帝大悅曰聞卿此言猶寐而覺即命與諸路籍其數仍命高山領之授管軍總管鎮息州軍令嚴肅居四載邊境晏然從取光州克襄陽進攻襄樊皆有功從阿木畧地淮甸伯顏命以所部兵取寧國下令無抄掠既至城下諭以禍福守者開門迎降復從至焦山與宋兵轉戰百餘里殺獲甚多宋平伯顏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朕忘其名伯顏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召見命自擇一

大袍以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力尙壯猶能為國驅馳豈敢為自安計帝悅命領兵北征駐亦脫山已命領三衛軍戍和林因屯田以給軍儲歲不乏用成宗憫其老以其子潤潤不花襲職卒年七十六

與魯赤札刺台人祖朔魯罕有膽力事太祖嘗被讒不許入見一日俟駕出趨前曰臣無罪若果有罪速殺臣臣將從先帝於地下不然救臣願得自効帝笑而復用之與金人戰于野狐嶺中流矢戰愈力既還拔矢血出昏絕竟不起帝悲悼曰朕之一臂亡矣父忒木台從太宗西征有功命領兀魯忙兀亦怯烈弘吉刺札刺兒五部軍平河南與魯赤性朴魯勇力過人早事憲宗扈駕征蜀至元六年世祖命襲父職領蒙古軍四萬戶及大舉伐宋以所部從渡江圍鄂州與魯赤抵城東南門懸金符招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七

之守臣張晏然出降十三年以湖北道宣慰使兼領蒙古軍時州郡初附成以重兵民驚懼往往逃匿山澤間與魯赤止侵暴恤單弱號令嚴明民悉復業詔所在括逃俘有司拘男女千餘人時軍士已還部所括者無可歸眾議悉以隸官與魯赤曰斯民不幸被兵幸而骨肉完聚復羈之是重被兵也不若籍之為民眾從之累拜湖廣平章佐鎮南王征交趾全師而還成宗大德元年卒追封鄭國公諡忠宣

用曰伏波袁盎益堅壯志廉頗善飯為讒所止高山嬰鑲魯罕養技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劉哈刺拔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爾侍左右初賜名哈刺斡脫赤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嘗望吉坂宗王

別里鐵木兒奉命往征帝問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為即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等物將行問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歸既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即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不止馳至王所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慨然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陣乃守營帳如婦人邪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使人走問免胄曰我也一人與善萬人可激我為萬人激耳中道三遇敵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既擒昔里吉命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微御膳羊豕以賜既拜受先懷其美者帝問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遺之帝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伊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尚書省奏以怯伯往掌和林屯糧帝曰出納非怯伯所知哈刺斡脫赤可勝任遂使怯伯與俱會海都兵至使來報與怯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刺地距敵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劉哈刺見其有二心遂潛遁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邪命與酒饌二十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敝河東臣鄉也乞賜錦衣為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名還諭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素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連恐哈納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君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拔都魯汝可自擇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刺拔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既至

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名還及世祖崩太傅伯顏奉皇太后命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制命乃以為威平宣慰使成宗元貞元年名為御史中丞行至懿州道卒

謂曰擬以鍼砭忽持矛刺殺人生人理原一學移孝作忠請甲得錦有志竟成惟人自審

襲加帶乃蠻人世為其國大臣太祖平乃蠻父麻察來歸從世祖伐宋有功襲加帶幼隨父習戰陳從阿木圖襄陽授漢軍千戶伯顏軍次安慶買似道遣宋京來請和遂遣襲加帶偕往報遣大軍次建康帝聞其親與似道語名赴闕具陳其說宋使柳岳呂師孟劉岳等踵至皆命襲加帶同往返師逼臨安復遣入取降表玉璽馳獻世祖令傳密旨護宋君臣北上授安撫司達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魯花赤與阿刺罕董文炳同取台溫福州尋領蒙古軍副都萬戶江夏道宣慰使嘗言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戶絕其俘掠之害新附軍士宜賜給木糧俾無闕乏帝納其言後命襲父職蒙古軍都萬戶成宗崩仁宗與母太后在懷州名襲加帶等論曰今官車晏駕皇太后欲立安西王爾等當無忘世祖裕宗在天之靈盡力奉二皇子襲加帶頓首曰臣等雖碎身不能仰報兩朝之恩願効死力既至京仁宗遣詣諸王禿剌察事機時內外紛豫莫敢言襲加帶獨贊禿剌定計先發歸白仁宗問可否對曰事貴速成後將受制於人矣后意乃決以定策功累授開縣萬戶府達魯花赤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嘗語近臣曰今春之事吾與太后疑不能主賴襲加帶一語而定尋以老乞骸骨不允仁宗即位以其家

河南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封浚都王

冊曰臨大事際貴在早計狐疑不成爲人所制誠非素定
倉猝易據宜享高爵以永終譽

劉恩字仁甫其先洛水人後徙威州幼讀書勇而有謀以材武
隸軍籍累功爲管軍總管從入蜀宋將以戰船五百艘載甲士
三萬人夾江上游先遣萬人據雲頂山欲取漢州恩率千人渡
江與戰殺其將二人士卒三千餘人授成都路管軍副萬戶從
平章賽典赤攻嘉定過九頂山與宋軍遇生擒其部將十八人
送京師從皇子西平王也速帶兒征建都蠻恩將游兵爲先
鋒師次其地一日三戰皆捷時師久駐食且盡恩畫策招諭沿
江諸蠻得糧三萬石牛羊二萬頭士氣益振建都因山爲城山
有七巖恩奪其五斷其汲道蠻窮感乃降入朝升管軍萬戶成
眉州尋移成嘉定安西王遣使召恩至六盤山問曰江南已平
四月未下奈何恩曰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詔督責之則半
年可下矣王卽遣恩乘傳以聞帝以爲然命丞相不花等行樞
密院於西川授恩同僉院事十五年重慶降宋將張萬走夔府
以兵固守不花遣恩招之萬以城降旬月間得大小州邑六十
四擢四所西道宣慰使率軍萬人征幹端進都元帥師次甘州
奉詔留屯田得粟二萬餘石已進兵幹端海都將迎戰恩設伏
以待大敗之海都又遣八把率衆三萬來侵恩以衆寡不敵全
師而還踰年卒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爲膠州千戶中統元年入覲世祖察其
能遷左武衛親軍千戶名聞軍旅事國昌奏對甚悉帝嘉之至
元五年有上書者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爲近帝命國

昌往視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

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帝延見慰
勞時東夷皆內附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
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會高麗有叛臣據珍
島帝命國昌與經畧使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遣使往日本乃
命國昌屯高麗之義安郡爲援俄卒于軍 子通襲千戶從諸
軍伐宋渡江鎮鄂州時潭州不下兵薄其城通以所將千人破
其相宋兵遁去通縱兵追擊殺獲甚衆從攻靜江下之通上言
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請屯田和林率所部自効帝慰勞遣
之從破敵兵于金山俘獲生口及馬羊牛駝不可勝計屯田瓜
沙諸州武宗卽位遷屯儲衛親軍都指揮使鎮海口以疾卒
羅璧字仲玉鎮江人父大義爲宋將璧年十三而孤長從朱禩
羅弘簡錄 卷二十八 主 三

孫入蜀累官利州馬步軍副總管禩移荆湖璧從之至江陵
右丞阿里海牙軍至江陵璧從禩降授管軍千戶討欽寇有
功領本州安撫事至元五年從元帥張弘範定廣南擢管軍總
管鎮金山居四年移鎮上海督造海舟國家始建都燕去江南
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江南十二年
始運江南糧初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潑旱站封
在 五縣西南舊 陸運至洪門 在濬縣西南 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
在 北岸 今濟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 今東平州之安民
以達京後又自任城 今濟寧州 入海由海道至直
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嗣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訖無成效十九年用丞相伯
顏策初事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以璧與

朱清張瑄主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而達京師初運四萬六千石次年即增至二十九萬五百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乃顏叛瑄以漕舟自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克濟除都水監通州故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 朱清者備明海盜也昔為富家備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嘉定張瑄乘舟抄掠近境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為防海義民大兵伐宋瑄有衆數千負海為橫至元十一年參政董文炳遣招討使王世強招之降伯顏既平宋遣清等載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泛海入大都授千戶十七年以瑄從收宋二王有功授沿海招討使時東南漕運維艱伯顏追憶前事謂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議造平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圭 庶府三

底船六十艘運糧從海道抵直沽以至京命瑄及清瑄其領之初清瑄之權捕逃海也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雜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及就撫遂創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出揚子江盤轉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口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於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西行至九阜島劉公島過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計程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兩月餘始抵直沽後以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盧塘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

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有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入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過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一歲之中往返兩運漸多至二百餘萬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達京師不過旬日然風濤漂沒之患無歲無之所傷民命實衆二十年征東行省阿塔海請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清瑄從行是年遂罷新開河專事海運立都漕運萬戶府二以瑄為管軍萬戶清為中萬戶瑄子文虎為千戶二十三年以清瑄並為海道運糧萬戶總四歲計之實運糧一百一萬石其間風浪飄沒者詔令免償以海漕有勞遷授宣慰使草木子云賜鈔印官進加黑清等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印朱加紅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圭 庶府三

易師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海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省運值費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許之元貞元年正月有飛書言清瑄復異圖者詔弗問二月增江西河南各參政一員以清瑄為之大德六年中書奏清瑄屢被人言乞罷職徙其諸子官江南書來京師時二人父子致位通顯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備天下巨艘大船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數十人多以金帛結貴近至是江南僧石祖進告清瑄不法奉命御史臺鞫問得實皆坐誅妻子流遠方仍籍其家拘其軍器海船等物中書平章而下皆以賂故治罪武宗至大三年復用清子虎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教耕錄云國初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或為古來未有不詳海運之法自秦已行之而

西人亦轉東吳梗扇以給幽燕如杜甫詩云雲帆轉遼海
梗扇來東吳又云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此其明證也

則曰太倉京庾仰給東南海道較險費省車擔清瑄首路
絡繹艱難身雖不令世循其功

楊賽因不花本名漢英字熙載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詔陷播州
有楊端者以應募起復之遂使領焉五代以來世守茲土五傳
至昭無子以族子貴選嗣又八傳至榮榮生介介生文文生邦
憲皆仕宋世為播州安撫使至元十四年邦憲言本族自唐至
宋世守此土將五百年今願納土內附世祖即降璽書授為紹
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漢英其子也生五歲而父卒母
田氏攜至上都帝呼至榻前熟視其眸子諭宰相曰楊氏母子
孤寡萬里來庭朕甚憫焉遂命襲父職賜名賽因不花年十二
帝見其應對明敏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四年進兩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五

三

瑄于元成宗元貞初命領播州宣撫事平伐等蠻未附漢英請
以已力討平之大德五年西南彝宋隆濟及土婦蛇節等叛詔
湖廣平章劉國傑往討師出播境連與賊遇破之前駐蹉泥賊
騎猝至漢英奮擊先進大軍繼之賊潰乘勝逐北遂降阿直下
竿籠望塵送款者相繼進屯暮窩賊眾復合又攻之墨特川擒
斬隆濟等其黨悉平八年播南盧崩發內侵詔率兵討之以疾
卒于軍諡忠宣

劉哈刺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
燕趙有年遂為探馬赤軍萬順帝至正十二年頗毫盜起朝廷
以太不花為河南平章總兵討之哈刺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
言兵機及攻守方畧太不花大喜即倅為掾史未幾奏除左右
司都事俾統前八翼軍為先鋒明號令信賞罰士卒樂為之用

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答失拔都魯軍為劉福通所敗潰
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刺不花軍于汴梁城彭子岡行
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為賊所敗次中牟乃奮然曰賊既捷
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夜四鼓
賊從汴川渡河未知所向曰是必襲答失營耳我行已緩不及
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
其歸路賊果大掠輜重而回會伏軍起賊大敗盡俘之當是時
答失拔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刺不花功名與之相
埒後遷河南平章卒初哈刺不花與信州人倪晦同事太不花
為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太不花深加委任言無不
從而哈刺不花或有所論自多沮不行由是心銜之及太不花
敗走詣求援哈刺不花知事已不可解乃縛其父子送京師致

續弘簡錄

卷二十八

五

三

之死不詳太
不花傳時論以是少之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至正五年選充經筵譯史十五
年拜監察御史歷遷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時孛羅帖木兒擁
兵京師皇太子奔冀寧孛羅命其黨集兵至上都以守禦為名
達禮麻識理密請糾集外兵一旦布列鐵磨竿山下揚言四方
勤王師至其黨大駭乘夜東走達禮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
嚴未幾禿堅帖木兒用孛羅命以兵犯上都鐵甲馬步軍蔽野
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仿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
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及孛羅伏誅禿堅奔潰上都以安累
除知樞密院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
木兒等計專以備禦擴廓帖木兒既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
復引去及達禮麻識理之至事且無可為者未幾遂卒先一夕

有性薛官哈刺章者丞相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三
我以勤勞取天下傳於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
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本功臣之後且
誠實故名與語明且亟以我言告爾主若不以告吾即極汝告
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
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懸之矣明且入見帝具以夢告帝命
晉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

四曰殿宗資弼周王錫齡經冊所記左氏尤明夢寐之說
豈曰冥冥匪志奇異用勵忠貞

續弘簡錄卷二十八終

卷二十八

五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皇后

烈祖宣懿皇后 太祖光獻皇后 太宗昭慈皇后

定宗欽淑皇后 憲宗貞節皇后 世祖順聖皇后附喃

成宗靜懿皇后附十魯 武宗惠聖皇后附妃亦乞烈氏

仁宗慈聖皇后 英宗懿聖皇后 泰定帝八不罕皇后

明宗八不沙皇后附順帝母 文宗卜答失里皇后

寧宗答里也忒迷失皇后 順帝答納失里皇后附奇

烈祖后名月倫不詳其氏生太祖有異兆烈祖歿太祖方幼部

衆多歸秦赤烏有近侍脫端火兒真者亦將叛太祖泣留之脫

端曰深池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為竟帥衆去后怒其弱已也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皇后

摩旗將兵躬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秦赤烏合七部三萬人

來攻后與太祖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敗走之聖武親征記云

版朱思之野亦乞刺部人捏羣之子率徒先在麾下至是自曲

隣居山遺上奕台慕哥三人逾阿刺禿刺烏干山來告變上集

諸部戒嚴凡十有二翼月倫 世祖至元三年定廟制世次追上

太后暨上諸昆弟為一翼 尊諡曰宣懿皇后附烈祖為太廟第一室

太祖皇后名旭真弘吉刺氏特薛禪之女本名特因薛禪是其

初太祖在沙漠時有哈刺赤散只兒朶魯班塔塔兒亦乞烈思

弘吉刺等部居堅河之濱忽蘭野兒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為帝

將不利於太祖有抄兀兒者知其謀馳以告太祖遂起兵收海

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黨惟弘吉刺入降賜名薛

禪語出抄兀兒傳聖武親征記云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朶魯

雷泉斬馬為誓欲共襲我軍弘吉刺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于阿

人告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于孟亦烈川大敗諸部衆

于弘吉 其子按陳從太祖征伐有功賜號那顏譯言國舅也約曰

生女世為后生男世尚公主以故諸后多出其族世祖至元二

年追上尊諡為光獻皇后升附太祖廟武宗至大二年加上尊

諡曰尊祖宗致誠孝實王政之攸先法天地建鴻名亦母儀

之克稱肆先處於太室庸昭示於後昆體茲至公節以大惠欽

惟光獻皇后宅心淵靜稟德柔嘉當聖神創業之初有夙夜求

之助功施社稷垂慈訓於景襄慶衍宮闈流徽音於莊聖協

贊龍飛之運永膺燕翼之謀惟周人著稱思齊亦推本與王之

道在漢世始諡光烈蓋篤申追遠之情是用稽迪舊章增崇遺

美謹奉玉冊寶加上尊諡曰光獻翼聖皇后伏惟淑靈降格典

禮俾膺於億萬年茂隆丕祚按皇后列傳載此冊為至元二年

有上世獻皇后尊諡之語其下文又稱上莊聖皇后尊諡而註

至大所上而非至元年間之事明矣且至元初年百太祖后妃

事草創未聞有製冊之禮故依武宗紀而正之如此太祖后妃

自光獻而外有四幹耳柔約四十餘人不記氏族內多通稱皇

后者按幹耳柔譯言廟房

太宗正宮孛剌合皇后無子脫列哥那乃馬真氏號六皇后生

長子貴由將四十載矣歲辛丑十一月太宗崩后稱制于和林

者凡四年丙午秋始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為帝是為定宗而

朝政歸出母后閣二年帝崩世祖至元二年后始崩追諡昭慈

皇后升附太宗廟尚有二皇后昂灰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六

皇后禿納吉納皆通稱后初太宗在潛邸以蒙哥即憲宗為子屬

昂灰撫育之即二皇后乞里吉忽帖尼后憲宗二年被遷于

失烈門垂簾聽政者幾四年諸王大臣多不服尋共推立憲宗

憲宗立遷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后以厭禳事覺賜死至元二

年追諡欽淑皇后

憲宗皇后名忽都台弘吉刺氏特薛禪孫忙哥陳之女也蚤崩

至元二年追諡貞節皇后升附憲宗廟貞節初沒帝即以其妹

也速兒繼為后外有出卑三皇后歲已未從憲宗南伐薨于六

盤又有明里忽都魯皇后泰定二年詔守班禿營帳當憲宗既

長太宗為娶火魯刺部女火里差為妃後不知所終

世祖大皇后名帖古倫弘吉刺氏濟寧王按陳孫脫憐之女也

太子真金母名察必亦弘吉刺氏按陳那顏之女也當憲宗初

世祖以母弟奉命南伐駐師鄂州憲宗崩有異母弟阿里不哥

與其黨阿藍答兒等潛謀篡立乘傳調兵去開平僅百餘里后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使人謂口發兵大事太祖曾孫真金在何故不使與聞阿藍答

兒不能對繼聞其黨脫里赤至燕僉民兵后密遣使馳報軍前

世祖乃還中統初立為皇后至元十年三月始授冊寶制曰天

地合德故能覆載萬物而不遺日月並明所以照臨六合而無

外至哉夫婦之大義實配陰陽之兩儀咨爾皇后弘吉刺氏威

里名家元勳貴族備儀率禮令德來嬪自朕奉藩之初以至踐

阼之日明識遠慮裨益宏多雖禕翟正位於長秋而典冊未光

於大禮茲者文臣敷奏實協朕心今授爾玉冊寶章備物充庭

式遵古典於戲恭順接下九族形雍睦之風儉素相高萬世衍

靈長之福服茲寵命益懋徽猷見元文類尋又上尊號曰貞懿

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后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始受尊號

昭聖本傳及后紀年表后在寧宮時臣法薛官嘗奏請割京城

諸殿其文錄以備考

外近地為牧場帝允之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陽責太保劉
秉忠曰汝漢兒明達者言必主聽何為不諫初定都時若以民
地牧馬尚可今軍民分業已久奪之可乎帝默然寢其事後嘗
於太府監支繒帛各一帝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何可得支
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為紬製衣其勒
密可比絞綺宣徽院羊羶皮向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曰
天下無棄物其勤儉類此宋幼主朝上都大宴眾皆歡甚后獨
不樂帝曰今江南已平自此不用兵革眾皆喜爾獨不樂何邪
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
以宋府庫寶物陳置殿庭名后視后一視印去帝遣宦者問故
后曰宋人貯蓄將以遺子孫其子孫不能保而歸於我我又何
忍視邪時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請聽回江南帝不允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四 皇后

奏至三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令南還或浮言一動即難保全
非所以愛之也誠愛之則時加存卹使之便安可耳后益厚待
之先是制無前簷帝出射苦日色炫目后因益以前簷又製
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襟名曰比甲
以便弓馬帝喜皆命為式翰林待制王思廉嘗進讀通鑑至長
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后閣講衍其說后曰是誠有益
於聖衷者汝宜擇善言進講慎勿廢辭煩上聽后性明敏識事
儀凡國家初政左右匡維當時與有力焉十八年二月崩本傳
四年今以世祖紀成宗即位追上尊諡冊曰奉先思孝臣子之
及后妃年表改正至情節惠易名古今之大典惟殷娥有明德之號而周任著思
齊之稱爰考舊章式崇尊諡恭惟先皇后厚德載物正位承天
隆內治於公宮綱大倫於天下曩事龍潛之邸及乘虎變之秋

鄂清班師洞悉事機之會上都踐祚居多輔佐之謀先物之明
獨斷於衷進賢之公允叶於上左右我聖祖建帝王之極功撫
育我前人嗣社稷之重託臣下之勤勞灼見生民之疾苦周知
儼宸極二十年垂慈範千百世惟全美聖而益聖宜顯冊書而
屢書不勝惓惓懇懇之誠敬展尊尊親親之義以揚盛烈以對
耿光謹奉玉冊寶上尊諡曰昭睿順聖皇后欽惟淑靈在天明
鑒逮下增輝焯管茂揚徽懿之音令饗太宮益衍壽昌之慶升
祈世祖廟 喃必皇后者亦弘吉刺氏納陳孫仙童之女也至
元二十年納為后繼守正宮時世祖春秋高后頗預政柄大臣
每不得見帝輒因后自事有子一人名鐵蔑赤其餘四幹耳朵
尙有稱皇后者五人云通賢金臺集云國朝諸后太
子凌皆在獨石北壘喇山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五 皇后

紹美萬單獨厚宋后尤人所難為內助冠全德無慙
成宗皇后名失憐答里弘吉刺氏幹羅陳之女也大德三年立
為后生子德壽早薨無後武宗至大三年追上尊諡冊曰宗祧
定位象天地之有陰陽今古同符通幽明以行典禮哀榮斯備
孝敬兼陳恭惟先元妃弘吉刺氏慶毓仙源德昭彤彤史春宮主
饋共瞻采翟之輝椒掖正名莫際飛龍之會惟貞協在中之美
而慈推成物之仁靜既合夫坤元懿益彰於壺則雖小星之逮
下豈眾曜之敢齊嗣服云初追懷曷已是用究成先志式闡徽
稱謹上尊諡曰貞慈靜懿皇后升廟成宗殿室伏惟淑靈永伸
配侑介以景福佑我無疆 上魯罕皇后伯岳吾氏武宗紀作
伯要真氏駙馬脫里忽思之女元貞元年立為后大德三年十月授冊書
詔曰聖哲造邦始於官壺蓋風化之原人倫之本册后有儀前

代令典世祖皇帝已嘗舉行朕即位之初立元勳世威伯岳吾
氏爲皇后然典禮未備比遵先制於十月日授以玉冊玉寶既
正位於長秋宜煥頒於大號故茲詔示咸使聞知見典章時帝多
疾后居中用事信任相臣哈刺哈孫大德之政人稱平允八年
正月平陽地震后召平章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邪
對曰天地示警於民何與后然之九年京師建天壽萬寧寺中
塑秘密佛形象猙獰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蒙其面尋救毀去
羣臣欲上尊號帝不允后方自奏請帝曰朕病日久國事多廢
不樂寧高理此虛文邪議遂寢然后自此得專制大德十年后
帝謀臣帝見答刺麻入刺之妃答吉與其子愛育黎拔力入達
名宗 居懷州明年帝崩無子時答刺麻入刺長子懷寧王海山
名宗 方總兵北邊后恐其兄弟立報前怨乃命取安西王阿難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六 皇后
答來京師謀立之丞相阿忽台等欲奉后垂簾聽政遣師斷懷
寧歸路已而愛育黎拔力入達自懷州先入清宮禁既誅安西
王并搆后以私通事遷居東安州尋賜死
武宗皇后名真哥弘吉刺氏脫憐子逆不刺之女也至大三年
冊爲后無子英宗即位給鈔七十五萬貫泰定四年崩上尊諡
曰宣慈惠聖皇后順帝元統二年議立武宗后主丞相伯顏問
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耐廟今所當耐者明宗母邪
文宗母邪太常博士遼魯會對曰真哥皇后早膺冊寶則文明
皇后皆妾也豈可以無子故不爲立主於是升耐之禮乃定
妃亦乞烈氏世祖皇子安西王忙哥刺之女所出生子和世疎
是爲明宗天曆二年追諡仁獻章聖皇后至正六年改擬徽號
曰莊獻嗣聖皇后順帝紀后 后 兀氏生子圖帖木爾是爲文宗

天曆二年追諡文獻昭聖皇后本末紀要載速哥失里
仁宗皇后名阿納失舍里弘吉刺氏生子碩德八剌是爲英宗
皇慶二年八月立爲后制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皇太后之訓
嗣大歷服思底于治必立元配表正六官咨爾弘吉刺氏實我
家世戚嫡嗣所自出積德流慶肆啟爾來嬪於朕淑慎孝恭令
譽昭聞承命慈闈爰正爾位今授爾玉冊玉寶命爾爲皇后惟
天地定位萬物以生日月並照萬國以明君后合德萬化以成
上以事上帝奉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爲朕內助惟爾之賢
其永念厥德履中體順俾聖母暨予一人以寧豈惟爾嘉天亦
永相念爾共享有國爾其欽哉見元文類 程軀夫撰翼日頒示天下詔曰
易述家人詩美關雎故帝王受命必建置后妃所以順天地之
義重人倫之本也弘吉刺氏蚤由世戚來嬪我家事太后有孝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七 皇后
恭之懿輔朕躬著淑慎之善已於三月日立爲皇后於戲位乎
內位乎外得政道之相成用之國用之鄉庶民風之不變故茲
詔示咸使聞知見典章英宗嗣位尊爲皇太后冊曰坤承乾德所
以著兩儀之稱母統父尊爰以崇一體之號故因親而立愛宜
考禮以正名恭惟聖母溫慈和惠淑哲端懿上以奉宗祏之重
下以敘倫紀之常恢王化於二南嗣徽音於三母輔佐先考憂
勤警戒之慮深擁佑眇躬撫育提攜之恩至迫乎今日紹我不
基思慕一出於慈闈付託益彰於祖訓致天下之養以爲樂未
足盡於孝心極感中之大以爲尊庶可稱其嘉美式遵貴貴之
義用罄親親之情謹奉玉冊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
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伏惟周宗絲絲長信穆穆備洛書之
錫福榮坤極之承天啟佑後人永錫膺祚明日受百官朝賀于

與聖宮詔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報本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朕
 肇續不區恪遵先典欽惟儀天與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
 禧慶皇太后仁明淵靜淑睿懿恭定大策於兩朝功施社稷著
 德音於四海慶衍本支夙荷官慈撫予眇質思仰酬茲厚德宜
 首進以隆名謹上尊稱曰皇太后於戲慶禮備成丕正彝倫之
 敘繪音誕布聿新孝治之風咨爾多方體予至意見典至治二
 年崩追上尊諡曰致孝所以揚親易名所以表行矧為天下
 母而養弗逮履天子位而報未豐曷勝孺慕之心必盡欽崇之
 禮欽惟先皇太后夙明靈則克嗣徽音輔佐先朝有恭儉節用
 之實誕育眇質有劬勞顧復之恩九族咸育於仁四海仰遵其
 德矣天不弔景命靡融愴聖善之長違念風猷之未泯是用揄
 揚於彤史正宜敷錫於慈闈爰據彙經追崇廟號謹奉玉冊寶
 纁以誌隆續通志卷二十九

上尊號曰莊懿慈聖皇后伏惟淑靈如在合饗太宮鑒格孔昭
 膺茲鉅典陰相丕祚億萬斯年升祔仁宗廟

英宗皇后名速哥八刺亦乞烈氏昌國公主益里海涯女也至
 治元年十二月間為后無子泰定四年六月崩諡曰莊靜懿聖
 皇后英宗南坡之變典禮闕如後至元二年始同武宗明宗后
 升祔入廟

泰定帝皇后名八不罕弘吉刺氏按陳孫幹留察兒之女泰定
 元年三月立為后間口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內治於以奉承宗
 祧化成天下朕嗣大歷服祗循憲章宜資配助用彰位號咨爾
 弘吉刺氏淑慎柔嘉遵道是行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實生元子
 國本斯建典龍重鎮介子紹封粵若臨御之初贊畫計慮厥相
 維多正位中宮天人協祥今授爾玉冊寶章立爾為皇后坤順

承天人道攸則表正母儀萬邦是觀維躬儉節用則德音是嗣
 惟求賢審官則私謁靡干匡朕德格朕心實為有賴詩書所稱
 罔專美於前代噫敬厥初終有慶尙其念哉以膺爾景命見元
 袁稱 妃三人曰撒答巴刺帝姊壽寧公主女泰定三年納之
 宮中早卒曰必罕曰速哥答里皆弘吉刺氏脫憐孫克王買住
 罕之女文宗天曆初與后俱徙東安州按燕鐵木兒傳有取泰
 泰定后尚有亦憐真八刺皇后忽刺皇后也速皇后上顏怯里
 述夫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鐵休皇后俱無傳未能定其所取
 為何后純事本末云泰定二年帝
 英皇后亦憐真入刺受佛戒于帝師
 明宗皇后名八不沙乃蠻真氏成宗之甥壽寧公主女也待明
 宗潛邸生子懿璘質班是為寧宗天曆二年明宗稱制于和林
 而文宗在上都已稱帝方往迎至旺忽察都之地明宗暴崩於
 是文宗復即位立寧徽寺俾掌明后宮事嘗以鈔萬錠幣帛二
續通志卷二十九

千元供后宮費用后請為明宗資冥福命帝師率羣僧作佛事
 七日于大天源延聖寺道士建醮于玉虛天寶太乙萬壽四宮
 及武當龍虎二山至順元年四月文宗卜答失里皇后與宦者

拜住謀弒后后暴崩後至元二年始同武英二后升祔入廟
 妃名脫忽思主明宗惺殿至順二年賜湘潭戶四萬為湯沐
 適來迪者罕祿魯氏郡王阿兒斯蘭之裔也明宗北狩過其部
 納焉生子妥懽帖睦爾是為順帝當文宗在位忌之命侍書學

士虞集草詔言妥懽帖睦爾非明宗所出遷之廣西及即位始
 追尊為貞裕徽聖皇后史云文宗立即上證問者誤按妥懽
 即遠國公之后者發源蓋有書源國公事實今附見日程克勤
 宋遺民錄載源國公事以問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為徽徽丘
 何為源法余詩其詳而袁記多所抵牾初權衡作庚申帝大
 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甯路源國公入都自願
 為僧自塔寺中已而徙甘州山寺有趙王者俸其老且亦贈以
 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自北方來

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之乃國公所居問曰子室有異乎
曰無有惟今早產一男耳明宗喜因求為子并載其母以歸
委權帖木兒也以元史及諸書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
金龍舒爪釋殿柱明曰瀛國來朝立所妻姓下世祖欲除之遂
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史云瀛國以德祚丙子降年甫六歲後十
二年為至元戊子學佛法于吐番余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
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崇陽宴明光宮酒酣舒
指龍柱化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泣酥
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瀛國北徙之本末也
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漢北與瀛
國締交蓋在此時受權帖木兒以元統癸酉即位年十四其生
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年始五十四耳史云
明宗北狩過阿兒斯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
生帝于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所納也余詩云是時明宗在沙
漠締交合尊情願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簫乞歸
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五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
大奇名皇后太子大臣曰旺忽察都之事朕生平大錯我死迎
立受權帖木兒庶可見明宗于地下燕鐵木兒不可請立寧宗
不除月而崩久之乃奉太后詔迎受權帖木兒于靜江余詩曰
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此順帝即位之本末也蓋
受權帖木兒非明宗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簡冊即至元
六年丙申之詔有曰文宗私圖傳子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
在順帝亦不得而諱矣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十一 皇后

文宗皇后名卜答失里弘吉刺氏駙馬魯王瑯阿不刺女也天
曆元年立為后二年二月授冊寶生子燕帖古思十一月后出
銀五萬兩助建大承天護聖寺至順三年八月文宗崩于上都
丞相燕鐵木兒請立燕帖古思后不從復申文宗固讓初志乃
立明宗太子懿璘質班是為寧宗時年甫七歲后同聽政十一
月奉玉冊寶尊為皇太后遂御興聖宮受朝賀寧宗在位踰月
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天位至重吾子尚幼明宗
長子受權帖木兒在廣西今十三歲矣理當立於是遣使迎至
約傳位燕帖古思若武仁故事順帝元統二年上尊號曰贊天
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後至元元年加上尊號曰貞文慈
佑備善行慶福元太皇太后仍稱制臨朝詔曰欽惟太皇太后
承九廟之托啟兩朝之業親以大寶付之眇躬尚依擁佑之慈

恪遵仁讓之訓爰極尊崇之典以昭報本之忱庸上徽稱宣告
中外南臺御史秦不花奏言嬭母不宜加徽稱后初聞之怒徐
解曰風憲有臣如此可謂能守祖宗之法者矣賜金幣以旌其
直六年六月詔削去尊號安置東安州尋卒于徙所語詳順帝紀

冊曰婦人蔽固執拗成風舍子立姪廓然大公報之非禮
乃不令終魯桓衛成宋之太宗因讓啟禍將無與同

寧宗答里也忒迷失皇后弘吉刺氏至順三年十月立為后至
正二十八年崩升祔寧宗廟

順帝答納失里皇后欽察氏太平王燕鐵木兒女也至順四年
立為后元統二年授冊寶三年后兄御史大夫唐其勢與丞相
伯顏爭權坐謀逆誅時后弟塔刺海走入官匿后坐下后以衣
被之左右曳出斬首血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為逆而后
相救乃遷出官尋鳩殺于開平民舍 伯顏忽都皇后弘吉刺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十一 皇后

氏武宗真哥皇后姪毓德王孛羅帖木兒女也後至元三年立
為后生子二歲而天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中禮法第二皇后奇
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
至意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一夕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曰
暮夜非至尊往來之候中使反復者再竟不納帝益賢之居坤
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閤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崩年四十
二奇氏見后遺衣機素損補笑曰正官所服何至此踰月皇
太子自冀寧歸哭之甚哀 完者忽都皇后姓奇氏高麗人起
家徽徽政院使禿滿迭兒進之為宮女主供茗飲后性媚日見
寵幸生子愛猷識理達臘時答納失里皇后方驕妬知后當帝

意數能辱之及后遇害帝欲立焉丞相伯顏爭不可伯顏曰
 學士沙剌班迎帝意請立為第三皇后居興聖宮至正八年監
 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
 志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女並位中宮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
 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使三辰定位災異可
 息不聽然后故能矯飾每服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
 之有賢行者為法四方貢獻珍饈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
 至正十八年京城饑后命官作糜粥以賑更出金銀粟帛命官
 者村不花於京都十一門置冢收瘞死者遺骸十餘萬復命僧
 建水陸大會度之時愛猷識理達臘已立為皇太子諡計錄云
 端本堂名一日帝師來啟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頗覺開悟
 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我雖居深宮不明道
 德嘗謂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此他求即為異
 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帝頗怠於政后與太子遠謀專國帝覺其有異志怒疏
 而退 伯顏帖木兒盡殺其族至是后謂皇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為
 之爾月不見初奇氏之族在高麗者怙后勢驕橫不俊高麗王
 伯顏帖木兒盡殺其族至是后謂皇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為
 我復讎遂廢伯顏帖木兒別立其弟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
 子三寶奴為元子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將兵萬人送
 之國至鴨綠江為高麗伏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后大慚悔二
 十四年七月太尉李羅帖木兒自大同稱兵犯闕太子奔冀寧
 李羅固疾御史武起宗奏言后撓亂國政宜遷出外帝不答明
 年三月李羅矯制幽后于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伯顏不花守
 之未幾脇后還宮取印章偽為書召太子復出后幽之舊所后
 納美女於李羅求免至百日始還宮李羅既誅后又傳旨令擴
 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大都欲挾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

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事又中止事見擴廓會伯顏忽
 帖木兒傳都皇后崩中書省奏請奇氏正位帝不答十二月始授冊寶立
 為后改賜蕭良哈氏詔天下仍追封奇氏三世皆王爵二十六
 年六月千秋節百官進箋后諭左丞相沙藍答里曰自世祖以
 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行不合典禮却之後從歸
 沙漠 瓦只刺孫答里氏皇太子妃也至正二十六年四月立
 後不知所終

曰曰有元叔風選與古異惟弘吉刺婚媾世締男皆尚主
 女為皇妃雖云德升亦曰族儷多后並嫡母乃非制

列祖女帖木倫李秀子項兒哈
 孫札忽兒臣太祖女火臣別吉李秀
 子項兒哈野立安敦巴而木阿
 而忒的斤阿刺海別吉字要
 合太宗女唆兒哈罕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定宗女葉里迷失君不
 花 忽都魯揭里迷失王傑
 子 太子真金女忽答迭迷失謝里吉
 子 忽都魯揭里迷失王傑
 子 太子真金女忽答迭迷失謝里吉
 子 忽都魯揭里迷失王傑
 子 太子真金女忽答迭迷失謝里吉
 子

愛牙失里謝里吉
 子 皇孫答刺麻八剌女祥哥刺吉謝里吉
 子 明宗女不答昔里謝里吉
 子 普顏可里美思謝里吉
 子 烟合牙謝里吉
 子 拜答沙等

烈祖女帖木倫適李禿亦乞烈氏李禿善騎射太祖初嘗潛遣
 木兒徹丹出使過野見古納河李禿知之會日暮留止宿殺羊
 為食見其馬疲乏復假以良騎及還待之有加木兒徹丹歸具
 以告太祖大喜許妻以皇妹李禿因遣族人請太祖致言曰臣

聞威德所加若雲開見日春風解凍喜不自勝太祖問李禿
畜幾何對曰有馬三千請以其半為聘太祖曰婚姻論財商賈
也昔人有言同心實難朕方欲取天下汝等効忠於我可爾何
以聘為竟以皇妹帖木倫妻之既而札赤刺反札木合脫也等
以兵三萬入寇李禿遣使來告乃與哈刺里札刺兀塔兒哈泥
等同討脫也掠其輜重寇盡降乃蠻叛太祖名李禿以兵至大
戰敗之皇妹薨太祖復以皇女火臣別吉為繼又從木華黎略
地遼東西以功封冠懿二州從征西夏病卒進封昌王諡忠武
帖木倫號昌國大長公主 子鎖兒哈事太宗從木華黎取嘉
州遣使來獻捷太宗曰若父宣力國家朕昔見之今其子克光
前烈命以金錦金帶為賜卒于中都鎖兒哈娶皇子濶出女安
禿公主生女為憲宗皇后當是通稱皇后者非貞節后也 孫札忽兒臣從定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西 公主
宗討萬奴有功太宗命親王安赤台以女也孫真公主妻之卒
封昌王札忽兒臣生二子長曰月列台尙皇子賽因主十女皇
內無此名 哈答罕次曰忽隣亦尙憲宗女其制凡王子女皆概
稱公主云
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李禿為繼室封昌國大長公主詳見
野立安敦公主適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
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
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居民往候之樹乃
生葉若懷妊狀越九月十日而樹瘵裂得嬰兒五人土人奇而
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布可罕既壯雄武遂能有其土地民人而
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事荒遠不能紀其世次
玉倫的斤亦雄武數與唐相攻戰唐人患之議和親於是唐以

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勒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猶言歸
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靈 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
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強盛賴此山耳壞其山則其
國可弱乃偽告玉倫曰既為婚如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
之石於汝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請載以歸許之石大不能動
以烈火焚之沃以醋其石立碎乃輦之去當福山之移也國中
鳥獸踴躍悲號若有所失者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
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于交州即火 統別失八里之地北
至阿木河南接酒泉郡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居是者九
百七十餘載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素臣事契丹為其屬國歲
已巳聞太祖與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官欲來附未行太祖
遣使適至其國亦都護大喜即遣使入奏曰臣聞皇帝威德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五 公主
棄契丹舊好歸命聖朝不意天使降臨下符夙願願率部眾為
臣僕遂朝太祖于怯綠連河奏曰陛下若恩顧臣使得與陛下
四子之末庶可竭犬馬之報太祖感其言使尙公主野立安敦
且令得與諸子序列後從遷別那顏征罕勉力鎖渾回鶻諸國
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征你沙卜里及河
西皆有功既卒子孫嗣為亦都護
冊曰草昧之際率先歸命乃克世嗣知幾獲慶山焚國弱
瘵裂見生代既綿邈言亦不經
阿刺海別吉公主適李要合汪古部人父阿刺兀思別吉忽里
本自達達部主系出沙陀鴈門之後自遠祖十國世為部長金
源氏壘山為界以限南北阿刺兀思以一軍守其要衝為諸國
間鎖鑰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太陽可汗心忌太祖遣使約

自達達部欲同據朔方部衆有欲從乃蠻者阿刺兀思不可執其使來告遂約同攻乃蠻先期至戰于沆海山大敗之降其國復從下中原爲嚮導南出界垣太祖使歸鎮本部既還爲前部衆異議者所殺長子不顏昔班併死之其妻阿里黑攜幼子孛要合及從子鎮國夜遁至界垣告守者縋城以入因避地雲中太祖既定雲中購得之賜與甚厚追封阿刺兀思別吉忽里爲高唐王命其子孛要合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以女妻之則阿刺海別吉公主也公主素明敏有智略太祖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政悉諮稟而後行故師出無內顧憂中年未有子乃多進姬妾生三子視之皆如已出孛要合卒追封高唐王諡武毅成宗朝加贈駙馬都尉進封趙王公主追封皇祖姑趙國大長公主蒙達備錄云太祖女七人長曰阿其鸞搜奴突駙馬 卷二十九 已出三口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又國王摩曠羅之妻亦稱賴蠻公主未詳何帝女

太宗女陵兒哈罕公主適納合其祖曰特因弘吉刺氏世居朔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歸太祖卽光獻皇后子曰按陳從太祖征伐平西夏斷潼關道取回紇諸城凡三十二戰皆有功賜號按陳那顏尋封河西王以統其國族又賜俘獲軍民五千二百仍授萬戶領之女二人並歸憲宗卽貞節皇后姊妹也孫曰納合至是尚太宗女按陳卒元貞元年追封濟寧王諡忠武

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適君不花趙武毅王孛要合長子也封趙王諡忠襄子囊家台亦尙亦憐眞公主未詳何帝女囊家台子趙王諡忠烈君不花弟喬鄰察尙回紇公主囊家台子馬札

罕亦尙桑哥不刺公主皆封趙王不詳何帝女以上公主皆號趙國大長公主

巴巴哈兒公主適火赤哈兒的斤乃巴而木阿而忒的斤會孫也嗣亦都護當海都之亂叛王篤哇率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以書射城中言能以女與我則休兵不則當急攻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忠臣不事二主吾終不能與之相見以其女縋城出與之篤哇始解去後入朝世祖嘉其忠使尙定宗女還鎮火州亦都護歸兵力尙寡北軍忽至大戰力盡死之 子紐林的斤尙幼詣闕請兵復父讎帝壯其志妻以太宗孫女曰不魯罕公主未幾薨又尙其妹曰八卜义留鎮

示昌禦吐番能稱其職武宗召還仍嗣亦都護仁宗考稽故實改封高昌王賜金印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畏兀兒

續弘備錄 卷二十九 七 公主

境八卜义薨復尙兀刺眞公主安西王阿難答女也子帖木兒補化大德中尙太宗濶端太子孫女朶兒只思蠻嗣高昌王泰定中與威順王寬徹普化等分鎮襄陽文宗召至京佐平內難天曆中累拜中書左丞相而帖木兒補化之先高昌王雪雪的斤雪雪子荆南王朶爾的斤皆世尙主爲駙馬都尉但不詳所尙何帝何公主云朶爾的斤子伯顏不花的斤官浙東宣慰使見忠節傳水東日記云按高昌王世勳碑帖木兒補化有二子長不答失里嗣亦都護高昌王尙阿哈也先忽都公 至次伯顏不花的斤爲太常鮮于思魯官浙東宣慰使不答失里子和賞嗣位鎮甘肅與本傳異

憲宗女伯雅魯罕公主適忽隣昌王札忽兒臣次子也未幾公主薨當脫黑帖木兒叛世祖命忽隣往討大戰克捷世祖嘉之復令尙憲宗孫女卜蘭奚公主未平封以廣州乃顏聲刺哈兒叛帝親征時薛徹堅等與哈答罕屢戰帝召忽隣至值薛徹堅

等戰于程火夫溫之地敵勢甚盛忽降以兵二百出不意突擊敗之哈答罕走度保河踰年帝命忽隣復征之至曲列兒塔兀見二河之間大戰其衆皆度塔兀河走餘各逃匿山谷忽隣率衆徒步追之薛徹堅止之曰彼亡命者不可輕身深入不聽直前往竟殪其衆又踰年復命征哈答罕與遇于兀刺河忽隣夜率千人襲其軍盡殺之卒贈駙馬都尉封王如其父諡忠宣國傑傳云子脫歡爲湖廣平章尚憲宗女未詳何名

皇子拖雷女也速不花公主適幹陳濟寧王按陳那顏子也歲戊戌授萬戶尚主號魯國大長公主

獨木干公主適聶古解北平王鎮國之子也初阿刺兀思剔吉忽里遇害其妻孥幼子逃歸併其從子鎮國同至界垣太祖以其子孥要合尚幼先封鎮國爲北平王子聶古解襲遂尙皇子續弘簡錄

女後略地江淮卒于軍賜興州民千戶

世祖女兀魯真公主下嫁孛花駙馬都尉忽隣從弟也孛花弟鎖郎哈娶安西王忙哥刺女奴兀倫公主生女爲武宗皇妃實生明宗後諡仁獻章聖皇后

囊加真公主下嫁幹羅陳濟寧王按陳弟納陳子也初納陳襲萬戶帥師伐宋攻釣魚山從世祖南涉淮甸平山東後北伐阿里不哥皆以其子幹羅陳等十人從至莽來由失木魯追擊至孛羅克禿白且及夕斬首萬級功爲最亦尙太祖孫女薛只干公主幹羅陳襲萬戶初尙完澤公主號魯國長公主完澤繼尙囊加真公主至元十四年幹羅陳卒無子弟帖木兒襲以從征乃顏功二十四年封濟寧郡王賜白傘蓋寵之討叛王哈丹等由寇刺兒河轉戰至惱木連河殲其衆賜名按察兒禿那顏

以旌其功卒子幼弟蠻子台襲萬戶而囊加真公主守節十餘年後再適焉先是弘吉刺部族居苦烈兒溫都兒斤迭烈木兒野里古納河之地後太祖屢賜按陳等農土猶言疆界也迤東絡馬河至赤山塗河與亦乞烈思爲鄰迤南與國民爲鄰至元七年

幹羅陳及囊加真公主請於朝曰臣等所受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實本藩駐夏之地願建置城邑世祖許之城成賜名應昌府後改爲路元貞元年蠻子台復與公主請於應昌路東

七百里駐冬之地建城邑成宗亦許之大德元年名其城曰全寧路當至元初其所分燕南地則有濟寧路及濟交單三州鉅野寧城金鄉虞城碭山肥城任城魚臺沛單父豐嘉祥滋陽寧

陽曲阜泗水一十六縣又汀州路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杭連城六縣至大元年武宗又益賜永平路灤州盧龍遷安撫寧昌黎石城樂亭六縣皆聽其陪臣爲達魯花赤其應昌全寧二路

則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官屬皆得專任其陪臣而王人不與焉此外復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羣屬有錢糧人匠

鷹房軍民軍站管田稻田烟粉千戶總管提舉等官以署計者四十餘以員計者七百餘其五戶絲金鈔之數濟寧路則三萬

戶汀州路則四萬戶絲以斤計者歲二千二百有奇鈔以錠計者歲一千六百有奇此所謂歲賜者也蓋弘吉刺氏爲有元功

臣之首戚晚之宗故一時寵賚之盛莫與比成宗初封囊加真爲皇姑魯國大長公主以金印封蠻子台爲濟寧王賜銀七萬

六千五百兩且爲公主建佛寺于應昌給鈔千錠蠻子台嘗私殺罪人御史臺言其專擅帝令諭彼知之奉命討海都篤哇既與之遇未陣單騎突入往復數四敵大擾一戰遂捷時武宗在

海那鎮朔方有旨令蠻子台總蒙古軍民官輔之守莽來以邊北兵襲加真公主薨繼尚太子真金女喃哥不刺公主按陳弟曰火忽有孫曰不只兒亦尙公主曰幹可真濟寧郡王帖木兒次子桑哥不刺自幼奉世祖命養于幹可真所不知爲何帝公主表亦未詳

冊曰功雖最高賞亦無藝北既延袤南復屬隸彙若臣僚充盈金幣尾大不掉亦非長計

月烈公主世祖季女也下嫁趙武毅王孛要合次子愛不花中統初統兵討阿里不哥敗瀾不花于按檀火爾歡之地圍李壇于濟南獨當一面又從征西北叛王之黨皆有功亦封趙王諡武襄公主號趙國大長公主

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高麗世子王懋初至元八年高麗王王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壬 公主

續遣使入朝請結婚世祖許之十一年五月皇女下嫁七月王植薨命懋襲爵十一月公主入高麗十三年懋表奏改名勝十五年賜駙馬高麗王印俱詳高麗傳成宗即位封皇姑安平公主元

貞二年史臣進所譯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揭里迷失非昭睿順聖太后所生何爲亦稱公主蓋庶出也子諫尙皇孫甘麻刺

女刺國長公主十答失利生子燾初尙營王也先帖木兒女濮國長公主亦憐只班繼尙魏王阿木哥女曹國長公主金童燾

弟嵩亦娶梁王松山女皆稱高麗王妃世祖本紀載中統四年屬置遼魯花赤賜所部鈔千錠又給公主銀五萬兩未詳駙馬名

太子真金女忽答迭迷失公主適闕里吉思趙武襄王愛不花之子也性勇毅習武事尤篤好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

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符數靡不該貫繼尙成宗女愛牙失

里公主宗王也不干叛瀾里吉思率精騎千餘晝夜兼行旬日追及其馬尾時方暑將戰北風大起左右請待之闕里吉思曰當暑而風天贊我也策馬赴戰騎士隨之盡殲其衆也不干以數騎遁去闕里吉思亦身中三矢斷其髮凱還賜金如賞例成宗即位封高唐王時西北蠢動再三請往討帝乃許及行且誓曰此去不平定西北吾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敵于伯牙思

之地衆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闕里吉思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非即整衆鼓譟進擒其將卒百數以獻詔賜世祖所服貂裘寶鞍及介冑戈戟等物二年秋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境上瀾里吉思曰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鷲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三戰三克遂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至馬蹶被執敵誘

之使降不屈又欲以女妻之瀾里吉思毅然曰我帝婿也若何人而婿我敵不敢逼帝嘗遣其家臣至敵境瀾里吉思一見輒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即引去竟不屈死九年追封高唐忠憲王加駙馬都尉階爵如其祖公主皆封趙國大長公主 子木安幼諂以其弟木忽難襲高唐王木忽難才

識有父風撫民御衆境內又安亦尙阿失禿魯公主不詳何帝女痛其兄死節教養木安過於己子命家臣中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木安成立悉以付焉至大二年加封趙王即以

讓木安卒封鄒王諡忠襄三年木安襲趙王尙晉王女阿刺忒納入刺至治元年賜鈔五十萬貫封趙國公主一日木安召王

傳脫歡謂曰先王旅殞上維荒遠之地神靈何依痛心窵突若得歸葬先塋瞑目無憾其傳爲之請帝嗟悼良久曰孝子也即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壬 公主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壬 公主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壬 公主

命脫歡之子失忽都乘傳往遣兵五百人護行至殯所奠告啟視尸體如生遂得歸葬

開日謀勇邁倫忠節蓋世雖當死亡不易其志為弟則友為子克孝至行一家史書炳耀

忙哥台公主適脫鐵木兒不詳其氏族大德十年封濮陽王賜

金印封公主為鄂國大長公主按年表及通考俱無鄂國止有鄂國大長公主惟仁宗紀則有封

鄂國大長公主之文未如孰是皇慶元年四月置濮陽王傳

官四員復賜西寧州租稅十月封脫鐵木兒為岐王延祐四年

加封公主為皇姑大長公主賜金銀鈔幣各以三千計

喃哥不刺公主適蠻子台初蠻子台先娶其嫂囊加真公主至

是復以太子真金女為繼室詳見上

成宗女亦里海牙公主下嫁阿失駙馬都尉忽隣子也大德五

年從晉王討篤哇戰于哈刺答山射篤哇中膝幾殲其黨篤哇

僅以身免至大元年封昌王賜金印置王府官屬仁宗朝復賜

寧昌縣租稅繼尙憲宗會孫女買的公主泰定元年封皇妹昌

國大長公主給銀印

愛牙失里公主下嫁闊里吉思為繼室封趙國大長公主詳見上

皇孫答刺麻八刺順宗女祥哥刺吉適珣阿不刺萬戶斡羅陳

長子也武宗初襲萬戶尚主封皇妹魯國大長公主賜珣阿不

刺金印封魯王以永平路為公主分地食其租更欲賜其路鹽

課中書省執不可乃止仁宗即位進號皇姊大長公主賜鈔萬

錠尋奉皇太后旨以永平路歲入除經費外悉以賜之泰定元

年以公主女適懷王圖帖睦爾是為文宗卜答失里皇后文宗

即位賜鈔二萬錠構居第諭侍臣曰皇姑魯國大長公主蚤寡

守節鞠育遺孤子襲王爵女配予一人其在庶民之家尚當表

揚以勵風化况屬懿親予乃議加封號曰徽文懿福貞壽大長

公主以淮湖山東河間四轉運司鹽引六萬為湯沐費至順元

年九月丙申以公主邸第未完給鈔萬錠命平章亦列赤董其

役已亥賜平江官山五百頃壬寅賜鈔萬錠命丞相燕鐵木兒

詣其第送之二年公主薨子阿里嘉室利至大三年甫八歲

襲萬戶四年襲封魯王尙朵兒只班公主不詳何帝女至順間

封號肅雍賢寧公主弟柔哥不刺成宗時尙普納公主亦不

詳何帝女至順間封鄆安大長公主柔哥不刺封鄆安王授金

印元統元年授萬戶二年加封公主號皇姑大長公主柔哥不

刺為魯王

仁宗女闊闊倫公主下嫁脫羅禾特薛禪之孫也先尙不魯罕

續弘簡錄 卷二十九

公主不詳何帝女繼尙闊闊倫公主英宗至治二年封公主速

哥八刺為趙國大長公主并封其乳母為順國夫人以世次考

之亦仁宗女

泰定間帝師瑣南藏上尙公主封白蘭王見方外傳未詳公主

何號

明宗女不答昔里順帝至正元年封皇姊明惠貞懿大長公主

賜平江田五十頃又有安妥輝者元統二年封皇姑英壽大長

公主不詳何帝女并所適何駙馬攻公主表內有脫脫灰者稱

世祖孫女適禿滿答兒駙馬或即安妥輝之通音與外有魯魯

罕公主適昌忠宣王忽隣從弟字花弟陵都哥繼尙魯倫公主

後至正二十三年封寧昌郡王賜龜紐銀印子不鄰吉及又尙

普顏可里美思公主嗣封寧昌郡王而昌王阿失子八刺失里

亦尚烟合牙公主泰定元年命往鎮阿難答所居之地八刺失
里子沙藍朶兒又向月魯公主皆襲封昌王以上公主皆號昌
國大長公主又有拜塔沙公主適濟寧王按陳裔孫買住罕台
忽魯都公主適按陳裔孫丑漢則皆下嫁于弘吉刺氏者也仁
宗朝丑漢封安遠王出總北軍守莽來而公主則皆不詳何帝
女順帝至元五年封月魯公主為皇姊昌國大長公主則疑其
為明宗之女輟錄云順帝長公主駙馬喇哈喇度王元統
初明宗復生一舌又剪之而真舌遂愈未詳公主名 楊慎真
封宜武將軍妻以公主亦未詳何帝女

續弘簡錄卷二十九終

音 公主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三十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系屬

納真 買奴 祖系 柳只哈兒 月魯帖 哈赤溫 鐵木哥幹

赤斤 脫 別里古台 罕 秃忽 瓜 乃顏 木 赤察合台

秃刺 阿刺 忒納 拖 雷旭烈兀 阿 烈不哥 末 哥 阿 里不哥 太 祖系 玉 龍答

潤出 失 烈合 失 察八兒 合 丹 滅 里 上 太 宗 系 玉 龍答

失微 微 昔里吉 晃 火帖木兒 真 金 忙 哥刺 阿 難答

木合 忽哥赤 木 兒 愛 牙赤 奧 魯赤 老 的 潤 潤出

脫歡 老 章 脫 不花 寬 散 普 化 和 尙 甘 麻刺 王 松山

迭里 哥 兒 不 花 答 刺 麻 八刺 阿 木 哥 上 兀 都思 不 花 宗

系 阿速吉八 帝 系 阿 刺 忒 納 答 刺 燕 帖 古 思 上 文 愛 猷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系屬

識理達臘 買的里八刺 上 順 帝 系

始祖字端父兒子曰巴林昔里刺秃哈必畜孫曰咩麻篤敦皆
單傳咩麻篤敦生七子長曰既拏篤兒罕餘名皆不傳其季曰
納真為贅婿于八刺忽民家初納真兄六人與押刺伊兒部鬪
為所破六人者皆死而納真獨以贅不及難聞其家被禍歸視
之見病嫗十數惟長兄一子海都幼尙存乃共至八刺忽之地
止焉海都既長眾立之為君遂役屬諸部納真子孫後為兀察
兀秃部海都子曰拜住忽兒孫曰敦必乃相繼立敦必乃子六
人長葛木虎子孫為那哈合兒部次葛忽刺急哩但子孫為大
八魯刺斯部次合產子孫為小八魯刺斯部次哈刺刺歹子孫
為博歹阿替部次葛赤渾子孫為阿答里急部其季曰葛不律
罕嗣位亦生七子長巢斤八刺哈哈子孫為岳里斤部次八里

丹嗣位餘無後八里丹子四人長次皆無後烈祖也速該居第
三遂并吞諸部勢寢盛其弟曰峇里真 峇里真五世孫曰買

奴英宗南坡之變買奴逃赴晉王也孫鐵木兒所願効死力及
晉王為泰定帝買奴復言不除元兇則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後

世何從而知非與聞其故乎於是盡誅逆黨帝以宗戚中能自
振拔盡忠朝廷者惟此一人特封泰寧王賜泰寧縣五千戶為

食邑二年徙封宜靖王鎮益都天曆二年文宗即位王入覲賜
控鶴士二十人至順二年置王傳官後至元二年進封益王至

正十七年三月毛貴陷益都王遁走輟耕錄云海都太子察刺
罕寧兒收兒拜住忽兒妻
生一子察忽真兀脫送葛子孫為昔即兀刺拜住忽兒太子直
聖斯子孫為大丑兀禿 按本紀稱泰定元年三月泰寧王買
奴卒以其子亦憐
真朵兒赤嗣者誤

烈祖生五子太祖居長次撈只哈兒王輟耕錄作溜王
初只哈撒兒五世孫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日月魯帖木兒泰定三年嗣封齊王文宗初立丞相倒刺沙起

兵上都與遼王脫脫共立泰定子阿速吉八為帝屢入犯大都
月魯帖木兒以兵圍上都殺脫脫執送倒刺沙赴京師論功居

最天曆二年薨
次哈赤溫大王孫曰合丹世祖至元中乃顏叛合丹附之屢入

寇次孫朶列納皇慶元年封吳王三世孫為木喃子潑皮天曆
二年並徵至京至順元年徙封木喃子為吳王潑皮為濟陽王

三年木喃子同諸王各都等俱入朝
次鐵木哥幹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幹噴那顏者也初太祖議

伐乃蠻羣臣謂方春馬瘦宜俟秋大舉太弟曰事所當為斷之
在早皇季弟別里古台時掌乞列思事乞列思者禁外繫馬所

也亦力言乃蠻可克遂與皇弟哈撒兒舉兵大破之降其衆薨

後子孫最為蕃盛 五世孫脫脫延祐三年封遼王當英宗退
祇晉王將即位脫脫知有敵乃挾轡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

羊馬畜產泰定元年御史傅巖起李嘉賓言其乘國難誅鋤骨
肉罪惡已彰如令歸藩譬之縱虎出柙宜別立近族嗣其位不

報已而監察御史董鵬南等復奏遼王擅殺宗親蒙恩寬宥為
失刑乞正其罪又不允致和元年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燕鐵

木兒舉大義迎立文宗上都諸王分道入犯留脫脫等居守齊
王月魯帖木兒圍上都脫脫兵敗被殺其子八都復聚黨出剽

掠救宣德府官捕之南臺御史言遼王脫脫自祖父以來屢為
叛逆蓋因所封地大物衆今宜削其王號處其子孫遠方而析

其元封分地不果行天曆二年詔封牙納失里為遼王以脫脫
故印給之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次別里古台輟耕錄作廣寧王
又云即寧魯古歹太祖季弟也多智畧勇力絕人

幼從太祖平諸部落命掌從馬蒙古初制掌從馬者皆腹心近
臣遇敗則率從馬太祖宴諸部族或有圖害之者以刀斫其臂

傷甚太祖怒索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不可以臣故生
釁隙且臣雖創甚幸不至死請勿治以安反側太祖允賢之當

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無日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艱險太祖
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朕取天下足矣嘗立為國

相又長太宗正別授之印賜蒙古民三千戶及廣寧路恩州二
城為分地又命以幹難怯魯之地建營居之江南平加賜信州

路及鈐山州二城子三人 長罕禿忽剛猛知兵從憲宗征伐
多立戰功子霍歷極以疾廢世祖命居恩州以統其藩人斃子

塔出嗣好學通經史能撫恤其民 次也速不花子瓜都中統

元年與親王合丹等率東道諸王來會于開平勸進以推戴功封廣寧王賜銀印瓜都次子乃顏至元二十四年遣使徵東道兵反世祖親征之其將金家奴塔不帶擁眾號十萬進逼乘輿帝命李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抱火礮夜入其陣礮發眾潰乃顏敗走追執之詳世祖紀次口溫不花太宗四年與太弟拖雷合攻鈞州敗金師七年領兵入淮西九年攻河南下光州降隨州畧地黃州轉戰至安豐宋知安豐軍杜杲禦之乃引還張德輝對世祖有曰請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柄其為人推重如此按太祖本紀自云我兄薛徹別弟大丑實坤之子按彈實我祖忽都刺之子衆皆欲立之伊等固辭始推我爲主其所自皆未詳蒙達備錄云太祖皇帝兄弟凡四人太祖居長大皇帝弟久已陣亡二皇帝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帝弟名忒殺葛真所統多自己人馬善戰有功其名皆與元史異姑存以備攷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四

太祖皇帝六子太宗居第三其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始得達以故其地郡邑風俗皆莫得而攷常從太祖率師徇金地及征西域下養吉于八兒等城大方通鑑云朮赤伐烏思憾哈納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兒干等部皆降之時太祖十二歲丁丑事已復會師八魯灣川遂定西域早薨子拔都太宗時率皇子征西番有功定宗崩三歲無君眾未知所立拔都獨推戴憲宗諸王大臣議乃定詳憲宗紀次察合台性縝密爲眾所畏服與兄朮赤並從太祖伐金征西域屢著戰功見太祖紀世祖至元三年始建太廟定八室之制修家人禮奉皇伯考朮赤於第四室察合台於第五室歲用冬祀武宗定廟室爲東西次乃罷祀享四世孫曰禿剌少以猛悍著當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謀立安西王阿難荅潛推皇后伯岳

晉長壽制中外洵懼仁宗入平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剌實手縛之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以慶元路爲食邑禿剌以功大賞薄居常快快不得志一日武宗幸涼亭將御舟禿剌前止之帝曰爾何爲曰人有恒言一箇中糜母口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遣止此蓋因俗輕謂之語而禿剌引之涉不遜帝知其怨望銜焉既而大安萬歲山禿剌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爾帝益疑其有異志命諸王大臣鞠之辭服遂伏誅子阿刺忒納失里至大三年寧王濶濶出謀不軌陰許助之事覺與祖母妻俱竄於漠北泰定初召還命出鎮沙州賜鈔三千錠文宗入立以推戴功封安西王尋進封豫王賜南康路爲食邑天曆二年以其父越王印與之出鎮雲南至順元年置王傅等官遣鎮西番授金印二年與武靖王搠思班同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五

討雲南叛蠻禽其渠長磔之以徇仍命分兵共守一歲以鎮輯之後至元三年買池州銅陵產銀地一所願出私財煅煉而輸課於官順帝從其請至正十六年命與陝西省官商議軍機從宜攻討先是其弟荅兒麻討南陽賊有功以兄安西王已爲豫王命以安西王印與之鎮寵吉兒之地十八年詔阿刺忒納失里徙居白海尋遷六盤第子拖雷與太宗同母方太祖崩遺命以太宗爲嗣時太宗尙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稱四太子監國蓋虛位者踰年乃召諸王宣遺詔定大策歲己丑太宗始即位當是時元有天下已三分之一太宗有意混一惟拖雷知之太宗深爲倚托明年太宗自將伐金命拖雷帥師從破天城堡拔蒲城縣聞金帥完顏合達蒲阿守百濟遂渡河攻鳳翔會前軍戰不利急從

太宗往援合達乃退辛卯破洛陽河中諸城及鳳翔既下金降人李昌國進曰金遷汴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失其險首尾不相顧我師取金如探囊底物矣拖雷然其言白於太宗太宗喜謂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不意拖雷能言之遂大發兵太宗將中軍由盤子城南下渡河自洛陽進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寶雞入小潼關涉宋境汭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合南北軍攻汴遣速不罕詣宋假道淮東以趨河南宋統制張宣殺使者拖雷怒曰彼方遣苟夢玉來通好何遽殺我使且食言非信也背盟非義也棄好非仁也忘仇非勇也吾師有名矣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破武休關圍興元軍民散走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續綱目云拖雷分騎兵三萬人入大散關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生山截熊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分軍而西由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鰲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壁並江趨葭州峽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興元洋州間以趨僑風關由金州而東取汴遂由金州取虜州以前鋒三千人破金兵十萬于武當山徑趨鈞州渡漢水行抵汴遣騎馳白太宗太宗方詣漢水將分兵應之會使至即遣歸使令合兵拖雷既渡漢江金合達蒲阿據隘伏兵二十餘萬于鄧州西以待時拖雷兵不滿四萬乃悉留輜重選輕騎進戰于禹山伴北以誘之金人不動拖雷舉火夜行合達聞其至退保鄧州攻之三日不下俄引而北合達合步騎十五萬躡其後拖雷引兵偃旗鼓忽不見中夜則多鼓金聲以擾之金人益不測時太宗亦由白坡渡河遣親王口溫不花來會會大雨雪金人凍僵什不能軍拖雷欲進擊諸將請俟車駕至拖雷曰機不可失彼脫入城未易圖也况大敵在前敢以遺君父乎奮擊于

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資仗委積金之精銳俱盡合達走鈞州城破死焉蒲阿走汴至望京橋被禽拖雷欲降之不屈死太宗尋至三峰按行戰地顧謂曰微汝何能致此捷拖雷從容對曰此上天之靈皇帝之福臣何力之有已從太宗進拔許州定河南諸郡有金將詣帳前白事問其名曰我忠孝軍完顏陳和尚也大昌原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天下必無知我者拖雷義之勸其降至死不屈以馬湏酬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壬辰四月由半渡入真定過中都出北口駐夏于官山五月太宗不豫拖雷禱於天請以身代取巫覡祓除水飲之居數日疾愈乃從太宗北還九月至阿剌合的思之地得疾薨憲宗初立追上尊諡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二年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世祖至元二年改諡景襄皇帝武宗至大二年加上尊諡曰詣泰壇而請命有稱天以誅之文鷹清廟而致嚴蓋古昔相承之典剛辰爰卜遺美載揚欽惟睿宗景襄皇帝孝友溫恭聰明濟哲屬我家肇造於朔土佐聖祖遺征於四方逮天討之奉行致皇威之遐暢金源假兩河之息天水逾通好之盟遂移秦隴之師爰有褒斜之舉既平南鄭順流而東再涉襄江自上而下乃吞三峰之捷實開萬世之基唇既亡而齒亦寒虢可伐而虞不臘適英文之遠豫國中夏之底寧母作神羞請以身代爰俟金賂之啟已知寶祚之歸迪我後人紹茲明命徽稱顯號雖已擬諸形容玉檢金泥尙未遑於潤色謹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諡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端臨展座誕受鴻名億萬斯年永錫繁祉見元文類 劉賡撰 妃名峻魯忽帖尼亦怯烈氏 大方通鑑云本克烈 生憲宗世祖相繼為帝憲宗二年

卒至元二年追上尊諡曰莊聖皇后

本紀作莊獻

升祔睿宗廟至大

二年加諡顯懿莊聖皇后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忽覲都四則世

祖六旭烈兀七阿里不哥八撥綽九末哥十歲都哥十一雪別

台餘名皆不傳 旭烈兀憲宗三年受命與大將兀良合台征

西域哈里發八哈哈諸國八年平之僉其王又西渡海收富浪

諸國轉戰萬里遂世鎮其地憲宗崩世祖北還旭烈兀自西域

遣使勸進曾孫合贊大德八年自西域遣使貢方物四世孫出

伯初封威武西寧王賜金印大德十年命領甘肅等地軍站事

明年進封肅王至大元年獻玉六百一十五斤子喃忽里延祐

七年襲封幽王 阿里不哥當憲宗南伐宋命留守和林憲宗

崩于蜀時世祖以太弟渡淮罔宋鄂州國內虛諸大臣各觀望

所立陝西行省丞相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為帝遣脫忽

續弘簡錄 卷三十 八

思括民兵世祖北還諸王皆會于開平惟阿里不哥不至聞世

祖既即位乃命阿藍荅兒發兵漠北分遣腹心易置將佐散金

帛以資士卒又命行尙書省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

渾都海屯軍六盤太平等相與結納為表裏阿里不哥遂稱帝

于和林阿藍荅兒渾都海舉兵謀拒命親王合丹等擊敗之世

祖命廉希憲安撫陝西北至既宣詔即遣人捕誅太平魯懷等

既而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東官兵追斬之中統二年十一

月帝自將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腦兒之地命合丹等為前

鋒賊其兵三千人追北五十餘里帝親率諸軍躡其後降其部

將阿里不哥乃北遁至元元年七月與諸王玉龍荅失阿速帶

昔里吉來歸世祖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子三人孫五

人第三子孛羅大德十年封鎮寧王賜金印延祐四年進封冀

王置王傅等官四曰藥木忽兒至元十四年與昔里吉脫脫木

兒等劫北平王南木合以叛後來歸大德三年封定遠王賜金

印九年改封威遠王至大元年進封定王 庶子撥綽驍勇善

騎射憲宗命北征欽察有功賜號撥都其孫曰牙忽都年十三

世祖命其統祖父軍從北平王南木合北征諸王昔里吉叛遣

人誘脅之不從事王益忠謹未幾昔里吉以兵攻王牙忽都被

獲拘繫困辱備至不稍屈丞相伯顏帥師討叛者牙忽都以其

聞潛結赤斤帖木兒秃秃哈等亂其陣陣動得脫歸見帝鬚髮

盡白帝憫之賞資甚厚至元二十一年命與秃秃哈同討海都

牙忽都先登謀知堅瑕直前衝敵陣殲其精兵海都敗走二十

七年海都復入寇牙忽都妻孥牙帳方駐不思哈刺嶺上悉為

所掠并與其子脫列帖木兒相失獨從十三騎奔還世祖撫慰

續弘簡錄 卷三十 九

之賜爵鎮遠王以弘吉刺氏女具資裝賜焉武宗撫軍漠北請

以子脫列帖木兒從海都篤哇入寇脫列帖木兒將兵千人擁

護先後力戰功居最留軍中者十年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

竊大位牙忽都曰世祖皇帝嫡孫在神器所當屬安西藩王也

入繼非制不從武宗即位進封楚王以駙馬都尉都刺哈女弟

妻之又以海都子察八兒親屬為賜命脫列帖木兒襲封鎮遠

王至大二年察八兒來朝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昔我太祖肇

造丕基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削平海宇顧惟宗室諸王弗

克同堂而燕賴陛下神武西北裔親首先効順叛王察八兒舉

族來歸內外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衆仁漸義育可謂盛矣昔

我太祖有訓臣嘗與間治亂國者宜齊之以法所以辨上下定

民志如洪枝不剪已見聖恩而利本之顛僭寤是見因循不改

民將生心乞畫一其法俾有所懲勸帝嘉其言牙忽都魯二宗
命脫列帖木兒嗣楚王延祐中明宗出封周王至陝西兵變
列帖木兒坐累徙西番沒其家貲之半明宗即位制曰脫列帖
木兒何罪其轉徙籍沒豈不以朕故邪令復王號人民貲帑悉
歸之 末哥按憲宗世祖紀多稱木哥或莫哥或穆哥疑係一人但無確據不便採入 忽覩都歲都
哥雪別台皆無考

冊曰混一之議實開厥先運籌効力爰關疆埸用啟世祖
受命永年居中監國乃讓其兄二子並帝食報亦豐

第五子曰兀魯赤無嗣六子曰淵列堅子忽察封河間王四世
孫脫歡封安定王 蒙達備錄云太祖有子甚多長子朮因破金
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第二子却爲大太
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關五太子名龍孫
皆正后所生其下十數人皆庶出按此與元史全異

太宗皇帝七子定宗居長次淵端太宗七年奉命征秦鞏攻石
續弘簡錄 卷三十

門入沔州明年取成都招降利州潼川諸路十一年始班師子
五人次蒙哥都子亦憐真元貞二年命駐夏于晉王怯魯刺之
地大德元年來朝薨于道賜幣帛五百疋

次淵出 本紀作 太宗七年受命與胡土虎伐宋次年十月薨于

師子失烈門太宗嘗撫之宮中稱太孫遺命嗣立定宗崩皇后

降兀立海迷失氏抱之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共議立憲宗憲

宗既立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會孫阿魯灰封襄寧王至

元中從乃頰叛大德十年來降至大二年以淵出五世孫也速

不干襲封襄寧王

次哈刺察兒又次合失 續耕錄作合失子即海都也世祖至元

中諸王乃頰反未正其罪海都以太宗孫世居北方久蓄叛志
方俟釁而起未幾果反帝將親征又念慈親之故猶欲懷之以

德遠尙書昔班往諭令罷兵入朝海都已聽命退軍會丞相安
童率兵先破其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不敢至自後屢寇邊
叛者又附海都爲名乃詔丞相伯顏討之海都屢敗脫走大德
三年成宗命兒子海山 即武宗 往鎮北邊數敗海都于淵別列之
地五年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親督欽察軍奮擊大
破之射篤哇中輟號遁去海都不得志旋走死當篤哇之敗也
諸叛王相聚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我子孫弗克靖恭
運年構兵致相殘殺是自隳祖宗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吾世
祖嫡孫吾誰與爭哉遂與海都子察八兒篤哇子欽徹羣請罷
兵還一家之好帝嘉之詔安西王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其
來八年察八兒遣使內附賜幣六百匹至大三年察八兒入朝
詔赦其罪先是世祖以海都叛命積其分地五戶絲作幣帛俟
其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矣至是省臣以爲請帝曰世祖謀慮
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願賞畢卿等備述其故與之使彼知愧
延祐二年封察八兒爲汝寧王置王傅官以其屬戶匱乏給糧
一歲仍俾屯田自贍

續弘簡錄 卷三十

大合丹憲宗初以諸王嘗欲立太孫失烈門乃分遷之各邊合
丹被遷于別失八里之地世祖還至開平合丹率西道諸王來
勸進尋奉命討平阿藍答兒渾都海之亂與諸王按只帶並受
賜綺帛明年從討阿里不哥斬其將合丹火兒赤及其兵三千

人 按本紀當乃頰叛時合丹
附之屢寇邊未知孰是

次滅里至元二年分四親王南京屬州鄭州隸合丹鈞州隸明

里離州隸孛羅赤蔡州隸海都蓋皆太宗子孫孛羅赤乃淵出

之孫海都爲合失之子而明里應節滅里音相通也曾孫禿滿

之孫海都爲合失之子而明里應節滅里音相通也曾孫禿滿

之孫海都爲合失之子而明里應節滅里音相通也曾孫禿滿

之孫海都爲合失之子而明里應節滅里音相通也曾孫禿滿

之孫海都爲合失之子而明里應節滅里音相通也曾孫禿滿

至大初進所藏太宗玉璽封陽翟王賜金印俾鎮北藩子太平
泰定元年襲封文宗初黨附丞相剌沙以兵攻大都戰于棗
林為燕鐵木兒所殺又三世為阿魯輝帖木兒順帝時以謀逆
被誅見叛臣傳其弟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

定宗皇帝三子二腦忽無嗣長忽察三禾忽俱再傳而絕

憲宗皇帝五子長曰班禿次曰阿速歹曰辨都俱無子次玉龍

若失初從阿里不哥反至元元年自歸上都世祖釋不問三年

給衛輝路為分地歲賜銀五千兩幣三百疋其孫曰徹徹禿延

祐七年封寧遠王至治二年命總兵北邊改封武寧王入朝請

印帝以其功績未著不允泰定元年賜永福縣戶萬三千六百

為食邑仍置王傅天曆二年明宗遣詣大都立文宗為皇太子

至順二年改封鄒王俄以妄言不道安置廣州踰年從丞相燕

續弘簡錄 卷三十 燕王

鐵木兒請仍還本部鎮遼陽後至元初首發丞相唐其勢逆謀

詔賜太平路并蘇州田二百頃五年為太師伯顏搆陷奏賜死

帝未允即傳旨行刑及伯顏被逐始雪其冤

次昔里吉至元四年封河平王俄同皇子北平王南木合出鎮

阿力麻里之地十四年年分據世祖紀與李庭等傳多不符七月昔里吉與脫脫

木兒藥木忽兒等謀劫皇子以叛械繫丞相安童使通好海都

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伯顏將兵拒之遇于幹魯

懽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伺其懈掩擊破之十九年為諸王撒

里蠻所執遣使來報後為元帥李庭等襲擒被誅 子晃火帖

木兒延祐五年封嘉王賜羊十萬馬萬匹泰定二年改封并王

至順三年賜以安陸府為食邑後至元元年丞相唐其勢與王

交通謀廢帝以危社稷事敗自殺六年封其子徹里帖木兒為

撫寧王

世祖皇帝十子長朶而只一作都早封王無後

次真金世祖嫡子也少從姚樞寶默受孝經中統三年封燕王

守中書令俄兼判樞密院事性仁孝恭儉嘗從幸宜興州世祖

違豫憂形於色每夕不成寐聞母昭睿順聖皇后暴得風疾沿

途悲泣衣不及帶而行至元七年秋受詔巡行稱海至冬還京

間謂諸王從官曰吾屬適有茲暇宜各言所得於是撒里蠻曰

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伯顏曰皇上有訓欺

罔盜竊人之大惡一有欺罔則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為盜

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若捕者將至札刺忽曰我祖有訓長

者相深者底蓋言貴有終始長必極其相深必究其底不可中

輟也王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敗吾觀孔子

續弘簡錄 卷三十 燕王

之語誠與聖訓合也當為燕王時日夜講求聖道中外欣然歸

心焉十年三月立為皇太子兼省院事如故制曰仰惟太祖皇

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

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為不顯立家嫡致啟爭端朕上遵

祖宗宏遠之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

實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以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

也今遣某持節授爾玉冊金寶嗚呼聖武燕謀爾其承奉昆弟

宗親爾其協和使仁孝顯於躬行庶可不負所托尙其戒哉勿

替朕命詔益侍衛親軍萬人隸東宮太子命詹事丞王慶端選

其驍勇者教以兵法時閱試焉初守中書令每月必再至省將

出乳媪以新衣進却之曰亦何須此為美觀邪卒不服及為太

子一日服綾袷為潘所漬命重染治之侍臣請更製太子曰是

物未假豈宜輕棄東宮香殿成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
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邪不許每與諸王近臣習
射之暇輒講論經史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下至武經七書片
言允愜未嘗不洒然改容時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
出東宮而待制李謙太常宋衡尤咨訪無間十八年二月母后
崩太子自獵所奔赴勺飲不入口者累日設廬帳居焉翰林待
制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詳王惲傳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
道唐肅宗改絳紗袍爲朱明服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及
說那時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菜名邪蒿未必果邪也食
之能遠邪人耶詹事丞張九思從旁進曰古人設戒防微義固
當爾太子善其說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尤喜循良之吏深惡
言利者詔割江西隆興路爲分地太子謂左右曰安得治民如
續弘簡錄 卷三十 系屬
邢州張耕者誠使往治之俾江南諸郡取法民必安集於是名
宋衡大選署守長江西省獻歲課羨鈔四十七萬緡太子怒曰
朝廷但令汝等治百姓安朝廷何患不足否則雖多能自
奉乎盡卻之叅政劉思敬遣其弟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上
太子問所從來蓋思敬征重慶時所俘者感然曰歸語汝兄此
屬宜隨所在放遣毋重失民心也烏蒙宣撫進馬踰歲額論曰
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自今勿復多進有司欲就成武營貸粟
數萬石濟饑民太子問可否王慶端對曰兵民一體何間焉卽
命與之凡四方科徵輒漕造作和市有不便民者卽日奏罷二
十年春倅劉因于保定拜右贊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夾谷之奇
爲左贊善大夫時已立國子學白棟宋衡李謙皆以東宮僚友
相繼典敘事至是命因專領而以衡等仍備咨訪嘗曰吾聞金

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出一范文正公所
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來見諭令
入國學逾年又見問所讀何書其子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
汝學漢文耳其亟入冑監遣使辟宋侍郎倪堅于開元旣至訪
以古今成敗得失堅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
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納賜酒日
昃乃罷先是阿合馬擅國柄太子悉其狡未嘗稍假顏色許衡
告歸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便侍養且曰公母以
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及阿合馬矯殺左丞崔斌
太子方食投箸起急入宮論救以不及爲恨和禮霍孫拜丞相
太子謂曰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
叅政張雄飛嘗被賜金鈔及罷政姦黨詣中書乞追奪太子聞
之論丞相安童曰上所以賜張雄飛者旌其廉也汝豈不知母
爲小人所詐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太子意益非之嘗曰財非
天降安得取贏乎恐生民膏血竭於此豈惟害民實國之大
蠹其後世榮果坐誅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不敢抹生平好
賢若渴宋衡目侍賜鈔千五百緡王磐請老官其督於東平以
終養孔洙自江南入覲則責張九思以學聖人之道何不知有
聖人之後其崇儒重道本天性如此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言
事者請內禪太子聞之驚曰必禍我矣臺臣匿其章不上而阿
合馬黨塔卽古阿散乘間發之帝震怒太子愈憂懼不自安遣
得疾薨年四十有三帝追悔賜諡明孝太子成宗卽位追諡文
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升祔太廟 妃伯監也怯赤一名潤淵
眞弘吉刺氏先是世祖出獵道渴入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

世祖從覓馬潼對曰馬潼固有之但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也難以相授世祖欲去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去於理不宜我父母當即歸盍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潼飲焉世祖既去歎息曰此女倉卒以禮若是豈非佳婦邪後諸臣請擇太子妃俱不當上意有一老臣嘗知向者出獵語且聞其未字因以為言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性孝謹善事中宮侍順聖皇后不離左右世祖嗟稱曰果賢婦也一日太子有疾世祖往視見牀第間設織金臥具世祖曰我嘗以汝為賢何若是妃跪曰常時不敢用今太子病恐為濕氣所侵耳即撤去成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冊曰自家而國治道必有所先立愛惟親君德莫先於孝况恩深於鞠我而禮重於正名歷代以來令儀可考人子之職所在天下之母宜尊恭惟聖母聖善本乎天資靜專法乎地道上以奉

續弘備錄

卷三十

十六

系屬

宗祏之重下以敘倫紀之常助我前人守卷耳憂勤之志保予冲子成思齊離肅之風肆神器之有歸知孫謀之素定界付雖由於曆數規摹一出於庭闈是用率領衆心章明鉅典謹奉冊寶上尊稱曰皇太后翼日播告天下詔曰禮莫大於正名孝宜先於報本朕仰繩祖武丕紹皇圖惟昭考之仁明徽稱未著特慈闈之鞠育大德難酬爰當踐祚之初首篤尊親之義謹依先朝故事追尊皇考曰皇帝尊大母元妃曰皇太后其應行典禮有司次第舉行見典章徽政院官受獻浙西田七百項籍位下后問之曰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曷敢私即命書省盡罷院官之受獻者后弟後因后求官后不悅曰汝非其人也勿以累我後其弟果被黜人服其先見大德四年崩諡曰裕聖皇后至大三年加上徽仁裕聖皇后

冊曰親賢講學剖微義利仁孝性成動合古制惜其短年世不蒙治裕聖持履不違造次以德配德好述易愧

次忙哥刺至元九年封安西王統河西土番四川諸處賜京兆為分地駐兵六盤山置王相府以陞挺為王相十年益封秦王佩金印二其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在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官邸十四年命王北征十七年薨于二長阿難答嗣安西王成宗初遣使入朝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各有分地以賜于孫若言貧乏豈獨汝邪去歲已賜鈔二十萬錠今再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大德元年復賜鈔三萬錠成宗崩無子皇后卜魯罕垂簾聽政以阿難答同為世祖之孫召至京將以弟繼大統文宗自懷孟入定內難執之尋賜死于月魯帖木兒泰定帝立襲封安西王俄與逆

續弘備錄

卷三十

七

系屬

謀流雲南至順三年坐與畏兀僧必蘭納識理謀不軌伏誅次按攤不花初忙哥刺既封安西王再封秦王綰二印後阿難答用安西王印按攤不花別用秦王印中書省言一藩二王非制詔納秦王印時安西王相獨有印亦并收之至元二十五年受命率兵鎮大理次南木合傳作那木罕至元三年封北平王命丞相安童輔之建幕庭于和林北阿力麻里之地十四年七月為叛王昔里吉所劫留七年已失舊封十九年改封北安王二十一年三月還朝賜鈔一萬二百四十六錠重給金印與之大德五年薨延祐七年賜諡昭定無後次忽哥赤至元四年封雲南王賜鍍金銀印遣之鎮八年為雲南都元帥寶合丁王傅濶濶帶等恊謀置毒酒中鴆死事發寶

合丁等並伏誅事詳張 于也矢鐵木兒至元十七年襲封雲

南王至大元年進封營王皇憲元年賜福州路福安縣萬三千

六百有四戶食其歲賦泰定四年出鎮北邊

次愛牙赤本末紀要 至元二十四年叛王乃顏黨失都兒犯咸

平愛牙赤帥宜慰塔出合兵出瀋州討平之高麗史忠烈王世家云丙子流皇子

愛牙赤于

次奧魯赤封西平王至元九年同南平王禿魯等征建都蠻元

貞二年命駐夏上都 孫老的罕至大二年梁王松山在雲南

有風疾以老的罕往代收封雲南王延祐二年入朝

次洞淵出至元二十六年封寧遠王出鎮漠北大德三年以怠

於備禦命皇姪海山即軍中代之武宗即位改封寧王賜金印

至大三年或訴王與越王禿刺于阿刺忒納失里有逆謀詔徙

續弘簡錄

卷三十

大 係屬

高麗皇慶元年賜還大年薨

次脫歡至元二十一年封鎮南王駐鄂州賜鍍金銀印七月詔

統兵征占城道出安南為交兵所敗事詳安南傳 世祖怒其辱國終

身不許入朝令駐鎮揚州大德五年薨 長子老章嗣鎮南王

駐揚州至大三年尚書省言其出入導從僭竊上儀遣官詰問

得實召赴闕仍以所僭儀物來上老章薨脫不花襲封鎮南王

泰定二年薨遣中書平章乃馬鐸攝鎮其地 次寬徹普化泰

定三年封威順王鎮武昌賜金印撥怯薛歹五百名又自募一

千名為護衛設王傅官屬命湖廣省供億錢糧衣裝歲支祿米

三萬石鈔三萬二千錠又日給王子諸妃飲膳時多言其驕橫

縱所屬侵奪民利後至元五年太師伯顏矯制召赴京貶之及

伯顏敗始復還鎮至正七年受命同鎮南王孛羅不花討猺賊

吳天保十一年徐壽輝作亂起蕪黃寬徹普化與其子別帖木

兒引兵至金剛臺討之為賊將倪文俊所敗別帖木兒被執未

幾以陷武昌寬徹普化棄城走詔奪其印已率本部怯薛歹屢

討賊立功命復還武昌遣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

四十餘水陸進討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雞鳴汊船重不得

前文俊用火筏焚之三子同遇害妃妾皆陷賊中乃自走陝西

復從雲南經蜀轉戰至成州欲赴京師會李思齊以取蜀為名

拒不令行俾屯田成州以及其子曰和尚封義王常侍順帝左

右至正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踞位右丞相和尚忿

其無君受密詔陰結勇士刺殺之順帝將北奔詔准王帖木兒

不花監國以和尚輔之京城破不知所之 次帖木兒不花初

鎮南王脫歡薨于老章襲老章弟脫不花襲脫不花薨于孛

續弘簡錄

卷三十

大 係屬

羅不花幼泰定三年以弟帖木兒不花襲封鎮南王駐揚州孛

羅不花長帖木兒不花固請還爵文宗嘉其能讓改封宜讓王

移鎮廬州後至元元年賜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二年賜市宅

錢四千錠命王府官班次列於有司之右五年太師伯顏矯制

與其兄寬徹普化同被貶及伯顏見斥朝廷雪其冤給還宜讓

王印仍鎮淮西至正十二年廬州盜起帖木兒不花率府中官

屬及怯薛衆鼓行討之擒其渠帥境內以寧十六年命與寬徹

普化以兵過懷慶既而汝穎之寇南渡淮復便宜調芍陂屯軍

拒之及廬州不守乃孛身北歸二十七年進封淮王明兵逼京

師帝北奔留帖木兒不花監國城破死之年八十三 不答失

里皇慶元年賜福州路寧德縣戶萬三千六百有四食其歲賦

二年封宣德王按宗室表載老章不答失里為脫歡子而脫不花以下諸人皆老章子也及致寬徹普化與帖

世祖 德之子未加號是
大忽都魯帖木兒亦稱王無考

皇太子真金三子長甘麻刺次荅刺麻八刺成宗居第三皆同
母甘麻刺少育於祖母順聖皇后宮日侍世祖未嘗離左右畏
慎不妄言言必無隱至元中奉命鎮北邊叛王岳木忽兒等聞
其至望風請降既而篤哇察八兒諸叛者相率求和邊境寧謐
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顧近侍曰風雪如是吾與
卿翁有寒色彼從士屢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可無念乎命大為
肉糜親嘗徧賜之暇則命儒臣進講通鑑戒其下曰朝廷以藩
屏寄我事有不逮正賴汝輩輔助其或依勢作威不用我命輕
者論遣大者奏關耳宜各慎之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
特命獵于柳林至朔州恐務乘不繼令左右司之日分給從士

續弘簡錄

卷三十

三

系屬

仍飭其衆毋得侵擾百姓此還世祖勞之曰汝在柳林民不知
擾朕實嘉焉明年封梁王授金印山鎮雲南從卒馬馳之屬不
下千百計所過未嘗擾民二十九年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
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更鑄晉王金印故事諸王
皆置傅以晉為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有加特置內史以寵之
世祖崩王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時甘麻刺為太子長子於
世祖為家孫大臣皆屬之王慨然曰昔皇祖命我鎮朔方以衛
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兒仁孝可嗣大統於是成
宗即位而王自歸藩大德元年賜鈔七萬錠六年薨年四十五
天性謹厚御下有恩於國家法度凜然不敢犯藩屬官有年老
者願以子代內史請於王王曰用人惟天子所命不敢專也故
尤為朝廷所重惟崇尙浮屠作佛事歲耗財不可勝計後十年

仁宗立追諡獻武又十一年次子也孫帖木兒得立為泰定帝
追上尊諡日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祔享太廟又六年文宗
即位詔毀其室 妃名普顏怯里迷失弘吉刺氏當王居晉邸
納為元妃生泰定帝及即位追尊為宣懿淑聖皇后升祔顯宗
廟天曆初廟室仍毀 長子松山至元三十年受詔出鎮雲南
賜皇孫梁王印大德九年詔梁王勿與雲南行省事至大二年
有風疾帝命雲南王老的罕代鎮其地子王禪延祐七年襲封
雲南王泰定元年四月賜車帳馳馬十月徙封梁王食邑益陽
州六萬五千戶仍以其子帖木兒襲封雲南王三年六月命王
禪鎮撫北軍賜鈔五千錠兼整飭斡耳朵思邊事泰定帝崩于
上都與丞相倒刺沙遼王脫脫共立泰定帝子將兵攻大都戰
屢敗為文宗所擒賜死至順元年流其子于吉陽軍 季迭里

續弘簡錄

卷三十

三

系屬

哥兒不花武宗初立封北寧王仁宗嗣位改封湘寧王置王傅
食湘鄉州寧鄉縣六萬五千戶子巴刺失里襲泰定元年命出
鎮察罕腦兒地三年正月移鎮元魯思部六月命鎮阿難荅所
居之地四年復鎮察罕腦兒泰定帝崩所部軍應上都南侵冀
寧兵敗被執

而曰貪人徒勞妄覲非分嫡孫當嗣乃甘退遜不於其身
而於其子較之泰伯食報尤美

次荅刺麻八刺成宗同母兄也至元初生于燕邸世祖絕愛之
凡乘輿巡幸及歲時朝賀皆令侍行稍長賜以女侍郭氏其後
納弘吉刺氏為妃二十三年太子真金薨荅刺麻八刺以皇孫
鍾愛兩宮特優出閣之禮二十八年始出鎮懷州行至趙州從
卒有伐民桑棗者民遮訴於道王命杖以懲衆未至以疾還明

年春世祖北幸留治疾京邸越兩月薨武宗即位追尊為皇考
曰顯親所以為子追遠所以厚民矧必百世祀而位弗隆為
天子父而養弗逮是宜稱秩以達純誠欽惟皇考淵穆有容神
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於兩宮宜若宜王膺具瞻於四海當
璧之祥未卜乘蹤之跡已遙典言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對越有
成之命夙夜惟寅昭哉玄德之升聖矣生知之異衍莫衍於昌
後嗣而有天下孝莫孝於配前烈而茂本支念茲繼體之初益
切中心之慕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
宗伏惟明明降鑒序於祖宗依躋攸寧永錫繁祉見元文類
程鉅夫撰仁
宗延祐五年創殿於大永福寺安奉御容 妃名荅吉弘吉刺
氏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武宗仁宗母也大德九年成宗不
豫卜魯罕皇后秉政遣仁宗母子出居懷州踰年成宗崩時武

續弘簡錄

卷三十

主

宗總兵漠北仁宗在懷州聞計先奉母還京師遣使北迎武宗
以五月即位先是妃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問所立對曰重
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大荒落者武宗生年旃蒙
作噩者仁宗生年也妃頗惑其言欲武宗讓位於弟遣近臣諭
旨曰汝兄弟二人皆我子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
容不思也武宗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星命之說茫昧難信何可
以此而乖祖宗之法妃愕然曰修短雖出術家吾為太子周思
遠慮所以深愛之也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
來何為連遣使趣之至武宗既立即日尊為皇太后詔曰蓋聞
孝治天下者王政所先養以天下者尊稱為大朕恭承先德寅
紹丕基愴昭考之長違賴慈闈之篤祐方衍無疆之慶曷勝報
本之情謹依先朝成憲追尊皇考曰皇帝尊大母元妃曰皇太

后其應行典禮有司以次舉行見典至大元年為皇太后建興
聖宮二年正月太后幸五臺山作佛事四月立興聖宮江淮財
賦總管府專司太后錢糧三年四月以興聖宮鷹坊等戶四千
分處遼陽建萬戶府統之十月帝率皇太子諸王羣臣朝興聖
宮上徽號冊曰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遺體
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欲不臻而隆名盛
典辭未見命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貞順而
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
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從與其行迫輒河陽永懷彌切親
至五臺禱於佛乘尚憑陰陽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服用昭旋
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冊儲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
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敢內訖往歲鑿輅再輒五臺淨

續弘簡錄

卷三十

主

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為臣天濤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
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惟之眇末咻仁愍慈百倍為艱圖
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
上帝禮于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
元皇太后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曆見元文類
姚燧撰 仁宗延祐
二年加上尊號曰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英宗初立尊為太皇
太后上尊號冊曰王政之先無加於孝人倫之本莫大尊親式
仰燕謀率修繕典恭惟太皇太后仁施溥博明燭幽微爰自居
瀾潛之宮已有母天下之望方武宗之北狩遼成廟之賓天肆
克振於乾綱旋再安於宗廟雖膺在躬之曆數實司創業之艱
難儀式表於慈闈動協謀於先帝莫究補天之造允如扶日之
升位履至尊兩翼成於聖子嗣登大寶復擁佑於眇躬矧德邁

塗山功高文母是宜加於四字式益衍於後稱謹奉玉冊玉寶
加上尊號曰徽文崇佑太皇太后御大明殿受朝賀初太后見

武宗長子和世璠即明宗少時有英氣而仁宗子碩德八剌即英宗

意稍憮諸羣小亦以立和世璠將不利於已遂擁立英宗既即

位太后來賀見英斷之色燭人眉宇后退而悔曰我不擬養此

兒遂飲恨成疾至治二年九月崩升祔順宗廟上尊諡曰昭獻

元聖皇后性聰慧歷佐三朝稱仁儉每幸上都必飭鷹坊衛

士先往免害稼擾民然不事檢飭自正位東朝內則黑驢母亦

烈失入用事外則幸臣失烈門紐隣及宰相鐵木迭兒相率恣

貪虐瀆亂朝政仁宗恐傷太后意不能制及英宗立羣倖伏誅

而後勢候頓息 阿木哥者女侍郭出也封衛王大德七年籍

河西寧夏善射軍隸焉仁宗即位王入見賜鈔二萬錠以慶元

續弘備錄 卷三十 王

路定海縣六萬五千戶為食邑每歲賜外更給鈔萬錠他勿援

例延祐五年以罪貶高麗有術者趙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

不台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潛謀備兵甲航海往高麗迎之至大

都侯時而發行大利津縣事覺子玉伏誅再徙阿木哥于大同

泰定元年正月召還六月薨賜鈔千錠子阿魯至順元年封西

靖王

冊曰篤生雙珠並登大寶早歲雖艱天祿永保維多爽德

親暱姦回南坡之禍實后所胎

成宗皇帝一子名德壽大德九年立為皇太子詔曰惟我世祖

皇帝規模宏遠預建儲嗣式與古合朕恪遵祖宗成憲允協昆

弟僉言立嫡子德壽為皇太子茲有日矣此者遠近宗親復以

為請又中書百司及諸老臣請授冊寶昭示中外朕俯從衆願

所有冊禮具如常制屬茲盛舉宜布新恩於戲慶衍無疆既正
名於國本仁同一視尙均福於黎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見典章

未幾薨無後

武宗皇帝二子長明宗次文宗詳帝紀

仁宗皇帝二子長英宗無子次兀都思不花延祐二年封安王

五年以湖州路為分地七年降封順陽王尋被殺無後

泰定帝四子長阿速吉八元年立為皇太子致和元年帝崩九

月丞相倒剌沙在上都立以為帝年甫九歲改元天順十月齊

王月魯帖木兒舉兵圍上都倒剌沙奉帝璽出降阿速吉八不

知所終

次入的麻亦兒間上泰定元年封嗣晉王餘二子曰小薛太子

泰定三年十二月以其夜啼賜高年鈔以厭之允丹藏上太子

續弘備錄 卷三十 王

泰定四年正月受佛戒于智果寺俱早隕無後

明宗皇帝二子長順帝次寧宗詳帝紀

文宗皇帝三子長阿剌忒納荅刺天曆元年以帝潛邸所用工

匠百五十人立異樣局賜之至順元年三月封燕王立宮相都

總管府以燕鐵木兒領之七月命西僧為燕王修佛事御史臺

請立為太子帝曰朕子尚幼非裕宗為燕王時比也諸王大臣

復請帝曰燕王幼恐其識慮未弘弗克負荷徐議之未晚十二

日始立為皇太子次年正月薨祔葬山陵命宮相法里守之繪

真容奉安慶壽寺東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

次燕帖古思初名古納荅刺至順二年正月疹疾愈賜醫巫乳

媪宦者衛士六百人金銀鈔帛以萬計且命西僧作佛事一周

歲更于五臺霧靈二山作佛事釋罪因為皇子祈福九月市故

丞相府第命燕鐵木兒奉皇子居之三年三月更今名當文宗之崩也燕帖古思宜立而后惑於日者言曰兒幼當大福恐不任乃傳位於明宗次子是為寧宗及寧宗崩大臣復請立后益以日者之言為信乃迎明宗長子立之是為順帝後至元六年被放高麗未至為從臣月湖察兒所弑

次太平訥初名寶寧天曆元年命保養於大司農買住家易令名後無考

順帝子愛猷識里達臘二皇后奇氏所生也至元十三年立為皇太子詔開端本堂命儒臣口直進講一日皇太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究不省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崇信佛教時帝淫昏怠於政事奇氏與太子握軍國重權急圖內禪初喻意丞

續弘簡錄

卷三十

手不

相太平太平不從太子益樹私人盡逐帝左右心膂由是父子之間如水火矣二十四年詔以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于軍中削其官爵老的沙者帝母舅故不附太子者也孛羅雅知詔命非帝意遣兵犯闕皇太子兵敗出走及孛羅奉詔退軍太子復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帖木兒再舉兵犯闕太子奔冀寧孛羅誅始還宮二十七年以江淮川蜀皆陷沒命太子立大撫軍隨受詔出師究不行明年明兵入京師太子從帝北奔應昌又二年明兵襲應昌皇太子從十數騎遁不知所終較耕錄云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常以飛放從者較臂鷹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戲亂之將出詔為樂太子受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妄動如此急引去母名責子

封為崇禮侯留京師甲寅九月太祖謂買的里八剌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况於人乎汝南來已五載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聽汝還於是厚其禮歸之政紀按庚戌為洪武三年是年元主之子失篤兒及駙馬忙哥失來降明年又獲故元子孫惠不都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并其金印送至京太祖各賜第宅仍月給錢米甲寅文忠克大寧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均不知何系冊曰監撫之職過則幾諫未聞闔干輒謀內禪揆厥所由皆因奇氏欲專威福逞私所致元世並后流禍至斯所以聖教首列開雕

續弘簡錄卷三十終

續弘簡錄

卷三十

手

系屬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一

趙復 許衡 附 李俊民 張特立 李昶 劉因 附

張頌 附 金履祥 蕭艸 附 侯均 同 恕 附 董朴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濶出伐宋德安嘗拒戰

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

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

事畧云復見樞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樞與之言奇之

復以九族俱殘毀不欲生因與樞訣斬死樞留宿帳中既覺失

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從跪欲自洗

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隨吾而北保無他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儒學一

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梗載籍不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

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

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

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強之仕惟中間復議論始嗜學乃與樞謀

建太極書院于燕京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購遺

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

能通貫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

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錄列于

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

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

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

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

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

博溺心未喪本為戎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後

家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 經義攷載有春秋通旨 一書吳萊台作後序

冊曰濂洛心傳探源洙泗紫陽集成庸衆猶昧復起羈俘

倡道燕都手疏口授乃闢泰蕪向微先生執啟羣儒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于新鄭

幼端慤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

斯已乎師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不凡

他日必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去如是數年間凡更三師

考歲畧云衡幼與羣兒嬉即書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稍

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過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稍

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游見尚書疏義請就

宿手抄以歸 縣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 既避難唄

味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

過河陽賜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

有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

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名臣事畧云壬辰北渡隱居大名 居三

年間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

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 考歲畧云姚樞以道學自任衡詣蘇門

講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

牘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衡亦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

冬盛暑不廢時年四十志學如成童 國學事跡云衡自得小

學則至此書雖以問學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

明能明此書雖尋移家蘇門山與樞及寶默相講習慨然以斯

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

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

衰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

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
被名入京師以其雪齋居銜令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
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世祖出王秦中徵授京兆提學
考歲畧云乙卯廉希憲官撫關中秦授衛京兆
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秦人新脫於兵
欲學無師聞銜至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會
世祖南征乃還懷州學者攀留不得追送臨潼而歸中統元年
世祖即位召至京考歲畧云庚申上即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
聖聽問所能日勤力農務教養童蒙問科舉何如日不時平章
能上日知言務實科舉處題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王文統以言利進銜樞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
統患之竄默又日於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銜與默為表
裏乃奏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銜為太子太保陽示尊
禮內實損使疎遠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依東宮避禍與樞同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三 儒學一
拜命將入謝銜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
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
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銜國子祭酒明年謝病歸考歲畧
三月應召至上都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
文謙由大名宜無復入中書初見銜屢請執弟子禮銜拒而止
文謙數件伴臣被誅責至是遣人求言銜貽書曰甲者在門慶
書在閣一簡一伏執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若難終
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惡者天人無事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
為有害助而擾之其害愈大既徵于色又發于聲天道無他庸
主也
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相年前二十一謂其未諳機務欲
銜輔之復召至俾議中書省事銜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規摹
言自古得天下者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
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
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

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
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
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
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
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
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憂月摩周
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
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夫陸行資車水行資舟
反之則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
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矣然萬世國俗累
朝動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
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
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山
本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
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
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
達此創業垂統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
此顧乃宴安逸豫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
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
難於鄉時矣唯當齊一吾民之心志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
定制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
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可成矣二曰中書大
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
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

以七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七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月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遽用或已知其為君子為小人而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賂日月也獨星家能步虧食之數者得法故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工雕琢之小物尙爾况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為邪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是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人成法顧可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五 儒學一

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効諸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數並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曰為君難言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以聰明剛斷之姿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

天畀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則其說出來遠矣臣請舉其切要者欵陳于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大畧謂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至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至此此無他當至難之地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一言必求其所以然與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每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蘊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易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人君居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六 儒學一

見欺則以非爲是是以爲非其害可勝既邪人君唯無喜怒也
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唯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
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
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
是則進者未必盡君子退者未必皆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
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
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尙可防邪大抵
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
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干蹊萬徑
以盡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
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眞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
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同如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
績弘簡錄 卷三十一 七 儒學一
一世而莫之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
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雖或知之而名之命之況如廝養賢者
有不屑就矣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言不見用則超然
引去耳雖或信用其言復使小人參預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
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甘尸素以取譏天下後世哉
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尙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
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
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况姦邪佞
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
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
於退者蓋以此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禹曰任賢勿貳去邪
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姦邪之

人其設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莫能知唯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直以
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蓋喜怒哀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
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意迎合竊其勢以立已威濟其欲以
結主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譏近親不敢言毒被天
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
難乎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
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
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下以
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
禹抑洪水以救民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
然一傳而太康失道萬姓遠仇而去之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士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八 儒學一
雲合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
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其故何邪竊嘗思之民之
戴君本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
後怨怒生焉禹啟愛下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
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推
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此大
抵人君卽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從而悅之冀其有
實旣而實不能副則怨心生焉人才不甚相遠人君時以已之
私好獨厚一人則其薄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
有功人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
之惡在其爲愛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動
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

將不求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區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考之當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遠數前後若是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弊變異使四十年海內殷富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行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惡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李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天之樹君本爲織弘簡錄 卷三十一 九 儒學一

下民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名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四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舜典臣嘗反復推衍參之往古而聖賢之言無不

同驗之歷代而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則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出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此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擾勿害盡改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樹藝惡論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日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使士安夫士農安夫農工商安夫工商則在上之人始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尙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違爲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喜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由於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無不中節矣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在下希進之人往

往求託近愛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深嘉納考歲畧云衡每有奏對上必先擇善譯者然後召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衡又疏言國家汰省冗官正所以重名器抑僥倖厲廉能其為善政無疑也然言之甚易為之甚難蓋人之情大抵忠於得失故凡得則喜失則怨所謂已奪者猶可與已與者不可奪正此謂也方其用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不以權貴量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遠欲黜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既不可復追繼自今當盡改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壅庶乎可補前日之失又言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峙號為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審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樞密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溯古或者謂樞密併於中書合古冢宰總百官意不知古者宰相止一人而今之為宰相者動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邪國家切務止在得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無益也帝以衡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

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舉省部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擬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杏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僉樞密院之請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與民與財子又與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事畧云西和爾合馬語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公實反耳人所嗜者公一切不好惟欲得人阿合馬由是銜之至為衡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右掖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衡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衡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若輩太樸未離視聽專一苟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昌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堯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雅衡待之如成人愛之若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

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
 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國學事跡云衡自詣學
 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
 日令家其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欲令蒙古生學習算術
 道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千中凡三千六百五十年編其世代歷年
 為一書傳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其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
 嘗曰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
 時甚敬謂以此是學又云衡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
 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
 看得無疑方是有所功又嘗曰教人與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
 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嘗曰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
 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方求安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
 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權臣屢短毀漢
 果處之不夫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權臣屢短毀漢
 法諸生廩食常不敷或稍引去衡請還懷帝問翰林學士王磐
 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令其去竇
 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考歲畧云十年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
 先生出處開時世汚隆我輩不可強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耶
 先生自處審矣送合辭代奏得告南歸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儒學一
 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命守衡學規性理大中云世祖欲取
 修德以教廣取若以力取必成兩國生靈未問計于衡衡言惟當
 非計之善及宋下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
 曆恂言曆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
 院事名至京衡謂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
 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
 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語詳郭守敬傳
 授時曆頒天下六月以疾益進得請還懷考歲畧云衡入院恩
 賜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皇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為
 見皆跪奏上令衡起賜坐勞問春愈隆上每北還必
 懷蓋路總管以便就養衡家居簡絕人事常課僮僕事耕墾勤
 於自治踰年病革值家祠祭衡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祖考
 乎扶而起奠獻如常儀既徹家人餒怡如也巳而卒年七十三
 四方學士聞計皆聚哭有數千里來號慟墓下者考歲畧云衡
 疾甚醫者診

之曰損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乎衡曰久病
 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曳杖
 于門曰予心忤忤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
 世事何時能遂發嘆奄然而逝衡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
 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
 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且不用二氏教衡
 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
 皆樂從及去人皆哭泣不忍舍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之徒
 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
 十百與千萬也是豈增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與可獨
 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其像贊口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
 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衣蓬茅
 不為荒涼珪組軒裳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向友千載
 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成宗大德初追諡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加封魏國公仁宗皇慶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儒學一
 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立書院于京兆給田奉祠事名
 魯齋書院蓋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謀
 聖學之隆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命為
 蒸民之先覺考歲畧云衡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
 者曰長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年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
 其子師可曰四歲說中庸說語錄等書迺出眾手非完書也
 亦將待人文集云衡嘗戒學子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
 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器然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
 人而拒之均罪均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耶律有尚字伯強遼
 東丹王十世孫也祖父在金世嘗官東平因家焉有尚早篤學
 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弟至元八年衡除國子祭酒奏有尚為
 齋長及衡告歸以有尚為助教嗣領學事居久之除秘書監丞
 出知荊州皇太子真金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去而
 國學事廢廷議謂非其人無足繼衡者乃除有尚國子司業時
 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僦民居有尚屢以為言二十四年朝廷大

一考... 丹... 反文內

起學舍立國子監增廣弟子員以有尚為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尋以親老辭大德改元名拜集賢學士八年又以葬父乞歸會
朝廷思用老儒安車召之累辭不允復起昭文館大學士兼祭
酒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
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
道者舉皆屏黜其法一遵衡舊而誠謹有加身為學者師表數
十年海內宗之既而年老力請還家卒年八十六諡文正

刪曰大儒之生與君相等應運乘時月輝日炳出處儼然
頑廉懦警致君澤民非實非徑

李俊民字用章中堂事記云號鶴鳴老人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

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

學教授鄉里有不遠千里來者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雖片

言隻字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復隱西山

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

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為弗及世祖在藩

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遠乞還山世祖恐重違其意遣中

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始驗而俊民

已死賜諡莊靜先生楊奐文集云年八十餘而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

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談經

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語詳金史當路者忌其

直左遷邳州軍士判官金亡優游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理學宗傳

金儒張特立頗以程易教授北方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前監

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

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
中庸先生令趙寶臣詣其家存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既
即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
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責俄與寇
窾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曆
年繫事記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

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志抑鬱不樂復

求諫一夕夢在李彥勝下閱計偕士無其人時和年十六已能

文乃更名口彥父子同赴試和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

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此向歆而世弼遂不

復仕昶穎悟過人初從父入科場儕輩少之監試者遠其次舍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去

何察甚嚴昶下筆數千言立就釋褐授孟州溫縣丞名臣事畧云寓陳之

項城聚書深讀仍手自抄錄為口課不輟蒙古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

授都事實卒子忠濟嗣遷昶為經歷李謙墓碑云東平大府民

議論率與昶合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昶

以親老求解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

與行輩皆出其門碑云服除忠濟不欲以幕僚相屈為世祖伐

宋次濮州聞昶名名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論治國則以用賢

法務本清源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深見

嘉納及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

省科稅賦雖通戶不貸昶移書時相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

上龍飛首頌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

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治世之心太切與除之政未孚故也側

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億豈聖上擢賢更化意哉省府從其言得瀾通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利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做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頃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為南面逸豫之戒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昶歛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剷除宿弊事畧云朝議令老疾輸賦昶上書曰聖主即位之初凡深養旬月之間一予一至元元年能同議官昶謝事家居五年起為吏禮二部尚書凡議大政宰相必延置上座傾聽其說姦臣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七 儒學一

阿合馬進用昶即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昶嘗集春秋諸家說折衷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不若者參考歸一附以已見為孟子權衡遺說五卷事畧云昶重後生小子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溫粹見於而樂於

劉同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父述刻意問學好長嘯世祖中統初劉肅宜撫真定辟為武邑令以疾辭年四十未有子一女夢神人以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因故名顯字夢驥後改今名字三歲識書六歲能詩長而深究性理之說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

授真定因從之游後輔志云彌堅應城人元兵徇漢上其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義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即曉然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賓客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多所成就公卿使者過保定問因名來謁輒避不與見或以為傲弗恤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丞相不忽木力為於朝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贊善大夫初太子真金建學東宮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至是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請歸俸給一無所受已復名為集賢學士固辭不起且上書宰相曰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六 儒學一

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自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賜也是以凡我有牛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巨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四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假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日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備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

根柢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士鮮能及之補云業進

中改試春秋義楊棟勉之學義理之學既而從棟世祖至元中

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宮中州士大夫皆遣子

弟從游或聞私塾迎之其在真州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之

稱曰導江先生以薦朝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著釋奠儀註其

序曰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

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

謂政和初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

身沒之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少矣中原文物肇開四

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三十年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

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主 儒學一

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

之前問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戶位也配位東

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

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

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齋三酒以四

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

登鬯爵於淋洗者以尸尊自居儀象不錯諸地主入遂不坐實

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祀與

主人俱升則不履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於茲思有

以正之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為一編命

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便之入耳若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

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夫

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采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與此篇并藏孔

氏俾後來之文獻足徵云補云為制憲豆更定禮儀諸正顏孟

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氏從祀秩滿鄆城士大夫具書幣迎致

以叔其郡人留四年學徒日富以薦授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起

歸儀 頽氣字端重首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誦如

也其及門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卒無子有經說

及文集行世按墓碣尚有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引說訓吳澄序

其書以為議論正授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至正中真州守臣以頽及郝經吳澄皆常留儀真作三賢祠祀

焉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嘗受業于張頽家貧躬

耕為養雖寒暑力學不懈遠近爭聘為師武宗至大中舉茂才

為范陽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曠職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主 儒學一

思晦獨儉約自持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仁宗雅尚

儒道一日問孔子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對曰未定帝親取

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且長者思晦也復奚疑命襲封衍聖公

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於朝曰宜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

褒秩詔加封聖父啓聖王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

害宜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宜聖後思晦以為不早

辨則真偽久益不明遂會族人稽世系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

予論文肅關里志云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于思書院有

管運錢萬緡取息以供祭祀思晦皆理復之

金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

嫌名更金氏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厲

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榦而榦

則親承朱子之傳者也自是造詣益邃當宋末遂絕意進取會

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剌則襄樊之圍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如指宋終莫能用德祐初起為史館編校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惲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聞問者十年履祥不惜傾貲營贖之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惟勞問辛苦當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傳信乃用邵子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采舊史詣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書二十卷名通鑑前編其序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予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寢遠其事往往難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事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

疑說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做其例起帝堯三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前編昔司馬大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敷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作也又著尚書表注二卷其序曰書者二帝三三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列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山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者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於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

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法之作雖為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他所著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謙並加校定傳之學者晚年退居仁山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成宗大德中卒文宗天曆初廉訪鄭允中上其書于朝順帝至正中賜諡文安

冊曰乃心繫宋身卒於元師王淑何考亭淵源前編采輯 涑水功臣吾道在南斯有傳人

蕭對字惟斗陝西奉元人性至孝自兒時已不凡初出為府史嘗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受業甚眾穀耕錄云嘗有一日呈讀尹前尹偶墜筆目對拾之對賜為不解而止白穀耕錄云嘗出過一婦失金釵道旁疑對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

後耳對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

人有暮行遇寇者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王秦

薛對與韓擇同侍秦劉致諡議云以平對以疾辭授陝西儒

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使從史先詣對舍對方汲

水灌園從史不知為對也使飲馬對應之不拒項之冠帶出迎

實從史懼叩頭請罪對殊不為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司

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赴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對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

字人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同邑韓擇字從善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始或疑為凌節勤苦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樂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奉元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總麻者百餘人 侯均字伯仁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遍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由是名振關中用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即歸均狀貌魁梧氣剛正人多嚴憚及應接之際和易欵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美 儒學一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祚即其家

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

人服其公六年召為左贊善大夫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

書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曆初拜集賢侍讀學

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迺孔孟務貫決事理以利於行教人委

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繼母如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蕭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

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家雖貧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樂春

時蕭對居南山下自以道高當世入城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

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諡文貞所著樂菴集二十卷

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對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

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

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皆學明行

修卒之日門人私諡靜安先生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

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為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

老歸養尋名為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

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為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

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故心所自得往往有融

會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怡

然不與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

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

聞曰百家異同競夸著述名堪識字亦復難得所學果充

必融氣質三賢溫恭足徵道力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儒學二

吳澄從兄之編 熊朋來 胡一桂 胡炳文

陳櫟 黃澤 許謙 吳師道 程端學兄端 武恪

吳澄當作字幼清江西崇仁人高祖暉元明善傳云其先自豫

周生子璿璿生璉璉生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

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女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降媪夢

有物蜿蜒降舍旁池中且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教之詩隨口

成誦五歲日記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之節其膏火澄候母

寢燃火復讀不稍懈既長知用力聖賢之學常未末舉進士不

第楊侯斯神道碑云十歲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為學

第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遍如是者三年大第讀論語孟子中庸

續弘簡錄卷三十二

專勤亦如之宋貧常從密書者借讀連還之需者每問一篇輒

終其卷十五歲知厥科舉業篤志聖賢作勤謹二儀又作敬和

二儀後又作顏冉理一諸箴箴是歲澄侍鐸赴鄉試時程若庸

以朱子之學教授臨汝書院一見澄命族子鉅夫同學為友

庚午應撫世祖至元十三年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著孝經

章句校次易書詩春秋儀禮修正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

詔求賢江南徵至京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

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澄遊

洪都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數千言時元明

善為行首採以文學自負嘗問澄請經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

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

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晏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仁宗皇慶初遷司業用朱程純公顯學校奏疏胡文定公瑗六學教法朱文公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忽一久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尋以集賢直學士召乘驛來京次真州疾作遽還英宗即位徵拜翰林直學士會勅寫金字藏經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喻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教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致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薦拔之說以惑世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為講官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有司疑於昭穆夫次命在廷集議澄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官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憚於更張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受命總裁居數月書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意宴罷亟命小車出都遣官驛追之不及既還山四方來學者不下千人每日端坐拱手答問斐聲使人渙若冰釋初澄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

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書詩春秋各有纂言其序易曰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益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象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行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

續弘備錄

卷三十二

儒學二

續弘備錄

卷三十二

儒學二

經不無小補云卷十三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
述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
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
魯問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
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
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
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
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
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
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願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
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蘓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
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願願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
續弘簡錄卷三十二
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
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
八篇如舊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
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願所奏上者所謂古
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
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
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
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
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
同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
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

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
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願二十五篇
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
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遂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
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
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
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
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
既與梅願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
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願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
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
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
齟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
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為
一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
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
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
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
孔氏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
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
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
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冀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
疑非予之私言也問之先儒云凡四卷其序詩曰風雅頌凡

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真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真諸篇之首則未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六 儒學

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嘗因是合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

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幽風焉其序春秋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七 儒學

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類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遺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傳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今二書不傳又作三禮敘錄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舍舍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

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倦倦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槩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八 儒學二

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澄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志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九

儒學二

其尙敦勛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闕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

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損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觀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之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解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

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遺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攷也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會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附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

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于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功臣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十一 篇學二

篇馬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如此豈國長老言吾邑康震嘗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從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已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其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然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遺經入篇段壺奔喪公冠諸侯選廟諸侯選廟之外中雷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今此書遺止六篇而中雷禘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版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老言文正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余又聞長當龍官閉居魯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即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 又嘗訂孝經定本合古今疑豈壁所增耶姑志之以俟知者 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許冲云古文孝經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 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 孝經一篇 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十一 篇學二

以應二十二之數 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會一時間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會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主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會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許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慎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案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西 舊學二

上即無開字劉炫本增此一宇妄矣又桓譚言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案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開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或一二字比今文徒為冗美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 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更覺笑兀

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心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其序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人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闕也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焉所居草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文宗

以澄耆老特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孫當字伯尚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澄既沒四方從遊者悉就當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當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授江西廉訪使借兵部尚書黃貽招捕諸郡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即募民兵由湖閩入克復建撫兩郡時叅政朶歹方駐兵於此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因構為飛語謂當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當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等公牘先至故朝廷責當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叅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戴黃冠服道士服社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昇床載之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屈歸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五 舊學二

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問曰儒首致用為相為師其次立言以教來茲三禮成編百世可俟或朱或陸何同何異

胡長孺字景仲婺州永康人其先自天台來徙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開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長孺而其學益振成淳中外易徐道隆為四川宣撫叅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與高彭李浞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歷任福寧州倅宋亡退棲永康山至元二十五年世祖下詔求賢有司強起至京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改揚州路儒學教授續錄云長孺應聘入見便殿趨進不覺童子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箇向不正又尋移建昌武宗至大元元年天下耶然憐其貧特授揚州教授尋移建昌武宗至大元

年轉台州寧海縣簿湖東大殷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法

欽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
乾沒意悉散之民既而果索錢長孺抱牘進曰錢在是脫歡察
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羣盜狙伺其間恒出抄為過客患長孺
偽衣商人服一蒼頭負囊從陰戒騎卒躡其後比至巖中盜果
突出皆成擒盡捕其黨其之法羣姪聚浮屠菴誦佛書一姪失
衣適長孺出疑訟之命以麥糞羣姪掌中繞佛誦書如初長孺
閉目叩齒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姪屢開
掌竊視長孺指縛之還所失衣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
兄妻愛之給言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叱之去未幾長
孺治它盜令盜誣兄受步搖為賊逮至辯甚力詰曰爾家故有
是何謂誣兄叩頭曰誠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呼其弟示曰
非爾家物乎遂還之仁宗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儒學二

化日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
有元新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門人諡曰純節先生
冊曰儒者躬行立誠毋偽鈞距摘伏施之在位雖曰致用
明察可畏揆之斯道究非所貴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進士慶府判官不及仕世祖初
得江南欲盡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為首臺御
史朋來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居州里
平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家
傳其書幾遍天下與人譚經義日益不倦天禧集曰三禮之中
而為說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完書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
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人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又曰儀
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
司儀乃少牢饋食之下篇也又曰聘禮篇未執圭如重入門
聘私說論倫如等語未如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儒學二

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禮

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

之墓表云孔廟釋奠自唐開元禮樂政和禮因之升歌之歸

多闕江南學宮祀字有門而前獻書殿前有額孟所在仍以

合制迎神至送神十八出部使者以之通行諸郡所請諸詩考

寓自足已樂之意至治中英宗始親祠太廟銳意制禮作樂

學士元明善以朋來為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

自六經以至篆韻撰法靡不精究云 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

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晚隱櫛山著書以老見通志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號玉齋先生素精易初饒

州德興沈貴史誤受易於董夢程董受朱熹之易於黃餘方

平嘗從沈董學者易學啓蒙遂釋一桂之傳出其父得朱氏源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九 儒學二

委之正朱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

近師之一統志云入元隱居著書以闡為文公講學地過其鄉

歸則哀集諸家之言仁宗皇慶中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

及啓蒙翼傳三篇其序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

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其專論

卦畫著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

為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為

啓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為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

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

承學寢失其真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行之本義

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教炳如日矣復祖尚

立旨者行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

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辨矣

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今終

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易若卜筮上

推理義之為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

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

洛書當務為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

參透夫義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焦京玄虛以至經世皇極

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

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

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

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

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為善讀是故於乾坤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九 儒學二

當識君臣父子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

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

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賣

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以為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

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

尚此又作十七史纂其首篇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大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

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

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為五帝不知果何

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

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

志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
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
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混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沌
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
會所謂天開于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為開物之初意
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更有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
者稱雙湖先生一統志載向有人倫
事監歷代編年諸書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
翁得書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氏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
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
溪州學正嘗作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其序曰宇宙間皆自然
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年 儒學二

周孔以言然則義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
者其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于朱子之言曰伏羲易
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
易嗚呼此其所以為義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矣
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
可易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豈
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
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義文周孔之易而非朱子
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邇其傳義文周孔之易非朱子
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
之所能為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真旨後
之學易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義文周孔之

天矣其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朱熹
而為說多與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三十四卷悉取
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於後
其序曰四書通何為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
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
萬物之奧而本之皆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
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
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
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
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
以抉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
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謂能通
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僻而正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
冀也又嘗曰緱山杜瑛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延年有四書引證
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同郡張存中精
心讎校剛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
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
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則是書誠有補云又著春秋集解
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武宗至大間
其族子浚為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
所居面山世號雲峰先生後延年字壽之存中字
德庸皆炳文同時人

陳棣字壽翁徽州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曰授孝經論語
歲前五歲入小學仰涉經史七歲通舉子業十五鄉人皆師

之未亡科舉廢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謂有功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千萬言凡諸說之有畔於朱氏者刊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有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由是朱熹之說大顯明於世其序書傳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禋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至 儒學二

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一桂見而許可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云延祐設科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凡江東人士就學於澄者盡造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遷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一統志載尚有漢易編讀詩記爾雅釋六典撮要春秋三傳節註資治通鑑精節論語通鑑論

葉仁義晚年自號東阜老人元詩選載有定宇集一卷

冊曰新安三子纂述精專闢揚書易本義昭然借哉舊史寥寥數言指撫遺文載茲簡編有功經學庶幾足傳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嘆于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兩史云見節于語廳晝夜以思因玩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各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畧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初澤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至 儒學二

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義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日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水釋各就條理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機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志象辨象畧辯

同論謂春秋主明書法大要在考覈三傳以求聖志之精而厥
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殿周諸侯禘祫考周
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
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
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
則可迎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剝間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
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
禮則謂鄭氏深而岐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
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所
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
為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音 儒學二
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
代覃思之學推為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生平所見明經士
未有能及之者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洞奉使
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澤謝曰以君之才較葦歲之功何
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
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去或問
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典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
力所致邪理學宗傳云新安趙汝普見澤問治經之要澤曰在
有得即少得蓋完養後家貧且老不復能教授歲大祿家人采
而真思無輕發可也木實草根以療饑澤晏然會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
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大戚順帝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
存者僅十二三云

冊曰覃思著述本期有傳經學明晦運乃由天歟若所
僅存幾後學之憾不見其全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出平江徙婺之金華父航宋淳祐
進士名賢錄云航無子以仲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
兄宜之于為嗣即謙也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既乃受業
金陵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醞醞既加
則酸醎頓異于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
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
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
於理之一始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
二十卷其序履祥所著論孟考證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
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其在四書而四書之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音 儒學二
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
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賢
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
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
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
其可以易心求之乎讀毛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
其度數以補先儒未備仍有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已意終之
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名賢錄云春秋
有溫故管窺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
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司馬光
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
道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又
有白荷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嘗句讀

九經儀禮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仁宗延祐初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四方人士皆不憚百舍重趼至其教人也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四十年搢紳先生過者必即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舉茂材異等郡復以遺逸應詔皆莫能致晚年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安危為斯道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宋 儒學二

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大方通鑑云謙病革猶正衣冠而坐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利偏矣謙與肅容端視頃之視微與謙進遊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白雲先生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沒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世適江浙行省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之學宮

冊曰道無南北學有淵源婺中四子世適一門踐履篤實體用真純吾道在是俎豆勿議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州印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弱冠闋宋儒真德秀讀書記幡然有志為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義由是心志益廣造詣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英宗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路錄事遷池州建德尹

所至有治聲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薦之朝召為國子助教尋遷博士其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咸自以為得師以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嘗以謙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為成書師道為之序曰竊惟詩之興向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而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宋 儒學二

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于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白雲先生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行無閒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諸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人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

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
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狸首鸞柔先正等篇
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
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
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
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
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於論語考
證謂諸傳皆然師道管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
也今鈔中二南相配陶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
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
公之謹重慮夫啟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天 儒學上

使人克已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昭名分正上明下順內修
外附民志既安姦偽不作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
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沓臻
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
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
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已之所當克知常道
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
其義而已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之作固不
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
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為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為大用執彼以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二 天 儒學上

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
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序篇之
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
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

程端學字時叔浙江鄞縣人登英宗至治辛酉進士授仙居丞
未上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畏憚之遷
國史院編修官命未下而卒生平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
未能盡合聖人作經初意于是徧索前代說經者凡百三十家
獨宗程朱之論輯諸說之合經者為本義三十卷訂三傳之不
合經者作辨疑二十卷今不傳又推本其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
作或問六卷以傳授諸生其敘曰孔子何為修春秋明禮義正
名分辨王伯防微慎始漸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

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
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
晦昧詭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助趙伯循巨陸伯冲質
孫大山復劉原父敬葉石林清陳岳輩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
至其所自為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本鄭夾漈
孫呂朴大李秀巖蘇戴岷隱溪趙木訥鵬黃東發震趙浚南
孟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
嘗采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已意於其末復作辨
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按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
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
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已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鑿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爾
順帝至正三年浙東廉訪使慶喜上其書于朝詔慶元路儒學版行天下 兄端禮字敬叔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暢大義先是南宋間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端禮兄弟皆從史蒙卿游以傳朱子明體達用之旨仕為衢州路教授時人有二程之目著讀書工程園子監嘗取之頒示郡邑校官

冊曰春秋大義意主奪予孟子以來諸家宗此程公新裁克已復禮學不苟同並可經世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為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為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為君命於家為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為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為順帝至正間朝廷直選守令浙帥秦不華舉為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為授經郎恪遂陽為瘖瘡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為本恪曰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

續弘簡錄卷三十二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三

郭守敬 王恂 楊恭懿 齊履謙 杜瑛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稟祖榮通五經精算數水利之法時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樞密張易贊善王恂同講學于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齊履謙行狀云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兵後橋於失所在守敬甫冠為審視地形按指其處得之河東元裕文其事于石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名見上都面陳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費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鷄甸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灋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承年下經鷄澤合入灋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溉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温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嘆曰任事若此真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尋加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與復灋河諸渠先是西夏灋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袤四百里一名漢延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儒學三

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該... 度以難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度若平行度各漸而... 入傳初日行十四度平強漸殺七度其行度不及於平... 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未限自... 五度又極七日適及平強損而無餘謂之疾未限自... 度半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未限自... 日為一限共三百三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 分而白道交周之故燭然天有九道當二恒南北之中... 道與黃道交貫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軌者黃道也... 道一也月之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而日... 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 道三度近不四月十八度出黃道外為陽入黃道內為陰...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主 舊曆三

極長日出真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 申正二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現古加密其... 日曆法之作用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 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配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 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自至之日日月合... 壁五星連珠爲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合而... 後曆可從定諸曆因之以爲經制遠人莫不稱之乃其數增... 世代遞遷積數動時因用改憲而非久積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 益日法以傳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積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 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則密... 使青且之問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通則近可驗遠約... 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諸天行秒而分而刻而日... 皆得其自然學者貴反求近取執一該萬會... 千古於一息通一息於千古其揆一而已矣... 王惲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 多以聖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 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惲生三歲家人示以... 書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主 舊曆三

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 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秉忠薦之世祖召見六盤... 山命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右贊善時年二十八初中書左... 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嘗令惲講解且... 命太子真金受業焉又詔惲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爲調護非所... 宣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惲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 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備覽庶務亦當... 屢省又言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告人改用之際尤不... 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 帝深然之惲早以算術名太子嘗問焉惲曰算數六藝之一定... 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之道及歷... 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

惡論者其得失上之太子嘗問為學之要恂曰在正心問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板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板一差則摹之無不差者太子深然之詔擇勳戚子弟使就學恂卓然以師道自任及從太子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衡告老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寔疏欲加釐正知恂精算術遂以命焉授恂太史令恂薦許衡明曆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編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曆成賜名授時曆頒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未幾卒年僅四十七仁宗延祐初追封定國公諡文肅子寬賓並從許衡遊得星曆之傳於家學官保章正副太子嘗召見語曰汝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西 曆書三

父起儒生貧無貲畜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因顧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恤隨事規正裨益良多今鮮有其匹每嗟悼不置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逃避神道碑云逃亂而來不恒其居于汴于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為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註四書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奧皆萃此書矣

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曰

向右丞相安童前稱譽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往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于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披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入殿筵之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工詩賦為空文害治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誼通經史者勿使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敦厚國家得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予告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命居太史院攷正曆法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編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五 曆書三

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更日立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躔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翻造大同曆隋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為

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朔
 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
 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
 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
 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
 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
 跪未齒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母自勞授集賢學士
 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後以太子賓客召又以昭文館學士
 領太史院事召最後以參議中書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
 年七十蕭新基誌云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蓋於江
 左北方之士謂而知者固有其人未能究聖賢精微之
 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于敬義去裏一致以躬行心
 得之餘私淑諸人粹然一出於正者惟許衡暨恭懿乎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六

儒學三

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
 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為務非洩酒伊洛之書
 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履謙補新曆生同輩
 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
 恂大奇之新曆既成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
 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
 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遷保章正始專司曆事三年八月朔
 太史言時加已依曆當日蝕二分有奇至期不蝕眾皆懼履謙
 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已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

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開六年六月朔時加戊
 依曆日當蝕五十七秒眾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
 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繫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
 果食眾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
 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不出本氣者為
 是眾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
 廬舍萬八百區詔問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靜
 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弭災之道大臣
 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事禳禱時帝寢疾
 宰臣及中宮多專威福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吳
 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
 漏每至旦始行履謙白宰執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武宗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七

儒學三

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廷中井或以歲君所直
 止其後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為家歲君豈專在是明年升授時
 郎秋官正仁宗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
 擬授國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
 暑弗少怠其教育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命仍食太史院事皇
 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意因陳時
 務八事仁宗為之動容自履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漸廢
 延祐改元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為司業教道益張每齋
 置伴讀一人為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
 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為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典善
 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遞升
 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每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

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日人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積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為額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帝從其議英宗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以原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汚吏四百餘人獨免括地虛糧數萬石州縣長吏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令罷遣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屢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憲司果誣以他事坐免久之始得直文宗天曆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曆曆雖有經申而經以著定法申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中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至順三年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三

九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博洽知天文以天下將亂遂南渡河隱居嵩山詳見金史瑛長七尺美髭髯氣宇端肅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開闢轉徙以倡明伊洛之學教授汾晉間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遺書盡讀之得其旨趣世祖南伐至相州名見問平定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土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也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欲留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之時平章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為懷孟彰德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遣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神聖俊又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四 補遺

熊禾 胡三省 馬端臨上宋 李簡 俞琰 熊良輔

董真卿父鼎 張理 王天與 陳師凱附王 黃鎮成

朱公遷 趙汭 李廉 敖繼公附倪 陳澥 倪士毅

熊禾字去非世居建陽之鰲峯志求濂洛之學訪朱子門人輔

氏從之游登宋咸淳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叅軍宋亡隱居不仕

築洪源書堂一作雲谷書院以教生徒四方來學者翕然歸之郡故有

考亭書院成宗大德十一年有司更新之辟禾分教大小學於

中禾為之記畧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

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叙道統之傳

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

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

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

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

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

世者寧獨無所感乎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

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泮淵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

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蓋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

學也本之身心則為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

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

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

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其文辭而體

用之學會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得謂之體其全而用其大

者乎公之語學者雖非一端而微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滿口耳之學者何足以窺

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

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

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

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

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

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

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立胃學

與文教文公四書方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機乎邵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

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倡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

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

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

地之化盛衰之運者非可以淺言已也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

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逝於當時而公

之道卒信於後世者天也其推尊考亭兼以私淑自命如此嘗

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先

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

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其

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

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列焉阜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為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先是學宮中唐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廟堂上宋初以顏孟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後升曾子子思與顏孟為四配皆東坐西向而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子思之父鯉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居父上時人以為非禮未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而顏路曾皆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三 儒學四

秋二祀當先聖酌獻時以尚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若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鄒三代之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稱首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闔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諸郡國按舊志采其尤著者悉以表上刻之於祀成秩無文其後都城建歷代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及州郡縣學立啓聖及鄉賢名宦諸祠大約皆祖承說晚年更創菴峯書院于里中改名錄字位幸以自晦著易講義書說四書小學集疏大學廣義標題詩選正宗等書學者

稱為勿軒先生仁宗皇慶元年卒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元年以買似道倅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問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今行於世其音註序曰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畧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畧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曰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以鑑於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四 儒學四

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出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
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
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
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為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
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
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
翁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
豈徒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
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
之萬世亡與史可少與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
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
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五 備舉

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然有別而已前代曆法之更
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
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
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
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並循吾無取焉徐無黨
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
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焯馮時行為之序今海
陵版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焯本大同小異公休於書局
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叩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
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
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
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叙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六 備舉

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通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焯間以已意附之世人以其有註遂謂之善本號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註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焯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今觀海陵所刊公休釋以烏桓為烏元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為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有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為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註雖詆史焯釋文為差略至其司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蜀書家固宜用焯釋刊行若公休在史焯前數十年焯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焯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為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辨誤悉已疏之於前讀者詳之其真偽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版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於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為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伋取以編於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世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鈔梓行之而不審其為時人傳會也容齋隨筆曰

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季思為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於其先欲以所編前例與之並行亦為妄人所誤也今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版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闕本直音直音者最善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為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辨誤為公休辨誣以公休本為海陵本龍爪本為費氏本先舉史焯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註其下曰同然後辨其非而歸於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略而不錄云三省史失其傳不知卒於何時據其自序云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按是年宋亡又云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其所著尚有竹素稿一百卷

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洙泗裔編皇極觀物外篇諸書詳載宋史端臨幼承家學又從休寧曹涇游涇博通五經精詣朱子之書歷舉紫陽書院山長端臨師承有自年十九淹貫經史以蔭補承事郎宋亡隱居不仕先著大學集傳多識錄後益留心經濟作文獻通考上遡唐虞下至南宋以補杜佑通典之闕計二十餘年而成其自序曰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以述理亂興衰八書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七 備書四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八 備書四

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氏之書爾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匭之屬非可襍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混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九

續弘簡錄

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嘗有志綴輯願百罹熏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禮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其存可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緒其衰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經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已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九

續弘簡錄

意附其後焉命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窺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攷焉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為鑄版以廣其傳仍令端臨親齎所著彙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為吏部尚書與廷轡在宋為同相名致端臨欲用之以親老辭及廷轡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一 儒學四

辛稍起為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歸終于家

冊曰勿軒理學淑自考亭曰胡曰馬研史窮經宋既不載元亦無徵煌煌大儒孰表德馨粵稽宋史有周三臣身雖遺逸名自嶙嶸後先輝映以覺斯民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憲宗九年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其序曰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 胡翼之 王介甫 三家文字今遺貫然後却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集大易粹言傳於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歲壬寅予挈家遷東平時張中廚 劉佚菴 二先生與王仲徽輩方聚諸家易解而節取之得劇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

取之間則亦不無少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先居萊蕪二載當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否比遷東平積謬說百餘條及得胡安定王荆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灑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相合者十有三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氏者以兼采諸人之意合為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於其間者已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所集學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獲譽獲謗皆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一 儒學四

俞琰字玉吾吳郡人宋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屋山人精於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拆得琰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嘗著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上下經說二卷象辭說一卷象傳說爻傳說各二卷文言傳說一卷繫辭傳說二卷說卦說序卦說雜卦說各一卷合一十三卷各冠以序統名周易集說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其序曰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為之說也易為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

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於畫詎可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佔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為之回護由是二百年間皆以虛無為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為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為兩家義畫周經亦為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歸於畫理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主 簡錄四

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錄之即不合而有得於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末則折衷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其序曰六經皆聖人垂訓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為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於無形粗及於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間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槩以陽吉陰凶為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為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於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為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於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主 簡錄四

附焉重念義理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於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三卷藏之以俟知者英宗至治二年錢諸梓所著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董真卿字季真江西鄱陽人父鼎字季亨幼嘗私淑勉齋黃幹得其端緒著尚書輯錄纂註六卷集諸儒說以備臨政之觀覽又疏孝經大義悉遵朱熹刊誤古文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行世學者稱爲深山先生真卿早承家學已受業雙湖胡一桂勿軒熊禾得易理與傳文宗天曆初著周易會通一十四卷題曰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冠以凡例十條經傳歷代因革一卷而以朱子啓蒙五贊筮儀附錄纂註終焉其叙曰太極泄而爲圖包犧氏則之以畫卦如根幹之有條枚橫豎方圓往來交互變通不窮而謂之易大之天地日月小之萬物萬事之象與理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莫不畢具文王周孔繫之以辭者名曰周易於是四聖之書與天地並其書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儒傳註建程朱子至矣盡矣詎非宋易乎然文有古今之異義有理象之殊今易則自費直鄭玄以孔子象象之傳附釋正經之末而參解文王周公象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則自呂大防晁說之始復而未盡呂祖謙復分儀文周公上下經六十四卦爲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爲傳十篇各自爲卷以合於古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二子之書並行於今萬世師尊之無異辭但其經文體統傳義主張各有攸當不能合爲一書讀易者猶病焉大德八年從雙湖胡先生讀易於程朱子之書沈潛玩繹有年未得其說而一之天台董楷蓋嘗會編於咸淳之世據王弼本分爲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已不能

盡行於繫辭諸篇至近歲始出不旋踵有廢其例者矣先師凡兩著本義附錄纂疏程傳僅撮其要於諸儒之列而天台本則未及見也愚因熟復朱子本義至繫辭上傳題下之註及從伯父榮淵先生所錄師訓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云者與本義語錄叶韻之說忽有得焉夫朱子之所以宗晁呂者不過欲使學者分別四聖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一切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必各自爲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兼竹簡刀象之煩而然若以孔子之傳附義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之書爾固未見其不可也律以今易乾卦義例其合傳之經則象象文言混而不分其附經之傳則卦象象爻案而無序今特標列而次第之於義文周公之經孔子之傳初不相雜而相統有經可附者附之無經可附者則總附於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六十四卦之後亦豈非朱子之意而程子之傳可合而觀之矣苟如是讀之則周公之爻辭孔子之象象文言與夫繫辭以後四篇莫不各有聲韻音律煥乎會通又何以爲讀易者之病哉愚於是以前四聖之易各標經傳於其首以別之雖不分卷而先後之序已明程朱傳義夾註其下名曰集解而以程子朱子曰別之既不異書則理象之旨咸在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始以經說補之天台本程朱子皆有語錄今朱語則兼取先師所編采其精詳而有緒者各益其未備續於傳義之後名曰附錄而以程子朱子語別之諸家之說唯音訓以呂氏爲主悉附經文他可互相發明者全用先師纂疏各廣以聞見之所及翼於語錄之次名曰纂註而以某氏曰別之管窺一得之愚亦間附其末合而命之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此愚編集是書之

凡例綱目也嗚呼易大經也羲文周孔大聖也程朱大賢也自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至包犧氏始作易由包犧至文王周公又不知幾年而後有卦爻之辭由文王周公至孔子五百餘年而後有傳義今距程朱子百有餘年去大賢之世若此其近也乃敢析合經傳集四聖二賢及歷代諸儒之說以備一書不遑甚矣然使讀者開卷瞭焉於古易今易之所由分合先聖後聖之經傳所宜區別程子朱子之傳義各有攸當天地萬物萬事之象與理可一覽而得之其於學者心身家國天下之用未必無小補焉非止知易已也順帝元統二年其子僕刻以行世

張理字仲純江西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仕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圖三卷其序曰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一一一一一奇偶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三以畫天三以畫地三以畫水三以畫火三以畫澤三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一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三謂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衡十×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坎七離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兌八合十×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重十中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

×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唯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為立位而三極備叙之為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為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為六脉而神氣完表之為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為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為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為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叙德因體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卦之體用然矣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著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撰歸交重支變悉皆為圖以顯其象為說以敷其趣雖其言不本於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於同志焉後至正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

冊曰易先五經則象天地大無不包纖微畢備曰理曰占道同旨異命辨河圖張闡秘義厥體非隱其用甚費王天與字立大別號梅浦江西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游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注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為歸雖其

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於中反復考證經十五年而後成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固亦采摭其說其序曰愚少讀尚書亦既有年追維百篇之義繇伏生傳二孔註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猶之蔡九峯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為本書則兼取劉王蕪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其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三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常則引諸家說評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固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九 儒學四

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去取哉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其正於集齋彭應龍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乃敢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書于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板行之陳師凱字道勇江西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滙澤撰尚書蔡傳旁通六卷其叙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夫惟其有心也故無為而無不為惟其無為而無不為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哉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成矣後之讀者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領蔡氏之

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深山之所以有輯錄纂註也然其輯錄特答問之多端纂註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尚未曉析而乃游目廣覽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已後之事殆未可自由之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資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造其地者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噴隻字之引伸其估畢之際噉嚼而齟齬者不少况所謂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職官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做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所當尋釋考證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於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即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三 儒學四

易暢吾見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噉嚼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畧為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由是以本傳次及輯錄纂註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搖權度在矣而外不惑近可得諸儒之本旨遠可會朱蔡之授受非敢為通人道也為初學小子費師說者云爾英宗至治元年作惜其人出處莫考 王充耘字耕野亦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自微辭與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而不苟為臆說附附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充耘歿從子光薦皮其書複壁中故遭亂而獲全外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並見抄本 黃鎮成字元鎮福建邵武人年弱冠即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

有司不合遂周覽楚漢名山流連燕趙齊魯之墟浮海而返築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著尙書通考十卷凡名物度數與夫七政九疇六宗五禮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微皆著其說說有未盡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折衷以已意乃自叙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乎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以不完之文上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昔紫陽之教每語學者謂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卽器會道乃學者之當務也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主 書學四

余方授兒輩以書問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已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析焉歲月積累漫成卷帙乃次其顛末以便考尋名曰尙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爵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洽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爲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爾文宗天曆三年書成執政者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諡曰貞文處士又著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性理發蒙等書自號存存子其詩名秋聲集十卷

冊曰書道政事本于一中九疇七政體用會通考鏡理亂致治則隆學古入官舍此安從

宋公遜字克升饒州鄱陽人父樞同翁問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幹之學於廣信饒魯往中行學焉文章卓然名世公遷克世其家益肆力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真知實踐爲功勤於著述剖晰經傳極其精緻而且善訓迪其言溫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順帝至正七年以遺逸徵至京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郵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深見嘉納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不可爲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爲金華郡學正一統志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其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而意愈窒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主 書學四

遜遜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雉雉兩章得孔子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復而意實相承意則委婉而辭亦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泛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傳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庸末何足與言問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之意而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

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厭伏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尙有四書說約四篇其序畧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之餘能反說約則舉其槩而無不盡矣子朱子序大學則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二書之約如此而論語孟子則又不然記錄之詞章各有旨不能約說雖詳何益哉故必一一要其歸趣而言之也雖然詳說有毫釐之差則約說有千里之謬詳說云乎哉可不悉致其精乎詳而必精精而後約則脉絡合於統體其於講求也幾矣今二書皆不傳其序畧見王逢集中惟四書通旨六卷行世大約分門別類其目九十有八讀者微厭其繁云

續弘備錄

卷三十四

三

儒學四

曰詩本性情意存言外訓詁支離於理則害顯微闡幽優游黑會厥心孔劬遺亡是慨味茲弁言尙其有賴

趙汭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於九江黃澤究心春秋澤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下至頃公是也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是也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筆削之法可得而求汭遂研精殫思閱二十年作春秋集傳及屬辭各十五卷又著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迨屬辭成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加討論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尚誼授其義續成焉其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蓋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六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末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與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則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

續弘備錄

卷三十四

三

儒學四

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於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穀每難疑以不書

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婦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計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五

儒學四

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於是其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五

儒學四

為詳則以不日為畧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畧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尙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百年之上哉訪自早歲獲聞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於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為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尙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焉其左傳補註序曰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為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天

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三代盛時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陵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槩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况其說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尙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為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為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天

傳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訪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槩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邇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於杜注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天

其左傳補註序曰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為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

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與旨注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經則致疑於傳務為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涉晚年屏跡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為東山先生涉後門人蘇其遺書人罕得見明嘉靖中東李廉字阿列開始得其稿於飲之汪氏名千頃堂藏本

江西安福人元末登進士為隆興路錄事日則署公事夜則課諸生者春秋傳會通其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畧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二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續弘簡錄卷三十四五

已為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與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為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為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切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陋盡取諸傳會萃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貫斷也陳張並列擇所

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非敢與學者道也豐城揭恭廼取而刻之梓始識于卷端與同志尙加考訂焉時順帝至正九年也廉後尹信豐紅巾寇至摧鄉兵守城城陷與其子敬同遇害邑人立雙節祠祀焉

冊曰春秋一書撥亂反正左氏事詳公穀義勝三家之言日月同緝東山精思例如列鏡山繁得簡權與鄒孟

救繼公烏程縣志字君善福州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策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吳下名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子也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趙宗田僧紹諸家注亦未流傳於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未足附以已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三卷其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為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攷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也然周公此書乃為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半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

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為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為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為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於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彝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彝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為侯國之書固也其本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主 儒學四

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當不止此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甚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謂推而知之也况其間又有不盡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即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於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

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則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什一可勝嘆哉繼公半生游學晚讀此書沉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於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於初學之士未必無小補云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一作顯卿薦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有倪淵者字仲深烏程人嘗受業於繼公得禮經易數之奧平居動必以禮著易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官湖州教授陳浩字雲柱江西都昌人父大猷號東齋饒堯峯弟子也著書傳會通十一卷尤精於禮仕宋為黃州軍州判官時東陽有陳大猷者登宋集傳一十四冊實為兩人浩承其家學深探禮奧著禮記集說其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羅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

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主 儒學四

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四方有道之上而衰年多疾游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英宗至治二年記至今與程朱蔡胡傳義並爲制科所宗顧其名迹稍晦未得崇祀聖廡云

冊曰煌煌五經如岳如星四經註疏宋儒所成戴記獨缺大義幾泯都昌家授研思覃精貽垂來哲聖學以宏

丘葵字吉甫福建同安人宋亡避居海嶼中刻志爲學不求人知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各數十卷而周禮補亡一書尤參訂詳確方知漢儒補考工記之謬葵自序曰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業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績弘簡錄

卷三十四

書

儒學四

大壞矣蕪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哉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張氏新安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母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

復古司空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舍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葵承二先生討論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又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視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蕪忿生以溫爲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設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毛羽每官掌一事績弘簡錄

卷三十四

書

儒學四

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視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祝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爾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美三地官美十九春官美十夏官美九秋官美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宜有美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

註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篇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去取之際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爭奇街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櫟雲峰胡炳文賭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據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畧者足以已意定宇著四書發明雲峰著四書通皆足以摩刮曩者之敝而定宇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未遂也友人道川倪氏實從遊定宇之門有得於講劄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倂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輯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七年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道川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續弘簡錄 卷三十四 五 儒學四

密聞出是書請予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不可不解解尚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道川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明永樂間詔儒臣纂修四書大全實本其書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釋矣僅存尚書作義要訣四卷世有傳者 克寬字德輔中泰定三年江浙鄉試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經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於家世稱環谷先生

冊曰微言大義集註始明輯釋會萃講解益精羽翼賢聖厥功匪輕勝國編纂竊實移名苦心易隱用表希聲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文翰一

楊奐 楊果 牟應龍 鄭餘孫 危復之附何陸文圭

姚燧 趙孟頫 陳孚附馮韓性 鄧文原

戴表元 李之紹 貫雲石海涯 楊載附楊元明善

虞集 弟榮 范梈 揭傒斯 周仁榮附孟宇文公諒

李洞 曹鑑 黃潛 柳貫 吳萊 歐陽玄 陳旅附

文 陳劉詵 附龍仁夫 李孝光 孫轍附吳杜本 張樞

蕪天爵 頁師泰 周伯琦 張翥 朱震亨 李杲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生之夕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

神人授之以筆其父謂文明之象因名曰奐金末舉進士不中

歸而設教鄉里元好問墓碑云年十一丁內艱日蔬食誦孝經

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與定辛巳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

第書曰先大人每以作掾為諱榮無所似自不能顯親揚名敢

第泉下之憂乎一統志云元初隱居金汴京降奐徵服北渡

鄂縣講道授徒學者稱爲紫陽先生 冠氏帥趙壽之延致待以師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

聚讀東平嚴實聞奐名數問其行藏奐終不一語太宗詔宣德

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

官北上以中書令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

廉訪使奐自著還山集云歲已酉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

豐款察息耗以平歲入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

下即應繼以財賦自贖不重其權則無以刻其弊故吏汚濫得

之凡在吏許自辟以從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

用以書生理財賦已非所長况河南兵荒後遺民無幾烹鮮之

為朝廷愛養基本楚材甚善之既至一以簡易為政按行境內
親問監務月課幾何有以增額進者逮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
我為之邪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稱便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
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名與叅議京兆宜撫司事神云累上書
鄧那業室曰歸年七十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
來為伏老之所賜諡文憲與博覽強記作文務去陳言
神云救家人吾且死勿以蹈襲古人為耻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交關中號多士名未
以二氏齋難識者笑有出矣右者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大典近鑑三卷正統書六
十卷行世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宋末徙許昌以章句授徒為業流寓
颶軻十餘載登金正大中進士叅政李蹊行大司農于許昌果
以詩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為偃師令俄調蒲城及陝皆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二 文翰一

劇縣所到以廉幹稱金亡果閒廢久會楊奐徵河南課稅辟為
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畧河南復用為叅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
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命為北京宜撫使明
年拜叅知政事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尋出為懷孟路總
管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諡文獻果性明敏美丰姿工文
章尤長於樂府善諧謔聞者絕倒有西庵集行世

卒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吳興祖子才仕宋為國學博士
諡清忠虞集纂禮云子才以言事忤幸鄭清之去父懌為大
國抵吳興高第而應龍生才善字曰翁歸理少卿應龍作王應麟小學紺珠序自云大父應龍幼警敏為
弟故宋嘉定癸丑進上父數與銓曹文有渾厚氣當以任子補京職盡讓諸從弟而自業舉子成咸
淳初進士時賈似道當國欲邀一見處以高第應龍拒不往及
廷對極言上下情隔國勢危急狀考官不敢寘上第除光州定

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
爾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宋亡故相留夢炎位冢
宰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亦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深陽
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獻已退不仕一門父子自
為師友討論經學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
龍為文長於敘事時求其文者車轍滿門人擬之眉山父子學
者稱曰隆山先生

鄭滌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進士為禮部郎官至元三十
年有以滌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遷侍講學士
即致仕歸弟陶孫字景潛亦宋進士監西嶽祠先滌孫徵至關
奏對稱旨授國史院編修官纂修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
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世祖嘉之轉應奉翰林文字兄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三 文翰一

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學士大夫翕然推重隆福宮以其兄弟皆
前朝士特製衣親賜之人以為異過滌孫所著有太易法象通
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危復之字見心江西撫州人宋末為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羣
書好讀易尤工於詩世祖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本路儒學
官不就後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
弗起終隱紫霞山中學者私謚貞白先生 同郡何中字太虛

一統志云宋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日
未果進士與門弟子講經義其學弘深該博江西行省全岳杜聘為宗濂

書院山長所著有易類象書傳補遺通鑑綱目測海及知非堂

稿支願錄諸書何中自序藁尚有通書問叶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穎悟博通經史百家宋咸淳初以春

秋中鄉選年甫十八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曰塙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為文融中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宗之朝廷數遣使馳聘以老疾不行卒年八十五性高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尤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掌先屬績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被兵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所在庶無暴骨患其後江陰亂家盡發人服其先人不知吾墓所在庶無暴骨患其後江陰亂家盡發人服其先

知著塙東類彙二十卷 同里梁益字友直博洽經史工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浙西稱學術醇正者惟益而已所著有三山彙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等書深得朱子之學

姚燧字端甫平州柳城人左丞樞之從子也生三歲而孤樞育之方隱居蘓門山謂燧蒙開教督之過急燧不能堪楊奐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何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蘓門十八始受學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非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之人謂有作者氣世祖

至元七年衡為祭酒奏召舊弟子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初為秦王府文學未幾兼提舉陝西學校以秦王命安輯庸蜀凡三使蜀皆稱職再遷翰林直學士改大司農丞成宗元貞初總裁世祖實錄書成授江東道廉訪使理學宗傳作江移病寓太平仁

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為太子賓客尋拜太子少傅辭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改翰林學士承旨逾年得告南歸卒年七十六諡曰文初燧居蘓門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卷三五

不能一覽得茲合之榮及告病江東著國統雜合表年經國緯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後復取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為文閱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當時有欲闢揚先德者必求燧文多以不得為媿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則為之喜而援筆疾書否則弗易得也書史會要云燧以文高麗藩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斬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致謝幣帛金玉五十篋燧即分散諸官屬及史胥侍從以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為意燧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輟耕錄云燧在中臺天子以汝賢故擇居耳日之官今且歲餘與利除害事未片言相及惟以舉為務何耶燧曰某所薦百有餘人皆經世才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卷三五

其在中外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效亦勤矣何屑與利除害為按本傳不言燧為中臺御史亦不詳薦舉事又云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閨音燧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曰妾乃建寧人氏父官朔方祿薄不足以給使貸公帑無償遂流落至此燧命之坐遣使詣承相三寶奴請為落籍丞相素敬燧意燧欲之即命汝妻女即以為我為父史亦於京師傳為盛事

問曰華文嚴實諛墓寧識名聞外裔不為利移才行兼美實為世師方之謝氏過末同歸

趙孟頫字子昂書史會要云宋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王子傅實生孝宗賜第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幼聰敏為文操筆立就名賢錄云孟頫進士為湖州錄事參軍元祐間選云年十四以父蔭補官宋亡絕意仕進益自力學至元二十四年待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神

采煥發世祖顧之喜命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帝覽之喜曰得朕

心所欲言矣會更造至元寶鈔帝令與議刑曹欲計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不啻數十倍故收中統為至元若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計鈔抵法疑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懸也以絹計贓為適中或以孟頫年少且初自南來輒妄議國法意頗不平孟頫曰法者人命所繫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也是年六月授兵部郎中時至元鈔法果滯澁不行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罪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加笞責孟頫受命往比還不笞一人大忤丞相桑哥意有王虎臣者訴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其事葉李執奏不聽

續弘備錄 卷三十五 六十一 文翰一

孟頫進曰前虎臣守郡時多強買人田全數與爭今往必將陷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當鐘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笞之不少貸一日孟頫後至斷事官遽引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之使出續資治通鑑長編行東御榻外道險馬跌墜于河二十七年遷帝聞之賜鈔五十錠命移築御榻稍西二丈許集賢直學士八月地震武平路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時帝駐蹕鹿盧臺遣平章阿魯渾薩理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但泛引五行災異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其黨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孟頫素與阿魯渾薩理善勸入奏於帝請下詔蠲除庶天變可挽帝從之詔已具桑哥

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復何所從取不及時除免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累邪桑哥悅遂下詔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對曰夢炎臣父執素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為狀元位丞相當買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力詆似道其賢於夢炎甚遠汝以夢炎為父友不敢直斥其非可作詩以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益嘆賞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諭實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輩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侍臣中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仁者事也公其勉之既而徹里果於帝前首發桑哥罪惡會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詠桑哥歐陽玄神道碑云後徹里語及斯事嘆曰使我有萬世名者子昂之力也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及修世祖實錄名還命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仁宗在東宮知其名比即位召為集賢侍講學士河間志云皇慶元年九月河間進嘉禾異畝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焉又嘗稱其狀貌狀麗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文詞高古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使孟頫典其事帝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豈置之館閣令典司述作俾可傳後世此屬嗷嗷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

續弘備錄 卷三十五 七 文翰一

頰嘗累月不至官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裘一襲初孟頰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以翰林學士致仕去孟頰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尋得請南歸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令書孝經明年六月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所著松雪齋集詩文清遒奇逸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今古有天竺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入神品史官楊載稱孟頰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為知言報耕錄云孟頰書法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度閣至後方知為孟頰書其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諸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幾為勝也田君良卿于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取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遇如世人漫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得錢而良卿又捐錢以購之皆可笑也又問孟頰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中開數行因取刻本摹揚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嘆曰今不遠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工真行草篆法二李而書史自要云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工真行草篆法二李而清勁有餘真行草皆得父傳孟頰常為幻住庵僧寫金剛經未及半而卒是成之其聯續處人真能辨奕字仲光隱居不仕工真行草書其合作者可與孟頰亂真圖繪寶鑑云雍畫山水尤善人馬遺妻管氏名道昇字仲姬吳興人善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仁宗嘗取其書合孟頰及雍書裝潢成帙識以御寶命藏秘書監日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者兄孟頰字山齋書法宗二王弟孟頴字子俊官知州工人物花鳥亦善書孫鳳字允文麟字彥徵皆雍子亦以能書名俱見書史會要補

問曰文為藝掩經猷誰識持正拒邪有裨邦國借以楚材乃為晉用夢炎之論得無餘痛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制行

省闈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世祖命尚書梁會使安南選南士為介朝臣薦孚博雅有氣節授翰林院編修官為會副至安南世子陳日燁以憂制不郊迎又不令由中門入會致書詰責往復再三辭直氣壯皆孚筆也詳見梁會傳使還除翰林待制帝方欲真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氣頗嫉之調建德路治中秩滿復請典鄉郡授台州路治中成宗大德七年奉使宜撫循行諸道時台州倭道殫相望湖東元帥脫歡察兒沽勢立威孚憇其不法竄民事宜撫使按實坐其罪亟命發倉賑救民賴全活者眾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郡公諡文惠有大游觀光玉堂交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為詩文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世一曰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冠玉相地黃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任墨平生紺髮三千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冠天公謂作圖頂相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松栢不見髮影父執見之日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日吾將以女事汝乎辭謝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始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日五馬入門矣孚還闕交章薦舉攸州馮子振豪俊與孚略同孚敬畏之自謂不可及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敗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陳孚發其姦狀帝日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誰不譽之即朕亦嘗譽之矣子振於書無所不記當為文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濡筆以俟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美如簇錦而律之法度或乖人以此少之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因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莫不究其根柢而於先儒性理之說尤深為文博達僞倖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人士

受業其門戶外之屢嘗滿延祐初仁宗設科取士學者多以文格為請性口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朱二氏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格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未有不合繩尺者上有一善必為之延舉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出無與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下至童穉斯役咸稱之曰韓先生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暮年愈自緘晦然未嘗忘情斯世郡守於政事有所咨訪輒從容陳利弊得失不稍遜門人李齊為南臺御史力舉其行誼而性已卒賜諡莊節先生著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辨疑各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鄧文原字匪石四川綿州人後徙錢塘年十五通春秋宋末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世祖至元中辟為杭州路儒學正成宗大德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預修實錄尋授江浙儒學提舉仁宗即位名為國子司業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湖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遷翰林待制踰年出使浙西道廉訪司事吳興民夜行為邏者所執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日家人得之歸比死問刺汝者何如人曰青衣長身者家人懇於官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誣服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刃傷右脇而福素用左手傷宜在左鞠之果得真殺人者尋移江東道先是徽寧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立減引

增課法遂以十八萬錠為額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有司皆派取民間時權茶轉運司得專制凡五品以下官並聽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兼領不報英宗至治初名為集賢直學士會地震詔議弭災法文原復申前議請罷權茶專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以疾致仕歸屢召不赴卒年七十一贈江湖行省參政諡文肅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屬文原歸遺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書史會要云文原嘗自題其居精深典雅詩簡古而麗正行草書早法二王後法李北海虞集云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

戴表元字帥初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登咸淳中乙科統志云為建寧教授文氣萎蕪而辭猷傲慨然以起衰為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名海內表元皆從而受業故其學博而臻其文清深雅潔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東南文章大家必推首焉元詩選云性好山水每策杖遊眺意倦或止或自稱質野翁又號充安老人成宗大德八年除信州教授再調婺州時年六十餘矣以疾辭其後翰林集賢復以修撰博士交薦不起有剡源集行世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幼從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會修世祖實錄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姚燧欲試其才凡館閣應酬文積十餘事併以屬之紹援筆立成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矣聞母疾辭歸成宗大德六年除應奉翰林文字遷太常博士仁宗皇慶初由國子司業遷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為念六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英宗至治初起為

翰林侍講學士踰年告歸卒年七十三紹性遇事少斷故號果齋以自易有文集藏于家

賈雲石海涯功臣阿里海牙孫也父名貫只哥因以貫為氏自號酸齋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吞之已而有娠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英爽有膂力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已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稍長折節讀書止辭不蹈襲故常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鎮永州御軍嚴肅稍暇輒歌雅投壺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曰吾平生宦情最薄願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訖即解所給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邪選為說書秀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主

文翰一

才宿衛禁中仁宗踐祚上疏條六事曰釋邊戍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國本設諫官以輔聖德表姓氏以旌勳胄定服色以變風俗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忽喇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讓吾後矣遂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深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為賦詩遂授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晚年文日遂詩益冲澹草隸書稍取古人所長變化自成一家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凝滯於物翛然欲遺世而獨立歐陽玄神道碑云常入天目山見中峯禪師劇談大道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郡公諡文靖有詩文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

賜口上馬橫梁下馬賦詩將相之喬無負堂基既讓厥蔭

朝除復辭翛然遺世物外高資

楊載字仲弘福建浦城人少孤博涉羣書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於朝以布衣召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預修武宗實錄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登進士第歷仕寧國路推官初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加推重由是名動京師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尤以詩名家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元詩選有仲弘集載詩甚富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為文奇奧簡澁動法古人不屑為世俗凡近語元明善極嘆異之官翰林待制有霜月集行世其甥李桓字晉仲由鄉貢士官江湖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稍後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主

文翰一

世明善穎悟絕出讀諸經皆有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士選任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掾度州劉貴反擒賊三百人明善議寬詿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既又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欲滋蔓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歷轉中書左曹掾先是在江西時張瑄為參政假明善馬為從騎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籍其家得金穀簿止書致米不言酬直故明善坐是免久之有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授翰林待制預修成宗實錄遷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闕政要者以進明善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延祐初轉禮部尚書歷拜翰林學士英宗親禪

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春遇莫比卒封
 清河郡公諡文敏較耕錄云明善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遺蒙古大臣使交趾明善副之將還國主資以金蒙古受之明善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為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進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劇切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則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稱於世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寢不相下會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官有餘閒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一舍許士選下馬入邸舍舉酒相屬曰僕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貴顯然恐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古 文翰一

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士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厄酒跪而釀之起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更飲滿而別與人吳全節與明善交最密嘗求作碑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每見吾文必有譏彈乃吾所願聞若為我治具招來觀之如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此筆屬集凡剛去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服遂驩好如初冊曰文人相傾自古有然洛蜀之弊由此基焉伯生正士小忿宜捐董公為國友道以全恩不求知千古猶賢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朱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為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嘗起家長沙教授避亂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可攜集

母楊氏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耳輒成誦比遷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義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除南臺中丞延集主家塾成宗大德初以薦授京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被酒失儀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謝者仁宗時在東宮傳諭勿竟其事集言國學禮所自出此而不治何以為教竟移詹事院黜之仁宗益以為賢及即位改太常禮儀院博士拜住為院使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住歎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五 文翰一

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而致之日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累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即位集以憂還江南時拜住為丞相言於上遣使徵之比趨朝而拜住已遇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集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

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
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
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
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
人帝幸上都命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
俄拜翰林直學士兼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侍東南海
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便乃進議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
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塲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
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
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
知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
按地之高下定其額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未 大論

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行此法帝不允有旨諸
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大典命為總裁中丞趙
世安嘗謂集久居京師病曰宜假一外職就醫文宗怒曰一虞
伯生汝輩不能容邪閣歲書成既上進以日疾丐解職亦不允
時帝方嚮用文學雅重集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摘集文辭
指為譏訕帝皆察知其故不能中傷東山集云嘗被旨撰一佛
寺記其處有前代遺蹟上
問曰人言汝前代相臣子孫今為是文適美前事耳對曰前代
遠矣其臣庶子孫有能不忘祖父事者必忠孝士也臣不足以
及此上曰一命集草制封孔母夫為管都王使貴近傳旨
其人素忌集謬言制封管國公集具稟進丞相愕然集知為所
給印請易稟終不明言其故凡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
不為牢籠沽譽御史中丞馬祖常嘗出牘求薦光人龔伯璉集
曰是子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乃大拂祖常意後果事敗身慘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七 文論一

所備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西民
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嶼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
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
海日善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即位改奎章閣侍書學士兼職
如故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以
爾之材何施不可顧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救
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讎興焉不
幸大蓄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
事者稍寬其禁令使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
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賦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
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
間勿征勿徭封城隍正友望相濟是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

拜詩於壁左曰陶庵右曰仰庵故世稱仰庵先生有道園學古

錄五十卷輯耕錄云集與楊載同在京載每言伯生不能詩集

錄以所作詩介他人實謂載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或曰先

生音謂其不能詩何有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

集口如百載健兒詩如何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美亦以爲然先生詩如何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果火忽又曰將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爭

驚徒榮察知曰此輩將惑民爲亂安有神乎捕治之得黨數十

人論如法槩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至詩書春秋皆有論述而春秋乃其

家學故尤善每詣集聞僧道在座輒去雖集亦嚴憚之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開口文本正大怪奇則否辭達意明自可不朽學校之議

切中獎敷言語政事當時誰偶二難一家教由賢母

范梈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教之學梈天資期異雖

羸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居則固窮以養親出則假陰

陽之技以給旅食就詩文用力刻苦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北

遊賣卜燕市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薦爲翰林編修官改闕海

道知事閩俗淫巧文繡局多取良家女充繡工梈作詩歌述其

笑廢訪使取以上聞皆得罷遣其辭口問州土俗戶不分生子

誰問小年會識君古來夜行新乘獨今者衢路走紛紛那更

求使君思幾筆一似爲羊羣古來問佩嚴管今者女工徵六

軍難復太平少征戰故有備豫將何云去年耕作五千匠耗費

不用民勞竟是誰權折歲歲條章省煩費幸且不省無方殷唐

憂在上儉且勤是後王猶復錦繡焚豈有夔龍讓姚宋不言忍使

職作歌羅道天應問 未幾移疾歸徙家新喻百丈山文宗天

曆二年遭母喪相繼卒臨川吳澄志其墓謂特立獨行可方東

漢諸君子等志云有燕然東方海南豫章侯官江夏百

揭侯斯字曼碩江西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士侯斯幼貧惟父

是師讀書尤刻勵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成宗大德間稍出

游湘漢程鉅夫爲湖南憲長器重之妻以從妹仁宗延祐初薦

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所撰功臣傳嘆曰

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膽吏牘爾轉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

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前後三入翰林臺閣典章靡不諳練

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致勳成大臣子弟文宗時幸閣

中多所咨訪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一日

出侯斯所上太平政要集圭齋集云九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

揭曼碩所進也東山集云時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嘗侍從討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論法書名畫侯斯亦在列眷稍疎因潛著一書

日奎章政 預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秋官憲典閱之曰此

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順帝元統初累遷

集賢學士奉命祀北嶽濟濟南鎮便道西歸除奎章閣供奉學

士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同知經筵事時新格超升不得越二等

侯斯連進四等轉九階皆帝親擢也經筵無專官多大臣兼領

而微辭與義必屬侯斯撰定帝嘉其才數出金織文幣以賜至

正三年年七十致仕去行至滬南名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既

成復求去帝命丞相脫脫慰留之對曰使侯斯有一得之獻諸

公川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無恨不則何益之有丞相問

方今政治何先口儲材爲先養之位望未隆之時用之周歷庶

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修宋遼金三史充總裁官丞

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

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尤不可與則用人之道當以心術為本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求歸至常而後止踰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宋金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舊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歐陽玄墓誌云在京師三紀出入辨色輒先至諸貴游見其徒步謀為之貴馬為授經郎每早作宮門侯斯聞之自置一騎尋復駕之以示非所欲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為文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婉麗密元詩選載秋宜集多樂存古辭善楷法兼工行草朝廷大典冊必以命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焉補遺子法字伯防由翰林編修仕至燕南廉訪副使風尚通雅正書得用筆意孫雲字之德正書學智永見書史會要

冊曰求筆削才古維三長本於心術握要尤良至今三史垂論煌煌辭嚴義博班馬可方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越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金華王栢受性理之旨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諸書仁榮承家學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之一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由國子博士遷集賢寺制奉使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卒其所教弟子多人而泰不華為進士第一輟耕錄云仁榮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口願假居新宅以死即讓正

德考之末幾果死箱財莫有主者楊之弟詩仁榮求分期謝曰若見帝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與之又買地府滅初義築築礎時掘地獲雙硯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度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書史會要云仁榮著書宗歐同郡孟夢初字長文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初講解經旨體認親切府志云以薦署台州學錄有兵兆順帝至正中紅巾盜起豫陳備禦策收鄉郡有功授宜興州判官未受命卒賜諡康靖先生著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字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後徙吳興幼有操行通經史百氏言弱冠館富民家夜半聞叩門聲問之婦人也公諒厲聲叱去明且即以他事辭歸終不言其故文宗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同知發源州事輟耕錄云公諒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人書諒官閣卷以文不中式府縣之時座主龍麟州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幸置榜中及會試果登高第

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後補餘姚州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為別駕兩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遺患請一槩免科行省從之遷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辨析經義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為名臣調國史院編修官出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目書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即不敢為也所著有折桂集觀光集璧水集以齋詩藥玉堂漫藁越中行藁凡若干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李洞字澗之際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強記作為文辭如宿習者姚燧見其文嘆異薦授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辭中書掾累除太常博士拜住為相聞其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泰定初改翰林待制以親喪未葬辭歸天曆初復以

待制召時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名士洞數見奏對稱旨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既為帝知遇乃著輔治篇以進文宗嘉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修經世大典洞方臥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何可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歸再除翰林直學士竟以疾不起洞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唇若渥丹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為文奮筆揮灑縱橫疊出若紛錯而有條理每以李白自擬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取虞集為之記尤善書白篆隸草真皆精請為世所珍愛有文集四十卷書史會要云書有晉宋家法

曹鑑字克明大都宛平人弱冠南遊具通五經大義成宗大德中用學士郝彬薦為淮海書院山長南臺中丞廉恒辟為掾史除典文署伴送安南使者歸國途中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續弘備錄卷三十五 文翰一

嘆服以為中國有人英宗至治初授江浙行省員外郎順帝元統二年除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授禮據經甚悉官至禮部尚書卒封燕郡侯諡文穆鑑歷仕三十餘年僦屋以居蓄書數千卷皆手自較定為詩賦尚駢雅作文法西京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嘗自浙調湖廣員外有故掾顧淵伯輟耕錄作主簿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漫置笥中半載後視之有黃金三兩雜其內鑑驚嘆曰彼以我為何如人也時淵伯已沒即呼其子歸之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懷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面史云性篤孝母沒嘗家域有乳虎馴狎之異延祐開科登進士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戶恃不統於有司好凌轢鄉井編戶隸漕司及財賦

府者尤驕橫潛一繩之法吏休以利害弗顧也文宗至順初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西向學官或議分置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尋提舉江浙儒學每月俸不給恒鬻產以佐其費年六十七亟請納祿歸俄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言多切直帝嘉其忠轉侍講學士累章乞休不俟報竟去帝遣使追還復留為前官未幾堅謝病歸優游田里者數年卒年八十一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潛素行挺立歷仕五朝凝然以斯文為己任足不登鉅公券人門一時服其介節為文頃刻數百言剖析經史疑義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臨川危素稱其布置謹嚴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蛟龍百怪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弗可犯著日損齋彙自成一家 一統志云師常山敘論王炎澤故其學有本

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邑人立祠祀之書史會要云書宗薛晉公 松貫字道傳婺州浦陽人嘗受經於仁山金履祥垂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術數方技靡不通究作文沉鬱春容涵肆演進多為人傳誦名賢錄云能鑿定古 成宗大德中用察舉為江山教諭既而召為翰林待制到官七閱月而卒元詩選京為吳澄所器程鉅夫以墨一九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 自號烏蜀山人門人私諡曰文肅有詩文四十卷名柳待制集賈嘗與黃潛及虞集揭傒斯齊名號儒林四傑著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書史會要云工篆籀大字得體

吳萊字立夫世居婺州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幼羸弱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七歲能賦詩宋漢墓碑云初母盛氏懷娠父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翼日萊

生因名曰來年四歲母授以書輒成誦同郡方鳳一嘗往族父見奇之曰此那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幼敏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幼敏指谷承杜鄴傳叩之萊現然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延祐

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褒山中益窮諸書與旨云出游海東洲歷覽門峽過小白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華山登盤陀石作觀日賦以見志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剛要三十卷生平喜論

文嘗云作文如用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元詩選云偶過故人家戲為長歌頌刻而盡觀者驚以為神人或見上堆刺紙數十番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即知為某代某人所作柳貫素慎許與每

稱萊為絕世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斬絕雄深類秦漢間續弘簡錄卷三十五音人作吾操觚一世安敢及之御史行部舉茂才署饒州長蕪書院山長未上而卒年僅四十四神云門人宋濂胡翰等私諡曰淵穎先生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遷潭州之瀏陽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即知屬文生十歲有黃冠者見之曰是兒神氣凝遠日光射人當以文章冠世部使者行縣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

晚歸增至百首見者異之稍長益從宋遺老習為詞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元明善行狀云父龍教授道州玄侍行道為周敦頤鄉里儒風尤盛玄日從游學力銳進虞集為國子助教其父及教授潭州見玄文章驚節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汝齊名故玄未至京師而聲譽早著成仁宗延祐首科進士授平江州同知調蕪湖尹數決疑獄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其境尋調武岡尹縣當蠻獠

雜居而至赤水太清兩洞聚眾相攻玄單騎馳諭眾棄兵仗羅

拜曰我曹非不畏法蓋常訴事於縣縣官不為直致發憤爭殺耳因喻以禍福歸理其訟獠人遂安入為國子博士累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天曆初軍興旁午玄日直內廷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以至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出其手

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文宗親署為藝文少監纂修經世大典玄言孔思晦襲封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章不稱帝是其言改鑄從三品印給之順帝元統

初歷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纂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至元五年以翰林學士告歸詔修宋遼金三史起為總裁官危素稟神云廟堂問修史之要玄曰是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露才負氣持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稟授筆竄定往往媿服至論贊表奏皆親自屬筆超拜

續弘簡錄卷三十五音翰林學士承旨以足疾屢求退不允除福建廉訪使中途乞休作南山隱居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奉勅定國律尋乞休陳情懇切特授湖廣右丞致仕將行復降旨不允汝穎盜起蔓延南北玄獻招捕策千餘言當事不能用久之得致仕以

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召玄草詔久病不能行命肩輿至延春閣實異數云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官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兩知貢舉預修實錄大典三史金給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

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石藉其片言爭為瑣重有圭齋集行世綱鑑云著有唐書纂要宋濂圭齋集序云于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鄉至丁酉七年間所作

間曰古大手筆聿稱燕許圭齋視草允堪鼎峙片言之出

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與言制禮作樂躋五帝三王之盛矣竟不行仍歸武夷築室平川上居之平昔所作詩文多不存彙或問之笑曰觀藝文志所載古人文集何翅千百今其傳者百無一二故知不必存也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其詩名清江碧嶂集學者稱為清碧先生輟耕錄云本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夏回音浙省平章變曉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字為首本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悅服之

張樞字子長婺州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興廢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歷歷如指掌為文務惟明經史以扶翼世道尤長於紀事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以正陳壽之失是非子奪成有論斷繁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懲朝廷取其書真宣文閣順帝至正初徵修三史以翰林修撰官辟召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一卷歌詩雜著名敝帚編名賢錄云樞以多史氏所不載乃詢諸故老林李逸事自將相諸臣以至士卒婦女之死者莫不備錄

問曰諸君炳炳為時儀刑脫屣富貴潛心汗青務敦實學豈盜虛聲

蘓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歷官嶺北行省郎中虞集墓誌有賦戲與天爵由國學生中公試名第一宋本滋溪書堂記云授蘭州判官泰定元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

實錄改南臺御史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境囚有言冤狀者輒為之太息每事詳究雖暑夜猶篝燈治文書不倦順帝元統初拜監察御史在官數閱月疏凡四十五上

大畧謂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官者必申稟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刑部是慎重守法不敢輕於用刑今動輒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宜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叙矣且職官犯賊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叙不叙之別豈有一遭論奏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雜職任川之科終身不叙之列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至於流遠家屬尚留京師被劫未至當刑起遣即歸鄉里蓋緣無事可尋強生擬拾潔白素著特為染污致使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之士亦為歛避當路典乏全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繫前後所劾者五人所薦舉百有九人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至元六年遷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天爵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鬚髮盡白至正四年由西臺侍御史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祭酒自以起家諸生進為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奉使宣撫京畿究民疾苦名臣奏議云陽山東河北諸郡饑民夏稅其與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者九百四十九人以忤時相意坐不稱職罷七年復起江浙參政改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起為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紅巾賊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江浙參政總兵饒信間恢復一路六縣以憂卒于軍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元文類七十卷為文長於紀載

平易溫厚詩尤得古法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辨雖老弗倦學者稱為滋溪先生有松溪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彙云先是天爵在史局時請修功臣列傳疏曰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史遷考一時之得失則編年為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為備二者皆不可闕近代作為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復為傳以繫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間初撰祖宗實錄於時諸臣多在及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命中外大小臣僚各具事迹錄送史館蓋欲紀述一代之事寓修諸臣列傳然以進史期迫諸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經世大典臣事之見於簡冊者十居二三矧今翰林職專筆削若復曠日引年不復紀載將見勳舊盛烈泯沒無聞為史官者無所逃其責矣此列傳之必當修也昔司馬遷為太史令網羅天下放佚舊聞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宣布於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焉夫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於網羅今史館修書不過行之有司俾之采錄或功臣子孫衰替無人或有司憚煩奉行不力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當取具國初以來至於某年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而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孫宗族或即其親舊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諸公所有遺文或已刊行開具模印其未刊版者令有司即其家抄錄申達史館嚴立程限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日矣至官品固有高下人材則無貴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三

文獻一

賤作史者本欲紀載賢能用為法勸初豈別其貴賤輒為等差故趙周既貴姓名止見於當時黃憲雖微善行永傳於後世近自金源以來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登於史是使忠烈隱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書又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以至如此今一品以上止有官階別無事迹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賢績可紀或隱逸之著述堪傳或人子事親若王祥之孝感或義士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於編以為將來之鑑且史之為書善惡並載蓋善者所以為勸惡者所以為戒也後世史臣亦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今修史條例止見採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於書彼姦臣者固不鄙其書與否也今且從而泯滅之是使姦計得暴行於一時無所垂示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為惡乎即如阿合馬柔哥鐵失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三 文獻一 倒刺沙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滅逆之謀庶幾人心知所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迹多出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實又當參以刑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則善惡備書而無虛美隱惡之譏矣惜其說不果行見名臣奏議

則曰糾邪舉正讜言謬謬發必中窾頰不憚索明體達用不愧所學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父奎以文章名家延祐至治間累官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一統志云所著詩文有雲林集倦遊集師泰早入胄監為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太和州判官以薦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忽一船飄近岸有史甲者取南海濱見船無主因取其篙櫂船中有二屍旁觀者指為史所殺史備富民高家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人回

自海口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其宛始白游徵徐裕以巡鹽
為名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賣錢撲殺之投屍水中走告曰頃
獲私鹽犯畏罪赴水死師泰驗其屍有傷追詢具得裕殺人狀
以故治行為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為應奉預修后妃功臣
列傳累遷監察御史順帝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
起奉命和糴浙中得糧百萬石以給軍朝廷以燕京至上都驛
戶凋敝命巡視整飭至則驗貧富均徭役民賴以蘇出為平江
路總管市視事張士誠自高郵抵城下攻圍急守將遁去師泰
亦懷印亡匿海濱名賢錄云隱居吳淞江易江浙行省丞相達
識帖睦爾命權本省參政十九年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
開鹽易糧十萬石山海道轉漕京師朝廷賴焉未幾召為祕書
卿行至杭之海寧州卒錄云自閩海還寓州東湖塘師泰既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文翰一
以文字知名尤喜接引後進不問識與不識輒加推較一時士
譽翕然歸之所著詩文名玩齋集書史會要云
周伯琦字伯溫書史會要云號江西鄱陽人父應極仁宗為皇
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為言於武宗授翰林待制伯琦自幼從宦
游京師入國學以蔭授南海主簿三轉入翰林修撰順帝至正
元年改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
被顧問帝以其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榜額及摹王羲之
書蘭亭序并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主齋集云帝得智永千
文閣所捐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賜寶賜之點前集
云宣文閣勅下搨本草書凡三百七十字真書凡三百五十五
字會御史臺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會廣東廉訪司事八年仍
召還翰林預修后妃功臣列傳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
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南士皆得居省臺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

御史以兩人皆南士之望也先是紅巾盜起丞相脫脫奏以其
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統大軍南討失律喪師西臺御史劉
希會等十二人共劾其罪伯琦承丞相意奏希會等越分干譽
皆坐左遷補郡判由是不為公論所與明年遷崇文太監兼檢
校書籍事奉命至姑蘇祀海口漕神廟親為記書之未幾出為
江夏廉訪使長餘軍鎮南班陷寧國伯琦倉皇出見尋遁去杭
州十七年江浙行省達識帖睦爾假伯琦叅知政事往招張士
誠士誠留之平江十餘年乃得歸都陽尋卒伯琦博學工文章
尤以篆隸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梓于平江
路儒學天部說云初改全章開為宣文閣臣成謂必命優優書
宜文閣勝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優優書閣勝辭曰
臣所能者真書不古古莫如篆周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
書由是進用子宗仁字克復官山東行省郎中篆書宗其家學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文翰一
然不逮父剪勝野聞云士誠面縛見太祖伯琦適伏于後上
問曰學期致用裨國拯民游藝逢時豈士之真二人譽望
大畧相均折之以道貢為嶙峋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父為安仁尉後調杭州鈔庫使因家焉少
負才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父深以為憂一
旦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輟
時李存家安仁雅好古文辭翥從之受業多所研究未幾留杭
州又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得其聲律之奧遂以詩文鳴於
時後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授國子助教分教
上都尋退居淮東會修米遼金三史起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
應奉修撰累遷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翥勤於誘掖絕去崖岸
有質以經義者必歷舉眾說為之折衷每論辨輒雜以談笑無

不厭其所得後已嘗詣中書議時政衆論騰起翁獨默丞相期
 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何不一語對曰諸人之議皆是
 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自決耳以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當字羅帖木兒之擁兵入都也強着草詔削奪擴廓帖木
 兒官爵且發兵致討翁不從或勸之翁曰吾恃可斷筆不能操
 也字羅既誅詔以翁為河南平章仍翰林承旨致仕給全體終
 身卒年八十二翁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
 以文自負嘗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
 筆耳他日學士沙刺班示以文請易置數字苦思移時終不就
 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因相視大笑翁
 平日善諧謔談吐至傾一座所為詩文甚多及死國遂亡以故
 遺稿多不傳傳者有說庵樂府僅三卷

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清 文翰

開曰文運隆汚其氣則一與時遷流人莫之識持風起衰

彬彬文質

朱震亨字彥修金華義烏人天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聞同郡
 許謙之學握衣至門師事之謙為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解抑
 其豪邁歸於醇粹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
 行士所至人多化之一日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不知醫或
 委之庸人寧無有失於是研究醫理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
 治症多奇效嘗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外科精要本
 草衍義補丹溪心法諸書行世學者稱丹溪先生
 李杲字明之號東垣真定鎮州人少通春秋書易博聞強記時
 易州張元素著珍珠囊一書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
 不數年盡得其秘顧資性高寒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人不敢

謁也嘗援例作濟源監稅官祖珍珠囊意增以用藥凡例諸經
 綱導綱要活法著用藥法象一卷謂世人或於內傷外感混同
 施治乃辨其脉證元氣陰火飲食勞倦有餘不足著辨惑論脾
 胃論各三卷推明素問難經本草脉訣及雜病方論著醫學發
 明九卷蘭靈秘藏五卷辨析經絡脉法分比傷寒六經之則著
 此事難知二卷及游泗集外科精義號東垣十書至今人稱朱
 李為一代儒醫云本草綱目云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為金時
 名醫立主治秘訣心法要旨各珍珠囊後人
 謂為韻語以便記誦謂東垣所著者誤又著病機氣宜保命
 集四卷一名活法機要後人為河間劉元素所作者益謬
 開曰醫以衛生人子須知元非小道可通平治况稽厥初
 開自軒岐載列文翰夫豈非宜

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清 文翰

續弘簡錄卷三十五

五

文翰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六

望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文翰二 補遺

黃超然 附陳應潤 王楚翁 附謝仲直 丁易東 附陶元幹 王申子

任士林 附趙采 丘富國 附鄭儀孫 雷思齊 保八 吳鄒

劉整 附陳宏 朱知常 劉霖 朱隱老 周鼎 楊璉

劉瑾 朱倬 馬道貫 周聞孫 俞元燮 邵光祖

黃景昌 俞阜 魯震 劉彭壽 父淵 黃清老 鍾律

熊復 曹元博 單庚金 吳儀 毛應龍 戴良齊

史季敷 附趙有桂 雷光霆 陳深 程龍 附程直方 程煥 吳迂

聞人夢吉 陳剛 陳蕉 附石一 馮翼翁 附彭絲

潘迪 薛立 程時登 林起宗 附程復心 陳普 附韓性 史伯璿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附 景星 曾貫 上經 陰幼遇 兄幼達 劉辰翁 子尚友

史蒙卿 宋无 白珽 劉應龜 元淮 袁易 徐鈞

胡助 姚應鳳 謝暉 方道庵 吾衍 仇遠

呂徽之 薩天錫 周權 王景賢 朱文憲 陳泰

于欽 王炎午 楊士弘 吳正道 史公珽 陳大倫

李康 黃玠 廼賢 丁鶴年 楊少愚 附陳清隱 沙刺班

王立中 何失 翟炳 附王鼎 賈竹程以臨 王逢 王元杰

黃庚 蒲道源 謝宗可 岑安卿 洪希文 孟昉

劉友益 趙居信 鄭元祐 胡天游 周霆震 潘音

紇石烈希元 郭鈺 舒頤 楊維楨 李祁 戴良

李延興 王冕 張憲 周之翰 李存 甘復

顧德輝 張樞 錢惟善 附陸居仁 張昱 陶宗儀 上文學下附藝學

黃超然字立道天台人幼有高志嘗往來王栢門下得聞性理

之旨尤深於易恨朱子本義欲再修而未及乃參會五考采之

先儒以盡其變本之經義以歛其歸作周易通義二十卷又以

讀易之法當先推卦義以求六爻之情情有難通則參以象象

有難通則參以位位有難通則參以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別為

發例三卷或問釋蒙各五卷兩與鄉貢宋亡遂不仕築西清道

院居之世祖嘉其節賜諡康敏 同邑陳應潤字澤雲父獻肅

公邦彥湛精理學易有家傳應潤作周易爻變義蘊四卷甚言

假老子之學者創無極太極之論變爐火之術者撰先天後天

之圖強指陰陽老少為四象而四象之說不明妄引復姤逆順

為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乃示人爻變之法削去其圖辨正其

說自謂積三十年勤苦而成至治二年黃潛序而行之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王楚翁字太古婺源州人宋遺民性嗜易辟鎮江學正謂此職

十年亦不得至卿相棄官歸著見易篇極卦畫之所以然而皆

本河圖洛書自然之法象既即圖書詳論人所以取則而畫卦

作範之故復改正洛書已兆於神禹以前且援列禦冠子華子

乾鑿度與黃庭經之辭以證劉長民九為圖之說復辨孔安國

劉向父子班固偽闢氏易相承立說之非又有周易分注主於

明象以考變有司具錄進呈時尚程朱易說皆駭所聞見吳澂

方為胄監師見而說之所注易纂言多采其說 上饒謝仲直

著易三圖十卷以先天八卦圓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方圖為

洛書十數而五位作五位相得之圖虞集見而善之 吳興進

士錢義方作周易圖說謂河圖本伏羲所取至洛書之出在干

有餘年後聖人並陳之不過以龍龜負文而出河洛者其事同

聖人則之而印理推數二者不可相通故並舉之以見義非謂作易兼取洛書也故其說悉本河圖而不及洛書云

丁易東字石潭龍陽人宋進士官編修入元數徵不起著周易傳疏十卷易上下經古既為二卷通孔子所傳十篇為十二卷至費直分象象二傳附於經詞後以便學者今乾卦是也後人又附爻象傳文於當爻之下今坤卦以下是也呂微仲嘗正之為十二篇晁以道又正之為八篇皆以經象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為次呂伯恭又更著為經二卷傳十卷合王肅本朱子本義用之吳斗南又謂說卦三篇漢初出於河內女子今止存其一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即所謂說卦上中篇而今所傳說卦特下篇也乃合夫子象大象各為一卷而以小象分上下為繫辭傳以今繫辭合說卦為說卦三篇南康馮氏謂其說近是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翰二

然象象依本義分為二故上下二經外十翼之序象上一象下二象上三象下四文言五說卦上六說卦中七說卦下八序卦九雜卦十其說固似有理但攷繫辭為說卦尚有可疑而實文言於繫辭前則不可易東從其序而繫辭傳之名則仍依本義考訂尤確嘗建石潭精舍教生徒事聞賜額沅陽書院授以山長時襄陽陶元幹亦嘗著易世稱陶易

王申子字與卿邛州人寓居慈利天門山著大易緝說十卷嘗見魏鶴山答蔣得之書及史學齋臨汝講義皆祖張觀物語以九其圖者見後天八卦之象十其書者具洪範五行之數謂晦庵不及見是書故謂十圖而九書此讀易者一大疑事申子力探其原而正之取十其圖者分緯之以畫先天九其書者錯綜之以位後天不假穿鑿直可斷千古疑案皇慶二年徵為南陽

書院山長尚有春秋類傳周禮正義等作

任士林字叔實絲竹人僑居奉化講道會稽嘗作中易分為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顧大小過之妙既未濟隨蠱之機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修齊治平之道不出乎是至大初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有潼川趙采字德亮著周易折衷三十三卷以程朱傳義為主而附以已見間採先儒象數變互以相發明 饒州徐之祥號方塘有讀易蠡測其言象數取皇極於康節取太極於濂溪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又名玩易詳說 桐廬魏新之字德夫宋咸淳進士亦著學易蠡測因先儒列卦為方圓圖乃以已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 休寧吳霞舉號默室著周易管見六十卷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翰二

易七卷太玄潛虛圖十卷雖互有異同皆盛行於世丘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氏之門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學易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其徒鄭儀孫號翠屏咸淳初應賢良舉作易圖說解大學中庸章句

雷思齊字齊賢臨川人宋亡獨居空山中著易圖筮通變義若干卷中年去儒服為黃冠師人稱空山先生其易圖通變五卷世有傳本易筮通變三卷載道藏中作詩豪健有奇氣

保八字公孟號普庵蒙古人少好學為黃州路總管精易理著易源與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仁宗在東宮保八嘗進筮曰自龍圖之畫既出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卦以成書為百千萬年之明鑑義文孔子發先天之妙京費王弼廣後世之傳豈但求語下之筮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蠡測管窺以探精義

皆銖積月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其秘不換淺膚之素學
冒干投進於青宮冀虎闕齒胃之間特加披閱在鶴禁延儒之
項更賜表章太子深為嘉納尚有周易尚占二卷今佚

吳鄴字 永新人宋末避警徙山西變姓名張應珍注周易

宗程朱而不為苟同如參天兩地而倚數鄒謂本義天圓地方

圓者一而圖三三各一奇方者二而圖四四合二偶似費擬議

蓋五生數中天數一三五凡參地數二四凡兩故聖人參兩之

以倚數八卦之象乾坤天地以太虛言也震巽天地之長男女

為雷風有氣無形坎離天地之中男女為水火有形無質兌

天地之少男女為山澤有質確定矣駙馬關里吉思嘗從之質

疑刻其書於平陽路大德八年官秘書少監始更今名

劉整字宋舉古田人自稱蒙谷遺老教生徒百餘人少從合沙

遠弘簡錄 卷三十六 五 文翰上

鄭少祿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及春秋元經著易纂圖一卷甫

就而卒 同邑有陳宏者元初徙華亭同知吳江州事著易童

子問易象發揮各一卷葉氏藁竹堂書目嘗載之

宋知常字久道隱居金華赤松山通儒術稱黃冠師少受易於

鄉先生盧端叔後得易說於池陽周元舉遂以見開集為一編

進上名經進易解更有董氏易傳覺李氏易辨證齊博士易解

皆不傳惟尤氏遂初堂書目載之高氏書目有溪邊熊棟
字季隆著易說數卷

劉霖字雨蒼安福人博通五經元季寇陷城邑乃避地泰和學

者師尊之性耿介不隨世俯仰有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說四

書纂釋杜詩類註等藁時泰和陳謨號心吾其學亦為鄉郡所

宗著書經會通詩經演疏二書及海桑集

朱隱老字子方豐城人受業桂莊涂應雷遠承朱子遺緒倡道

荷山之陽精易理及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謂先天之學心
學也其圖皆從中起邵子探是圖著皇極經世性命物理之說

重明斯世學者畏其難棄而弗講乃作經世書說張子正蒙實

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為之註者乃作正蒙書說禮

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傳而其輯錄皆出門人予奪

多有未當乃作禮說易之為言廣大悉備伊洛諸儒雖嘗論著

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乃作易說學者稱濬峯先生

周鼎字仲恒廬陵人早從湜溪郭正表游六經有所疑滯縱橫

叩擊多超特之見謂詩分正變固肇於漢儒然正中有變變中

有正其體製音節夏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素亂瞭然可見

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

人既賢其詞猶為近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幾有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六 文翰上

托鼎於六經皆有論著獨詩經辨正為完書

楊璉字元度餘姚州人起家儒生著詩傳名物類考御史姚鞏

上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同郡夏泰亨字叔通九歲

能文早領鄉薦官翰林編修著詩經音考矩軒集

劉瑾字公瑾安城人博洽經史著詩傳通釋二十卷采錄各經

傳及諸儒所發要義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備明永樂中胡廣

等攘其書為大全惟將原本愚按二字更作安城劉氏云

朱倬字孟章江西新城人至正二年進士建昌志作至
順元年者誤授知遂

安縣事倬微盜起陷城吏卒逃散倬大書座右有生為元臣死

為元鬼之語盜焚解字急倬乃朝服赴水死嘗著詩經疑問七

卷朱氏授經圖焦氏
經籍志皆作六卷署其篇首日吁黎進士朱倬藁

馬道貫字德珍金華人弱冠師事許謙得濂洛之學謙沒制服

盡禮如親喪學者稱之著尚書疏義六卷自號一得叟性恬退非公事不入城市謙及門甚多而惟道貫為著

周聞孫字以立吉水人由鄉貢薦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同事

多遼金故臣後不肯以正統予宋間孫疏爭之不報棄職歸著

尚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詩學舟楫各若干卷

俞元燮字邦亮其先自建寧徙長洲通蔡氏傳博采群說著尚

書集傳十卷或問二卷其歿也虞集為之銘

邵光祖字弘道從父宦遊來吳因家焉博通好古研精經傳窮

六書之旨張士誠辟為湖州學正不赴著尚書集義六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通尚書春秋之旨嘗言自公穀口說相

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

避賢傳訛舛誣漏莫之敢較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七 文備二

日夜食之辨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

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明其不然作周正如傳考二卷謂

周改月并改時左傳去夫子時近當如傳所云也

俞臯字心遠新安人幼師宋進士趙良鈞得春秋大旨自晉杜

氏注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

而不考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一書雖分晰詳備亦未

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為傳始分別義例臯一遵程說以義同事

同辭同者定為例十六條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

者則分見各事之下名春秋斷義泰定三年書成

魯震字樵南廬陵人時設科以春秋胡傳與三傳並用學者因

於繙閱未有能合為一書者震次第集之始左氏次公次穀次

胡氏而取止齋陳氏說附於後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注其下

別為類編以附於卷名春秋五傳深有便於學者

劉彭壽字壽翁辟衡山教諭樂士習之美遂家焉父淵字學海

以春秋三領全蜀鄉解仕永州學正彭壽得其家傳亦以是經

成進士著春秋正經句釋及春秋澤存皆衍父書而作

黃清老子子肅邵武人天資英敏五歲日記數千言泰定中成

進士由編修出為湖廣儒學提舉時人重其學行號樵水先生

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數十卷詩名樵川集

鍾律字伯紀汴人元末鄉貢士屢辟召不應世之學春秋者多

泥於胡傳褒貶之說有能脫去宿習一以經文為正者於筆削

精義往往或昧律采諸家格言之合經者備載各條之下而間

附已意名春秋案斷補遺蓋取程子傳為案而經為斷者

熊復字庶可南昌人以五經教授鄉里學者稱西雨先生著春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八 文備二

秋會傳一作成紀吳激見而憚焉跋其後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

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世之學者率

謂聖人有意褒貶三傳去聖人未遠已失經意况後之注釋者

乎唐儒惟啖趙二家獨究聖人之旨宋清江劉原父其次也熊

君所輯會傳合之諸家注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

曹元博以字行上海人潛德弗仕著左傳序事本末楊維禎避

居淞上善其書序畧曰左丘明受經仲尼故作春秋傳為聖經

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惜

其文無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

劉歆校秘書見而存之始立左氏春秋逮晉杜預復表章之而

傳有注釋後世言春秋者舍左氏無以為統緒故止齋陳氏謂

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功此章指所由作也元

博統按經以證傳復索傳以合經為左氏序事本末可謂採蒐之精而權衡之審矣不亦可傳也乎

單庚金字君範山陰人隱晦溪山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其書已脫稿者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穀以來諸家之同異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推解正經題為春秋傳說集畧十二卷戴表元嘗為之序 同郡俞漢字仲雲撰春秋傳三十卷進呈詔付禮部刊版辟為儒學官不就門人私諡曰文惠

吳儀字明善金谿人初舉於鄉會世亂即絕意仕宦學以六經為歸晚尤專心春秋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裨傳曰類編曰五傳論辨辭義嚴密每撫卷嘆曰此書吾積學所致後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九 文翰二

毛應龍字介石南昌人大德間為澧州教授著周禮集傳二十四卷周官或問五卷總諸儒訓釋而斷以己意者

戴良齊字彥肅台州人精通六經奧義謂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為殘闕加以漢儒諸說多有不純著禮辨一書特出已見攷證獨為明確吳澂常師之以衍其說

史季敷以字行明州人世傳夏小正為夏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注或曰盧辨注謂為鄭氏者非也山陰傅崧卿加以訓釋多所補正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其論益定季敷叅攷同異作夏小正經傳考三卷參以傅氏本及采儀禮集解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者綴於傳文下脫衍者列敘於後尤稱詳密時括蒼趙有桂字詵仲有夏小正集解蓋取諸家說而更為之解者

雷光震字友光江西寧州人居教授學士程鉅夫詹天遊皆其徒也註九經集義五十卷史辨三十卷詩義指南十七卷至元間遣使徵之未至而卒學者稱龍光先生

陳深字子微號清全世居平江宋亡即謝去舉業沈潛問學著讀易編讀詩編及讀春秋編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樵羣說與人高譚遺經疊疊不倦為一時耆宿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出所著詩文名寧極齋稿書史會要云草程龍字舜俞號荷軒又曰不翁婺源人景定進士元初拘刷宋故

官龍不得已出知永嘉縣著尚書毛詩二傳釋疑禮記春秋辨證及弄環餘說補程子三分易圖並刊行世 同邑程直方字道大通諸經生平著述易則有啟蒙翼傳四聖一心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旁通等書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十 文翰二

程煥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與鄉漕薦入元不仕學者稱囉山先生著易傳宗書傳通詩傳微各數十卷

吳廷字仲迂浮梁州人少從饒雙峯學人稱可堂先生汪克寬其門人也著易學啟蒙書編大旨左傳義例詩傳眾說等書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詵老嘗遊王栢之門夢吉受學家庭父子自相師友手抄七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戶逾十年悉通奧旨乃開門講學泰定間貢授泉州教諭平生信道既篤涵養益純識與不識莫不稱為有道君子門人諡曰凝熙先生

陳剛字公潛浙之平陽人受業胡長孺之門晝夜研索通易詩書三經旨要著五經問難四書通辨述歷代正閏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抄累試不售後兩目俱盲人有求其文者猶能口授雅正高古人稱潛齋先生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父取青從鄉先生石一鰲遊與聞考亭之學一鰲字晉卿宋鄉貢士晚年覃思於易兩目盡瞽著周易互言總論十卷樵承家傳繼受易詩書春秋於程直方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屏却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四十年恍然有得著易象數解新說洪範傳經解四書本旨季經新說常製鹿皮為衣種藥園谷中自稱鹿皮子集

牟楷字仲斐號九溪黃巖人刻志誠正之學論文務以性命為先詞華為後有九書辨疑致中和議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辨深示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辨桐葉封弟辨四書疑義篇門人名其書為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

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舉進士試科斗賦有名官至撫州守著春秋集解大義性理群書通鑑小錄考索類要正統五德類編文章旨要五子旨要禮考正古書正偽錄等書 同郡彭絲字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曾叔著庖易春秋辨疑禮記集說四十九卷黃鐘律說八篇潘迪字庸民元城人博學能文歷官國子司業著易春秋庸學述解六經發明及石鼓文音訓攷北方學者爭奉為師表

薛玄字微之華陰人制行立言傑然當世播紳尊之曰庸齋先生日與辛愿姚樞講貫古學有中庸注聖賢心學編易解皇極經世圖說困學齋集云庸齋先生

程時登字登庸樂平人時德興槃澗董銖得考亭之學傳其鄉里有程正則者私淑之時登從之遊深徹性命奧義著大學本末圖說中庸中和說集朱子論述問答之語審未發已發之幾而探索性情體用之極太極圖通書西銘則錯綜為之互解更有周湯啟蒙輯錄律呂新書贊述臣鑑圖文章原委等刻

林起宗字伯始內丘人幼力學長從劉因遊得周邵程朱精義

著志學指南圖為求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為入聖之極功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季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庵家說共數十卷實繼北方儒學之緒 時婺源程復心字子見自幼潛心理學會輔氏黃氏之說折衷成章名四書章圖總要二十卷皇慶二年江浙省臣上其書優詔擢用辭不出

陳普字尚德後以字行寧德人其學以四書五經為本三辟閩省教授不起著四書句解鈴鍵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注尚書補微凡數百卷尊聞紹言屹然為朱門嫡派隱居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其門人韓性同號古遺素稱高弟有書經講義五百餘篇易經旁注書集解史類纂等稟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幼強記精究四書深得朱子本義時饒氏輯許氏藜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有與朱子背馳者乃著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四書管窺五卷多所辨正刻版永嘉郡學 臨川詹道傳亦言四書之旨晦蝕於訓詁幸朱傳出而大義曉然讀者未易窺測乃用許衡所定句讀著四書纂箋二十六卷錢之建陽郡

景星號訥庵餘姚州人幼失學年十六始出就伯父黃先生學先生本姓景繼黃氏諱元古字子文黃曰汝欲為學必先熟讀四書而後他經可讀於是晝誦夜思者四年粗通大義後欲習舉業黃又引之受經句乘楊淵淵字一時師友講習益知蘊奧因折衷群言注四書集說啟蒙大學當時已刊行中庸近得抄本餘皆不傳

曾貫字傳道泰和人少時篤志聖賢之學儻有大志至正中為紹興路照磨監州慕其節槩辟禦龍泉寇倉卒間受命戰于觀背死之有四書類辨周易變通庸學標旨諸刻

冊曰窮經致用乃為世利河清難逢作者是寄諸公殫心

發明道義嘉惠後生功有可紀

史蒙卿字景正明州人宋咸淳進士志行高卓時四明之學悉

祖陸氏而宗楊袁慈湖先生楊簡及沈煥舒璘繼起復主其說

有能表章朱子之學者自蒙卿始初教授江陰著小學紺珠以

淑後進其文曰靜清集按小學紺珠本宋王應麟所著

陰幼遇字時夫奉新人登宋寶祐九經科宋亡不仕著韻府群

玉二十卷以事繫韻以韻摘事經史子集蒐獵靡遺垂三十載

而成見幼達為之隨字註釋以備觀覽延祐初錢梓盛行于世

據南昌志所載如此按本書則為陰時夫字勁弦所輯其

兄中夫字復春為之註其父號竹莖倦翁則朱進士也

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補宋太學生廷試因言濟邸無後可勸

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件賈似道意置丙第遭亂隱居

求道著須溪文集子尚友克世其家吳徵評其父子之文謂辰

翁奇詭變化尚友浩瀚演迤皆能成一家言

宋无字子虛舊字晞顏壯歲負氣視功名如拾芥宋末兵起自

晉陵遷吳昌朱姓雖奔走搶攘學業不怠父國珍仕元領征東

萬戶案牘適病痿无句以身代入海抵竹島風電交作隨驚濤

上下未嘗廢吟咏至元二十四年中丞王西溪舉茂才以奉親

辭著翠寒集詩趙孟頫稱其風流蘊藉皆不經人道語又吟嚶

集一卷雜咏古人軼事更有鯨背吟乃從事征東幕府時作皆

七言斷句議論諷刺探賸幽幽不當徒以詩目之按趙魏公翠

虛舊以晞顏字行則曹學佺十二代詩選別載朱晞

顏鯨背吟者誤也未知于虛曾昌朱姓本一人耳

白珽字廷玉錢塘人年十三受經太學即有聲性耿潔甫壯授

徒藏書家晝緝夜誦燈墜花穴帽不知也李衍為江浙平章薦

授太平學諭珽勉起應命秩滿遷蘭溪州判官不赴其詩文為

時所重紫陽方回稱其冠絕古今剡源戴表元謂其注波五經

之淵披條百氏之晚廬陵劉辰翁言其言然者不惟極塵外趣

兼有雲山韶護之音晚歸老棲霞學者稱湛淵先生所著曰經

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各二十卷亦工書有魏晉風

劉應龜義烏人自少潛心義理之學每以古人自期宋咸淳間

遊太學丞相馬驥高其才將以女妻之堅不允由是名稱藉甚

至元初起為月泉書院山長升杭州學正所著有夢稿癡稿聽

兩留稿共二十卷

元淮字國泉別號水鏡臨川人徙家邵武初以軍功顯閩中官

至深陽路總管嘗有詩云截髮搓繩斷鐵槍旗作帶繫金創

臥薪嘗膽經營了更理毛錐治深陽深陽為金陵上邑至元十

三年升為深州總改深陽府已升為路淮到省乞改作直隸州

續弘簡錄卷三十六 西 文翰一

少燕力及去任作詩云問歸行李輕如羽沿路吟詩有一船

其廉退之風可想見著金剛吟一卷

袁易字通甫長洲人丰姿秀朗不求仕進行省使者將薦之朝

謝不可辟署石洞書院山長辭歸居吳淞具區間築堂曰靜春

聚書萬卷手自校定著靜春堂詩集四卷與郡人龔肅郭麟孫

為吳中三君子趙孟頫嘗作臥雪圖贈以美之子泰字仲長為

郡學教授別號寓齋亦有詩行世

徐鈞字秉國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也以父任為濠州

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發其篋盡讀之至古今興亡之變

治亂之故有慨於中則發為詩歌通計一千五百三十首名曰

史詠同郡許謙黃潛皆為之序

胡助字履信東陽人親清古深究經史百氏大旨舉茂才授建

康路學錄至順間用薦改國史院編修官平生薄勢利與人無怨惡嘗作大拙小拙傳以寓意者純白類稿三十卷

姚應鳳字時和慈谿人自幼承家學即以文字為業頗自雄其才喜馳騁每屬筆於廣眾中詞鋒橫逸驚一座後持以謁同郡袁桷桷語之曰子文不受東縛然法度自不可廢也應鳳領之自是務為簡嚴日益深邃至元間嘗就試省部時以龍虎臺命題有司得應鳳賦嘆曰此楚漢故物也置高第其賦為世所傳誦有詩軒稿若干卷藏於家

謝暉字彥實資陽人識見通敏早歲受業胡長孺之門以德業自勉或勸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奚所急趙孟頫見而愛之授以書法一臨池遂得其神為詩文簡淡雋永尤長尺牘人得其片楮爭藏弄以為榮暉亦不自秘惜有求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五

文獻

輒應藩帥郡伯詣門請交未嘗造謝每相對清言終日一語不及私說者謂其貞不絕俗云

方道龐字以愚淳安人宋尚書逢辰曾孫從同里吳朝陽先生游以春秋名當世登至順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官所撰后妃功臣諸傳筆削大義獨斷於心無能議者調杭州府判引疾歸著春秋集釋愚泉詩稿各十卷詩說文說選唐詩各一卷

吾衍字子行由太末徙家錢唐性凌物傲世故高不事之節求室委巷中教小學常數十人或請謁從樓上遥謂曰吾出有間矣著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禱祝管文春秋諸書兼通音律工篆隸初衍年四十未娶所知為買酒家女為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妾所在訟之行遭粹辱不勝忿因詣仇遠作別值晨出留詩一章有西冷橋

外斷橋邊之句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衍學知其死乃墓衍遺文於後山學古編作姓吾丘名衍先世本越人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官溧陽州教授好古博雅楷書學歐陽率更行書亦善所著有山村集批註唐百家詩選名重一時

呂徽之號六松家仙居萬竹山常逃名耕漁以自給偶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分韻作雪詩有得勝字者苦吟弗就徽之不覺失笑諸貴游出見其露頂短褐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徽之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眾始嘆服邀入坐以藤藤二字請足之即授筆大書復請

和雲字韻更立就和畢便出眾疑其為呂處士也與之毅拂然曰我豈受不義者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遥識其處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坐一人乃其妻也試問呂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六

文獻

先生何在曰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徽之矣詣其處方艤舟隔岸曰諸公盍先到舍遲我乎少頃攜魚換酒至盡歡而別他日復往躡其蹤則遷居矣一日與治中陳孚遇諸道孚策蹇躡見徽之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先生乎曰然遂握手共論驢故事徽之舉一事孚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孚不能答徽之曰我尚記有某出某書傳者又三十餘事孚深敬之

薩都刺字天錫別號直齋本答失蠻氏祖父以勛留鎮雲代遂為河間人弱冠成泰定中進士授應奉翰林文字擢御史於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錄事歷淮西廉訪經歷有詩名善楷書晚年寓居武林每風日晴好輒肩一杖挂瓢笠踏芒屨凡深巖邃徑人跡不到處無不窮其幽勝興至則發為詩歌所著有鴈門等集西湖十景詞至今膾炙人口

周權字衡之號此山處州人磊落負雋才持所作走京師示袁
梅大異之謂其意度簡遠議論雄深可預館職力薦弗就陳旅
選其詩題曰周此山集歐陽玄序云季世詩人宋之習近訛彼
金之習尚號呼當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剝而
不為矣此山詩簡淡和平語多奇雋揭侯斯謂詩之正如日月
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而其變如風雲雷雹龍騰虎踞要在盡其
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

王景賢號愚谷海康人少領鄉薦為邕州路教授歷慶路天河
二縣尹學博行修著作超逸文宗出居海南得所為詩嘉其清
雋手書愚谷二大字賜之及即位更賜以六花宮袍

陳泰字志同茶陵州人延祐初與歐陽玄同舉於鄉以天馬賦
得薦官龍泉簿生平以吟咏自怡別號所安有所安遺集一卷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好作歌行出語清婉有致

朱文冠字原道莆田人泰定中進士由甌寧縣尹至泉州路總
管致仕博學洽聞宋濂稱其文言醇而理彰著有葵山集

于欽益都人博學多聞官兵部侍郎奉命使山東周覽山川風
土參考水經地記及歷代沿革之詳著書六卷名齊乘

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宋末為上舍生少年負氣節母沒廬墓
左終身不歸文天祥被執過青原炎午作生祭文遺之其辭曰

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跟躡于香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
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
闕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
無所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
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為邪昔東南全
盛不能解囊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
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
可知彼齊發齊與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兩君大臣固
無恙也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
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

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延為上李陵降矣而曰飲有
者且思八丞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為
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
未忍棄捐也李昇墓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
至子孫自為匹夫匹婦然猶得死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
子孫自為匹夫匹婦然猶得死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
夫可不懼哉蜀王行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又反為禍幾一
信伶人景進之計行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又反為禍幾一
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誓處俗坐苟安善主正生危
疑禍臣猶事仇讎而聲氣所逼情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
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矣午丞相報
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陳東報
子持悲憤時軍門丞相之恥丞相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
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與丞相商之人不七日殺則斃自梅
嶺以出終不許留漢院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
母那而首正焉盧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
主為老死於降耶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
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
虎之狀亦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問則哭嗚呼傷哉及
平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問則哭嗚呼傷哉及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張千載持天祥齒髮歸炎午大慟復為文祭之著吾汝稿梅邊

集雪樓集云廬陵王幼孫字季雅當文丞相被執時
楊士弘字伯謙襄陽人好古學嘗選唐詩一千三百四十首分
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其自著有鑿池春草集與豫章

萬白大梁辛敬秣陵周貞鄭大同皆以詩確名聲相埒

吳正道餘千人深通六經兼明字學能補許慎說文所不足吳
激嘗問曰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淮南子草木諧云模本

生周公冢其色正楷本生孔子冢枝葉質直若正與直可為法
則况在聖人家乎激大敬之行六書原六書通正六書淵源圖

字偏旁辨誤存古韻譜諸書激為之序

史公琰字楷與明州人精易理作文有典則同里鄭奕夫以道
學文章自命每有論議必俟公琰鑑定然後出稟隱居數十年

助教程端學薦主甬東書院遂棄去遊西州寄興吟咏白號蓬
廬處士有蓬廬稿易演義及象數發揮若干卷

陳大倫字彥理諸暨州人始學於從兄洙後事吳萊絕意仕進
元季避兵流子里作晚香亭日與賓客暢飲高歌舉座絕倒嘗
語人曰吾平生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十年昔之
人如此者何限今安在哉每搔首自傷識者亦共傷之所著有
春秋手鏡尚雅集

李康字寧之桐廬人事母篤孝人稱李孝子工詩文旁及書畫
琴奕無不冠絕一時至正二年郡守馬九臯遣使幣聘不起九
年張奉使高其行又起之復辭及行省宰臣至邑命邑令造請
議事康不得已往極談當時得失欲官之以母老辭有杜詩補
遺桐川詩派梅月齋永言看山清暇集各若干卷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翰二

黃玠字伯成定海人幼勵志操博洽無不通隱居教授孝養二
親遠近聞其名爭迎致之晚年樂吳興山水之勝卜築弁山自
號弁山小隱有知非稿纂韻錄唐詩選行世

廼賢字易之本葛邏祿氏漢姓為馬世居金山之西後散處內
地隨兄瑒海仲良宦江浙遂家明州生平不喜祿仕獨長於歌
詩不規規雕刻而溫柔敦厚有風人之致每一篇出士大夫輒
傳誦之時浙人韓與玉能書王子充善古文人目為江南三絕
至正間用薦為編修官有金臺集海雲清嘯集行世

丁鶴年以字行其先西域人父職馬祿丁徙居武昌因以丁為
氏年十七通詩書禮三經至正間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
行備歷艱阻從兄吉雅謨丁為定海令徒步往依焉省臺交
薦凡九上皆不就既而方國珍據浙東鶴年深匿海島賣藥以

自給凡憂君愛國之念皆發之詩歌著有海巢集

沙刺班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順帝之師也為學士時常侍左
右一日體少倦偃臥便殿側因而就寐帝以藉坐方褥親扶其
首梳之嘗患瘡額上帝於金鉢中取佛手膏躬與之貼其隆重
無比能詩文兼工大字每與張翥論文翥多見屈服

楊少愚青陽人少好學博通羣書著孝經衍孝編秋浦集九華
外史各數卷同邑陳清隱與之齊名數舉不第汗漫江湖間嘗
集杜甫詩句為鳳髓集又有九華詩集

王立中其先自京兆徙開州博學善詩文由慈溪縣尉遷松江
知府有廉聲所著有息庵寓齋樵隱三集

何失昌平人負才氣能詩文至正間名公文薦以親老不就揭
侯斯雅重其人贈以句曰心事巢由上文章陶阮開虞集見其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翰二

所作嘆曰當序而傳之使後之作者亦知世有斯人

翟炳字欽夫林州人詩效樂天體尤善楷書道勁可法同邑王
鼎字大盈賈竹字彥清皆工翰墨能詩隱居不出時稱林慮三
隱人罕觀其面者故其著作多不傳

程以臨字至可江西寧州人後至元間除將仕郎辭不就天資
超悟尤長於詩構別墅閉戶著書老而彌篤選編漢魏唐宋諸
詩名曰刪後正音其自著有瓢丸小集

王原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舉值軍興不樂仕者春秋
獻義十二卷其文曰貞白英華集詩曰水雲清泉集

王逢字原吉江陰州人才氣爽俠以能詩名於時至正中作河
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晚年避亂上海之烏涇築草堂以居自
號最開園丁又稱席帽山人有梧溪詩集七卷記載宋元之際

人才國事多史家所未備

黃庚字星甫天台人嘗入詩社試枕易題推第一所著有月屋漫槩其自序曰僕齡黜時習舉子業不暇為詩自科日廢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邁之氣盡發而為詩若醜雞之出甕天坎蛙之出蹶涔而遊江湖也其風致清遠用意推敲不媿騷壇領袖

蒲道源字得之號順齋世居眉州之青神幼強記過人究心濂洛之學嘗為郡學正罷歸晚以遺逸徵入翰林改國子博士歲餘引去起提舉陝西儒學不就優游林泉病弗御醫藥飲酒賦詩而逝仲子機為秘書少監哀其遺文曰閱居叢藁二十六卷黃潛為之序稱其以性理之學施為臺閣之文譬如良金玉不俟鍛鍊瑠球而光輝自不可揜云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三

文翰

謝宗可金陵人有咏物詩百篇傳於世皆婉秀有思致汪澤民題其卷謂綺靡而不傷於華平淡而不流於俗

岑安卿字靜能餘姚人所居近栲栳峯號栲栳山人與李季和危太樸相善嘗作三哀詩弔宋遺民之在里中者寄託深遠其昆季多以科名顯而靜能獨淪落不偶然兵火之餘顯達多不傳而栲栳山人集遺詩尚有膾炙人口者

洪希文字汝質莆田人父德章號吾圃未貢士初為興化教諭會兵亂父子同居萬山中朝脯孟飯燒芋咬菜相倡和無愠色德章有集曰軒渠希文因自號續軒渠集又號去華山人稿皆自成一家機軸

孟昉字天緯本西域人寓居北平至正中由翰林待制官南臺御史工書法有孟待制文集多歌曲精究聲韻之學

劉友益字樂三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閉杜門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研精覃思歷三十年而後成揭傒斯稱之曰百世而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趙居信字季明許州人少穎敏過人英宗至治三年丞相拜住薦其為碩德老儒徵拜翰林學士承旨所著有經說史評蜀漢本末理學正宗禮經葬制等書卒諡文簡

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兒時以乳媪失手傷右臂比長能左手作楷書規矩備至自號尚左生僑居平江聲氣雲集文酒之會記序多推屬焉所著有遂昌山樵雜錄其詩曰僑吳集

胡天游名乘龍以字行別號松竹主人岳之平江人本文獻世家子有俊才七歲短吟具作者風力名藉一世然負高氣孤立峻視不肯一起取斗祿扼腕當時俯仰太古鳴之歌什有沈湘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三

文翰

蹈海之概其詩名傲軒吟豪晚歲益自矜其徘徊亂世以緬想太平之心更作述志賦以寓長飲之恨云

周霆震字亨遠安成人父以道篤志古學宋亡遁跡石門田西震績其世學益歛英華專意古文辭每屬文不起草而用意精刻至正中遭亂其感時觸事之作皆可為國史補晚年自號石西子有石初集十卷謂石門吾先志不忘本也

紇石烈希元本遼巨族隱居成都篤志窮經於易象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深得先儒不傳之秘一生安貧樂道不務虛名所作詩文甚富未嘗出以問世每閉門考擊殊有志於三代禮樂謂百年可興大德初擢貫為奉常特舉以自代

潘音字聲甫天台人生十歲聞崖山之變昏迷不食者累日長而絕意進取投野蔬以自給躬耕世田十餘畝非其力不食也

築室南洲山中扁其軒曰待清或勸之著述曰六經語孟先儒所言備矣吾何以注脚為居閒讀書有得往往筆之壁牖間至正三年詔徵天下遺逸廉訪使檄贊之行固辭嘗嘆曰泉石膏肓非其時莫可療也有待清軒遺稿及讀書錄

郭鉅字彥章吉水人壯年負盛氣為詩清麗有法其於離亂窮愁之作尤悽惋動人年逾六十竟以貧死其春夜寒詩序云余值時危一窮到骨今春雨雪連旬擁牛衣以當長夜遂成疴瘡亦可哀已所著靜思集詩文甚富

舒頤字道原績溪人年十五六與同郡程文講明經史之學後至元中辟貴池教諭秩滿轉台州學正時艱不仕奉親攜書歸道山中嘗與親避寇巖谷被執頤正色叱賊賊感而釋之其詩盤桓蒼古不貴纖巧織紵之習字尤喜樸拙識者曰宗漢隸非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翰二

八法也學者稱貞素先生有華陽貞素齋集七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初進士署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累使求致不能屈且撰五論反復告以順逆成敗之說識者題之生平氣度高曠喜戴華陽巾披羽衣周遊山水間以聲樂自隨早歲屏居吳山鐵冶嶺築萬卷樓輒傳食讀書其上者五年故以鐵崖自號已得鐵笛於湘江吹之亦號鐵笛子文辭非秦漢弗之學久與俱化晚年築蓬臺于松江東南才俊士投贊求文者無虛日當疾急撰歸全堂記頃刻立就擲筆而逝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鑰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雲間雜吟五十卷

李昶字一初茶陵州人元統初登左榜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母老就養江南改婺源州同知以母憂歸隱永新山中年七

十餘遭兵亂被傷而歿總制新安余茂刻其遺文為雲陽先生集十卷同榜王禮字子讓廬陵人元亡不仕日以鐵拄杖採詩山谷間著作甚富不求聞於時故所傳絕少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事舉子業棄去專心博古學文於柳貫黃潛學詩於余闕皆得其師承至正中以薦授江北儒學提舉而浙東已陷乃避地吳中久之孛家泛東海渡黑水憇登萊求間行歸值道梗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豪傑奮欲有為而卒無所遇晚年南還變姓名隱九靈山下有九靈山人集三十卷一統志云有春秋經傳考和陶詩

李廷典字繼本先世本中州元初占籍北平父士瞻為翰林學士承旨廷典少負詩名成至正丁酉進士授太常奉禮兼翰林檢討中原倣擾隱居不仕河朔學者多從之以師道尊於北方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翰二 有一山文集

王冕字元章號煮石山農諸暨田家子也年八歲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牛父撻之已復如故安陽韓性聞而異之因錄為弟子通春秋諸傳一試不第即焚所為文常着高簷帽披綠簑衣履長齒木屐或騎黃牛持漢書朗誦人皆目為狂遊燕有欲薦以官職者冕曰不滿十年此中孤兔遊矣何以祿為即遁歸隱九里山結茅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賦詩千百言立就善畫梅自書所題其上人爭寶之

張憲字思廉山陰人別號玉筍生負才不羈嘗走京師創言天下事眾駭其狂還入富春山混緇黃以自放張士誠據吳辟為都事吳亡變姓名走杭州且暮手一編人不得窺死後視之其

生平所作詩也楊維禎曰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其似憲者不能十人有玉筍集皆懷古感時之作

周之翰字申甫華亭人精易學自號易癡道人兵興隱居神山作乾坤闢闢天地生成陰陽變化山川流峙四圖并贊以發明其蘊奧講授鄉里晚涉老莊乾竺等書無不通貫

李存字明遠安仁人穎悟該博好爲古文詞與貴溪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同游上饒陳立大之門號西江四先生葺書室曰竹莊決計長隱秘書李孝光舉以自代不起有埃庵集三十卷

按錢謙益引詩集謂存卒于洪武中者誤也危素所撰墓志年月甚明

甘復字克敬餘干人至正之亂張仲舉僑居雲錦山復與甘彥初張可立往從之遊仲舉少許可獨推重三君爲士林遺逸復與彥初詩多流傳惟可立不著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五

文

顧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崑山人少輕俠通賓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圖籍焚器鑑賞自隨舉茂才署會稽教諭不就卜

築玉山草堂供張亭榭之盛甲天下日與高人觴咏都爲一集曰玉山名勝又會萃其所得歌詩曰草堂雅集張士誠據吳避隱合溪母喪歸張氏再辟辭不復乃髡髮廬墓號金粟道人臨卒自爲壙志戒其子以紵衣桐帽櫻鞵布襪纏裹入土 同郡

唐元字本初嗜古博雅有船號一葦杭浮遊江湖日哦詩其中每過阿瑛溪上必繫舟談笑終日詩見草堂雅集

張樞字夢辰陳留人徙家華亭築室曰讀書莊與諸弟倡和爲樂兼工行楷貝瓊作傳云陳留張氏子夢辰居華亭之城東門日與弟子數十輩講春秋或勸之仕不應人以是高之稱曰林泉氏年八十餘乃終

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長於毛氏詩學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羅剎江爲曲江卽錢塘江也惟善引枚乘七發爲據謂發源太末大爲主司所稱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又自稱心白道人著有江月松風集十二卷官至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退隱吳江之簡川工書法其卷冊多留傳人間者華亭陸居仁字宅之以詩經中泰定丙寅鄉試自號雲松野

張昱字光弼廬陵人早游湖海爲虞集張翥所知累官杭省左右司員外郎日以詩酒自娛超然物表後棄官歸張氏禮致不屈策其必敗題蕉葉以寓志居西湖每放舟湖心把酒扣舷自歌其所爲詩笑曰我死埋骨於此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自號可閒老人年八十三而終有左司集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五

文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父煜爲福建行院都事九成幼好古灑落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工文章尤刻意字學至正間浙師泰不華南臺御史丑聞辟舉行人按官皆不就後避兵三吳間藝圃一區躬耕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輟耕樹陰抱膝而嘆每記一事輒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於樹根人莫能測如是者十年餘遂累盎至數十一日盡發其藏萃而錄之合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錄又有說郭一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借道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

間口言以載道正史獨缺文人嘔心詎忍湮滅廣羅博取各以類列一代作家庶傳累葉
李旬金字仲和號竹山溧水人宋進士爲無爲軍節制官入元不仕工書法所撰有稽古韻及存古正字編傳於世

金應桂字一之號孫璧錢塘人為朱縣令元初隱居風篁嶺著書垂老楷書師歐陽率更體純熟書學李龍眠嘗作巖居上真出塵觀音刻石性高亢不肯為人下筆故傳世者絕少

龔開字聖與號翠巖淮陰人宋兩淮制置司監官入元不仕性耿介不同流俗作古隸得漢魏筆意畫山水師米人馬師曹霸描法甚愈尤喜作墨鬼鍾馗等像奇變自出一家嘗為文天祥陸秀夫作傳時稱班固手筆

鮮于樞字伯機號困學民漁陽郡人官太常典簿面帶河朔俾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善行草趙孟頫謂樞蚤年嘗作吏故所書間有俗氣曾見手編草韻下用小楷音釋類鍾元常殊不易得云樞嘗於廢圃得怪松一株移置屋前呼為支離叟日夕與之相對所著詩文名困學齋集子去矜孫端皆以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能書名有邊武字伯京吳里字處仁洪恕字主敬蔣惠號紫芝山人行草專學伯機時有亂真者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天台人官奎章閣鑒書博士能詩文善楷書並畫竹木筆勢生動論者謂文與可後一人每得意輒題詩其上一時珍貴稱三絕雅好填詞有北曲十二本文宗至順三年御史臺劾其賦性矯譎挾末技以趨權門遂罷官

杜敬字行簡大梁人後寓杭與鮮于伯機趙子昂為友善鑿古器物有清裁好鼓琴知音律尤長於書喜蓄古名人墨跡歷代金石刻甚富大冠長裾優游吳山文酒間晚號夷門老人

周巖一作周仲巖斷黃人幼端方博識古文於篆隸尤癖嗜世家大族有古本藏書不遠千里赴之必期得見一經別白輒能指其神妙遠近碑刻藉手以為寶重然有求書者或非聖賢理道雖百計懇卒不與儒者以是多之故所行世亦絕少

劉致字時中河東人官翰林待制風情高簡蚤負聲譽能篆有所著復古糾繆編傳世行草宗晉人而不純熟

宜昭字伯綱號長齋漢東人有雅行精通古今於天文地理陰陽術數百氏之學無不諳詣尤精翰墨正書能備八法

班惟志字彥功號恕齋大梁人初徽仁裕聖皇后以泥金寫大藏經學士鄧文原舉惟志入經局補州教授累官集賢待制早歲宗二王筆勢翩翩不失書家法度晚年學黃華應酬塞責文宗嘗評其書謂如醉漢罵街

周馳字景遠聊城人官燕南廉訪僉事雅贍經術嘗為南臺御史分治過浙日與朋友周旋每有往復其書吏記之壁間以示風刺馳名謂日人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廢一倫寧失御史不可滅人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理也善作行草婉約豐妍

周砥字履道無錫人博學工文詞正行草書運筆分布勻穩兵亂避地與義興馬治交厚往舍荆溪山中治為治具巾車泛舟窮陽羨溪山之勝有荆南倡和集義興多富人與治善者咸置酒張樂名砥砥心惡之一日貽書別治夜半遁去歸吳中與高陽諸人游書畫益工已又去之會稽歿於兵

宋季子以字行臨川人能古隸嘗增廣宋婁機漢隸字源及撰兩漢字統凡十二卷明州袁衷字德平嘗著書學纂要使游藝者知所取法兩人名並一時

盛熙明其先鮮卑人後居豫章篤學多材工翰墨能通六國書至正中嘗以所編法書考八卷進上覽之徹卷命藏中秘中居敬字敬仲諸暨人謹言端行為鄉里所重性寡合望之容

陶復初字明本別號介軒老人官台州儒學教授博綜羣書多才統小篆師徐張古隸師鍾梁圖繪專師李翦丘父子作墨竹及着色竹皆工亦能山水從子宗暹一名文昭字晉生官江浙儒學提舉書畫並擅一時

志云復初官樂清縣尹宗暹官秘書監典簿

王振鵬永嘉人工畫山水人物尤精界畫文宗詔繪殿壁稱旨欲官之不受賜號孤雲居士時人重其品以幣交者履錯戶外苟非其人未嘗輕點一筆所傳春明李標圖與清明上河圖同價嘗奉詔作十妃冊藏之內府天台衛九鼎能得其傳

陳仲仁江右人官陽城主簿少負逸才喜翰墨為湖州安定書院山長日與趙孟頫論畫法孟頫多所不及後見其寫生花鳥含毫命思追配古人嘆曰雖黃筌復生亦復爾爾

王淵字若水號澹軒錢唐人幼習丹青嘗侍趙孟頫多得指教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淵

故落筆皆師古人無一毫院體山水師郭熙花鳥師黃筌人物師唐人各極神品其淺墨花鳥竹石尤當代絕藝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刑部尚書善畫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墨竹宗黃華皆有古趣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瑣潑染作者鮮及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

乘輿寫奇石古木數日後趙孟頫為補叢竹虞集題詩其上此圖遂成三絕世爭寶之錢塘周如齋學山水獨稱高弟

錢選字舜舉吳興人幼有文名善人物花木翎毛師趙昌青綠山水師趙千里且善作折枝其得意者自賦詩題之小楷亦有法門人沈孟堅師其花鳥往往逼真

蘇大年字昌齡以字行真定人僑居揚州元末官翰林編修亂後避兵居吳張氏開藩特用為參謀稱蘇學士先吳亡而卒為

詩文尚氣不喜衰頹有江海襟懷晚年自號西坡又稱林屋洞主竹石師東坡松木師廉宣仲畫家宗之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生無錫人詩名傳聞館閣間晚年益肆力吟咏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過黃庭畫法入巨源之室嘗自題其畫竹云人每愛余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辨為竹生平強學好修所居清閨閣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篁蘭菊數紆繚繞性好潔盥頰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見俗士避去如恐免至正初天下無事忽盡鬻其家產得錢推與所知親故人皆笑之

及兵興富家皆被掠瓚獨扁舟箬笠往來湖泖間人始服其先見有清閨閣遺稿有陳柏者被命監鑄祭器來杭州瓚慕其名張燕湖山間餽米百石柏命從者舉豆觥引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文淵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幼習神童科通百氏說旁曉諸藝酷好漢唐以來筆墨善畫山水師董巨源運思落筆氣韻流動晚年變其法自成一家山頂多巖石別出人意表後至元中江浙廉

訪使徐琰碎為書佐以罪逃去為黃冠教授吳越間談儒墨黃老以口辯屈人更名堅號一峯每作一圖輒廢寢食忘應對又自稱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有畫訣傳世華亭張中

字子正山水師其筆意往往神肖亦善墨戲

王蒙字叔明吳興人家住黃鶴山下故號黃鶴山樵趙孟頫甥也能詩文不尚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畫山水得外氏法秀潤可愛亦偶作人物瀟灑大雅生平不用絹素惟於紙上寫之其得意之筆常用數家皴法山水多至數十重樹木不下數十種

徑路迂迴烟霧微茫曲盡山林幽致後官泰安知州應事後有

樓面泰山蒙張絹素于壁興至癸筆三年而圖成有陳汝言者

夙善詩畫一日過訪方展圖雪大作欲改爲雪景而難於設色

汝言沉思良久曰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

蒙遂叫絕題曰岱宗密雪圖蒙與汝言皆不得其死

吳鎮字仲圭嘉興人性高介隱居不仕工辭翰尤善畫山水竹

石亦喜作墨花每題詩其上當時稱爲二妙有勢力者求之多

不得惟好贈貧士使取直焉晚年愛梅自稱梅花道人未歿時

嘗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之塋

華光仁老性癖愛梅其方丈列植數本每花放時吟咏其下月

夜見窗間疎影橫斜輒用素張之以筆規其狀凌晨視之殊有

月下之思因此得其三昧標名一時著有口訣取象一丁二體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三點四向五莖六枝七鬚八結九變十種諸論傳世每寫時必

焚香禪定意適則一掃而成其披風帶露諸作尤爲人所稱賞

閻繪寶鑑載朱德潤字澤民吳郡人官征東儒學提舉唐棣字

子華吳興人官休寧縣尹劉融字伯熙蘇州人官秘書卿沈麟

吳古松與杭州人畫山水並學郭河陽其合者神似不知何許

人善墨竹學樂善老人到敏字有功宣德人賜號龍門居士自

號年豐老人正之門人也有嵐烟夕翠圖傳世李調字士弘

號員嶠真逸河東人官集賢學士墨竹宗文湖州顧安字定

明號真逸河東人官集賢學士墨竹宗文湖州顧安字定

人又云靜華翁官湖廣宣慰使作墨竹長竿勁節風致並佳

宋欽戈叔義朱梅間俱善花竹劉貫道字仲賢中山人人工畫

道釋人物鳥獸集古諸家之長至元十六年寫禱宗御容稱旨

補御衣局使冷起尚居京師工傳神至正間嘗寫御容稱旨

時尤善摹徽廟墨戲 喬達字達之官翰林直學士山水學李

成墨竹學王庭筠 韓紹暉字子華官御史大夫謝武元

直善折枝傅色老人 趙昌善山水畫武元直學士山水學李

南有郭敏字伯達 田衍字師孟墨竹學黃滄游 賈策字治

臻神境官至州倅 花衍字師孟墨竹學黃滄游 賈策字治

安嘗爲仁壽善畫 山水不習而工 信世昌字雲甫號中隱

字君正號通齋善寫 山水不習而工 信世昌字雲甫號中隱

山水學沈士元有 出藍之譽墨竹別成一家蓋黃華之後又一

變者 趙元善長 山水畫師黃源 金陵有陶鈗號菊村山水師李

成 趙元善長 山水畫師黃源 金陵有陶鈗號菊村山水師李

張遊字仲敏號溪雲 善畫竹 周道工山水人物補古畫無出其右

和號雪村善墨竹 陳道工山水人物補古畫無出其右

張遠字梅叟工山水 人物畫師馮觀 張觀字可遠人莫能辨

白字貞素號雲西 山水畫師馮觀 張觀字可遠人莫能辨

水長於模倣 任西 山水畫師馮觀 張觀字可遠人莫能辨

馬得名書宗李北海 錢唐有張滢字叔厚號貞期生善白描

人物 孫君澤山水 錢唐有張滢字叔厚號貞期生善白描

善畫山水 吳屋 山水畫師馮觀 張觀字可遠人莫能辨

夫山水學范寬 馬君道善寫翎毛 性酷嗜鶴 會瑞卿號觀

其飲咏以資筆意 嘉興有盛懋字正昭畫山水人物花鳥始

其飲咏以資筆意 嘉興有盛懋字正昭畫山水人物花鳥始

其飲咏以資筆意 嘉興有盛懋字正昭畫山水人物花鳥始

其飲咏以資筆意 嘉興有盛懋字正昭畫山水人物花鳥始

其飲咏以資筆意 嘉興有盛懋字正昭畫山水人物花鳥始

其飲咏以資筆意 嘉興有盛懋字正昭畫山水人物花鳥始

一時文人才士輩所撰雜劇計五百四十九種皆精審於字之

陰陽韻之平仄可以被管絃協律呂為太平勝事又曰昇平樂

酒虛子曰元羣英樂府各有其目馬致遠漢宮秋等十三本如

柳等十一本如春曉洞天喬孟符金錢記等八本如神驚鼓浪

費唐臣貶黃州等三本如三峽波濤宮大用托公等六本如

西風鵬鴉王寶前兩本如三峽波濤宮大用托公等六本如

琴怨等二本如彩鳳刷羽等二本如天珠玉庚吉前兩本如

雲節庭玉送寒衣等十一本如麗春園等三十五本如朱霞散綺

六本如奇峰插天高文秀麗春園等三十五本如朱霞散綺

仲文五丈原等十一本如麗春園等三十五本如朱霞散綺

如雲出岫楊顯之瀟湘夜雨等十本如玉簫橫秋趙文寶七

德舞等六本如藍田美玉紀君祥松陰夢等八本如雪裏梅花

吳昌齡長句等十五本如庭草交翠范子安竹葉舟等二本

如空谷鳴泉武溪五本如庭草交翠范子安竹葉舟等二本

珠如景臣如新柳黃鸝李直夫虎頭牌等十三本如梅邊月

影如景臣如新柳黃鸝李直夫虎頭牌等十三本如梅邊月

本如景臣如新柳黃鸝李直夫虎頭牌等十三本如梅邊月

海八景等六本如錦屏孔雀石君寶曲江池等十本如羅浮雪

如老致流珠尚仲賢柳毅等十本如羅浮雪

雲等四本如長壽吸川谷子敬城南柳等三本如崑山片玉當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時前稱傑構惜其人本末無考 按藏晉叔曰元以曲取士設

十有二科其說甚為無據自至元八年設國學出策題試問所

對精通者為中選皇慶二年制科舉第一場蒙古色目人試經

問五條漢人南人經疑二問經義一首第二場蒙古色目人試

策一道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漢人南

人試策一道皆用經書時務為題並無詞曲一項此明證也

夏文彥字士良由吳興徙雲間好古嗜學尤篤愛繪事家藏翰

墨最富當時賞鑒家隨其甲乙以定高下無毫髮爽乃自史皇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七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旌德一忠節

石珪 李伯溫 附守正 耶律忒末 子天 攸典哥 任志

梁直脂魯華 抄兒 杭忽思 阿散真 庫祿滿

鄭義 扎忽帶 張萬家奴 月里麻思 附唐 楊傑只哥

趙阿哥潘 趙匪刺 伯八兒 鞏彥暉 合刺普華

恭公直 劉天孚 蕭景茂 周鏗 附謝 聶炳 附明 安

俞述祖 丑間 附馮 闕文興 野峻台 李羅帖木兒

上理牙致 附 星吉 湖海 附黃 紹 胡 李 輔 魏中立

泰不華 樊執敬 桂完澤 王簡 附 陳君用 彭庭堅

劉洛 汪澤民 劉畊孫 褚不華 王士元 卞琛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石珪泰安新泰人世以耕讀為業體貌魁偉倜儻不羈金主遷

汴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結義山東宋

將鄭元龍以兵來攻珪敗之于毫陽乘勝入盱眙會宋賈涉誘

殺趙水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眾迎珪為帥稱太尉太祖遣使

與宋議和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壽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

敕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之好吾當遣汝順還

告珪心感服日夜思降未幾宋果淪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

仗劍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翹當完汝妻子珪不顧宋沉其妻

子于淮珪遂率順來歸木華黎承制授珪濟兗單三州總管後

金東東平珪與嚴實分城內南北守之收輯濟兗沂勝單諸州

加山東諸路都元帥移治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

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人

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人

誘以名爵欲使揖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他國封邪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怒蒸殺于市其麾下立社

考城圍歸德從攻斬黃皆功居首改征行千戶李伯溫大寧義州人守賢之孫敬之子也長兄惟則官平陽征

行萬戶次伯通太祖九年錦州張致叛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北死焉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聞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兵盡銳來攻守卒多夜遁

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即投劍殺家屬投井中自引刀植柱刺心而死金兵登樓見其抱柱如生無不嗟嘆子守正幼嘗質於木華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黎後為平陽守活俘獲甚眾以功授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太宗二年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眾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柴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

迎犒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隰州叛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歸創甚會金將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裴磨戰殺大帥以其兄守忠襲金將統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守忠出援次高粱師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門納金兵城遂陷守忠被執械至汴誘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鐵籠中火炙死

金主憫其忠授武末為都統太祖九年金主徙汴武末以其子天祐率眾三萬來歸授帥府監軍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

藥城元氏栢鄉贊皇臨城等縣又從太師木華黎收邢洺磁相懷孟諸州有功授洺州元帥引兵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戶進

河北西路安撫使致仕居真定天祐襲職金降將武仙據真定叛殺天倪武末父子夜踰城出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遇諸

滿城合諸軍南與賊戰遂復真定朝命以天祐鎮趙州仙復犯真定武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祭之在真定者皆陷仙遣其僕持書誘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不爾盡烹

之武末密令其僕語天祐曰仙賊狡得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奔以盼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

甘刀鋸如飴矣天祐慟哭以賊書示天澤并述父言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趨避趙壁率眾殊死戰仙怒盡殺其家一十八人及戰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構仙黨啓關納賊天祐倉皇巷戰身被十餘創斬關出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解官卒

數十附州城州將懼乞降以功太祖賜名哈刺拔都魯從略燕南為先鋒至大名金將登城督戰與哥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門南奔追殺殆盡授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時太原新破至則下令軍中凡俘獲人口有親者聽贖無貴者官為贖民得完聚者眾既引兵援臨州金將乘虛擣太原西門俘獲其妻子與哥聞之徑趨西門奪之還時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為唇齒未下與哥兵將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芻守者弗悟門啓竟入眾驚潰二寨遂平會姦人夜獻太原東門於武仙仙引兵入諸將自城外呼曰與哥當早出對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臨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乎家屬任公等俘吾誓與城同存亡遂歿于陣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四 旌德一

任志潞州人本華黎略地潞州志首迎降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每與金兵戰輒勝金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本華黎嘗名諸將議事志亦預台道經武安其縣已反志死之其子存襲元帥職金將武仙攻潞州存亦戰死諡有司廩給其妻孥仍賜第居之世為潞州長官

梁直肅魯華蒙古克烈氏初以所部從太祖征乃蠻西夏有功下金桓州掠監馬萬匹軍勢大振已破遼東西諸州唯東京未下獲金使遣往諭之魯華曰東京金舊都備嚴而守固攻之未易克以計破之可也請易服與其使偕往說之彼將不疑俟門啓繼以大軍則事濟矣卒如其計後狗地河北攻大名中流矢卒子撒吉思卜華嗣將父軍金徙都汴立河平軍于新衛以自

固特為北門攻之不拔太宗自白坡濟河而南皇子拖雷由峭石灘涉漠而北上華渡自河陰至鄭金主勢窘出奔師遂入據之金主自黃陵岡渡河謀復汴與金將白撒戰于白公廟五日夜俘斬萬計金主竄歸德卜華躡其後薄北門而軍左右皆水金將夜斫營入腹背受敵一軍皆陷太宗命大臣料民分封功臣卜華妻楊氏自陳曰吾舅及夫皆死國事而賞不及何以為効忠者勸乃賜新衛民二百戶

抄兒阿速氏世居汴梁陽武縣從太祖收附諸國有功繼從伐金歿于陣子抄海從征河南山東亦歿于陣子別帖將父軍從皇子忽哥赤西征大理復歿于陣子阿必察至元五年授蒙古千戶從開襄陽既渡江奪陽羅堡以功進蒙古軍總管管領左右翼兩萬戶軍既下廣德從平章阿里海牙征海外諸國鼓戰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五 旌德一

船進奪岸口亦卒于軍四世皆以身殉國云

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國太宗兵至其境率眾降遂命守本國尋命選阿速軍千人及其長子阿捨赤扈駕留宿衛遣杭忽思還國道遇敵兵戰死救其妻外麻思領兵守國外麻思躬擐甲曹平叛亂以次子按法普嗣國阿捨赤從憲宗征西川軍釣魚山屢敗宋兵阿里不哥叛從征至寧夏與叛軍遇率先赴敵矢中其腹不懼又從征李璫二十餘戰累功授千戶同捨不台領兵南征下五河口沿江諸郡戍鎮巢軍宋降將洪福以計殺之世祖憫其死特賜鎮巢降民千五百三十九戶命其子襲職

新編云洪福本夏貴家童積勞知鎮巢軍貴既降元遣人招之福不聽貴誘執殺之又云元兵南下鎮江降福時陷城中尋以計殺阿捨赤另有傳事跡皆同係重出按

阿散真阿速氏初憲宗以兵圍阿兒斯蘭之城其父名阿爾思

蘭者借阿散真迎謁軍門帝賜手詔命專領阿速人且留其軍之半餘悉遣還俾鎮本境以阿散真倚宿衛道過聞兒哥叛軍力戰死之帝遣使裹其屍還葬阿爾思蘭請曰臣長子死不能為國宣力有次子捏古來願陛下用之此至帝見其驍悍命從征烏蠻屢建功後從伐宋中流矢亦死于軍

庫祿滿遼人本述律氏後訛為石抹氏祖石抹也先一作石當太祖時為北京達魯花赤戰死蠡州父查刺兼真定達魯花赤

事詳功臣傳 庫祿滿早歲襲父職與從弟度刺皆英勇善鬪領舊所號黑軍者盡勇猛士每戰必居前鋒奔突敵壘為諸軍倡憲宗時從攻襄樊創立雲梯大呼先登度刺為守陴者所殺庫祿滿

憤不顧身奮長戈衝其堞城遂破中統二年李璫反從攻濟南主帥素壯其勇令先登飛矢中額如蝟遂死城下按元本第一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六 按元本第一 百五十五卷有

石抹也先傳并載其子查刺而一百五十二卷又作石抹阿辛傳音字相訛以致重出今刪去前段

鄭義河間人少以材勇稱性豪俠好結客初事太宗為山東路都元帥兼景州軍民長官從伐金戰于歸德死焉弟德溫襲從攻徐州日刃陷陣而死弟江代續輔志作子澤江皆有功顯於時世祖北征授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八年從攻襄陽亦歿于陣札忽帶蒙古人祖字罕太宗時為鎮西行省領軍徇河中潼關秦鞏諸城授左翼萬戶從都元帥塔海紉十出征歿于陣父忽

都襲憲宗南征從畧巴州渡馬湖江破宋兵于老君山下至元初授蒙古漢軍總管從都元帥百家奴攻宋淮西卒軍中札忽

帶副為千戶從取重慶宋守將張珪遣勁旅數千出挑戰札忽帶力擊破之大軍圍瀘州數月未下軍中糧盡札忽帶倡勇登

城與瀘兵搏戰死

張萬家奴父札古帶為河東南北路船橋隨路兵馬都總管萬戶從西征下興元圍嘉定歿于軍萬家奴入朝世祖授以父官

從攻瀘州大敗宋軍殺傷過半繼攻重慶破朝陽寨圍嘉定柵平康泰和懷遠諸寨分兵戍守時諸將攻瀘州失利乃詣闕請

自任以攻取之效遂率舟師百五十艘自桃竹灘至折魚灘分守江南約日進攻先據神臂門為梯衝登城斬關入遂拔之既

討平西南彝進副都元帥將四川兵征烏蠻時雲南諸蠻皆叛殺掠人民州郡莫能制遂以兵勦其衆至元二十年詔從征緬

戰死雲南王命其子保童將父軍再征緬入太公城有功襲副都元帥後出師至甘州山丹城亦戰死

聞口英英諸公累世殉國不媿將門忠孝兩得彼有懦夫

臨鋒辟易胡不觀斯翁有生色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七 按元本第一 百五十五卷有

月里麻思乃馬氏初太宗命與斷事官忽都那同署後同阿木魯充達魯花赤破南宿州太宗十三年使宋議和從行者七十

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變當死毋辱君命及馳抵淮上宋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

聞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則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言辭慷慨守者知其不

可奪乃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世祖深悼之官其子忽都哈思日給糧食其家至元十八年忽都哈思以招討使將

兵征日本死于海 同時有唐慶者太宗命為國信使往金令

唐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夜半金飛虎卒申虎等入館舍殺慶及其弟山祿與祿并從行者十七人

聞曰命出使貴在不辱慮於未然臨事可獲爵不能要

威不能屈方之子卿歷年猶速

楊傑只哥燕京寶坻人世業農小有勇略太祖略地燕趙率其屬來降從攻遼左及定西夏諸部有功太宗元年還攻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久不降傑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不若往說之進見其來怒曰吾已斬二使汝不懼死邪傑只哥從容言曰今齊魯燕趙地方數千里郡邑聞風納款獨君恃此一城內無軍儲外無援兵亡可立待為君計不如請降可以保富貴而免死亡進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師次徐州阻河不得濟傑只哥偵知有賊操舟伏草澤中夜率勁卒憑河擊之奪其舟衆畢渡獲河南諸郡降人三萬餘戶進攻州城金將安國用拒戰傑只哥率騎突入陣中截擊大敗之復從阿木魯攻歸德應諸將縛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八 旌德一

之諸軍由是進攻得五州十縣宋兵至已登歸德城傑只哥拒戰敗走之率舟師追擊轉戰中流溺死趙阿哥潘土波鬼烏思藏撥族氏始附宋賜姓趙世居臨洮富甲諸羌父阿哥昌仕金官熙河節度金亡以衆來歸皇子闕端鎮西土奏授疊州安撫卒于官阿哥潘從憲宗伐蜀以破大安功最授同知臨洮府事斬朝天關乘嘉陵江至閬州攻利州敗宋師于瀘川擊宋制置使劉雄飛于青居山進逼成都略嘉定平峽谷太平寨大小五十餘戰皆身先陷陣中統建元還鎮臨洮歲饑發私廩以賑貧乏給民農種粟二千餘石蕪菁子百石郡當孔道傳置旁午以私馬充驛騎出牛羊千口代民輸世祖聞之詔京兆行省爾其直辭曰豈敢以私惠邀公賞卒不受以軍事赴青居山道為宋兵所邀不屈死賜諡桓勇

趙匡刺未詳何處人始以父任為千戶世祖中統三年守東川宋夏貴以兵侵虎嘯山元帥欽察遣匡刺率兵往禦貴敗走宋劉雄飛以兵犯青居山匡刺與戰于都尉壩敗之從攻大良坪宋咎萬壽運糧至渠江之鵝灘匡刺邀奪之宋兵大敗匡刺亦被三創矢鏃中左肩不出元帥惜其曉勇取罪囚二人剖其肩視骨節淺深知可出即鑿其創拔鏃出之神色不稍動至元中為東川路先鋒尋兼京兆延安兩路新軍戊東安虎嘯山兩城宋楊立以兵護糧至匡刺率所部兵戰于三重山立敗走棄糧千餘石盡收其甲仗旗幟而還從攻釣魚山之沙市匡刺乘夜蟻附而登殺守兵燒其積聚又擊敗宋將張珏兵于武勝軍既率舟師圍重慶宋將趙安勒兵出戰匡刺迎擊夜二鼓敵衆大潰行院上其功未報而疾作乃遣往瀘州治疾瀘州復叛匡刺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九 旌德一

與疾出戰為所獲與從者二十人皆死之伯八兒合丹氏祖父從太祖征伐皆有功世祖即位以伯八兒為舊臣子擢萬戶命領諸部軍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昔里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兒以聞且願提兵往討未得命為彼所襲死焉脫鐵木兒取其二子八刺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八刺陰結其近侍圖復仇謀泄南奔追執之詰曰我遇汝厚甚願汝反為逆邪八刺曰汝背我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仇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為不稍屈以鐵搥碎其膝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肇彥輝易州人與兄彥榮俱以武勇稱初彥榮以百夫長隸千戶何伯祥麾下累有戰功後請老以彥輝代伯祥奉命南伐彥輝遂從襄陽光州旋拔滁壽二州已攻泗州諸將夜集城下為

重亦所阻黎明無敢渡者兩軍交射如雨彥暉披重甲徑突
隨之至曉得其外城尋登其月城彥暉將下顧伯祥失所在乃
反求之敵追襲彥暉力戰翼以出兵次武昌宋援兵四集有舟
數十來挑戰彥暉逐之入湖中伏出被圍數匝左右莫能近彥
暉矢盡身被重傷度不免遂投水中敵援之出載詣江州見宋
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

合刺普華回鶻人伯父為其國相亡歸太祖父岳璘帖木爾多
戰功授河南軍民都達魯花赤所得上方賞賚悉輦歸故郡散
親友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厲之兩人多相率來附合刺普華
幼侍母與敦氏居益都嘗嘆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
聞而奇之俾習經史記誦精敏世祖中統二年李璫叛其母攜
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叔父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撒吉思平賊卒奉其母歸撒吉思深器重之言於世祖名給宿
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下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商山
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其弟時大兵南伐餽運繁興被選
為行都漕運使江南平上疏言親宗室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
與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
通泉幣節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稽
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則恐上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
其言時阿合馬專政以漕糧漂溺虧耗責償舟人合刺普華伏
闕抗言量之奇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料且彼
雖貧家不足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請獨當其辜詔勿治阿
合馬倘之出為寧海路達魯花赤歷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劇賊
歐陽善借偽號聚眾至十萬合刺普華與宣慰使白佐分兵搃

之未幾有丞咬都督兵征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界遇
歐賊橫絕石灣鋒銳甚合刺普華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
鬪為所執賊欲奉為主不屈遂遇害贈戶部尚書諡忠愍軍中
往往見其乘驢督戰云孫僕哲篤第進士官吏部尚書以文學
政事稱於時語見呂思誠傳

綦公直益都樂安人世業農至元九年為沂莒膠密寧海五州
郡城池所千戶督造征日本戰船于高麗時未未下世祖知其
勇遣使召見俾領兵同行荆南招討司事抵峽州青草灘霖雨
不進還屯玉泉山率兵三千攻安遠下寨破之及襄陽下命領
鄧州光化唐州漢軍及鄂復熟券軍九千人從諸軍南伐至江
西宋軍突出逆戰公直敗之追抵城下遂踰濠焚其樓櫓隆興
降已令第三子忙古台攻梅關破淮德山寨入廣東至南海皆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下時伯延伯答罕禿忽魯叛于西夏公直率軍討平之累授萬
戶將屯肅州兵移鎮別失八里之地諸王海都叛別失八里
公直遣戰洪木山敗之追擊漸遠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戰死
公直與妻及忙古台俱陷於敵

冊曰臨陣爭雄死生呼吸破飛矢流欲避不及懦夫貪生
士卒喪氣奮勇陷敵寧非節士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中書譯史歷知許州許屬襄城與葉
縣接壤其南為淇河襄民食澆鹽葉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為
界葉令有貪者陰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逮治百餘家
兩縣鬪辨不已天孚為考其原界移石故處而葉令被罪去歲
旱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羣鳥來啄蝗為盡及秋麥熟時有青蟲
如蠶食麥民相視愁歎忽生大華蟲盡嚼之許人立碑頌其事

仁宗延祐中遷知河中府視事兩月會周王和世球出塞雲南道經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意不平謀舉兵向關先入河中坐府治方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避之不得進顧謂幕僚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何忍從逆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逆賊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再拜已脫衣帽岸泚竟投水中死追贈彭城郡侯諡忠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性孝友家貧力農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志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伯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敗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欲脅之降曰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隔州鬼豈從汝為逆者隔州其所居里也賊相語曰官軍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將吏至我寨皆懷靡求生未有若此倔強者留之祇取辱耳遂縛於樹縛其肉使自啖景茂且嚼且罵賊以刀決其口至耳旁尚罵不絕聲而死朝命褒之仍給錢以葬

曰曰人生天地數豈能逃三日寒疾死等鴻毛視彼俠烈秦俗爭高慷慨赴義萬古為昭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官大冶縣尹抑豪強惠氣獨鏜狀若兀儒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會修功臣列傳擢國史院編修官出為四川儒學提舉便道還家至正十一年羅田徐壽輝盜起號紅巾攻陷蘄黃諸郡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既不幸必死母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為主鏜唯曉日厲聲大罵賊知不可屈殺之 同州謝一魯字至道鄉貢士為石林書院山長賊

陷潭州一魯奉母走匿岩谷間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之一魯罵賊甚厲舉家皆遇害

二年遷知荊門州歲紅巾賊至荊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其城又與四川平章咬住恢復江陵縣既而賊勢復振偽將俞君正合兵來攻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被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支解之 時有明安達爾字士元唐兀氏炳同年進士也為潛江縣達魯花赤賊至率勇敢拒之立營蘆洲比城陷關死舉家殲焉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授國史院編修出為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斬黃賊丁普郎陷武昌進攻沔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非力捍禦相持十餘日力不支為賊所執械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至偽主徐壽輝所誘之降子方五歲亦被縛曰不降將殺是述祖厲聲曰我躬不聞遑卹我後何不速殺是賊殺其子述祖設罵不已遂支解之追贈象山縣男錄其從子為後

丑問字時中蒙古氏登元統元年進士第累官京畿漕運副使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徐壽輝偽將魯法興犯安陸時丑問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乘勝追之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城中火起軍民潰計不可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至排之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首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丑問疾呼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賊怒以刀研其左脇斷而死復取布囊盛其屍昇置其家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饑者令食以給賊使不防已至夜自經事聞贈丑問河南行省參政侯氏寧夏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有馮三者湖

廣省役卒也素不知書省署遭寇陷皂隸輩悉起剽殺為盜拉三同行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為眾強之終弗聽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乃縛諸木昇以行而封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封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其血骸脫衣裹之投江死

闕文興建康人嘗從軍漳州為招討司知事漳州陳吊眼盜起有眾數萬連營五十餘寨元帥完者都遣文興討之賊乘高據險人莫敢進文興募薪焚其營多斬獲賊走入會洞已擁眾攻漳州文興竭力捍城身經數十戰死于陣妻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口俟吾葬夫後即汝從也賊許之得脫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氏自投火中死元統二年封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號雙節列女傳載王氏作王魏醜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南 薛德一
冊曰臣死為國妻死為夫綱常已任聖賢之徒匹休令節

同心共孚出於巾幗尤足立懦

野峻台志作趙野雍古部人中書右丞趙世延子也由西臺御史轉黃州路總管湖廣既陷朝廷察其材擢四川叅政命與平章陵住同討賊陵住軍五千人乃分銳卒八百使將之為前驅攻克巴東時歸峽等州皆為賊守野峻台破賊江上斬溺無算巴西歸峽平進拔杖江松遂乘勝趨江陵賊出陣清水門鏖戰至夕賊方退乃據其門峻授軍至黎明賊出戰三時頃峻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死追封涼國公諡忠壯
李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由宿衛補官選為襄陽路達魯花赤至正十一年汝穎盜起鄆縣人田端子等亦聚眾殺官吏字羅將民兵捕斬之十五年徐壽輝兵陷襄陽字羅領義兵二百

人且戰且引前赴沔陽乞師得五千人乃趣還襄陽賊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船二十七艘進次潛江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被重創急麾兒子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兒子泣曰願以死從既而李羅被執罵賊遇害馬哈失力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歿于陣舉家死者二十六人卜理牙敦北庭人官山南道廉訪使治中興地為江漢藩屏每按臨所部威惠翕然至正十二年斬賊犯中興卜理牙敦引挽強士禦之射賊多死賊稍却明日復擁眾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死又明日賊且奄至前中興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倉皇反關力屈亦被執誘使降上都大罵賊怒剗其腹而封其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英宗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使累遷南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

玩愒星吉獨持風裁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食循御史有以私請者每拒不納因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邪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平章威順王歲出獵病民又起廣樂園多萃巨賈網大利星吉至謁王王啟左扉名之入星吉引繩牀坐王中門大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安得由不正之道入闈者懼入告王王命啟中門既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宜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手謝紅巾盜起會僚屬計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悉以其事屬鄭賊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

御降不可宜審而受之及期果得其情盡殲焉械渠魁數十人
以俟命俄有旨名為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且嫉其功因誣鄭罪
而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武昌遂陷時至正十二
年正月也星吉既入見具陳賊始末狀帝大喜時宰不悅奏為
江西平章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將趙普勝據池陽太平間
官軍止三百人賊號十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
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
人錢募兵衆爭赴一日得三千人具舟直趨銅陵克之進攻白
馬灣賊大敗分兵躡之抵白潛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
州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
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
倉猝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俟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克矣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去 雜 七

風怒水駛賊奄忽過乃舉旗張帆鼓譟薄其舟風反為我用又
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聞信遽燒營去遂由湖口克江州留兵
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鄱陽口綴江湖要衝圖恢
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繼援者日久糧益
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存星吉曰吾受命守
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艦四集取兼葦編大
筏塞上下流縱火焚營軍力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
十人死焉星吉猶堅坐不動忽流矢中其要害昏仆地賊素聞
其名昇至密室至旦始獲賊羅拜饋食星吉斥之七日不復食
仍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時年五十七追卹之
典無聞焉

聞曰市人驅戰激以義氣出奇制勝強敵為避封疆之臣

寧可擇地孤軍四應援師無繼大節巍然卹典曷替

潮海扎刺台氏由國子生為靖安縣達魯花赤至正十二年
黃賊起與縣尹黃紹同集義兵為守禦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
寧來攻紹赴行省求援道梗不得達潮海獨率衆與賊戰于象
湖大破之乃起進士胡斗元共謀畫而以勇士黃雲為前鋒拒
守八閱月戰屢勝無何賊鋒益熾雲戰死潮海被圍尋為賊所
執殺于富州子民安圖襲父職屢帥衆敗賊復縣治踰年賊復
至迎戰力竭賊執而剛之 紹字仲先臨川人至正八年進士
以求援出遇官軍護之入洪都時洪都亦被圍及圍解乃還與
民安圖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坪遇賊正衣冠怒罵遂為所害
斗元字元浩靖安人領鄉薦第一署鰲溪書院山長賊至斗
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守及被執賊脅使降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七 雜 七

弗屈乃以土埋其腰不死縛置暗室中斗元什牆以出逃入深

山狂病而卒 黃雲撫州人素勇敢每接戰獨以身當敵嘗為
數十人所圍能奮身躍出至是身中數十鎗噴血死
李縉字子威潁州人父工部尚書守中性卞急遇諸子過嚴每
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縉百計承順求寧親心不可得嘗跪而
自訟無幾微厭怠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賜進士第一授翰
林修撰歷監察御史言禱祀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
而日享佛祀神非禮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
宜聽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世系戚疏
無成書可攷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命巡視河渠上言曰
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
面秋霖一至橫潰為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

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師萬世之利也亦不報至正十
年出為江州路總管明年紅巾盜起北據徐蔡南陷蕪黃焚蕪
數千里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地補治城濬修器械募丁
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不
報補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十二年春徐壽輝兵渡江陷武昌威
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賊乘勝破瑞昌左丞李羅帖木兒方治軍
江上聞之亦遁補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
顧出擊賊補大喜向天灑酒與誓賊遊兵俄至境急檄諸鄉落
聚木石於險塞越其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補
身先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二十里還謂其
下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攻苟失備吾屬無唯類矣乃設七星
椿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會西南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大 莊德一

魏中立字伯時濟南人由國子伴讀歷官西臺御史中丞遷守
饒州紅巾賊倪文俊既陷湖廣分兵攻掠州郡所在無賴子多
乘間竊發不旬日眾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為杷削竹為槍
截緋帛為巾襦彌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以義
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為所執以紅衣披其身中立叱之鬚
髯盡張賊載歸斬水欲屈其從已中立大罵不已遂見殺賊自
饒趨信州總管于大本以土兵禦賊破東門入執大本至蕪
水獻俘文俊釋其縛界偽印一紐大本擲印地上亦同遇害
大本字德中密州人由儒學教諭入官
泰不華字兼善伯岳吾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
野山書史會要父塔不台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台家貧好讀
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舉江浙鄉試第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尤 莊德一

風急賊舟數于果揚帆順流至遇椿不得動為補火翎箭所射
焚溺無算已而賊勢轉盛西自荆湖東際淮甸諸守臣往往棄
城走補提虜旅中外援絕賊將薄城補方引兵登陴布戰具賊
至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轉攻東門補趨東門賊已入與巷
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母殺百姓賊自項背來刺補墜
馬與從子乘賂俱死郡民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兄冕居頽上
亦死于賊乘賂冕季子也事聞封補隴西郡公謚文忠諡立廟
江州賜額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較耕錄云初武昌陷時
補謂子秉方曰我國之
存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
死國亡若下汝何不可補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方亦勸
父死曰死生矣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行去不半月歸死

手難挽運氣作山河奎光長亘
冊曰瓦解土崩羣然泄泄良策瘋思視為迂計忠雖格天

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明年國珍復入海焚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李羅帖木兒為江浙左丞總兵慶元以秦不華稔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宜慰使都元帥分兵駐溫州使夾擊未幾國珍寇溫州秦不華縱火焚之宵遁既而李羅密約合兵進討乃先期至大閩洋國珍夜率勁卒鼓譟入官軍不戰皆潰李羅被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請朝廷弗知也復遣大司農達識帖睦迺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秦不華欲命壯士乘夜襲殺之達識帖睦迺曰我受詔招降公敢擅命邪事乃止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秦不華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約信仍使來降國珍拘留不遣以小舸二百突入海門州港犯馬鞍諸山秦不華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辛 莊德一

賊甫就招又復為變君輩助我奮擊其克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眾踴躍願行時國珍遣所親陳仲達往復陳其欲降狀秦不華遽率眾具舟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得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約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俄賊羣至欲抱持過船秦不華瞋目叱之起奪其刀又殺二人賊攬槳刺之中頸死猶直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僅四十九僅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君壁從死焉追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秦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被劾去相位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答曰士為知己死寧畏旣邪善篆隸溫潤道勁骨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奕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為歷官江浙參政至正十二年督海運抵平江十日將發官大宴犒於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券信令人而不虞其為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譟時變起倉猝軍民擾亂賊竟久舟劫糧去執敬自咎失防心抑鬱不解及還省會徐壽輝遣僞將項普畧自饒信入昱嶺開犯杭州時執敬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去掾史蘓友龍進曰城內空虛無備將奈何執敬曰吾淳厲戈矛當殲賊以報國不濟則以死繼之何畏哉俄報賊奄至遽上馬率眾出中塗與賊遇射死四人賊逐之又射死三人已而賊來轉盛且縱火眾皆潰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叱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首何為降邪乃奮刀斫賊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辛 莊德一

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亦中槍死追封魯國公云至正壬辰秋七月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執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次第亡去執敬獨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救從者止之執敬曰吾封疆之臣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執敬怒引佩刀橫其死之則城北天水橋也

桂完澤永嘉人名賢錄及溫州志俱作李姓字坦之幼習蒙古字落魄江湖間嘗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營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於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大勝尋又與賊鬪轉戰數里深入重圍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於樹臨以白刃脅之降德意猶未決完澤呼曰大丈夫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德曰此言是也因大罵賊怒剖二人腸而死

王簡史稱王伯字伯敬濱州霑化人以材薦由烏程縣尹遷知福寧州至正十二年轉福建鹽運同知紅巾賊起江淮由撫盱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卷一百一十六 反反內

入閩憲府以時方倣擾仍留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道偃福
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丁壯五萬分扼吟要賊至楊梅嶺立
柵簡與仲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擁眾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
散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簡射賊不反顧俄馬中流矢馬蹶
遂見執善曰聞公有惠政欲屈再尹此州簡訶之曰我天子命
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檢以跪弗屈羣
毆之簡嚼舌以血噴善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
不可害官軍且暮且至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
種顧敢爾邪有頃賊執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關噤不能
對簡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邪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
頸受刃頸斷無血惟涌白沫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時年已七
十賊并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誓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不寸斬汝肯受汝官邪賊殺之妻潘氏挈二女逃民間聞變恐
被辱母子同縊死簡既及賊時觀其引兵出入有州僧林德誠
者奮義討賊望空呼曰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賊遙見四面皆
紅衣軍大懼走福寧遂平事聞追封太原郡侯名賢錄云長子
屍葬葬烏程湖命以積壤父爵除給與總管張士誠陷城積亦
不屈死 閩志云陳陽益字子謙為泉州府稅課使賊攻福寧
州知州王簡檢陽益率民兵拒賊賊
執之脅使降陽益抗義不降賊同見殺

冊曰命官跪賊紛紛而是何獨斯人死不屈志一腔熱血
已竭生前惟餘白沫為虹貫天

陳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少負氣勇猛過人紅巾賊入閩閩授
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五萬緡俾募兵君用散家財繼之導官軍
復建陽浦城授同知建寧路事亡何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援
大敗賊眾遂引兵踰北嶺至連江阻水而陣君用曰今日不盡

殺賊吾不復生還乃率壯士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復合君川
大呼陷陣中槍死追封穎川郡侯諡忠毅

彭庭堅字允誠溫州瑞安人至正四年進士授同知沂州事毀
牛皇神祠驅鄰境上馬賊免民橫急徵歛州人甚德之俄以平
反獄囚忤上官意遂解歸十年詔選守令起崇安縣尹屢平閩
境賊遷同知建寧路事江西寇熾庭堅率民兵克復建陽又進
兵浦城設雲梯火礮晝夜急攻賊遁去尋拜福建道宣慰司副
都元帥鎮邵武十四年盜侵政和松溪南臺中丞吳鐸督軍建
寧檄庭堅至時鎮撫萬戶岳煥謀麾下煥素悍縱卒為暴庭堅
欲繩以法煥懼使部卒乘其不備詐為賊兵突入鋒既交眾皆
散走庭堅獨留不去遂遇害崇安民立祠像歲時祭禱數降靈
響旁邑立祠亦如之南臺御史余觀行部至獲賊斬之上聞追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封忠愍侯仍表其墓廟

劉濬字濟川其先興州人曾祖海金進士第一仕至河南府尹
死國難子孫遂家河南濬由廉訪司書吏授連江縣寧善鄉巡
檢至正十三年蘄州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拒之羅源與
連江接壤勢將迫濬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濬曰
事急矣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人命仲子健將之決旬間眾
至盈萬賊尋破羅源分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
福州陷眾驚潰濬獨率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五
人賊大至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父俱被獲濬忿戰手大罵賊
縛之階下先斫一指罵益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
次及兩足濬色不少變遂割其喉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
使斂父屍瘞焉健歸請兵帥府以復讐弗聽乃散家貲結死士

將軍與日繁士元惟惜民力雖被將士訶責弗顧也尋調知
州州濱黃河雉堞不完至正十七年賊迫城守兵悉潰散士元
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
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為誰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
欲縛之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見殺
卜琛大名人家世力農早游學京師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仍
服農於家至正中鄰郡盜起剽掠至其境琛與從子小十府史
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出擊民兵無弓矢直以鉤鉏白
梃當賊賊矢雨集琛眾潰散被擒小十仲亨皆死賊素知琛名
謂曰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曰我國子生也視汝輩真狗
彘耳吾寧義死不從逆生遂見殺

續弘簡錄卷三十七終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七

美

旌德一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旌德二 忠節

余闕 道童 伯顏不花的斤附海魯丁 蔡誠 蔣廣 全普庵撒里

附哈 朵里不花 李齊 趙璉弟琬 納速刺丁 石普

盛昭 楊乘 孫搗 月魯不花 達識帖睦爾附普化 帖木兒

韓因 張桓 喜同附塔 郭嘉 趙洙 伯顏師聖

董博霄弟昂 王英 顏瑜附曹 鄭玉 福壽附達尼達思 賀方

石抹宜孫附邁里古 黃中 普顏不花附申 喬彛 王佐吳德新

楊機 栢帖穆爾 迭里彌實附復獨步 呂復 閔本 拜住

趙弘毅子黃暉 附張 王遜志 張正蒙 徐獠頭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旌德二

余闕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河西武威郡父沙刺臧卜官廬州遂
為合肥人少孤授徒養母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
軍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轉刑部主事以
不阿權貴棄官歸名修宋遼金三史復入翰林為修撰改監察
御史出為湖廣行省郎中當莫徯變反右丞沙班堅不出師闕
曰公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沙
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公弟往此不難致闕下
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遂行嗣丁母憂歸廬州沔陽陳友諒盜
起據有荆楚起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守安慶
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寇至拒却之乃集將吏
議屯田戰守計環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墾其中屬縣瀟
山八社土饒沃悉闢為屯田夏大雨江漲田禾半沒城下水湧
有物吼聲如雷闕祀以少半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度軍

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陘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
 補木為欄城上起飛樓表裏完固盜方環布四外闕提勁卒數
 千屹然為江淮保障且通道江右俾商旅四集友諒遣將趙普
 勝山池州攻城經旬竟敗去尋拜淮南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
 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之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
 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安慶賊追至山口鎮遂薄城闕
 遣兵扼之觀音橋賊乘東門張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
 敗去既而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患甚乃柵欄環城疾攻
 金鼓聲震地闕部分諸將各以兵杆賊晝夜不得息友諒軍西
 門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
 為士卒先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身被十餘
 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到墮清水塘中妻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淮德二

耶十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按闕妻史稱耶十氏元史節
 要作耶律氏惟賈良伯死節
 記作夫人蔣氏後闕姪孫宗烈云當時有妾耶律耶十氏而夫
 人實蔣氏子德臣女安安皆其所生也維揚張毅所記如此
 同時死者守臣韓建全家被害建方臥疾賊執之以去不知所
 終城中官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死此誓不從賊焚死
 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
 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廷
 玉葛延齡丘德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
 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時至正
 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
 士皆願天求以身代闕聞之強衣冠起當出戰矢石交下如雨
 士以盾蔽之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
 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

君親上之義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詩禮尚江左篆隸亦古
 雅可傳元詩選云嘗讀書青陽山學者稱
 青陽先生其遺文有青陽集大卷闕既死賊義之求屍
 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詔封國公諡忠宣志云李宗可
 州人有勇略余
 闕以兄女妻之闕死乃驅其家屬盡殺之縱飲至醉自刎陳巨
 濟桐城人素以忠義自許闕聞其名辟為懷寧尹城陷不屈死
 冊曰節堪守正義激千秋矧伊一郡慷慨同仇霽雲萬春
 從之如鶩講學非迂忠肝剖露

道童號石巖高昌人以世胄入官性沉毅寡言由江浙參政歷
 右丞轉本省平章素負清望至正十一年調行省江西徐壽輝
 陷斬黃土寇蠶起道童深憂之郎中普顏不花曰有章伯顏左
 丞者致仕居撫州熟知軍務宜以禮請之使專任軍旅庶事有
 可濟道童從其言伯顏亦欣然起曰此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
 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普顏不花將兵往江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六 淮德二

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恐即懷印走及普顏不花還
 與伯顏定城守計後數日始自民家還省治議分門各守以備
 敵三月賊眾來圍城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眾心
 翕然道童素鄙民能任人故士卒樂為之用城被圍兩月道童
 密召死士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為前鋒又別選
 精銳數千為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夜半開門伏柵下黎明鉦
 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為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
 其餘黨伯顏以疾卒于軍是秋朝廷命火尼赤為左丞將兵來
 助與道童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旱公私匱乏道童移咨
 江浙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人糴官米一
 斗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各入昏鈔二貫民皆安之賊亦不敢犯
 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時火尼赤已由左丞遷

平章加營國公得專制素與道童不相能見城將陷且夜遁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欲集諸義兵圖恢復勢已不可為因嘆曰我為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見人乎適賊

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眾乘之遂為所害賜諡忠烈

志云有黃冲者字季中南昌人授義兵千戶僞漢陷城火尼赤通冲悉帥健勇來援為叛將所殺問六月父得其元墓焉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雪雪的斤之孫朶

爾的斤子也高昌王世勳碑作帖木兒補化子調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蔭同

知信州路事累平賊有功歷遷浙東道廉訪副使守衢州至正

十八年陳友諒遣賊王奉國寇信州路明年正月伯顏不花自

衛引兵援信被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聞援師至

開門出迎拜馬首伯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乃大饗

士卒分命大都閻高義為左右翼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後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四 旌德二

數日友諒弟友德列營東城攻益急遣使來說降高義潛與賊

通往見奉國明日奉國令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坐城上見義

單騎至謂曰汝欲作說客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

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有大呼城下者曰有

詔參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則

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偽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

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空城何為海魯丁曰汝不聞張睢陽

事乎偽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笑曰賊欲我降邪城存與存

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

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

不息者餘旬賊穴地百餘所魚貫梯城上士卒力疲不能戰城

遂陷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

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被執奉國愛其

勇使之降廣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賊怒磔廣于竿大罵而

絕先是伯顏不花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曰我為天子司憲視

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

所念者太夫人耳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見今不得事母矣母

曰爾為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女也伯顏不

花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問道入關中及死朝廷賜諡桓敏

書史會要云鮮于太常幼草書過真勇氏詞繪寶鑑云亦工書能有陳受者信州小民也伯顏

不花知其有膂力募為兵戰敗被獲痛罵不屈賊焚殺之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為中書省檢校時太師汪家奴

擅權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眾中歷數其過諤諤無懼

色及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坐是見黜然氣節不以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五 旌德二

摧折稍沮歷授贛州路達魯花赤潁州盜起即修築城壘發公

帑募勇士得三千人練習皆可用屬邑有被陷者遣兵克復之

境內悉安至正十八年拜江西參政仍分省贛州時江西下流

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賊將幸文

才率兵圍贛使人誘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戰凡

四閱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沙欲舉城降普庵撒里不從

遂自刎事聞贈諡徹哀哈海赤守贛尤久城陷賊將勝之降哈

海赤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母殺贛民當速殺我遂見殺

榮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由宿衛累官遼陽平章陳友諒陷江

西詔移江西行省遂泛海南下趨廣東駐師揭陽招降土寇金

元祐克復循梅惠三州自是英聲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

嶺將赴江西而元祐有異志遯道固留陰令其子率外戚突入

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猝眾莫能支朵里不花為鎗所中子達
蘭不花率麾下力與抗死之朵里不花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
絕口遂為賊所醢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皆大罵曰
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爾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將哈乞吳
普顏阿刺不花歹不花等俱戰死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貧嘗作客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賜進
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至正十三年泰
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為亂破本州淮南行省舉兵討之不克
乃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亡何其黨自相攻殺始縱齊歸士誠
伴請降行省授以民官未幾復鼓變殺叅政趙璉掠官庫走入
得勝湖陷興化時左丞僕哲篤方鎮高郵使齊守雙社湖齊既
出高郵遂陷賊蔓延入寶應會有詔赦叛者使至高郵不得入
續弘備錄 卷三十八 六 雜錄二

賊緝曰必李知府來乃受詔再遣齊往至則囚之齊益聲言士
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劄計耳官軍諜知之進攻城士誠呼
齊出叱使跪齊反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賊怒扼之跪齊立
前語乃倒曳搥碎其膝剛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
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冊曰聖賢立教首重忠孝自竊虛聲遂至貽誚所學何事
乃失其操二李及泰節烈相肖巍巍大科三辰並耀

趙璉字伯器潁川人祖宏偉起家泰和尹著循聲仁宗朝官浙
東廉訪副使聞郡人許謙得宋儒道學之傳延致為師於是浙
東人知向學卒諡貞憲璉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歷官杭州路總
管浙右病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家璉議以屬縣坊正為雇
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至今稱便至正中河南盜起湖廣荆

襄皆陷兩淮騷動朝廷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
璉參知政事分鎮真州璉方病即輿疾行會張士誠起海濱陷
泰州興化高郵知府李齊往招之士誠偽請降且乞從征自効
乃移璉鎮泰州璉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
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刃上馬與
賊鬪市衛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且錫以名爵
朝廷何負汝乃復反邪賊以槊撞璉墜地璉瞋目大罵死之其
僕楊兒以身蔽主亦見殺弟璉字仲德仕為台州路總管至正
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璉至黃巖璉潛登白龍舉止民舍絕
粒七日或勸之食輒瞑目卻之而死

緝速刺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濟州達魯花
赤回家大名納速刺丁起身鄉進士淮東宣慰司辟為掾泰州
續弘備錄 卷三十八 七 雜錄二

賊起納速刺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募兵與賊抗行
省檄其提賊艦巡江駐師龍潭口賊不得渡屢有戰功留守蕪
湖江口泰州李二作亂移得高郵得勝湖賊船乘風來攻擊敗
之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復殺二為亂襲據高郵屯兵東
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真滁諸軍討之距三梁鎮賊眾猝至麾
兵挫其鋒後賊鼓譟進更發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繚船
於背盡銳來攻諸官軍皆遁納速刺丁以死自誓顧謂其子
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三子不肯去同死之追贈
元帥府經歷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
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樞密院董鑰薦普材于朝會丞相脫脫計
徐州命從行徐平歷升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

郵普詣丞相而陳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如騎兵猝莫能前願假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為天下忠義倡脫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銜枚趨寶應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乃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直抵高郵縱火燒關門賊懼將棄城走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功賊以死扞城蒙古軍懼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率墮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直入賊陣中援兵忌普成功按不進從者僅三十人搏戰至日西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指曰此必頭目可生致之普叱曰我即石都事也何云頭目左脇為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斫賊賊眾攢槍來刺普與從者力盡俱死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八 淮德二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諭張士誠不得達遠詭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其欺再遣昭入高郵授以萬戶告身士誠拒不納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刃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招撫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誅反欲吾從汝為賊邪賊怒先剗其臂肉而後磔之

楊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散為盜乘立法招之俾自新盜由是息後累官江浙行省員外郎坐海寇掠漕舟免官寓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毅極稱乘才士誠遣張經招之乘曰良弼等皆名臣今已失節傾欲引我濟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所學何事經俛首不能對乘且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蓋行乎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無

武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續耕錄云乘史粹中書參議揀歷官級散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江浙行省員外郎是年杭州陷乘坐黜居松江青龍鎮後御史言乘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事遂自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資禮幣請乘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門外經如其言乘命于適卓其牲體告祖廟既竣事復命酒飲坐至夜分二子尚立侍命口若且休吾將就寢語且道等怪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已自經得手書大約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為快

孫揚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原官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高郵或謂其有降意朝廷遣翰林待制烏馬兒為使前往拊之而用揚輔行揚家若不知也中書加揚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強起抵高郵士誠不逆詔揚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作竦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曰一饋食欲勝之降揚惟事詬斥乃令其黨捶揚肆其凌虐揚不為動及士誠據平江轉掠湖松諸州揚與其部將張茂先謀持揚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赴鎮南王府約口進兵謀泄竟為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邪追贈曹南郡公諡忠烈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父脫帖穆耳泰定三年以千戶分鎮于越志云性廉直尚節義遊兵掠天台烈婦王氏死于清風嶺慨然為之立廟月魯不花從父任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榜未發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延儒士為之師以教後進歷官吏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十四萬石餉軍至則第戶產之高下為羅之多寡民不擾而事集尋拜監察御史首言天子宜躬祀南郊慶祭太室皇太子當簡老成輔導以成其德帝嘉納之升吏部侍郎時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授本路達魯花赤俄除吏部尚書保定民詣闕乞留乃以尚書知郡事會賊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九 淮德二

北渡河月魯不花日修城濠為戰守具奏留五省八衛兵護本
郡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圍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
再侵境皆不利去既名還為詳定使去保定一月而城陷至正
十九年拜南臺御史中丞由海道趨紹興既而除浙西廉訪使
時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其乃謂從子同壽曰吾家
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與之同處乎即具舟載妻子
而自匿木櫃中蔽以藁粘脫走至慶元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
北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寇登舟攫之令拜伏月魯不花曰吾
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次子樞密院判老安姪百家奴
扞敵亦死之家奴那海刺殺賊首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追贈
遼陽行省平章諡忠肅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康里脫脫子也幼入國學為諸生讀經史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十一 崔德二

悉通大義尤好學書書史會要云大字學釋初以世胄補官至

正九年遷湖廣平章時沅靖郴桂等路徭獠竊發達識請置三

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郴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

地已而諸獠獠悉降詔還拜大司農台州方國珍起海上奉詔

與浙東宣慰使秦不華同往招諭史作秦政焚累遷江浙行省

左丞相許便宜行事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道梗所部郡縣多淪

沒十六年二月張士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棄城走富陽

會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駐嘉興引兵擊走士誠達識乃

還鎮明年士誠詐請降願輸漕粟達識欲不許完者固勸乃許

之承制拜士誠太尉其黨皆授官有差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

者時又強娶平章慶童女達識雖主其婚然心實且憎乃陰與

士誠合謀令以兵除之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於杭州北不

為備遂被圍苗軍潰完者自殺士誠遂據杭州既而自立為吳
王乃逼徙達識于嘉興峻垣墻鋼門圍守之使人至紹興索行
臺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一封印置庫中曰頭可斷印不可
與又迫之登舟曰身可及義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
訣賦詩二章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
也達識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待命左右以藥酒進飲
之而逝普化帖木兒字兼善魯魯乃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不
哥子也志稱各魯兼善者即是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羣潁州妖人劉福通

兵起亦以紅巾為號據汝寧官軍討之久不克會朝廷詔赦叛

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因應命假以唐州判官使焉賊渠恐其黨

搖動止因於外納詔不讀旋縱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屯大呼

曰汝輩好百姓何不早降歸田里而甘從賊驅使邪眾愕眙相

傾賊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之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

釋褐累官西臺御史以言事不合去劉福通陷汝寧桓避居確

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

桓據榻坐與之抗論順逆其徒捧桓起跪桓仰天大呼叱益厲

且屢唾賊而賊猶不忍殺謂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嘆曰曰

吾恨不能斬汝首官聽汝誘勝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

之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追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懷錄云桓謝職居確山縣而陷賊賊魁素聞桓有治績置上

等之受得官桓呼之遂縛桓妻孥九人至先殺妾次殺子女

餘可免桓弗為動此至正辛卯八月事

喜同河南人木姓周由後宮衛士任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

劉福通兵抵南陽境縣素無城且無守卒喜同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乃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知無後援戰愈力城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爲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關遂見執爲所殺妻邢氏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其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 時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彥那元統元年進士魏王軍汝毫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劫王王臥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獲比曉見賊渠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之曰王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諾之且與縛者角遂被支解志云明兵攻南陽喜同一家皆死節聞郡哀之未知孰是

郭嘉字元禮潁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登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主 進德二

泰定三年進士第累官廣寧路總管屬盜起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十教以坐作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甲兵之精稱嘉爲最至正十八年劉福通黨由大同焚掠上京嘉躬率義旅出禦且竭家貲倡勇敢既而遼陽陷孤城無援嘉歎曰自我祖父有勲王室今日盡忠吾分內事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惜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追封太原郡公諡忠烈

趙汝洙河南湯陰人官遼陽路儒學提舉至正十八年劉福通黨略遼陽洙被執欲使降洙叱曰我爲儒官職司名教豈肯從汝爲逆者賊怒殺之繼執其妻許氏嚇之以刃氏罵曰吾母與兄弟居武昌者皆死於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

何懼爲賊并殺之列女傳云許氏集大學生有王之姪女

伯顏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世居開州漢陽縣生三歲嘗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師授孝經論語卽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購經傳諸書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敏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弱冠卽以斯文爲已任學者來相質難隨問辨咸解其惑而去自是從游日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益修輯六經多著述其爲學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士出其門不問而知爲伯顏氏學者十八年紅巾賊蔓延河北師聖言於省臣將結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主 進德二

師聖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劫之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遇害年六十有四旣死賊羣剖其腹見心有數孔相顧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于腹中覆塹揜之詔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以生平有節乃古之君子人者生平語錄甚富惜皆燬于兵

聞曰讀書明理踐履篤確月露風雲鳥足相較顛沛不離乃真道學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西臺掾歷遷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皆有聲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從江浙平章教化討徐壽輝進兵安豐屢敗賊衆復其城十三年命移軍援江南至湖州時賊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陷杭州教化從問計對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

倘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諸將難其行搏霄投劍正色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斯即進兵薄杭城賊迎敵至鹽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焚之皆死遂復杭州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復令討之即日赴臨安扼新溪分兵守入杭要路後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賊屢敗之追殺至於潛遂復縣治出昌化進克昱嶺關賊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賊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謂我怯必少懈伺其間則麾旗且伏兵城外皆授以破復約曰見旗動破即發已而旗動破發城中兵盡出遂復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嶺三關搏霄先以兵守多溪多溪者三關要衝也既分軍為三各出一關會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賊復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西 莊 五

來窺獨松搏霄更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多來降復進兵克廣德俄斬饒諸賊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計破之妖霧頓開諸伏兵皆起襲賊營後賊大潰獲道士焚其妖書斬之遂平徽州較耕錄云搏霄號令嚴肅凡赴復諸郡不殺在前起立捧觴取其爵不抄掠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長而任之得待士之體十四年遷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踞大縱得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渡淮北入安東州搏霄招善水者五百人與戰于大湖破之遂復安東連克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即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七晝夜賊敗走奪糧七十餘砦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搏霄獨守孤城賊環攻數十里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

西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揮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山城夾擊賊大劔乃結陣西行轉戰數十合軍至海寧朝廷嘉其功命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害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輓民不勝其瘁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五 莊 五

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言江淮南北之民壯者既盡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使釋軍官材堪牧守者居之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以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十七年妖寇劉福通遣偽將毛貴陷益都般陽諸路有旨命搏霄從知院事卜蘭奚往援濟南適告急搏霄提兵往濟南賊眾自南山來攻望之兩山皆赤搏霄先以數十騎挑之賊眾悉來鬪騎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亦出大破之般陽賊復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以矢石禦之黎明乃密開東門遣兵出賊後既且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賊敗走濟南始寧改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仍依前詔從十

蘭奚征益都擄霄卽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十八年正月毛貴陷滄州京師大恐急檄擄霄守河間長蘆鎮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保既而果陷擄霄方駐兵南皮適有旨擢河南右丞甫拜命毛貴兵至營壘猶未完諸將請曰賊至當奈何擄霄曰我受命至此惟以死報國方拔劍督戰賊衆突至擄而前刺殺之無血但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帝深加悼惜追封擄霄魏國公諡忠定昂霄隴西郡侯諡忠毅

則曰料無不中向無不推文武兼備實爲全才倘值隆平爲用爲名豈獨大節爲萬世表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雙刀號刀王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院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去

七

命往南雄討丘太老等成宗元貞初從左丞董士選討山西劉貴所至皆有功歷官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事後至元初漳州李志甫潮州劉虎仔並起爲亂時英已致仕平章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非刀王行不可其人可以義激遣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首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六頓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憲司請卹於朝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爲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顏瑜字德潤曲阜人究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舉爲

陽曲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東平瑜攜家走鄆城道遇賊曰爾何人曰我東魯書生也賊曰爾書生可從見主帥瑜曰賊爾何主帥邪賊怒欲殺之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諭大詔曰爾本大元百姓會世亂募爾爲兵而反行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爲爾寫旗從逆乎賊以槍刺殺之妻子皆爲所害有曹彥可者亳州人當妖寇起里中無賴子倡亂揭帛於竿羣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辭乃迫以刃彥可唾曰我儒者惟知有君父豈爲汝寫旗者賊怒遂見殺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相與卽其地構

師山書院處焉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朝廷遣使以御酒名幣淨海徵之辭曰名爵者祖宗所遺使與天下賢者共之待制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七

七

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家居日以著書爲樂有春秋經傳闕疑三十卷其序曰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

指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蓋斯經之用某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為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為目而小字疏之於下敘事則專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存之立論則先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為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為去取至於誅伐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傳會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是書折衷二說而為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聖人之意反復推詳猶懼不得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李

卷三十八

其要况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亡而已非敢為明經旨傳後世也見經義攷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要之使出玉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入吾室其兆也遂奮身往見守將曰君臣之大義生死之大關天壤間自有一定吾豈事二姓者哉被拘久之親朋每攜具至則從容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妻程氏聞之使語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曰若果從吾復何憾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于旅舍計至程亦自經鄉人即其師山書院改廟祀焉新安志云歙人鄭千齡妻洪氏年二十六節妻程亦死之妾何矢志撫其孤瘠早卒妻王亦不二志至今稱鄭門四節福壽唐兀氏早歲知書善辭令入備環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頴州告變時車駕在上都廷議欲驛奏以待命福壽謂比似得請還則事有弗及決計且調兵遣官討

之而後聞順帝善其處置得宜命平章淮南行省事是時濠泗已陷上游賊勢甚盛福壽築石頭斷江而守禦有方衆恃以為固至正十五年遷南臺御史大夫守集慶先是集慶嘗有警湖廣平章阿魯灰將苗軍來援事平苗軍殺阿魯灰以叛集慶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陷集慶勢益孤且倉庫無積蓄福壽因下令富民俾出助糧餉激厲士衆為完守計十六年三月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戰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以通出入城中勢不支遂破百司奔潰福壽獨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意若有所為者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思亦死之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贈福壽衛國公諡忠肅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李

卷三十八

石抹宜孫字申之世系見石抹也先傳父繼祖為沿海上海上副萬戶鎮台州仁宗初移鎮葵處兩州馭軍嚴肅為學本經術兼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間宜孫承其家學長於詩歌嘗以廕襲父職守處州及弟厚孫長即讓其職退居天台方國珍起海上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即起任事屢平賊築城為禦敵計至正十七年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制授宜孫行樞密判官分院治處州以劉基為其院經歷蘓交龍為照磨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軍事處居萬山中盜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尋遷同僉行院事值天下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相保於時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皆賊所畏憚者次年明兵取蘭溪且逼婺州宜孫母實在婺泣曰義莫重於君

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即遣
胡深等將民兵數萬赴授親率精銳為之殿此至委收績明兵
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恢復所至人心已散
知事不可為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
仍還處境長作處州鬼耳既還至慶元縣為亂兵所殺追贈越
國公諡忠愍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至正十四年進士及
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苗軍帥楊完者在杭縱軍鈔掠
至紹興奪人馬邁里古思收斫數人完者懼不敢調兵渡浙會
沙行臺僑治紹興徵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兵號果
毅軍處州山寇焚掠發境即約石抹宜孫夾攻其巢穴平之省
臣達識帖睦爾承制授行樞密判官分院治紹興方國珍遣兵
侵據屬邑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九 莊德二

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時朝廷方倚
國珍資其舟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情好甚
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且恐生變偽使人召至私第與計事至
則命左右以鐵鎚擄殺之斷其頭擲湖中黃中間變即率眾
復等盡殺拜住哥家屬及臺府官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御史
真童糾其陰害帥臣幾致激變於是詔削官職安置潮州而邁
里古思之寃始白友善及被難起作詩傷悼極哀楚方國珍
欲羅致幕下旭拒不受乃賦詩曰鬱鬱芒雲未辨蛟龍形矣
英辭星光未竭來馬營君子慎其微草露不可行屢強之不屈
遂過曹生者上虞人也當邁里古思守郡時生聚鄉兵出
應與國珍戰曹城江身死捲江岸後岸皆衝齧家至今獨完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人偶儻有大志由國子生登至正五年
右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遷江西行省郎中徐壽輝寇江西
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語在道累轉中書參知政事十八年

詔與泊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略江南至建寧陳友諒遣賊鄧克
明來寇時國鳳分鎮延平聞變夜遁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
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前後拒戰六十日賊不得逞明
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明兵歷境捍城力戰城陷普顏
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趨
官舍坐堂上敵素聞其賢名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厲聲曰
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何以生為竟不屈死其妻
阿魯真呼家人告曰我受恩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
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
魯真欲下井與塞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
皆隨溺焉 是時有申榮者官山東行省平章守東昌見列郡
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見也城中兵少不敵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十 莊德二

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喪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喬英字仲常號芸齋晉寧人性高介有守至正十八年叛將王
士誠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過半英家有大井乃整冠衣坐井
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士誠素知英名使人
卽其家邀致之至則死矣賊平賜諡純潔 有張崑起字傅霖
汾州人嘗為國子助教免歸盜自晉寧陷汾州崑起與妻赴井
死 王佐字元輔晉寧人賊至為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
賊不輟因見害 又有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
偶往晉寧會盜至見執脅使降不從賊加刃頸上德新罵不已
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卽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
其頂罵益力賊怒以土埋井而去
楊僕字文素河南人早有文名得推擇試吏事為全椒縣尹行

省參政也先總兵于餘縱飲不理軍事至暮城門不鑰土寇入縱火正張燭揮杯急踰城走棧度必死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寇欲奉為主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哉連唾之寇繫樸樹上封其肉殆盡

栢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至正中累遷福建行省郎中治福州以廉能著聲名山藏云僉樞密院居侯官二十七年明舟師由海道趣閩奄

至城下栢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若等能從吾否皆泣曰無他志相對而縊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因給

之口汝稽顙拜天庶保我無恙甫拜即萃米囊壓死之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栢帖穆爾熟視之嘆曰父死國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主 義德一 乃令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歛金珠界之曰脫有急可以此贖命有頃兵入城即舉燈自燃四圍窓火大發自焚死

冊曰臣固死忠名義所在妻孥而下義亦稍殺矢志不回無兒女態節烈同垂千秋不壞

達里彌實字子初回鶻人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令母去以宿衛年勞遷監察御史至正十七年

建言疆守口感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心宜急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禦之策不報出為漳州路達魯花赤明兵既取福州與泉相繼納款

迭里彌實仰天嘆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報國者惟有死耳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迓之答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砍其印大書手版曰大

元臣子即入坐拔所佩刀刺喉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郡民歛其尸葬東門外 時有獲獨步丁者亦回鶻人官廣東廉訪僉事有呂復者為江西行省都事皆寓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事福州既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

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不可辱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乃引繩自經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康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閱本字宗先河內人性剛正早歲貧刻志於學推擇為禮部令史由御史臺掾五轉至集賢侍講學士本素有日青嘗上章乞謝政不允明兵薄京城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其職銜姓名于屋壁遂各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亦號泣自縊于其側

拜住字問善康里人由國學生以材累官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明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郡公者與太祖同事克烈部可汗太祖滅克烈吾祖不忍改所事避於遠地以沒吾祖生朔漠尚守義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可不知大義乎况吾累世受國厚恩今其國破安忍見之從容赴井死粵志載有高要千戶亦名拜住嶺西寇至挺身出戰為亂槍所橫斃日而死郡中至今祀之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於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始辟為翰林書寫再轉為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以報國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為中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主 義德一 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其職銜姓名于屋壁遂各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亦號泣自縊于其側

拜住字問善康里人由國學生以材累官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明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郡公者與太祖同事克烈部可汗太祖滅克烈吾祖不忍改所事避於遠地以沒吾祖生朔漠尚守義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可不知大義乎况吾累世受國厚恩今其國破安忍見之從容赴井死粵志載有高要千戶亦名拜住嶺西寇至挺身出戰為亂槍所橫斃日而死郡中至今祀之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於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始辟為翰林書寫再轉為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以報國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為中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主 義德一 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其職銜姓名于屋壁遂各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亦號泣自縊于其側

拜住字問善康里人由國學生以材累官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明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郡公者與太祖同事克烈部可汗太祖滅克烈吾祖不忍改所事避於遠地以沒吾祖生朔漠尚守義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可不知大義乎况吾累世受國厚恩今其國破安忍見之從容赴井死粵志載有高要千戶亦名拜住嶺西寇至挺身出戰為亂槍所橫斃日而死郡中至今祀之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於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始辟為翰林書寫再轉為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以報國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為中

續弘簡錄 卷三十八 主 義德一 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其職銜姓名于屋壁遂各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亦號泣自縊于其側

拜住字問善康里人由國學生以材累官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明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郡公者與太祖同事克烈部可汗太祖滅克烈吾祖不忍改所事避於遠地以沒吾祖生朔漠尚守義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可不知大義乎况吾累世受國厚恩今其國破安忍見之從容赴井死粵志載有高要千戶亦名拜住嶺西寇至挺身出戰為亂槍所橫斃日而死郡中至今祀之

善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吾父子世食祿不能効尺一
况吾父母已死尚何顧惜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
叱曰爾非吾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
北向再拜縊死其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媪數輩
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
死乃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黃暉字殷士撫州金谿人博學明經尤長於詩賦至正十七年
用丞相太平薦授淮南行省照磨歷官國子監丞改翰林待制
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暉歎曰我以儒致身累
蒙國恩為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不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
遂赴井死有詩文傳於世 是時有張庸者字存中真定人後
家溫州精太乙數遭世亂以策干進經畧使李國鳳奇之及赴

京進太乙數圖歷官刑部尚書領團練守房山駱駝谷會諸寨
皆降遣從事段禎求援不報寨民執庸出見主將庸不屈與禎
同見殺

王遜志字文敏志作敏衛州汲縣人翰林學士惲之曾孫也以廕
授侍儀司通事舍人由監察御史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
常禮儀院事明兵逼京師有旨命陳祖仁及遜志載太廟神主
從皇太子北行遜志執不可志載陳祖仁傳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
志獨家居正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一作統志來告曰
新朝寬大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
為不義邪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日投居賢坊井死

冊曰育賢養士幾及百年一旦國破累累生捐豈日仰報
豈為名傳不負所學君臣義全

張正蒙山陰人嘗以吏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母喪廬墓南紹
興兵變正蒙謂妻韓氏曰吾曾為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曰君
果死忠吾必死節遂相對自縊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
死吾獨何生隨投身深崖中志云次女越奴日匿山中夜守尸側竟餓死

徐祿頭大都人明兵入都城妻岳岳氏告曰寇至我等恐被驅迫
將奈何祿頭曰事急矣惟有死爾遂火其所居夫婦挽手同投
烈焰中母王氏及二女一子見之號慟不已亦皆抱持赴火死

宗澤戰死黃巖九月汝寧知府完哲府判福祿國連抗賊比
城陷仰天呼曰臣等義不辱並投濠死西城司副使哈海守徐
州轉戰死東壁刺傷義兵千戶宋如玉迎敵死大嶺總管李
季先兵敗死東壁刺傷義兵千戶宋如玉迎敵死大嶺總管李
木兒河南萬戶察罕相繼慶慶死南陽臥龍崗下權香山巡檢
張德興以不從叛亦死十二月浮梁知州曹觀當徽寇入城率
義壯逆戰死袁州推官蔡廷秀死入犯被執不屈死鎮江上
萬戶丑厮奉宣讓王令移守安慶前出師凡二十九捷輕舟
追賊夜中鎗死次年三月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海寇
突犯境募兵督戰死年三月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海寇
監都元賓嘆曰國危身辱尚敢然嬰城死明兵至杭州徵故官
石初集云至正十五年紅巾寇悉銳攻安城州人姚正叔應義
旗力戰眾踴躍求自効監州者刺忌其能力過之正叔奮起擊
賊城陷姚氏一門三世無存者寇至廬陵鄉人戴大賓提義旅
數千眾扼龍泉要衝相持累月竟死于寇有龍泉布

冊曰忠孝節義成具於性天寶命之寧關學問草莽一介
就死從容大共之理有生所同

續弘簡錄卷三十八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旌德三 孝義 列女

孔洙 王閏 郭道卿弟佐 高源 蕭道壽 尹慶龍

孔全附張 胡光遠附龐 樊淵 賴祿孫 陳韶孫 李茂

羊仁附黃覺經 李鵬飛 劉琦 王思聰附劉 徹徹 王初應

附施合德 楊皞 丁文忠 王士弘 邵敬祖附李彥

姜兼 趙榮 劉廷讓 徐鉅 靳昂 尹莘 杜祐

張恭 孫瑾附吳 王庸 黃贊 劉源附祝 胡伴侶

哈都赤 曾德 高必達 黃道賢 張緝 史彥斌

張紹祖 孫仰 呂祐 周樂 石永壽 劉思敬

王克已 王薦 郭全附劉 扈鐸 何從義 張閏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劉德泉附朱顯 元善 趙毓 鄭文嗣 孫秀實附李

訾汝道 魏敬益 昔班帖木兒 趙一德

孔洙聖裔也自宋南渡孔氏四十八代孫端友從南家衢州襲

封衍聖公金人亦求其在曲阜者封焉世祖既平宋議所立或

言寓衢者為大宗召洙至欲封之使歸魯洙以先世廟墓在衢

不忍舍固讓其爵於在魯者且以母老乞南還世祖嘉之曰寧

遠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授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以便奉

母自端友後六世皆襲衍聖公其罷封自洙始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饒於財垂老費且盡不甘淡薄問朝夕

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恆多疑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及

父臥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驚起馳救火已熾煙

燄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

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高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詔旌之鄉里為

立孝子祠至元初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

祠不去俱見執盜將殺其弟道卿泣曰吾有見已長弟弱子幼

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受

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

子廷壽為建寧路平準庫使辭歸侍養父嘗病危廷壽憂瘁扶

護一夕髮盡白典章載至大元年詔旌其門曰世守孝義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父汝霖為真定照磨使東平道經高唐遇

盜死源幼與母依及長補縣吏世祖中統初累擢江南浙西道

僉事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源劾其不法恕懼走賂權

臣阿合馬誣以他事繫獄久之一日忽釋源莫知所由先時源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所居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

白曰源孝子也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

祥由是得不死後遷都木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

會通河接置牌七橋十二至今人蒙其利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鍼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

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

出外必以告母許方敢出母怒欲撻之即自進杖伏地以受杖

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

有疾鑿累歲不能瘳道壽割股肉啖之而愈 又有撫州路總

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潭州九歲童子李家奴並以母疾割

股旌其家

尹慶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

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朝暮若相拱向者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全割股啖之及卒居喪廬墓左負土

為墳日六十肩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

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備土為墳又

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

負土為墳有司並請表異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憂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

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嚼痕眾驚異方聚觀有獾出草

中浮水去知為獾所獻有承平麗遵者母病腫三年不能起

忽思食魚遵求之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

獻母悅病瘥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三

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泣請以身代兵兩釋之江東廉訪

使辟為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

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賴祿孫汀州寧化人仁宗延祐初贛州賊蔡五九作亂祿孫負

母孀妻于隨眾避南山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

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母渴不可得水祿孫含

唾煦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為之取水有掠其妻去者眾責

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焉詔旌其門

陳詒孫廣州番禺人父澗以罪流肇州詒孫年十歲不忍父遠

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過遼陽平章

塔出見而憫之口邊地寒苦非汝所堪吾當返汝故鄉詒孫曰

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及父死詒孫哀慟

見者皆為泣下皇慶元年詔放還鄉里乃負父骸而歸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

母茂泣受命奉母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

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齡益母算果享年八十餘大德

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返風而滅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元兵南下仁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掠

去時仁方七歲鬻於汴人為奴力作二十餘年其主憐之縱為

良仁遂遍訪得母于潁川兄于睢州弟于邯鄲皆幸無恙乃乞

好義者出鈔歷詣諸家求贖經營百計更六載大小二十餘口

復得完聚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誓天願

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

歸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為章提刑養子與母相失三十八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四

年遍訪江西諸郡迎歸養之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為嫡

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室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願見

母行求至斷水得焉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觀既

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

劉琦通考作張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母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

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我獨亡及冠請於父往求其

母遍歷河南北淮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

歸養閱十八年而母始歿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

喪盡哀事繼母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

奉之朝夕定省無間父嘗病劇思聰拜祈於天得神泉飲之愈

兩日失明思聰視之復能視人以爲異又有劉通亳州譙縣

人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祈禱三十年母年八十五目忽明聞者異之

微微担通考作祖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每見人父母輒嗚咽流涕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悲耳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從父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其父傷右肩初應奮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父獲免皇慶元年詔旌其孝行 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其父嘗出耘為虎扼於田合德持斧前殺虎父得脫 有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旁候壯虎出並殺之明三亦立斃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五 莊德三

楊皞狀風人父母素皆多病皞每叩天求代病賴以痊後母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母歿營葬適大雨惟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葬畢令妻家居養父皞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水飲終其喪父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鄆城人業鼓冶母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及父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濱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及父歿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若相狎然終喪復建祠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

邵敬祖死丘人父喪哀毀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

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土人哀之為縛草舍庇焉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後有承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喪母廬墓一年朝夕哭人尤哀之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養母至孝母死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躬自樵爨荒山中一妾麻寒暑不易同里有少年子不善事父母者聞之皆慙悔迎養

趙榮扶風人母有疾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及葬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上都兵起民被殺掠廷讓孀家避山谷有幼弟方乳母納之懷中兵至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及歸途視已子亦幸無恙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六 莊德三

徐鉅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溪父失足墮水中鉅投溪擁鎮出得挽行舟以升而鉅力困憊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於灘土人哀之立石紀其事

靳昂字克昌曲沃人兄榮為奎章閣學士奉母官於朝母歿昂護喪歸至平定州大雨水驟至昂伏柩上同漂沒後得柩於三里外昂屍於五里外後至元三年詔賜孝子靳昂碑

尹莘一統志作莘通考作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每鷄鳴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雖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夜禱於天曰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父愈

杜祐下邳人為河南水馬站提領父病於家祐忽心動即棄職

歸父病始三日遂禱天求代且嘗糞以驗病父卒廬墓盡哀
張恭假師人署鷹房府案牘母老辭歸侍養歲凶恭夫婦採野
蔬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病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
以驗病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
劍不去母驚悸而破居喪盡哀有馴兔之瑞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歲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
帶事繼母尤孝嘗患癰疽親吮之又喪目瑾砥之復明母卒十
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瘞陰氣
復合雨注數日不止 吳希曾睢寧人葬父之日大雨希曾跪
柩前炷艾燃腕火熾而雨止縣上狀旌之

王庸字伯常雒州歸信人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
疾遂愈及母卒露處墓前且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七

席往蔽之見庸坐臥地獨不濡濕咸嘆異而去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時贊年尚幼及
長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
挾其背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父也今不
幸父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處苟得示以葬所死且不
恨尚忍利財物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復拒不納庶
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於神一夕夢
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即其地求之庶母之
弟曰是已歿時有某物可驗破朽棺負父骨以歸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年七十餘衰病不能行適火起且延至其
家源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焚而死 祝公榮處州麗水人
母歿居喪會窺突失火公榮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復

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生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父實嘗患心疾更數醫莫療伴侶乃齋沐
焚香泣告天地於右脇旁割脂一片和藥以進父疾遂瘳

哈都赤固安州人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乃礪其所佩
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以報遂割左脇取肉
一片作羹進母曰此何肉其甘如是數日病愈

曾德漁陽人宗聖會子裔也母早亡父仲祥繼娶左氏樂襄陽
風土同往居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所在德遍求五年得于
廣海間迎歸孝養備至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既長晝
夜哀慕歷往四方求之不得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
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必達詢知爲父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八

卽往拜具言家世及已所生歲月哀號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
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其徒請
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以疾去既長思
念生母屢請於父名之歸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晝夜
奉湯藥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於天願減己一紀之算以益父
壽其疾遂愈後父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
廬墓側蔬食終制後至元二年表曰孝子黃氏之門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
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秦州幕職棄歸養親居揚州十
五年揚州亂緝母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緝以身蔽母
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李明德瑞州上高人至正十四年兵掠

上高劫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父得以高壽終

史彥斌邳州人早歲嗜學有至性至正十四年河溢墳墓多壞適彥斌母卒乃為厚棺刻銘其上仍釘以四鐵環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泣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即乘舟隨草人所之行十餘日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於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請殺已以代父且曰若等獨非父母所生乎賊怒以戈逐之戈應手挫折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去

孫抑字希武世居洪洞縣登進士第歷任刑部郎中至正末陝西兵亂抑奉父母避兵平陽之栢村有遊兵至村剽掠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父已被驅而東或曰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抑曰吾可畏死而棄父乎奮往出入死地夜行晝匿者數十日竟負父以歸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室脅其母索貨財不得揮刃欲斫之祐急以身蔽母奪其刃手指盡落傷什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遂瞑目死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沉日成于水

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願以已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溺死越數日兩尸並浮而上賊以篙抵之卒不解

石永壽瑞州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元末兵亂其父謙孫年

八十老不能行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前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其父獲免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父年八十兩目俱喪值亂兵剽掠負父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泣曰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父子皆免于難

王克已延安中部人父歿克已負土築墳廬於墓側時亂兵縱掠民皆逃竄克已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忍棄俄兵至見其身衣纒經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竟不忍害

冊曰父母與子一體而分天經地義為百行君史書所載王公大臣於維孝子無間編民炳炳烺烺列是簡編感慕輿起亘千百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九 莊德三

王薦福寧州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久之果愈母病渴曰得瓜以啖渴可止時冬月求之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早世嫂更適劉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為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具州禁民

久淹親柩時民貧未葬者眾畏禁悉焚柩棄骨野中薦置地為義阡收葬焉會大旱民艱糶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饑欲死薦聞之惻然奈家粟已竭即出已田易穀百石以濟福

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為祈福云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卒居廬三載啜粥而墨事繼母尤孝異母弟四人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

分財別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敗者奉繼母以居
甘旨無乏母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同郡有
劉德者父娶後妻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備工取直寸錢尺帛不
以私四弟並後出德撫愛頗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
求婦一門藹然鄉里稱為劉佛子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之如所生伯父老無
子鐸為買妾歲餘卒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護視惟謹
常自抱前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母卒哀毀除體為墓宗族
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儻驚吾
親之靈雖生何為卒守廬不去

何從義洛川人祖父母偕亡從義廬墓側不脫衰經不食菜果
事父母孝養尤至伯叔祖母及叔父母皆無子凡八喪咸為治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十一 莊德三

葬築高墳祭掃以時且戒子孫世世弗替其子皆貴顯
張聞延安延長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
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功工畢飲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

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
已兒兒亦不知孰為已母也聞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
曰叔父行也叔宜主閭曰姪宗子也姪宜主相讓既久卒以付

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與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
汴梁丁煦八世同居蒲城王顯政五世同居並加旌焉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生二子俱幼德泉力撫
之及繼母卒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
能得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真
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析至顯念姪等幼無恃謂弟耀

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
復與同居 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
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
多破產以一父之子忍使苦樂不均邪即出家財償其逋更復
共居宅後柳連理人謂友義所感

元善大名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間久之皆客死善
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
列附于塋次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居及毓官福州司
獄秩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
處且祝天以盟自是大小百口同力合作家道日殷長兄瑞早

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十一 莊德三

以其少許歸改嫁氏曰婦無再適之義願終事姑毓妹贊王佑
佑亡毓念佑母無子迎歸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於一家云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自建炎以來同居者十世凡二百四
十餘年朝廷旌為義門文嗣歿從弟太和年八十餘繼主家事

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頰白者猶鞭之不
敢怨內外食指二千每遇歲時尊者坐堂上羣子弟皆盛衣冠

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仍肅容拱手自右趨
出足武相銜不稍越宣慰使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世
崇儒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祭必稽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
不節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
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
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宋濂文
集云浦

江義門鄭深字仲幾素讀書負氣聞太師脫脫喜士即走見之與語大悅使其子哈刺章師事焉一日皇太子至深以孝經進賜錦衣一襲至正八年授長史當脫脫之被誅西寧也門下客盡散獨架閣王梅時過之深數道其賢脫脫曰梅屢短君而君反賢之何也深曰賢之者以其知義耳若深所短梅正當言能言所以為益賢也脫脫曰當今安得有此長者之言十年遷宜文閣授經郎名見明仁殿問深家同居事屢欵以為嘉瑞願皇太子書麟鳳二字美之並賜新刻智永千文一卷時從弟濟方為經筵檢討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時人以為榮名山藏云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年久不歸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還其券復命責金訪仲和歸使父子歡聚 有三原李子敬者性樂善好義嫁不能嫁者五十餘女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通券四萬餘貫後在仕途屢瀆險究得保全數病亦無恙人謂樂善之報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幼孤母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三 莊德三

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可善藏之母令他兒知也汝道泣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方恨無以報大恩尚敢貪此以重不孝之罪乎辭不受二弟將析居悉以美田廬讓之及弟早世撫諸孤如已子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即多市瓜親歷戶饋之死者復贈以棺槨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更聚其券焚焉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為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為糜以食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今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謂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吾之不仁甚矣請以

田歸焉衆皆愕眙不敢受因強與之焚其券有可以聞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詔授之官不拜

昔班帖木兒初為趙王位下同知總管府事其妻刺入哈敦嘗保育趙王及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服居王宮而自與妻翼趙王夜半微服遁賊至殺觀音奴王得免至正十八年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封雲中郡夫人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閭

趙一德字季潤新建人初元兵南伐被俘至燕事鄭留守家歷三世號忠幹志云鄭萬之一日泣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不獲歸省今父母已老脫不幸則永為天地罪人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比至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西 莊德三

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鄭母子嘆其孝即繼之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免被誅詔簿錄其家衆各亡散一德獨奮然留不去復詣中書訴在狀得還所籍鄭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豈易見者因分美田廬遺之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此以相報今母老八十餘得歸侍養主賜

誠厚矣遂不受而去劉信甫揚州曹氏奴也氏死遺一孤其叔之叔之子乃毒父而後於府曰某家黃悉為姪據守察其詐直禍火者初至將殺信甫信甫密送孤至京師自赴郡廷曰殺

人者我也主實不知既錄錄無完膚辭不二後孤叩拜得脫歸葬信甫道里費曰奴之富主翁蔭也力辭不受 冊曰世風日下江河誰砥凌暴為能敦行為靡此以善施彼以惡搞宗族少恩况於鄰里猗歟諸君媿睦是以豈以求名名自不毀澆漓之俗盍一視此

列女

奴丹氏 崔氏 周氏 楊氏 秦氏二女附孫許張三氏女

胡烈婦 霍家二婦 郭氏 段氏 茅氏 閻氏

馮淑安 王氏 趙哇兒附移刺氏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白氏 王氏附李冬兒 朱錦哥附王安哥 貴哥 李智貞

劉氏 蔡三玉 范妙元附柳氏 姚氏附官勝娘 衣氏附侯氏

張氏女附高氏 王氏 蘇氏 張氏 禹淑靖 袁氏孤女

童氏 徐彩鸞 李氏 周婦毛氏 李順兒 朱氏

王附趙氏 陳淑真附夏氏 柴氏 呂孀婦 劉氏 齊氏

也先忽都附蕭氏 安正同 金氏 潘妙圓附蔡氏

劉氏二女 曹氏 申氏附安氏 羅妙安 周烈女 徐氏

許氏 劉翠哥 柯節婦 卜顏的斤附王 李賽兒

陶宗媛 劉氏附華氏 劉氏 宋氏 趙氏

奴丹氏按北兒妻也按北兒本拓跋氏嘗統所部兵屯平陽以備金將畏其威名不敢近大將李魯由雲中圍金絳州馳至沁南李魯戰失利輜重人口皆陷奴丹氏亦被獲拘大梁金主聞按北兒名召見氏色莊言正不可犯金主謂曰今縱爾還當偕爾夫來氏伴諾遂得歸太宗聞而義之詔預其夫前鋒軍事已命圍汴京城中識其旗幟懼曰彼婦猶勇且義况夫乎後以疾卒于軍子拙赤哥人宿衛從征李壇戰死
崔氏周木忽妻也從夫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政置者死時木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急抱幼子植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以出崔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路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

命崔自植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

與植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夫會未幾夫病亡崔大慟柩前放

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

爬毀其面四十年未嘗妄言笑語吉會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

豐潤縣城破不知所終氏與易被俘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

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壑主者怒三刃其體而去得未

死遂攜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死戍所久之骨還舅曰新婦年

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歸居地下邪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

氏聞之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妨閉戶默禱

醫已爛和藥進之而愈後父復病欲絕妹剝股肉置粥中父小

吸即甦 又有河間孫氏女父病癩十年女吮其膿血旬月而

愈安豐許氏女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廬州張氏女既嫁母病目

喪明張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見有司各加褒美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

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

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平究以傷卒 至大間建德

王氏女父出耘舍旁遇豹為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

驚趨救以父所乘鋤擊豹腦殺之父仍得生

耶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耶氏從至

元間朱歿耶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

之耶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以死拒得免家居養

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封股進啖而愈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初天祐祖父皆從軍歿祖母楊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焦氏年少宗族欲收嫁氏哭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豈可至吾遂廢吾生為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他人也眾不敢復言

周氏安西張興祖妻也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氏弗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忘故夫不義忘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敢為居妾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焉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買杉木治之棺成會南降失火勢將及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言畢風轉家得不焚人謂孝感所致

霍門二婦尹氏楊氏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及楊氏夫顯卿繼歿姑欲其嫁仰先白姑曰妾聞姊妹猶兄弟也宜相好今奴既留妾豈可獨去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是吾復何言同處二十餘年

以節孝聞通考云永壽田大妻郝氏田二妻晉氏田三妻周氏兄弟俱死於兵諸婦年未二十皆守節不嫁

郭氏大名王德政妻也少孤事母孝謹備至以女儀聞於鄉及

葬富貴家慕之爭求聘母不許時德政訓蒙里中年四十餘貌甚陋母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婿使教之宗族皆不可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頗相敬愛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氏年方二十餘仍勵節以事母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為養子榮卒段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食其產謂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家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可不計但再醮非義恐遺先人羞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

又有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髮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深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有司各請旌之

茅氏崇明朱虎妻也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某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

從母子三人以裙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氏託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氏手淋漓穢時漱口上堂舐其兩目竟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備工與子親負土治葬鄉里嘉之每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云

馮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為汶上李如忠繼室如忠任山陰縣尹嘗病革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卒于官踰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而如忠前娶蒙古氏之族在北者聞如忠歿多宦資率李族人來山陰悉索其財并

挾前妻所遺子任以夫馮不與較唯餘如忠及蒙古氏兩極在

室久之鬻衣權厝戴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為女

師以自給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人聞之莫不嘆息

馮侯斯傳云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蒙大府有廉直聲

王氏遼陽李君進妻也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

隣里咸會王氏謂眾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

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仆地死眾為飲之與夫連柩出

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

趙姓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通考作趙姓病劇謂哇兒曰汝

年少若之何對曰君幸自寬脫不諱妾不獨生遂命匠製巨棺

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歛焉又有移刺氏同知湖州路事

即律忽都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既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時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悲

憂視天誓不嫁齋素終身以延母壽果年至八十一乃卒 畏

兀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成疾三女共斷髮誓

不嫁以養母嗣力侍護四十餘年母以壽終

王氏燕京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

里外氏每旦披髮往奠伏墓大慟久而致疾服闋舅姑欲嫁之

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遂

築居三十年而卒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

州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

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嘆曰妻夫死數千里外妾不

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俱喪而夫

骨終暴棄遠土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水上誓曰天若許妾取

夫骨雖寒當不死踰月竟無恙鄉人異之相率贈錢大書其事

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荆莽四塞不可

識張哀哭欲絕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生時且指示骨所在處

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邪入口當如水雪黏如

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零護喪還給錢以葬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得

侍巾櫛誓與偕老今君不幸疾若是脫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

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則君亦不瞑目妾且忍死

以奉其餘年伯文卒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倍常服既除父母

屢議奪嫁之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

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不信於良人乎遂止

白氏太原人夫募釋氏教棄家為僧白氏年二十服勤積緡以

養姑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

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禮之終身

王氏內黃趙美妻也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

其少無子欲使更適氏曰婦養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去邪

舅姑欲以族姪與繼婚氏拒不從迫之力氏知不免即引繩自

經死 李冬兒魏城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夫歿服闋父母呼

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當為汝再擇婿冬

兒不從乃詣從信家欲繪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家夜

二鼓更新衣自經死 李氏濱州惠高見妻也年二十六高兒

歿父欲奪歸嫁之李不從自縊死

朱錦哥洛陽趙彬妻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遇兵五人被執
逼與亂朱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邪兵怒提曳箠楚之朱度
不能脫即紿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旁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
信之隨其行朱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死 王安哥偃
師王氏女也是歲從父避兵印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
色美驅使出欲污之不從投澗死

貴哥蒙古氏同知宜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夫以罪貶
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
不免令婢僕具酒肴延於廳事如廐自經死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卒
哀慟欲絕不茹葷者三年治女工供父甘旨鄉里稱為孝女父
嘗許為鄭全妻未嫁從父客仰武有勢豪家聞其慧強求聘智
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豪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有違奉定

間全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死

劉氏順寧臺叔齡妻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
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
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
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火滅家人得二屍爐中翁手相握
不聞朝諭嘉其烈命錄付史館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後至元間寇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
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污
之三玉給曰衣濕更求衣媪寇取衣自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
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起越三日其父廣瑞舟次
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舟過河而上屍從之上者

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收飲之
范妙元年二十一歸奉化江文鑄及門未合昏夫忽以痢疾卒
范曰我既入江門即江婦也遂居其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已
子卒年九十五 有柳氏者剡郡人為戶部主事趙野妻未婚
而野卒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享趙夫婦之義已定雖死豈有
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
死此疾幸矣遂卒 寇州趙氏女名玉兒嘗許為李氏婦未婚
夫死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為墳鄉里稱其節孝
姚氏餘姚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
水久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噬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
之即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械以從虎乃置其母而去姚負歸
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始卒 有官勝娘者建寧人夫方寧
釋出勝娘儘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儘奮挺連擊之虎
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貧而無子夫死有司給以棺木衣給
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書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
氏具雞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
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 又有
鈞州侯氏夫曹德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欲守
吾志而亂誰如此其能免乎遂縊于墓側
張氏女高郵人至正中張士誠據高郵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
叩其家索之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出拜賊賊挾之行女欣然
從之過橋投水死 同郡高氏婦方攜女從夫出避亂度不免
入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解足紗自經夫抵

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

王氏大都惠士元妻至正十四年士元病革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稍長從汝自嫁氏泣曰君何出此言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士元卒比葬氏遂居墓側以妾子置左右時其飲食寒煖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終喪親舊皆攜酒醴祭士元于墓祭畢衆欲行酒氏已經死於樹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囑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出我死汝其善撫之遂歿氏居喪撫其子女既而子又死服除乃執女手曰汝已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痛哭是夜縊死園中又瑞州李馬兒妻袁氏者年十九誓不更嫁里中挾勢謀娶之袁曰吾聞烈女不二夫寧死不從卽往夫墓哭縊于樹下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五

三

蘓氏真定武用妻也用疾蘓封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資欲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蘓取育之如己子及德政長事蘓至孝當蘓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人謂蘓氏孝義之報

張氏處州龍泉人夫湯輝以兵亂先移其家財入山若與母共守輝父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旣而賊至卽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過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卽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同邑有湯媿者美姿容未嫁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媿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

馮淑靜字素清紹興吳守正妻至正十二年徙嘉興石門鎮嘗

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竊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不使人汚此身也是年夏盜掠石門淑靜倉皇攜入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之淑靖抱幼女投河死

袁氏孤女建康深水州人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臥牀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攜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遂入室抱母共焚死

童氏嚴州俞士淵妻也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無少拂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氏以身蔽姑衆欲污之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馬猶不絕衆乃破其面而去

徐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李景文妻也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彩鸞從父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其父彩鸞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掠其女去拘之桂林橋彩鸞拾炭題詩壁間有惟石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水賊競出之旣而乘間復投水死

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適同邑丁尚賢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脅之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夫避亂麻鷺山中爲賊所得迫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罵曰碎爾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膈而去年二十九

李順兒許州儒士李讓女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賊陷鈞州

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女為憂須臾於後園自經死

朱氏杭州黃仲起妻也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請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之嘆曰我生何為徒取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縊于室

王氏博興人為同里焦士廉妻至正十七年毛貴亂山東官軍競出掠王氏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信之隨至墓所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有趙氏女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死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妻 趙氏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降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于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得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願妻夏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園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柴氏晉寧陳閔夫之繼室前妻遺一子尚幼柴鞠之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閔夫病且死囑曰我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被賊驅迫在園中及官軍至怨家訴其為賊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泣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不可加於兄決獄者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之他囚得其情乃判曰婦執義不忘夫之言

子趨死能成母之志北天理人情之至也並釋之

呂孀婦陵州呂彥能姊也久居彥能家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姊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待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彥能妻劉氏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于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氏河南彰德人夫齊關應募為千夫長戰死澤路間劉貧無所依有強議婚者劉祥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言是日徑往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為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遂投地而死也先忽都蒙古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貴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妻 忽都

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為賊所得令與眾婦縫衣拒不肯賊嚇以刃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耳我不能為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亦自縊死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為賊所掠久之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齊氏太原王履謙妻也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于趙莊石巖賊至度不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為清白豈可虧節辱身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為未亡人得死為幸呂氏曰吾為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同投崖死

蕭氏濟南劉公翼妻也有姿容通書史至正十八年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霜自將儻城陷被執梅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夫曰事未至

何急如此居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安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嫁同郡王時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從之任驗年賊陷太原衆皆走安與其妻李氏同赴井死追贈梁園夫人諡莊潔

金氏詳定使明州徐程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遂同赴井死

潘妙圓山陰徐允讓妻也至正十九年與夫從舅避兵山谷間

舅被執夫泣救得脫賊遂殺其夫因欲強辱潘潘給之曰我夫

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庶可無憾賊信之聚薪以焚火

既熾潘且泣且詬遂投火死 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

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兵猝至有造紙鑊

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毛 莊 三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南昌人皆未許嫁陳

太諒冠江西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

不辱比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曹氏茶陵州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有于同祖者有聲諸生中

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聞婦女多被驅迫謂其夫及

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願舅年老汝等善事

之遂自剄死妻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

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申氏冀寧李弘益妻也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其夫曰君

當速去勿以我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

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卒安時年三十

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乃

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柩側

羅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同邑鄭

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沿

山州判官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度弋陽去信近必不免於難

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為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

可為自全計已而兵至羅即自刎時年二十九

周烈女年十九未適人父如砥曾為紹興新昌典史至正二十

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為賊所執賊欲

以為妻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賊怒殺之

徐氏天台狄恒妻也恒方沒徐當哀痛間至正二十年鄉民為

亂避難牛園山為賊所執驅迫以前徐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

賊令自汲即投入井中時年十八

續弘簡錄 卷三十九 毛 莊 三

劉翠哥房山李仲義妻也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

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翠哥訴曰吾夫瘦小不足療饑吾聞

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兵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哀之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被執

婦且行且罵賊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衣自投江中明日

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旁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

乃大慟曰是吾妻也昇歸歛之

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謂其夫觀音奴曰

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遂自縊時

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為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

李賽兒房山王士明妻也至正二十五年叛將竹貞軍至縣賽

兒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賽兒謂其女

曰汝父既為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
母先殺我養兒即以軍所遺銀刀殺其女遂自殺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
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為游軍所執迫脅之宗媛
曰我若畏死豈留此邪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遂遇害其妹
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劉氏藍田人夫張訥為監察御史早卒氏守志家居河東受兵
氏二子衡行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
死盡發貨糞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 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
妻為守將狃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
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手猶相持不捨

劉氏順州人夫安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避兵
匿巖穴中軍至欲污之此曰我弟與夫皆進士我豈受汝辱軍
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軍怒鉤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氏翰林直學士宋駿女世居大都夫王宗仁家永平路永平
被兵宋從夫避鐔子山夫婦皆為軍所掠有窺宋色美欲害宗
仁者宋顧謂夫曰我不以身累君遂攜一女投井死

趙氏大都宋謙妻也明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婦高
氏徐氏皆有姿容合謀曰兵且至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趙即
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死

冊曰女子適人猶臣事主若以節傳亦不幸處志或偶移
百端無補婦女無識易以涅磨闡微表隱不厭繁多巾幗
且然鬚眉如何

續弘簡錄卷三十九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四十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旌德四 補遺

鄭鼎 董成夫 侯彥直 布景龍 羅郭佐 毛鐸

張懷德 刁代 劉鶚 李純 董文彥 韓心淵 附周

王翕 高文鼎 梁會甫 買住 附張 鄧可賢 張恒

張友明 附游 王成平 陳元善 葉景仁 附李 鈺 陳端孫

羅良 張進九 趙觀光 潘伯脩 周誠德 王銓

劉良 楊椿 李棠卿 鄒世聞 劉受二 胡存道

陳謙 李清七 林夢正 夏璿 普元理 湯自愿

汪伯正 附胡 江日新 許晉 劉元謨 楊居仁 脫脫

熊義山 張昇 周冕 附劉 許則祖 舒泰 張遠

陳無吝 蕭生 黃復圭 黃翊 楊本巖 附于 羅明遠

彭繼凱 蕭同善 陳新 趙資 附完者都 馮文學

向景仁 王繼志 附東 劉以忠 附潘 神保 附高 傑列篋

邢飛翰 張仲仁 張名德 梅實 齊郁 也兒吉尼

鄧祖勝 附趙 張士謙 吳訥 驢兒達德 朱公選

孫德謙 蔡子英 葉蘭 陳有定 上忠節 附孝義 列女

鄭鼎澤州人官管軍萬戶憲宗征大理自六盤山經西番諸城

抵雪山山徑盤曲舍騎徒步鼎常背負憲宗以行敵據扼險要

鼎奮身力戰敵敗北師至金沙江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

馬觀之鼎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

急攻城陷擒其主帥還命鼎居後道經吐番全師而歸後與宋

人戰于樊口舟覆溺死追封潞國公諡忠肅

董成夫未詳何處人素有謀略膂力絕倫以軍功累授宜慰使每出戰荷戈先登向無不捷世祖至元初命出鎮察罕騰兒地軍民畏服值西北叛王大舉內犯成夫奮勇陷陣沒於王事詔諡忠烈朝議錄其勳配食祖宗廟廷

侯彥直雅州人以驍果任為忠校尉副千戶至元間王虎寇州州人皆乘城守禦議分兵一路出城外為犄角勢彥直乃將兵數百人前進遇賊于名山縣力戰二日斬殺過當寇自州盡銳來攻彥直力疲援絕為賊所擒欲挾之去自刎死

布景龍一作景龍新都人篤學有大志舉進士授芒部路益涼州同知時李頰驢來寇城中軍力單弱景龍招募壯勇為義兵拒之力戰終日互有殺傷因救援外絕射矢且盡知事不能濟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竟冒刃衝敵死

續弘簡錄 卷四十 羅郭佐石城人以平海寇功授廉州路總管子震教化州路總管子奇雷州路同知奇子元珪孫仕顯襲雷州路同知一門

羅孫父子兄弟皆先後死難粵人稱為羅五節云
毛壽南昌人署富州學正時土賊季明道據州治欲脅為從事

鐸叱曰幸托孔聖之門詎敢偷生從逆遂延頸受戮 同郡祝典可世業儒與寇吳娘子戰敗被執罵不輟口而死 樊復亦儒士也寇攻北山與弟文仲姪用行率義兵拒之俱不勝死

張懷德貴州知州也成宗大德五年遣右丞劉深將兵由順元征八百媳婦供億繁重人心惶惑土官宋隆濟激為變懷德募民壯合官兵千餘與隆濟殊死戰眾寡不敵被擒蠻素服其名欲降之慷慨不屈死滇志作至元二十五年事按正史非是今考正之
刁代元江路安撫使也有威望勇膽過人大德五年從征八百

媳婦有功擢總管時洞蛟為患蠻民苦之代挾利劍入洞頭之水盡赤代與蛟並死居民始得耕播每歲於是日祀以太牢

劉錫字楚奇永豐人仁宗皇慶間薦授揚州學錄積官江州總管為政嚴明土寇不敢犯其境尋升嶺北道副使分兵討洞獠頓寇數萬猝至錫戰守力盡城陷被執不屈死

李純文宗天曆初為洛陽縣令時西寇方熾府官命其屬曰誰能論西土俾臣服者眾皆股慄純獨毅然曰為臣死忠義也食焉而避難可乎即單騎捧詔西行與賊會新安賊帥揮戈而前命其徒斬之純語未畢而斃

董文彥臨安通海人官威楚路知事天曆間中慶路鎮將敗孤叛引兵攻威楚官吏皆亡匿文彥獨死守城陷賊欲降之叱曰汝逆天殄民恨不殺汝乃從汝邪賊怒截其耳使啗之文彥嚼肉血噴賊面遂被害

續弘簡錄 卷四十 韓心淵武安人以文學徵入國子監任衡水縣尹以德化民蝗不入境後調真定縣尹會掃地王作亂心淵與子拒守數月繕樓櫓修器械晝夜不解甲防禦甚備居民賴之未幾賊益眾力不支城陷父子俱巷戰死有昌黎縣尹周宏者當土寇程思忠之亂宏率其民赴永平拒守城陷被執七日不食死

王翁宣城管軍百戶也順帝至正中長鎗軍瓊南班叛攻郡城將陷翁呼弟曰我世受國恩遇難當死願老母在汝等宜出避語訖即殺妻子焚其居自刎時中興元帥朵兒直班亦死之高文鼎吉水人為廣東元帥至正間三山寇攻廣城文鼎以義

激將士力拒幾一年援兵不至城陷自殉舉家無一存者 同邑進士解子元起兵保鄉里與義士羅啓南姜天祐皆戰死

梁會南海洋浦人至正間授番禺沙灣巡檢及盜起會甫據
形勢立壘若流通四歸盡散家財以餉士不足則質其山繼之
鄉人賴以安堵賊遣使說之降會甫斬以徇衆賊怒悉銳來攻
會甫遂遇害有烏石岩巡檢孔炳者宣聖五十六代孫也同起
兵捕賊亦被殺

買住蒙古人官韶州路同知至正十三年柳寇攻韶州買住躍
馬身先大破羣賊恢復樂昌諸縣尋督兵勦餘黨時已有疾衆
勦之還厲聲曰大丈夫當以死報國今羣盜未滅安能高枕家
中死兒女子手邪竟戰死時經歷張鳳儀亦從買住以孤軍深
入爲賊所殺其子萬里痛父仇復率兵力戰破賊獲賊首剖其
腹劈肝祭父而生啗之尋補父官亦死于寇

鄧可賢乳源人慷慨好學柳寇攻乳源可賢率民置砦以忠孝
續弘簡錄 卷四十 四 旌德四

大義相勉且曰若不能守當急趨韶韶吾父母邦也乃遣子一
源問道趨韶上方畧同知買住率兵破賊由是賊深恨之復合
兵攻若守兩月糧盡水竭可賢子弟七人皆被殺及砦破守民
四百人無一降者郡人建祠祀之

張恒電白人官雷州千戶高涼猺賊寇城勢猖獗諸將有怯志
恒曰恒實專戎衛民忍偷生誤國乎遂披甲躍馬出與賊戰劍
戟如林恒猶奮臂殲賊不休竟以無援死

張友明吳川人至正九年海寇犯合浦攻珠崖宣慰使檄化州
路通判游弘道進兵會剿弘道以友明爲義士命率師追寇于
澄邁之石矜港時寇糧盡死戰友明爲先鋒方酣戰時俄而海
南番兵赴水走寇乘勝回合諸兵皆潰友明與弘道力戰死時
有瓊山縣巡檢周仁者亦没于陣

王成平海康人素曉勇西粵患猺亂調成平往禦常戴皮冠衝
擊莫當其鋒軍中皆畏帽兒王至正間猺復侵雷州大恣焚掠
成平疾趨歸雷奮騎馳斬數十人猺知爲帽兒王大潰乘勝追
殺餘賊賊暗發毒矢爲其射殺軍民哀號塑其像於黑神祠
陳元善龍溪人世以儒名家海壩逃兵作亂賊渠以元善素行
孚鄉里欲先脅之爲民望元善曰吾所畏者義不畏者死汝賊
豈能久生邪與其妻郭氏及三子皆遇害 雷燦進賢鄉貢士
閩中亂燦起兵助王師亦死之

葉景仁字天德松溪人至正十二年爲浦城縣尹閩中盜起奉
檄往討政和西里寨勝之遂深入以援不繼爲賊執斷其右膊
死子雋聞信領家貲募壯士從間道入賊境殺賊首載父屍而
還事聞授以官不就 時有李鉉字伯鼎衛縣人官郢復副萬
續弘簡錄 卷四十 五 旌德四

戶分兵守延平與寒寇戰于政和泗州橋弗克死之 馬哈麻
回鶻人爲政和尉亦率鄉兵拒戰被執瞋目罵賊賊怒剖其腹
腸出委地而死

陳端孫字伯都登武舉首選出鎮福清時陳有定勒兵侵州境
率衆拒之中流矢墜馬有定脅之使從端孫曰我家三世事元
今從汝反邪有定怒殺之其妻孫氏抱幼女投井死

羅良長汀人以散資募士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功爲閩
將第一又數從海道漕粟京師賜爵晉國公時陳有定主閩事
良貽之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之大臣克復汀州固其本職燕
只平章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朝命也足下竄之百司朝
廷之役也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資
口言爲國心實爲身耳跬步之間真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五八一

子儀抑為曹孟德邪有定大怒發兵攻漳境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城良堅守旬月死之

張進九青田人世業農敦樸有至行至正十五年八都賊起進九被縛使前誘衆降進九怒呼曰諸人速來殺此八都賊賊加刀於頸令如已言卒不改竟被殺

趙觀光鄞人以郡博士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方國珍寇起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州守問計對曰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鬪素習海事若募以厚賞示以重賞用之擒賊無難也守然其言即以事委之引兵出海俄而賊船猝至衆皆懦縮莫敢前獨觀光部兵與之奮戰至晚持短兵相接矢石交下官軍與賊不可辨遂死之

潘伯修字省中黃巖人嘗三舉於鄉至春官輒不第遂隱居教

及以著書自娛為詩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國珍寇海上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兵至將盡屠邊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曰倡亂者國珍爾吾民無罪也乃得免國珍聞之怒遣人沉之于海

周誠德溫州平陽人父應燧以浙東帥府同知致仕至正十四年盜起閩括蔓延溫境浙東元帥檄誠德為平陽州同知遂募義勇結民兵勦捕賊黨李師吳第五等境內以安第功遷樞密判官時方國珍從子明善據溫州屢侵平陽誠德率兵敗之于香山又敗之于徐洋累官浙東道副都元帥明善深畏之乃賂遣麾下使狙伺於內以計誘執之誠德大罵不屈明善叱左右剝其皮誠德曰雖蓬粉猶勝從爾活况剝皮乎既死猶屹立不仆有義士劉公寬團結鄉兵代復讐明善從間道脫去

王銓字伯衡安仁人登進士歷溫州守及州陷銓公服坐堂上寇至問何不去銓曰方州大臣與城存亡去將何適吾負國托付死有餘辜但不可延累吾民吾當為厲鬼以報寇不忍殺乃以言激怒引頸受刃死其女聞之亦抱子赴水以殉

劉良常州萬戶府知事也張士誠圍常州援兵不至遣其子毅賁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時武進縣尹劉添富寇陷常州官軍潰散溶獨率民兵戰于葛橋南死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以尙書試藝於有司屢屈而志不少挫張士誠攻平江有司籍民守陴署椿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所募皆少年良家子椿入幕之明日寇兵即附城椿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守臣皆遁去寇奪門入椿猶持弓矢督民伍

接戰遂死城下妻王氏披髮徒跣求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其屍自水躍出因載以歸撫柩大慟三日而氣絕

李棠卿樂平人為無錫州倉使時張士誠寇無錫棠卿抱印避草澤間士誠以倉印故購之急棠卿度不能脫遣人懷印間道納之行省尋被執誘以仕不降囚繫數日死獄中

鄒世聞字聞達登州黃縣人世襲管軍百戶戍海寧地瀕海竈民多私鬻鹽而禁甚重有犯者例與管民官共理管民官欲竟法世聞曰民貧故耳卒不問民皆稱為鄒父會張士誠陷浙西見有從逆者世聞每為切齒後屏居峽石不食死

劉受二彭澤人以貢授池州府推官張士誠倡亂受二領兵戰于城西渡口敗績還城固守城陷不屈死之

胡存道報耕錄字師善諸暨州人由進士為松江路儒學官苗

兵入城縱火大掠獨守學舍不去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死之前一日題其壁曰命來分教臨危要致身但圖存聖像不媿作儒臣郡人祀之先賢堂 有金壇塔簡者為江浙檢校官平章慶童領兵復松江簡為參謀兵敗為苗兵所擒火烙死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潛心皇極之學尤精於易嘗一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解儒士衣索挾書者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道邪遂趨出不就試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至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兄訓嘗為江浙行省照磨謁告還吳適苗寇薄城急俄聞城陷訓即與謙訣曰吾雖位卑嘗為主臣義不可辱弟處土耳其宜往避語訖即拔刀自刺家人抱止之亂兵入脇使拜不屈遂刃其胸謙翼蔽之乞以身代眾掖之門外復求入見其兄已瘞伏屍號慟併見殺悉投於河門弟子得其屍於篠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八 九 德四

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

李清七蕪水人與弟清八俱葉邁剛果謹禮好義徐壽輝據蕪邑為都鄉人有材識者皆妄授官爵清七兄弟以為恥壽輝及門辟之匿不出及索致之兄弟歷陳大義辭色俱厲並見殺至今耆老指其地曰此李清七兄弟死所也

林夢正字古泉台州太平人以遺逸舉為溧陽儒學教授蕪黃賊寇溧陽獲其魁張姓者乃世職千戶也夢正叱之曰爾父祖世受國恩而爾忍為逆邪既而寇勢轉盛竟奪張去今日有生得林教授者受上賞夢正匿他處搜得之張曰前日罵我者非子邪曰然張曰降則俾爾為元帥夢正曰爾偽也我何為降強之再三終不得縛於樹不解衣冠而殺之

夏璿字希政湘陰人博學篤行以氣節自負領鄉薦歷湖廣行省都事衣布茹素以為常至正十二年蕪黃兵變屢為亂推所脇憤懣自經遺書武昌惟勉妻子以忠節語不及私

普元理其先高昌人後徙公安至正壬辰進士歷僉江南湖北廉訪司事時所治郡邑皆陷遂詣湘憲假分司印徵兵屬郡未幾授嶺南參政兵潰一門盡節死

湯自願字伯恭餘干人徐壽輝遣將項普略僂州所至殺掠自願起兵禦之未幾州陷挾諸弟姪走港西結連臨川諸義士為保障其弟姪皆有膂力每戰必克聲大振時號湯軍集兵復州治三日戰敗自願遭擒送僂州普略欲其降不屈死

汪伯正字以德樂平人少通春秋大義尚名節授婺源州判官僂將項普略陷僂信伯正引兵自五嶺與平章三旦入平南兵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九 德四

合勦之平南兵多北人不便險阻為賊所邀三旦入僅以身免賊乘勝長驅入州伯正力戰死初鄱陽胡振祖獨樹義旗糾鄉民自保江口三旦入授為浮梁州同知率兵轉戰遇款寇汪童

眾萬乃營大游山拒之累戰不利馬蹶被擒死

江日新歙人蕪黃賊陷郡日新與其弟倡義舉兵選武勇者將之又推紳衿素有忠義人所信從者協主其事富商大族咸樂有依賴爭出粟帛牛酒資軍給相持兼旬寇來益眾兄弟迭出戰力竭皆死同郡程擇時為武昌路學正蕪黃寇至以府檄起義兵固守城陷死之

許晉字德紹江陰州大姓也有武畧善格鬪仲子如璋亦英勇蕪賊陷江陰晉與如璋謀曰烏合之眾敗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乃潛結少年輩資以飲食俾護鄰井賊黨四抄掠則誘

使深入悉殲而埋之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約為內應會浙東宣慰元帥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與賊戰城北賊自他所來持其後如璋與家僮往救手刃數人破圍入借父力戰死鄉人得其屍歛葬之表所居曰忠孝里

劉元謨弋陽知州也斬寇兵逼州力拒之凡十九日眾皆欲其降元謨大聲曰吾雖死當殺此賊城陷罵賊而死同時玉山監縣壽安貴溪尉張良材亦死于難

楊居仁初仕開化縣尹僥兵陷縣治謂其下曰我守土臣也城亡與亡義不可去若輩宜自為計眾皆散居仁獨衣冠坐堂上賊至執之大罵被殺

脫脫同知萍鄉州事斬黃寇起脫脫以勢必蔓延糾鄉勇集義兵勤加訓練預備守禦之計及賊壓境悉力拒戰萍鄉一孤城續弘簡錄 卷四十 十一 旌德四

師寡援絕賊環攻益急城陷死之

熊義山岳州安鄉人累官萬戶徐壽輝遣將倪文俊至執縣尹張繼和去義山保障黃山一縣獲安越二年文俊襲執之逼使降義山罵不絕口文俊大怒剖其腹

張昇建陽人志作願少穎悟年十二除正字積官江西儒學提舉陳友諒據江西迫取諸司印昇獨不從投其印於井不食死有鄧椿者吉水人臨江府吏也城陷亦投江死

周冕字時中廬陵人由文學宰廉山賀州洞寇周滿反官兵擊之輒敗滿曰得周縣尹來始降冕往寇望見卽羅拜後辭職家皆江西盜起監郡納連刺丁起冕及前松江同知劉通共領兵次龍洞寇至衆曰姑少退冕不可遂死戰與通俱遇害許則祖字則天樂平人好俠遊習武事嘗自負曰大丈夫當死

國難至正間亂兵四起則祖倡義恢復德興縣屢戰皆捷為賊所憚計誘百端卒不獲一日鬪于里之小坑坡自旦至暮乘勝追殺深入賊巢馬陷淖泥中死

舒泰奉新人至元初進士任分宜縣丞辨冤獄却虎患異政累累可紀寇起渠帥知其為民望欲要致之不得後舉義眾破寇兵為降境劇賊所乘泰被執瞋目怒罵遂遇害

張遠永豐人世以貨自雄盜起沔陽所過剽掠遠欲保護鄉里以大義激厲郡人合兵禦寇謀世盜襲殺之時清江劉天祐亦結好義者謀誅賊及被賊執罵賊而死

陳無吝永豐人素有文名叛將慕其才強之從已使參軍事無吝不肯固請之乃曰相從可矣乞與我紙筆乃大書一詩與寇極其詆詈寇怒拔其舌列其腹含糊罵不絕口

續弘簡錄 卷四十 十一 旌德四 蕭生字彙翁吉水人初為建州學正寇亂家居參政全子仁辟為參謀偽漢陷廬陵子仁遁去生嘆曰有城不守非忠也遇敵弗戰非勇也謀人軍而不死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卽投學中井不死爭出之三日不食為書付家屬并書之衣帶曰男子之貞

猶女之烈一有玷焉萬善難雪仍自投井中黃復圭字均端安仁人少博學以詩鳴於時後身陷賊庭為詩寫志賊怒將刃其腹圭曰腹可剖赤心不可剖賊引錐欲刺其

心圭曰心可滅吾心之正氣不可滅也賊寸磔之黃翊字孟翔新建人辟掾廬陵郡安城土豪橫殺人有司莫敢

逮翊請行豪樹柵自固翊命拔去惡少年數十輩譁而出翊叱曰汝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甘同滅我耶挺身呼而入豪知勢威出求解且誘以重賂翊佯諾之與俱來真諸法傳漢陷江西

將及郡郡二千石以下皆散走翊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為
府掾強之使奉行文書翊曰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
接於樹歷一日意必自悔抽刀礮其頸翊大罵甚於初賊乃砍
其首而去

楊本巖廬陵人有文武材初為白鹿書院山長遷廬陵主簿往
捕東固盜所向披靡本巖欲窮其巢穴乘勢深入盜計威力關
死之子節聞父陷奮勇突前賊圍之數重不得脫亦死

羅明遠廬陵人陳友諒陷吉安官吏貴散明遠獨率敢死士三
百餘大呼巷戰城東殺寇數百人餘眾悉遁恢復郡城以負重
傷死於陣同邑羅次炳亦倡義被寇擒備極慘酷死

彭繼凱分宜人偽漢歐普祥陷袁州繼凱募義旅迎戰大敗之
適安福義士袁明東引兵來會并力克復袁城乃下令禁殺掠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正德四

修城池繕甲兵甲死恤孤民賴稍安遣人詣贛迎舊守寶童歸
寶童嫉其功令刺客殺之城中驚擾義士潰散石初集作志凱

蕭同善萬安人以安慶路經歷攝縣事龍泉彭時中寇縣治同
善集義士守禦城賴以存後復來攻同善督眾力戰被執賊脅
其跪同善曰我命官也何為跪賊裂其喉而死有彭敬叔初為
河北僉憲致仕歸道遇亂兵執之使拜亦不屈死

陳泰和人初任新淦州判官既歸省監州達正道聞其賢辟
守之東境時援少食盡堅守不去未幾被執解佩刀自刎時
淦淦守臣孔會心亦赴水死

趙資四川行省參政也與右丞相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守嘉
定明玉珍遣部將萬勝來攻二帥先遁惟資退守大佛寺勝使
陳夜眼絲嘉定城以入執資妻子於江岸招之資曰癡婦不死

何為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歹妻語畢以強弩射殺
其妻復欲射其子為眾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與完
者都朗革歹三人會于龍州集義旅謀興復為遊兵執至重慶
玉珍欲官之館于治平寺使人諭意再三資曰國破家亡祈一
速死玉珍猶欲生之俄傳趙參政義兵將至三人同斬于市蜀
人謂之三忠立祠祀焉

馮文舉成都什邡人初舉鄉試授漢川州學正會趙魯花赤譙
寮佐以一手致觴文舉耻不受隱去次科成進士授雲南儒學
正提舉明玉珍攻雲南文舉謂妻馬氏曰我元進士蒙恩厚今
天運至此有死無二汝光州馬中丞孫女也其從之乎氏曰夫
既義亡妾生何益乃焚香北叩相對縊於學宮時副提舉燮理
翰聞之憮然曰吾其可獨生乎亦整衣冠自經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正德四

向景仁施州人父紹榮名集鄉民守禦本州城池大將劉應寶
奏署元帥府事明玉珍據重慶屢遣人招紹榮許以官爵不應
及遣將來攻城紹榮敗之時副元帥譚登單川隆密受偽命以
城降紹榮遁入蠻中景仁與弟庭芳收餘兵從征湘漢有功庭
芳授夔州路總管隨征新建戰死景仁并領其眾守鐵案城偽
丞相戴壽來攻城陷不屈死

王繼志初為四川行省郎中以政最聞遷廉訪副使至正十九
年劉福通遣將李喜喜自秦入蜀繼志帥兵與戰力屈被執賊
素知其賢以禮厚遇之欲仍其官繼志閉目數日不食死時年
昌路總管東良曾駐師商州慨然曰吾職守在此豈可臨難苟
免遂身先陷陣而歿及寇焚遼陽懿州總管呂震亦死之
劉以忠字恕夫湯陰人劉福通侵河北以忠避地林縣鹿嶺山

羣盜襲得之欲推為主擁坐盤石上眾卒羅拜於前以忠曰我書生也不能為國討賊反附之乎遂以頭觸石血流滿面賊度其志終不改刺殺之有扶溝進士潘炎者賊素重其名將辟為學士炎叱曰我豈從賊者當賊觸柱而死

神保北庭人為林州遠魯花赤劉福通兵陷林州神保與民避守蟻尖寨守急懷其所授白麻投崖死時林州圍練萬戶高傳磁州人也赴調至中途遇盜亦戰死

僕列篋字世德回鶻人與兄弟哲篤玉立直堅善著五人俱登進士第方伯表之曰五桂坊列篋由翰林出監海湖州有惠政罷歸民留之不得至正間紅巾亂藩臣檄掌東門之管既奉命往別道士陳白雲曰予世為忠臣兵事不可測誓不辱國辱先

請以身後為証歸其牲酒酬祖墓屬妻孥曰城倘不守爾等當續弘簡錄 卷四十 內 旌德四

即赴池井勿污賊城陷列篋投井死妻妾子女從者十一人明日道士乃浚井竭池求其屍具棺以葬

耶飛翰霍州人性剛介以薦為內御史伯顏專政飛翰面斥其非奏議佛家驢姦邪復廷劾之以不容於時宰出為兩淮鹽運司致仕至正末兵亂被執不屈而死

張名德潞州人讀書尚氣節流寓泗州以賈魯名歸諭安豐死之子順禮繼往諭安豐亦死焉世稱父子完節 姜碩樂安人官禮部員外郎奉詔招安陳友諒不從碩大罵遇害

張名德潞州人為般陽路總管時天下州縣喪亂過半名德日訓練其下無少怠嘗曰此地稍安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來今朝廷奏兵事者多留中不省萬一賊眾北渡防禦稍疎吾輩死無地矣爾等歲糜粟粟當各存忠義要使頭頸吃一刀以報

國未幾劉福通果遣將毛貴引兵攻山東連破膠萊益都鋒銳無敵名德力戰死焉時膠萊守臣釋家訥簽書樞密院監脫歡陵川縣尹張輔臺幕張祖信皆死於毛貴之亂

梅實宣城人世治春秋為集慶路總管府照磨明兵圍集慶乏援乃謂友李端曰事急矣當以死殉國母令後人謂我不明君臣之義城陷闔門自經 有三原縣尹朱春常明兵克城時春謂其妻曰吾誓以死報國妻曰君既盡忠妾豈不能盡節命置

酒行數巡相與挽手出署後同投崖谷死 齊郁博興人官山東僉事分守益都明兵至諸路望風迎附郁與宣慰副使于德文總管胡濬知行樞密院張俊協力防守食

盡眾潰並相約具公服自縊俊妻子亦自投井中 也兒吉尼字尙文唐兀氏累官廣西行省平章初紅巾賊入湘南嶺表震動乃議繕城池扼險要令捐俸於官貿易海鹽積以

歲月息倍至萬經制之費皆出於此四年而克終民忘其勞也 見吉尼善結眾心一時曉將材士多歸之故保有境土二十餘年明兵取廣西也見吉尼堅壁不下後城被執送京師不屈死

時有陳瑜劉永錫曾尚賓在其部下皆全家自殺 鄧祖勝以右丞守永州明兵圍其城屢戰屢屈城中食盡或勸

晉投他郡以圖後効祖勝慨然曰吾受封疆之寄保釐南邦才力謬薄不能禦難以至此有何面目復視息人間分當効死報

國寧貪生以負在三之義邪諸君可速為計遂抽刃自殺都事趙元隆者興安奇士也素尚氣節嘗讀書至士為知己者死拊

几嘆曰烈士當如此矣聞永州破祖勝自殺乃私語同官曰昔與鄧侯同事良荷知遇所以不即死者期効尺寸以報今鄧侯

死矣尚可獨生乎即引劍自決

張士謙樂安人由南臺御史出知婺源州事明兵至拒守五十餘日城陷被執先戮其妻仍加刃於頸脅之士謙曰吾為國忠臣豈愛身邪至死罵詈不絕時婺源州守臣僧住廉訪使楊惠宣城百戶張文貴亦皆自殺

吳訥字克敏休寧人少學兵法習騎射盜起徽州待制鄭玉薦其才授建德路判官明兵臨郡隨元帥阿魯輝退屯浙西札溪源見一龍爪石偶題一聯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主鳥空啼巡邏至界首白際嶺戰敗引刀自刎年僅二十七識者謂其詩識云有吳萬戶詩集五卷

驢兒達德為雲南行省右丞鎮帥達里麻兵敗梁王聞之即同母嘉僖妻忽的斤等百餘人乘舟趨昆明池謂驢兒達德曰我續弘簡錄 卷四十 夫 旌德四

宗室子無降理命取藥仰之死妻子皆從之驢兒達德既進毒於王號慟自殺一時從死者幾二百人

朱公選字克川樂平人累官憲副明兵逼京師元主集三宮議避兵北行宦者趙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不聽夜半開門北遁公選以疏留弗獲乃匍匐送帝出國門歸而自盡

孫德謙睢州人歷大同行省平章大都既陷元主北奔謙猶恪守臣節明兵圍大同謙嬰城固守自知力不支乃手書自決作詩數章詞義激烈絕城死手書猶有人傳者

蔡子英河南永寧人舉進士累辟參軍元亡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為人賃春捕得之械送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

終身不二明太祖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爾敕有司送之出塞追故元主于和林

葉蘭字楚庭都陽人任太常禮儀院奉禮明初周伯琦應召入金陵蘭贈以詩云覓得神鰲休便休不須重上釣魚舟回頭便

向溪山望明月蘆花別是秋後伯琦以其名薦蘭曰吾世為元臣義不可仕赴河石橋水死史料載伯琦子中西城人官江西

陳有定字安國福清人少孤病頭瘡走汀之清流備於富室羅氏入山與羣兒樵常設隊伍為戲羅奇之將納為婿羅媼不悅

曰頭病郎足女邪一日醉臥隣舍門其家夢虎踞門得有定大喜竟婿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克明溪驛卒至正十二年盜起

有司募民為兵有定以材勇授黃土寨巡簡討平延建諸山賊遷清流令陳友諒遣將攻汀州行省授有定本路總管拒之戰

續弘簡錄 卷四十 七 旌德四 黃土寨盡獲其部將累功遷行省平章不奉朝命陰據福興泉

漳汀湖延建諸地二十七年明兵由海道取福州有定遣將謝英輔鄧益以衆守福州而自率精銳守延平明兵入福州益拒

戰被殺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朶耳麻下獄死遣人來諭降有定殺使者取血和酒甕中盟諸將飲之亡何明兵至

來亦有定戰不利被圍急召英輔與訣曰公等善為計吾自死元爾按劍仰藥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亦具服北向自經明

兵昇有定屍出值大雷雨復蘇其子宗海自將樂來就死並俘至京問曰元亡若為誰守能降仍爾官不則伏銅馬大略有定

曰不降願伏馬父子并見殺其末節蓋始終為元云 冊曰紀載舊文意本勸戒况屬大節尤嫌漏挂旁搜幽隱

揚芳昭彰心本一忠事或異派維持名義千秋不敗

田喜保州清苑人金貞祐元年保州陷盡驅居民出喜及其父
彥與焉是夕下令先殺老者刃將及其父喜潛往伏其父於下
以身覆之兩手俛據地延頸待刃喜項腦中兩刀死夜半復獲
後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喜亦以藝被選行次安肅聞父死遂
歸求父尸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合之焉後有東平

穆倫字叔養當兵亂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願
願家資贖父命又弗聽乃自縛請以身代賊殺之而釋其父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人世儒家世祖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
廷命將往討回軍經浦城掠其母全氏而北時浩然方六歲獨
與父居者二十八年後為三山書院山長或告以母在河南而
不能名其處浩然棄職辭父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途間操南
音者必就與語久之知全氏已輾轉歸汝鄧間浩然遂回汝州
徧訪之或有言在別蓋山者益喜竹走三百餘里其母果在奉
續弘簡錄 卷四十 太一 莊德四

以歸聞者莫不歌詩美之往往舉朱壽昌事為比
陳斗龍字南仲家杭之昌化縣父澤民嘗從葉採學葉學李方
子李學朱熹得理學正脈至正間盜起婺源州澤民挈妻子避
深險處忽病劇不起母盛氏尋亦卒斗龍才十三處喪廬墓極
哀已娶妻有盛冲者告之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
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即日與婦決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先
是澤民妻無子以幣如錢塘求宜子者得王清湖生斗龍期滿
遂去斗龍至清湖逢白髮媪告曰若母歸無幾時已往江東斗
龍即入江東往來數郡間踰六年一夕舍永豐之逆旅旅人怪
其數過問焉告之故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乃
走告良久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奉之歸會徽盜逸出昌
化境斗龍為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逢盜數百人斗龍置

母稽首曰余幼失母行求六年得母歸未百日即相遭於此若
夫婦死誰當養母者盜咨嗟去後作百丈谿書院祠朱李葉三
君子侑以澤民延師教里子弟學又捐地五百畝為義山以掩
葬之不能塋者善事頗多然其意不欲人知也

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景清甫五歲隨父母逃難舍卒失
母及長知學每念母輒涕下不食乃辭父尋母抵幽蓟燕市遇
其叔胡巨川知母已之燕而未識其處踰年始得之蓋母子不
相見者四十年矣事聞詔旌之仍給驛以歸 同邑有顏應祐
者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子不相聞者二十六年應
祐訪求不得嘗悲號流涕一日得書知在滇南即往求之果得
母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趙應祥廬陵人年十四其父行賈不還從父從北來知父已死
續弘簡錄 卷四十 九 莊德四
即辭母往求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善走數千里詢之知父殯
濱州墓冢纍纍不可辨應祥行哭七日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
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經一墳髮解鞍墮發之棺上
具有父姓名遂脫已衣裹其骨負之以歸

周古象斡水人元初被兵掠至薊贛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笑
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
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母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
身不嫁淮西僉憲韓克莊為立孝里門

夏永慶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舟抵海洋
鎮盤載喧呼文德顛仆溺水永慶震駭沒入洪濤載父出波面
柁工提戟鉤其衣父賴不死永慶力不支竟沉於海其後諸弟
傷之若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表曰孝義之門

唐毅明州人父復禮以事被陷將逮赴京長子轅詣吏乞代不許乃叩頭流血欲自經吏哀其誠脫父桎梏之抵越州遇轅回挽轅袂哭曰兄為冢子宗祀所托不可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轅曰兄訥於言此行必不免弟往有計可生幸無苦奪其械加已乎吏亦從之抵京繫獄旬日有代白其冤者竟得歸

朱良吉常熟人母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割取心肉一盪煮粥飲母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一夕忽有異僧過其家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亦愈

過宗一海鹽人早喪父獨與母居張士誠畧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與寇遇欲殺之以身蔽母中數槍賊舍之去既返益因備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寐寢苦服衰蔬食不變語輒泣下白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燕燕不復至 同罷潘應定儒中名宿也

續弘簡錄

卷四十

手

卷四

素以孝稱於鄉母喪廬墓哀號無間廬前感有桂花異色白鶴來翔之瑞左丞周伯琦特書雙禎二字揭於墓

廖人俊寧都人七歲時父死亂兵母亦被擄去獨與祖母居處既長誓求父骨得於叢塚間又聞母在滄州往尋之至則母已死欲負骨歸葬異父弟不肯遂刻遺像而還與父合葬 有山陰陳福年十歲母患病每夕禱於後庭封股療母股封而母已死鄰人呼曰孝童郡人楊維禎為作孝童歌

袁清吉廣州人少有至性有甥黎某素不逞過門不下馬其兄祥吉遇之責曰爾母見在吾家何倨而無禮黎慙之適土寇王城構亂黎倡言曰里人無不服將軍者獨袁祥吉不服不殺之無以號眾城信之執祥吉將加刑清吉請營哀告曰願以身代死望留兄養母撫幼姪弟竟獲清吉以示眾

許政觀明州衛兵也事母至孝一日拉十兵駕舟販鹽至郡江北渡忽暴風震電霹靂擊舟人上泥塗眾皆震死時政觀昏絕默念我死母將誰依若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如脫人以為孝行之報

沈右字仲說姑蘇人四十無子妻鄒氏候其他適為置美妾及歸命山拜詢其鄉貫再三乃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室貧老母見溺於此右惻然因屬妻曰此吳中名士女吾故人之息豈可為妾邪即訪其母擇壻備奩具嫁之

秦君昭維揚人少年游京師其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曰此吾為主事某所買妾幸君便航可附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從命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乃納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相與盡歡而散

續弘簡錄

卷四十

主

卷四

顧德玉字潤之樞李人幼從新昌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病革趨舟往進次尹山卒明日乃至講李德玉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而哭或以為非禮德玉曰吾聞師哭諸寢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心人者弗為也

王一山杭州儒家子居吳山第一樓屬邑有一巨室與之友後以罪逃匿憲使怒揭示大達匿者罪連坐首捕者賞萬緡一山隱友於密室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告於官併逮繫憲使詰之曰汝見示罪賞奚不就刑避害一山曰友朋顛連來奔乘危以售則名教中不容某諒弗忍連坐甘心使悚然釋之

沈棠字伯亨少好學明春秋大義落拓江淮二十年寄傲詩酒
淮西亂往依馬洲巨室亂兵執棠索巨室主卒不言遂被殺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惟一鄉素好義有古俠士風與保定張文
友交文友為縣尹秩滿僑居江陰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

計告仲庸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
將與其子為地即入狀中書言文友病願致仕既領宣命數月

又代文友子告廢尋注常州晉陵尉就近養母其家悉無所知
仲庸南歸遣人奉宜救以授其子聞者驚嘆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以浙西幕史奉檄轉餉鄂聞時丹陽富
民束子章先與是役會飲於蕪志相合即以兄事公政未幾子

章起赴汴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貨囊
相託公政謹藏之越兩月其友朱君讓來謁曰子章不幸入道

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我物在敢請之公政不與君讓疑其
續弘簡錄 卷四十 至 旌德四

匪為已有脚之去明年還丹陽至束朱二氏照原題封歸之凡
金銀七百兩珠八千枚 江陰王逢詩曰蕪春肥羊采石酒若為
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書揮手乾坤意

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鷗飛漢漢蓬船燈照囊
囊裏君遠行感君託運臺湖深浪拍銀鷗鳩杜若傷心神天生
福壽有今日運謝交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愧寶珣鈞

冊曰孝友信義賦予所同人孰可逃不竭厥躬博徵載籍
補茸編中庶典觀感以挽頽風

安康夫人朱氏安定夫人陳氏皆故宋宮人也至元十三年春
伯顏入臨安宋謝全兩太后以下皆赴北五月抵上都至十二

日夜二夫人與二小姬並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
篇於衣巾云既已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

死守於一貞忠臣義士期以自新明日奏聞世祖命斷其首懸
之全后寓所 北時有邸儀王清惠字中華者題滿江紅一闕
於驛云太波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

王樓金闕名播蘭籍妃后製章潮道險君王側忽一朝
持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白
浪滔天血戰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曉關山

馬氏參知政事楊居寬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哥
誣居寬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氏託在疾叫呼遺糞溺不

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以死自誓後桑哥
敗事得昭雪氏以無子乞歸錢塘日紡績給食凡十餘年大德

七年乳生湯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氏曰吾寡婦也豈可令男
子見竟死元明善為之傳

程鵬舉妻某氏宋季鵬舉被俘於興元張萬戶家為奴張以所
獲宦家女妻之既婚三日竊謂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

不為去計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
去必可成名否則終為人奴耳夫又訴於張張命出之妻臨行

續弘簡錄 卷四十 至 旌德四
以所穿繡屨一易程一履泣日期執此相見程感悟逸去至元

初積官陝西參政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遣使攜屨履往興元
求之知已乞身為尼使者至巷中以曝衣為由故遺屨履在地

尼見之詢所從來曰吾主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屨履示之
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屨履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

人為道致意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程檄興元路官具車輿
送至陝西重為夫婦

沈氏吳興人夫為軍士所害沈有姝色畧置快船上溪流迅急
乘間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揆舟過見婦人衣

漾水上引救之易衣置後艙內其下諷之曰吾張君今貴人汝
能侍之且得幸沈謝曰幸諸君見憐然彼時見吾夫被創甚吾

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貴人安用失節婦哉夜二

鼓視旁有竹箸即取一納口中面力觸舟箸入喉以死

戴復古妻江右富家女復古流寓武寧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

之居二年忽欲歸妻問故告以曾娶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

盡以奩具贈之并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操碎

花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

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

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

韓希孟魏公五世孫襄陽尚書之子瓊之婦岳州破時韓為

游卒所掠獻主將韓年甫十八自知必不免乃作五言長句曰

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法開國自戰功每陣惟確整及侍周幼

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

繫頸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禪讓

續弘簡錄 卷四十

孟 韓德四

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過馳騁未改祖宗法天

何肆大衛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君誠不獨活臣實無媿丙

夫人焉得人垂戒常耿耿江南重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

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解艦本期固封疆誰謂如

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

尚書兒衙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瘡癩初結合歡帶誓

止日月矚鴛鴦會雙飛比日頗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虫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

難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

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

荆璉器安肯作溺血志節匪轉石氣憶如吞鯁不作燭火光願

為死灰冷食生念勉求乞憐羞虎奔借此清江水蓋我全首領

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詩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遂乘間挽

水死越三日其尸上浮乃得詩句於練裙中

徐君寶妻某氏亦岳州人被掠來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

犯之終以計脫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氏告曰俟妾祭謝先

夫然後為君婦主者喜諾即嚴粧焚香再拜南向飲泣題滿庭

芳詞一闋於壁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猶遺宣政風流絲窓朱

戶十里爛銀鈞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

舞榭風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

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理于

里夜夜岳陽樓即投大池中死

王氏臨海民婦美姿容北師徇台被掠其千夫長殺其舅姑與

夫而欲私之婦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芥月乃可從汝師

續弘簡錄 卷四十

孟 韓德四

還挈行至嶧縣過清風嶺婦仰天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指

出血寫詩崖石上曰若王失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

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

未開翅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即投崖下死石上血

債起不為風雨所剝蝕浙東元帥秦不華為立貞婦廟

韓氏女保寧城中人年十七遭明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

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獲居軍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

從王珍兵攻雲南還過其叔父贖歸成都適尹氏猶然處子人

皆異之稱為韓貞女

胡妙端適嶧縣刻溪祝某至正二十年春為苗獠掠至金華義

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上赴水死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

之邑人頌曰烈女廟情其詩不傳

阿蓋主雲南梁王女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襲爵為崇化知府明
玉珍自蜀分兵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走功獨進兵四敗之
梁王深德功以阿蓋主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戀戀不肯
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未幾復來或謂之梁王
曰段平章此來有吞金馬嘯碧鷄之心盍早圖之梁王密召阿
蓋主謂曰功志不滅我不已今付汝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之
主潛然私語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
功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陰令番將格殺之阿蓋主聞變大
哭欲自盡王防衛甚密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馬門深一片
開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
善山恨我一生路裏彩錦被吐嚙吐嚙段阿奴吐嚙可施宗施
弄同奴歹歹不雲片波濤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駝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竟死
功女僧奴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屬功子寶曰我
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又作詩
二章曰珊瑚的的我出香閣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
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
胞未忍別懸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
東鴻蒙燕苑難經日風刺霜刀易塞眉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
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
脫脫懷氏副樞密燕帖木兒妻明兵入雲南燕帖木兒敗馳歸
氏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為乃鳩其二
子一女命侍者曰我死爾舉火焚屋母令辱我遂飲鴆卒
傳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

上計至得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屍有腐氣猶依屍阿蓋
復甦已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身壙中母強挽之出囑侍
婢謹視之閱數日始婢理沐具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
足倒植井中乃傳也 史五妻徐氏定遠人五為義兵百夫長
暴兵至五戰死氏求夫積屍中莫能識以口吮血辨驗得實載
之歸治大棺將殮乃沐浴自經其側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妻也青臨陣負傷歸曰吾殆矣汝可善
事後人春兒截髮示信曰妾生寒門頗曉大義君勿憂比青卒
哭之垢面流血旋論匠者造大棺盡納其衣服劍器匠如其言
將歛春兒自經庭下家人共殮之按造棺事與大寧趙哇
秦筆妻江陰村婦也筆遭亂挈妻依同郡朱判官瑀居吳中筆
病卒貧無以歛瑀為具棺衾且思所以卹養其妻其妻覺泣謝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日良人筆生以藝游搢紳間詩書禮義之教妾亦嘗與聞矣妾
以未亡故有累鄉長者在長者義妾其於義何瑀加慰之夜漏
半哭益哀忽自經筆死所瑀為合葬而表其墓
吳妙寧上海人年二十一贅同里張氏子越四載邑大姓以族
黨連坐其父寧泣曰吾父苟無地為解族其赤矣吾不避死禍
延良人悔孰甚即自投于環俄徵繫吏至聞已沒惜異而去時
人為之語曰紅羊年黑鼠月張婦吳假遺烈九山風酸涕波血
二氣外錯愁雲結一樹梅花驚飄雪
周美本細家息江陰孔胥妻也孔素無鄉曲譽一日舟過塘上
鄉人偽邀飲強醉奪舟衆以搆賊愬於官胥度不免密書與妻
早為計庶絕軍配族黨難之其妻覘得故神色不亂言笑如平
常乃具備酒饌祭舅姑延親劇飲是夕素服雉經死時年二十

九胥聞之曰予伏誅梟木無憾矣

張貞建康張敘女嫁海縣周曹為妻曹以復入公門刺而瘦死先是貞在徒籍中懼配軍投秦淮河卒及周屍過其所貞湧浮水面神色踰五日不變識者曰此張訓導女也殉夫藏聚寶坑舅姑能無念乎聞者哀之

吳良正義烏儒家女未笄歸里中童師姑嗜醇醪家固貧必力致之沾醉乃已紅巾賊至家人悉鼠竄吳獨侍側人呼曰汝不愛頭乎吳曰姑在將安之居亡何姑歿殮葬會邑兵構變殺人斂貨財人勸如前言吳曰姑骸未入土妾就刃下死不悔撫棺長慟兵義釋之去更有烏傷里賈善妻宋妾性沉默家饒於貴平日事賈甚謹明兵駐蘭溪賈攜妾避浦易城寶山鄉無賴乘時肆掠俄突至妾懼侵已擲袖銀於地脫身投絕澗死

續弘簡錄

卷四十

宋

淮德四

何婦賀氏永新州人斬兵陷吉安殺其夫將汚之賀曰妾聞師令嚴濞虐者斬以徇汝獨不懼徇乎兵以言諸帥帥議聘焉屆期帥且至賀閉戶不納醬指血題詩曰涇渭難分清與濁妾身不幸死紅巾孤兒尚忍更他姓烈女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愴神遂引刃自斷其喉猶端坐不什賊帥排戶入見之驚去

費元琇江陰知事朱道存妻也先是江陰亂元琇依父居松江苗軍掠郡城元琇驚遠出臥內時苗手刃將入犯之叱曰我夫君見勤王事汝輩奚敢犯我投釵珥于地苗攫之去既而苗沓至索貨無有欲驅道元琇揆不免乃攀堂楹厲聲曰苗狗母辱我比遇害瓜入漚木血沁於指

劉冀之衡水人年十二通古文孝經見小學書固請讀之母不

許一日聞諸兒誦至母教婉婉聽從復請於母曰此亦女子事遂通內外篇及笄適同郡曹泰甫五月紅巾掠河朔見劉殊美持刀驅之劉曰吾婦人知從夫而已賊冀其悅已出金珠寶前以綺衣被劉劉手裂之賊擄上馬墮地者數四賊怒繩其項繫馬後曳之劉以爪據地頭觸石流血而死

揚節婦吳氏吳興人年二十五有殊色至正丙午秋明兵將偪城吳自揆汚辱生寧貞白死攜二子竟投茗水中逾月城破父媼見其母子並浮若不相離狀咸嗟異焉

趙烈婦鄞處士陸燾妻也至正間兩浙多虞燾辭海寧主塾與趙隱居松之瓢湖丁未夏海隅有警兵猝至燾夫婦倉皇赴舟未遠同難者爭舍舟陸竄登岸將復攜趙行兵偪之傷刃者三遂什深淖趙躍身投淖同死時有歌之者曰四月三日兵撓

續弘簡錄

卷四十

元

淮德四

湖婦女多被辱與驅殉節伊誰天水妹蓋獨賢之也徐謝氏名獨雲間宦家女素凝重不妄言笑當苗兵燬掠謝從夫逃適與苗遇驅之行時里閭少艾被繫者相屬謝阻板橋遠厲聲曰橋有柱我儂趨救可乎苗怒斫其肩以號於眾既而悔曰彼烏涇之清濟也相與啗啗而去

李氏行軍鎮撫彭九萬妻吉水著姓也至正戊申五溪苗僚突入城李及其子友諒皆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刃不動問所求李曰我命婦也有死而已因語友諒曰勿無刃經無索奈何諒曰當激賊怒以就死李乃極口大罵苗怒殺之友諒罵益厲苗又殺之有趙氏婦者抱嬰兒匿學中苗強污之不可死于禮殿南血模糊影留殿階不滅刻去復存後人立以石志其處

俞氏山陰黃元珪妻值南軍過索財物不與火其廬將擁氏去

氏躍入火中死同時謝氏為張彌遠妻亦遭兵執不屈而死

徐娼婦不知何許人紅巾寇常州有叛將名其婦佐飲婦憤懣

不聽指使題詩座上曰平康巷裏掌中身翠舞珠歌玉樹春不

得籍除今義死天教娼婦愧降臣叛將怒寸磔之

李哥潮州倡家女年十三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幸有紅紫我

獨為此乎母告以倡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

自是不粉澤茹葷所歌多道情仙曲有召者必詢主客姓名乃

往人亦預戒無戲狎孟津監縣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

內曰汝職風化首而狗彘行恐血汚吾刃也監慚去明日知州

聞之曰此間有貞女不知吾過矣吾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

禮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皆見執規哥美將殺其夫哥前抱

夫頸大呼曰吾斷不斯須求活寇并殺之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手

雜行

采那杭郡畏兀氏女奴也年十九主出官他郡寇陷杭劫官民

倉庫至畏兀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於柱以刀礪頸上諸婢皆

散走采那獨以身蔽主婦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耳家之寶貨皆

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婦

縛俄探金珠幣帛置堂上寇爭取之已欲犯采那身采那持刀

欲自屠曰我主二十石我誓不奴他姓寇驚異舍之去采那泣

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鎗貨失貨而全身非

義請從此死乃自殺

冊曰女子之性陰柔委靡未諳詩書寧識蹈履造次顛沛

一節永矢尚論猶難紀忍遺此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四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雜行

李壇 王文統 鐵失 夔加台 禿堅 阿魯輝

李羅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 李邦寧 朴不花

楚先帖木兒 八思巴 楊璉真珈 附必蘭伽璉真

丘處機 附張宗演 附張留孫 附張李居壽 附張

田忠良 張康 靳德進 附愛薛 許國禎 子孫威

阿老瓦丁 附亦思 阿尼哥 附劉 迦魯納答思 上方 韓林兒

附劉 徐壽輝 附明 陳友諒 張士誠 方國珍 附劉

李壇 小字松壽 濰州人 李全子也 揚州司理 參軍 全養之 為子

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迎蒙古兵入青州國王李魯承制授全山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雜行

東淮南楚州行省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壇襲益都行省

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南征調其兵赴行

在壇見帝言益都乃宋航海津要分軍非便帝然之命遣擊

連海數州壇遂發兵攻拔連水相連四城大張寇捷之功中統

元年世祖即位加江淮大都督壇言近謀知宋人將調兵攻連

水且遙聞許浦射陽湖舟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

壇為請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之賞將士凡蒙古漢軍之在邊

壇為節制壇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連

水且規築堡寨以臨我及得買似道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

內顧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

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守封圍且南

人多用間計不可信敵既不至母或妄動壇又言臣所領益都

土曠人稀自立海州迄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獨甚以區區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衆然臣豈敢恃此保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直擣膠萊之虛然後帥步騎驟指沂莒滕嶧間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為備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襄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毫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將無施不可因上將校等功狀詔出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璽言於行省謂宋人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撫司轉輸不繼恐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雜行一

一旦水陸道絕緩急莫報請選精騎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既而來獻漣水捷詔復加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士璽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攻漣水帝遣愛仙不花等悉兵赴援璽固請節制諸道所集軍且求益軍器詔給矢十萬三年二月又以賈似道誘總管張元震進等書來上蓋璽自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前後所奏數十事無非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繕益兵計初遣其子彥簡質於朝而璽為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彥簡乘私驛逃歸璽遂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并獻京東諸郡縣請贖父罪宋封璽齊郡王俾殲蒙古戍軍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庫藏以犒其黨尋遣騎寇蒲臺陷淄州民聞璽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竄山谷間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下詔暴其

罪發諸軍討之一會東平一會濟棣命諸王哈必赤總軍事璽盜據濟南三月復命史樞阿木以兵赴濟南璽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璽退保濟南四月命丞相史天澤專征比至築環城圍之璽自是不得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盡發其蓋藏不足則家予之璽令殺人為食於是人情益潰各什伯相結縋城出降六月宋遣青陽夢炎帥師來援不敢進璽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不死為官軍所獲囚至諸王哈必赤帳前天澤請速誅之以安反側遂支解其體於軍門計璽所傷漣水軍民及陷宋蒙古探馬赤軍數男婦凡七千九百餘人萬戶阿里必嘗發璽逆謀為所殺至正十一年以其子刺吉襲職方通鑑云宋贈璽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雜行一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少讀權謀書好以大言撼人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璽璽與語大悅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即以女妻璽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即位有薦其才智者亟召用之命平章中書省事日見親幸乃建元為中統立十路宣撫使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更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瀕州漣水光化軍大方通鑑云文統初造通行鈔以絲為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兩易絲鈔千兩繼造中統通行元寶每貫一貫明年二月世祖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開平名行中書省事馮福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諸事一委文統裁處及還未知可否故名文統等至責以成效

復頒所議條格于各路申嚴私墮酒醋麵貨禁信任倍專文統
爲人忌刻惟以妒賢嫉能爲心初立中書省張文謙爲左丞凡
議論建白輒相齟齬文統積不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
行大名宣撫事去姚樞質然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
祖授三人爲太子師傅官伴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也然
嘗與王鶚及樞衡同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
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且不懌而罷文統乃不自安潛蓄異
志及李璫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先是璫子彥簡由京師逃歸
璫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言文統嘗遣子堯與璫通聲息
世祖名問曰汝教璫爲逆積有歲年舉朝皆知之朕今問汝所
謀云何文統曰容臣悉書以對書畢命讀之有曰螻蟻之命苟
獲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邪會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四 雜行

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院使如故既又命領左右阿速
衛軍帝親祀太廟以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治
書侍御史鎖南者鐵木迭兒子也先以罪罷鐵失請復其官帝
不許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孽豈能周知故用卿等
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何緘默不言其人雖死
宜籍其家以懲後司徒劉夔坐妄獻地土冒取官錢伏誅鐵木
迭兒子宣政使八刺吉思受夔冒獻鐵失同受賂事覺帝曰法
者祖宗所制非朕得私八刺吉思雖事朕久既有罪宜論如法
卽誅之鐵失幸獲免命獨署御史大夫事會御史臺請降旨開
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耳朕知嚮所効者
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白御史嘗
舉八刺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敗若此者言路選人當乎否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五 雜行

史臺言囊加台拒命西南罪不容道宜追奪其制敕帝方降詔許自新弗聽天曆二年正月遣近侍星吉班持詔招諭拒不納尋攻播州衛兒壘隘宣慰使楊燕里不花開關納之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台者囊加台弟也遣使賫家函招之不花台不從斬其使播州楊萬戶引川賊至烏江峯遇官軍敗之八番元帥脫出亦破烏江北岸賊奪回關口既而囊加台焚鷄武關大橋奪三义柴關等驛以書誘鞏昌總帥汪延昌分兵至金州據白工關進逼襄陽朝命鎮西武靖王搠思班調湖廣兵討之齊王月魯帖木兒統軍五萬至播州招各土官之從逆者楊燕里不花等降囊加台益負險自固詔立行樞密院以山東萬戶也速答兒知院事調河南江浙江西山東兵萬人及左右翼侍衛軍由四川進討囊加台所遣守隘礮門安撫使布答思監等赴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六 雜行一

雲南乞降復命囉里帖木兒為雲南右丞統兵繼往會湖廣參政孛羅奉詔至四川曲赦囊加台聽詔蜀地始平諸省兵皆罷囊加台坐指斥乘輿大不道伏誅平章寬徹廉訪使忽都魯養阿等皆為其所害者並贈官與諡

諸王禿堅者先附上都兵敗而逃文宗至順元年正月與萬戶伯忽阿禾等據雲南叛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川禿堅自立為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阿禾忽刺忽等為平章立城柵焚倉庫拒命朝廷簡乞住為雲南平章帖木兒不花為左丞從豫王阿刺忒納失里由八番分道進討遙授烏蒙土官祿余為雲南參政使助軍四月四川行省復調重慶五路軍救雲南未幾祿余殺烏撒宣慰官降於伯忽羅羅斯諸蠻俱叛與伯忽應帖木兒不花遇害祿余以營兵據順元界立關

固守復命諸王云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兵以進五月羅羅斯土官撒加伯阿漏阿刺里州土官德益等皆附祿余以叛會四川軍至雲南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敗之賊稍却朝議復立行樞密院發朶甘思朶思麻及鞏昌諸軍命河南平章徹里鐵木兒同武靖王搠思班由四川陝西平章教化從豫王由八番兩路夾擊撒加伯合烏蒙土兵攻建昌右丞躍里帖木兒拒之斬獲亡算四川軍亦敗撒加伯于蘆古驛而禿堅伯忽等勢日猖獗祿余亦乘勢連結東川芒部諸蠻令伯忽弟拜延順襲順元路撒加伯復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躍里至建昌執曹通斬之詔趣兩省各進兵於是四川平章增出引兵由永寧左丞孛羅引兵由青山芒部以叩部州土官馬伯為嚮導陳兵周泥驛祿余眾潰即奪其關隘與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七 雜行一

順元諸軍合撤加伯復攻建昌躍里與戰于木托山敗之既而仁德府權達魯花赤曲木糾義旅討雲南敗伯忽兵于馬龍川殺其弟拜延順再戰于馬金山獲伯忽誅之餘黨駭散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會增出等將蜀兵抵烏撒境與祿余戰于七星關六日凡十七戰賊大潰走俄而搠思班師次羅羅斯與躍里帖木兒期至三泊耶躍里倍道兼往奪金沙江阿禾引蒙古叛軍至戰敗之阿禾夜遁大兵直趨中慶與賊連戰禽阿禾斬于軍前既而禿堅拒戰于伽橋古壁口兵方交躍里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遂復省治分兵追捕禿堅于嵩明州次年正月徹里鐵木兒孛羅等敗蠻兵射中祿余肩降其眾豫王阿刺忒納失里至當當驛安輯人民禿堅使其弟必刺都迷失偽降於豫王陰以師圍之平章乞住妻子皆被掠禿堅方繕城固守諸

軍協力攻破之禿堅不知所往事平各班師未幾撤加伯復掠
頁民爲亂祿余又會伯忽姪阿福領蒙古叛兵殺烏撒官吏遣
西域指揮使鎖住發陝西兵直抵羅羅斯礮門兵截大渡河直
趨邛部州五戰大破之蒙古元帥怯烈擊賊于靖江路海中山
破其柵禿堅弟必刺都迷失舉家赴海死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八世孫也襲封陽翟王順帝初立阿魯輝
進曰天下事重宜委宰輔決之庶可貴其成效若躬自聽斷必
負惡名帝信其言由是深居宮中每事無所與至正二十年汝
頰盜猖獗天下震動帝屢詔宗王俾出北方兵南討阿魯輝乘
間擁衆數十萬屯木兒古兀微之地脅宗王反將犯京畿遣使
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若持國璽授我
我當自爲之帝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數降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詔開諭令其悔罪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
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爲兵其人素不習戰旣陣兵未交
皆解甲奔敵中禿堅帖木兒師敗命騎走上都更命少保知樞
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臨之且令阿魯輝之弟忽都帖木兒從
征大敗其衆阿魯輝謀東遁爲部將脫驪所擒送闕下帝命誅
之仍以其弟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加封老章和寧王嶺北
行省丞相俾鎮北藩

李羅帖木兒河南行省丞相答失拔都魯子也從父討賊屢立
戰功詳具傳初授雲南理問後加四川左丞父沒李羅引兵退駐
井陘口順帝至正十八年正月命爲河南行省平章總領其父
軍擊走劉福通于衛輝進克濮州復曹州詔移鎮大同爲京師
捍蔽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理屯田命李羅領之尋除中

書平章政事先是有察罕帖木兒者奮義起兵沈丘踰太行復
關陝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與答失拔都魯名位不相下二十
年朝命李羅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守石嶺關以南時山西晉冀
地皆察罕故所平定李羅旣駐大同欲誕吞晉冀遣兵圍冀寧
三日復退屯交城察罕以兵來爭李羅敗之帝遣平章答失帖
木兒往諭令和解始罷兵各守分地二十二年李羅募兵五萬

增大同戍守帝嘉其忠拜太尉中書平章位第一是歲察罕爲
叛將田豐王士誠刺死義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明年李羅
復遣兵南侵擴廓分地進據真定又遣將竹貞襲陝西時陝西
省臣方與行臺隙恐陝西爲擴廓所有陰袒李羅請竹貞入城
劫御史大夫印擴廓遣將高來援竹貞降於擴廓二十四年
李羅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陽爲不知往弔又不哭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驕悍之跡已著初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院事禿堅帖木兒得
罪皇太子安置東勝州語在朴不花傳老的沙者帝母舅也帝密諭李
羅留之軍中皇太子累遣官往索匿不與太子銜之會禿堅與
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而故與李羅厚善也先不花譖禿堅
詆毀朝政李羅知其誣爲白於朝太子積不平與丞相搠思監
宦者朴不花謀曰李羅擁重兵跋扈日久藏匿不軌殺殺叔父
今又與禿堅交通漸不可制乃入言於帝下詔暴其罪削官爵

勅解兵柄安置四川李羅知非出帝意乃殺使者拒命禿堅亦
與李羅合聲言欲除君側之惡竟舉兵入居庸至清河列營將
犯關帝遣使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辭帝不得已執昇
之二人皆被殺禿堅乃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死帝
賜宴慰勞甚至詔復李羅官依前守大同以禿堅爲中書平章

李羅既還鎮皇太子益恚怒下令擴廓帖木兒總諸道軍討之
 擴廓聞命將藉是以釋私憾乃大發兵調麾下白鎖住守京師
 青軍楊同僉守居庸而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李羅惡其軋已
 也復勒兵與禿堅老的沙等犯關京師大震皇太子親統兵逃
 于清河丞相也速魯事李蘭奚軍于昌平也速軍無鬪志楊同
 僉被殺李蘭奚戰敗走皇太子急馳還都是夜白鎖住脅東宮
 官屬從太子出奔太原李羅駐兵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老
 的沙止之入見帝於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帝亦泣就命李羅為
 太保左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中書平章禿堅為御史
 大夫部屬將士布列省臺總攬國柄尋加李羅錄軍國重事數
 月間誅御臣禿魯帖木兒波廸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汰
 宦官減浮費禁西番僧作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十一 十一
 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靖內難再下令調
 嶺北甘肅遼陽諸軍及擴廓軍直抵京師大舉討逆李羅益怒
 出皇后奇氏於外幽置百日更遣禿堅率軍攻上都之附皇太
 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軍也速謂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提兵
 歸承平遣人西結太原東連遼陽諸王共討軍聲大振李羅患
 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
 不意襲破之斬姚伯顏于陣李羅大恐自將出通州大雨三日
 而還意抑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縱飲荒淫無度醉後屢殺人
 喜怒叵測人情攜貳帝亦積不平威順王之子和尚受密旨與
 儒士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布顏達兒洪寶寶等陰
 圖刺之會禿堅遣人來獻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李
 樹下布顏達兒自眾中躍出刃中其臙眾競前砍死之老的沙

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母妻及其子北遁詔盡殺其部
 黨遣使函李羅首往太原台皇太子還宮尋獲禿堅帖木兒老
 的沙皆伏誅
 擴廓帖木兒本名王保保少有於舅氏察罕帖木兒遂子焉至
 正二十二年察罕攻益都不下為賊將所刺事詳察罕帖木兒傳詔即軍
 中拜擴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仍總父軍擴廓既受命嗚哀
 討賊賊守甚固簡壯士穴地道以進攻拔益都擒叛將田豐王
 士誠剖其心祭父除黨皆就誅乃分兵取莒州山東悉定初李
 羅帖木兒駐大同自察罕時屢逞兵爭晉冀既復取真定與擴
 廓日構兵禍結不解至是李羅怨皇太子削其官舉兵犯闕殺
 丞相搆思監等尋詔歸鎮皇太子益怒命擴廓總諸軍討之擴
 廓軍向大同而李羅以兵再犯闕遂入朝據相位皇太子奔太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十一 十一
 原語詳李羅傳 李羅既誅死帝台皇太子還擴廓扈從入朝拜左丞
 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時中原略定而江淮吳蜀皆相繼淪
 陷皇太子累請督師為恢復計帝難之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
 天下兵馬代太子親征擴廓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
 廷埒初信陽人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尚位相若擴廓一旦
 踞其上思齊心不平而部將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
 皆以功自驕各為一軍莫相統屬於是思齊據盩厔良弼據鹿
 臺擴廓遣兵西攻良弼而思齊又與良弼合爭端日起擴廓早
 夜以西事為急不復顧南征名山藏云順帝下詔與先解擴廓殺詔使拒命先是皇太
 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皇
 后奇氏遣人密令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傳位擴廓
 知其意未至京可三十里即散遣其眾后與太子深銜之及是

屢趣出師擴廓不肯行且與良弼思齊構兵不已朝廷始疑其有異志二十七年八月詔擴廓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思齊自鳳翔以西規取巴蜀陝西右丞相禿魯以兵會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同出襄樊詔雖下擴廓終拒不受命有關係者勇冠一時

猶高善論兵皆察罕故驍將也見擴廓陰有不臣心共列其罪狀聞於朝皇太子用廷臣計立撫軍院總制諸路軍馬專以備擴廓嘉猷高關保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於是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職其河南王如故從行官屬悉令還朝所總軍皆分隸諸將擴廓乃退屯澤州又詔禿魯合思齊良弼率兵東向更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擴廓先遣兵據太原殺景益并朝廷所置官吏帝復下詔盡削奪其爵邑令諸軍公討之

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進據澤潞二州與高台合是時思齊良弼諸將與擴廓相持久聞明兵且至河南乃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意各解散大掠西歸已而高關保進攻平陽數請戰擴廓不應一日諜知高台分軍掠祁縣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二將皆被擒朝廷聞之遷罷撫軍院擴廓亦上疏自陳帝悔悟下詔滌其罪當是時明兵已定山東平河洛中原俱不守帝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總兵南下命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出而擴廓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致南向及京城失守帝北奔明兵迫太原擴廓棄城率十八騎走沙漠不知所終

名山藏云擴廓復合其眾數萬西北邊明太祖屢遣將征之敗走僅與其妻子數人渡河得浮橋以濟遂奔和林元太子復用之既而明兵復出塞擴廓率騎卒死關明兵竟敗歸後居沙漠數年乃卒明祖宴諸將曰當今男子吾皆得而臣之吾終無以臣王保保竟爾

冊曰內賊曰逆外兵曰叛履霜堅冰可畏匪翫人臣無將春秋義斷字羅犯順延春刃刺擴廓不終與叛同傳

李邦寧字叔固錢塘人初名保寧在宋為小黃門從瀛國公入都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番語一過即通解因見任用授御帶庫提點轉章佩少監累遷禮部尚書領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閱月武宗欲擢為江浙行省平章辭曰臣以闕廢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於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曰此何篋對曰世祖貯裝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知吾儉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安得知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畜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萬一不給必將橫斂倍怨豈美事邪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遷授左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初太廟時祀嘗遣官行禮至是復欲如故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彰孝道躬祀太室以成一代鉅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各贈官賜諡仁宗嗣位以邦寧為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帝遣邦寧致祭點視畢就位殿戶方闔忽大風起殿上及兩

蕪燭盡滅燭臺底鐵鐸入地尺許者無不拔邦寧及諸執事皆
悚息伏地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懣悔累日當仁宗為皇太子
時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帝英明邦寧揣知其意乘間言於武
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
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懼而
退及即位左右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
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尋以疾卒

朴不花高麗人其先本王氏順帝后奇氏微時與同鄉井相依
倚及選入宮有寵為第二皇后居典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
達臘於是朴不花以闈人入事皇后皇后愛幸之情意膠固累
官資正院使資正院者掌皇后財賦出入者也至正末年京師
大饑疫民死者相枕藉朴不花欲要譽請於帝市地收瘞之自
續弘備錄 卷四十一

南北兩城抵蘆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
鈔數貫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前後瘞
者不下二十餘萬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
者予之藥死不能斂者給以棺翰林學士張翥為文頌其事曰
善惠碑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聽其臨決皇
后欲謀專國使朴不花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及太平薨乃
獨用樛思監為丞相帝益厭政朴不花乘間用事與樛思監相
表裏凡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不上聞內外多解體又與宣
政院使蒙難同惡相濟氣焰薰灼百官無不趨附者監察御史
傅公讓等劾其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疏聞皇太
子執不下皇后庇之尤同言者被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
上皇太子書切諫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不得已始為言於

帝聽其言退詳具陳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朴不
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狀帝怒國鳳祖仁皆坐免時老的沙持
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
故封為雍王遣就國已而朴不花復倚皇后力起為集賢大學
士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帝密令李羅帖木兒留之軍中是
時樛思監朴不花方結橫廓帖木兒為外援怨李羅帖木兒匿
老的沙不遣遂誣李羅與老的沙謀不軌詔削其官爵使解兵
柄歸四川李羅知非出帝意抗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力
表其誣枉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樛思監朴不花罪
屏竄之以泄眾憤而復李羅官爵然樛思監朴不花實留京城
未遣去未幾李羅令秃堅帖木兒稱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
駐于清河帝不得已執界之遂為李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樛思
傳李羅帖

續弘備錄 卷四十一

木兒傳 楚先帖木兒亦宦官也當順帝在位久溺於宴樂嘗自製龍舟
於內苑自後宮至瓊花島往來遊戲水多膠塞不可舟命楚先
督濬大內河道辭曰頻年以來天下反者十之半不宜從事婦
遊安典工作帝怒放之高麗改命宦者答失蠻董之

冊曰天有四星皇置閣宦北司禍唐常侍亡漢一丘之貉
千古同惋元史寥寥猶為彼善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欵氏也書史會要作巴思八土波國人相傳
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
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為聖童少長學富五明
故又稱曰班彌恒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
及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創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儿

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

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書史會要

凡四十一韻葛西河可听弓誠曰者丙關弓透同倪同若日陸

巧達四韻口呼之漢字母內則去丙也何同輕呼右借漢字釋音

四韻口呼之漢字母內則去丙也何同輕呼右借漢字釋音

字切韻多本梵法或一母獨成一字或二母合成一字如四

天四韻多本梵法或一母獨成一字或二母合成一字如四

以書寫其書右行其字方古嚴重按宋鄭樵七音略序云七音

之韻起自西域流入中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

雖重百詳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韻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

乎初得七音韻盤一唱三歡雷驚天豈過耳皆可譯也况人言

作先儒不得其傳耳據此則蒙古新字之制其由來遠矣至

元六年新字成詔頒示天下加號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還土

番留之不得以其弟亦憐真嗣建大護國仁王寺居焉十六年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七 雜行

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

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命印造其新譯

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十九年造八思巴舍利塔仁宗延

祐五年更建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英宗至治初詔郡縣建

廟通祀其制視文廟有加泰定元年頒繪像於各行省為之塑

像文宗至順三年給鈔五萬錠修其影殿自世祖建國以來即

崇八思巴教於殿座上置白繖俗作傘蓋一頂泥金書梵字其上

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每歲二月望日迎引繖蓋周遊皇城謂

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

樂嚮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七種凡四百人興和祥和二

署掌雜扮男女角戲共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

細樂每種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

服金玉錦繡爭相夸耀排列三十餘里先二日於鎮國寺迎太

子佛未出家時遊四門後具儀仗入城帝師率梵僧五百人詣

大殿建佛事本日恭請繖蓋奉安寶輿諸儀衛列殿前諸社直

列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從西宮門外垣

海子南岸行至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

公主於玉德殿門外結綵為樓聚觀焉及送繖蓋還宮復置御

榻上帝師仍率眾作佛事次日罷散累朝相沿無虛歲夏六月

上都亦如之著為令 有膽巴者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七 雜行

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中統間八思巴薦之時懷

孟大旱世祖命禱雨立下嘗咒飯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

湧出波而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十八年遣詣東海及濟源

廟修佛事時相桑哥忌之不能容力請西歸既復名還謫置潮

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州其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

珠如其身即愈又自言還朝期果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

宗命禱於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數至成宗疾禱之遄愈賜予

甚厚分御前校尉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駕象輿前往過

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

未幾風雨大至眾咸震懼惟膽巴無虞大德七年卒續錄云

楊璉真珈西番僧也未詳其所由進至元十四年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及桑哥專政相與表裏為奸怙恩橫肆威焰燦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初杭城有天長寺乃魏憲靖王墳寺寺僧欲媚楊陰獻之旋發王冢多得金玉楊心斃之二十二年正月遂發宋諸陵寢按本紀作十五年有中官羅銑者守陵不去眾以年事今從綱鑑戈逐之銳號慟躍出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攫珠襦玉柳惟理宗陵所藏寶器尤夥合珠有夜明者其屍如生乃倒懸樹間瀝取水銀截其頂為飲器或云番俗以得帝王孺體可辟邪致富故為盜去大政紀云洪武三年命北平守將訪索頂骨所在果得兩僧廬中既送至遣使葬之紹興承穆已而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并孟章吳謝四后陵先是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請於金凡六七年後許以梓宮還行在比至即承以柳納袞冕帶衣於柳中而不改欽至是被發二陵皆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空無一物方知道骸實未還也高宗骨髮盡化孝陵亦蛻化無餘止存頂骨小片惟光寧與諸后皆儼然如生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鍊狀以故諸番僧棄置道旁多為村民所得梓宮皆藉以錦錦下承以竹絲篋取者往往擲地有聲蓋金絲所織云語出周密未幾楊下令焚其齒雜置牛馬枯骸中建白塔於杭故宮以厭勝之名曰鎮南塔後順帝時張士信守杭州始毀其塔杭民皆悲感不忍仰視詔以宋陵冢所得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宋陵在杭城北民皆悲感不忍仰視詔以宋陵冢所得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錢唐紹興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言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撥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為上祈壽帝從其請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代其營造二十二年朝命以江南廢寺土田為人占據者悉付楊璉真珈修寺又命遣發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泰等入京師已又從其言毀宋宮室為塔者一為寺者五由是益恣橫戕殺平民受獻美女無算甚至攘民田畝盜取金銀珠玉動以數十萬計他所藏匿未露者弗論也二十八年坐侵盜官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詔逮問籍其田廬妻子南臺中丞亦力撒合請急誅以謝天下帝不允尋且釋之并給還其人士仍錄其子宣政院使暗普為江浙左丞後以民怨沸騰乃罷去時江南民五十餘萬楊璉真珈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皆籍為佃戶成宗大德三年從省臣言始放為民 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无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吾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里譯其字以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者帝遣視之必蘭納識里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數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賞重譯之書無少差眾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所從授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為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未幾與安西王子子魯帖木兒謀不軌坐誅其所譯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

殿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
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有司籍其家得人畜土田金銀貨
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云
珙璘真亦西番僧善秘密法時順帝習西天僧運氣術號演撲
兒法猶言大喜樂也至正十三年丞相哈麻復陰進珙璘真於
帝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
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亦名雙修法皆
邪妄術也於是以前珙璘真為大元國師西天僧為司徒各取良
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與哈麻
珙璘真等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居室曰萱卽兀
該猶言事事無碍也乃大興布施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三百三
錠緡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頃賜之為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手 雜行 一
永業尋教帝廣選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
舞名天魔舞少室山房筆叢云天魔舞唐時樂王建首垂髮數
宮詞云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末也首垂髮數
辨戴象牙佛冠身披瓔珞大紅綃金長裙短襖雲肩合就天衣
綬帶鞋襪皆星文霞采各執加巴喇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
樂又選宮女十一人練絕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
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胡琴響板每珙璘真入宮讚佛則
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方許入餘不得預帝由是荒樂不
聽政羣盜肆起以訖於亡 按元起朔方固已崇尚佛教及得
西域世祖以其地險遠民犷悍難制思因其俗以柔服其人乃
都縣土番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
以僧為副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軍民皆屬統理於是帝師
授玉印國師給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西土延及

中夏務屈法以順適其意遇帝師死必遣中書大臣馳往迎取
一人為嗣自八思巴亦憐真而後至元十九年以答耳麻八刺
刺吉塔為帝師統諸國釋教二十二年命帝師也憐巴哈失甲
自羅二思八等通藏佛事於萬安典教諸寺次年以亦攝思憐
為帝師作佛事於玉塔殿二十八年以乞刺斯八斡節兒為帝
師輩真木納思為諸路釋教都總統成宗大德八年以輩真監
藏為帝師踰年死命相加班代之特製寶玉五方佛冠雙龍盤
紐玉印為賜仁宗皇慶元年以藏不班巴為帝師板的答為國
師賜鈔萬錠延祐三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為帝師
仍詔示天下英宗卽位以牙八的里為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泰
定間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命省官持牛酒郊勞其兄瑣南
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順帝至元二年徵西僧加刺麻至京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手 雜行 一
號灌頂國師並賜玉印其奉詔而在塗也則乘傳累百所過供
億無敢慢比至京則救太府假法駕半仗為前導省院臺官而
下並用每歲二月迎佛威儀往廷且命禮部尚書專督祇候及
其死而歸葬舍利又命朝臣出郭祭饒詔出賻金五千兩銀一
萬五千兩錦綺一萬七千匹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所受佛戒
九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
專席坐隅其在彼國者降詔褒答則令章佩監絡珠為字輟錄云
累朝踐阼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其字於青繪而繡
以白絨綉以真珠其都寶則純用珊瑚遣使張於帝師所居處
凡歲時祝釐祈禱號稱好事其目不一大者如中統三年作佛
頂金輪會於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
詔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
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順德府開元寺十

六年敕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即聖壽萬安寺設齋團戒賜衣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遊教佛事於萬壽山三十會明年又作佛事於大殿寢殿及五臺山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七百餘人坐靜於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七年命帝師坐靜於厚載門及桓州雙泉等所七十二會成宗初以國忌飯僧七萬武宗至大元年啓水陸大會於昊天寺英宗即位大興佛事於文德殿四十日已修秘密法會於延春閣鎮雷法會於京城四門至治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於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於壽安山曰星吉思乞刺曰闕兒魯串卜曰水朶爾麻曰颯間卜里喃家經三年乃罷又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三 雜行一

修黑牙蠻答哥佛事於水晶殿燒壇佛事於延華閣文宗至順元年四月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順帝至元二年創大覺海寺望千佛於其內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僧百有八人修朶思哥兒好事嘗以泥作小浮屠或十萬至二三十萬名曰擦擦其大者實以七寶珠玉或一所以至七所名曰答兒剛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僅百有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其費以斤計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兩七萬九千兩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兩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至累朝賜予尤為無度其大者如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大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

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諸寺賞產又賜崇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絲萬匹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架裝二萬兩已命帝師受具足戒賜銀幣各鉅萬至正十二年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浙江廢寺田歸之其所給地畝率多強占民業僧徒猶貪利無厭營結近侍奏請布施莽齋要徒悉皆負綠幸免甚或取空名宣敕用為布施而任其人賞罰皆由其手其弟子之佩司空司徒國公印及金字圓符者前後相望估勢恣睢為害不可勝數至大元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壁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三 雜行一

案引璧髮粹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諸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見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篋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截其手嘗者斷其舌賴仁宗在東宮言此法古所未聞有華國典奏寢其令以故楊璉真珈肆惡於前伽璘真導淫於後雖歲舉好事亦奚裨於享國長久之道論者謂元之亡實亡於僧云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續錄云字通密祖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常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大器之宋金末各遣使來召不赴歲已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治裝曰天使至我當行翌日果至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宿

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
州經數十國涉地萬餘里自崑崙歷四載始達西域之雪山常
馬行深雪中馬上舉鞭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至太祖大悅賜
食設廬帳甚飭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
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
道告以清心寡欲為先太祖深獎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
皇子於是錫以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較耕錄云
西太宗師
掌管天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
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畏天威明孝
道以導有眾太祖善之一日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
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之罷獵當喪亂之
餘民罹俘獲者無所避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河南北間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五 雜行一
由是被掠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幸更生者亡慮二三萬
人較耕錄云處機自行在歸道山宣德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
戶之冀一言以為禍既入室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杖于廳
前其冀理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
其冀而欲完保全之則爾與子孫榮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
處機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悅服榮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
禱之果退舍歲旱禱之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收賜
所居名長春宮且遣使勞問曰朕嘗念神仙神仙母忘朕也六
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推乎池其涸
乎吾將與之俱乎卒年八十行草宗黃山谷其徒尹志平奉
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賜金印四傳至和志誠居雲州金閣山
丞相安童嘗過訪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
曰入相一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其

後安童復被名辭不可再往決焉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
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
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
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之
後其徒苗道一嗣全真教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
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至
本紀作十二年未平宋時 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
昔歲已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二
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矣命坐賜宴特賜玉芙蓉冠組
金無縫服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仍給銀印命取
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不知其幾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五 雜行一
而此劍印傳于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乎特建天師
正一祠於大都令宗演居之踰年請還山二十九年卒子與棣
嗣與棣卒元貞元年弟與材嗣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湖陽鹽
官海鹽兩州為忠最甚與材略施其術一夕大雨震電明早見
有物魚首龜形者磔於水裔潮患遂息大德八年授正一教主
主領三山符籙武宗至大初入覲加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
改賜金印卒子嗣成嗣仁宗延祐三年加太虛輔化體仁應道
大真人掌道教如故較耕錄云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深百畝
微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蛙聚焉會與材朝京回因以告乃
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姓母再喧自是寂然
成皆風雅能畫竹與龍時有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
少入龍虎山為道士相者曰為神仙宰相從宗演入朝世祖與
語留孫留待閣下授江南諸路道教都提點世祖嘗親祠幄殿

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眾駭懼登殿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
 順聖皇后得危疾急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未衣長髯從甲
 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
 者臣所似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夫師也行草間春
 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觀之果如
 夢中所見帝大悅欲命為天師留孫固辭不敢乃號為上卿命
 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南京仲居之專掌祠事授玄教
 宗師賜銀印又特官其父至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時天下大
 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每待詔因論黃老治道貴清靜聖人
 在有天下之旨深契上意上將拜完澤為相命筮之得同人之
 豫留孫曰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
 也何吉如之帝意始決每歲於長春壽寧二宮命作醮事奏赤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天 雜行一

章於天或五七晝夜又嘗命祀星祭斗大德中加同知集賢院
 道敘事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武宗初召見升大真人知集賢
 院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仁宗即位
 加開府儀同三司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賜號輔
 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授玉印英宗初命修法事於崇真宮至
 治元年卒其徒吳全節嗣虞集神道碑云留孫以老子之道日
 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政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
 貴之極而不易寒儉之素歷任累朝垂四十年為朝廷密掖中
 外所尊全節字成季書史會要云勝開開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龍虎
 山後從留孫至京師成宗初每幸上都命給廬帳車馬廩餼俾
 侍行輦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賜銀印至太三年賜七寶金
 冠織金文服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名所
 居鄉曰榮祿里曰具慶既嗣職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

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敘事
 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泰定三年命修醮事于龍虎三茆閣皂
 諸山生平好與賢士大夫交其推敬善類振窮周急頗有俠槩
 卒年八十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金季道士劉德仁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
 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五傳至鄆希誠居燕京天寶宮見知
 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至元五年
 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改賜銀章又三傳至張
 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
 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半山舊多虎志清結茅其上虎
 皆避徙然頗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
 地大震城郭虛舍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天 雜行一

少損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敘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
 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競禱為圖以相傳焉

太乙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乙三元法籙之術因
 名其教曰太乙四傳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至和林
 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敘事至元十一
 年建太乙宮于兩京命領祠事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
 法賜太乙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以月直元辰敕居壽
 作祠醮奏亦章於天五晝夜事畢請問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
 參預國政世祖喜曰行將及矣明日下詔太子參決朝政敕自
 明年正月朔建醮長春宮凡七晝夜歲如例以居壽為之主
 按元時尊信桑門之術蓋重釋而輕道世祖初諭真人祈志誠
 焚毀道藏妄偽經文再命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易言惟道

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焚毀殆盡近世流傳道家言辭旨淺鄙且多竊佛氏語大抵皆後人臆撰非太上微言真諦也然幸其教當時尚存不滅自正一天師相沿歷代故事襲爵賜號而外如憲宗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中統二年命煉師王道歸築道觀于真定賜名玉華宮享睿宗御容於其內尋遣道士嘗洞春代祀東海至元元年名衛州太乙度師李居素赴闕賜第一區額曰太乙廣福萬壽宮自後每逢正旦設周天金錄醮于長春宮或五七晝夜時作醮五年詔二分二至及聖誕日祭星七年築昭應宮于高粱河崇奉老子十四年遣真人李德和代祀濟瀆十七年遣官持香帛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茅山設醮以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祈禱有驗命別主道教明年命六祖李全祐祭斗名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宋 雜行一

蔣宗瑛法師劉道真入朝問祀太一法二十八年遣真人張志仙致禱東北海嶽雖稍加信禮而江南諸路聖祖天尊祠盡已撤毀成宗元貞元年始詔道家復行金錄科範於天下開建醮事于延春閣壽寧宮兼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于司天臺紫微星于雲仙臺建五福太一神壇時賜天師張與隸宗師張留孫真人張志仙等玉圭各一英宗初祭道甲神于香山祭星于司天臺凡四十晝夜其教漸興及邵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煽亂復禁度牒符籙禁定二年始重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遣中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文宗天曆二年命道士毛顯達祭道甲神于大都西山上都南屏山至順改元賜全真教主苜道一神仙符命金印次年名亳州太清宮馬道逸汴梁朝天宮李若訥河南嵩山趙亦然各率徒眾赴闕修普天皇籙大醮順帝在御

西僧禱祀之說不見於史冊終元之世道教不絕如綫云冊曰釋主無我絕食與癡元崇其號意在羈縻全真正一彼法所唾天魔演揲終覆厥基自古外道奚裨聖治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趙城人金亡徙中山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之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頗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為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曰鷄卵視之果然又曰朕有事繫心汝可知否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遣奉御送至司天台給筆札命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司天諸生皆罕及詔授太史官帝曰朕用兵襄樊累年不決奈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元帥阿里海牙入朝請益兵十萬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曰濟帝御幄殿侍臣甚眾顧忠良曰今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宋 雜行一

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邪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為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七月十五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曰三公其亡乎未幾劉秉忠卒藏書云世祖嘗問劉秉忠曰建

帝出獵于御林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當有持之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曰明年正月當奏捷至期果取鄂州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曰聖體行自安矣閱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寔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丞相和禮霍孫率眾往視之比至山陵如故俄叛兵大至簡之三匪忠良引眾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為神白於帝

賜黃金十兩海都犯邊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
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及諸王昔里吉果劫皇子丞
相入海都帝召忠良曰誠如汝言汝可祀神致禱曰無事於神
皇子未年常還後果然車駕駐龍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
以安童之食不及彼也今宿衛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有怨
言矣帝怒答主膳者俾均其食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

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復清何邪曰應在皇太子帝曰是不妄
言殆有徵也命為太常丞少府為諸王昌重建宅於太廟南忠
良仆其柱少府奏之帝以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
邪帝曰卿言是也又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敕中書關道
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曰梁武帝用麩為犧牲後如
何邪帝將征日本命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辛

雜行一

戈不聽請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壇于國南遷太常卿大德元年
升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丞相阿忽魯等謀異謀
將奉皇后教附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附先帝於廟禮也
是后教非制也阿忽魯怒曰制自天降邪汝不畏死敢沮大事
忠良竟不從武宗即位進司徒奏言郊祀國之大典今南郊之
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請以太祖
配明年夏至祭地請以世祖配制可仁宗皇慶初命詣真定玉
華宮祀睿宗御容卒封趙國公諡忠獻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亡隱
衡山中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或使南嶽就訪隱逸或兄
湖南參政崔斌言康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
斌偕詣上都見帝親試所學皆驗授著作佐郎以內嬪松夫人

妻之凡名對禮遇殊厚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良宮
大將容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來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
將相者次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
推之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遂
罷兵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與康不受眾服其廉久之乞歸田
里優詔不許官至秘書監丞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曆
金末兵亂與母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砥其目百日復明人
稱其孝初劉敏行省燕京祥真幕下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
者多賴祥以免卒諡安靖德進為人材辨幼讀書通大義父歿
益自刻勵尤精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史官屬德
進以選授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疹所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辛

雜行一

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
臺事從征乃顏揆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
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又奏言叛者多為妖言所惑致謀
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一人帝從
之著為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遣德進從行凡攻戰取勝皆
豫尅期日無不驗者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
之原帝嘉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都城以
疾苦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
貴民力幾何臣未見其可議遂寢敕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
使德進預焉尋以病丐開仁宗在東宮特令中書留之會車駕
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領太史院
如故以疾卒于位追封魏國公諡文穆

愛薛西域弗林人寰宇記云大秦國一通西番諸部詔工星曆

醫藥每試多奇驗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儀仗

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平江南未下天下疲敝此等

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從獵保定從容於帝前語供給

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為罷獵伯顏平江南還姦臣有飛語

讒之者愛薛叩頭力諫始得解累官翰林學士承旨

許國楨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世業醫國楨尤精其術世祖在潛

邸徵至瀚海留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楨治之刻期而愈太

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自治者

用鍼悞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國楨從容進曰罪固當死然

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苟誅之後誰敢進者世祖意解且獎

其直謂可作諫官世祖嘗過飲馬通得足疾國楨進藥味苦却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三十一

不服國楨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

而足疾再作召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

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命提點太醫院事

帝與近臣言及敷善大臣因謂國楨曰朕昔出征大理同履艱

難者惟卿輩數人在爾超拜集賢大學士卒諡忠憲初國楨母

王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

皆命掌之太后閱其勞賜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楨由

是家焉 子辰字君輔幼從父入禁庭進退莊重世祖喜之俾

入備宿衛尋授尚醫太監桑哥專政數忌諱之帝不聽及桑哥

敗繫於左掖門帝命展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厚賜白玉帶

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王故以為賜成宗初加中書右丞署

太常事以足疾不能行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診視後足益弱不

可出每服藥使近侍即其家問焉卒封趙國公諡僖簡

冊曰緯侯不經陰陽多忌旁究岐雷亦云利濟小道可觀

乃述方技

孫威渾源州人幼沈鷲有巧思授雲中義軍千戶以驍勇稱善

為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上獻太祖親射之不能穿大悅授

順天諸路甲匠都總管從攻鄂乾等州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

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

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不合上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

與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邪即出錦衣賜之威每從戰伐恐

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為名多所全活卒贈神川郡

公諡忠惠 子拱初為監察御史後襲父職巧思過其父嘗別

製疊盾其法張則為盾欽則合而易持世祖謂古所未有賜之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三十一

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

天河開甲匠先期畢工具象虎獅豹異獸之形各殊其製累官

蓋都路總管卒贈大司農諡文莊

阿老瓦丁西域木發里人至元八年世祖徵斲匠阿老瓦丁與

其徒亦思馬因應詔馳驛至京師給官舍命首造大礮監五門

前試之所向徹數十重大軍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礮手

命阿老瓦丁往監造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授回鶻礮手

軍匠副萬戶皇慶元年卒 亦思馬因西域旭烈人與阿老瓦

丁同徵至京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

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入地深七尺許

及渡江宋擁舟師迎戰于南岸礮擊之舟悉沉沒每戰輒利

以功授回鶻礮手總管未幾卒以其子布伯襲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三十一

曰製陽候考唐史李尤稱作駁飛石一發紅筵二十餘人疑即此制度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習佛書期年即通大義同學有為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

阿尼哥聞之即能記誦長善畫塑及範金為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入思巴建黃金塔于土番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阿尼哥年

十七請行象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入朝乃祝髮受具為弟子從

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為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

土番二載而成見彼土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故不遠萬里為生靈來耳又問汝何所能曰臣以心為師頗知畫塑鑄金之

法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機使宋時所得歲久闕壞其能新之乎曰臣雖未嘗為此請試之像成開隔脈絡

皆倚金工嘆其天巧莫不佩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善作七寶鎮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皆織錦

為之圖畫弗及也始授人匠總管詔返初服領將作院事命製佈銅輪儀表刻漏累加司徒卒諡敏慧 有劉元者字秉元薊

州寶坻人始為黃冠師事青州把鞍耕錄道錄傳其藝非一後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技當世祖時凡兩都名利塑土

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擲換者慢帛之已而去其土髮帛儼然其上都三皇像尤古粹識者謂其造

意得三聖人之微仁宗兩賜宮女為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為人造他神像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

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

書圖畫見唐魏徵像鑿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遠走

廟中即日成之觀者咸嘆異其所作西番佛像多秘密人罕得見官至昭文館大學士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從習其法及言與字暮年譯

西天西番經論成書西南小國星哈刺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答思於帝前敷奏表章諸國驚服朝議與兵討暹國羅斛

馬八兒俱藍蕪木都刺諸國奏曰此皆蕞爾地縱得之何益若煩王師徒殘民命莫若遣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

其言降者二十餘國累擢翰林學士承旨成宗初拜大司徒 冊曰一藝心專於用亦底製鎧冶礮匠工事爾上公龍諡

曰僭曰參名器之襲為後世訾 續弘備錄 卷四十一 韓林兒真定樂城人父山童自其先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徒

承平順帝至正初山童倡言天下將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慰民翕然信之既而棗陽民張氏婦生子甫歲周暴長四尺許容

貌異常顴腹擁腫見人嘻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者時至正九年四月也於是河南江淮間民騷然欲動黃河南徙帝用賈魯

策鑿求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埋之當道鑄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河丁掘得之相驚詫潁州妖人劉福

通因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為中國主我劉光世後合輔之與其黨杜遵道盛文郁羅文素韓咬兒聚眾

于白鹿莊刑黑牛白馬誓告天地謀為亂縣官聞而捕之十一年辛卯五月福通遂起兵以紅巾為號官兵捕之急山童被禽

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匿武安山時蕭縣人李二史說芝蔴李藏書解李與

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惟福通黨尤盛不可制不數月拔潁州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舞陽葉縣及汝寧光息等州眾至十萬朝廷患之丞相脫脫請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帥諸衛大軍往討復上蔡禽韓咬兒送大都誅之明年帝命脫脫親征徐州李二敗死早住均用走濠州一稱魯淮王一稱永義王二人互爭雄長未幾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尋依福通兵勢益振十五年福通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立為帝又號小明王都亳州偽號宋改元龍鳳其母楊氏稱皇太后遵道文郁稱丞相福通與文素稱平章拆鹿邑太清宮材建宮闕其高有云韞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虎貢遵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道得寵專威福福通使甲士過殺之自為丞相稱太保會滁陽郭子興卒林兒招其諸將授子興子為元帥朱元璋即明太祖張天續弘簡錄卷四十一後子興子及天祐渡江與元兵戰皆敗死詔河南平章祐為副元帥皆奉龍鳳紀年答失拔都魯統兵討之與福通戰于長葛敗績退走中牟會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來援福通少却答失乃整兵復敗福通于太康進圍毫林兒走安豐明年偽宋將李武崔德破潼關入陳統拔其城義兵元帥察罕帖木兒引兵至武等望其炊烟畏其眾不敢逼還掠安邑察罕追感至下陽眾遁去十七年偽宋將毛貴陷膠州王士誠據山東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徑趨長安三輔震動察罕提兵入潼關大敗之乃還毛貴破萊州益都般陽諸路擁眾圍濟南時董博霄為山東宣慰使以兵救濟南敗貴于城下大挫其鋒未幾義兵萬戶田豐叛降貴貴勢復振遂陷濟寧入東昌福通謀取汴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取晉冀白不信大刀救李喜喜取關中賊黨尤

夥福通遂自曹濮陷衛輝關先生等分兵出絳沁踰太行歷上黨破遼州雲中鴈門代郡直抵上都焚宮闕轉掠遼陽東至高麗所過城邑無噍類白不信等破興元據鞏昌圍鳳翔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赴分左右翼掩擊之不信等潰圍出走蜀朝廷遣知院事達理麻失里援曹濮與福通戰歿官軍大潰嘗失退駐石村帝疑其玩寇使者趣戰相踵答失憂憤死明年答失子李羅帖木兒領父軍擊走福通于衛輝進克曹濮毛貴據長蘆董博霄戰死貴入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要隘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大車百輛輓糧儲民田十取二乃乘勝略薊州河間抵直沽連破滄州京師大恐徵四方兵入衛劉哈刺不花拒戰于柳林貴眾潰退走濟南福通銳意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走福通入城迎林兒于安豐居之續弘簡錄卷四十一毛貴為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二人故驍將也至是福通氣沮察罕大發秦晉軍會汴環城而壘偽宋兵屢敗城中食盡福通挾林兒從數百騎復走安豐河南次第恢復察罕謀知福通黨自相戕殺更大會諸將分五道水陸並進渡孟津復寇州東昌遣義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以豐踞山東久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既而復叛刺殺察罕還據益都帝命其子擴廓襲父官帥哀討賊擴廓攻益都入執豐士誠剖其心以祭父山東悉定二十三年張士誠都平江遣將呂珍攻安豐時偽宋健將已盡於山東林兒遣使詣建康告急朱元璋自將來救未至珍已殺福通破安豐林兒走滁州元璋擊走珍護林兒歸建康至二十六年十二月始死凡建偽號十二年

徐壽輝一名貞一本羅田布賈為人誕緩無能初袁州僧堂玉以彌勒佛教鼓煽湖湘間從者甚眾麻城人鄒普勝大倡其術壽輝浴于鹽塘普勝見其有光異之因與黃陂人倪文俊等共推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陷蕪水縣及黃州路壽輝僭稱帝以蕪水為蓮臺省偽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一年十月也於是普勝為太師文俊為上將文俊者故漁家子善泗兼行多槳舡攻畧湖廣州郡一時蟻聚烏合眾號百萬沔陽陳友諒舉兵應之壽輝以友諒隸文俊麾下分遣偽將丁普郎徐明遠魯法興等陷漢陽興國遂入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及湖廣平章和尚等棄城走已破沔陽殺推官俞述祖攻荆門殺知州聶炳畧安陸殺知府丑開遂乘勝渡江由瑞昌陷江州南康諸境更遣陶九畧瑞州歐普祥取袁州陳普文破吉安項普畧拔饒州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美

雜行

入善軍夜半發火大譟禽善獻帥府磔之十五年文俊復破沔陽成順王使其子報恩奴迎擊于漢川敗死文俊自沔陽破中興襄陽諸路明年正月文俊建宮室于漢陽迎壽輝都焉三月陷常德五月陷澧州八月陷衡州十二月陷岳州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為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并其軍尋據江西省治十九年壽輝欲徙都江西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壽輝遠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甲城西盡殺其部曲壽輝獨留江州友諒帥舟師攻太平府挾壽輝以行及取太平急謀僭號乃于采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立死僭號凡十年而壽輝舊將明玉珍起兵于蜀明玉珍一名旻隨州人世業農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充弓兵首汝穎盜起隨人相結屯青山推玉珍為屯長尋歸徐壽輝于漢陽授元帥與陳友諒同隸倪文俊部下分守沔陽與左丞哈林禿戰飛矢損右目軍中號旻瞎子至正十四年沔陽饑玉珍以兵千人駕斗船沂夔府買糧至巫峽人多就之者會青巾盜李喜聚眾苦蜀義兵元帥楊漢以兵禦之右丞完者都方鎮重慶忌其功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走漢兵怒皆拏船去出巫峽道遇玉珍羣訴之因言重慶一城守將哈林禿完者都兩不相下且無厚兵可圖也玉珍用其策襲破重慶於是禁侵掠勞父老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壽輝授玉珍為隴蜀右丞初玉珍攻重慶時道出瀘州宿河下聞進士劉楨名躬訪之先一夕楨夢冕旒者造廬明晨玉珍至與語大悅白吾孔明也即舟中拜為理問官進取成都及聞友諒殺壽輝自立玉珍怒曰友諒與我比肩事漢陽何遠謀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完

雜行

逆遣將守夔關不與通且為壽輝發喪立廟尋取嘉定破東川
據有全蜀二十二年衆推玉珍為隴蜀王分兵陷雲南陝西參
政車力帖木兒擊收于金馬山僉其弟明二明年玉珍稱帝于
成都僭號夏政元天統立妻彭氏為后子昇為皇太子用劉楨
議倣周制設六卿置翰林諸官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外置提
舉司教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賦稅十取一開廷試製
雅樂立郊社去釋老二教專奉彌勒佛玉珍親統兵入滇屯衆
金馬山大理總管段功擊敗之仍還重慶踰年殂年三十六玉
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僭號凡四年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謝祖干一贅於陳因冒陳姓父普
才生子五而友諒居長少多力好拳勇伎角為人貪忍有權術
嘗作縣獄吏志抑鬱不樂會徐壽輝等盜起招集亡命往從之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甲 雜行一

為兒文俊簿書掾守領兵稱元帥見文俊專恣積不能平至正
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襲殺之并其軍
跨有荆楚自稱平章據江州已陷池州明年正月親統兵攻安
慶安慶城倚小孤山為藩蔽義兵元帥胡伯顏領水軍戍守友
諒自上流直搗山下伯顏不能軍城遂陷淮南右丞余闕死之
友諒使其將趙普勝守焉普勝以雙刀名友諒驍將也四月友
諒破隆興路省臣火尼赤出走友諒遣將王奉國陷瑞州幸文
才蹂賴州康泰趙琮等赴邵武取汀州而乘勝自以兵取吉安
撫建諸路已而奉國移兵寇信州浙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
自衛來援連破奉國兵友諒弟友德植木圍攻城益急奉國穴
地道以入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時普勝守安慶數戰機陽浮
山失利友諒怒用奴騎不力的乃偽行安慶軍至罵以普勝具

蒸羊來迎至則執殺之遂幽其主徐壽輝於江州自稱漢王置

官屬親率舟師攻太平府拔壽輝以行縱巨艦乘江漲泊城西

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友諒既得太平遂弑

壽輝于采石自立為帝僭號漢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

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劉采石五通廟為行殿建玉輦

華蓋日月旂常羣臣至江岸朝賀值暴雨各藉卉而拜畧無

儀節時至正二十年庚子春也既而復還江州吳王朱元璋拔

魚兒耳乃圖大事邪友諒曰相家者言我家當大貴今其時矣

及僭位往迎之普才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二十三年友諒

以安慶隆興諸大郡連被元璋陷沒感感不得志思欲一逞乃

大作戰艦載舂屬百官空壁自武昌提勁卒六十萬舳舻相銜

而下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為棚板房為蔽艚頭冒鐵數

十重由鄱陽湖決戰康郎山下旌旗蔽天湖水盡立友諒自乘

赤龍船環甲殊死鬪旬有五日兵屢挫友諒以小舟載蘆葦置

火藥其中令敢死士操之束草為人飾以甲冑追敵船天反風

縱火其弟友貴友仁皆燔死友諒氣大索欲退守小孤山不得

而乃移舟泊蒲磯思突出湖口繞下流奔武昌追至涇江口友

諒迫督應視之矢集日貫顛而死其子理載屍夜奔武昌改元

德壽次年亦降友諒自僭號至死凡四年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民與弟士義士德士信共販

鹽為業士誠故有勇負任佐氣壯計勇施富家多易之或負其

鹽直尤為弓兵丘義所害辱士誠不勝忿順帝至正十三年屬

時多事私與諸將結社士誠自舉原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

時多事私與諸將結社士誠自舉原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

時多事私與諸將結社士誠自舉原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

時多事私與諸將結社士誠自舉原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

并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旁場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
 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決戰子仁潰并其
 眾有李華甫者亦泰州人嘗聚眾謀劫官士誠陽與之合未幾
 殺華甫得眾萬餘勢寔盛不數月攻陷泰州淮南省官遣知府
 李齊指之士誠詐請降且乞從征自効行省趣其治戈船赴濠
 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復鼓變殺參政趙璉劫官庫走入得勝湖
 俄陷興化蔓延入寶應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祐
 帝降詔赦其罪再遣齊賞詣往士誠本無降意齊辯說百端終
 不聽且為所害帝怒詔淮南平章福壽討之不克明年士誠攻
 揚州大司農達識帖睦爾軍敗盱眙泗州皆陷特命右丞相脫
 脫督諸衛大軍進討連戰旬有五日士誠敗不能支與呂珍潘
 原明等突圍出勢甚危亡何有詔削脫脫官解其兵柄士誠乘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聖 雜行一
 隙收散亡賈餘勇兵勢復振時江陰羣盜起有朱英者已就
 撫復叛乃質妻子向士誠乞兵且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
 多子女玉帛之富以艷其心於是先遣士德由通州渡江陷常
 熟朝廷猶冀其有降意遣待制烏馬兒孫搗賈宣命印牌往高
 郵招之為所拘尋被害十六年二月破平江路平江者今蘇州
 也士誠來自高郵改稱隆平郡毀承天寺為王宮擇寺觀豪門
 為省院部司所居以弟士德為平章卜者李行素為丞相蔣輝
 為右丞原明為左丞史文炳知樞密院俾伯昇節制軍事署銀
 工周仁為隆平太守分兵下湖松諸州尋破杭州時達識帖睦
 爾已遷江浙行省丞相聞變遣富陽會參政楊完者白嘉興引
 苗軍至擊敗士誠兵復其城明年士誠侵嘉興復為完者所敗
 且慮吳王朱元璋以兵躡其後乃為書請降達識帖睦爾遣廉

訪使馬伯琦至平江慰勞士誠求王爵不許復邀三公送表授
 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為
 完者自殺士誠遂據杭州詔以士信為江浙平章當是時士誠
 為降臣而城池甲兵錢糧皆自歸掌握先是士誠與方國珍
 分據浙東西江南海漕久不至至是河南始平南北通道乃遣
 尚書伯顏帖木兒曹履亨詣杭州以御酒龍衣賜之徵士誠輸
 粟國珍具舟兩人互相疑貳士誠欲不與參軍俞思齊日向時
 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使者開諭再三始
 從命一運粟十一萬一運粟十三萬至京師自是累出師擾浙
 東西地更遣將李濟據漳州時吳王方有事僞漢不暇南顧士
 誠勢益橫南至紹興北踰江淮直抵濟寧關土日廣且信用文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聖 雜行一
 吏葉景賢據開弘文館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士亦
 往往歸焉二十三年士誠遣呂珍將兵二十萬圍劉福通于安
 豐殺之據其城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建官屬朝廷再遣
 使徵士誠拒與東南海運遂絕士誠使弟士信致達識帖
 睦爾過劫其印函之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從此兄弟益驕縱上
 下乖疑將士多邀官爵美田宅方官用命有崑山人郭翼言於
 士誠曰明公仗馬籠下妻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非能極慮
 安危力足勝也人苦元政久故相率離散莫與守苟反其道休
 勞之然後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遠宴安逸樂坐消精銳四
 方豪傑並起雖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士誠妻
 止之曰其策誠善翼因得亡去士誠稱王凡四年吳王兵克平
 江士信中破死司事日陳伯昇煎明等納款惟恐弗先使客說

士誠曰昔項羽嗜鳴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也
公初入高郵十八人爾元兵圍公百萬而公卒提孤軍突出東
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
爾然使公當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志勞心亦可以強今至此臣
恐公之為項氏也士誠忽忽無所出曰足下嚮者不言今何及
矣客曰公子弟親戚將帥羅列內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
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有敗
失掩不以聞當此之時臣言固不得入也士誠喟然曰吾亦恨
之時城中木石俱盡外攻益堅城陷士誠更收散卒身戰萬壽
寺復敗從數騎倉皇歸顧謂其妻曰我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
遂驅羣媵妾上樓共焚死士誠方欲自經伯昇驚前抱持之曰
英雄患無身耳昇之舟中送建康吳王問之士誠曰天日昭公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雜行一
不照我仍自經死時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也辰春城平江於古
張翼同為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款款細思量且下水莫問米
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不曉所言何事或者
謂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午之交也今張
士誠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
方國珍台州黃巖人世業農父伯奇素柔儒為鄉人所侮生五
子皆有箝力善馳跳驟馬國珍其次也身長黑面體白如瓠時
童謡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者台州海中童山也仁宗延祐六
年忽草木鬱然是歲國珍生販鹽海濱與同里蔡亂頭為怨家
亂頭入海行劫有司懸賞格捕之國珍捕應格而賞不及怒曰
獨蔡能為是邪黃巖俗尊上田主伯奇為陳氏佃事陳甚恭而
數被侵辱國珍每自忖曰彼亦人爾阿父何乃恭父歿陳索租
益急稍不足則揚言國珍等通盜國珍給陳至具美醢盛饌戕

殺之臨其尸於瓮久之事泄太守使人來捕國珍方食左手舉
几自蔽右持門關格殺捕者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從子明
善等入海旬日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為海運苦時至正八年
戊子十一月也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討之追至福州
五虎門國珍知事棘焚船將遁忽官兵自相驚潰國珍回感之
朶兒只班被執迫其上招降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定海尉名山
假千戶不赴官聚眾如故轉掠温州遣尚書秦不華祭寶得其
狀力上剽捕之策不聽十年六月國珍仍入海燒畧沿海州郡
明年二月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統兵慶元以秦不華稔知
賊情偽遷浙東宣慰使分兵温州夾擊之李羅兵至大閩洋國
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進官軍不戰而潰李羅復被執反為國
珍飾詞上請朝廷弗知再遣大司農達識帖睦爾至黃巖招降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雜行一
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達識檄秦不華至海濱散其
徒眾拘其海舟兵仗授國珍真千戶兄弟皆官之藉其力以防
海運會丞相脫脫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曰是
且及我復劫其黨入海而作來議降秦不華張受降旗乘潮而
前竟為國珍所殺帝怒命南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敕與台州
民陳子由楊想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國珍勢益橫
十三年詔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
往招之尋報國珍已降乞授五品流官仍納其船散遣徒眾時
劉基方為浙東行省都事謂方氏首亂不可赦執政多受其賂
不聽乃遣使授國珍徽州路國璋廣德路國瑛信州路皆官治
中國珍不受命使盜待使者於隘殺之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
如故朝命納麟答刺為元帥問府慶元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

參政恩寧普會兵進討皆敗績十六年國珍復降拜海道漕運
 萬戶國璋衢州路總管尋升國珍江浙行省參政時張士誠踞
 平江朝議更欲藉其力禦之令擊士誠七戰皆捷士誠悉稱臣
 諭聚朝廷多其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
 邵國珍以國璋兩珉居台州明善居溫州而留國瑛自副十八
 年加國珍江浙左丞尋進平章政事國珍歲具海舟轉輸士誠
 粟以功加太尉賜爵衛國公二十六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國
 瑛因珉明善並平章政事國珍本起負販日不知書幸遭逢末
 世恃兄弟可羽翼遂肆意猖獗反側再三未嘗一創非真能出
 奇制勝者也心多疑慮無定見既節鉞浙東邀王爵又陰與其
 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朱元璋號令嚴明所
 向莫敢恐不能與抗况與我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有定莫
 續弘簡錄 卷四十一 吳 雜行一

若始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乃奉書獻金帛使其子亞關
 為質許納溫台慶元三郡圖籍懷姦挾詐又北通擴廓帖木兒
 南交陳有定為三窟計所用書佐參謀率由胥吏進苟利自營
 一時政令租稅任意輕重民犯死罪不加刑納竹筐投之江流
 跡其行事大畧近士誠而能自度德不帝制自為故得保令終
 云先是有周必達者隱天台國珍造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離
 亂君能舉義除盜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吾所知也國珍
 不聽後屢敗始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其橫行東南
 者凡二十一年名山藏云本名珍字國珍以字行
 後避明祖御諱改名貞字谷貞

則曰海精首亂紅巾繼勁半壁東南土崩石疊不有驅除
 曷開新運元之覆亡實由羣橫舊史見遺豈有所蘄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四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附載

高麗附載 日本 安南 占城附載 瓜哇 瑠求 緬

遺補八百媳婦 西域 大理 吉利吉思

高麗屬禹冀州之地本周箕子封國尚書大傳云武王釋箕子
之朝鮮武王後為夫餘別種曰朱蒙者居之始建國號高句驪
即其地封之

因以高為氏其孫莫來并夫餘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三年入寇

西安平遼東始見載紀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東南

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

即漢玄菟郡隨山為郭山曰神嵩有水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

淶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為天塹後關土益廣合古新羅百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高麗

濟為一東南至六千里按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之後初
以百家濟海故名遼東有三韓曰馬韓

辰韓弁韓新羅本辰韓種其地以新羅為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

濟為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為鎮州號西京凡三京四府八

牧郡四十二州百有十八縣三百九十鎮三千七百洲島其水

有大遼少遼俱水梁水惟馬皆即鴨滌江鹽難二水合流最大官凡

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土齊曰鬱折曰太大使者曰皂衣頭大兄皆

乘國政次大使者次大兄次上位使者次諸兄次小使者次過

節次先人又有古雛大加專掌賓客隋書云有大大兄次大兄
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

者次禱奢次騎屬次仙人凡十二等 國分五部曰內部即漢

桂婁部曰北部即絕奴部曰東部即順奴部曰南部即灌奴部

曰西部即消奴部其大城置儼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亦

號道使比刺史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末客比中郎將王令

曰教曰宜臣民呼曰聖上私謂曰嚴公后妃曰宮主士以族望
相高柳崔金李四姓為貴無宦者以世族子為內侍六衛歲十
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王服五采白羅冠
革帶皆金釵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鳥羽金銀雜釵筒裏衫
大口袴白韋帶黃革履隋書云人皆皮冠貴者冠庶人衣褐戴用紫羅使人加插鳥羽
弁婦人鬢髻垂右肩餘髮披下約以絳羅貫之兵器與中國略
同樂有五絃琴箏箴篋橫吹簫鼓之屬無金石音喜奕投壺甃
鞠食用遛豆籩簋鼎洗居依山谷草茨屋者十之八堂上設席
升必脫履見尊者則跪應必唯以趨為敬立各反拱行各搦手
拜則曳一脚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好蹲踞昏娶不納聘幣王女
不下嫁必歸之兄弟宗族其貴臣亦然父母夫喪服三年兄弟
三月殯於家經三年而葬尚釋教雖王子弟常一人為僧無道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高麗

懼請罪煬帝徵元入朝不至親征之初渡遼而敗再征而楊元
感反三征而天下亂唐高祖武德四年遣使朝貢受正朔元在
位十八年卒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其主高武即元異母弟
也太宗親駕伐之不克高宗乾封中乘其內讎討之拔東京置
安東都護府高氏遂亡武后垂拱中仍求其裔寶元為遼東都
督朝鮮郡王遣回統安東舊部後唐莊宗同光中累奉職貢長
興元年權知國事王建始代其位遷都松岳明宗始封建為高
麗國王石晉開運中建死子武襲沙陀漢乾祐末武死子昭襲
宋太祖開寶中昭死子伯襲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伯死弟治襲
淳化五年治以受制契丹走使來乞師不許自是朝貢中阻治
死弟誦立誦死弟詢立先是高麗屢為契丹侵陵乃築六城于
境上曰興州鐵州通州龍州郭州契丹惡其貳已襲取之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高麗

及經世大典紀事更遣上將趙冲共討滅六哥等剽遂與冲
 本末皆不載王名結為兄弟約每歲輸貢賦自是使命接踵久之漸踰約十九年
 遣使著古與趣貢賦未至為盜所殺後積七歲絕信使太宗三
 年遣元帥撒禮塔討之國人洪福源迎降即大宣子也師抵王
 京招其主王撒撒遣其弟懷安公從請和許之置京府州縣七
 十二遠魯花赤監治其國遂班師明年撒復叛盡殺所署官吏
 退保江華島復遣撒禮塔討之至王京中流矢卒師還撒遣將
 軍金寶鼎等上表陳情願悔過帝數其罪令來朝未幾撒悉眾
 攻陷西京已附降民劫大宣東去帝怒命唐古及福源再討之
 拔龍岡咸從等十餘城撒復遣金寶鼎等奉表來貢詔徵撒入
 朝撒以母喪辭自是屢遣其臣納貢而蒙古師進攻不輟取昌
 朔諸州高麗勢日挫走使諭撒親朝當罷兵撒不得已以族子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四 高麗

縛為已子入質定宗二年以歲貢不入命將阿母侃征之不克
 憲宗三年命宗王耶虎與福源同領軍征之拔禾山東州春州
 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五年改命剗刺解與福源再往拔光州
 安城中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泉等城撒懼遣其世子俱赴闕時
 帝方親攻宋崩于哈州留俱未遣還世祖即位廉希憲趙良弼
 進曰高麗雖小國依山阻海國家用兵二十年尚未臣服前歲
 世子王俱來朝適鑾輅西征羈旅者五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
 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禮且聞其
 父已死不若立之為王送之國彼必感厚施願修臣職是不勞
 一卒得一國也帝是其言即日改館世子中統元年三月冊為
 高麗國王以兵衛送歸詔班師仍赦其境內制曰我太祖肇開
 大業列聖相承代有鴻勳芟除羣穢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

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于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勁敵
 哉今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爾宋所恃者長江而長
 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籬籬大軍已駐
 手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
 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弘好
 生之大德捐宿構之小嫌用是戒救邊陲歛兵待命今得世子
 與邊將書乃知爾國情偽朕甚疑焉如謂果內亂邪權臣何不
 自立而立世孫如謂傳聞之誤邪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境上
 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邪重念
 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賣武殆非本心且推心置腹則反側
 自安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閩帥斷自朕衷無以逋逃間執
 政無以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弗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五 高麗

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或有首謀梗化旅拒
 王師已降附而輒叛因仇讐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
 已而隨眾脅從者罪無輕重咸予自新世子其趣裝歸國解仇
 釋憾布德施恩緬維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
 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利濟無憚勤勞
 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理以定民心我師不復
 越界大號一出朕不食言敢有踵亂犯上自干典刑者國有常
 憲人得誅之世子其恭承丕訓永作東藩以揚我休命俱求去
 水就陸以免軍馬侵擾從之六月俱遣其子偁來賀即位以國
 王封冊印及虎符賜之次年夏俱來朝尋更名植遣其子慤以
 聞賜植玉帶一遣官護慤歸植遣侍御史張益奉表入謝三年
 正月賜植中統曆詔曰獻歲發春式邁三陽之會對時育物宜

同一視之仁瞻爾外邦忠於內附肇因正且肅展賀儀方使介
之言旋須羨書之播告今賜中統曆一道卿其若稽古典敬授
民時勅彼東隅之氓勤於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用康年時乃
之休惟朕以憐見典植遣使奏謝詔諭植籍編民出師旅輸糧
餉助軍儲植初置不答帝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生稍集然後
惟命帝謂其詞意懇實允之歲進方物亦止稱其力且諭高麗
上京等處毋重科歛民植以免置驛罷互市蠲酒課諸事遣翰
林學士韓就入謝賜蜀錦一羊五百仍召植入朝五年正月朔
植遣使賀正且六月植朝于上都修世見禮九月頒改元詔于
其國禁登州和州并女真人毋侵高麗界立瀋州以處降民間
植病帝親和藥賜之至元二年春植遣其弟公珣入貢六月遣
陪臣榮引伯來賀聖誕歲如例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六會朝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高麗 六

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餘人年間死於兵疫賴聖德撤兵
以來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國來者言海道之捷於宋
得便風可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為食
豈不甚易歸可以此意諭爾主隨命都統領脫朶兒王國昌等
至其國督軍造船植出昇天府迎之願備兵一萬船千艘詔脫
朶兒往閱并相視黑山道路仍命脫朶兒別造船百隻以俟調用
也其始末無考詳日帝銳意欲通日本遣黑廸等仍由高麗令重臣
導送勿致如前稽阻植遣知門下省事申思全及潘阜從黑廸
等偕去往返三載訖無成功後命秘書監趙良弼再往高麗導
之始至其國本傳六年秋世子愷倉皇入見泣奏權臣擅廢
植而立其弟沿國內大亂帝憫之遣幹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
國詳問且救萬戶宋仲義督兵往討兼授愷特進上柱國假師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高麗 七

二分治其國俾權倖勢均自相維制實今之良圖議未決會植已受詔復位明年二月入覲乞罷兵帝以衍廢立豈可釋而不誅沿權國事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裔從註誤一無所問遣軍護植還國命脫朶兒焦天翼充其國達魯花赤同往鎮之並敕軍士毋擾俄報林衍已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亦為其下所殺衍黨裴仲孫招集餘眾更立植庶族承化侯為王劫府庫圖籍竄入珍島大軍進次王京西關城遣人收衍妻子植入居舊京詔忻都史樞為經略使領兵五千人洪茶丘以舊民二千人屯田金州為定高麗兼取日本計茶丘福源子也八年二月命元帥忽都答兒持詔諭裴仲孫仲孫乞退軍然後降帝怒其欺罔遷延歲月不允趣分道進兵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裔從民戶皆降植遣上將鄭子璵表謝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高麗

且令悞率尚書右丞宋玠軍器監薛公儉等二十八人入質未幾帝遣悞還且轉東京米二萬石賑其饑時仲孫餘黨金通精竄入耽羅廷議耽羅國主嘗來朝觀今既納其叛臣舉兵討之義所應也請先平耽羅然後觀兵日本會植亦請討耽羅餘寇帝發高麗軍六千人益以武衛軍出兵船百有八艘命忻都茶丘領之入海拔其城禽通精誅之立耽羅招討使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疋時至元十年六月也先是植遣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昏帝許之十一年五月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世子悞七月王植薨來告且遣表言悞孝謹可付國事帝命悞歸襲爵悞遣其齊安侯王淑來謝恩十一月皇女入高麗悞遣其帶方郡侯王徵率子弟二十人入侍十三年悞奏改名勝賜馴馬高麗王印以其官制僭濫諭勝改正時帝方用兵日本

或命軍高麗或伐材耽羅歲無虛日十七年秋勝入朝願益兵自効帝大喜加勝左丞相行中書省事勝簡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隻軍糧十萬為助日本惡其侵已也潛出偏師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詔立金州等處鎮邊萬戶府率蒙古軍戍之勝亦不勝其憤請更造船百五十艘助征帝益喜賜勝金印并以耽羅所造戰船給其軍二十年立征東行省勝與右丞相阿塔海共領省事明年春勝及公主率其子諫來朝帝嘉其賢錫號安平公主制曰朕嗣有令緒時庸展親瞻先朝帝女之賢視今日宗藩之貴肆揚煥號用率彝章釐降高麗國王公主忽都魯揭里迷失毓秀天潢承徽宸極孝恭有則早閑壺範之慈戒敬無違特借公宮之重正嬪儀於貳館敦王化於三韓車服不繫其夫義方以教其子既優既渥實惟茅土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高麗

之分來歸來寧與觀邦家之慶因廷臣之建議即邑國以疏風於以錫丹闈紫詔之恩於以彰赤舄駟車之寵於戲周王姬為婦道之準成其肅離唐漢陽以王姑之尊戒乎驕侈罔俾前代得專令名見養蒙集二十三年遣使獻日本俘十六人詔加勝太保二十六年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以其國多產銀遣工即其地開冶輸官勝每歲貢其所產紬布氈布線綱動以千計二十八年勝乞以子諫為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尚薊國長公主歲饑給米二十萬斛明年又告饑賜米十萬石三十年二月勝請更名詔賜功臣號制曰咨爾高麗國王王距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於先猷久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賓日之方男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祀之傳肆升右揆之階光應上台之象茲薦頒於寵數其益勵

以忠勤動惟一德之懷居必正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
土於三朝父子並為周司徒播清風於高古可特加純誠守正
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尚服渥命以介福祗見元文類張士觀撰成宗
即位距入朝上言統羅自祖宗以來臣屬本國逆黨林衍既平
之後改隸朝廷乞仍其舊帝報可大德改元距請老傳國與子
源詔源襲王爵加距為逸壽王二年中書省奏源擅命妄殺遣
右丞楊炎龍名源入侍留京師仍以距統國政降詔戒飭曰自
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毋積匪彝自于憲典會
使者哈散還言距不能服眾朝廷宜遣官共理於是復立征東
行省命闊里吉思為高麗行省平章比至上言國王自署官府
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其王用曲蓋龍辰警蹕諸臣
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尤甚帝遣尚書王泰亨往釐正之既
續弘簡錄卷四十二
而距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稱千歲今既奉明詔一切
皆罷已革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今設行省監
治非便帝亦以闊里吉思不能和輯其民仍罷征東行省初距
既復位委用羣小厚歛淫刑國人羣怨於朝廉得其相國吳祈
專權離間狀遣翰林直學士王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
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
家國地邪距感泣曰臣年耄聽信僉邪是以至此今聞命矣願
奉表自雪且請子源還國奸黨悉從約治乃徵祈赴闕鞠之流
安西約命故臣洪子藩為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統
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十年春正月朔距遣使入賀自至元
二十年後高麗朝正使者不時至至是適一會焉五月距卒遣
源還國復襲位仍置征東行省鎮之源尋請改名章高麗小武史作璋

宗即位進封瀋陽王加恩三代其贈曾祖父制曰昔我太祖之
奮舉漠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
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故高麗王王暉深察機運舉國內嚮事
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秉志端愨明誠遠慮嚆克如是哉又屬
遼民餘孽潛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於時
冰雪互寒饋餉不通而暉乃能供億轉輸師皆宿飽軍典器仗
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
與邦莫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斯永
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其懋與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
有知歆茲異數可追贈忠憲見元文類姚燧撰其贈植制曰洪惟我祖
天錫勇智正萬邦迺眷爾家世篤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未茂
其德厚者流光故高麗王王植祗訓向方飭躬迪吉佩服儒雅
奮勵材猷初父命之親承以土宜而入貢會桓肅西巡於川徼
而世皇南撫於江壩亟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途屯以永
內訌仍遣於家艱號渙其申還納旋膺於晝接中統之風雲載
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必中於事機造次弗忘乎禮憲首遣
明廷之質有來豕嗣之良釐降展親示渥特殊於他姓服勤尊
主輸誠益拱於中天不譟是征屢為先導奉朝斯謹罔失常期
孫繼尚夫皇姬國允資乎碩輔有為有守昔哉濟之功多言盛
言恭茲弼諧之望著盍旌舊哲庸賁嘉稱太師維垣爵以馭其
貴君子如祉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彞之舉嗚呼
匪報也永為好也恩隨鸞檢以疊疏惟有之是以似之系與鴨
江而並遠可追諡忠敬王構撰其贈距制曰朕觀今天下有民社
而王者惟是三韓及祖宗而臣之殆將百載厥父苗而子復肯

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既勲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故高麗國王王昶移孝作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燦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釐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賁秉鈞以東征期莫枕乎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選兵歷卯以泰山戰踵末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夫三紀而享年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為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為襟何必刑白馬之盟誓黃河以如帶尚期貞魄庸服恤章可追諡忠烈姚燧至大元年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行省民不勝其擾帝準世祖舊制罷之遼陽右丞洪重喜訴章不奉國法恣暴等事省臣請對狀帝令毋辯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對命章從太后之五臺山尋賜章功臣號改封瀋王仁宗皇慶二年章遜位詔其子熹襲舊封初尚漢國長公主繼尚曹國長公主尋以熹弟嵩為王世子娶梁王松山女英宗即位名章至留之上都泰定改元救還國仍歸其印高麗史云世子如元謂帝便殿問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問讀從行宿衛之暇時從實問孝經論語帝悅命引與俱入賜坐問本國世代之相傳之序理亂之跡風俗之宜與之不備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又各與同議二人對稱旨于帝授可臣翰林學士直學士一日帝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可臣從帝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着巾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鏡色紫而高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驘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並賜酒可臣獻詩云有那大如囊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隨及海東人帝嘉之輟賜御羹按世子即王章嘗構萬卷樓于京師者可臣在東國撰千秋金鏡錄續增修之曰世代編年節要七卷又撰本國編年綱目四十二卷三年正月朔章遣使賀正旦文宗天曆二年正月朔賀使再至是冬熹以久病不視事請命其子植襲位三年正月朔植遣其臣元忠奉表稱賀未幾熹病愈命仍為國王賜金印順帝後至

元初詔徵其王阿刺忒納失里入朝賜金一錠鈔二千錠至正四年特授入禿麻朵兒只嗣高麗國王十年以瀋王之孫脫脫不花為東宮怯薛官明年詔以國王不答失里之弟伯顏帖木兒襲王封而廢其子會日本賊過海剽掠自稱島居王伯顏帖木兒勦捕之特賜金繫腰十四年封脫脫不花為瀋王賜伯顏帖木兒為親仁輔義宣忠奉國章惠靖遠功臣二十二年帝以讒廢伯顏帖木兒立其弟增思帖木兒為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不聽復以皇后奇氏族子三寶奴為元子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為伏兵所敗僅餘七十騎還京師時朝廷屢遣使至高麗選取媵妾國中每生女不舉女長不嫁而皇后奇氏初以高麗女入宮見寵為皇后奇族之在本國者多怙后勢驕橫伯顏帖木兒怒盡殺之以故奇后日譏於帝任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情廢立軍既敗歸未幾元亡自熹後嗣皆以蒙古為名皇慶而後史亦不載特按諸本紀序之如此

日本在東海之東與儋耳相近東北有毛人國大山瀾之西南至海西北至百濟北距新羅水陸三千里僧齋然謝表有望落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季夏解依山島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建明春初到舊邑等語依山島而居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焉其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地勢東高西下建都邪馬臺去中國萬二千里古名倭奴國唐時稍習夏音惡其稱以近日所出更名日本或云日本小國倭併之而冒其號自謂泰伯之後未詳其由漢光武中元二年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永初元年亦遣使朝貢桓靈之間其國大亂更相攻伐歷代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宋史云初主號天御傳二十三世至彥瀲並以尊為號居筑紫城日向宮彥瀲子神武以甲寅即位當周僖王時遷居

大和州僞原宮傳六十四世至守平仇宋雍熙中並以天皇為
號按其世次則甲彌呼當是彥瀲下第十九世反正天皇也
能以鬼道惑眾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侍婢千人擁之罕見其
而唯男子二人給王飲食傳言語王姓阿每氏宋書云以魏明
王為姓帝景初二年倭女王始遣大夫貢獻詔稱親魏倭王正始中甲
彌呼死立其宗女一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受中國爵命晉武
帝太始中遣使重譯入貢劉宋永和二年倭王讚修貢職至晉
孫武當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彌
躬環甲冑跋履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嶼
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九國臣雖下愚忝承遺緒驅率所先
歸崇天極道逕百濟方理舟航而高麗無道圖欲見吞虔劉不
已每致稽滯臣欲整練甲兵摧此強敵尅靖方難無替前功竊
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因詔除武使持節安東大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西 日本
將軍倭王相傳其王以天為兄日為弟天未明時聽政踟躕坐
日出即止云委我弟俗亦好儒雅有文字彥瀲後十六世其主
應神始千百濟得中
國文字時有大臣紀
武內年三百七歲知卜筮尚浮屠法尤信巫覡其官十有二
等以大小德仁義禮智信為紀有軍尼百二十如牧宰每八十
戶置一伊一作仍尼翼如里長十伊尼翼屬一軍尼置本率一人
檢察諸部宋書云凡五畿七道三島三千
七百七十二部四百一十四驛其男子衣裙襦袖微
小漆履繫足庶人則跣不得用金銀為飾垂髮兩耳上椎髻無
冠及隋煬帝賜其民錦綵冠始得其制以服文布為衣左右佩
銀繭長八寸以多少別貴賤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施
襪寰宇記曰襪
音撰絲也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漢書云刻其
肌以丹青涅
之入水可避
蚊龍之害好恭博握槊樗蒲性嗜酒人多壽考無城郭聯木
為柵以草茨屋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殺人

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俗恬靜罕爭
訟盜賊亦少無牛馬虎豹有獸如牛名山鼠有火蛇能吞之地
膏腴氣溫煖五穀無黍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性質直有
雅風婚嫁不取同姓國多女大人皆四五妻婦人歸夫家必先
跨火通典作
跪火無盤俎藉以櫛葉手舖之東與州出黃金西別島
皆銀礦山多白珠青玉產銅及丹土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
鷄卵夜有光云魚眼睛也自魏至齊梁代與中國通隋大業三
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
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覽之不悅明年遣文林郎
裴清使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經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
其人與中夏無別既達海岸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
儀仗鳴鼓角來迎已遣大禮歌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比至設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五 日本
宴享甚盛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唐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
改元大寶遣朝臣真人栗田入貢朝臣真人
猶唐尚書寇進德冠頂有華
繭四披紫袍帛帶好學能屬文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元
宗開元初粟田復來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為
之師獻大幅布為贊肅宗上元後海道多為新羅梗阻乃由明
越州入貢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與能獻方物與能善書其
紙似繭而澤人莫能名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其學子橘勉勢
浮屠空海留肄業歷二十餘年始歸開成會昌間數遣僧入唐
禮五臺山僖宗光啓元年遣僧宗睿入唐傳教後梁龍德中遣
僧來朝後周顯德中其國使又領蝦夷國人來貢人鬚長四五
尺蓋倭之屬國也宋雍熙元年其王守平遣僧齋然獻銅器十
餘事併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齋然衣絲自號藤原氏

善隸書問其風土但書以對太宗聞其國王一姓傳繼文武僚吏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蓋古之道也賜紫衣存撫甚厚其國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夏復求孝經新義大藏經印本皆給之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與其國人滕木吉至真宗召見之試所持木弓竹矢挽射不及遠詰其故以國中不習戰鬪對自後朝貢來者皆僧也有寂照者識文字繕寫甚工孝宗淳熙元年倭船火兒毆人至死命械付其綱首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漂日本舟至明州百餘人詔日給錢米俟本國舟至附歸後屢有漂至華亭定海者詔勿取其貨如例給養元世祖至元初有高麗人趙葵言日本可通詔擇可奉使者三年命國信使黑廸殷弘持書往書曰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未 日本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罹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國主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累代以來時修職貢獨至朕躬從無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心惟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問豈一家之理哉或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經世大典云云云不 宜自蓋不臣之也黑廸等道由高麗國王王植承帝命遣其臣宋君斐金贊等導詔使往不至而還明年復遣黑廸殷弘至高麗諭以必得日本要領為期植遣起居舍人潘阜等再往留六月亦不得達五年廸等還往對馬島日本拒不納執其瑜二郎彌二郎二人歸明年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先是中書平章趙良弼金舊臣也世祖疑其

有他志不自安至是請行帝憫其老不許固請乃授秘書監持書以行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嘗馳使脩好孰意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已敕有司慰撫俾賫牒還國何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搆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邪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國信使持書至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睦隣國之善事其或猶豫不決馴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行乞定與王相見禮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詔諭高麗送之期必達仍命王國昌洪茶丘將兵三千人衛之海上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八年高麗王植遣通事徐稱導送良弼至金津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未 日本島日本望見使舟輒舉刃相向良弼舍舟登岸宣旨金津守延入板屋環以兵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諭以禮意太宰官媿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主始授越數日復來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天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良弼終不與但出錄本示之後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脅良弼曰不見汝主寧持我首去書終不與也衆知不可屈始遣彌四郎者入朝仍送良弼至對馬島明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

惡殺先遣行人下頒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
還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爲國主
所使詭云守護所也名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加
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爾宜示之寬仁且不聽其入見乃諭中
書省遣還植復致書日本令必通好大朝不省如故十年六月
良弼至自日本具以其國爵號州郡風俗土宜來上帝怒其弗
率命鳳州經略使忻都總管洪茶丘僉高麗軍五千六百人以
千料船拔都魯輕疾賊汲水小船各三百隻載士卒五千
征之拔對馬一岐宜巒諸島會我師矢盡掠其近郊而歸十二
年更遣侍郎杜世忠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復致書亦不
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錢許之俄聞世忠等已被殺
帝決計聲討於是立日本行中書省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日本
等軍兼立鎮邊萬戶府于金州控制之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
省右丞相阿刺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兵十萬壓
其境阿刺罕以病不勝舟改命阿塔海代總軍事無何諸將未
見敵舟爲風濤激壞大失利喪全師有敗卒于闐者脫歸言官
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
文虎等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
戶爲主方伐木造船圖還盡爲日本所殲餘二三萬人驅至八
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聞輩
是也久之莫青與吳萬五亦逃歸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
人爾二十年復命阿塔海爲日本行省右丞相與徹里帖木兒
劉國傑大募兵造舟謀再征之御史中丞崔或吏部尚書劉宣
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歷言民勞乞罷兵帝不聽又以其俗尚佛

遣尚書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賚詔由慶元航海將入境爲舟
人所殺兵卒不得逞二十二年復立征東行省調江淮漕糧募
習泛海水工期以明春次第發會于高麗之合浦帝名問良弼
良弼言臣居彼歲餘觀其俗很勇嗜殺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
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海風無期既害莫測是謂以
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弗擊便會交趾逆命廷議先事
交趾遂罷日本兵二十九年日本來互市遭風惟一舟達慶元
舟中甲仗悉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防之成宗大德三年
加補陀僧一山號妙慈弘濟大師命賚詔使日本詔曰比者有
司陳奏先皇嘗遣補陀僧如智等兩奉璽書通好咸以中途有
阻而還朕自臨御以來綏懷屬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
好宜復通問今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泊以行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日本
期於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皇遺意也至於敦好惜民之
事王其審圖之見典 日本人竟不至十年倭商有慶抵沿海貿
易以金鎧甲爲獻順帝至正中倭屢寇瀕海郡縣二十三年寇
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海隅遂安
安南古稱交趾即日南西北自交岡而來故曰交趾粵志口南
大指開拆兩足並立則前指相交寰宇記謂蠻臥時頭方彙人足
向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又曰交趾足相向也 其地東
至于海西界雲南南界占城北界廣西東北界廣東西南界老
撾廣一千七百六十里袤二千八百里其國都之名山曰三峯
山鞍子山傘圓山普賴山盡插入雲漢而大小落靠嶺鬼門關
羅婆羅翁嶺鹿嶺等皆其扼塞獨倚富良江爲天險江寬二三
里水混濁一支自緬甸一支自雲南流入交岡匯瓊河蘓歷河
勢漸大與林江滄江黃江白藤木九二江俱注海洋大抵多平

原廣野一望畦田村莊比里而居人稠地狹亦一都會也粵稽
 帝顓頊時南至于交趾莫不砥屬唐堯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周有越裳氏重三譯來朝秦以其地隸象郡秦亡南海尉
 趙佗擊併之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兼
 設交趾刺史教以耕種昏娶漸立學校服冠履初治羸樓光武
 建武十六年女子徵側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上題銅柱
 折交趾滅交人歲以沙土擁護焉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
 居國分漢之南疆又云銅柱山名周十里東臨大海屈膠道里
 記謂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按水經注言銅柱在林邑其在欽
 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獻帝建安中改立交州置牧自孫
 權析交州置廣州始徙交治龍編即今安南國都陳隋以來改九真為
 愛州日南為驩州以驩光所流而名兼設九德新昌諸郡唐高祖武德
 中改交州總管府高宗調露元年改安南都護府隸嶺南道安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干 安南

南之名始此武后大足元年置武安南登二州並隸府宣宗大
 中時交人叛都護高駢復其地改靜海軍授駢節度並內屬後
 梁貞明中始為土豪曲承美所據末帝授之節鉞轄一十二州
 南漢劉隱擅命復伐承美執之并其地尋為愛州將楊廷藝所
 據後州將吳昌岌奪之傳其弟昌文宋太祖乾德初昌文死其
 下吳處瑛等爭立管內大亂驩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起兵
 擊敗處瑛等境內以安眾推部領為帥自號大勝王署璉為節
 度開寶七年遣使朝貢制以璉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始
 封部領為交趾郡王自是棄為外域太平興國初璉卒其將黎
 桓玉海作幽璉之幼弟璿自總其眾五年遣蘭州團練使孫全
 與討之不克雍熙初數遣使入貢上表求領節鎮授桓安南都
 護克靜海軍節度使京兆郡侯黎氏遂有其國淳化元年遣正

言宋鑄王世則至其國既張宴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以娛賓
 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已令數十人舉大蛇長數丈饋使
 館又送二虎備觀玩皆却不受四年進封桓交趾郡王然時寇
 邊為患太宗志在撫寧不問也真宗御極加封桓南平王自後
 朝貢不絕景德三年桓卒傳子龍鉞為其弟龍延所篡邊將請
 因亂伐之真宗不許遣使曉譬威德亂始定四年龍延入貢遂
 襲封賜名至忠大中祥符三年至忠為大校李公蘊所逐自稱
 留後遣使貢奉真宗曰桓不義得國公蘊尤而效之蠻俗不足
 責遂依故事封公蘊交趾郡王傳子德政及孫日尊神宗熙寧
 二年表請討占城俘其王僭號大越皇帝改元寶象後日神武
 傳子乾德益治戈船三道入寇陷欽廉二州招討使郭達討之
 旋詣軍門納款乾德子陽煥孫天祚相繼立孝宗淳熙元年封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主 安南

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稱國始此傳子龍幹卒子吳昌嗣無
 子以女昭盛一作昭聖主國事理宗紹定三年昭盛避位於其夫陳
 日熈遂有其國李氏傳八世歷二百二十二年而絕景定三年
 陳氏表乞紹封詔以日熈為太王而其子光昂為國王元憲宗
 七年大將兀良合台既平大理移兵向交趾三遣使諭降皆不
 返於是分道進攻師抵洮江遣其子阿木往覘虛實交人亦盛
 陳兵衛兀良合台倍道兼進軍既交交人震駭大軍乘之入其
 郭日熈竄海島得前所遣三使出之獄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
 縛一使死遂屠其城留九日以不耐熱班師更遣二使招日熈
 來歸日熈還見國都殘毀大發憤乃縛二使遣還會日熈傳國
 與子光昂改元紹隆遣其婿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
 所別遣納刺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

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越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又縛
還我使今特再加開諭如果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
明以報我光曷得書遽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為質世
祖中統初以禮部郎中孟甲員外郎李文俊充正副使持詔往
諭略曰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修朕繼承丕緒鼎新革故務
一萬方適開爾邦有嚮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已嘗臣服
遠貢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庶凡衣服典禮風俗一依
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場爾人民各宜
安治如故光曷即遣通侍大夫陳奉公等詣闕獻書願臣附帝
封光曷為安南國王賜西錦三金熟錦六併授虎符復降詔曰
卿既委質為臣其有中統四年為始每三年一貢可選儒士醫
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蘓合油光香金銀朱砂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三

安南

沉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納刺丁
充達魯花赤往來其國光曷遣員外郎楊安養等入謝帝賜玉
帶繪帛藥餌鞍轡有差至元二年賜光曷曆並頒改元詔光曷
復遣楊安養上表三通一定所貢方物二免索儒醫工匠人三
願請納刺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帝許之未幾復下詔諭以六
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賦稅六
仍置達魯花赤監治五年以忽籠海牙代納刺丁為達魯花赤
張庭珍副之光曷立受詔庭珍責以大義使下拜既而曰汝朝
官爾我王也何得與抗禮庭珍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
天子命我為安南之長位居汝上邪光曷語塞中書省復移牒
光曷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引春秋之義責之
光曷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

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悉依舊俗凡
受詔令奉安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惟閣下察之中
書省復移牒切責曰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
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那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
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為重也後世列王為爵諸侯
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為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為是言邪抑
辭令之臣誤為此言邪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通
義乃循舊俗奉安正殿而退避別室王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
所言蓋謂天壤間不啻萬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
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為從俗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
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為何如九年以禁式捏為安南
達魯花赤光曷表言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驩抃鼓
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雖奉三年一貢然往來使臣疲於奔命
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動有挾持凌
轍小國雖天子明並日月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
邊蠻小醜臣既席封為一方屏藩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
寧不見笑他國伏望聖慈矜恤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為引進使
庶免達魯花赤之擾帝復降旨謂所貢方物無補於用仍以舊
制六事責之光曷遣黎克復文粹上表謝罪乞免一統志云有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三

安南

克昌餘于人至元間為國子司業世祖以安南未附屢遣將攻
之不克名思行副都督參議禿魯奉使招諭及至思行曰大國
之臣不拜小國之君禮也左右為之失色王笑曰敬其主以及
其使亦禮也遂抗禮思行宣諭威德詞語簡切王大敬之明日
奉表款附使厚禮安小國之心不受者全朝廷之體上賢
怒禿魯受思行曰受者安小國之心不受者全朝廷之體上賢
之拜南臺御史黃常字仲綱樂平人登進士任江州錄事改
判梧州朝論以常博雅偉望假禮部侍郎使安南至承天門迎
官請下馬常曰奉詔遠來當以禮進安得屈天子使乎馳馬入
齊天門王長揖受詔常曰天朝以爾國十年不入貢未欲加兵

者以世子為禮義之國乃下此詔亦漢吳王不朝賜几杖十四之意受詔不拜得無愧乎王丞拜稱謝使還朝論高之

年光昂卒國人立其世子曰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邠來朝帝遣尚書柴椿等持詔趣日烜赴闕先是使傳之通也止由鄆聞黎化間至是帝命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上書謂近聞國公辱臨敵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椿回牒曰禮部尚書等官奉上命以事由邕州入爾國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騎宜來界首遠逐日烜使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來迎日烜就館見使者宜詔畢椿謂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父受命為王汝不請命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日烜仍舊例設宴於廊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烜遣范明字來謝罪改宴集賢殿自言先君棄世子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安南

初嗣位天使之來使予憂懼交并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俟天使歸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范明字鄭國贊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衰弱且道路險遠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憐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兼貢馴象二廷議以其飾辭抗命延引歲月宜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復遣尚書梁曾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親至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工匠各二以代其民不則修爾城池以待天兵之至日烜懼遣其叔遺愛來朝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

以上顏帖木兒為使別設僚佐日烜拒弗納詔以光昂既沒其子不請命自立往名又以疾辭止令遺愛代覲乃立遺愛為安南國王以新附軍千人送之國日烜戕殺之二十一年仍遣中大夫陳謙甫貢玉杯金瓶珠條金領及白猿綠鳩等物初鎮南王脫歡奉命征占城遣荆湖行省左丞唐兀朮右丞峻都將兵來會帝疑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責日烜運糧至占城助軍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拒守境上言本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獻糧退軍及至永州移文令日烜除道迎謁已至思明州王復下令督之至祿州聞日烜阻兵丘溫丘急嶺隘路遂分軍兩道並進遣總把阿里諭以興兵之故實為占城非為安南也至急保縣安南兵阻不得前官軍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與戰敗之至洞板隘又遇其兵戰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安南

敗之聞峻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收兵關路以迎王師不從官軍分六道進攻至萬劫江盡破諸隘峻尚擁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而陣各翼水軍奮勇連戰克捷王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擊之奪船二十餘艘峻敗走官軍乘間縛柁為橋渡富良江日烜沿江立柵布戰具比官軍至即發礮大呼索戰至晚各進兵日烜棄城遁仍令阮效銳奉書謝罪且請班師大軍既渡江壁于安南城下明日王入其國都知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冕禪位於太子用昊天成命之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位見立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典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時交兵棄船登岸者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長長安屯聚峻復領兵船聚萬劫江口整軍以待會

唐兀斛凌都等兵四自占城與大軍合自入其境大小凡七戰略地二千餘燔王宮四所分遣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解孛羅哈答兒由陸路左丞李恒引烏馬兒由水路敗其兵船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唐兀斛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王令唆都引本軍于長安就糧口烜至安邦海口棄舟楫甲仗走匿山谷間官軍獲船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日烜走清化府其弟昭國王陳益稷率本宗秀巖及妻子官吏來降諸將以交人雖數敗散然增兵轉盛我軍暑雨疫作死傷亦衆占城既不可遠欲決計退兵脫歡不得已引軍還至如月江口烜遣兵躡其後行至冊江未及渡林箐伏發唆都李恒皆中流矢死官軍力戰始護脫歡得出境亡者過半此至元二十二年之一敗也事聞帝震怒乃罷征日本兵大舉伐安南下詔暴日烜罪削其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宋 安南

兒關進楫與烏馬兒帥舟師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船四百餘擊敗之奪其船鵬飛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十七戰皆捷進次茅羅港攻浮山寨破之王命鵬飛以兵二萬人守萬劫口且修普賴至靈二山柵命烏馬兒阿八赤合水陸兵徑薄其城王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日烜及其子走入海諸軍追之不及遣烏馬兒由大滂口逐文虎船糧會文虎船至屯山遇交兵殺略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衆度不支且船膠不可行已沉米於海而自趨瓊州時官軍已乏食分道入山求糧間交人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諸兵大破之王自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得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埕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海口迎文虎糧船不至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分兵屯普賴至靈二山諸將譁言其地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且天時已熱糧且盡宜還師脫歡從其言命楫與烏馬兒由水道先發鵬飛簡銳卒護王還次內旁關賊兵大集賴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戮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退歸路諸軍且戰且行人乘高發毒矢焚楫張玉阿八赤皆死之脫歡由單已縣志作丹巴屬諒山府趨靈州間道出次思明州命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隨遣使入謝且進代身金人贖罪初用囚首改爲俯伏鐫其名於背并歸所獲俘悉黥其額曰天子兵或曰投南朝云此至元二十五年之再敗也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燁遣其臣嚴仲羅陳子良等來告哀且請襲爵帝簡張立道爲禮部侍郎徵其主親朝日燁遣其臣阮代之何維巖等上表

乞赦罪且約來歲詣闕廷議必先朝而後赦日燭懼卒不至復
 遣尚書梁曾郎中陳孚再往諭曰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
 言若云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
 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徒以虛文巧飾見欺於義
 安在日燭復遣陪臣陶子奇請罪上萬壽頌金冊表廷臣惡其
 抗命又議與師遂拘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
 等同征安南分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蜚船百斛者千艘
 川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
 十萬斤預給官軍俸賞軍人水手各鈔二錠水陸分道齊發令
 益稷隨軍至長沙會世祖崩成宗嗣立命罷征乃遣子奇歸國
 日燭上表慰國哀並獻方物遣侍郎李衍郎中蕭泰登持詔撫
 之略曰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未
 亦從寬卹已赦有司罷兵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
 之大德三年丞相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
 私帶輿地圖及禁書等物且私記北邊軍情山陵諸事宜責以
 大義遣尚書馬合馬侍郎喬宗亮諭以汝霖等所為不法理宜
 窮治朕惟天下為度赦有司放還自今使介必須選擇有所陳
 請必盡情恂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致貽後
 悔武宗初立頒卽位詔曰惟我國家以武功定天下文德懷遠
 人乃眷安南自乃祖乃父世修方貢朕甚嘉之邇者先皇晏駕
 朕方撫軍朔方為宗戚元勳所推戴謂朕乃世祖嫡孫裕皇正
 派宗藩效順於外臣民屬望於下人心所共神器有歸朕俯狗
 輿情已于上都卽位今遣尚書阿里灰諭旨尚體同仁之視益
 堅事大之誠輯寧爾邦以稱朕意仁宗繼統世子陳日套遣使

來朝頒改元詔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邦威德所加柔
 遠能邇乃者先帝龍馭上賓朕以王侯臣民不釋之故已卽位
 于大都其以明年為皇慶元年今遣尚書乃馬台賚詔宣諭仍
 頒新曆一本卿其敬授人時益修臣職毋替爾祖事大之誠以
 副朕不忘柔遠之意俱見皇慶二年交軍三萬餘眾突犯鎮安
 州已分兵犯歸順州屯聚未退其世子復親領兵陷養利州聲
 言知州事趙珪擒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礮侵田千餘頃故來
 讐殺樞密院俾千戶劉元亨赴湖廣詢察元亨親詣上中下由
 村相視地所牒論安南國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
 教所及之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惠
 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何自作不靖狡焉啓疆雖由村之
 地所繫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殺掠者皆朝廷屬籍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未
 編戶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
 邊鄙鼠竊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重賂至元亨復牒
 責以飾辭不實却其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為寶而使之以
 不貪為寶請審察事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詞虛誕終莫
 得其要領元亨上言曩者交人嘗侵永平邊境今復倣效成風
 為今之計莫若遣官宣諭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人
 正其疆界究其首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
 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
 伍明示賞罰令其緩急首尾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
 事聞得旨俟安南使至赦之延祐三年命湖廣行省諭安南歸
 占城國王此本紀之文本傳及占城傳皆不載英宗至治初遣尚書教化頒登極
 詔泰定帝卽位詔安南國世子陳日燭曰我國家誕膺景命撫

綏萬邦德澤普加靡聞華夏乃者先朝奄棄臣民朕以裕正嫡孫為宗室大臣推戴爰自太祖肇基之地入承天叙其以甲子歲為泰定元年今遣尚書馬合謀賚詔播告爾授時曆一帙惟乃祖乃父修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遇卿良厚以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累發兵相侵朕為惻然於中不知卿何為至是豈信然邪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民俾各得所卿其體朕至懷戒飭士衆慎保父民俾毋忘爾累世忠順之意元見文類曹元用撰日曠遣陪臣莫節夫入賀二年寧遠知州添插言安南土官押那攻掠其木末諸寨救押那歸其俘三年安南國阮叩寇思州路命湖廣行省飭兵備之先是陳益稷久居鄂州遙授湖廣行省平章其妻子皆為本國所害當成宗朝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贖既而奪之武宗憫其老重加恩命制曰委質歸朝續弘簡錄卷四十二 羊 按南 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播明綸用乎衆聽爾陳益稷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安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受知於世皇蒙天地之德錫封於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堯舜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授餐適館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乎初節肆朕卽祚亟其來庭是用加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授職於戲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拱星辰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可加金紫光祿大夫安南國王給田如故文見元程鉅夫撰文宗天曆二年卒壽七十有六賜錢五千緡諡忠懿三年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人來貢至順元年有廣源賊閉覆寇龍州羅回洞龍州萬戶移文詰安南其國回言自

歸天朝恪共臣職彼疆此界盡屬一統豈以羅回原隸本國遂起爭端此蓋邊吏生釁假閉覆為名爾理宜卽加窮治命龍州萬戶仍還所掠次年日焯遣其臣段子貞來貢順帝元統二年遣尚書帖住等使交趾以授時曆賜之後至元元年封其世子陳端午為國王按其國制度分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其實一道不及中國一小郡所至皆設學校惟諒山有城甌色紅紫相傳為馬伏波所築王宮用黃瓦簷高不過丈民房以草苫覆門僅三尺許俯首出入文字與中土同外別作數十字多加土傍以示異亦止行於國中其物產多稻無麥重蠶桑有緇布不植棉花所在竹木成林蔽天日其用人內設閣部卿寺翰苑科道等官獨御史臺職最重外設承政憲司擬藩臬郡縣各有正佐俱按出身非甲科不得膺京官要職武臣內有五續弘簡錄卷四十二 羊 按南 軍都督府各領一軍不相統屬外有提督留守多以世襲五等爵克之文人頗嗜書弄柔翰每三年一大比初試經義次試四六三試詩四試策各道取中三場者曰進士無定額其氏族如阮裴吳貢生即孝廉至會試中四場者曰進士無定額其氏族如阮裴吳初陶黃武宋陳程梁胡之屬外無他姓男女皆披髮以香蠟歛之不令散亂地皆淨沙雖跪足無垢以藥塗其齒使之黑而有光無陰睛俱戴笠見貴人長者則以脫笠為敬衣大領衣色尚白不着裡裳窮貴人曰翁茶言大官也食生肉不設几席其桌圓高僅尺許豪家始有床褥平民率藉草而臥好怪異尚巫鬼不奉二氏教婚姻富貴家用媒妁遵禮制貧人男女相悅卽備錢貫成夫婦雖同姓不避獨喪祭各依古禮信堪輿禁官民不得卜地止許葬田中惟國王始擇地於山上兵無甲冑止用火

器長刀標鎗藤牌之屬臨陣以象為重其時候夏月更熱男女悉避暑水中草木四時不凋晝夜無長短古所稱日南者殆不虛與

占城古越裳氏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郡東濱海西際瓜哇南通真臘北與安南之驩州接壤東西五百里而羸南北三千里城去海百二十里近瓊州舟行順風一日可至其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小州凡三十有八亦有縣鎮諸名漢末大凡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為王謂之林邑國吳大帝赤烏時曾與中國通數傳無嗣其甥范熊代立傳子逸晉成帝咸康二年逸死彘奴范文篡位都典冲去海岸四十里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監日南郡並貪殘臺遣夏侯覽為太守尤侵刻文貪日南肥沃欲略有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三

占城

之至是因民之怨襲殺覽交州刺史朱藩遣督護成日南文復滅之穆帝永和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七年交州刺史楊平九真太守灌遂討佛走之佛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胡達復寇日南九真諸郡殺傷甚多交州漸削弱至其孫文敵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死子楊邁立楊邁死子咄立劉宋元嘉二十年使振武將軍宗慤與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其後遣使朝貢齊梁陳時或不賓服隋遣大將軍劉方及欽州刺史寧長真伐之其王梵志遣使謝罪於是朝貢踵至唐太宗貞觀中其王頭黎死子鎮龍被弑頭黎女自立為王國人不服共立頭黎姑之子諸葛地為王妻以女其國大定肅宗至德後以其國在環州界更號環王王所居占城又以占城名之黃巢亂後嶺海多故史亦絕書後周顯德五

年其王舍利因德漫來入貢用貝多葉書表香木兩盛之始自稱占城國宋太祖建隆二年其王舍利因陀盤遣使朝貢開寶五年其王波美稅褐印茶遣使蒲訶散朝貢即前二次所遣者也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稅陽布印茶遣使李牌來貢七年獻馴象詔留廣州畜之雍熙二年其王舍利陀盤吳日歡來獻方物且訴為交人黎桓侵掠三年其王劉繼宗遣使李朝仙來貢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稱新坐佛逝國訴為交州所攻上降詔令各守邊境尋賜其王白馬兵器諸番聞之不敢侮至道元年上表謝恩真宗咸平二年嗣王楊普俱毗茶舍利貢使再至詢知其避交人奔佛逝去舊都七百里大中祥符三年嗣王舍利霞離鼻麻底得金毛獅子于三佛齊國來獻仁宗天聖七年嗣王尸嘿排摩牒上表進鳳八年嗣王楊補孤施離皮入貢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三

占城

嘉祐元年其使蒲息陀琶貢方物還至太平州沉失行彙詔廣州賜銀千兩七年其王舍利律茶盤麻與交阯方構兵改由廣東路入貢神宗熙寧元年其王楊卜舍利律陀般摩提婆乞市馬令于廣州買騾以歸哲宗元祐中表言如討交阯願效力優詔答之高宗建炎二年其王楊卜麻疊入貢紹興二十五年子鄒時關巴嗣孝宗乾道三年子鄒亞那嗣掠大食國方物來獻為大食所訴遂不議封淳熙中占城以舟師襲真臘入其國都寧宗慶元五年真臘大舉復仇殺戮殆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因名占臘其後國王或曰真臘人又曰占城恢復無可據者元至元十五年世祖既平宋將有事海外時荆湖行省左丞唆都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舍利咱牙信合八刺麻哈迭允願內附詔封占城郡王

本紀作十八年十月事

遣侍郎教化迪總

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峻都同往諭其王來朝十七年國王保寶旦率囉耶叩南設占巴地囉耶遣使奉表降兼貢珍物及犀象初朝廷以占城國王李由補刺者吾稱臣內附命峻都就其國立占城行省撫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率會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羅宣慰使尤永賢亞蘭等使馬八兒國道經占城皆被執於是與師討之兵出廣州航海至占城港口北連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傍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蠻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礮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其國王親率重兵屯守遣都鎮撫李天祐招之七往終不服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以兵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趙達攻東面沙背省官分二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蠻兵開木城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占城

衣冠撫諭而行有居占城唐人會延者來言國王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約二萬餘且請交趾真臘開婆諸國借兵未至懼唐人洩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未幾寶脫禿花偕其宰相報孫達見及殺及大師等五人來降省官引會延與見寶脫禿花曰此姦細人也國軍皆潰散安敢復戰且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無不服者峻都猶信其言遣子全等領軍同赴大州北至城西寶脫禿花背約間行自北門乘象去遣萬戶張頤等領兵赴國王所棲之地頤兵近水城二十里賊浚濠壘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起距奮擊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前蠻兵旁出截歸路軍殊死戰得脫乃整伍聚糧初木城守之朝廷更命阿哈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以安南道阻不果至又命萬戶忽都虎烏馬兒率江淮軍二萬人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占城

火油 水灑衣經歲香不歇油 得水愈熾水戰則用之皆貯琉璃餅中以進有火珠大如

鷄卵日正午承影取艾燃之火見其王每坐見官屬一膜拜即起白事事畢復一膜拜而退親近之臣見王行跪疎遠者拱手而已王腦後髮髻散披吉貝衣或大食錦或川法錦大衫戴金花冠七寶裝瓔珞為飾脰股皆露紅革履無襪男子以白氎布纏胷下垂至足衣袖窄甚撮髮為髻散垂餘髮於後婦人亦腦後撮髻無笄梳其服飾與男子同人多乘象食山羊水兕國無城郭無絲蠶有米粟豆麻每歲稻熟王自刈一把從者及羣婦女競割終畝其王或以兄為副王或以弟為次王設高官八員分掌東西南北各二無奉祿所管土俗資給之別置文吏五十員有郎中員外秀才等管資儲寶貨又司帑廩者十二員主軍卒者二百餘員皆給龜魚以充食免其調役而止其大姓號婆羅門兵萬餘人月給秬米二斛歲給布三五匹王乘木杠四人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圭 占 羅門兵萬餘人月給秬米二斛歲給布三五匹王乘木杠四人昇之從者十餘輩一人執檳榔杵合前導樂有胡琴笛鼓大鼓樂部亦列舞人兵器則刀槍弓矢手牌夜臥惟王有牀諸臣則施地薦以十一月十五日為冬至相賀十二月十五日祀天縛木為塔王及人民用衣物香藥焚其上州縣各以土產物帛獻王有孔雀玳瑁山得雞龍腦夾箋沉香胡椒豆寇丁香乳香黃蠟紫礦琉璃珊瑚草登茄西天烽鐵蘊木烏楠木白藤白氎布貝多人有疾病采生藥服食地不產茶飲椰子酒刑小過以藤杖當死者梭槍挾其喉或令象踏之或以鼻捲撲皆馴習隨人意世與安南相惡數攻殺兩國使者並至則分東西陽宴朝則交人入垂拱殿占城趨紫宸以避若誓不相見者 暹國在占城極南北介廉州循海北岸連交趾其國土瘠不宜耕種有羅斛國者土地平衍多稼暹人歲仰給之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羅斛遣使入貢成宗元貞初暹人亦遣使入貢英宗至治三

年暹國來朝順帝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因合為暹羅國瓜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其名為諸史所不載續文獻通考云志曰古河陵也又名滿家龍為東南諸番之衝要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抵其國風俗土產不可考元世祖撫有四獲其出師海外諸番者惟瓜哇之役最大自至元十七年始降旨招諭其國二十三年遣必刺蠻等至瓜哇自是通使往來無間後遣孟右丞持詔往國主刺其面遣歸帝怒決意伐之二十九年二月詔史弼高興亦黑迷失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會福建江西湖廣三省兵凡二萬發海舟千艘齎糧一年降虎符金符銀符以百計用備功賞大軍會泉州自後渚啓行風急濤湧舟掀欽士卒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檣檣嶼假里馬答構關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船以入遣宣撫官楊梓全忠祖等帶五百餘人先往慰諭大軍繼進于吉利門弼等至瓜哇之杜並足議分軍水陸進攻弼率都元帥那海等水軍自杜並足過戎牙港口至八節瀾與亦黑迷失帥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遣副元帥土虎登哥等乘鐵鋒船由戎牙路至麻喏巴歇之浮橋時瓜哇方與隣國葛郎構怨其王為葛郎主哈只葛當所殺其塔土罕必開耶攻葛郎不勝退保麻喏巴歇聞弼等至以其國山川戶口并獻葛郎國地圖納降先令楊梓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大軍會八節瀾瀾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蕭奔大海乃瓜哇咽喉必爭地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楫觀望成敗再三招之不降乃於瀾邊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等水陸齊發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

令都元帥那海等鎮八節濶海口大軍方行土罕必閣耶遣使詐稱葛郎主追殺至麻啞巴歇乞官軍救援亦黑迷失信其說先遣都元帥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援之與軍抵麻啞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道近與回至八節濶尋報賊兵夜當至與仍赴麻啞巴歇未幾葛郎兵果三路來攻亦黑迷失率萬戶李明迎賊于西南不遇與萬戶脫歡由東南路接戰殺傷數百人餘賊奔潰山谷俄西南路賊奄至與再戰至哺又敗之乃分軍三道伐葛郎土虎登哥將水軍沂流而上亦黑迷失由西道與等由東道土罕必閣耶以本軍繼其後期會答哈城葛郎國王將兵十餘萬拒敵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亡算進圍其城是夕哈只葛當出降並俘其妻子土罕必閣耶求歸具降表兼貢所藏珍器遣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護送之至中途殺二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天

退到人見王出則坐俟其過乃起以為敬以王子三人為副王劉宋元嘉十二年始遣使朝貢唐元宗天寶中自開婆遷于婆露伽斯城罕與中國通宋太宗淳化三年其主穆羅茶遣使陀湛等來貢象牙真珠綉花銷金及綉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布七寶飾檀香亭子帝賜金幣甚厚高宗建炎三年制授其主開婆國王相傳以為印瓜哇之故名云大政紀載洪武二瓜哇國王書有云國人既只母丁奉使於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故特遣人送還 粵志云佛書所謂鬼國即此地也其港口入去馬頭日新村屋宇商賈甚衆後并三佛齊國名舊港以別於新村琉求亦海中島也隋宋史袁宇記皆作流求粵志作東水行五日而至 閩川其王歆斯氏自隋時王名渴刺兜始見於史不知其山來有國年世國人呼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壘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中山形勢雄拔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天

土宜稻梁黍豆以石為鍾火耕水耨氣候與嶺南相類無牛羊
 驢馬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麵為酒食皆用手凡宴會必
 待呼名後飲上王酒亦斥其名歌呼蹋蹄一唱衆和音頗哀怨
 嫁娶以酒肴珠貝為聘相悅便為匹偶所產無他奇異故市舶
 罕至附大業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海帥何
 蠻言每天清風靜時東望隱約若烟若霧遠不知幾千里未知
 何國遂與寬俱往語言不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
 國來使見之曰此蕤邪久國人所製也明年遣武貢郎將陳稜
 等自義安浮海擊之義安今潮州也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鼉嶼
 又一日至琉求軍中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慰諭之琉求不從
 出抗拒擊走之入其都焚宮室俘男女數千人歸歷唐五代
 皆與中國絕南宋淳熙間琉求巨豪率數百輩奔至泉州水灣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甲 琉求

圍頭等村殺掠人閉戶則免刑其門圍以去擲以匙筋則類拾
 之見鐵騎爭利其甲官軍追襲之泗水而遁其境在漳泉福興
 界與澎湖諸島相對西南北岸皆水水至澎湖漸低近琉求則
 謂之落濼濼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
 颶風漂流落濼回者百一故其地小而最險元世祖至元二十
 八年海船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則受之不聽命則伐之
 朝廷從其請命祥為都元帥將兵抵其國有書生吳志斗者上
 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若欲收附琉求且就澎湖發船前
 往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乃命祥克宣撫使志斗假禮部
 員外郎捧詔以行詔曰朕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番罔不
 臣屬惟琉求密邇閩境未曾歸附議者請即加兵朕惟祖宗立
 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降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

命使宣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民若不効順
 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明年三月自汀州
 尾澳舟行至海洋中東望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指是
 琉求所在獨乘小舟至低山下見其人衆先令軍官劉閏等二
 百餘人以小舟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衆不解三嶼人
 語為其殺死者三人還至澎湖覓志斗踪跡無有也初志斗嘗
 斥言祥生事邀功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顧稱志斗懼
 誅逃去志斗妻子訴於官有旨發福建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
 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高興言琉求可圖狀遺省都鎮撫
 張浩新軍萬戶張進赴其國禽生口百三十人弗率如故自是
 終元之世史不再見云按琉求上世無攷據其世續圖云宋淳
 熙十四年舜天即王位舜天為朝公之
 男子未詳何許人其不統祖也在位五十年長子舜馬順熙嗣
 在位十一年淳祐九年長子義本嗣在位十一年時民苦疾疫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甲 琉求

多依英祖英祖者天孫氏之後也義本遂遜位焉在位四十年
 關地始廣元大德四年英祖子大城嗣在位九年至大二年大
 城次子英慈嗣在位五年延祐元年英慈第四子王城嗣在位
 二十三年時山南山北割據稱王琉求始分爲三後至元三年
 王城長子西威嗣在位十四年至正十年察度即王位察度者
 不知所自始其父爲浦添按司浦添地名按司如中國官長之
 稱也在位四十六年子尚思嗣自是以尚爲 三嶼國近琉
 姓而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各自爲國

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伯顏等言臣等與識
 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者去年入琉求
 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帝
 從之至海外諸番惟馬八兒與俱藍足爲綱領而俱藍又爲馬
 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世祖至元間行省左丞唆
 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番未幾占城馬八兒俱奉表稱藩惟
 俱藍未下遣廣東招討使楊庭璧招之行三月至其國國主必
 請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書回鴿字降表附進約來歲入

貢尋授哈撒兒海牙爲俱藍宣慰使借庭璧再往自泉州入海復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或可假陸路達俱藍乃至馬八兒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問官人以何事至此庭璧告其故因及假道事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亦以他事辭詰旦二人至館屏人令其官者通情實言我算灘譯言國主也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詭稱本國貧陋凡回鶻金珠寶玉盡出本國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庭璧以阻風不得至俱藍遣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冬至候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庭璧獨往抵俱藍其國主迎拜璽書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奉表進寶貨及黑猿一其後貢使時至未幾馬八兒果遣僧撮及班入朝將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望 荒求

至上海帝遣使迂之途繼遣福建平章亦黑迷失詣其國取佛鉢舍利浮海行一年乃至與其國使借來進奇獸一似驪而巨毛黑白間錯名阿哈必節至花牛木牛花驢土彪每歲貢獻不絕成宗元貞二年遣樂也奴等使馬八兒賜其國王增喜二珠虎符仁宗延祐初馬八兒國王昔刺丁遣其臣愛思丁入貢大抵皆海島小彘無開輕重故爲列史所不載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前史皆不載相傳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蓋曆譯而後通元世祖至元八年大理宣慰司遣乞解脫因等至緬指之導其使价博者借來十年二月再遣勘馬刺失里充國信使持詔諭之曰問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

導王國使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使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當遣子弟大臣來朝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不報雲南行省請討之帝曰姑緩十二年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言知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所親阿提範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屬請用爲引道既而金齒于額總管阿禾來附具言國使前爲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國使已達緬緬王初無降心故留之不遣無何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若騰越永昌間時萬戶忽都總管信苴日總把脫羅脫孩方奉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望 細

命代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呂金齒未降諸部族駐師南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遂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戰良久賊敗走忽南面蠻兵萬餘蹙出官軍後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連破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賊及象馬自相蹂死日暮忽都中傷始收兵明旦追之至于額不及而還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時十四年三月事也十月雲南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熒蕤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再征之至江頭城招降磨欲等三百餘寨土官曲臘蒲折戶四千孟磨愛呂戶一千磨奈蒙匡里答八刺戶二萬

蒙忙甸土官甫祿保戶一萬木都彈禿戶二百凡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班師二十年王師伐緬克之先是帝聽納速刺丁言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既僉思播叙三州軍及亦奚不薛諸蠻兵征緬不果行至是詔宗王相答吾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之大軍發中慶至南甸太卜由羅碧甸進軍王命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艘順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遣人說降緬王不應進攻建都太公城擣其巢建都及金齒十二部俱降王遣使入緬得珍珠珊瑚異綵七寶束帶亡算二十二年緬王遣其監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謀納款為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馬宅來告乞降旨許其悔過後差大官赴闕朝

續弘備錄

卷四十二

器

廷尋遣鎮西平緬招討使怯烈詣其國宣上威德既而以張萬為征緬副都元帥也先鐵木兒為征緬招討使敕造戰船將兵六千人俾禿滿帶為都元帥總之由中慶抵永昌經阿昔甸已至忙乃甸緬王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于昔里怯答刺之地與大官木浪周等為逆雲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亦遇害帝決意再征之以脫滿帶為都元帥李海刺孫為征緬行省參政將新附軍五千探馬赤一千以行仍調四川湖廣軍五千赴之募能通白蠶金齒道路者從征令駐緬近郊俟進止既而雲南王與諸將進征至蒲甘緬人誘使深入喪師七千餘緬始謝罪歸款以其地處滇南極邊就其渠長為帥定三歲一貢二十年始遣委馬刺菩提班的來進方物成宗元貞元年緬國阿刺札高微班的來獻舍利二年遣子僧伽巴叔撒那巴來貢大

德元年緬王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糶萬石始封其主的立音哇拿阿地提牙為緬國王賜銀印于信哈八的為緬國世子賜虎符又賜王弟撒那巴一珠虎符頭領阿散三珠虎符遣之踰年復遣其世子奉表入謝自陳部民為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貢金幣愆期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還四年緬王為其弟阿散哥也所殺其子窟麻刺哥撒入逃詣京師令忙完禿魯迷失率師問罪蠻賊與八百媳婦通勢張甚更命雲南平章薛超兀兒等益兵萬二千人赴之詔立窟麻刺哥撒八為王初雲南參政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從薛超兀兒圍緬兩月城中食盡將出降慶等受其賂以炎暑瘴疫為辭首倡還計以致師出無功詔誅之并奪薛超兀兒官武宗至大元年緬使貢白象帝命朵兒只為兵部侍郎至其國仁宗

續弘備錄

卷四十二

聖

延祐二年遣其子脫刺合來朝六年復遣其臣趙欽撒入貢英宗至治元年帝御大明殿受緬國使者朝泰定元年緬國王于吾者那等爭立歲貢不至命雲南省宣諭之三年緬國王答里也伯以國亂來乞師詔雲南就近安撫之四年答里必牙請復立行省于迷郎崇城不允文宗至順三年遣使者阿落等十人奉獻方物順帝後至元四年緬國來貢立邦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其疆域東至八百宣慰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雲南省治其山曰小豹其江曰金沙江闊水惡緬人恃以為險其俗柔詐慄悍男子善浮水縮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縮髻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誓之然後決其產象犀馬柳子白氍布兜羅綿樹類樓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

以麵納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割實取汁熬為白糖其葉即具
葉寫約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黑色可塗瘡古蹟有
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
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
國城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八百媳婦者彘名景邁世傳其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八
百媳婦國自古不通聲教元世祖中統初命將征之道遠未達
而還後遣使招附置八百大甸軍民宜慰司有大小微里者本
古產里伊尹四方獻令曰產里以象齒短狗獻周公作指南車
導之歸故名車里後訛為微里其地在元江南與八百媳婦犬
牙相錯成宗元貞二年大微里胡念來降立微里軍民總管府
已置耿東路耿當孟弄二州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叛寇微里遣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八百

野先不花討之不克四年用雲南右丞劉深計發兵二萬立征
八百媳婦萬戶府二出四川雲南因徒從軍人給賦于六十索
深等將兵取道順元路督雲南調民供給土官宋隆濟滇志云
隆濟本
宋寧遠節度使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為兵身
死行陣妻子為掠勢所必至眾惑其言遂反深復務水西土官
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不能堪聯結隆濟率寧苗
犍紫江諸蠻圍深窟谷中攻破楊黃寨殺掠甚眾朝命陝西平
章也速帶兒湖廣平章劉國傑將兵合討之大敗隆濟兵于墨
特川其兄子順元路同知阿重縛之來獻蛇節亦乞降並斬之
深坐棄市于是罷所置萬戶府留蛇節養于阿闕于本境以撫
其民而升阿重為宣撫使武宗至大二年八百媳婦與大小微
里競作亂威遠州土官谷保奪據木羅甸遣雲南右丞算只兒

威招之私受谷保賂竟以敗還仁宗皇慶初八百媳婦再寇邊
帝降詔招撫之始獻馴象白象繼遣其子招三聽來朝時大微
里哀用亦遣貢使七十五人詣闕賜裘帽鞞有差泰定二年
以土人寒賽為微里軍民府總管滇志云初微里總管寒賽遣
宗顯所誦朝廷遣兵討之失利繼遣都元帥述律杰曉以大義
寒賽感悟願增差賦併出黃金采女遺之一無所受寒賽口入
表土而不為金婦解四年八百媳婦請官守置蒙慶宜慰司都
元帥府及木安孟傑二府于其地文宗嗣位八百媳婦使者昭
哀入貢其地東至老撾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古刺界北至
孟良府界白姚關東南行五十程至其國有南格刺山下有河
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
檀諸香民皆燹種刺花樣於眉日間即古所謂雕題也好佛惡
殺每村創一寺每寺建一捨約以萬計有敵人來侵不得已舉
兵得其讐而止俗名慈悲國云

西域古荒服地其界在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極
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有城郭宮室民皆耕而食織而衣唐
虞之時率教興事禹貢所謂西戎即叙者此也三代盛時咸稱
賓服貢其方物周書紀西旅底貢厥獒其一徵矣漢有天下而
匈奴強西域皆聽其役屬武帝思一大創之使張騫至西域始
通於漢及霍去病擊降昆邪休屠王及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
域三十六國盡遣使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障宣帝地節三年命鄭吉都護南北兩道徙屯田于北胥鞬披
莎車之地元帝置戊巳二校尉顏師古曰十千惟戊巳無正位
自儀曰戊巳中央鎮覆四方今屯田車師前王庭自渠長將相
校尉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屯田車師前王庭自渠長將相
至王侯俱佩漢印綬而西域始為中國內屬哀平間自相分割

為五十五國王莽篡漢貶易侯王西域怨叛光武以天下新定令閉玉關絕貢獻明帝時命將北征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漢明年復置戊巳校尉章帝不欲疲中國以事外方乃迎還校尉罷屯田和帝永元初大將軍竇憲掩擊伊吾破之而軍司馬班超使西域至鄯善復定其地乃用超為都護居龜茲更置戊巳校尉於是條枝安息諸國至于海濱東西四萬里皆納質內附及超被徵以任尚為都護尚性嚴急好苛細安帝永初時西域盡叛詔罷都護自此遂棄不守順帝永建二年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疎勒于闐沙車等十七國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究與中國絕六年以伊吾舊膏腴地復令開屯田如永元故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魏迄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元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西域

魏太武時董琬使西域還具言其地有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姑墨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西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其出西域更有四道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為一道自莎車西南行五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是時貢獻者十有六國隋時突厥為強場帝有事四方西域相率來朝者四十國初置西戎校尉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陟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金滿城五百里為西域門戶兼置伊吾郡會天下亂又臣突厥唐太宗貞觀四年以突厥頡利破滅舉其屬七城來降乃裂其土為西伊州同編戶突厥既亡吐番始盛高宗咸

亨四年陷西域十八州於是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當是時吐番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地東接涼松茂雋諸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疎勒等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為最大治及趙宋西夏多故憚於用兵五涼諸州盡為異域他可知矣歷考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漢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傅介子刺殺其王安歸師古作管歸改國名鄯善有伊循城地肥美漢置都尉屯田於此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東西且彌國俱治天山後人所居無常處漢永建初班勇更立東且彌種人為王是也卑陸國劫國治天山東蒲類國治天山西人面似山羌知力田作弓矢且末國距鄯善西七百里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會置且末郡產牛羊騾驢蒲陶諸果其東為郁立師國又有烏貪訶離國在東西二且彌之北更有旁國曰尉犁曰危須曰山國俱與鄯善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西域

且末二境接則其附庸也龜茲國一名丘慈土宜稻麥多良馬封牛屋宇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國中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蓋布博易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姑墨國亦曰亟墨去長安八千餘里出銅鐵雌黃班超嘗擊破之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後漢建初五年內附而烏孫者本西域大國也其稱王曰昆彌人狀類獼猴地寒多雨漢時屢尚公主呼揭脫般二國介在其東北有火山產石硫黃唐龍朔元年置悅般都護府於此于闐一曰于寘有白玉綠玉烏玉河源出崑崙去肅州六千三百里俗尚僧尼漢建和後西域長史治此後攻滅莎車其國轉盛東有打彌國後漢曰拘彌往往與于闐相仇殺皮山國在于闐西道絕險多不通漢唐時皆為于闐所併渠勒國亦在于闐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滙鹽澤河原出焉沙車在漢為

最强諸國皆聽其臣屬章帝元和三年班超大擊破之由是降
漢東北至疎勒去長安九千里後漢永平中班超留鎮疎勒即
此其人文身碧瞳手足皆六指無雷國在其西南與烏秣一作
北與捐毒接依耐國在無雷東南與蒲犂皆南接西夜國其種
類羗氏皆去長安萬里難兜國去無雷三百餘里種五穀產銅
鐵作兵爲罽賓屬國罽賓者在縣度山西師古曰縣谷不地廣
而殷富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隋書謂之漕
國俗尚淫祠尉頭國在疎勒北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渴盤
陀國在罽賓南有大小頭痛山夏熱不可行雖冬行尚嘔吐山
有毒故其土皆赤朱俱波國即漢于合國也元魏時尚通貢至
唐不絕其王皆疎勒人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代以女爲王復有
小女主共理國政俗事阿修羅神隋唐時朝貢亦至安息國去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辛 西域

康居傳到大月氏是也元魏謂之悉萬斤亦曰者舌國其屬有
粟弋國魏書作粟特水味甘冽蒲陶酒特勝他處南曰大安國
元魏謂忸密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北曰丁靈國單于封
衛律以其地爲名新唐書云隋康國即漢之康居唐時獻黃桃
大如鵝卵其支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穆曰米曰何曰火燧曰戊
地曰史曰那色波世謂之九姓各自爲國其西北二千里有奄
蔡國北史名爲粟特國臨大澤無涯岸蓋北海也十三州志云
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爲一國謬矣石國或曰柘支本
漢大宛北鄙隋時曾通貢唐志云東北近西突厥其地有熱海
蓋雨雪不冰云鄯支國在康居東漢初元中康居爲烏孫所困
乃迎鄯支單于合兵叛漢即此大宛去長安萬二千里有別邑
七十餘城多善馬在二師城太初三年以李廣利爲二師將軍
擊降之得其馬千匹括地志云大宛今名率都沙那國其旁有
驪潛大益都城皆其屬也按汗那或曰鏃汗元魏謂之破落那
去長安八千里晉爲代王什翼犍之地有真珠河唐天寶三載
改其國號寧遠而北史云破落那即漢大宛者誤矣波斯國本
漢條支故地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因爲國號三面環海多師于
白象真珠異香有優鉢曇花鮮潔可愛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
抵條支窮西海是其處隋大業中遣雲騎尉李昱通焉唐龍朔
初會列其地爲波斯都督府勃律有大小二國唐初附吐番天
寶六載詔安西都護高偃芝討之擒其王於是拂菻大食諸番
七十二國皆降附改其國號歸仁建歸仁軍鎮之偃芝自安西
入握瑟德或曰亦小國名經疎勒頓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
渠長五人各治其地近勃律者曰竭師國本羗種族簡失密國

一名迦濕彌羅濱大河地宜稼刈汗國治葱嶺西南唐時俱屬西突厥大秦國一名拂菻在西海西其宮室以水精琉璃為柱椽象齒為門黃金布地堆巨數千里北有焦僂氏舜時來貢沒羽孔子曰僂徒氏三尺短之至也新唐書云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夜光璧明月珠甚多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大食國本波斯西境男子黑而髻女子白皙敬事天神唐時最盛盡有波斯突騎施拂菻婆羅門諸城東盡葱嶺西南際海方萬餘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成精其能車師有前王後王國去肅州一千五百里河水分流繞城郭號交河相傳漢武帝時與師西討車中羸憊者留居此晉以地形高敞立高昌郡五代時仍據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聖 西 為國唐貞觀中侯君集平高昌即其地立西州元名畏吾兒太祖四年遣使來歸貢氈毼蒲陶酒至元十五年設提刑按察使司于其分地其別種曰滑國後漢班勇以其有軍功上為後部親漢侯梁普通元年獻黃師子白貂裘等物默得那者在西域西本回鶻祖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土元太祖十九年師薄其城其王逃入海不數旬庚死進次忻都即古身毒國也有戶百餘萬在大食東南俗奉佛不飲酒食肉後漢謂之天竺梁天監初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唐遣浮屠玄奘至其國其王獻火珠菩提樹宋謂之忻都後訛曰印度有鐵門關太祖駐師于此角端見遂班師太宗元年印度木刺葵二國來朝宋史云有五天竺即有五印度蓋東南西北中也其旁曰天方國舊名天堂在熱德那界曰迦毘黎與

師于竺乾牙濟班卜菴摩黎斤陀利婆黎八國俱環忻都西界至元十年遣使市藥師子國者是也其人能馴養獅子因以名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有寬田吉獅海人皆青目赤髮性勇悍元憲宗為皇子時往征之其渠長八赤蠻逃海島會大風刮海水盡涸竟渡海追執之八赤蠻曰是天亡我也乞石迷國與烏真骨咄二國皆在大食西舊唐書龍朔元年於骨咄施國所治妖沙城置高附都督府麟德中烏真來朝從封泰山元憲宗三年遣宗王旭烈兀討平乞石迷等十餘國擒其王來獻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遂留旭烈兀世鎮其地焉耆居沙漠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有魚鹽蒲葦之利漢時俱通中國元初定其地更名別失八里憲宗元年置元帥府後立宣慰司亦名亦力拔力為流竄罪人之所他如女國貢海人俱藍遣使來朝具見本紀按劉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聖 西 郁西使記曰壬子歲帝弟旭烈兀統諸軍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已未正月馳驛西觀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寒雖酷暑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行漸西有城曰業備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栢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間錯土屋窓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

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亭羅城進西以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捧掩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天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壤垣蓋契丹舊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增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已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地多產玉疑為崑崙山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八日過尋思干城地大而民繁城西所植皆蒲陶梗稻有麥亦秋種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與魯屯駐于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西城

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鯨魚口吐紫艷過阿刺丁城焉咄蒼兒人披髮率以紅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者在印度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如葦酒口啖梗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哈里發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哈里發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宮殿皆用沉檀烏木降真為之壁皆砌以黑白玉金寶珍貝不可勝計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是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琵琶有七十二絃者報達之西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塋所也師名癖顏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西城

進求既妻以女復讓以位制農邏指山石祝曰如我當為詔劍入此石祝已拔劍砍石入三寸形如鋸遂自立稱奇王居蒙舍城是為蒙氏鼻祖以蒙舍在五詔之南又稱南詔其城有九一在河尾里一在開邑里一在太和村一在北國一在磻溪里一在塔樹一在摩用以史城羊苴咩城足之為九皆備吐番而設武后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夔乾福又請置州蜀州刺史張東之表其獎曰哀牢舊國絕城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穿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置永昌郡統理之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珍奇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兵甲不充及諸葛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而國用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理

北結吐番僭稱大蒙國節度使鮮于仲通劍南留後李宓先後致討唐兵死者二十萬人及于鳳仰異嗣仍請內附授陽瓜州刺史代宗大曆十四年于異牟尋自立稱日東王改國號大理德宗貞元四年復內附昭宗天復初清平官鄭買嗣滅蒙氏改號大長和國分地為四以段興為建昌長後唐天成三年東川節度使楊于貞滅鄭氏立侍中趙良弼天興國尋廢善政自立號大義寧國石晉天福二年有白人段思平者逐楊氏而有其國仍號大理宋太祖平蜀王全斌欲乘勝取滇太祖以玉斧指地與中大渡河畫之曰此外非我有也雲南遂為段氏所據神宗元豐三年其臣楊義貞篡位高智昇討之已而于高昇泰自立僭號大中及臨歿命子泰明復求段氏立之乃奉其後正淳為主號後理國其地東達粵西逼緬城南接交趾北隣蜀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理

渠長峻火脫因增襄馬迎降復遣王律木王候王鑑使大理十一月師至白蠻打郭寨其首領出降進次三甸白蠻送欵時大理主段興智聚兵守金沙江蒙古兵相持不能進太弟令眾出不意仍以革囊潛渡遂下趙州薄其都城興智方年少國事一決於高泰祥殺蒙古所遣三使太弟下令攻城東道兵亦至泰祥背城一戰大敗走太弟以久旱水遠軍渴甚乃仰天默禱以劍掃地清泉涌出名曰玉泉井令侍臣楊庭撰碑記之乃立礮攻城泰祥遣人來拒兀良合台遣于阿木迎擊之段兵敗退蒙古兵皆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城中大危懼各部援兵皆為蒙古阻截不得達遂棄城宵遁興智奔善闡泰祥奔統矢太弟整眾入城令詞臣姚樞等搜訪圖籍得三使者尸瘞之樞為文以祭太弟南出龍尾城次趙臉追興智不及獲泰祥于姚州黑初山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李大理

欲官之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太弟異之曰忠臣也以禮葬之甲寅春太弟忽必烈班師時大理地皆下惟善闡未附乃留兀良合台經略餘地攻烏蠻水城屠之前次羅部府破蠻兵于洩可浪山下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即善闡也城際滇池三面皆水興智率眾固守卒難拔阿木伺其怠夜五鼓潛師躍入城舉刃奮斫眾驚潰擒興智于昆澤獻諸朝餘蠻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將左右合圍攻拔緘寨至乾德哥城阿木以草填塹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乙卯春兀良合台進兵平烏蠻諸部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阿木先登取其三城轉攻赤禿哥山寨緣嶺而戰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增渾城又取忽蘭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恃險不服阿木攻之入其城始請納欵復攻阿魯隘口進克阿魯城遇赤禿哥

軍于合打台山迫赴臨崖盡殲之自出師至此凡三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蠻三十七部段氏自思平立國至興智為蒙古所滅共二十三主據滇三百一十八年一云一十二主先是蒙古兵出雲關羅施鬼國即遣報思播言蒙古有事大理實欲取道西南大入中國當豫為之備思播守者聞諸朝宋廷臣皆言蒙古生長朔方恃馬騎為用隆冬草枯盛夏重出便當反北若踰番詔必須多歷時月滇黔之間崗嶺欹折策馬奔馳料不得逞縱使安據南詔方行東向須得交廣以窺吳楚是謂仰攻地利不便為此慮者非迂則誣及大理已入蒙古假道幹腹遂其始謀乃出烏蒙趨瀘江過馬湖通道嘉定重慶直抵合州濟蜀江然後順流東下一軍歷邕桂至潭州一軍由廣南至衡州太弟忽必烈自北發師由汝南入大勝關渡江圍鄂州與羅鬼先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李大理

見之言符合而宋室遂不可支馴至亡滅斯時方下詔責已勉諸道進兵亦何益哉兀良合台既拔善闡復興智承詔赦之且請依漢故事分西南彝為郡縣設長官總把參用土人詔立大理金齒都元帥府加兀良合台大元帥還鎮大理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其民當是時宋祚未改故各郡止立萬戶府州縣止立千戶所以兵衛守之興智入覲獻雲南輿圖并條治民立賦法憲宗嘉其誠命世為總管守大理

摩傳云賜名世祖中統元年興智入朝在道卒以其族弟段實為總管至元元年都元帥寶合丁專制閩外不善綏輯於是爨蠻舍利畏倡亂滇海眾至三十萬朝命段實與都元帥合兵討之眾解散惟舍利畏遁入巖箐不獲實遣石買誘殺之四年以邊蠻變亂不常議遣重臣往鎮詔封皇子忽哥赤

世祖第 五子 為雲南王分大理國

三十七部為南北中三路更定名號改善開萬戶為中慶路威楚開南萬戶為威楚路于矢萬戶為普安路阿契萬戶為南路尋改臨安路羅婺萬戶為北路尋改武定路磨彌羅伽萬戶為中路尋改曲靖江二路併大理上下二萬戶為大理路以越嵩為建昌路已析建昌南立會川路西南立定昌路後省入德昌路分金齒國西路為建寧路升謀統千戶為鶴慶路師宗彌勒二千戶為廣西路察罕章宣慰司為麗江路更于威遠置元江路改仁地萬戶曰仁德府升長州為嵩盟府寧州為寧海府永昌州為永昌府更有木連蒙光謀粘六難蒙兀等路及南甸縹甸雲龍鎮遠各軍民府及廣南西道宣撫司羅羅斯宣慰司其餘千戶所並改為縣署王府文學張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領屯田事尋授巡行勸農使導昆明池水為渠得良田萬餘頃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理

教民餉養蠶桑民俗饒庶地日開闢既以賽典赤瞻思丁宣撫雲南益修陂池勤播種購經史建文廟授學田重昏喪講跪拜禮蠻風丕變按漢書司馬相如入西南彝土人盛賢從學歸以授鄉人滇之文教始開又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馬四廿露降白鳥見乃建學立遺郎中楊璉招降迤西和泥諸師全真知有學校不自元始也遣郎中楊璉招降迤西和泥諸部其地曰潞江曰普坪曰申聯曰烏摩坪蓋通典所謂黑爨也渠長阿八思入朝即其地置柔遠路又于怒謀置茫施路石

映置鎮康路于賴映置鎮西路驛映置平緬路大布茫置麓川路巴的甸置烏撒路悶畔部置東川路孟都置木邦路建雲南諸路行省統之繼升蒙憐蒙萊二甸俱為路先是雲南王忽哥赤為寶合丁毒死立道入告變請以其子也先鐵木兒襲爵帝從之命仍鎮浪十七年以愛魯為行省參政時烏蠻羅佐山白水江蠻殺萬戶阿忽以叛引兵討平之尋以納速刺丁瞻思丁長子

為行省左丞遺員外郎性烈詣闕陳利弊帝愛其聰辨拜鎮西緬麓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明年授段實行省參政令率兵征緬實至金齒疾卒其弟忠襲總管王師破緬朝命雲南王移鎮緬地立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城升北勝州為府立金齒木來府二十七年封皇孫甘麻刺為梁王鎮雲南合閩鹽普樂二州為栢典府以爛土為定雲府先是羅甸宣慰司在黔西滇東本苗蠻雜居地統名貴筑古夜郎王所屬靡莫之類漢稱羅甸國宋析置大萬谷落府俗尚鬼故呼羅鬼易曰高宗伐鬼方詩蕩八章覃及鬼方即其處也自至元十七年其主阿察阿里降既而招討經歷劉繼昌招徠程番章番方番洪番龍番金石番羅番盧番八渠長並授懷遠大將軍兼設八番羅甸宣慰司十九年詔析金竹百餘砦為郡縣置順元路金竹府貴州統之其屬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理

十二曰普安永寧普定新添都雲銅人石阡平月安南舊名尾灑今縣烏撒烏蒙東川及平九溪十八洞蠻並立總管府聽順元路節制初隸湖廣再隸四川至是始隸雲南二十九年改封甘麻刺為晉王命皇曾孫松山出鎮雲南成宗元貞二年立徹里孟愛二軍民府兼置耿東雲遠二路大德改元以忽辛為雲南右丞瞻思丁時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郊敗民稼牧人又宿食民家無寧居忽辛度地置草場構牧所民始得安既請立諸路學校以蜀士就近充教官蒙陽甸長來附即其地立通西府六年烏撒羅羅斯叛遣忙古帶討平之第功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升普里部為普定路武宗至大元年夏烏撒烏蒙地震三日壞民居二年春梁王松山有疾召還以諸王老的罕襲封時梁王國善闢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親一恃故物兩不相

下王府諸人多驕恣凌虐段民漸構成隙老的罕至即用羣下謀舉眾西向大破段光兵光段慶孫段隆子也光既兵敗慮王襲之令將高蓬握重兵守羅那關梁王招之不從乃以金路蓬庖人刺殺之以蓬首來獻梁王秘其謀并戮庖人仁宗延祐二年封皇子和世球為周王滇雲南中書省言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承襲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獠頑犢難制必任土人方可集事員缺宜從本俗制曰可英宗初立復移周王于漠北命王禪襲封雲南王泰定帝立改封帖木不花為梁王鎮雲南時木來土官奉方物立木朶路孟隆蒲蠻降置順寧府文宗天曆元年升姚州為姚安路景東何為景東府兼置孟定孟育蘆傳三路至順改元春諸王禿堅據雲南舉兵討逆為名遣中慶萬戶伯忽略諸路滇池底定將五十載變起倉卒人心危懼理問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禮

官仁通率官軍禦之沒于陣既引兵攻威楚知事董文彥被擒至不屈遇害尋分兵陷臨安攻石屏鎮將朱寶千戶亨祐悉力拒守不能拔夏五月烏蒙土官祿余起兵附伯忽殺烏撒宣慰官於是羅羅斯諸蠻効尤扇動與伯忽應陷重慶路其勢益振禿堅自立為雲南王拜伯忽為丞相阿禾為平章四川行省官遣兵來援至麗江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擊敗之事聞朝廷特設雲南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朶馬赤教化為同知副使發朶甘思朶思麻及葦昌等軍討之徹里率大兵同鎮西武靖王搠思班西路由四川進朶馬赤教化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東路由八番進秋七月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烏蒙土官阿刺里州土官阿答兵燒北來棧道據大渡河犯建昌雲南右丞躍里帖木兒方守建昌拒戰斬首數百級時王師猶未至滇賴

四川省調弼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戩將之直搗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更遣萬戶咎定遠引軍同叩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令戩等便宜進討撒加伯遣把事曹通結連西番躍里遣人覘得執通斬之自是西番無與蠻兵犄角者祿余潛約烏蒙東川諸蠻寇順元路阻東道兵徹里趣四川雲南兩省兵合力齊進冬十月四川平章塔坐引兵由永寧左丞李羅引兵由青山並會周泥驛殺蠻兵三百餘人祿余眾潰奪其關以通順元諸軍撒加伯復合烏撒阿增等蠻兵攻建昌躍里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二年春權仁德府官曲木糾集義旅敗伯忽于馬龍川既戰于金馬山獲伯忽及其黨誅之餘賊奔潰惟祿余尚據金沙江鎮西豫王兩路合兵與躍里倍道兼進遂奪金沙江與阿禾遇戰敗之阿禾竄走大兵直趨中慶再戰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禮

于安寧州擒阿禾即軍前誅之大兵將抵中慶戰伽橋古壁口躍里左頰中流矢嗣耳後拔矢復戰大捷收復省治諸軍皆會駐城中分兵捕餘寇于嵩盟州擒叛首也不干等并誅諸叛將校磔其屍以殉雲南平是秋都元帥怯烈引兵擊禿堅弟必刺都迷失于靖江海中山山險不易上為雲梯以登破其柵必刺都迷失舉家赴海死禿堅不知所終順帝至元元年雲南王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為赤犬主其下有軍覆境又天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輒斃至正元年以張瑾為雲南廉訪使瑾扶弱鋟強申屈旌善奸惡革心常巡行激江釋疑獄五十餘起剽決冗案三百事人咸頌之四年以段功襲蒙化知州繼為總管段氏自興智後皆効忠於元世為大理總管與智弟實以攻石城及仁德府功賜金虎符為第一代實

弟忠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關平休林武定緬甸皆有功
為第二代實子慶宿衛東宮尚公主歸授雲南參政為第三代
志子正為第四代五代隆六代俊七代義八代光始與梁王構
兵光弟功為第九代其後功子寶為第十代寶子明為十一代
而元終焉至正二十四年僞夏明玉珍自蜀攻雲南其將萬勝
由叙州界首入鄒興由越嶲建昌入勝兵抵雲南梁王李羅走
威楚諸部悉亂勝使人四出招安降者日至遣侍中楊源持表
獻捷於蜀表略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
服之邦大軍既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恭行天罰誅在位
之貪殘禮順人情弔斯民之疾苦惟茲南詔隣比西戎藩王挾
便宜行事之文專任儉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恒心愛民之意肆
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威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首納欵以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理

功威望用羣小言害之于寶繼父職梁王慮為後患七攻大理
皆不克大理土官楊寶極意和解王從之奏升寶雲南右丞未
幾蜀兵復侵善關梁王力不支遣人詣大理奉金印玉書求發
兵退敵寶答書曰殺虎于而還喂其虎母分狙芋而自詐其狙
公假道滅號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不過釣魚之香餌繡圍淑女
自設掩雉之網羅况平章已亡弟兄罄絕今止遣一葵一奴奴
再贅華黎氏葵又可配阿蓋妃如其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
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來也兵卒不出
要之善關大理俱阻水臨山寶為金湯勝地宋太祖畫大渡河
以外棄茲險要遂成鄭趙楊段三百餘年之僭班固謂皆恃其
險乍臣乍驕范曄謂憑深阻峭紆徐岐道宋祁謂喪牛於易患
生無備據險以典恃險以亡固其理也其山川之可異者大理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大理

曲江溫泉澄徹見底如沸湯不可近火焰山有硫磺氣病者臥
山麓卽愈樂榮山土香美作餅炙之可食孕婦尤嗜之楊廣城
北有火井水中常出烟氣以竹木投之卽燃澂江雙龍鄉有古
樹不知其名初春苗葉自南則旱北則澇東西則風雨時四圍
並發則饑饉驗之無爽鶴慶產巖桑取為弓發矢可千步不筋
漆而利用名喚弓又古宗鐵鑄成刀劍濯之鶴川柔可遶腹利
可刺犀世云鶴慶刀劍馳譽四方者也關滄江多瘴母之怪五
六月江中有物黑如霧光如火聲如折木破石人觸之立死廣
南產蚺蛇取者先以雞骨卜吉然後入山求之蛇見之輒伏不
動蠻語之曰中國天子求爾膽可伏死否若不汝貫是不昭汝
靈也蛇反背就戮俗言去膽猶活蒙化碁盤山上石柸黑白布
列或亂之明日如故天耳山有赤石如日相傳郡人密語山中

亦聞都雲七星山有洞梯石而下中為潭風急濤駭隱約有船隨波上下石汗萬壽山有神羊出入人逐之即化為石鎮遠太平山上有積水每禱雨取以書符立霽普定有啞泉在關嶺山半人飲之輒啞貴竹有呼應泉人呼之水即湧出銅人大小江元初有漁者沒江底見三足如鼎得銅範儒釋道三像因以名江至諸蠻風俗不一在中慶者曰夔曰夔焚居黑水外其人性格耐暑就卑溼叢棘生焉故其字从棘从人已而夔音譌為百故又稱百葵亦言其種類至多滿數十百也夔蠻在黑水內以食邑為姓陸涼州有夔王碑云楚令尹子文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於夔遂以為氏其後世為鎮蠻校尉蜀漢建興三年武侯南征以夔習為建寧太守後夔量舉建寧降於李雄晉寧州刺史史王遜同典古太守夔深大破雄兵時量尚保盤南不服劉宋續弘備錄 卷四十二 大雅 夔

刺史尹奉募外蠻劫殺之元嘉中夔公反刺史徐循討平之夔龍顏仕宋為龍驤將軍夔雲仕魏為驃騎將軍梁時夔贊因刺史徐文盛討侯景贊遂據牂柯與古等郡朝廷遙授寧州刺史而西夔始大隋開皇初平蜀蠻獠盡歸附獨贊子震不從十七年震于旣降授昆州刺史明年復叛遣史萬歲討之旣復降未幾又反懼見討乃入朝文帝戮之沒其子弘達入官唐武德初釋弘達歸仍為昆州刺史貞觀初以夔歸王為南寧州都督咸貞三年歸王襲殺東夔首領天寶初越嵩都督竹靈倩于東夔置府築安寧城賦役繁重羣蠻震騷於是歸王等攻殺靈倩以叛遣都督李密等委蒙氏皮羅閣討之夔氏復自相攻擊漸就削弱竟為蒙氏所并餘各散處山谷依險阻為寇亦有與漢民雜處耕稼者當武侯之南征也牂柯帥濟火積糧以迎武侯表

為羅甸國王其部落有曰盧鹿蠻近世偽為猓羅或稱羅羅在曲靖者有白猓猓及焚人三種激江惟焚耳于一種其俗略與漢侔廣西路有甘猓猓魯兀猓猓白猓猓阿者猓猓葛猓猓五種皆垢面赤足恃強喜鬪婚多野合喪無棺斂惟事耕種樵採惡惰喜勤有古風廣南路有白黑沙人普喇普央白黑猓猓魯兀猓猓來子普歹九種其地山磽瘠薄男青衣不曳地女長裙跣足性緩力弱喜食諸蟲不知禮教臨安則有猓猓短衣穿袖齒齒文身窩泥蓬首跣足男女能負重巢居山林白猓猓務耕織勤畜牧土獠傍水築舍以便農作猓猓僻處山箐不治水田皆性馴知務本若儂人好勇輕生猓猓居必負險出入挾弓弩黑猓猓善用鏢矢猛悍過諸蠻其習俗然也元江有猓猓窩泥猓猓比古鬃卡墮焚人七種而猓猓居多勤稼穡知理義昏姻以牛為聘其餘淳悍各半皆依山箐支木茸茅以為廬室惟上猓猓臥地下煨火待旦茹苦齋飲澗水其生計止此惟古鬃猓猓卉服茹毛飲血猩羴若鹿豕武定多焚人習尚樸魯惟朔望忌出火無許人乞猓猓猓猓倚山而耕種蕎拾菌為食黑猓猓猓椎結裸體好捉刀女人口吹響篴冬夏披羊皮白猓猓性稍弱言語亦各殊凡五種威楚白黑猓猓亦分為二白猓而黑猓男女皆織麻為衣種蕎為食親死既葬其子孫有病則開冢視其骨以驗吉凶若羅武窩泥焚燹和泥語言服食皆與猓猓相類蒲蠻密察摩察形體純黑性疑而善鬪凡八種姚安有猓猓撒摩都皆耕種為業粟步行帶木弩啖鼠咀蛇以充腹凡三種若大理之猓猓白焚燹人稍通漢俗密察羅武則言狀爭犂行

必挾戈刃阿猗獯獯尤好鬪覓鳥獸諸蟲生食之步步摩步西
番形黑身長隨畜遷徙強者奪女為婚配死則焚骸棄其灰凡
十種永昌有阿猗獯獯憂喇邁步蒲人多散居山谷伯彛性克
暴質易負戴皆婦女緇人雜髮裹足佞佛性淫野人赤髮黃睛
束頭以骨圈插雉尾衣樹皮形醜而悍涉山險如飛凡七種順
寧有密察男女皆黑衣止麻布食蕎稗黑獯形如密察而性狡
赤足負弓弩阿猗好居高山食生蟲蟻惟撒馬朵男女皆白性
柔通漢語為僅見開南有獯彛和泥蒲蠻獯四種獯彛性潔
嗜酒尚鬼婦衣短衣桶裙和泥男女帶耳環婦女衣穿孔入頭
着之項戴竹筒種木棉知織絛蒲蠻衣食類獯彛種粟稗男女
婚娶則路歌野合至麗江之麼步地近蜀與吐番接壤多羊馬
麝香良鐵依江附險俗喜獵挾短刀以車渠飾之至冬宰殺牛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羊 大理

居衣僅遮覆前後又有剪頭狔狔者男女止蓄髮寸許打牙
佬者女將嫁先折其二齒恐妨夫家也其種類殊不勝紀大抵
樊人稍近漢俗其稱宣慰曰昭猶言主人也其官屬尊者曰叻
孟總國政統軍民多者領數十萬人少亦不下數萬次昭錄統
萬餘人皆得專賞罰次昭綱領千人自是遞減至十人而皆屬
叻孟其近侍曰立亦領人戶數百皆聽其使令而食其所賦每
民三五人充一軍其正軍曰昔刺猶言壯士也出兵惟昔刺持
兵器餘則負荷供饋饗皆倚象為聲援每戰則自縛象背上示
必死然悍而無謀少弓矢緇柔為弩韋盛銅鐵雜革為甲官民
皆冠籜皮冠以金玉等寶作高髻狀如小浮屠上懸小金鈴徧
插翠花鳥翎以為飾所乘或象或馬而以象為貴藉以重禍懸
以銅鈴後置象奴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鈎制象競招搖於市其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 羊 大理

成不煩耘耕或云克烈部始居此益蘭者蛇名初州境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遣劉好禮爲吉利吉思攝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卽於此州修庫廩置傳舍以爲治所先是數郡民俗皆以杷柳爲杯皿刳木爲槽以濟水不解鑄作農器好禮聞諸朝乃遣工匠爲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肇州在水達達路西至元三十年世祖謂哈剌拔都魯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素產魚吾今立城而徙吉利吉思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爲宣慰使旣至定市里安民若得魚九尾皆千斤來獻元貞元年立屯田萬戶府以遼陽左丞阿散領其事

續弘簡錄卷四十二終

續弘簡錄

卷四十二